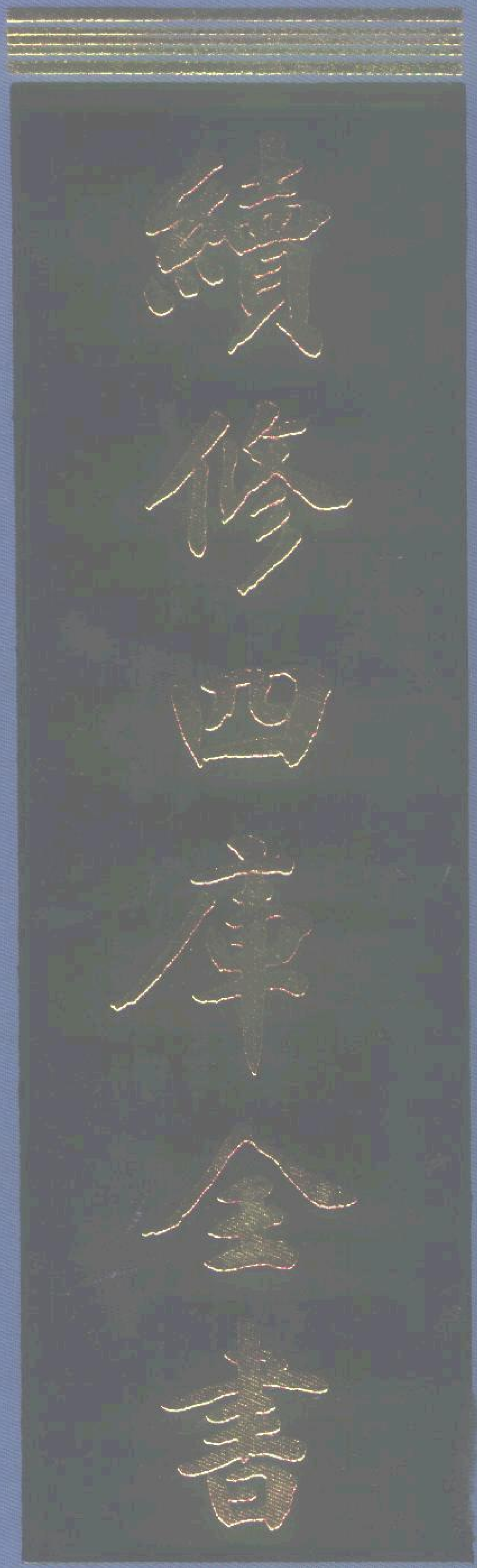


#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二二九六・子部・宗教類


天方性理五卷首一卷 〔清〕劉 智撰……一
天方至聖實録二十卷首一卷 〔清〕劉 智撰……一三一
天主實義二卷 〔意〕利瑪竇撰……四七九
主制羣徵二卷 〔德〕湯若望撰……五五一
教要序論一卷 〔比〕南懷仁撰……五八九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一卷（殘） ……六二七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 〔唐〕釋景淨譯……六二九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唐〕釋景淨撰……六三一

乾隆己卯重梓

# 天方性理

考城金氏安愚堂藏板

天方性理序

先天之学何学也学

圖復未生先天

遠矣天具未生

人乎後天之学

極於生而動

而生时重人

重而於人

種視於人

而降至於

旬後天

人而生

為本修學之根性原是空寂
衆厭易狂
所以修本一
節文明易
一、皆易人性
性之品等乎
性之日新而性理之
日七十子之
幾影從於
之性學以
節切素
之性而掃
之人為此辭以
而建之
除之皆生
夫掃為同
性而寧滅之
示之於空人
同修為性
之此東而
余之取
子秋因以澤
之人為此辭以
而余多
方之教余
而廣明

乃秋因余小子困研古
習於生學以性理為宗
特生書詳譯年余先
躬及下交喜居心下秋
因自敢
所譯天方性傳高余且研
先生序之因摩挲老眼
錦祝庸日盡於斯
因易言性因
如老氏言性如
澤而確乎
如正而嚴乎天方之志性
詳而核乎天方之言性
理之節文若示條不紊
於之言性如
之品第若示伐毛而洗
能不天方言性因
而劇子之心思
比於人刻於
止此乎劇子
力用之於至正至
於乾坤於歐羅之說亦大
於余秋因戊因
嘉而示弟自信
然正傳

本而後可言學而學不可廢也
言學而不旬月而化如生秩
明而劉子益亮而倚許於功名之場
本為何物如余窮以為劇子每
本言而言後言本言而本先
先王如言學也言而代言
學言後言而後言本如學言學也言而成命
若余如言而代言
而借言方以大學傳所於
劇子每言本言學各若



言所以為言而言
而每生業學言方自劇子
而每書吾儒絕學言劇子而
子而每生學也言而學言
大學欽謹序
明進士生方光
御前加一級大夫程
玆

# 天方性理書序

古今未言性理者多矣特患未獲根底之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廣大精微後人不得其閫奧而膚淺視之曰入涯岸而恍惚視之不得其門而聖學湮程朱救之於紛紜而百家諸子出惟董江都一言道之大原出於天於是議論贅瘤與吾儒不合要皆失于根底而故曉曉揉雜于其間也命談理路為盲眛點睛使天下後世之求道者得由正路以登精蘊之域而性理之面目茲開然諸家之見尚不無異同之論佛國毀性理為欲障而老氏起漢唐隔性理於精氣後學者惑而聖學湮程朱救之於紜巴于宋王陳淏亂之於明啟羅人以技藝耒亦言性理而浮辭漫紙致使先聖之儀制膸橫胸

雖存而先聖之命脉幾息不
大可痛與余於天方家之言
性理蓋有深感也天方去中
國數萬里衣冠異制語言文
字不同形聲而言性理恰與
吾儒合其言先天後天大世



界小世界之源流次第皆發
前人所未發而微言妙義視
吾儒為詳不得于理者見于
圖不得於圖者見於文両義
發明而天人之秘密性學之
根底燎如指掌烏恍恤膚淺

之葦復觚擬議於其中乎諸
家橫肆之説當亦從此洗矣
作是書者伊誰歟
之于前群賢宿
白門劉子漢譯
國將於是書復
湯文武周孔之道則是書之
作也雖以闡發天方實以光
大吾儒噫吾不知劉子心胸
何如遼濶功業何如久遠也
海陽俞子持書問閱于余更
乞一序即以所管見者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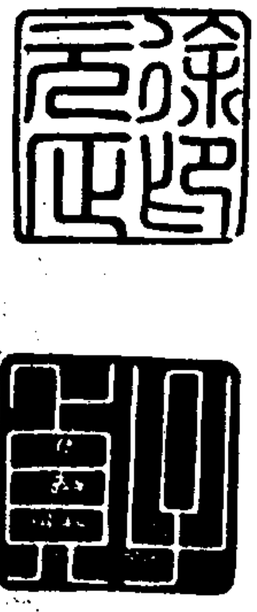
以告夫世之言性理者

康熙戊子春三月

賜進士出身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即徐元

正秊拜手撰







天方性理圖說序

蓋天地以生載之心生人心以

畫言之而未言加全人之象也

畫言之而有宋周濂溪先生因之

圖說益奉於昌言之象如勝

著說先生之學益以淵源於經圖而

陳氏本之而鄒漪之以西其出

於孟子說無疑著不合至今西全

學于古言異同而貫訂以始終示

一而合者一則教其自為窮索帶

來是朱教陳之感於佛也一則

以為莫是學過禪來是陳之教

等之惑于佛也並朱陸兩字皆
添於佛矣而等子老莊無不爲訪
惑是佛之淺而惑大也之惑異夫異學者
如朱子而猶篤之至一溺如余猶
書天竺之陋士大夫陷亞歐之學無佛氏之高說而及
籍乎中國典章之博一之賢士大
夫即其平日之陷溺而不言
卽拈其平日之陷士大夫之才雄
天時此拘卽拈其中一二之賢士大
夫皆真誠樸訥守其分量而不言
卽及刘子之闢說而及
而其論性理皆添合孚園子無甚
學入井一園千有餘年歷代至
至元大一統之筆者皆色詳譯其
書而參如貫園之人皆真誠樸
訥不好言以自廣衒者之則又
聲乎佳僞不能逃中國之典籍



徂此之惑如其為才域此限卽其為
天時此拘卽拈其中一二之賢士大
夫皆真誠樸訥守其分量而不言
卽拈其平日之陷士大夫之才雄
籍乎中國典章之博一溺如余猶
卽及刘子之闢說而及
生為至學者之未嘗人未嘗
至為如忘視其人之學陸不學學
之苦為不苦耳　刘
學精思人如蠶生蠶而弗有棄
功名而弗事棄百家術而
而弗為一志於學以三十年之功

性理之學自中國之考倭而
後有者不能一刻脫離噫
嘻異端之說利而易之改自成
一家言集而習科舉者不知而
古文詞者不知即稍出孔周之學
者亦不知西鐘中國不知而天方
之學亦不知即天方之學真
實不出乎後見今庵之學真
實不出乎周子也雖然周子之圖說
有合於周子也雖然周子之圖說



而譏朱子為禪則出乎朱子之外異端矣是未之思而傳之
周程者尚淪之為餘論如之若子
之圖說其為人之所不出如周宣
隆盛至備之學之於異
端至詆至此如之
何

劉子言性未拄乎則合乎儒者之以理言之者乎而佛學之末私則為異端以則四書宋海
西海涉生之而至宋者乎四子之所為端以劉子說實則四書宋海
周子之圖等子之說兌大不合於劉子說又大不合於劉子說

俞序

佛而如鞠湖者洞至今借教而
乎相與合乎劉子於一身苦書
卷數十手惜冊壹數子里屬生
於石而為示惜異而後一言字
一出乎三人皆以其不同於中國之
之為而不出其同於中國之
陸子澤以民之源學之
之見於程子派四至於朱子
福而始以物教之西域之異端
佛也劉子子之說兌大不合乎佛
中國之異端之方之
墨不遷佛而為之而談性理示
言術而則非儒而後與余相合
其合於周子序而作之
泗之學雖若之壞我

東陽俞楷陳芳氏撰

# 序

造物主欲畢見其全體大用而生人焉則人也者造物主之鏡鏡明則見全鏡晷則見虧是見全見虧只在人之心鏡明與不明爾聖人本其至清至明之本然無所不見是以稱渾同體用賢則少差而望全知則知其全愚則並不知其全者也其爲體爲用則皆物欲而非造物主之體用矣聖人不常出聖徃則賢知之徒各用其知見用之真則所知所見皆真用之僞則所知



所見皆僞知見既僞遂認私臆之體用爲造物主之體用矣夫何僭妄之甚是以終日言格物致知卒未見其格致之効終日言窮理盡性究未成其窮盡之功如磨硯作鏡自以爲明而不知其明猶暗也其與與全體大用何有天方有大賢查容氏暨阿補德歐默爾輩皆學識超凡品德幾聖者也著有成書闡明造化之體用人物之知能以作行道者踐趨之程式如容通索德勒瓦一合額史爾等經既行於天方又傳之中

國凡吾教學人皆知誦習之矣柰何文語屹嵎聱牙不能通習於儒則天下之公理似屬一家之私言千百年來無與其事者乃劉氏介廉慨然獨任會通東西之文而漢譯之採精挹萃輯數經而爲一經復因經意立圖因圖立傳博摭數十部名經之奥義徵言而詳說之以恐學者之有疑也頗之曰天方性理卷不盈握而造物之全體大用萬物之表裏精粗星燦眉列無復遺蘊誠格物致知之譜本而窮理盡性之途逕也



學者廢其舊習入是門庭則見全見虧爲真爲僞皆能自辨而亦自期於見其全體大用無負斯人矣吁嘻是何先賢易於傳而後學艱於受是何介廉苦於成而衆人輕於得耶先賢于于後學迂迂衆人蚩蚩而介廉蠁蠁也夫介廉何如人偉人也不偉於世務而偉於道德不偉於人之所能而偉於人之所不能所以成其蠁蠁也偉人哉爭衡量校銖兩介廉不知攻詞華邀責嶸介廉不習惟於性命操持一息不間一學

不遺幼從余遊即有大志見者皆必其有成而不圖造道至於如是學既成避世居山殫二十年苦功著書十數種性理則其首編也其餘禮書樂書典禮諸集俱各臻其妙要皆闡天方以曉中國不以私臆眩諸聽聞偉哉三家無是學千古鮮是人居喜僻交寡儔故都邑不聞其人鄉里不知其學戚友皆不識其所作做至於家庭骨肉厭其不治生産且以爲不祥而介廉弗愠亦弗顧澹如也亹亹書成視余余不文不能加點問序既不文何以序識其亹亹至意以告世之學者共相勉於格致窮盡之効以見其全體大用不負斯人也則是書之作不偶然矣

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秋月朔石城袁汝琦懋昭父識



# 序

予武人也曷敢言性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固不思而不勉新與知不新與能顧予武人奚可自棄乃發奮篤志研窮經義孔孟軼秦一矩沒孚失傳惟儒運熹張皇幽眇百家紛紜模佛氏潛入指置實深游說雲興儒釋瀰儒甚矣儒

佛自相攻溺名儒實佛
佛據參
言性本
理有一字實有歸乎一真
自豪心
據鄙未
鞅掌庶
仕版曾無夤緣
斯且傳
殊字異
譯人纂窺涯
宗歸名之故
吾表卓举
券的精義與
勘道懷之
今幸白門劉子
兄精西學又
西異同纂篇
道詮發性理
十寒暑纂澤
重經著為



儒性學泯爲吾教
乎一真實有歸乎
確可徵乎不
窃好爲初攷言句
共證釋益
載於言
會通翻譯
言而
劉子所
諸宗中
通
篇目慨然任
不憚其喜數
經籍爲

圖傳爲洞溯元、沒權永中
述造化不透匠細廓然大
公不主私言懷書南北寓
意山水武林覽滕琴三月
偶裝言旋問予曰是識通
人寤寐思服亟請朱寧三
復斯傳精言玅義堅卓得
不麼大慰予懷茍惟性理
人所公具性理三字人所公
言以公宣無不同秦并



諸家言人殊說物異修
紜聚訟終無旨歸天方教
人理有一定認理維真毋
庸疑猜言有萬殊惟殊言務
碍毋庸游移一涉於狥
即流異學一徑游狥隨起
識駁今也劉子閱畢性理
本乎實有胸於一矣條分
縷析足信昭徵予忘固陋
妄附蠡測贅諸篇末并

擬諸釋本經大義統正
看道冠志壽棹邶敬自信
聊明吾教公理之所是
而已原以劍子心鑒武人志
所深望焉爲　　皆

康熙歲次庚寅暮春下浣
清原墨鳴鳳謹序



古今來爲學亦多途矣有詞章之學焉有經濟之學焉有性理之學焉登高作賦遇物能名掞藻出入天庭摛華派傳都邑此以詞章勝者也工虞水火命官各殊禮樂會計職守攸異至於武能撲亂文可經邦更非經濟不爲功若夫性理豈易言哉儒家立言務歸實際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刪書斷自唐虞朕通天地之謂儒又何以稱焉則聖神功化恭贊位育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好學深思達天德者不能探其義蘊也今天方之學不同每舉一事論一物必遡其源派究其根柢蓋其地在崑崙之陽得兩間之正氣且幅員遼濶屬國啟繁非若中華輿圖僅濱東南海一隅也其經籍浩衍非僅三

藏四庫也其山川所鍾人才輩出著作滿家亦不乏千人為英百人為傑也然而天地民物之源派有其當然有其所以然更有其不得不然明其當然則知造洞其所以然則知化察其不得不然則知元會運世之所周廣大精微之所極凡皆不假思議不事牽強第患人無以神明其故耳金陵劉子介廉聰明卓越誕生　國初



鍵閉城西別墅歷有年所廣搜天方諸經典參以載籍譯經以立圖曰圖以立說自羲文而聖人始創為先天後天然而聖人但以衍大易而天地民物在其中此書以闡天地民物而大易在其中覺陰陽動靜鴻緼聚散霊蠢變蕃內外精粗盈虛消長等亦齊之數層累而上復遡降而下為天道為人道天一大天人一小天其



其性理亦竣宰非有志者事竟成乎然予浪擲居諸荏苒已老於詞章經濟之學尚未有得奚能窺性理之堂奥乎介廉雖欲予附數言於簡端仍未免涉淺難工也

康熙壬辰長夏皋亭七六老人丁灝漫題於治城清隱石室

天方性理圖說序

天地內外皆真一乎寐欤不動者其体也感而遂通者其用也形而上形而下時行物生周而復始者其合体与用而醞釀於不息也儒者曰無極而太極則無極其寐也太極其感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太極之分著即真一之分著也滿山青黃碧綠莫非是這太極即莫非是這真一也覩吾人之視聽言動飲食色笑儼然俳場傀儡何莫非真一提携歌唱也哉渠亦素識真一之為真一矣欤未嘗舉一言求人亦未嘗見一人可與言並亦未見世間有其書載其言尋梅踏雪驢背塵遊隨所適意而已歸軒獨坐抱膝長吟默識自解而已甲申夏避暑香雪樓劉子介廉持性理圖說謂予曰此真一之譜也予駭之曰真一烏乎譜曰不譜何以識真一予曰何以譜曰天地理象譜之實性理圖說譜之文天地理象即譜真一也真一固不外天地理象而為真一也予聞而喜取讀卒業曰是誠真一之譜也夫亦予旹欲言而子言之更有進者何由曰告予廿載辛勤著筆顛末乃知介



廉好學深思人也冥思默契人也於無書不讀無學不通之後真一於冥冥中以眉端求之介廉遂以其目睹眉上下之眉端文以目睹上下之介廉遂以其目睹所上下之意文書成而真一之眉目燦然昭著於人世間矣或曰真一而有眉乎子應之曰劉子之書現寫其目覽其書一而有目乎子應之曰劉子之書現寫其眉真盡其意自能見之不須復於口頭說照也吁嘻天地上下四方何者非真一之眉目乎眉目之間示人深矣惟劉子獨能領畧而文之劉子亦今古一奇人也



我今而後真一無眉矣無目矣盡取而寫之於其書矣圖者圖其眉目無容言者也文者文其眉目可以言者也善觀圖者觀其圖已知其文不必斤斤乎句分而字解之也圖即文也善觀文者觀其文已會其圖不必耽耽乎對影而席視之也文即圖也或有得於其圖或有得於其文則即是可以識真一即可以識自己蓋自己亦真一之譜也真一化一大世界天地也化一小世界人也劉子合大小世界而一為性

無須語真一無須語自己無須語大世界亦無須語
小世界觀劉子之書一以貫通為
康熙甲申季夏石城梁清標賞青和甫識



自序

智也固學天方之學者也然私竊自謂不盡窺經史旁搜百氏則天方之學猶止行乎一隅而非天下之公學也智少從先君子漢英公趨庭問學即好泛覽羣書而先君子深於天人性命之旨亦嘗以已所默喻者示諸同人居嘗撫膺而歎曰天方之經析理甚精但恨未能漢譯之俾其廣昭於斯土也是先君子啟智以從事於斯也因深探力索以求通天方之經而未敢以自是也無何先君子逝智尋覽遺經揩摩手澤輒泫然以悲益復自奮於是謝絕人事不惜傾囊購百家之書而讀之復及蓋笈遍藏僻居於山林間者蓋十年焉恍然有會於天方之經大同孔孟之旨也然猶未敢以自是質疑問難於天方之學者必求其貫徹始終而表裏精粗無不各極其致乃喟然曰經則天方之經理乃天下之理天下之理而不使天下共聞之而共明之甚非聖人著經之意也公之天下著經者之

意快而先君子之志亦快矣因於數大部經中擇其理同而義合者纂爲一書卽漢譯性理本經也凡五章首言大世界理象顯著之序以及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與其變化生生之故次言小世界身性顯著之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與其聖凡善惡之由末章總合大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渾化之精義而歸竟於一眞其文約其旨該天方性理之奧蘊亦見端於此矣智猶恐初學之有疑也復因經立圖以著經之理因圖立說以傳圖之義說凡六十釐爲五卷窮欲學天方之學者觀圖以會意觀文以釋經不滯方隅之見而悟心理之同不涉異端之流而秉大公之教庶不負先聖著經之意以成先君子素志而已

天方學人金陵劉智謹識

金陵劉智
南京廉訪
弍編圖書



德馨堂圖書

安愚堂重刻天方性理序

安愚堂者考城金君敬庵先高揭其室以自下也其重刻天方性理亦猶一齋劉氏仰承先志漢譯西經以公于世也兩君先後雖勞逸不同其不忍忘親之心則一也



夫一也劉氏仰承先志者何一也金陵之其父某字漢英清冷潔脩研精卤學居常擯膺歎息曰天方之經析理甚精帙未能漢譯之俾其廣昭於茲土也一也渥聞之悚焉動於中無何漢英物化一也痛父志之不遂涔涕流涕曰西學要不盡窺經

史旁搜百氏則天方之學止行乎一隅而
非天下之公學也于是謝絶心事傾囊購
非往籍經傳子史羅列滿前廑屈深山鍵
關十餘季東西兩教之書如脫底漏紕恍
焚大幅曰天方之經孔孟之旨天下之公
理不與天下共間之甚非聖心著經之意

徐序

必合之天下著經者之心恢先君子之心
亦恢矣拾是取函經而漢譯之繪圖立傳
以闡發其奥共計五卷讀者如同觀火同
條共貫無復曩者之隔礙矣風行天下家
傳戶誦各脊其書不謂守者不戒版燬于
火葵邛善心州司馬盒君聞之驚曰天下

何可一日無此書爲惋惜者久之州司馬
盒姓諱琪字申輝允高之父也樂善不倦
每邑申有公事首先倡義開義塾脩稿梁
賑貧卹孤指不勝屈一邑推爲長者垂暮
得一叅書伏而讀之沉潛玩索幾于盡窺
其蘊既而告其子曰劉子漢譯之書脊功

徐序

兩教爾宜重刻以廣其傳宜謹誌之無忘
乃父之訓敬庵聞命喜動于色曰吾父以
來朽事諄屬其以小子之能任乎歲已卯
遂付之梓而告成功予聞之帷孝可以栝
天以一叅敬葢善繼善述殫精竭力以成
乃父之志能承其先必啟其後顧吾來及

知一也伊如即敬庵而觀膝下有寧馨子曰隨三者年未志學以童子試見之岱堂如玉樹臨風執筆爲文清辭麗句宛若成材跡其屈恒于書多暇成誦出語驚其長老異日必能爲國家偉器澤普恩周足以遠大不僅鄉里稱善心而已敬菴爲心質直好義能以愚自安昕謂古之愚者非耶夫楊清激濁司牧之職因其請序而兼及之以告世之爲一叁敬菴者知昕趨也至其書之廣大精微清真教之始末源流契合儒理前輩名卿鉅公已詳言之予不必過爲辭費





岩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重陽前一日葵邛令嶺山徐傳星序

重梓天方性理序

西域諸國著之史策其來已久隋唐時回回方有大聖人出而御世嶽殂曰腊昂伯爾其為治男耕女織子孝臣忠諄切誥誡尤以來詐不欺為本故風化所被

重梓天方性理序

熙皇帝二有淳古之遺其國之風土人情載之隋書異域志君之聰明睿智詳之明永樂賚氏碑謂其閎氣所鍾神靈天授仰觀異樞降命之微默會其中旨演之成經曰甫爾加尼

重梓天方性理序

未與目謀疇窺底蘊叭經天緯地之理不獲遍布人間可慨也金陵劉一齋體先聖經之微妙假展溪山鍵戶十年貫串諸家經傳子史漢譯此書名曰天方性理曾邛

之意曰性理
靈繪圖云傳
尼之蘊禁其
代碩儒鉅公
眇見寓閒者
撥雲霧見青
天說者謂功
大人州司馬中煇公為
殼著閭里敬庵析薪能
厲行世濟其美中煇公
書塵有車所深惡此中
為覺世審筏不可須臾
閒版燬於火不勝惋惜
同觀以即
大同之心殫精竭
以明其義甫爾加
以明詔斯世當
即寢食此
及彌留
善於鄉
荷敦品



猶諄諄以重刻為囑敬
遺訓未之敢忘已非遂
惡付之梓夫一齋以不
朽蓁青紫克成父志敬
重賢遵遺言重為刊布
思綿有古風雖以之範
世可君孝
籍豈不殫乎
得焉成己成
盡矣混茫闢
之所以有功
子敬庵審譽
庵者吾邑望
族世奉清真
尊
物終學者
身用玩索而有
不能一齋
舉全書佩
庵銘
世出之
庵不惜

學者讀此知天涯海角心理皆同踐形盡性殊途同歸迷津之指不阻於方域則中輝之眷之此書不忍釋必欲重梓以廣其傳者其生平矣乾隆二十四年歲在己卯秋七月古蒲亭梁寅嘉客氏謹撰

重梓天方性理序　北





# 重梓天方性理序

吾家世奉清真籍隸東土不知世凡幾更先代行誼未敢妄為臆斷自高曾祖父来靡不究心教典非徒托之空談皆能躬行實踐蘄無負古先聖賢之意㠯賦性庸愚從事實訓歷有年所未能窺見萬一蓋西理廣大精深非末學淺陋所能遽測也乾隆丙辰吾友梁子學愚自繪川来見金陵劉上齋先生漢譯天方性理典禮二書發明西學幾無餘蘊　先君子中輝公聞之喜曰憶昔一齋曾過婁門寓客趙氏予於座中接其風範至今不忘鉅鹿趙氏家必有此書命堂兄法高扺汴購求至則果得之趙氏笥中携歸珍同趙璧　先君子潛心玩味不輟寒暑如是者有年一日告予曰最初無稱獨一含萬機緘未兆渾渾噩噩無形無聲天下之形彀舉莫能外自真宰鍾靈萃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於天方之

野宏規既立正教始昌清真開基是為吾教鼻祖天方居六合之中聖賢次第繹絡疊興自人祖逝後運會遷流百家諸子鑿空杜撰人各一言家各一書分門別户接踵而出繼以佛氏釋伽牟尼倡教毒身自創旗鼓以性命為欲以彝倫為妄以事理為障礙以寂滅為終極造三途六道以惑愚俗人祖以来遞傳之道幾於晦盲痞塞隋唐間西方有大聖人曰賽一德出而御



世神靈天亶知陰陽化育之理通死生幽冥之説超然崛起掃除邪説擯斥狂瞽接先聖爾撒六百年既絶之統真宰授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計冊三十篇目一百一十四鎖勒總括前經微言丕著經文雖多大要欲人體認本来忠君孝親去邪從正敦篤倫紀而已吾教歷傳之緒至是歸于畫一矣隋文帝慕其風遣使至大西天求經典聖命其臣塞爾帝

幹歌士等賫天經入中國首建懷聖寺遂徧天下第經中蘊含精妙東西字踪各殊語言迴異一齋念父訓之在耳憫聖教之不廣於是避居深山取東西兩教歷聖之書互參攷訂析其異標其同鍵户十年遂一會通然後以已意折其衷是為漢譯天方性理匪獨教中人讀之心開目豁即聞風興起者亦無不人人意滿經不明者繪為圖圖未盡者立為傳傳以闡圖圖以明



經先天後天之旨大世界小世界之分條分縷析較若列眉豈非承學之寶筏濟世之津梁乎德清徐大宗伯嘆其與儒教可以互相發明信有然也自至聖升遐迄今千有餘年其道愈傳愈盛使普天率土海隅日出之鄉人人皆慕吾教者一齋力也一齋嘗言聖人之教東西同古今一第後人不善講説遂失其旨清源黒氏云性理天下之公言也

天下之公言當與天下共之共之則沐其化矣沐其化則歸根復命反吾自始可以為良士可以為秀民可以為聖為賢由此以觀漢譯性理何可一日少哉前聞二書皆燬於火又聞典禮已為京江童氏重刋布性理無版恐久就煙滅豈不可惜且吾教自人祖造基歷傳施師努海易卜剌欣心源相接至穆罕默德集其大成上下統計七千餘年神樹降命後復有此書嗣奕代之徽音開兩間之愚盲攸關誠非細故維持正教人生急務可不亟付剞劂以廣其傳乎事有侶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先君子之最言如此允高受命耿耿在臆戊寅　邑父母崑山徐公来官於考偶讀學愚子纂輯江醴陵集悅之付版以政務匆忙屬子開局荒村代董其事曰梓人用酬先志敬付梨棗詳述庭訓次其巔末敢曰表章前哲乎體先人之志欲後世子孫公之同好使世人皆知吾教之理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缺庶無負　先君子慇懃致望之意是予小子區區之心也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秋八月考城金允高謹撰并書

例言

是書有本經有圖有傳本經五章列於卷首圖
傳六十篇分五卷次於後葢因經立圖因圖
立傳圖以著經之理傳以詳圖之義而性理
之底蘊思過半矣
本經集諸經而成一經也其文見六大部經中
今將某節見某部分注其下以俟考焉
傳文仍本經傳之義編輯成文非敢竊取諸家
亦非私意杜譔文理字句班班可考其所采
輯經目附列書首不分注傳中
會義著圖者傳所不盡傳之意也言之所示者
有盡意之所示者無盡閱斯圖可會其意於
言外
有總圖有分圖總圖以發明經理之次第分圖
即從總圖析取而分屬焉經傳之義恐有弗
透又增附數圖以發明之
是書語義悉本天方之經間有經文難於漢譯
不得不用別文以傳之文雖不合義無不合



也

是書乃言理之書非言象數之書也故言理詳
言數畧畧於象數而又不得不言及於象數
者葢象數亦理中所本有之象數故言理而
亦不得不兼及之也閱者勿謂是書長於理
畧於數

通部皆漢譯成文惟最上兩天仍用天方之名
稱之葢因下七天各司一政其天之名即以
各有所司之政名稱之最上兩天無所不司
故其名無專稱無專稱而以漢文譯之則不
能盡其兩天之義故於九天仍稱之曰阿而
實於八天仍稱之曰庫而西

是書之著也期以無負造物生我之意耳造物
生人各有所用予之精神若用之於世亦或
可以自見乃不樂用之於彼而樂用之於此
者葢亦造物之詔我從事於此也

書刻于四明資成於三家西凉李公封五宰夏
馬公耀寰臨清黑公羽輝也故曰三成堂梓

纂譯天方性理圖傳
目錄
卷一
最初無稱
眞體無着
大用渾然
體用始分
眞理流行
性理始分
氣著理隱
陰陽始分
四象始形
天地定位
萬物始生
大成全品
卷二
先天性品
性品知能
後天形器
形器功用
理象相屬
九天遠近
九天旋轉
四行正位
四時往復
七洲分地
四際分空
一貫洋溢
卷三
人生元始
胚胎初化
四液分著
表裏分形
內外體竅
靈活顯用
堅定顯著

發育顯著
知覺顯著
氣性顯著
本性顯著
繼性顯著
卷四
心性會合
心品藏德
升降來復
人極大全
本然流行
聖功實踐
聖賢智愚
障礙層次
疑信累德
順逆分支
修進功程
全體歸真
卷五
真一三品
數一三品
體一三品
三一通義
自然生化
名相相依
萬物全美
小中見大
大中見小
一息終古
終古一息
真一還真

採輯經書目　寶命真經
古爾阿尼　嘎最真經註
特福西爾嘎最　咱吸德真經註
特福西爾咱吸堤　昭微經
勒瓦一合　費隱經
額史爾　研真經
黙格索德　道行推原經
密邇索德　真光經
努爾一拉希　踐趨品第
墨拳集理　性學歌訣
魯把亞惕　理言珠璣
哲瓦希爾　致一微言
勒推福討黑德　道行資成
咱度撒立欽　性學釋疑
克實福候祝卜　人鏡
米拉土引撒尼　性學啓蒙
克實福額思剌而　格致全經
黙瓦吉福



斡咱一福　六十虜
閃洗葉　名理真宗
葉撒五枝　名理解
二林亞法朊　寰宇述
哲罕打尼識　寰宇述解
額福阿祿額福剌乞　天德元機
額合克目克瓦乞卜　天經情性
阿撒爾歐六巍　玄穹象解
二數庋克比爾　曆學大全
查密爾必剌地　天下方域
墨拳積里必剌地　坤輿考畧
海亞土額嘎林　七洲形勝
葉瓦基特　月令紀
克密理特爾比而　解夢大全
吉所密邇剌直　登霄錄
特爾準黙穆蘇托法　至聖實錄
吉所安必雅　列聖紀錄
特自啓爾與理雅　羣賢錄

設哲爾牟墨　世譜源流
墨咱吸卜　教類源流
合哲爾牟墨　寶產譜
索哈合　字正
米幅他合歐魯密　文鈐



纂譯天方性理卷首
目錄
本經五章
附
最初圖
先天理化總圖
後天形化總圖
胎形變化總圖
靈性顯著總圖
大世界造化循環圖
小世界原始返終圖
天人分品圖
天人合一圖
天人渾化圖

纂譯天方性理卷首

本經

第一章　總述大世界造化流行之大第

最初無稱眞體無着惟茲實有執一含萬惟一含萬妙用斯渾惟體運用作爲始出昭微眞理經原

流行命昭元化本厥知能爰分性智一實萬分人天理備中含妙質是謂元氣先天之末後天之根承元妙化首判陽陰陽陽舒陰斂變爲火水火水相搏爰生氣土氣火奸發爲天爲星土水



丙積爲地爲海高卑旣定庶類中生道行推造原經

化流行至土而止流盡則返返與水合而生金石金與火合而生草木木與氣合而生活類格致全經

活與理合而人生焉道行推原經　氣火水土謂之四元金木活類謂之三子四元三子謂之七行七行分布萬彙生成格致全經　又研眞經殊形別類異質分宗格致全經　理隨氣化各賦所生贊隱經　大化循環盡終返始故惟人也獨秉元精妙合元眞理象

第二章　分述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

一眞衍化理象章陳理具於知象見於能贊隱經

知預先天能衍後天先以象著後以理形道行推原

經　理象相屬性命以位研眞經　理象附形妙用以呈道行推原經　人曰知能物曰功用同上理同氣異以辨愚智體圓用虧以適時宜贊隱經　渾同知能是至聖性任用知能是大聖性順應知能是欽聖性顯揚知能是列聖性希望知能是大賢性體認知能是智者性堅守知能是廉介性循習知



能是善人性自用知能是庸常性禽獸知覺草木生發金石堅定同是知能弗稱知能研眞經　又道行推原經　惟阿而實代行化育惟庫而西錯合變化創無爲有厥惟土天發隱成著厥惟木天化小爲大厥惟火天章明貴顯厥惟日天結交離合厥惟金天化蠢爲靈厥爲水天收移流動厥惟月天風以動之火以發之水以滋之土以奠之金以定固木以建立活類運行凡是功用萬化仰藉一粟之生九天之力格致全經　又日星景天經情性

麗元象以見東西運旋變化以出同上四行專注方位以定四氣流通歲時以成格致全經七洲分地物產以異四際分空化育以從雲雨雪雹霧露沙塵皆所由資以妙元功同上察形辨義觀象悟理先天後天一貫而已昭微經

## 第三章 總述小世界身性顯著之由

冥漠運精元祖誕降髭乳感孕支裔衍生道行推原經

初惟一點是爲種子藏於父脊授於母宮承繼先天妙演後天胚胎兆化分清分濁本其二氣化爲四液黑紅黃白層包次第四本升降表裏形焉紅者爲心黃者其包黑者爲身白者其脈身心既定諸竅生焉肝脾肺腎眼耳口鼻體竅既全靈活生焉研真經又道行推原經又格致全經靈活爲物包備萬性與種俱存與胎俱生隨厥形化而運其機俟其體全而著其跡道行推原經兩弧界合復滿圓形真經注又費隱經人臍入胃而堅定啟是爲金性百體資之由胃入肝而長養生是爲木性吸化資之由肝入心而活性成是爲生性運動資之自心升腦而知覺非性無心非心無性心性會合全德昭焉道行推原經心含七德作是靈明順於心包信於其表惠於其裏明識在靈篤眞在仁發隱其妙眞現初心初心著用妙應無方全體大用莫或遺藏道行推原經先天來降後天復升來自此心復於此心道行推原經又研真經兩弧界合復滿圓形真經注又費隱經人若燈具眞光其火不獲眞光徒爲人具真經注又研真經人極大全無美不備既美其形復美其妙道行推原經又研真經本然流行貫合粗精自眞來

我造化爲之自我復眞人爲爲之贊隱經本其各具尋其公共渾融汎合卷其跡相同上惟是聖人實踐其境衆則難之自取暗昧陷於疑逆徒致潰累道行推原經聖賢智愚由是而分迷異奸邪從此以判同上聖人全體本無明暗賢則有虧暗於本然智暗於性愚暗於心暗此蔽彼本然弗見同上賢障於已智障於知愚障於欲障淺礙深本然弗通同上信理疑事則爲異端信事疑理則爲昭徵經又贊隱經又道行推原經疑貳疑信交衰倀倀無之則爲迷惑注眞經心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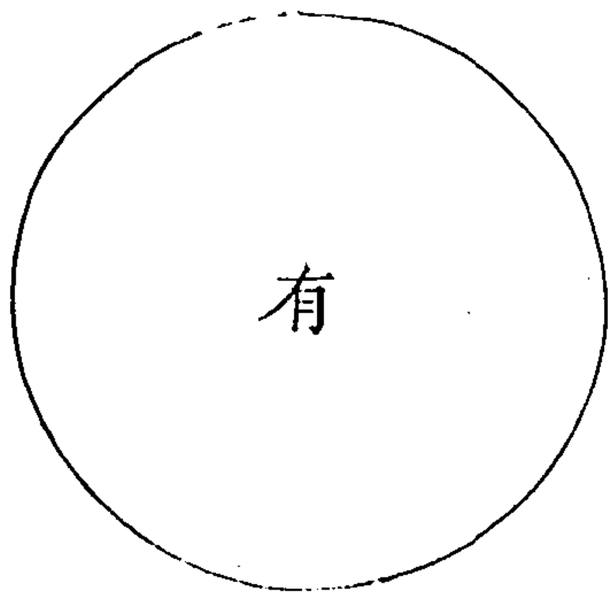


身逆是爲疎忽身順心逆是爲奸佞心身皆逆是爲邪逆同上疑離之漸逆悖之深同上沉淪物我本然隔絕道行推原經又贊隱經惟法聖功修身以禮明心以道盡性復命全體歸眞本然獨湛大用全明是謂人極乃復初心道行推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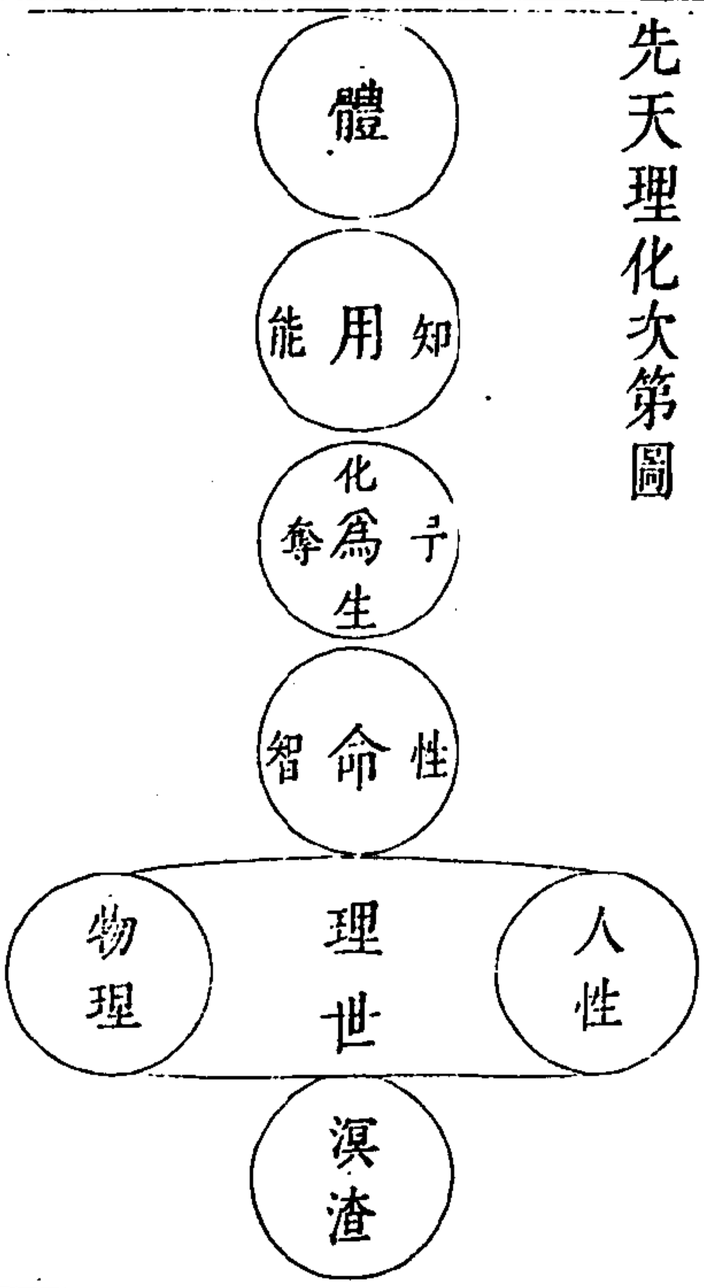
第五章　總述大小兩世界分合之妙義與天人渾化之極致

惟一非數是數皆一贊隱經厥初實有統一統數一者其體數者其用昭徵經體用渾然是名眞一由體起用是名數一返用歸體是名體一三一非三一而三義同上眞一起化數一成化體一化化道行推原經起化以爲從體著用成化以命先理後聖化化以順進以知見盡於無間道行推原經如循環盡終返始同上化出自然終歸自然少不自然卽非本然研眞經又昭徵經又本然無着着於名相名相無附附於意識意識無恒故曰皆朽昭徵經又贊隱經是故萬物只朽其相弗朽其理夫理卽眞贊隱經凝目視一散目視二着疑陷礙見物皆幻昭徵經又贊隱經又道行推原經物何非眞事何非實事昭徵經物物純全孰云偏駁昭徵經又贊隱經又道行推原經小中見大天納粟中大中見小天在塵外研眞經又道行推原經舒其光陰一息千古卷其時刻千古一息道行推原經又一歸本然天人渾化物我歸眞眞一贊隱經又一塵一粟全體本還眞贊隱經又昭徵經又物無相礙人無欲累妙義各呈本然見焉道行推原經又研眞經初爲實理今爲實相實有相見種果全焉研眞經又昭徵經又纂譯天方性理本經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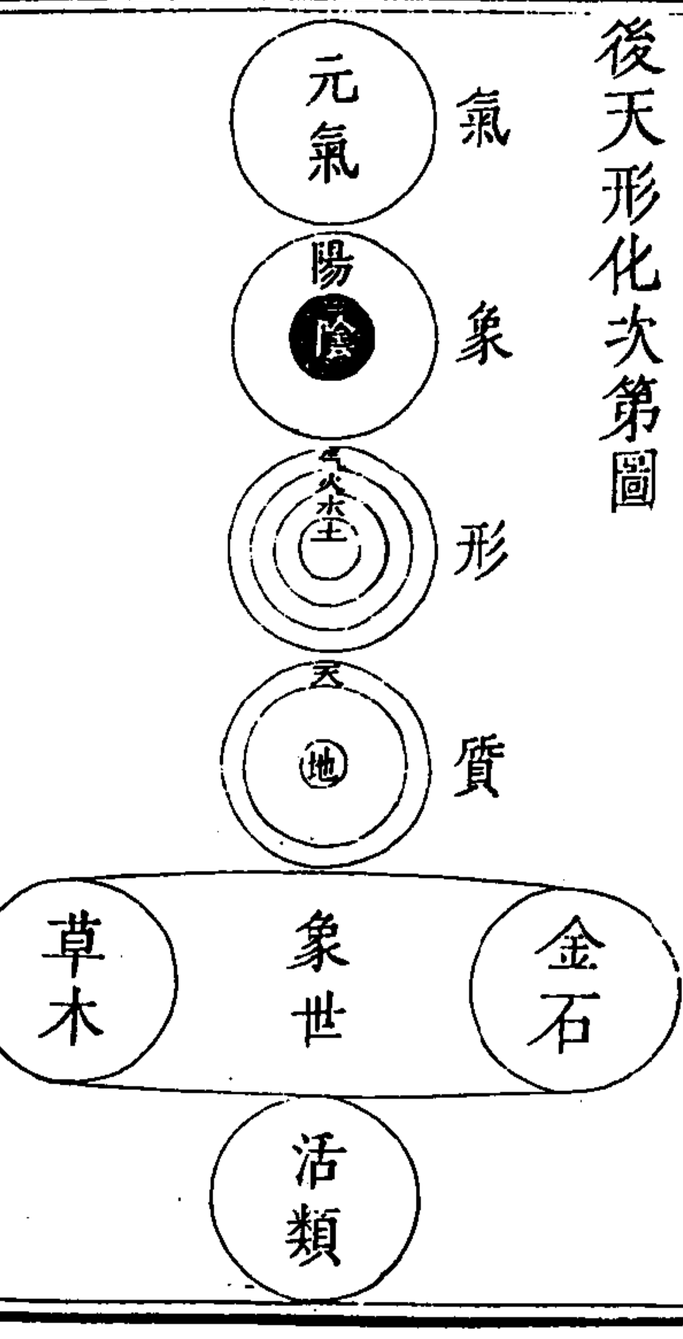
## 最初無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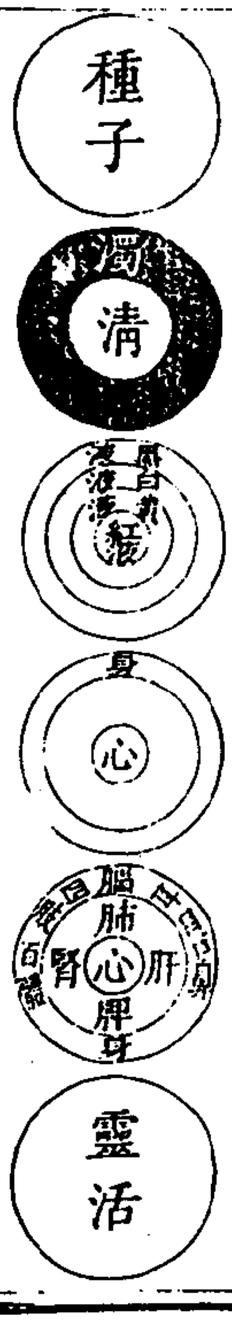

## 先天理化次第圖




## 後天形化次第圖




## 胎形變化次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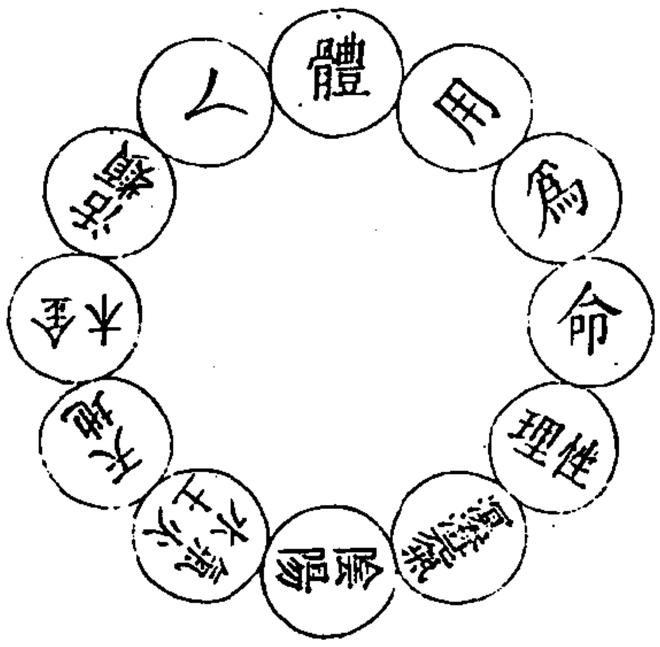


## 靈性顯著次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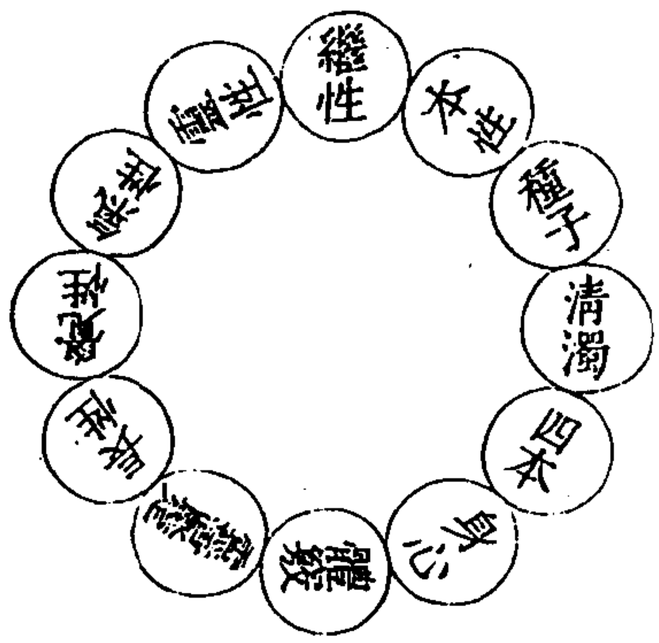





## 大世界造化循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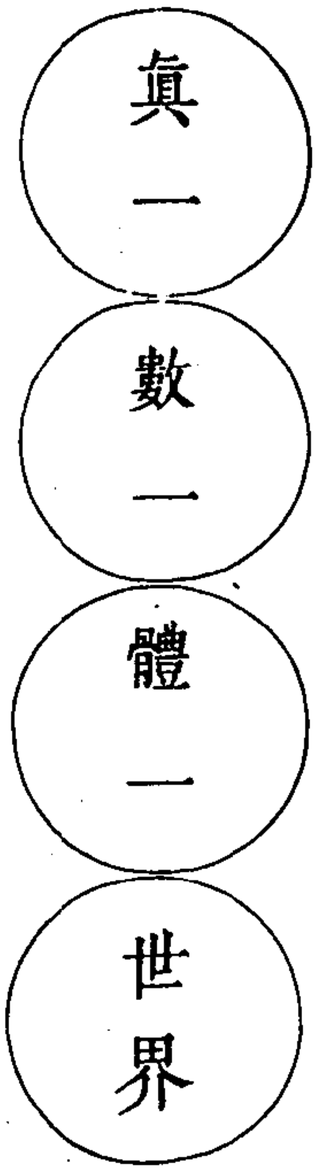



## 小世界原始返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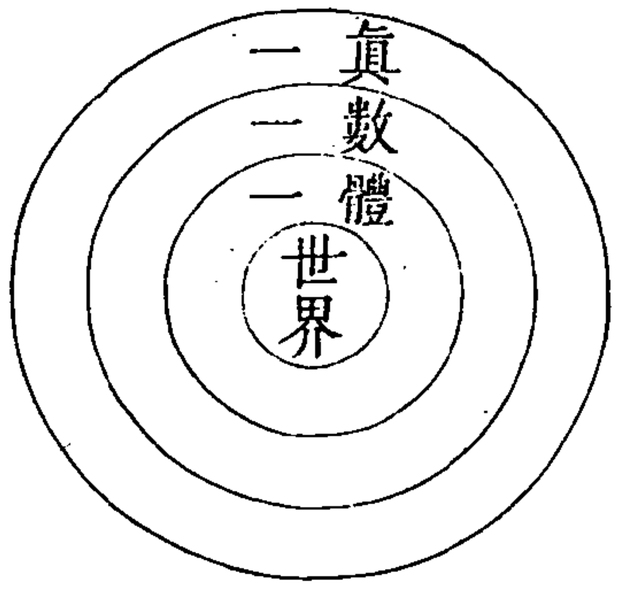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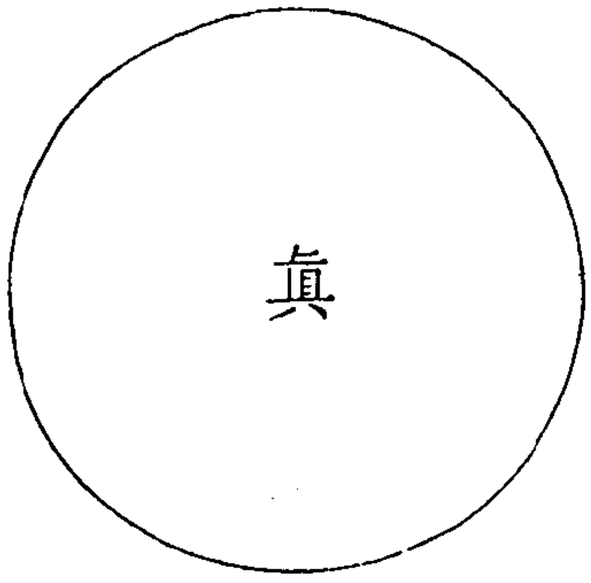

## 天人分品圖



天人合一圖




天人渾化圖




清源黑氏曰大世界自無初之初分體分用顯爲著命以至人性物理無所不備是爲先天凡六品自元氣顯著剖陰陽分四象位天地育萬物以至金石草木鳥獸魚蟲無所不顯是爲後天凡六品通十二品而造化之功成焉先天爲降後天爲升升到極盡盡終返始則謂大世界造化循環也小世界自一點孕胎分清濁辨四液以至身心體竅無美不備凡六品此小世界之先天也自靈活顯著明愛惡別善惡通達一切事理以至全體大用無所不通亦凡六品此小世界之後天也通十二品而小世界之功成焉先天爲來後天爲復復至本境亦若造化循環則謂小世界原始返終也大世界先其所先而後其後故其後天盡於後天而已小世界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故其後天則返於先天也此小世界所以貴於大世界也大世自大世小世自小世殊形別類異質分宗則天人分品

也大包小小包大精粗互入理象渾淪則天人合品也去其分別之跡忘乎物我之形先天後天總歸一致而還於一原則天人渾化真一還眞矣此其說也造化之源流性命之底蘊無復見精於此信乎天方之學之有本也

纂譯天方性理卷首終

考城梁曰源金隨三仝校



纂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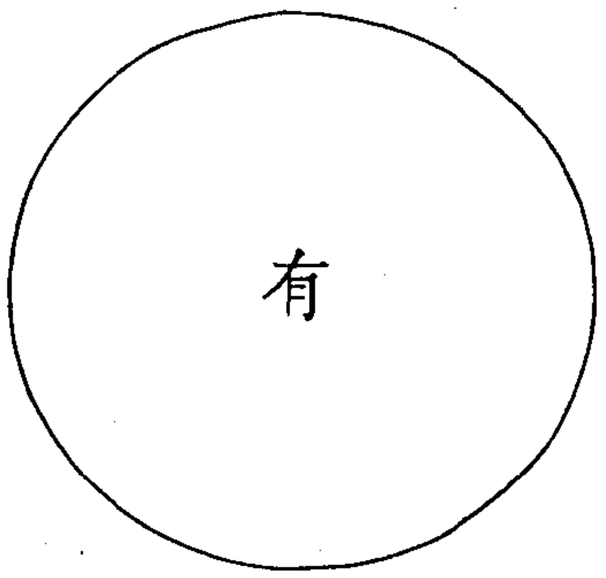
第一卷歷敘大世界所以顯著之由有理學焉象世理世者象數未形而理已具所謂先天是也象世者天地既立萬物既生所謂後天是也兩世之顯著總由一眞而次第時際若有所別列圖爲說以識梗槩觀文會意可悟底裏造化流行之妙人物賦成之理舍是無以見其眞確焉

目錄

最初無稱圖說
眞體無着圖說
大用渾然圖說
體用始分圖說
眞理流行圖說
性理始分圖說
氣著理隱圖說
陰陽始分圖說
四象始形圖說
天地定位圖說
萬物始生圖說
大成全品圖說



## 最初無稱圖




造化有初而必有其最初象數未形衆理已具此造化之初也當其無理可名是爲最初其造化之本然不可以名稱諸家以其無稱而遂謂之爲無奚可哉曰謂之爲無者非虛無之謂也謂其有眞而無幻也有體而無用也雖然既有眞矣眞卽有也又何以謂之無既有體矣體卽有也又何以謂之無聖人於此不曰無而曰無稱性理家於此不僅謂之爲有而謂之曰實有實有者無對待而自立者也眞幻不分體用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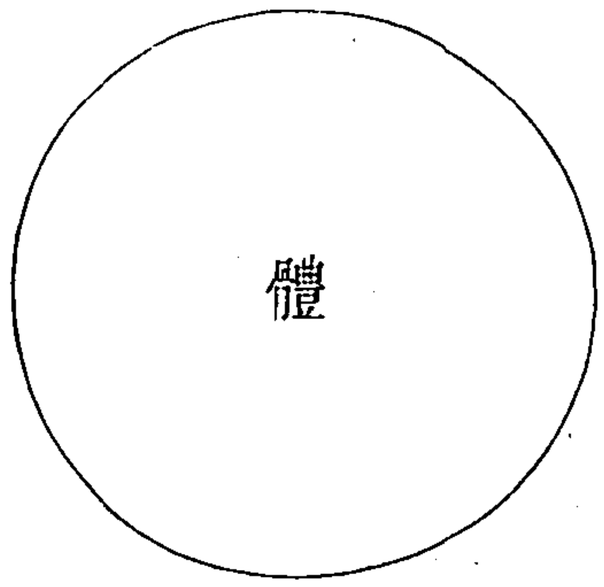
別一無所有而實無所不有也曰既謂之有有即稱也何言無稱曰有者義也稱者名也最初之境真幻體用義無不具故謂之有真幻體用名無專屬故謂之無稱不審乎名與義之別而謂有即稱也誤矣曰最初之境毫無虛幻則稱之為體可也而何以言無稱蓋纔言真即拘於其真之品而遂與幻分矣纔言體即落於其體之位而遂與用判矣非此圖之義也此圖之義即真即幻即體即用一本萬殊表裏精粗始終理氣一以貫之而其稱名不落於一邊故曰無稱及其動而顯也分為數品一不動品體也二初動品用也三主宰品體用分也四初命品真理現也五性命品萬理分也六形氣品氣象著也六品備而造化全矣



清源黑氏曰最初無初也無初而為萬初之初故曰最初不可言無以別異學不可名稱以杜偏見易云太極周云無極釋稱無始老

稱元始皆言後天之宗此則先天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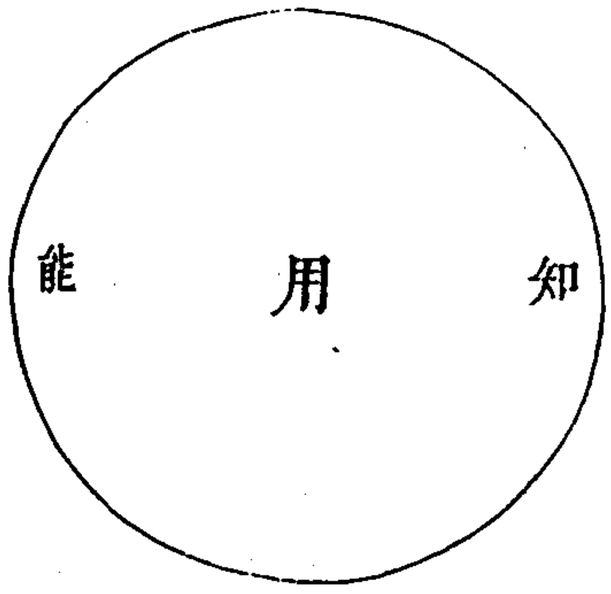
## 真體無着圖




此初圖分品之第一品也體也不動品也說者曰有體則有動何言不動曰其體也粹精之至而不落於方所凡有氣者則動而此體不屬於象凡充周有氣凡有象者則動而此體不屬於象凡充周有所及而有所不能遍及者則動而此體則非虛非實而毫無所用其充周夫是以謂之曰不動而實爲一切萬動之所從起動者有着而此體不動則無着也不惟不着於聲色並不着於舒卷不惟不着於喧寂並不着於覺照不惟不着於有無一切幻境皆無常而此一真體則常存而不朽一切有形無形之屬有始有終而此一真體則無始而無終無始則由前遡之而不得其究竟人將於何而用其擬議也哉說者曰義理之爲物也亦不動而無着者也或者此體當屬義理之妙遍無礙而故如是其不動無着也乎曰此體爲古今義理所從出之原而當此之際則並無義理之可尋也是故研究此一圖者於動處求之不得於着處求之不得

清源黑氏曰真體即實有也此則可稱矣無着非玄無也如火在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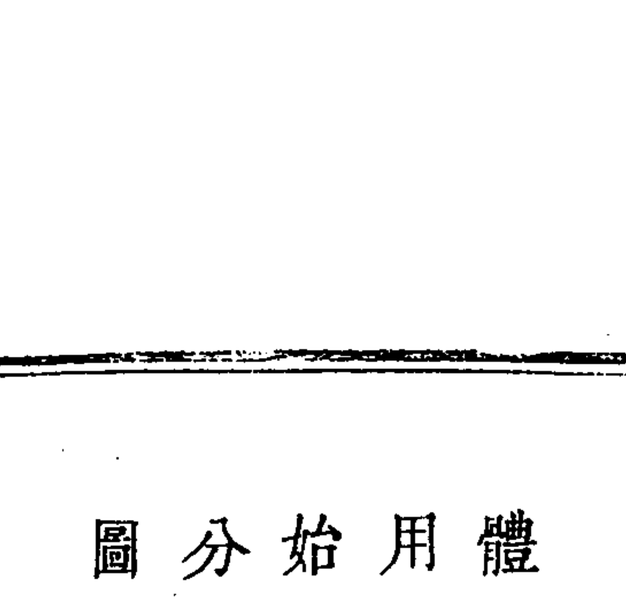
## 大用渾然圖




此初圖分品之第二品也當斯之際空空洞洞之本體毫未有動而已寓乎其動之機不得已而名之曰初動初動之品即全體大用也大用毫未發露不過即其本體所含自然之妙而姑以用名之夫自然之妙豈即是用但既有自然之妙必翕翕乎有欲動之機於是乎以用名之也大用不過知能二者自然之妙尚未有知而已具有無所不知之妙自然之妙尚未有能而已具有無所不能之妙知者言乎其覺照也能者言乎其覺照皆於此裕此裕其端安排無跡而後此萬種之安排皆於此藏其義知無所知能無所能蓋用未離其體之候也查密氏曰知之義主持之謂也第此時猶未析其爲主之品能之義作成之謂也第此時猶未見其作成之機大用之品蓋總包乎爲主一切當然之動及爲物一切能爲之動而渾然裕乎其中查密氏之說可謂扼此一圖之要已

清源黑氏曰體靜用動體知用能靜體將著動用幾生覺照未顯無所覺照也安排無跡無所安排也當此之際如火在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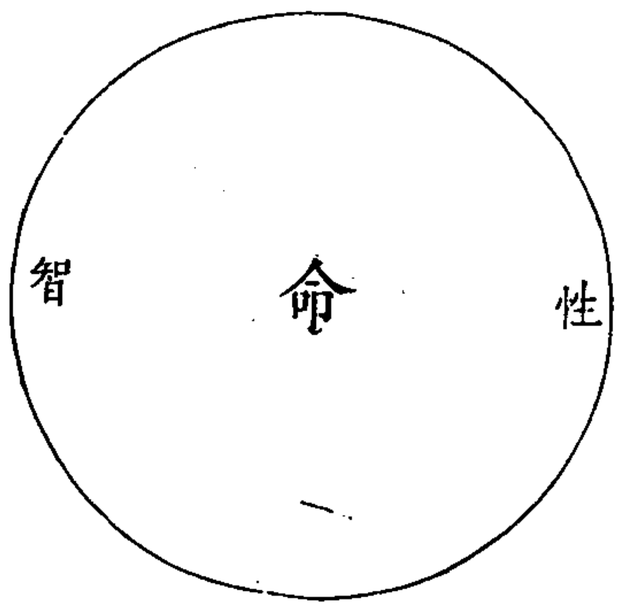
## 體用始分圖




此初圖分品之第三品也用含於體而當此之際稍稍有發露之機是爲次動品一無所爲而已裕能爲之具總言之曰知能析言之則生化亨奪及一切安排布置之類也用與體未分之時曰首顯用與體始分之時曰次顯首顯如火之本明明與火一而未及於遠次顯如火之光光雖不離於火而却能無所不照當此之際主宰之品顯焉蓋爲者主宰爲之也因爲而知其爲主宰也主宰之品顯則一切能爲之具皆蒸蒸乎由裏而達之於表矣總知能之大用而究竟之則有所爲美者焉有所爲尊者焉美者和順之謂也凡一切萬種之安排萬種之稱名萬種之義理皆屬於和順尊者威嚴之謂也凡一切自強一切常勝一切永健皆屬於威嚴主宰自強之用但存於已而無所用之用則天地毀世界壞矣蓋以此自強之用乃不容存一物者也識者玩味此境謂之曰前定蓋主宰將欲造物而先裕此大用於其先也又稱之曰墨池謂天地之文章萬物之義理莫不先聚精於墨池之中也查密氏曰此品即眞一包含一切本爲授跡之動是爲眞有之表也本爲授跡云者蓋謂眞宰以其本體之所有而賦於物如印跡然也

清源黑氏曰靜境溶溶動機勃勃體即真也用即宰也惟有真宰乃有造化由裏達表如火生焰萬燈可分前定之稱墨池之喻精乎矣矣

## 眞理流行圖




此初圖分品之第四品也命者於穆流行之義乃眞宰發現之首品也非體也非用也亦非爲也蓋發現之而爲命者眞宰之發現也既發現矣欲復稱之爲主宰不得也遽欲稱之爲物亦不得也當此於穆流行之際眞宰以其本體中無所不有之妙盡發現於此首品之中首品者千古群命之一總命也後此之造化皆此首品以眞宰之所發現者而一一發現之也首品爲眞宰之首品而但不得以眞宰稱之首品之所有一皆眞宰之所有首品所含之理象一皆眞宰所含之理象後此造化之事皆首品之事而眞宰若不與其事矣故於此名之曰代理即其流行中之所有者而兩分之一爲性一爲智性即大用中所謂知之所化也智即大用中所謂能之所化也性智即眞宰之知能也此性爲千古一切靈覺之首此智開千古一切作用之端性智二者代行造化之本領也後此凡屬有靈之物皆根此性而始人神鳥獸之類是也後此凡屬有爲之物皆根此智而始天地萬物之類是也以故首品又名曰大筆言千古一切理象皆從此大筆寫出者也又名曰道蓋爲古今理象往返之道路也眞宰之起化莫不從此境而起及萬化之歸眞亦莫不從此境而歸識者曰萬化從此境而歸眞矣此境有不偕萬化而同歸於眞者乎迨至此境亦歸眞矣而又何必別其爲首品也乎

清源黑氏曰眞宰發現大命出焉眞宰爲知

大命爲能真宰爲寂大命爲感當此之際如
念在心如火在湯濂溪無極青尼大道牟尼
大覺皆主乎此



## 性理始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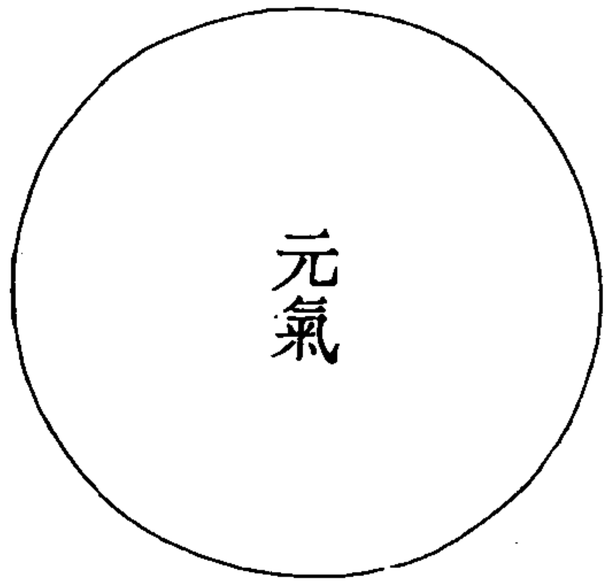



此初圖分品之第五品也自首顯大命中灼灼乎有分析之兆者也色象未形而其理森然已具凡爲人爲物爲聖爲凡爲上爲下及象世所有一切之理氣靡不於此境若見一渾然之跡焉首顯大命中之本然曰性曰智此之所謂性者根於大命中之性而起人之所以然也此之所謂理者根於大命中之智而起物之所以然也人與物之所以然皆同出於一原無有別也乃物之所以然則稱之曰理人之所以然獨稱

之曰性者何也性則其靈覺者也稱其靈覺以別於物也性者人之所以然也而人性大概之品有九理者物之所以然也而物理大概之品亦有九性之最初而近於眞宰者至聖之性也其次大聖之性其次欽聖之性其次列聖之性其次大賢其次知者其次廉介其次善人其次庸常凡九品物理之最初而合於眞理者阿而實之理也阿而實包含八天而總持其用天品之至大者也其次則庫而西之理庫而西包含七天代行其用而亦在阿而實所含之內也次土天之理次木天之理次火天之理次太陽之理次金天之理次水天之理次太陰之理凡九品人天之性理既備復自人性之所餘剩而化一切鳥獸之本然自鳥獸本然之所餘者而化一切草木之本然自草木本然之所餘者而化一切金石之本然此數等者又自九品人性中而流行以出者也人之性有生長有知覺有靈慧得其性之全鳥獸之性有生長有知覺無靈慧草木之性僅有生長有知覺無靈慧金石之性則僅有堅定而已自九天之理之所餘而化風火水土四行之理天之理運行不息者也風火水土之理亦皆運行不息而惟土之理則微覺其堅凝也皆次第分析而流行以出者也由是而總一切流行分析之所餘者爲溟涬焉則所謂氣者是也氣則萬有形象之本也說者曰性理之始分也有如是諸品之不同先後之不一其造化有所爲而爲之者乎抑無所爲而聽其自然者乎曰眞理流行而至於此極當亦聽其自然而然而但其中高下次第不致有絲毫之隕越則是有一定之主持而安排者也是故謂之爲有爲不可謂之爲無爲不可

清源黑氏曰一實萬分萬殊一本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色象未形而理已具若意識然溟涬爲後天之最初亦即先天化窮返本之極致

## 氣著理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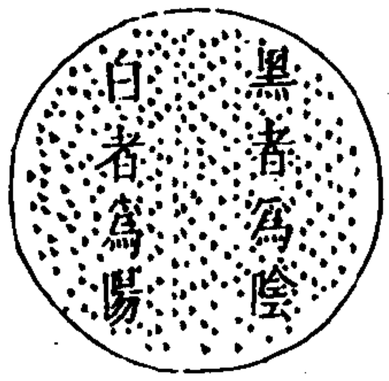



此初圖分品之第六品也先天精粹之品流行至此始覺其有渾淪之象則所謂元氣也先天無色無象之妙至此而終後天有色有象之跡於此而始此其境殆承流宣化之一大機柱也元氣雖於穆流行之表而其爲物也却不在性理之外並亦不在首顯大命之外並亦不在全體大用之外當其最初無稱之時元氣本然已寓乎其中但最初之時分析未形而流行至此本然發露盖由裏而達於表之會也其爲物也似濁而清似跡而妙論其次第乃先天一切流行之所餘而及其發露也則凡先天一切之所有人與其人之性物與其物之理無不於此元氣之所發露而因之以發露焉是即最初中所謂全體大用者亦莫不於此元氣發露時而因之以發露焉是濁也而爲清之所不能外跡也而爲妙之所不能離是故名之者不得僅名之爲氣而必名之曰元氣也元者一切精粹之所聚氣者一切精粹所寓之器圖稱氣著理隱者理非因氣而隱也盖理之爲物也動少而靜多氣之爲物也動多而靜少當斯時也氣動而理靜夫是以謂之爲隱隱者各有所待而顯耳元氣發露亦分六品一渾同品即此際位分也二起化品陰陽分也三廣化品四象著也四正位品天地定也五蕃庶品萬物生也六成全品人類出也六品備而元氣之能事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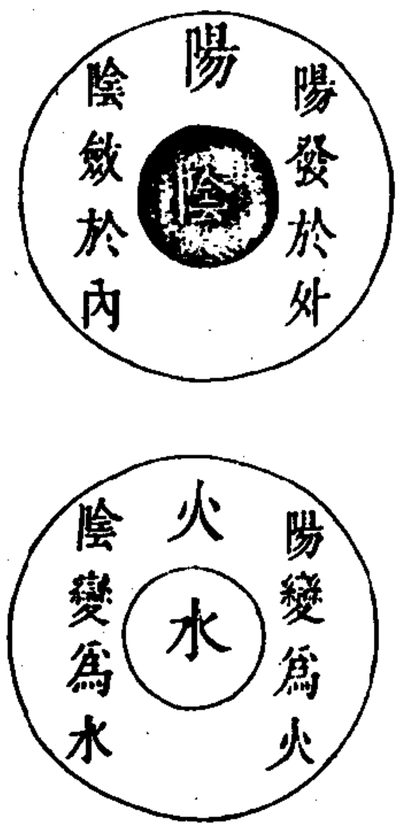
清源黑氏曰真理爲萬靈之綱而性理由分元氣爲萬形之綱而色象以著前此有理無

跡氣隱於理後此有跡有理理隱於氣斯時也若文字舍於筆端至陰陽分四象著則文字落於方策矣是爲太極

陰陽始分圖　陰陽終分圖




陰陽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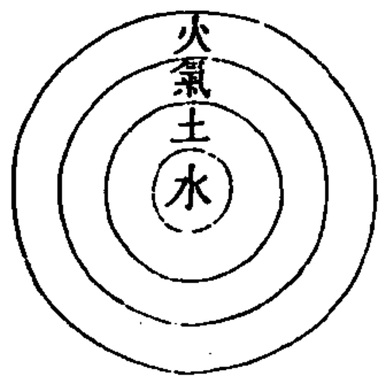



此元氣起化品也元氣爲於穆流行之溟渣而其中所含裕者皆先天大命中性智之所餘者而分陰分陽仍卽本其有得於性智之所餘者而分之也智乃有爲之始而喜動之端則元氣中所得於智之餘者自必有喜動之機而動乎其不得不動也性則安之不與俱動則元氣中所得於性之餘者亦自不與俱動也性智所餘一動一不動遂於其中有兩分之象矣於其動者謂之陽於其不動者謂之陰此一氣化而爲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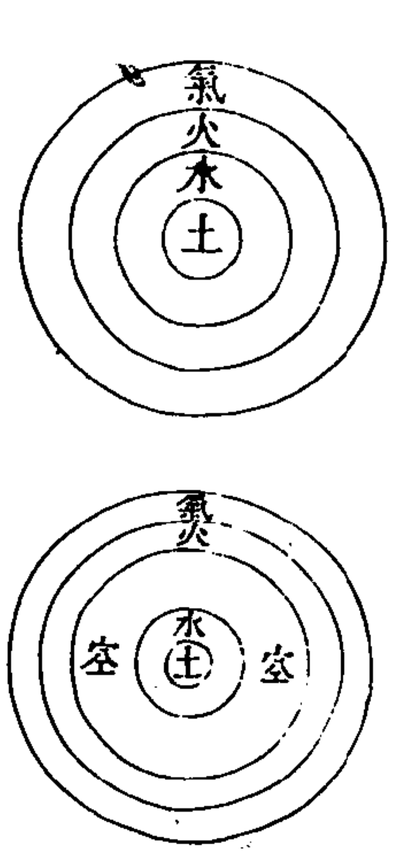
分之由來也其初分也二者互雜不甚相離及其後也陽積於一處而隱乎有向裏之勢智之所餘化而爲陽性之所餘化而爲陰此陰陽之根起於性智之所餘也說者曰先天之言理也性先於智後天之言氣也智先於性元氣之流行也不亦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乎曰先天理勝之時智藏於性而性實包乎智後天氣勝之時性藏於智而智實包乎性此陽之大端起於智之所餘而居於後亦先後次第行乎其不得不然者也

清源黑氏曰此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也陰靜陽動孰窺其本左陰右陽莫識其非茲曰根乎性智發乎表裏則諸義釋然矣觀其圖若泥水未澄已澄之象理更分明陰陽分於同時而說者言先後次第悞矣

## 四象始形圖　清升濁降圖




## 上下分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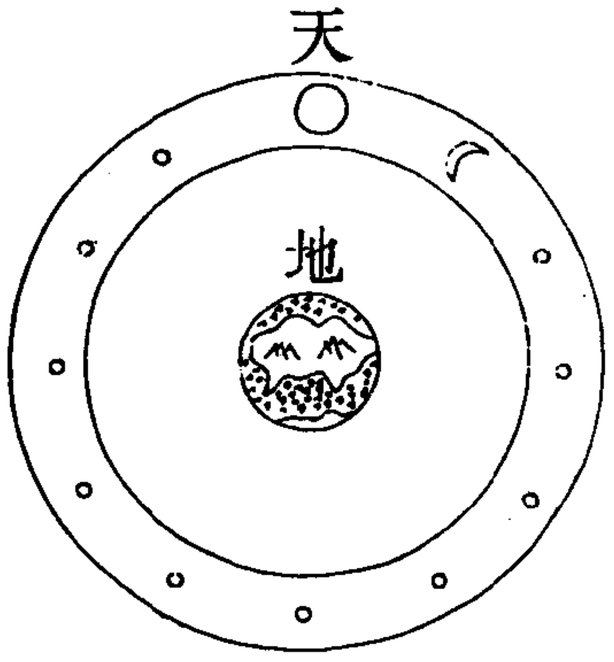

此元氣廣化品也當斯之際陰陽化而爲水火水得火則生氣火暴水則生土是故水火土氣四象成焉說者曰陰陽何以化而爲水火曰陽根於初命中之智而智又根於大用中之能智與能皆外明者也此陽之所以化而爲火火外明者也此陽根於初命中之性又根於大用中之知性與知皆內照者也此陰之所以化而爲水水內照者也水受火熾而氣生氣即水之妙化而欲升騰者也水體雖下而含有眞陽故

受火熾而其氣直欲升騰火與水搏而土生土
即火之存跡而欲墜落者也火體雖上而含有
真陰故與水搏而其土不得不墜落水火土氣
四者高之中有麗下之義低之中有附上之因
其稱名爲四元以其爲萬有形色之宗元也其
本義爲四奇奇者單也謂四象皆單自成行而
無配故也後此金木生則爲耦行者矣

清源黑氏曰陰陽化水火即猶先天知能化
性智也水火交錯而生氣土即猶性智流行
而生理氣也火根智能故光焰外明而上炎
然内含真陰故下爲水濬而灰燼成土水根
性知故江河内照而下潤然内含真陽故上
爲火煦而蒸潮爲氣初則火上水下土爲濁
陰故踰氣而下土下而清陽之氣上矣繼之
土重於水又沉水而下氣輕於火又越火而
上氣火日上土水日下遂劃留空際矣

此元氣正位品也真陽之氣外發而爲天真陰
之質内斂而爲地是以天包乎地而地寄於天
之中央如雞子黄白之形天地定位而水火存
於其中矣夫天即氣也氣即水受火熾而上騰
者也此天之所以定位於上也地即土也土即
火與水搏而存跡以下墜者也此地之所以定
位於下也定位於上下者分形於内外也由地
觀天似乎天高而地下而若自其天地之全形
觀之實天外而地内也火無所着而附於天當

天地定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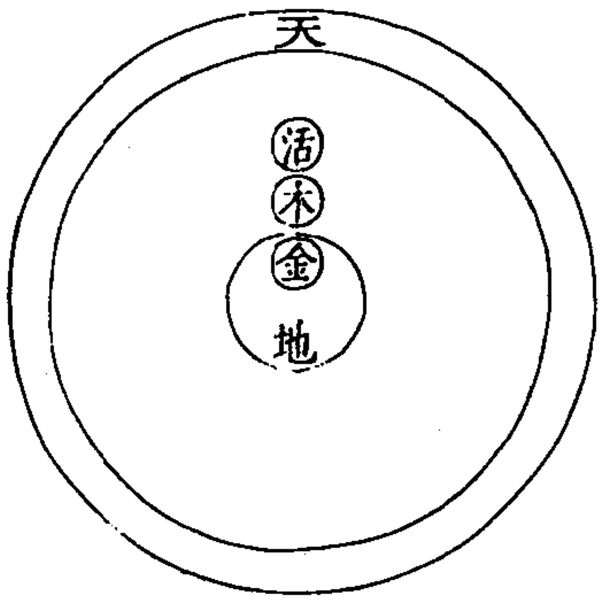
其天體之初成也其氣飛揚而有次第炎即因其飛揚次第散入其中而遂成日月星辰之象水性善下而附於地當其地體之初定也其勢或高或下有堅有泄水即隨其高下堅泄流浸其中而遂成江海河瀆之形火之存跡下墜而其清者上附於天水之真陽上升而其濁者下附於地是在天之象在地之形未有不因水火交錯而成者也水火之所以不能無交錯者蓋緣陽之中含有真陰陰之中含有真陽而非陽一於陽陰一於陰者也

清源黑氏曰四象形而上下判形久則堅定矣然陰陽既分何以陽復含陰陰復含陽曰水火總出一元陰陽必無純勝觀之火內暗水內明可知

此元氣蕃庶品也天地定位水火交錯則化育之事起焉萬物不可以無因而化育也天地水火之中先結聚其為金木活三者以為化育萬有之綱金木活三者皆有所配合而成者也金者本地水之凝結而得乎氣火之變化以成木者本氣火之施授而得乎地水之滋培以生活者本氣火水土四者之湊合而洋溢充滿於空中者也自天地之化育觀之則金木活為天地之三子自三者之化育觀之則三者又為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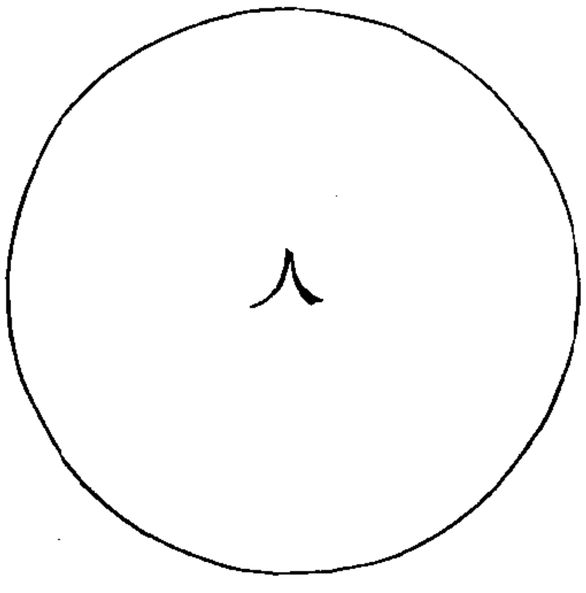
## 萬物始生圖



形色之母是故金氣流行山得之爲玉石水得之爲珠蚌土得之爲五金之鑛鳥獸得之而成鳥獸之寶草木得之而爲草木之精一切萬物得之而各成其爲堅明定固也木氣流行山得之生蒲植水得之生萍藻沃土得之生禾稼瘠土得之生草毛四植之中稟土勝者爲堅質稟氣勝者爲中空稟水勝者多繁花稟火勝者多果實而要皆得此木氣以爲化育者也活氣流行生於山者爲走獸其形體與丘陵似生於林者爲飛禽其毛羽與枝葉似生於水者爲鱗介其鱗甲與水波似生於土者爲蟄虫其形質與土壤似四生之中稟氣火勝者能飛稟土水勝者能走稟氣土勝者性溫稟火土勝者性烈稟氣水勝者性貪稟水火勝者性暴而要皆得此活氣以爲化育者也金木活三者在天地化育之中而爲三子而及其後也萬物莫不資之以爲始則又實爲萬有形色之母矣

清源黑氏曰萬物之大宗三土與水合而生金氣與火合而生木四氣共合而生活類是天生一地生一天地共生一故只有三也三者之氣互入於萬有之中而以其氣勝者爲名金氣勝名金木氣勝名木活氣勝名爲獸要知萬物中有萬物也其生也有自然之次第先金次木次爲獸所以然者無金則木不生無木則爲獸不育抑萬物之生皆從地出自下而上也故金藏土中木見土外爲獸則飛行於空三者代天地之化育者也故曰萬物毋

# 大成全品圖




此元氣成全品也天地萬物具備則人生焉人之生也非一聽於陰陽之氣自相摩盪而成者也實有眞宰主持乎其中蓋有天地而無人則天地之設位何用有萬物而無人則萬物之取用誰歸此以知天地萬物之生凡以爲人也人也者眞宰全體大用畢聚於其中以自然而然之知能運氣土水火四行之精粹閱四十晨而其身始成表裏體竅無不與世界所有相印合人之身統括一切所有之身人之心包總一切所有之心人乃一切理氣之種卽元氣亦從此種而發自後天之理論之人之所以爲人乃一切理氣之果元氣自分陰分陽直貫到底亦無非爲此果而始有諸凡之發露也後天之果卽先天之種也體竅無美不備而其最微妙者又無過於心性二者性有十德五爲外照五爲內照曰視曰聽曰言曰臭曰觸是謂五覺分於心而發之於表曰憶曰慮曰記曰悟曰總覺是謂五力分於智而寓之於腦心七層而其情有十喜也怒也愛也惡也哀也樂也憂也欲也望也懼也心之十情相合於性之十德而發者則其品之上焉者也此人之所以爲人也其始受造化而成其爲人之身者名曰阿丹後此人類之繁皆自阿丹生者也卽其配亦自其左肋而出者也阿丹天下萬世之元祖也

清源黑氏曰四元三子萃精而成人身全體

大用畢聚而成人性先天後天締結而成其人爲萬物之靈天地如樹人其果樹全於果人出而造化之功完焉故曰大成全品後天之果即先天之種知果不異於種庶幾知所以盡人矣



天方性理圖傳卷一終

考城梁曰源金隨三全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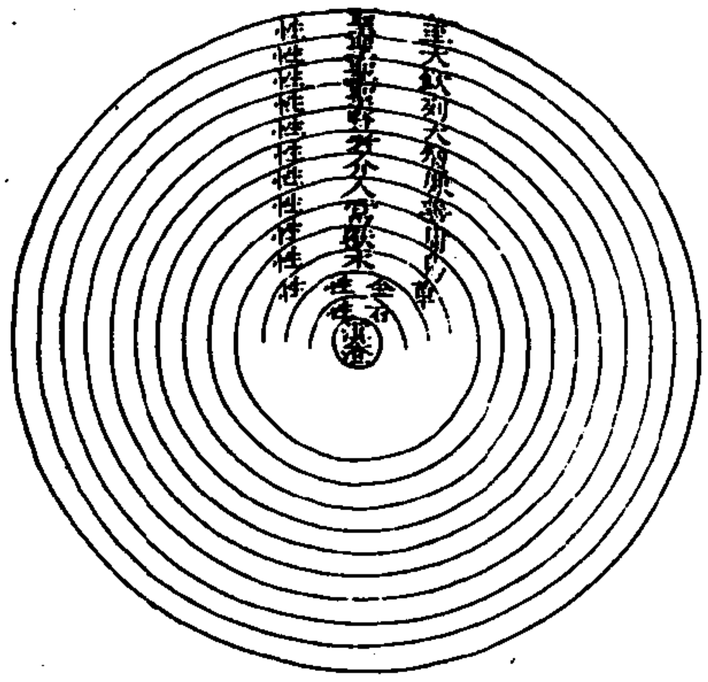
緊言

第二卷乃發明第一卷未盡之意其言理也蓋乎其前所未盡言之理其言象也足乎其前所未盡言之象然非理自理象自象也象即理也言象政所以申明其理之所不可見者耳有心者若能于當體求之則理象皆得不能于當體求之則理象之去人也遠矣雖日披閱此圖此文不過涉獵焉已耳於性命奚裨矣

目錄
先天性品圖說
性品知能圖說
後天形器圖說
形器功用圖說
理象相屬圖說
九天遠近圖說
九天運旋圖說
四行正位圖說
四時往復圖說
七洲分地圖說
四際分空圖說
一貫洋溢圖說



## 先天性品圖



先天性品其說已發明於性理始分圖矣至此又列圖而詳其說者研理之文愈詳而理愈著也先天之性凡十有四品至聖之性即真宰之自爲首顯者也其名雖曰至聖之性而其實即真宰之知能德性也自至聖之性之下其依次而分著其品第者皆從此一性之餘光而得各有其性也此一品之下以聖性稱者三以大賢稱者一以知稱者一以廉介稱者一善人庸常之性則又依次而遞下者也鳥獸草木金鑛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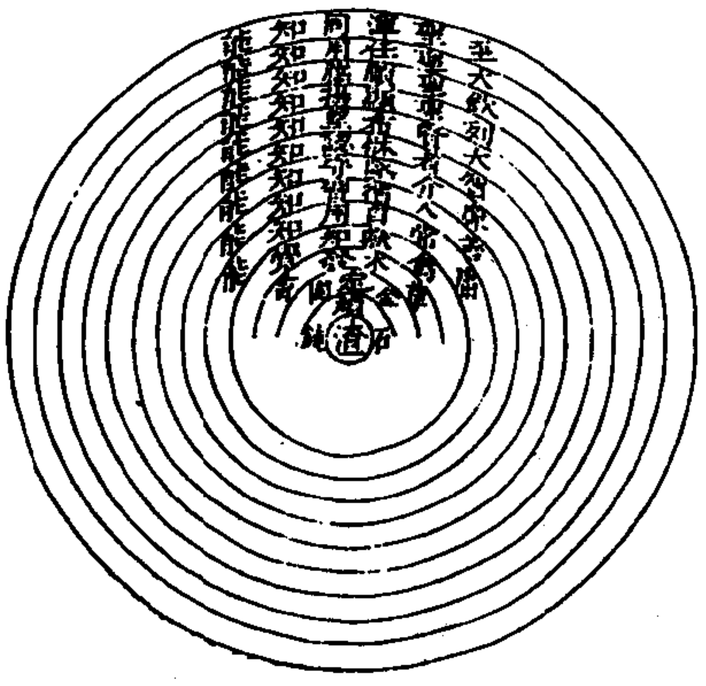
類之性又其下而愈下者矣溟涬之爲物也一切性命之所餘相合變化而成者也自至聖之性以至於溟涬凡十有四品至聖之性與眞宰之本然無異其餘性品亦與眞宰之本然不甚相遠而甚至頑鈍迥不相侔者則其品第之界限爲之也諸品之性發露於形色之後數窮理極萬有歸根仍必盡返而入於至聖之性乃得以因至聖之性而歸於眞宰之本然此至聖之性所以爲萬性之始終也歟



清源黑氏曰大數盡於九小數盡於五合大小數而十四品盡之先天之理後天之象皆無過不及之數然先天之化盡於溟涬後天之化盡於三子而人又生於三子之後則人之身爲毕中至毕也毕至於極則盡終返始與眞合焉所謂妙合而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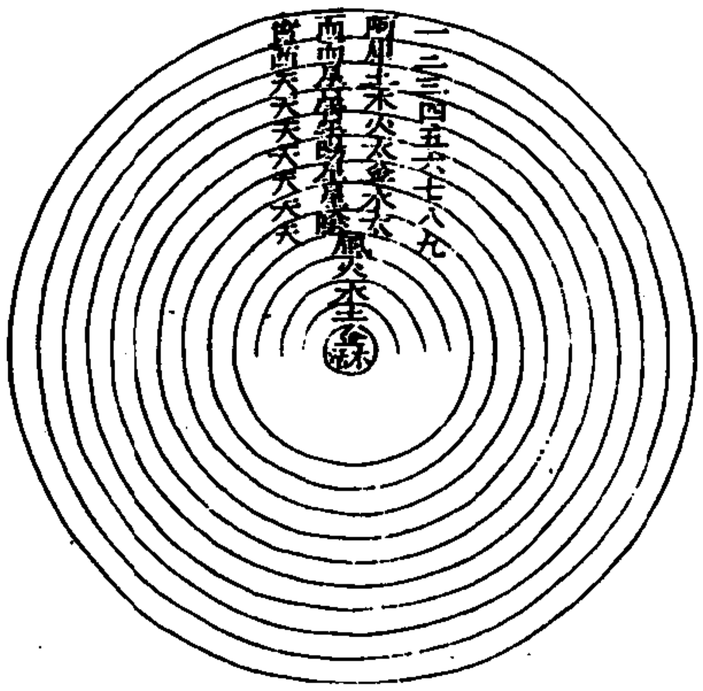
## 性品知能圖



能起死回生轉移天地等等任其所用也欽聖爲順應知能順應則不能任用而但順應乎真宰之運用也列聖爲顯揚知能顯揚者謂其凡有得於真宰知能之發露而盡以宣化於人類也大賢爲希望知能知者爲體認知能希望者謂其不能聖而欲求至於聖體認者謂其求明一本而體認之也廉介爲堅守知能善人爲循習知能庸常爲自用知能知能而至於自用則幾幾乎其近於物矣物雖具有知能而不可以知能稱禽獸曰知覺草木曰發生金石曰堅定同一知能也而物類得之於最後故其品愈下而遂覺其漸遠於真宰也若泯其分別之跡去其先後之形而復返之於一原焉物與人未見其甚相遠也

清源黑氏曰知能即各物之本領受賦於造物者也造物授之全人物得之偏非偏也用各有宜耳用之得宜則偏者全用之失宜則全者偏顧其人之用之何如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之謂也

## 後天形器圖



後天形器凡十四層其數與先天性品之數相對上界之層第九即九天之位也下界之層第五即四氣與四氣所生之三子也阿而實爲至清無上之天諸天之懸位於其中也猶珠之懸於水晶室也此第一天之體一面有形向下一面無形向上無形而向上者以其尚屬於先天也有形而向下者以其始入於後天也此際位分天分先後而兩界却無隔絕其第二層曰庫



其形實無容思議者也當其元火冒入於天體而成象也其力僅能至此而止過此以上則至清而無可麗矣下此七天則每一層僅有一星麗之其三層則土星麗焉四層則木星麗焉五層則火星麗焉六層則太陽麗焉七層則金星麗焉八層則水星麗焉九層則太陰麗焉天有九而於其最上者稱爲一層於其最下者稱爲九層蓋自上而數及於下也是爲順其次第而數之也若於其最下者稱爲一天最上者稱爲一星者蓋每一天有一天之功用各置一星以作本天功用之機權也九天之下其次於天者風次於風者火次於火者水次於水者土土返而向水遂與水相凝合而金生焉金能吸火下降火降則氣隨入於土而木生焉木能生而金能鳴二者相湊又以適合於四氣之感而飛揚生活之氣生焉木金活三者於四氣之感而飛揚生之三子也合三子而僅爲十四層之一層

清源黑氏曰經曰惟阿而實代行化育阿而實理即先天性智之智也歸之於物則名曰理其爲形也上無下有其爲器也上虛下凝蓋先天後天承流宣化而後天之卵翼也至庫而西則殼內白翳矣三子生生之次第於此尤詳

## 形器功用圖




形氣十四層每一層有一層之功用萬物之紛錯人事之不同莫非此十四層功用有以照映而關合之也阿而實爲代行造物之功用以其居形器之最首而得夫眞宰化育之全能也一面向理世一面向象世凡理世一物欲來於象世必由此境而來乃能成其爲象世之人物也其下諸天之功用亦莫不由此天而得故其功用爲諸天功用之總持也庫而西爲錯合變化之功用諸天功用皆各有一定不能彼此相代

而此天獨能代行別天之功用上代阿而實以總諸天之動下代諸天以行其本天之用所以然者因諸天各載一星而其功用亦只各歸於一事此天之星無可數計二十八宿及一切群星莫不麗於其上故其功用亦無可數計土星天則創無爲有者也人物賦形成質自無趨有皆此天之功用也木星天則發隱成顯者也物之所以生長發達人之所以才敏茂著以及一切祥徵瑞應皆此天之功用也火星天則化小



爲大者也人物自小而大由此蔭彼以及一切苦毒灾異皆此天之功用也太陽天則章明貴顯者也其功用特不及於阿而實庫而西兩天然較上下六天爲最盛焉上下六天莫不借此天功用之力而乃能自行其本天之功用所以然者以其位居七政之最中而實爲七政之主宰也上下六天特其輔佐耳故凡人禽之生活草木之長發金石之變化花實之蕃碩人物之貫顯年力之康壽皆此天功用爲之即雲雨雷電霧露霜雪寒暑濕燥四時往復萬物消長一切變化施爲皆莫不成於此天之功用也金星天則無爲有者也人物賦形成質自無趨有有蠢而漸化於靈者有暗而漸化於明者除垢却污以及一切浸潤透亮之故皆莫非此天之功用爲之太陰天則善於改移而流動者也凡一切乍增乍減倏成倏敗以及潮汐之消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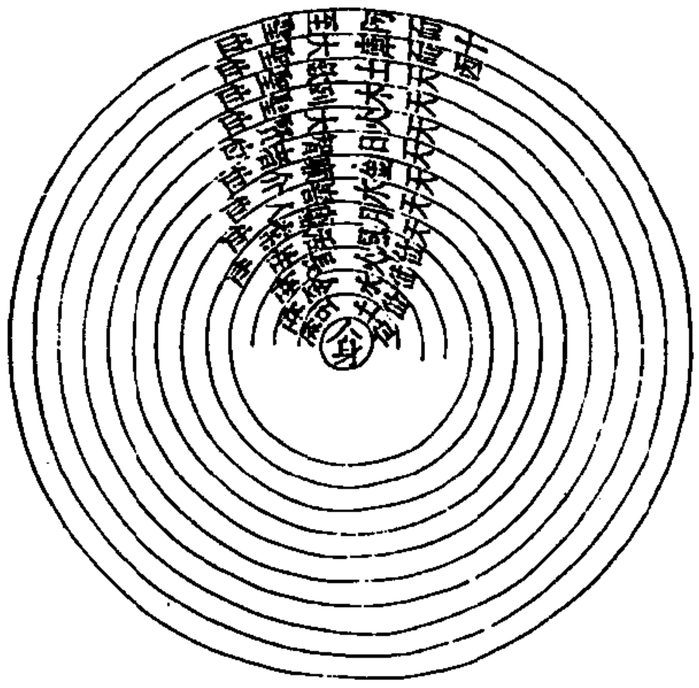
物之變亂皆莫非此天之功用爲之風之功用爲能舒鬱以助生活火之功用爲能薰蒸以助溫煖水之功用爲能滋潤以益生味土之功用爲能負載以奠安處金則善於定固者也木則善於建立者也活則善於運行者也上界下界之功用全而形器之能事畢矣功用者真宰妙用之跡也妙用者全體之活潑流行而不膠於一定者也因形器以識形器之功用復因十四層之功用以悟真宰之全體大用則謂形器爲

形器可也卽謂形器爲非形器可也

清源黑氏曰人曰知能物曰功用總一真宰之妙用流行而發現於萬物者也妙用同而功用異者若心運一筆而書分萬字也知此乃悟真宰之全體大用無不周通貫乆物物皆真宰之本然顯現也顧可以形器拘乎哉



## 理象相屬圖



性理先天也形器後天也先天之性理爲後天形器之所從出後天之形器爲先天性理之所藏寓故理與象本相屬也說者曰形器爲性理之所藏寓但不知其爲藏寓也性理卽藏寓於形器之間乎抑不必依附形器而別有所以妙其藏寓者乎曰後天之形器先天性理之位分也位分者言乎其性理之所向非謂某一品之性理卽囿於某一品之中也說者曰各品之象不相淆亂但不知各品之性爲渾同一理而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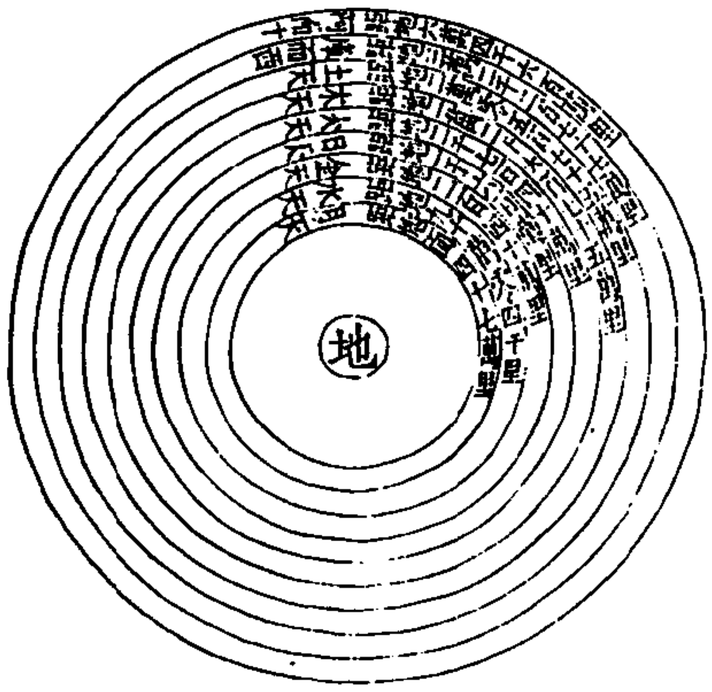
滿於不可見聞之間乎抑各有所在而不相淆亂乎曰先天之性理其所以分別者義理之分其有分之跡渾然一理之中自有不相淆亂之妙自其於穆流行處觀之徹上徹下無非一理之所充周謂之爲合而不分可也自其以時發現處觀之聖凡人物未嘗有毫釐之隕越謂之爲合而有分可也至其理與象之相屬也亦不過屬於其義而非域於其跡也阿而實爲至聖之位庫而西爲大聖之位土天爲欽聖之位木天爲列聖之位火天爲大賢之位日天爲知者之位金天爲庸介之位水天爲善人之位月天爲庸常之位要皆因其品第而屬之以其位也又各以其性與其天之義理相近似者而爲位也下界之物其性則各從其所生之類而爲位也得活性而有者從風得木性而有者從火得金性而有者從水得石性而有者從土皆因乎其本生之類而其位自相屬也理象之相屬聖



凡人物無二致也

清源黑氏曰性理妙物也包天罩地莫可限量不惟人性如此即極之蟻垂蚊蚋以本量言之未始不與人性等未始不與真宰全體大用等第自其發現處觀之則各有定位耳其位也若意在心究不拘於心中若性在身究不囿於身內不然則五尺身當亦五尺性矣屬義之說可思

## 九天遠近圖




天分九重而其所以分則無形者也無形而得以知其遠近者蓋觀其本天之星之遠近而因里水星天去地約九十萬四千里金星天去地約二百四十萬里太陽天去地約一千六百萬里火星天去地約二千七百四十萬里木星天去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五萬餘里土星天去地二萬五百七十五萬餘里庫而西去地約三萬二千二百七十七萬里阿而實去地倍於庫而西去地之數各天去地遠近之數蓋即其各天半徑之數而定之也知半徑之數推之徑一圍三便可全徑之數矣即全徑之數以知周圍之數而各天全體之爲若干大也絲毫不爽矣天之遠近大小因其星知之而各天之星則亦有大小一定之體庫而西之列宿群星約其大概分爲七等一等者大於地一百一十倍二等大於地九十倍三等大於地七十倍四等大於地五十三倍五等大於地三十五倍六等大於地十七倍至小者大於地七倍土星大於地九十倍木星大於地七十四倍火星大於地倍半日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金星小於地三十六倍水星小於地二萬餘倍月小於地三十八倍天之遠近星之大小參若列眉觀形器者不可不更知其大者也地位於九天之中如大荒中一沙九天位於人性之中其爲大小蓋亦猶地位於九天之中也

清源黑氏曰溯自元氣分象自地至天原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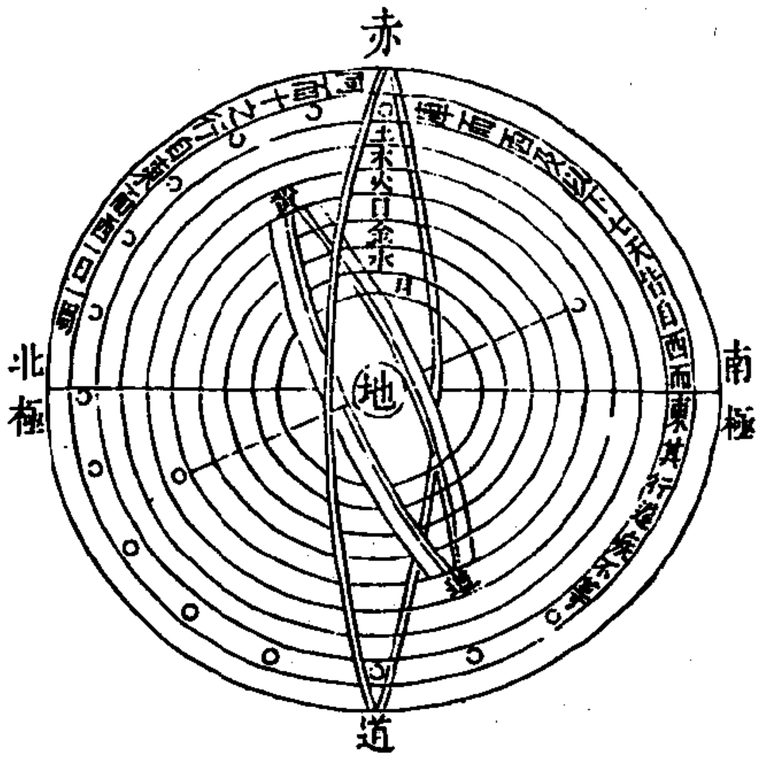
里數可紀然徑一圓三數不爽也以測天天之遠近可知以測星星之大小可曉天方名贊造一尺之矩量盡天地之數復著測量法譜以杜荒唐之疑然亦以器測器也若本性發現視九天如一沙有何難知之數覽者勿自居井下



阿而實之旋轉也自東而西是爲自然之動其餘諸天之旋轉也自西而東是爲反挈之動兩動之說明乃以知九天旋轉之爲用皆四氣互相關合之所爲也阿而實何以自東而西葢東方者生氣所聚之專位也氣之專位在東故其旋轉自東而起起於東則行於西矣是之謂自然之動庫而西並以下七天何以自西而東葢西方者土所分定之正位也八天之本命皆與土有相關之義土之正位在西故其旋轉自西



## 九天旋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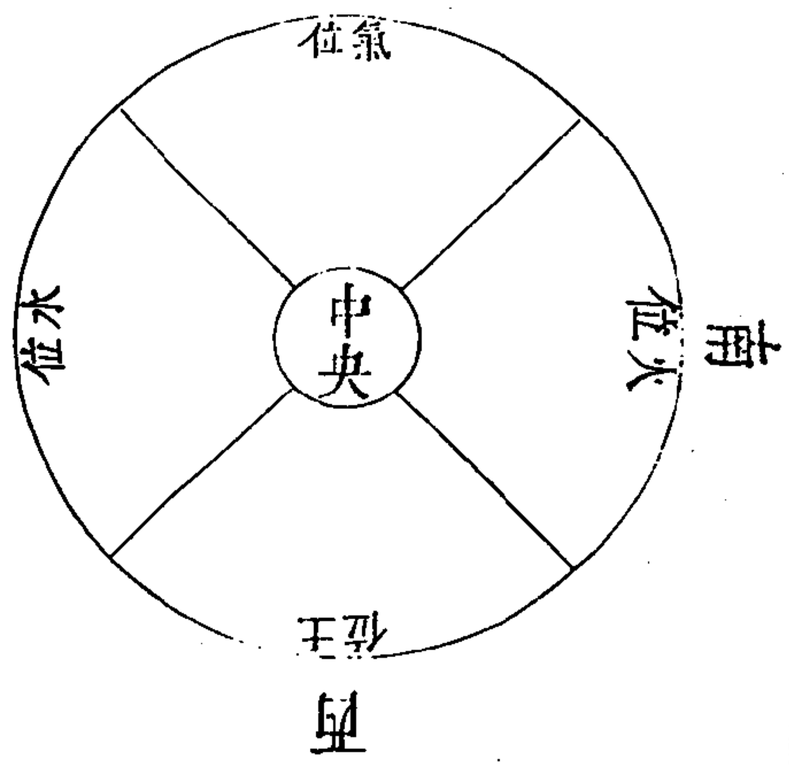
而起起於西則行於東矣庫而西並以下七天何以皆與土相關當其元火冒入於天體而成象也惟阿而實爲元火之所不能麗其餘八天皆有焉土者火之所存跡也故八天皆與土有相關之義何爲反掣之動阿而實之旋轉也自東而西帶動以下八天亦有自東而西之勢而實爲自西而東之行是之謂反掣之動九天之八天本行實自西而東故其勢雖爲阿而實所牽動而本行却不隨之雖有自東而西之勢而



旋轉也一爲自然之動八爲反掣之動兩動不息則不惟東方之氣西方之土互相融入即南方之火北方之水亦莫不因其旋轉帶動而運行布入矣四氣之所以交融而爲化育萬物之原者皆九天旋轉之力爲之也此其說窮理格物者所不可不知也赤道黃道之說南極北極之稱觀乾象者之所常談焉耳不復贅

清源黑氏曰兩動之說近代始曉蟻磨之喻僅得其形亦知反掣牽動所以運旋有如是乎兩氣互入水火交融之說大有裨於格致

四行正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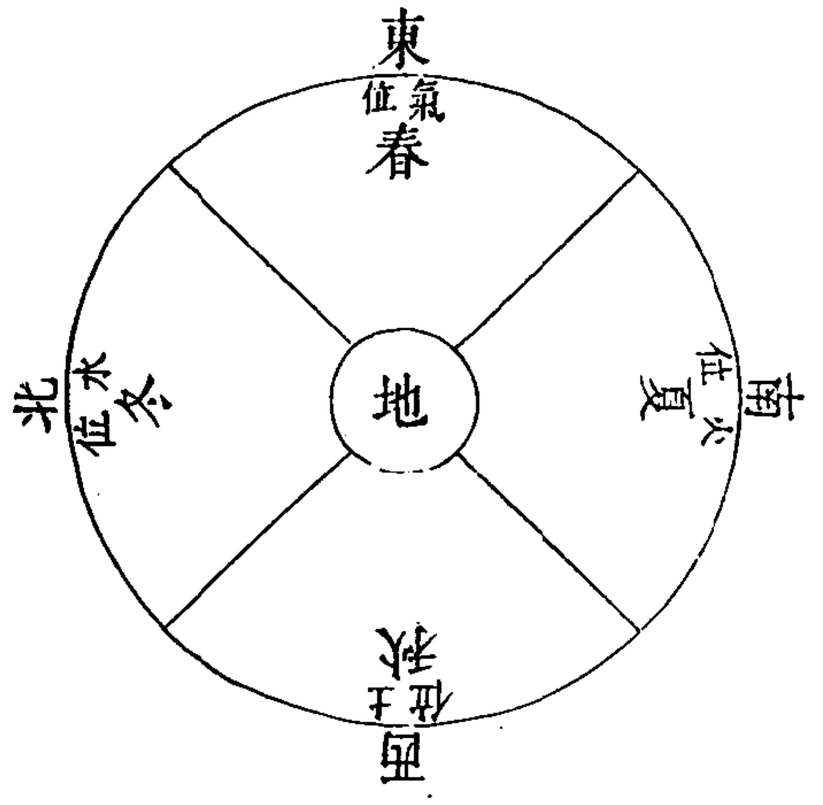

四行卽四象也氣自水生土因火出氣土水火是爲四行四行爲萬物之母而其每一行各有一專注之位氣位於東而其行也自東而西土位於西而其行也自西而東火位於南而其行也自南而北水位於北而其行也自北而南各自其本位而行至於瀰滿無隙之處則四氣互相攙入而滾爲一氣矣四者單行則萬物無自而生四者相攙則萬物於茲而化育焉說者曰南方爲火之正位北方爲水之正位無足異也



至於東方爲木之正位而東西方爲金之正位而茲乃曰土之正位在西其義何也曰木生於水金生於土當其四行之始分也木與金尚未有也其子未形其母實居於此氣者水中之眞陽上升者也氣雖不名爲水而其實爲水之精木之母也故其位分專住於東迨至於木之旣生而其子與母同宮矣金爲土子金未生而其母之正位專列於西迨至於金之旣生而其子亦與母同宮矣木之正位在東金之正位在西者其後天也氣之正位在東土之正位在西者先乎其先者也先後子母之義明而其位東位西之妙用愈尋而愈出矣

清源黑氏曰南北有定位東西無定位也南北以二極爲定位東西乃以天地爲定位也蓋天屬氣而爲東天爲東則地爲西矣嚮配木金子母精確可思

## 四時往復圖




未有四氣之先空中無四時也四時即四氣輪轉流行而成者也輪轉流行之中各於其某一氣所專盛之位而因各以其時專稱之也流行而至於東方所專盛之氣則其時爲春知春之所以爲春者融和若此則知氣之所以爲氣者其蘊含適如此也流行而至於南方所專盛之火則其時爲夏知夏之所以爲夏者炎盛若此則知火之所以爲火者其蘊含適如此也流行而至於西方所專盛之土則其時爲秋知秋之所以爲秋者收斂若此則知土之所以爲土者其既吐而納適如此也流行而至於北方所專盛之水則其時爲冬知冬之所以爲冬者堅凝若此則知水之所以爲水者其附土而藏適如此也蓋氣與火之流行以發越爲流行者也故其爲時也春與夏亦皆有發越之象土與水之流行以收藏爲流行者也故其爲時也秋與冬亦皆有收藏之義收藏之力既盡則發越之機又起發越之機起則東方所專盛之氣又於茲而復始矣此四時之所以往復也說者曰四時之序五行之所循環也茲乃謂四氣爲之而木與金不與焉則將置木金二行於何地乎且無木則火不生無金則水不生火不生則四時中之冬何以倏之夏何以突來水不生則四時中之冬何以倏有曰氣火水土其先天也木與金之母也木金二行其後天也四單行之子也假使無木則火不生則當木未生之先先天之火何來假使無金則水不生則當金未生之先先天之水何出

蓋先天之火水不生於木金而四行相聚實爲後天木金之母迨木既生而木之力亦能助火是則木能生火之說也迨金既生而金之力亦能助水是則金能生水之說也因木有助於火而以木補入於火之前曰木能生火因金有助於水而以金補入於水之前曰金能生水者蓋真宰化育之妙用而於四氣對待之中又以金木二行爲之周旋接引於其間以後天而補其先天之所未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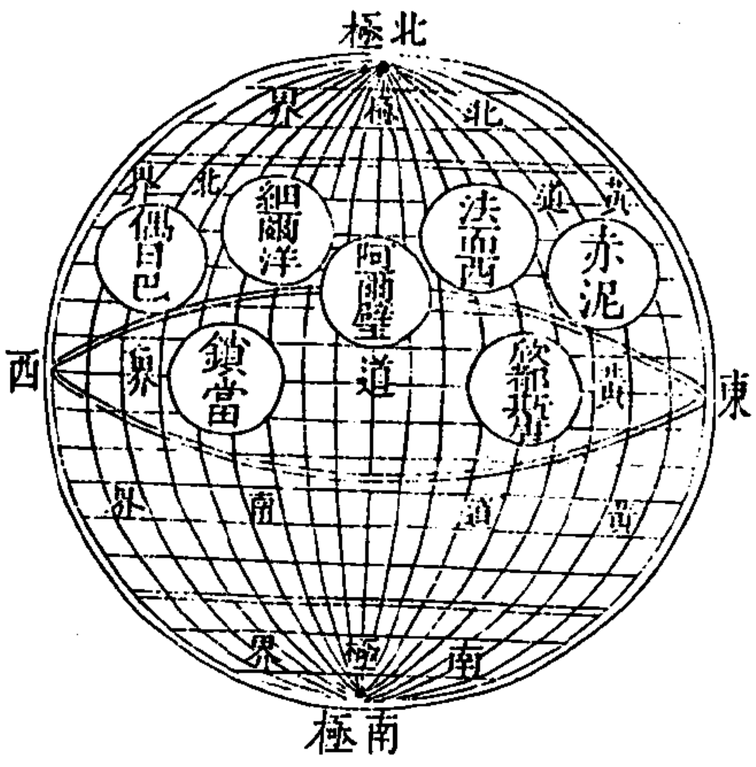


清源黑氏曰四時成於四行天屬氣爲尊爲首故四時先春也次火爲夏土爲秋水爲冬皆有自然之次第氣火上達故春夏則萬物生土水下達故秋冬則萬物息一生一息所以成造化而永生生也



地者土與水相附而成形者也其體渾圓而位於空中之中央周九萬里其深厚二萬八千六百里分形有七是爲七洲曰阿而璧曰法而西曰偶日巴曰赤泥曰細爾洋曰欣都斯唐曰鎖當七洲上應七政某一洲爲某一政之所專屬者則其地之人物性情即與其所屬之星情性相似而此一洲之祥災瑞應即關於此一星之映照阿而璧當七洲之首位人類肇生於此其地爲日所屬人之性情明正自強其物多寶產

## 七洲分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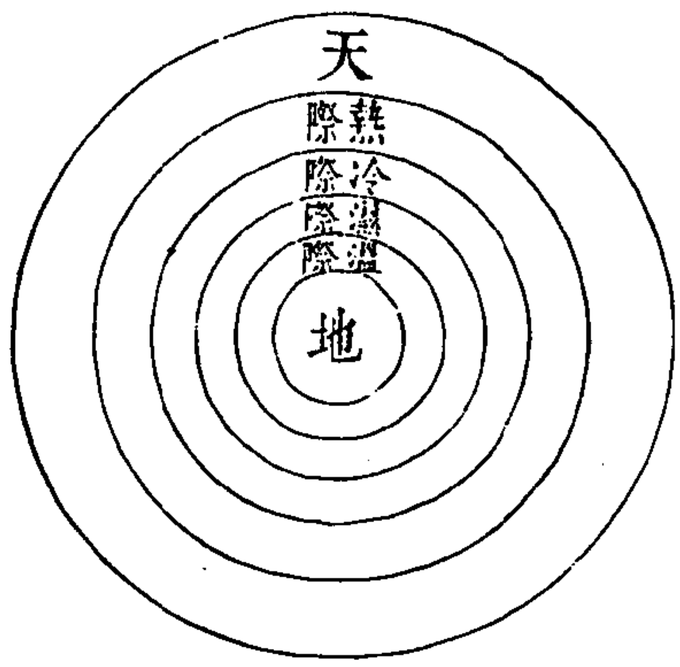
法爾西爲木星所屬其人壯偉能事其地多嘉
植赤泥爲月所屬其人志趨易移其地多濕濕
偶日巴爲火星所屬其人好辯喜爭其物多隱
毒欣都斯唐爲水星所屬其人聰明尚巧其物
多異狀細爾洋爲金星所屬其人秀美剛直物
佳麗而地多奇產鎖當爲土星所屬多鹵地草
木禽獸稀少其人鈍窒黑小善擔負天方人謂
此地爲奴役之國地七而其中有寒熱溫涼之
各異者以其上應黃道之度數各有遠近之不
同也合大地而總觀之自南至北分五大界一
黃道界其地甚熱以其當日輪之正照故也一
南極界一北極界此二界甚寒以其與日輪遠
故也一黃道南界一黃道北界此二界寒熱適
中以其與日輪不遠不近故也地氣寒熱溫涼
之故皆上界黃道爲之映照於其間也

清源黑氏曰三教與西洋地圖洲數互異難
以理白然天有七政地有七洲自然之數也
阿而壁居中位非故崇也以日午無影可證



空中自地至天有四際近於地者溫際上於溫
者濕際再上者冷際近天者熱際四際蓋本風
火水土四行之所結撰而有者也四際之氣每
自上而下以爲培育萬物之功從未有自下而
上者也溫際之氣不行於濕際冷際之氣不行
於熱際溫際屬土其氣和平濕際屬水其氣稍
涼冷際屬風其氣肅冽熱際屬火其氣炎熱四
際之氣皆萬物之所仰藉而因時各得以自正
其性命者也又曰四際者承天養地之膠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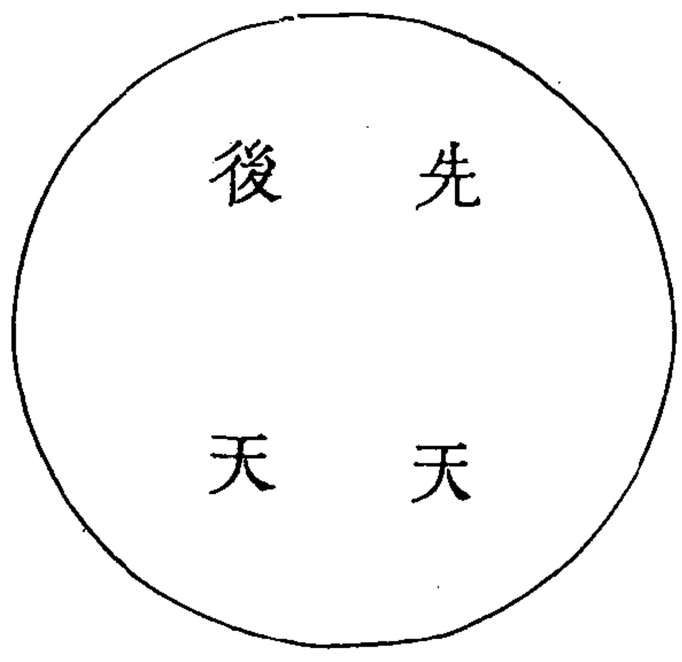
四際分空圖



如皮與肉之間苟無膈膜爲之接引則肉不能養皮而皮亦不能爲肉之衛矣至於地中積陽之氣有時而上升也有僅至於溫際者有過溫際而至於濕際者有過濕際而至於冷際至於熱際者其所升之高下不同故而爲塵爲霧爲雲爲雨爲雹爲沙爲流星爲彗孛有等等不一之形狀矣蓋地中積陽之氣乃日所冲射而入者其升而上之也有浮游而上者有奮激而上者其浮游而上者有悠然而上者有直射而上者其直射也又僅至溫際氣夾土者爲塵氣單上者爲霧其直射而上者爲雲雲深入於濕際則雨雲僅至於溫際則不雨其直射也悠然夾土而上者爲沙此氣不能盡至濕際體重故也其奮激而上者直入冷際冷則其氣凝凍爲雹其奮激而上者力甚勇如發矢擲彈則直入於熱際矣熱際乃火之本位也積陽之氣再遇火焚化爲火球而墜之即爲流星此氣當陽勝之日乃有故流星夏多於冬若積陽之氣烈甚直上之力更勇則能射入熱際之盡而近於天矣近天則此氣爲天氣所吸不得下墜與天隨行爲彗孛之類必待久而漸消漸散以至於無也

清源黑氏曰熱際屬火冷際屬風熱際當居冷際之下曰溫際屬水火同居則兩相耗而兩不生惟風間之則水得以常潤而火因以常熾矣觀四行方位火南水北而氣土間之亦是其意此足以見化物錯綜之妙

## 一貫洋溢圖




自分理分形而至於無所不有也觀理者必觀之於未有形色之先觀形者又必逐象求之而謂是皆後天陰陽二氣之所積也夫觀之於先後天而又何先天後天之可分也乎此一貫之所以洋溢彌綸於無盡也歟彌綸無盡則優優而不竭者自生生而不已也生生而不已者一之屬意於萬物也而非屬意於萬物也非萬物無以爲養人之資屬意於萬物者屬意於人也

清源黑氏曰橫貫豎貫總莫越乎一真一執一也貫含萬也自其萬有未有之先一貫已立自其萬有既形之後一貫恒然究其實只一真宰也一貫文贅

考城梁曰源　金隨三　仝校

天方性理圖傳卷二終

緊言

第三卷歷敘小世界所以顯著之由小世界有有形之顯著有無形之顯著觀于有形之顯著可以知造物自然之妙觀於無形之顯著可以知天人一致之精小世界之形後於天地小於天地小世界之理先於兩間廣於兩間葢因大世界有邊際小世界無邊際大世界之理有起滅小世界之理有起無滅故也然亦未嘗非無起無滅



天方性理圖傳卷三

目錄

人生元始圖說
胚胎初化圖說
四本分著圖說
表裏分形圖說
內外體竅圖說
靈活顯用圖說
堅定顯著圖說
發育顯著圖說
知覺顯著圖說
氣性顯著圖說
本性顯著圖說
繼性顯著圖說

## 人生元始圖




天地大世界也人身小世界也大世界未有之先先有六品無形之理後有六品有形之象小世界之有也先有六品有形之象後有六品無形而後有形者由理而達於氣也小世界先有形而後無形者由氣而還於理也其有形者起於一點乃先天性理所餘而成其爲溟渣者也天下萬世人生之根種也自阿丹秉四行之精萃結聚成身而此一點卽寓之於其身及阿丹生子蔭孫而此一點流派於千萬無算之身夫千萬無算之身必有千萬無算之一點而此千萬無算之一點又非自阿丹之一點變化繁衍以出者也緣夫先天性理之世凡有一性卽稟有此一點但自阿丹之身成而此千萬無算之一點莫不隨入於阿丹之身而藏寓之其爲物也妙無可窺超於色象聲臭之表當其寄藏於阿丹之身而渾爲一本也雖包藏萬世之身而不覺其多及其流派子孫而各爲一本也而亦不覺其少其殆繼先天而爲至妙之物者乎人之有心也身也身之有表裏體竅也知覺性情也動作云爲也窮通壽夭也皆莫不裕乎其中而妙之也及其流行昭著亦分爲六品一元始品卽此種子也二孳生品始結胎也三變化品四本成也四成形品表裏分也五定質品體竅全也六呈露品靈活現也小世界有形之六品蓋不減於大世界有形之六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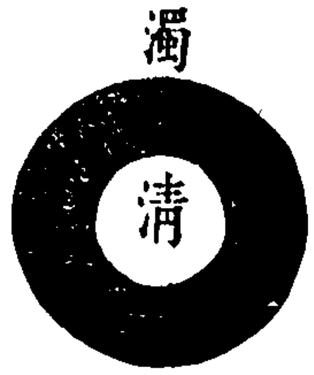
清源黑氏曰種子卽實有也小世界之種子

即大世界之元氣先天之理各抱一氣即猶後天之氣各抱一理所謂由氣而還於理者俾其理發明無不盡透也此人所以爲人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取伊何觀理者當於此卷留意焉



此即一點入於母腹而初化之象也是爲孳生品當其未入母腹之先存於父脊清妙無象迨既離本位而入於子宮無象者有象矣象益得乎父母交感之氣而成父之陽動而生水水挾陽氣而授之於母母之陰動而生火火挾陰氣而納此一點於子宮陰陽交而水火聚故一也而遂化爲兩清內藏濁外護清者屬陽即本父之陽爲母之陰裹而化者也濁者屬陰即本父之水爲母之火熾而化者也說者曰清既屬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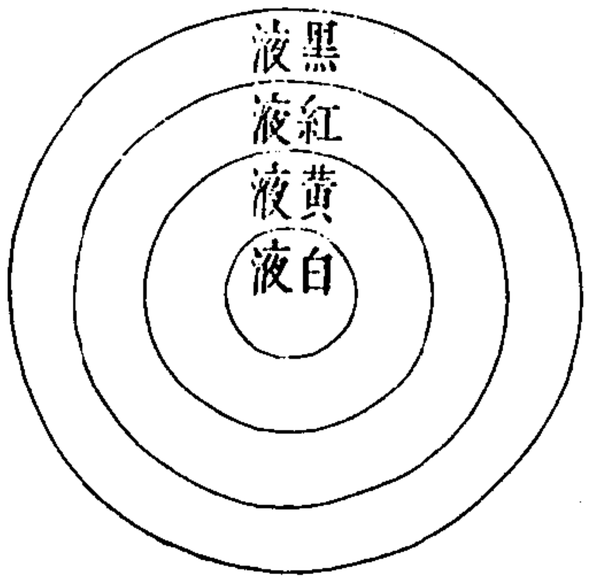
胚胎初化圖



理當外發而茲乃內斂濁既屬陰理當內斂而茲乃外發何也曰小世界之化生與大世界之化生品數無增無減但其內外分形實相反也大世界之分形以發越於外者爲大爲上故其陽者發於外陽發於外其陰自斂於內矣小世界之分形以藏寓於內者爲大爲上故其清者藏於內清藏於內其濁自闔於外矣其所以分形相反之故正足以見造化之奇而小世界之爲物較大世界爲愈精愈微也蓋大世界自無形而化至有形其勢皆自內至外者也自內至外則其義盡於其外矣小世界自有形而化至無形其勢皆自外至內者也自外至內則其內之所關合者微矣如人之一身心居至內身之所不能通者心能通之心通無形之位即猶阿而實通理世之位也故小世界以藏寓於內者爲大爲上也又曰人心如天人身如地如天者上如地者下由身而至於心爲升由心而至於身爲降此分形相反之妙足以見造化之奇而天人之際其授受也微矣

清源黑氏曰人一念之動而有小世界即猶真宰一念之動而有大世界也然真宰之動動於無所不知人之動動於所不及覺不及覺者仍真宰之自爲動也非真宰無以爲人也分形相反之理甚妙

## 四本分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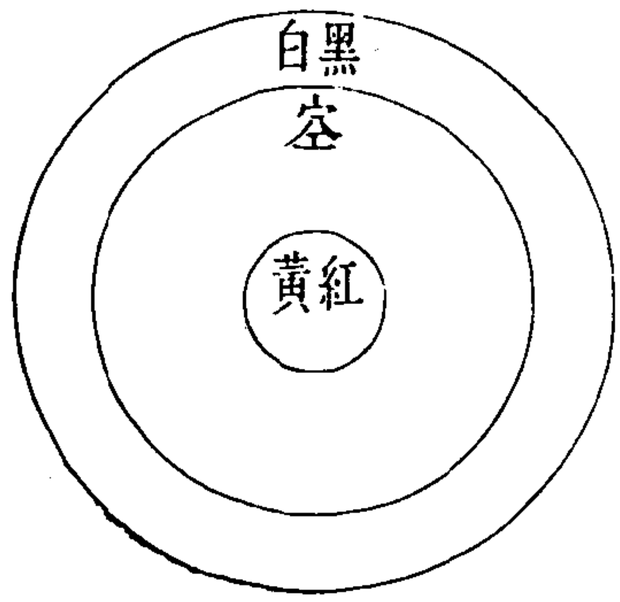

此胚胎一月之象也其自父脊而移入於子宮者清與濁得子宮之溫養而兩半者分爲四層是爲變化品夫自一點而分清濁蓋亦猶元氣之判而爲兩儀也本清濁而化爲四層亦猶兩儀之分而爲四象也最外一層者色黑屬土其近於黑者色紅屬風近於紅者色黃屬火其居於最中者色白屬水白者清之至也黃則其清中之稍濁者也黑者濁之至也紅則其濁中之稍清者也四者爲人身血肉精氣之本四本不



外清濁二者而其所以分者分之以其色也色之所以分而爲四者分於子宮陰火之所熾也其居外而最與火近者故其色黑其二層稍與火相格故其色紅其稍近於內而僅得火之氣者故其色黃其居於最中而與火相遠者故其色白四色分而風火水土四行因其色之所成而各有屬焉一曰清者之爲色本白濁者之爲色本紅蓋清本陽水之所化陽水色白濁本陰火之所化陰火色紅紅白既判復爲子宮陰火所溫養則紅之外變而爲黑白之外變而爲黃此又四本分而爲四色之說也

清源黑氏曰予閱西洋書亦有四液之說但未見其言理茲溯四液之所本而備晰其所以然足見天方之學以理勝也

## 表裏分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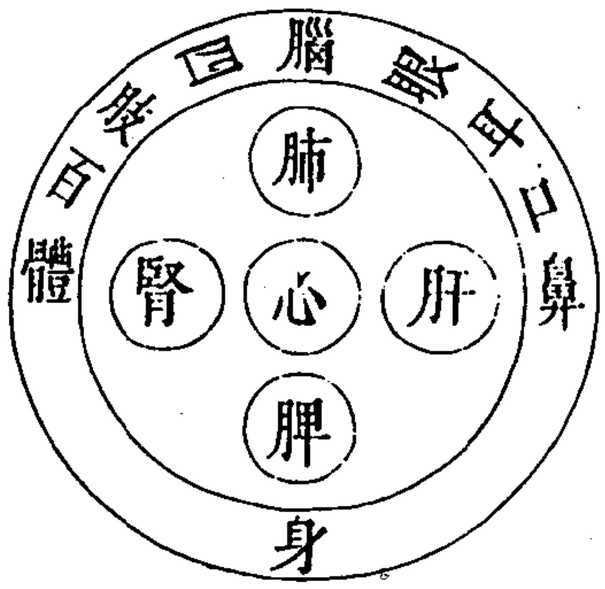

此胚胎二月之象也當此之際其白黃紅黑四者得子宮溫養之氣較前爲久久則風火水土四行之本性飛揚發動離四色初成之層次而各歸於四行之本位風歸風位則升而至於其裏小世界以內爲上故其至內者爲至上風升而歸於其最內者乃歸於其最上也火歸火位則升而至於風之次其位亦內也風火居內則水不能內存其勢不得不降而就下以與土相附矣就於其表也風火內升其形爲心



水土外降其形爲身心者天也身者地也表裏形分則小世界之天地定位矣火與風相合而爲心水與土相附而爲身其中空焉亦猶天位於上地位於下而中空之義也是爲成形品

清源黑氏曰氣火升而爲心水土降而爲身表裡既判中留空隙四元交互化育始蕃是心天身地理明事順何人以首天足地爲美談也

內外體竅圖






此胚胎三月之象也二月之胎先是表裏分形至此則表裏各有變化矣其表之屬土者化爲周身之肉屬水者流爲脉絡之路其裏之屬氣者化爲心之質屬火者發爲靈明之孔而對峙於心之左右心身既成而即於心身之間結聚四藏以爲四行專住之位四藏既成而六府亦次第皆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體悉皆分著是爲定質品也夫一身之體竅皆藏府之所關合而其最有關合於周身之體竅者惟腦蓋藏府之所關合者也腦者心之靈氣與身之精氣相爲締結而化焉者也其爲用也納有形於無形通無形於有形是爲百脉之總原而百體之知覺運動皆賴焉何謂納有形於無形凡目之所曾視耳之所曾聽心之所曾知腦皆收納之而含藏於其內是其所爲能納也何謂通無形於有形蓋腦之中寓有總覺之德也其筋絡自腦而通至於目則目得其總覺之力而能視其筋絡通至



於耳則耳得其總覺之力而能聽其筋絡通至於口鼻則口鼻得其總覺之力而口知味鼻知臭故肝開竅於目而其目之所以能視者腦之力也腎開竅於耳而其耳之所以能聽者腦之力也脾開竅於口肺開竅於鼻而其口之所以知味鼻之所以知臭者腦之力也其筋絡自腦而通至於周身則通身得其總覺之力而手能持足能行百體皆知痛癢即心爲靈明之府而亦不能不有資於腦腦得其養而心之靈明加

倍腦失其養而心之志氣亦昏是之謂通無形於有形也又曰心爲宰腦爲堂凡宰之所籌畫者未有不於其堂而顯露者也腦蓋承心之所施而施之於百竅也體竅全而人之形成矣自此以後其爲滋養者有二根焉外根曰臍內根曰膽能引母之氣血入胃以取其滋養膽能於氣血之所引入者分別美惡而但用其美者收其毒者此二根者又內外體竅之所由以得其滋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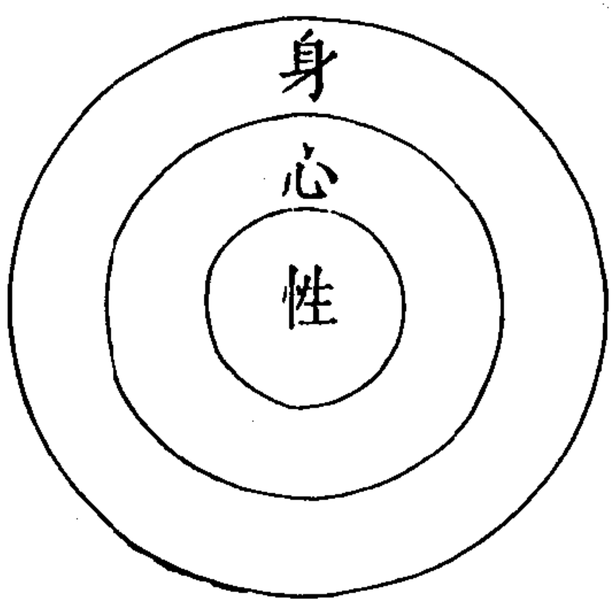


清源黑氏曰表裡體竅早已具於種子此特以時發現也通身表裡皆關係乎腦則治人者當先知治腦故天方醫有腦科諸家不知也

此體竅既全以後之象也體竅既全靈活生焉靈活者人之所以爲人之性也其性一本而該含六品一繼性二人性三氣性四活性五長性六堅定堅定不名爲性以其同於金石之性無生發故也繼性者繼眞宰之本然而有者也眞宰之性無有開其先者但有繼其後者此性則因眞宰之本然以爲本然故曰繼也此性即眞宰之首顯而以爲萬性之本元者也人性者人於先天而各得其所分與之性也此性不遠於



## 靈活顯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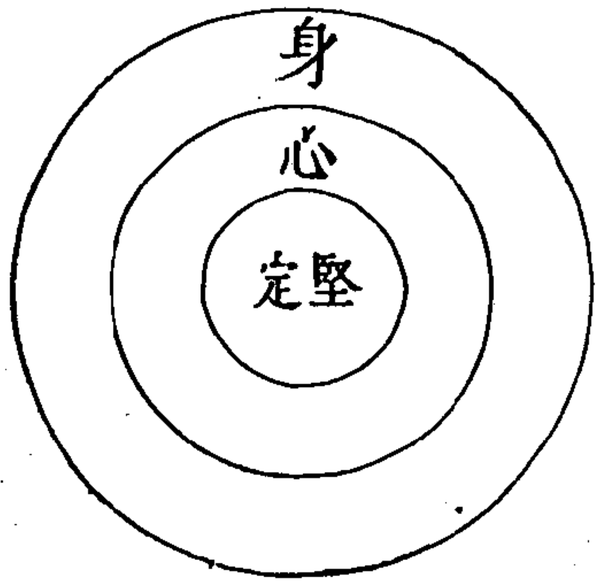


繼性而但因其先天之有分則其名與義遂不覺其微有所別矣是謂本性氣性者人所稟於後天氣質之性也是謂愛惡性活性者附於軀體而以爲知覺運動者也是謂食色性長性者即所以生長軀體自小而大者也是謂發育性堅定者即所以堅整軀體而不使其解散者也雖不名性亦性也一本而該含六品是誠分之無可得而分合之而又確有此自然不同之妙義也此其所以爲靈活也人之身自一點分形而漸至於靈活顯用是爲小世界自有形而化至無形也靈活者無形中之有形有形中之無形是自天之人由人合天之一大機局也無形者附而其人之所以爲人者全矣無形者復而其人之所以合天者至矣是爲呈露品也

清源黑氏曰無形至有形有形動而無形靜有形至無形有形靜而無形動非至此始靈活乃靈活至此顯也靈活即一念之動也



## 堅定顯著圖




此靈活顯用之初品也靈活之爲物也一本而該含六品自繼性人性而及於氣性活性長性堅定者由精而及於其粗也其顯也堅定先顯而次及於長性活性氣性又次及於人性繼性者由粗而及於其精也由粗而及於其精者仍然從有形而化至無形之義也小世界之所以成其爲小世界者次第然也夫是以先顯其所爲堅定也堅定者金石之性也生發非其所職而堅定則確能絲毫不易堅定顯則臟腑之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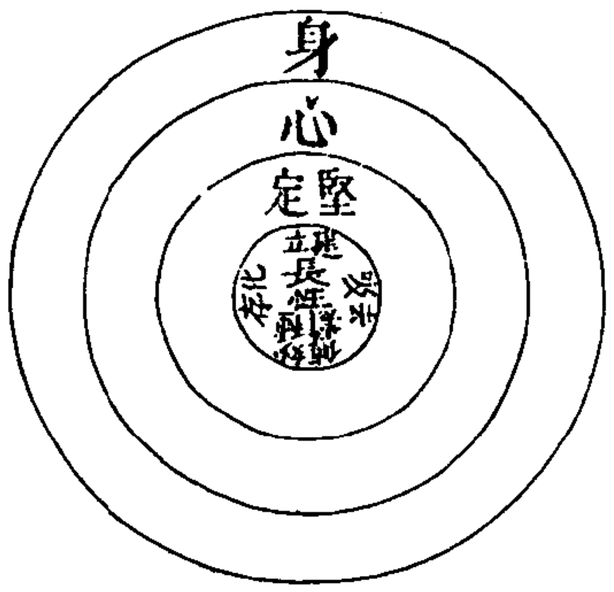
繫各就本位而不至於搖動氣血之流通各歸經絡而不至於旁溢通體堅整連束而不得解散者皆此堅定之力爲之也小世界得力於堅定之性也大世界得此亦猶大世界得力於堅定之性也大世界得此堅定之力則九天七地終古不易其位日星河嶽終古不改其常造物之所以綱維天地者綱維之以此也小世界得此堅定之力則其通體安整而不易其位亦猶大世界終古不改其常



堅定之性又即造物綱維小世界之本領也造物之全能盡付與人身而此則其顯用之先見者也

清源黑氏曰胚胎五月筋骨強硬若金石之韞鑛內故曰金性顯也無形化有形止於金石有形化無形始於金石其堅也不惟剛堅而柔亦堅其定也不惟靜定而動亦定

## 發育顯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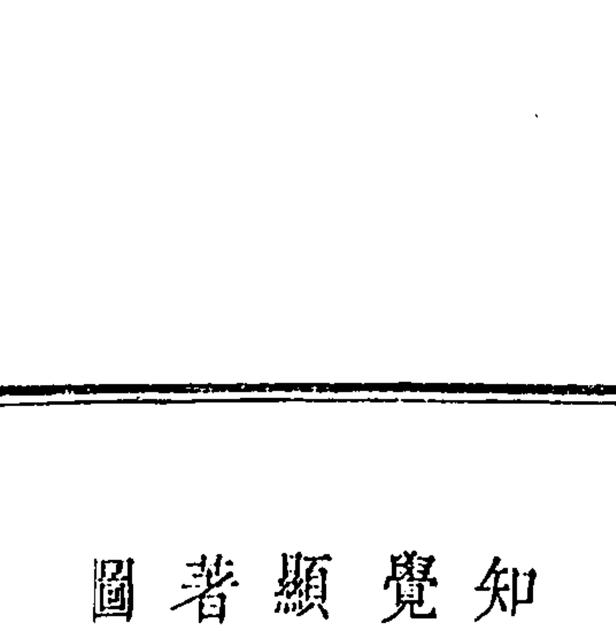



也草木之性也草木之性亦無所不包而生長則其所專職也長性未顯之時胎之吸引不得自由其受養於母也不過聽其母之精力之所及者而因之以得其養至此既顯之時則氣力強勝吸引可以自由其取資於母也無論母之精力及與不及而於不知其然而然知奪其母之精力以自養矣得其養則長矣長性之爲物有吸力有化力有存力有去力能吸則有所取

以爲養育之因能化則其所吸者熟而變化出焉能存則於其所化之精微者悉收之以散布於臟腑肢體之間能去則於其精微之所遺剩者悉皆除去之而不留也此四力者長性所含之妙本也迨夫發育成人之後又於四力渾聚之中顯露其本有之二力焉一妙種力一傳像力蓋於孳生之時而乃及時顯露者也妙種者飲食未化爲氣血之先此力即掇其最精之分培養元脉而妙乎其所以爲種也傳像者種子將欲稼胎之時此力即以其本體具有之形狀性情悉印授於其中而以爲傳類之用也長性之位在肝蓋其性既能長發而又借肝臟之火以助其力則長發又倍覺其易也大世界得此長性之力而成象者其象不衰成形者其形日盛小世界生長之性殆即大世界生長之性也

清源黑氏曰胚胎六月而毛髮生肢體條暢若草木萌蘖浥露迎陽自由生化矣然既曰發育何後此又有天札之不齊曰所禀之氣有厚薄故所生之形有修短此半由先天也外感四氣內戕萬欲此半由後天也若推其本然之性則種無有不芽者矣

知覺顯著圖




長性既顯活性著焉前此無知覺而此際則有知覺矣前此無運動而此際則有運動矣知覺運動起於此際而其性即以爲終身食色之根知覺之爲物也其用十五寓於外五寓於內寓於外者視聽嗜臭觸也寄之於耳目口鼻肢體寓於內者曰總覺曰想曰慮曰斷曰記其位總不離於腦總覺者總統內外一切知覺而百體皆資之以覺者也其位寓於腦前想者於其已得之故而追想之以應總覺之用也其位次於總覺之後慮者即其所想而審度其是非可否也其位寓於腦中斷者靈明果決而直斷其所慮之宜然者也其位次於慮後記者於凡內外之一切所見所聞所知所覺者而含藏之不失也其位寓於腦後運動者因其知覺之所至而運動以應之運之於臟腑之間者氣之事也動之於四肢百骸者氣與血兼行之事也有督力焉有役力焉督寓於心所以起運動者也役寓於身所以應督而成其運動者也活性萬物皆具然有有知覺者有無知覺者有運動者有不運動者非其性之或全或不全也自其外而觀之若似無知覺者若似不運動者而其實未嘗無知覺運動也但其爲知覺也知覺於人所不及見其爲運動也運動於人所不及窺焉耳如金石之爲物也人以爲無知覺運動然鎔之則化叩之則鳴此非其所爲知覺乎生於山流於水生於鑛底見於鑛面此非其所爲運動乎金石且然而況靈於金石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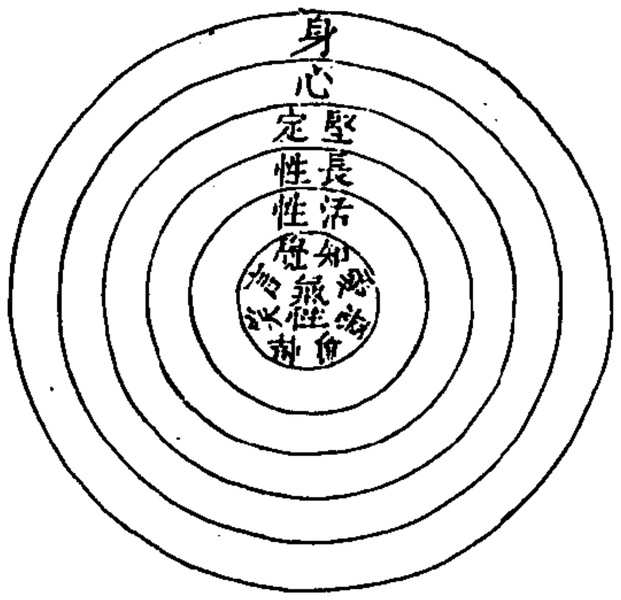
清源黑氏曰胚胎七月而生全知覺一繭運動即見躍躍欲産矣然更俟一二月而産者何也余質之一齋曰人在母腹中得七政照養初月土星照二月木星照三月火星照四月太陽五月金星六月水星七月太陰七政照遍胎熟而産焉其更俟一二月者必其七政氣力衰弱照養未熟須再加月中有一二政氣力衰弱照養未熟須再加閏照耳閏土者不育閏木者生閏火者達閏太陽者貴顯金與水月爲三陰不閏故越十月者鮮



堅定長活三品顯於未離母腹之時迨出母腹四十日氣性顯焉氣性顯則知愛惡愛惡二者淺觀之不過七情六欲之總稱擴充之實爲出凡作聖之本領當此出離母腹之初其爲愛爲惡未甚分明而約畧見端者見之於天然啼笑之中故天然之啼笑愛惡之所見端氣性之所先顯者也人爲萬物之靈具此能愛能惡之機迨其後擴而充之因所愛以力行其所當愛之事因所惡以力去其所當惡之事皆此氣此力



## 氣性顯著圖



爲之而以故其人日進於聖賢也氣性雖屬後天而其所關於人者如此先賢葉子德曰氣性者順承本性之用而以爲用者也氣性之所能爲者皆本性之所欲爲者也本性所有之知能盡付之於氣性而發現之也氣性本於氣質氣質又本風火水土四行而成人之所得於四行者不均則氣性不能和平而其本性之顯也亦不全矣又曰氣性之名有四而分屬於四行一曰安定性屬風二曰常惺性屬水三曰悔悟性屬火四曰自任性屬土四性通用者中人也專以風水性用者中人以上者也用火土則中人以下者也或曰風不定者也安定性何以屬風曰風之爲物也充滿於上下四方之間無盈無絀似不安而實安似不定而實定故安定性屬風專以安定性用者同於本性以爲用者也聖人之流亞也其次以常惺性用者也賢哲之流亞也其次以悔悟性用者也下此被服絶不相同皆由於氣性別之也人之初生不過一活物耳音聲同其鳴啞乳哺類乎羔犢若乖初蟄茫無所知迨至氣性一顯則愛惡言笑與物分焉物無言笑也不同愛惡也

本性顯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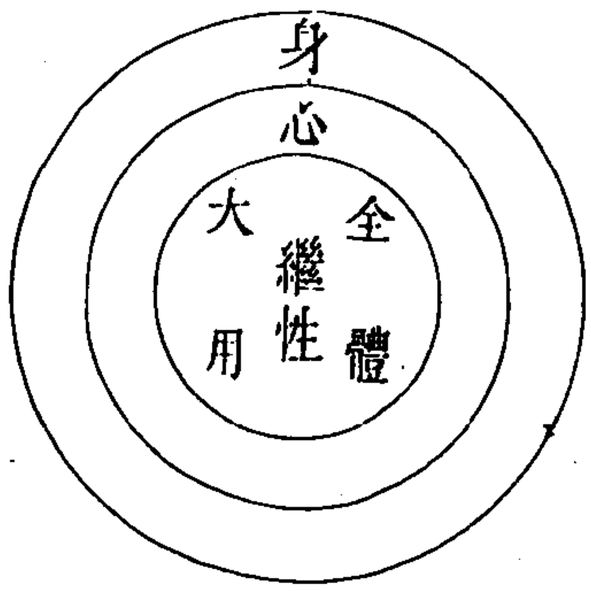





本性者本乎先天之所分與而無美不備者也其性與後天氣性活性長性堅定之性相渾爲一但其顯也有先後之分後天四品以次而先顯此一品顯於其最後本性與繼性與真宰之本然有次第而無彼此由真宰之本然而有繼性由繼性之分與而有本性是其所爲次第也而其實本性之知能不異於繼性之知能不異於真宰本然之知能所謂有次第而無彼此也本性之內萬理具足萬事不遺萬物皆備其體量如此其廣大也其光之所遍無不貫徹而於無不貫徹之中舍有一種清妙之智統攝活性所有一切之知覺舍有一種清妙之欲統攝氣性所有一切之愛惡是謂二力二力者專於後天表世發現其本領又於無不貫徹之中顯有一種天然返照絕意後天而直見夫本性從出之所顯有一種天然趨向因明於照而直趨夫真宰本然之真是謂二德二德者專於先天本始發現其本領二德必待其人修明之既至而後顯也人人具有此性即人人具有此德具有此力具有此無不貫徹之光但其顯有全與不全耳查密氏曰人性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其有所不盡其用者人之不盡其用耳非其知能有全與不全也查密之說蓋深有見於人之本性即真宰首顯之繼性而亦即真宰之本然也夫清源黑氏曰氣性以別情形本性以別義理義理之別人之所以貴乎萬物靈於萬物者也前此四品顯以時際此品之顯惟視氣稟

清濁均偏以見遲早虧全耳氣性不顯無以爲人名本性不顯無以爲人實絶意後天趨先天此本性之能事也

## 繼性顯著圖




繼性者真宰首顯之元性也古今人物之性命莫不從此而印析之所謂千古群命之一總命也真宰之起化也從此境起萬化之歸真也從此境歸此一性者起始歸宿之一大都會也其爲性也周徧普世無去無來天地人物所公共者也本性者人所各具之性也各具者顯則公共者亦顯本性與繼性原非二也本性未分之先祇此繼性而無本性繼性分與之後名爲本性而不名繼性本性未顯之時公共之繼性何

嘗不曰顯於天地之間而但其顯也無與於我本性既顯之時則顯與顯合而兩顯成爲一顯矣猶光與光合而無可分其爲此之光彼之光也猶水與水合而無可分其爲此之水彼之水也兩光成爲一光兩水成爲一水是則兩顯成爲一顯之義也各具之顯歸入於公共之顯則公共之顯遂若獨顯於我而繼性遂得爲我之繼性矣此繼性之所以顯著也顯則繼性之本體即我之本體而何況於知能何況於作用顯則我之本體忘其爲繼性之本體而又何屑屑於知能何屑屑於作用則我之命即千古群命之一總命也我之景況即起始歸宿之一大都會也而眞宰與我豈不成其爲異名同實者哉夫人身一小世界也其最後之所顯者乃起化之最先者也大世界由無形而顯至有形者先其所先而後其所後也眞宰爲之主持於其間也天地萬物不得而自由也小世界由有形而顯至無形者先其所先而後其所後也眞宰爲之主持於其間也人亦不得而自由也後其所先而又且顯至於先之無可先者眞宰不得主持於其間也不得主持於其間者自由者也自由非眞宰不能也

清源黑氏曰眞理如印繼性如跡跡後於印故謂之繼人具本性之知能兼善賢知欽聖列聖大聖各因其所賦之知能而顯然皆有區別若繼性顯著則原始返終全體渾化斯稱人極也諸家言盡性天方言顯性一義耳顯之透即盡之精但鮮見其能盡耳

天方性理圖傳卷三終

考城梁曰源金隨三校

目錄

心性會合圖說
心品藏德圖說
升降來復圖說
人極大全圖說
本然流行圖說
聖功實踐圖說
聖賢智愚圖說
障礙層次圖說
疑信累德圖說
順逆分支圖說
修進功程圖說
全體歸眞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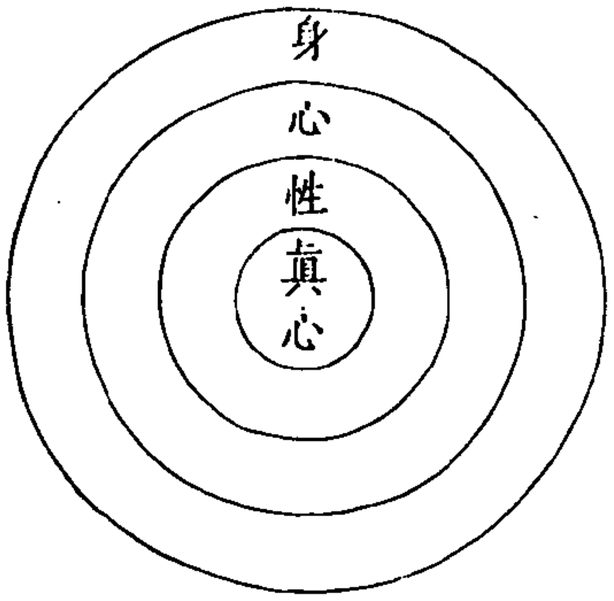





槩言

第四卷乃發明第三卷未盡之意人極之超妙也有頓有漸聖凡之分科也有天有人知其頓不知其漸則其頓不可以爲法蓋頓超者一二人之路漸入者千百人之路也安於凡不希於聖則無論天事人事皆自棄之矣蓋知耻則勇恒可作聖不勇不恒欲其超三界而入無上也難矣況已不勇恒而復妄議人之勇且恒者乎自棄而又自棄者也

心性會合圖




性理未分之先秖此一心心也者無方所者也性理既分之後不名心而名性性自理世而趨象世之時無形無體而寓於心心之妙體空寂無外而身內所有之心心之位也性之所寓也心之妙體爲性之先天心之方寸爲性之寄屬方寸其後天也先天之心爲性所分析之源方寸之位爲性所顯露之助何也方寸雖屬後天而其所具之才智實足以知性實足以見性性之虛妙無所不有但妙而不能自爲顯發也必



得心之才智足以發之而其性乃有所借資而顯性譬則火也心譬則煤也煤無火則不熾火無煤又何以着乎約而言之先天之理必有借於後天之心亦必有借於後天之氣有後天之氣而其理乃行後天心而其理乃燭有後天之氣而其理乃行後天之心何以有燭理之能蓋胚胎當體竅初分之時已先有所爲屬火者發爲靈明之孔而對峙於心之左右靈明之孔卽才智之根而燭理之能已蚤伏於此矣後天之氣何以有盡性之能蓋氣性者順承本性之用而以爲用者也駕本性之馬也心之才智足以知之氣之本量足以行之而性之始終條理庶乎其有統會之機矣此先天之所以必有借於後天也雖然謂先天之性全無所以自用其力則又不可蓋心與性互相爲用而先後天各以其本領照映於其間也以方寸所有之才智與本性中所含清妙之智會合而其爲知也益力以方寸所有之才智會合本性中所顯天然之返照而其察理也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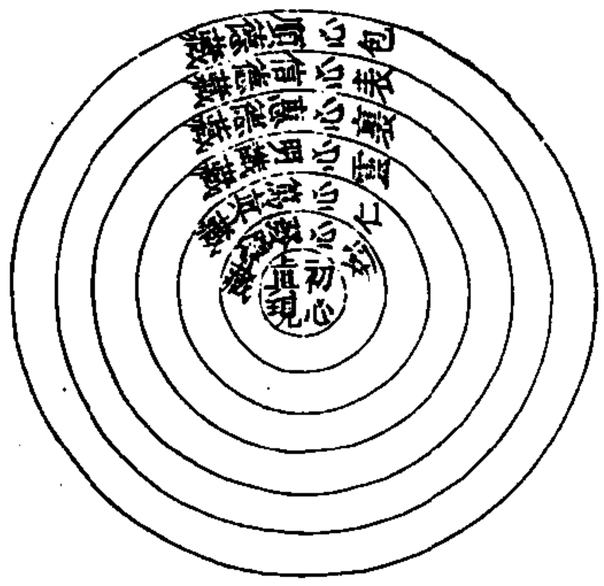
真是知方寸所寓之性亦非全無以自用其力也借方寸之位以爲寓因方寸之明以爲用迨至心之才力既盡而六品性體統會於一則方寸之位無所用之而依然成其爲妙體之心而不落於方所也然後謂心卽性也可謂性卽心也可

清源黑氏曰無形之心爲先天性所從出有形之心爲後天性所從入心性爲名種果一義耳心者性之郛郭與心無所住皆落一邊在

形色之心本一物也而其品有七每一品有一品之德德者心之所得以爲才智者也每一德有一德之作用亦猶天有七政而每一政各有專司也最外一品爲順德藏順則不逆然亦有時反順而爲逆者則以所藏之位處於最外也外當氣血流行之衝而德易受其所侵故順者亦有時而爲逆也其二品爲信德藏信則不搖然亦有時搖動而不信者蓋因順德受累於氣血之衝反順爲逆震動於隣而信德因之以搖



## 心品藏德圖



也其三品爲惠德藏惠則不刻然亦有時反惠而爲刻者蓋亦因順信二德之變而此德因之以變也三德所藏之位或於心之包或於心之表或於心之裏大約皆落於形色之分際故易爲氣血所侵而皆至於有變也後此四德所藏之位不於其表不於其裏雖不離於形色之方寸而却不落於形色之分際非氣血之所得而侵蔽也故不至於有變後此之四德發明而前此之三德亦因之以守其常矣其四品爲明識藏此一德顯則燭理明透而其他知見皆不得而眩惑之蓋心之有此一品猶天之有日也日光能掩諸光而非諸光之所可得而掩者也其五品爲篤真藏此一德顯則趨向本來無所牽亦無所障蓋心之此品猶火也火性炎上而直趨於內者也趨於內則自遠於外矣其六品爲發隱藏凡先後天一切所有之理至深至隱而不可以思議者皆藏積於此一品之中蓋理自無邊無際而來至於此曰發心自能悅能研而至於一無所隔亦曰發發者現之漸也其七品爲真現藏真之體用大而無外亦復小而無內自有心而真即藏寓於此一品之中但功力未加才智未盡則藏者終藏而其現無由迨才智盡矣功力至矣由明識而至於篤真而至於發隱矣則真宰之全體大用畢現於此矣現則方寸之跡泯而無方無所之妙無分於彼此矣

清源黑氏曰七品合七政理數昭然視其人功夫何境即知其心開幾層人焉庸哉明識爲曰智者之品也曰無不明故智者不惑其能不變者知止矣

## 升降來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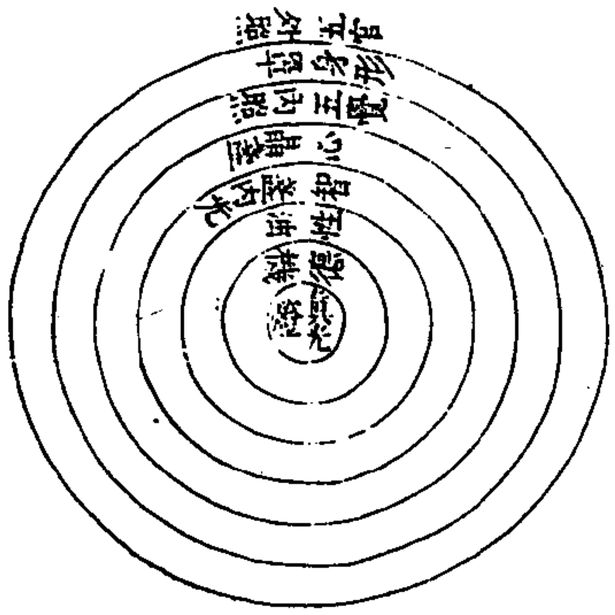

宇宙間千頭萬緒之理至無盡也然不過一眞宰之自爲升降來復而已矣降於種升於果來於最下復於最上大世界之爲小世界之爲來爲復而小世界之爲來爲復妙於大世界之爲降爲升則以大世界之由降而升也其升盡於有形小世界之自來而復也其復盡於無形無形較有形爲至精也於穆之初未降未來名曰主宰人事之盡既升既復名之曰心先天之化自一理流行而有繼性靈性活性長性鑛性四行之性遞降而至於元氣止焉此眞宰之本升而自爲降也大世界之降也基之於此小世界之來也亦基之於此後天之化自元氣分著而有土水火風金石草木鳥獸漸次發明而至於人止焉此大世界之由降而爲升也而實眞宰之由降而自爲升也所謂降於種而升於果也後天之果即先天之種也小世界之來也來於大世界自升而降之同時而其復也復於大世界由降而升之既畢復於其最後者復於其最精也後天之來來於一點由一點而有身形由身形而有堅定生長知覺靈悟遞進而至於首顯之繼性止焉此小世界之自來而大世界之立爲復也復至於眞宰本然之地而大世界之義生者升也於其中也如大荒中之一沙來於最下復於最上所謂無形之復較有形之復爲至精也爾撒聖人云人不再生不能獲天地之義生者升以成其再者二次之謂也一次隨大世界之升以盡其理是之謂再生象一次從小世界之升以盡其理是之謂再生

也兩升既全而大造之底蘊盡於此矣經云兩弧界合或復至近兩弧者來降爲一弧復升爲一弧升降既全則兩弧界合矣或復至近者趋越名相之界立無何有之鄉全體渾化汎合本然此至聖獨踐之境也

清源黑氏曰大化源流小世始終聖凡修證之次第人禽辨別之幾微由天之人自人至天之途逕升降一圖備盡之矣學者欲識造詣之所至觀升降圖可無謾焉



## 人極大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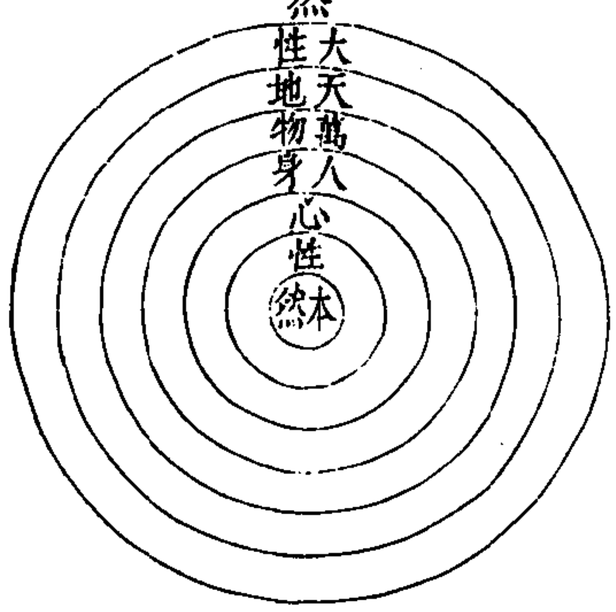


極之爲言至也謂人之所以爲人之妙至極而無以復加也妙之外更有妙於此者人亦不可以言妙妙亦不可以言極也妙之外更無有妙於此者人之妙乃爲至極而無以復加也五官也身體也五覺也心也智也性也德也妙之具也而若眞光未至則但有其妙之具而猶非所以極乎其妙也眞光者極乎其妙者也極乎其妙者至則妙者妙而妙之具總成其爲無所不妙而已矣眞光猶燈也燈非機油盞罩則燈無

附着之地機油盞罩燈所須之具也機油盞罩無所不備而燈未附着則機油盞罩不過僅成其爲燈之具而已有燈之具而無燈則其具猶廢器也若有其具矣燈亦附着之矣而燈不盡乎其所以爲燈之妙非燈之不妙也燈之具未盡乎其所以爲具之妙而以故燈亦不能盡乎其妙也有晶盞矣而晶盞未瑩潔也有油矣而油未澄清也有機矣而機未端正也有罩矣而罩未透亮也燈之具未盡乎其妙而以故燈亦不盡乎其妙也夫是以內照不朗外照不徹盞內之光亦不盡乎其光之盛也而又何以望其能照物於遠也機油盞罩各盡其妙而又附着以燈則燈豈有不燭物於遠者乎晶盞之妙在於瑩潔油之妙在於澄清機之妙在於端正罩之妙在於透亮燈之具無所不妙而其燈之妙更妙於前此百倍矣人之有五官也身體也五覺也心也智也性也德也皆妙之具也猶之乎機油盞罩也燈之機油盞罩不盡其妙則燈亦不盡乎其妙人之機油盞罩不盡其妙則真光之燈亦不顯於其妙之人在極其瑩潔身猶燈之罩也妙在極其無染性猶燈之油也妙在極其清澄德猶燈之機也妙在極其發現身心性德無所不妙而真光之妙豈有不妙之於此者乎真光之妙至而內照外照夫豈有一物之遺焉者乎妙至於此而乃以爲極乎其妙之至也至極而無以復加也此人極之大全也

清源黑氏曰燈光燈具乃忠佞正邪之大分也人徒餙美其具而不知盛耀其光何以稱極何以稱全抑自失其光而以具之清亮爲光又何以爲燈何以爲照嗟乎世間燈具之多也

本然流行圖




自有天地物我以來幻境多矣然而莫非本然之流行也或自至外而流行於至內或自至內而流行於至外自至外而流行於至內者專屬造化之事此自然而然之流行也夫是以自本然無外之流行而有公共之大性焉有天地焉萬物焉有人之身焉心焉性焉而人復各具一流行之本然焉此自然而然之流行也自至內而流行於至外者兼屬人爲之事也雖然名爲人爲之



因得以盡其各具之性焉性盡而其本然流行之心正焉心正而其本然流行之身正焉身正則一切皆正而萬物育焉萬物育則爲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天地位焉位育無遺則胥天地萬物我而總還於本然流行之大性焉大性復而渾入於無外之本然焉是之謂自至內而流行於至外也兼屬人爲之事也雖然名爲人爲之事而實皆本然之自爲流行也蓋人者本然流行之人也以本然流行之人而復具一流行之本然也以各具之本然而渾入公共之本然是仍以本然而尋究本然而尋究公共之本然是仍以本然還本然則本然無原無彼此之分但多此一流行之次第也實非多此一流行之次第而自人見之覺其有此流行之次第也據本然之實以論本然則本然無去無來而何多此流行之次第乎人見以爲有性也而本然中無有是性人見以爲有天地物

我身心也而本然中實無天地物我實無身心何也歸眞之人以本然而還本然當斯之際天地從此捲矣時光處所咸泯其迹矣卽此便是復生之日矣天地豈特爲此一人而捲乎蓋以本然中原無有是天地也自人見之而以爲有是天地也時光處所豈特爲此一人而泯其迹乎蓋以本然中原無有是時光處所也自人見之而以爲有是時光處所也此其境惟歸眞之人知之而未至於歸眞者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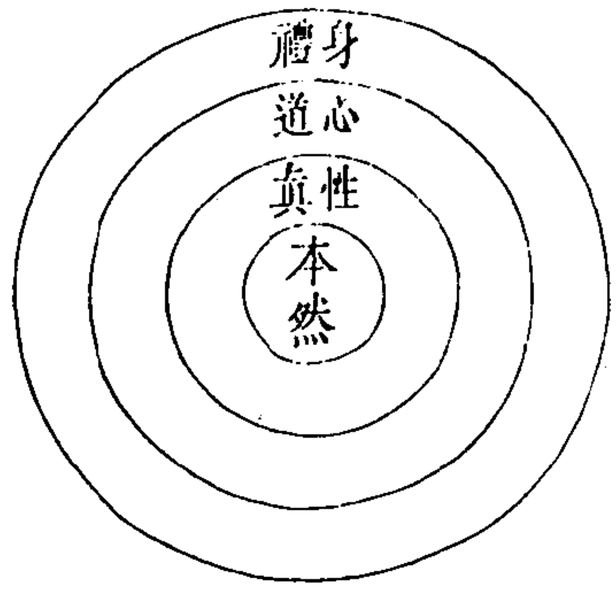


清源黑氏曰真心真光本然一物耳自其迈命召對謂之真心功程之盡也自其流行充郁徹現謂之真光修證之盡也自其流行充郁徹表徹裏無往而不在謂之本然功修入於渾化矣天地人物皆本然之流行旣復本然何復有天地人物物囿則死囿物則生故曰復生之日也復生卽歸真也歸真則復生矣



天地上下人物表裏皆本然之所流行也而惟聖人能實踐以趨其境聖人以繼性爲性者也繼性者渾同於眞宰之本然惟渾同故能實踐之也說者曰旣渾同矣又何事實踐曰實踐者謂其與眞宰本然流行周遍而無所不到也惟無所不到而後盡乎渾同之體用也盡乎渾同之體用而後可以云渾同也先天之渾同渾同於實踐實踐與虛寂之所在也聖人非兩境也實踐之所在卽虛寂之所在也聖人

## 聖功實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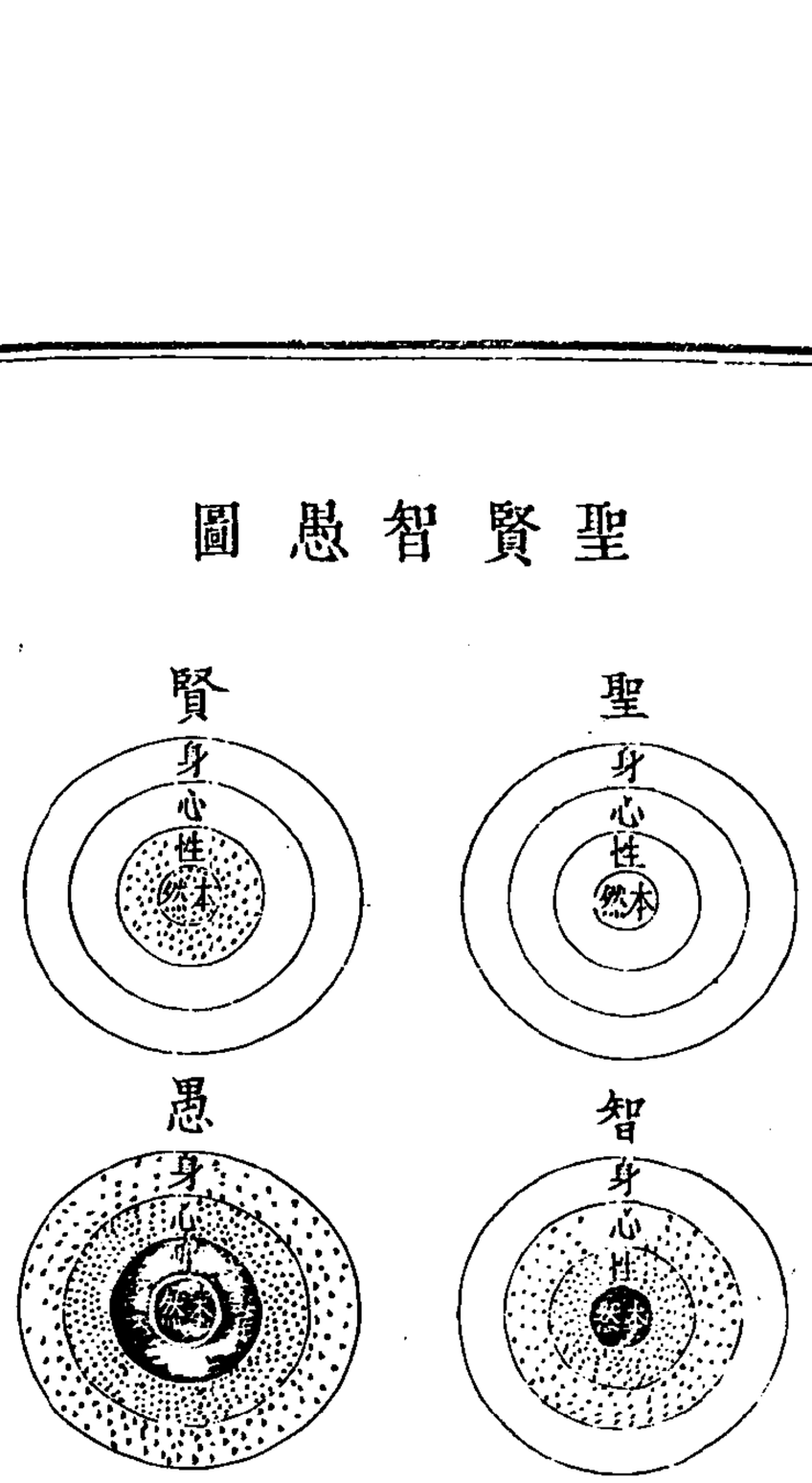
知衆人之不能而又深望於衆人之能之也乃於不能之中而指示以實踐之路一曰禮二曰道三曰眞禮者日用肆應之儀則也實踐之於其身道者却物還眞之趨向也實踐之於其心眞者卽本然洞合而爲禮與道之實際也實踐之於其性實踐之於其性卽實踐之於其本然矣此三者非性之所本無而强爲設立以示人者也聖人因其本然流行於人而爲人所固有之條理等分其次第而指示之也本然流行於



人之身者有天秩天叙焉所謂禮也盡其禮卽爲實踐其流行於身者之本然矣本然流行於人之心者有良知良能焉所謂道也盡其道卽爲實踐其流行於心者之本然矣本然流行於人之性者有全體大用焉所謂眞也返於眞卽爲實踐其流行於性者之本然矣故曰實踐之所在而非異學之虛寂也

清源黑氏曰造化自無化有而其渾同終歸於虛人事自有化無而其渾同必踐於實一有不實體卽未渾一有不踐用卽未同渾同實踐只在日用尋常之間而人以爲遠渺者非也

聖賢智愚圖




聖賢智愚之分也分以先天理氣亦分以後天知行先天之理氣天定者也人之所不得而與也是後天之知行自由者也人之所可得而與也是故聖賢智愚之分也半以天定半以自由謂是四品之分皆出於天定者非也謂非天定而皆出於自由者亦非也人事與天事合而品之高下判焉矣說者曰氣分清濁謂先天之氣有不同可也乃其理亦有不同者乎而何謂分之以先天之理氣也曰先天在理始分之際同一本原而但其既有分也則其理雖無彼此而却有次第次第即其所分之界限也若自其未分以前論之則原未嘗有次第也既已首顯矣又於首顯之中分析其性理矣則安得不即其有次第者論之理分次第氣有清濁而其所爲天定者在此矣天事定之於前而人事又分之於後此聖賢智愚所以終成其分而其品不相越也人事者知與行也知行雖屬於後天之人事而其所以有深淺安勉之不同者則又皆由於先天理氣之清濁而其所爲天定天稟賦之氣有清與濁也清之中有至清焉此聖人所稟賦之氣也其氣以風勝清矣而不得其清之至焉此賢人所稟賦之氣也其氣以水勝清矣而又居乎其清之次焉此智者所稟賦之氣也其氣以火勝清之數居其十之一二濁之數居其十之八九此愚者稟賦之氣也其氣以土勝愚者衆人之謂也非至頑而不可近之一類也聖人本其最清之氣而爲知爲行焉真知實行與本然渾同於一體者也賢與智各本

其所賦之氣而爲知爲行焉賢希聖智希賢其知行皆各如其本量而止賢則但能踐其性之條理而未得渾同於本然智則但能踐其心之之氣而爲知爲行焉其知不過風俗其行不過舊規但能踐其身之條理而於心性二者皆未明也且並未能識其身之所以爲條理者出於何因也此愚之所以終成其爲愚也說者曰聖賢智愚之知行皆各因乎先天稟賦之氣而以爲安勉而以爲淺深是人事皆天事之所縛也但有天定絕無自由而何謂乎以天定乎以自由耶曰天定之中有自由焉其自由在幾微之間自由之中有自由焉其自由在勝心之用何謂天定之中有自由蓋天定之中有理有氣理卽天也氣卽已也氣之所在卽已之所在有已由之中又有自由也心之所勝卽稟賦之氣亦卽自由之根也何謂自由之中有自由凡事莫不起於勝心之用也亦莫不成於勝心之用各因乎其所稟賦之氣而以爲知行是自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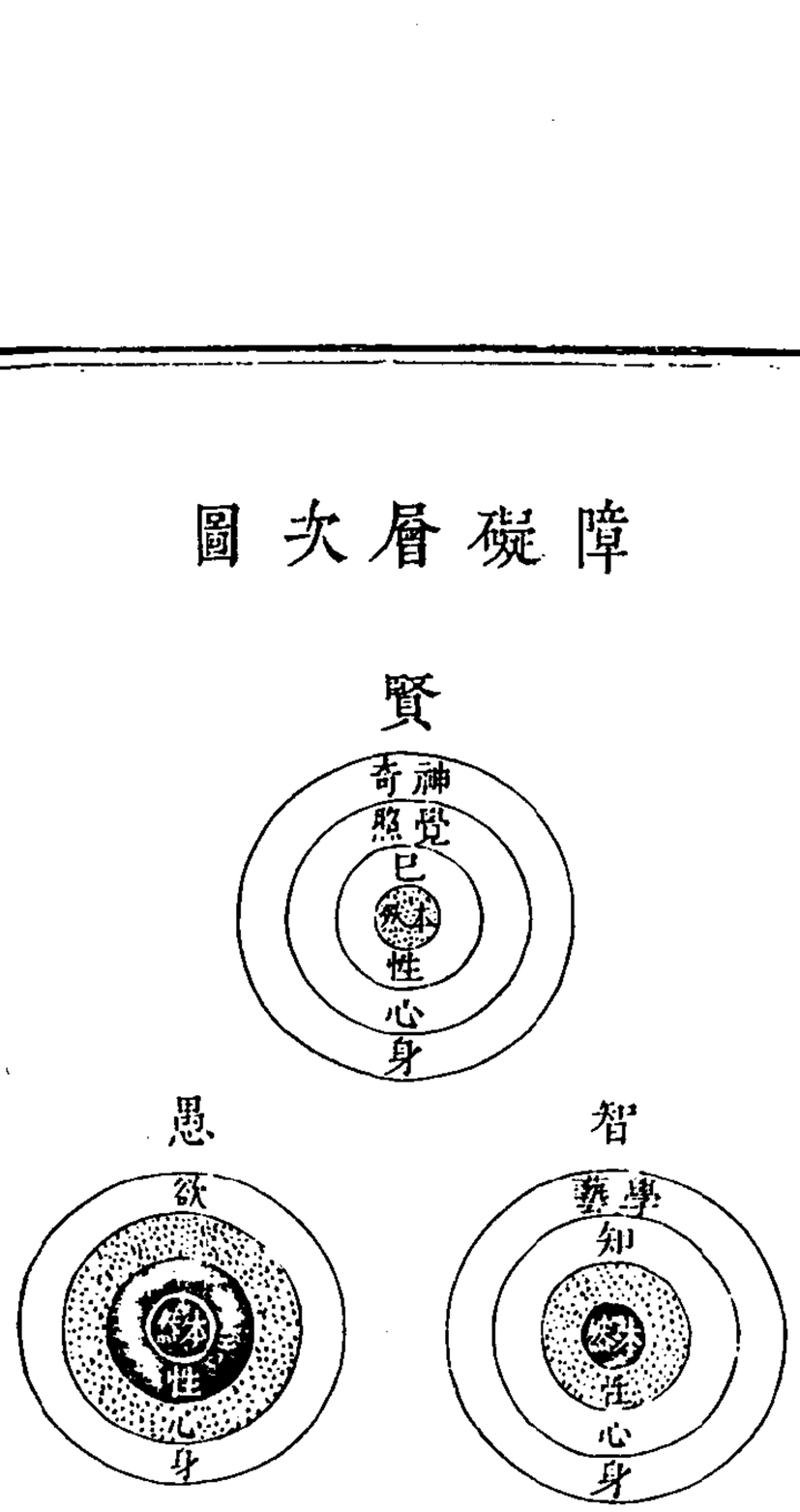


有天定也各極其心之所勝而以爲知行是自由也心之所勝卽稟賦之氣亦不得而限域之卽稟賦之氣終得而限域之而心終不欲爲其限域也是則勝心之爲用無止境也勝心不屬於先天之理不屬於先天之氣而得不謂其屬於後天之自由乎極之至頑至愚之人以背理爲可樂以近理爲不然而極其所知所行且出於人類之外亦此勝心之爲用則其爲自由也愈無疑矣故曰聖賢智愚之分以理氣知行不易之論也然而氣不勝理理不囿於氣人豈草木而自限於知能耶勝心本乎氣性乃所以成聖賢智愚之肥也勝於聖則成聖勝於愚則成愚然而愚不自識其爲愚也四圖分著



清源黑氏曰聖賢智愚分以理氣知行不易之論也然而氣不勝理理不囿於氣人豈草木而自限於知能耶勝心本乎氣性乃所以成聖賢智愚之肥也勝於聖則成聖勝於愚則成愚然而愚不自識其爲愚也四圖分著今自認取可以知勉矣

## 障礙層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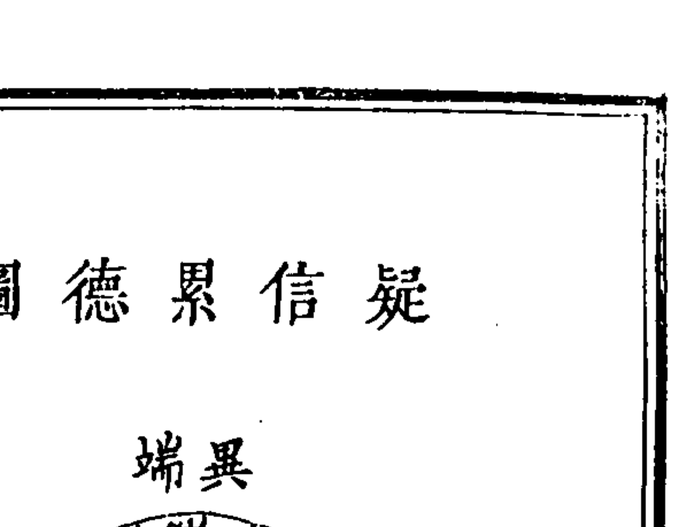

天之所以爲天卽人也人之所以爲人卽天也無端而有障礙焉我與眞宰遂相隔而不相通則人日在天之中而不知其天之切近也天日在人之中而無從得其相合處處皆本然處處皆障礙非處處皆障礙處處皆自爲障礙也夫是以眞宰無日不與我相通而我無日得與眞宰相通矣不惟愚者有所障也卽智者亦不免焉不惟智者有所障也卽賢者亦不免焉但賢者之所障不同於智者之所障智者之所障不同於愚者之所障雖有不同而其與眞宰相隔而不相通則同愚者之所障在於身智者之所障在於心賢者之所障在於性障在於身之有所求也身之所求者在聲色臭味則聲色臭味皆障矣夫安知聲色臭味皆本然乎障在於心者障於其心之有所恃也心之所恃者在聞見學藝之皆本然乎障在於性者障夫安知聞見學藝皆障矣於其性之未至於化也性者主之本然而有我之名分也性未渾入則我之名分尚存未嘗無神奇也而其神奇在我而不在主則神奇覺照皆障也而其覺照在我而不在主未嘗無覺照矣夫安知功力至此猶然以本然之神奇覺照而爲本然之障礙乎所謂處處皆本然處處皆成障礙者此也聖人則處處皆障礙處處皆本然矣性者本然之所自顯也以本然之本然何障焉心者本然之所流行而成焉者也以本然所流行之心而還之本然何障焉身

者本然按原有之端莊而流行以成焉者也以本然之身而適盡乎本然所流行之意何障焉夫是以日在聲色臭味之中而本然之耳目口鼻始得以盡其耳目口鼻之用也非障也夫是以日講夫聞見學藝之事而本然之聰明睿知始得以盡其聰明睿知之功也非障也夫是以無日不顯有神奇覺照之能而本然之全體大用始得以盡其全體大用之妙也非障也聖人者統賢智愚三者之障礙而還之於本然者也

又化賢智愚三者之障礙而並不存一還於本然之跡者也

清源黑氏曰天地間無處非真主之所在障礙何居無物非真主之所顯障礙何名本無障礙乃自人之意識而起障礙也障如紙遮日礙如壁隔燈去其壁紙日燈仍照我也然紙猶有可見壁則全體俱昧矣噫安得無障礙其人也與言無障礙之精義乎

爾里父曰滿眼是物亦不起疑天地皆捲亦不起信斯言也殆謂真與真合無聲無臭而無所庸其疑信也乎不惟無所庸其疑也疑亦無從而有不惟無所庸其信也信亦無自而生疑信之端寂無起滅而其德何間然下此則不能無疑信矣蓋疑者離也離於是者近於非信者定也定於純者遠於雜疑信之所關於天人性命者不淺也愚人不知用疑亦不知用信其疑信不足論其多疑多信而用其心於顛危之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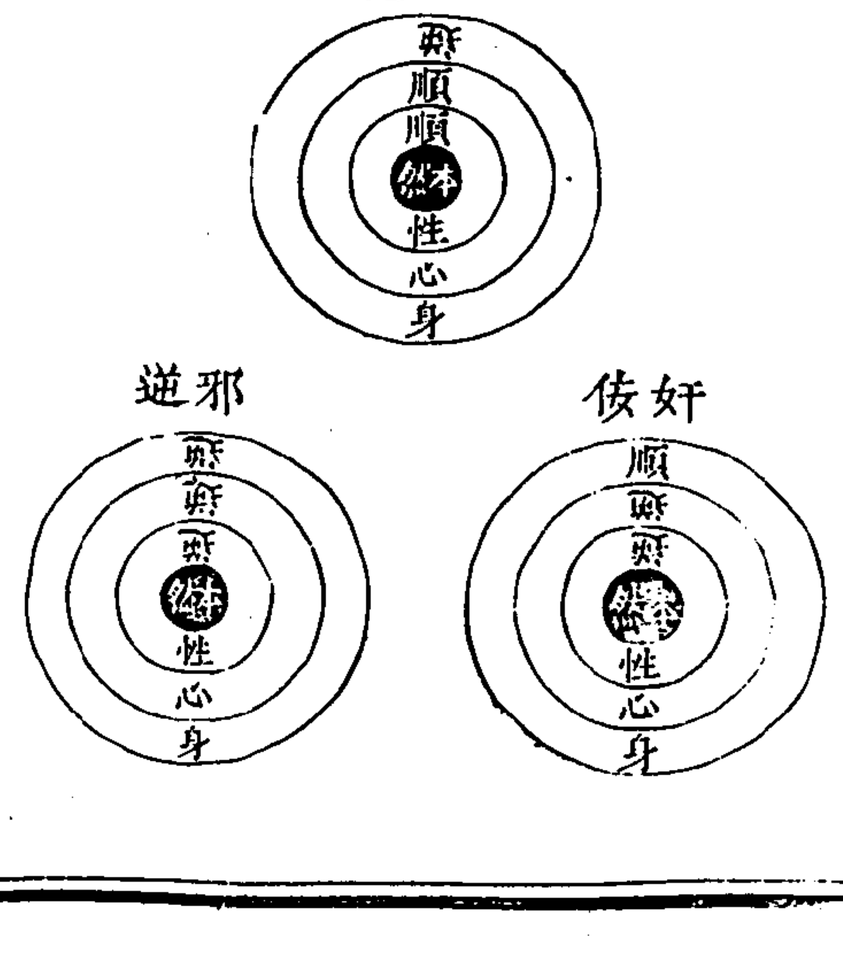


大抵皆賢智之流亞也而其疑信不出身心性三者之境夫信美德也若其所信者是則無論其信於身信於心信於性皆美而無庸以置論也疑則危矣以疑爲疑者其爲患猶淺以疑爲信者其患更深賢智之類大都皆以疑爲信者也以疑爲疑者其疑猶可反之而歸於信以疑爲信者其疑愈久愈深而終無自反之一日也然而其疑亦有淺深之別疑止於身者其疑淺疑入於心者其疑深疑起於性者其疑之爲患也不可救矣何謂身疑日用肆應之際背其身之條理而更立一新奇不經見者焉是之謂身疑身疑亦德之累也然而猶可以有待而反也何謂心疑寡漠壽眞之際背其心之條理而喜趨於岐途旁逕如行路者南轅而北其轍焉是之謂心疑心疑則其爲累深矣然而苟有猛省之一日則其疑猶可得而反也反其疑而歸之於信則其心猶可得而用也其患不至於無救也亦後有餘步焉以待其反也何謂性疑身心兼到之日正本性條理發現之時也神通無所不至覺照無所不週此正歸眞者懸崖撒手時也危莫危於此地矣而乃於此起一疑焉曰我之能耶主之能耶其我之能與主對耶抑我卽主耶臨至危無轉之地而有此猶豫莫定之猜眞宰豈容此巨逆者臨於其前耶將自反而後復無餘步以爲退身之地矣且其爲時亦無待矣此疑起於性者之無可救也功愈深則其境愈險愈近主則其疑愈無可解此皆賢智而惑用其聰明者之過也爾里父之言眞可謂返正歸眞之鑑矣

清源黑氏曰疑不信也信則不疑下愚罔知賢智自明究其本然絕無疑信何有累德如欲信不信疑更生疑疑信錮結則賢疑智亦疑疑累德信亦累德其警戒學人者深矣

依乎天理而不隨夫人欲之私曰順純乎人欲之私曰順純乎人欲之界愈較然而無所蔽矣順逆顯則天理人欲之界顯則眞宰本然之元妙愈粲然而衆著於耳目之間矣顯順逆所以顯眞宰也此造化機權之妙也惟聖人無順無逆非無順逆也順固順逆亦順也蓋聖人非四行所得而縛焉者也下此則何能焉是故有生而順者有生而逆者有似不順而實順有似不逆而實逆者有先逆而後順較之先順而後逆者爲有得也順逆有百千之各異其派是以逆之中仍復有精粗之不一也紛紛錯雜各自謂是夫安知順者之少而逆者之多乎夫安知眞順者且欲借逆之名以藏其順而不欲露其順者之名乎夫安知眞逆者巧借順之名以藏其逆而不欲顯居其逆者之號乎順在一朝逆在千古者此巧借

順逆分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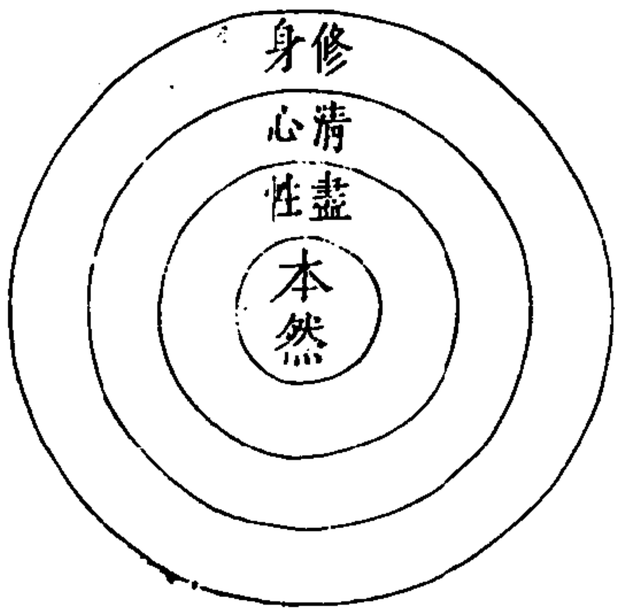


順之名以藏其逆者也而其逆卒不可藏何也
眞宰不可得而欺也逆在一朝順在千古者此
假借逆之名以藏其順者也而其順卒不可滅
何也眞宰必不昧昧焉辜負其人也若是則不
惟眞宰本然之元妙因人之順逆而顯卽眞宰
本然之覺照亦莫不因人之順逆而益彰矣故
曰顯順逆所以顯眞宰也然而與其逆也顯眞
宰何如其順也顯眞宰是在人之審處焉而自
取一尊爵之路矣



清源黑氏曰非陰陽無以成造化之功非順
逆無以顯覺照之妙然而懲治其逆何也知
夫順之不可揜逆之不可匿如此則知無往
而非眞主之所在矣而復錮滯於逆是其心
迷也懲治心迷也懲治卽覺照也

## 修進功程圖






人之生也無嗜欲則不能領畧聲色臭味之妙
無功修則不能漸還夫本然之眞夫聲色臭味
之妙何嘗非本然之眞然而功修未至則一聲
一色一臭一味皆足以爲身心性命之累功修
既至則處處皆聲色臭味處處皆本然矣處處
不離耳目口鼻卽處處皆不覩不聞矣處處皆
視聽嘗嗅卽處處皆本然動靜矣功修之所關
於身心性命者豈淺鮮哉其功程奈何一曰正
身一曰清心一曰盡性身正則其身爲本然正

面之鏡心清則其心爲返照理世之光性盡則其性爲天人合一之理身何以正有聖教之五事在念以知所歸也禮以踐所歸之路也舍以去愛也齋以絕物也聚以歸眞也工夫之中具有指點之義因外境以指點其內義也五事惟禮中指點更爲深長起立跪坐之間靜見物我本然之性由每事以尋求其指點因指點以綿密其功夫身於是乎其可正矣心何以清清於外境之無所擾尤清於內德之無所蔽心有七層寓以七德復有五官各妙其用何謂心有五官蓋心有妙眼能見無形之色心有妙耳能聽無聲之語心有妙鼻能嗅妙世之香心有妙口能嘗喜主之味心有妙識能了精粗之理盡此五官之用而復於七德無虧欠焉心於是乎其可清矣性何以盡盡於其心之能知也尤盡於其形之能踐心以返照爲知則理無遺理形以順應爲踐則形歸無形知其全體復知其大用則我之性明而萬性不外於是踐其當然復踐其所以然則發揮盡妙而於穆於此不隔夫形色卽性也不知者以形色爲形色而知者則視形色皆天性形色未踐無言性也形色能踐亦無言性也形不異性性不異形而性於是乎其能盡矣由正身以至於清心由清心以至於盡性此常人之修進也自外而內者也修之以其漸也性盡而心自清心清而身自正此聖人之修進也自內而外者也修之以無待也然而聖人之修進非所敢望也

清源黑氏曰聲色味臭乃本然所妙之相也能以理取之則相卽本然若以欲取之則本然亦相是故曰逐於聲色味臭而杳不知其所爲本然者嗜欲蔽之也功修者開蔽通塞以還本然之大法也

## 全體歸眞圖






眞未可以易言歸也求歸於未有所修之日則歸眞無路求歸於有所修而未化之日則歸眞有已無路不可以言歸有已亦不可以言歸也言歸於知歸之日則知歸卽非歸也有爲所歸者有知所歸者是二之也二不可以言歸也言歸於不知有歸而自歸之日則猶知其有不知也知其有不知則亦猶之乎其有知也有知不可以言歸也然則歸眞者將奈何曰求歸於不知所歸之日則又當擺脫其修修所以磨洗其後天之氣質也求歸於將有所歸之日則其修皆爲歸眞之障蓋有所修而不知擺脫則其修亦爲歸眞之障或亦知擺脫矣而不能擺脫之以至於盡則其擺脫亦皆爲歸眞之障夫是以愈求歸而愈不得歸也擺脫之道柰何曰於其所急欲歸者而忘之忘乎其修也而并忘乎其眞忘之者歸之機也然則於何地焉忘之卽於其視聽云爲處忘之蓋視聽云爲之地可以背眞可以憶眞可以忘眞若視矣而必求其有當於眞之所以爲視之理也而并忘乎其我之有視忘乎其有當於眞焉則其云者爲者已非眞矣求當之心卽視則其視已非眞矣聽矣而必求其有當於眞之所以爲聽則其聽已非眞矣求當之心卽視聽之障也障則何以言歸云矣爲矣而必皆求其所以爲聽之理也而并忘乎其我之有聽忘乎其所以云爲之理也而并忘乎其我之有云爲

知有忘猶不可以言忘也而必忘乎其所以忘而尤必忘乎忘乎其所以忘而乃可以爲眞忘也眞忘者無我無他矣無我無他則并泯其歸之跡矣泯其歸之跡而乃可以爲歸眞之妙境也是則以無所修爲修以無所進爲進仍復以無所得爲得而乃可以無所歸爲歸也此全體歸眞之義也

清源黑氏曰大世界始於無稱小世界終於無我天人一致即最初無稱矣然歸眞未易言也必忘修忘知忘我忘他一切俱忘本然獨湛一無所歸始爲歸也或曰忘至如此不幾隣於死槁寂滅乎惡是何言也自我形軀發現本然體用如火着炭如日光之映玻璃云何死槁寂滅





考城梁曰源金隨三仝校

## 槩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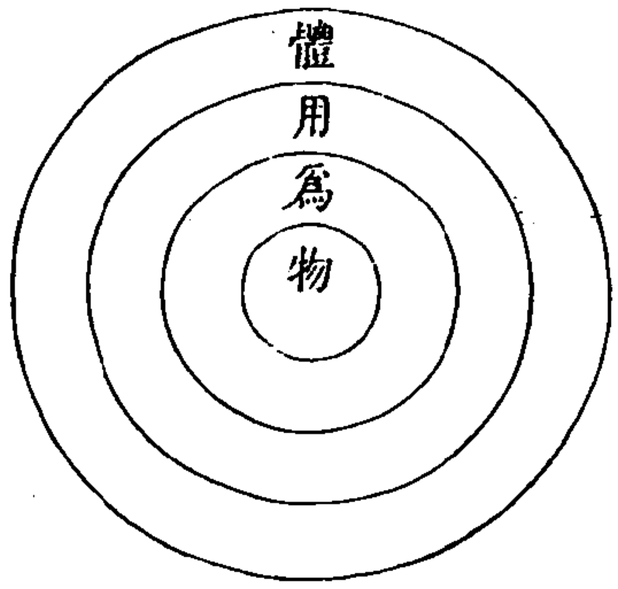
第五卷總大小兩世界未盡詳之義而補說之義倍精奧不越一眞補說之中寓掃抹之意補之者美之也掃之者補之也補之愈精掃之愈盡掃之愈疾補之愈神理在若有若無之境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閱者量其力盡其心可解者以解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則善解是書者也可解者以非所解解之不可解者以無所不解解之則不惟書不可解閱書者亦不可解矣

目錄


真一三品圖說
數一三品圖說
體一三品圖說
三一通義圖說
自然生化圖說
名相相依圖說
萬物全美圖說
小中見大圖說
大中見小圖說
一息終古圖說
終古一息圖說
真一還真圖說




## 真一三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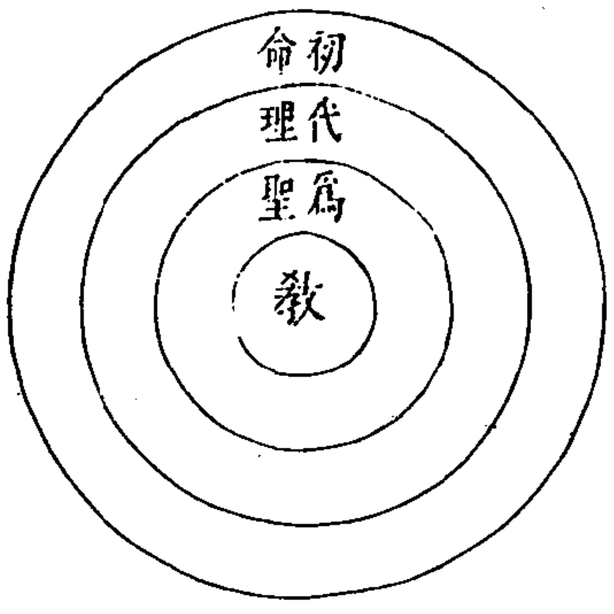



冥冥不可得而見之中有真一焉萬有之主宰也其寂然無着者謂之曰體其覺照無遺者謂之曰用其分數不爽者謂之曰爲故稱三品焉用起於體爲起於用是爲由内而達外之叙爲不離用用不離體是爲異名而同實之精後此萬有不齊之物皆此異名而同實者之所顯著也雖然三品亦何嘗之有蓋真者無妄之謂也一者不二之稱也真而有體真而有用真而有爲則皆妄矣妄則何真之有一而有體一而有

用一而有爲則不特二而且三之矣三則何一之有是故眞一之中無去來也無迷悟也無動靜也無起滅也而又安得有體而又安得有用爲於何生無爲則萬有不齊之物於何而顯以是知眞一之必有體也必有用也必有爲也而抑知其不然也無往非體而眞一未嘗有體無往非用而眞一未嘗有用無往非爲而眞一未嘗有爲是則眞一之本境也未嘗有體而無往非眞一之用未嘗有用而無往非眞一之爲是則眞一之顯著也顯著之境亦非本境之所實有者也三品之顯著尚非眞一本境之所實有又何況自三品而又豈得爲本境之所實有者乎雖然萬有不齊之物雖非眞一本境之所實有而其所顯著之萬物則又無往非眞一本然之顯著者也聖人曰隱而名眞顯而名物蓋謂無物之非眞也顯之而爲無形之物則無形之物即眞也顯之而爲有形之物則有形之物即眞也顯之而爲流行之光陰則光陰即眞也顯之而爲一定之處所則處所即眞也無所非顯即無所非眞此眞一所以爲眞一也

清源黑氏曰眞實有而無稱一無對而自立也其三品則實有而已因有可稱斯有對待詳惟通部言眞言物是一是二聖人一言道破千古並無二也二不可況三

## 數一三品圖




眞一之一獨之義也謂其獨一無偶也其尊獨一無偶其大獨一無偶其眞獨一無偶數一之數之所自始也萬理之數自此一起萬物之數自此二推其有也起於眞一一念之動而顯焉者也其與眞對則眞一爲眞數一爲幻其與尊對則眞一爲主數一爲僕其與大對則眞一爲滙同以一稱而其不同蓋若此夫比而較之數一固不敢妄擬於眞一而若自數一之本量言之理世象世皆自此數一而分派以出卽眞一之從理世而之於象世亦須從此出而乃得任意以爲顯著也數一之本量又如此原其始終本末亦三品焉曰初命曰代理曰爲聖初命者眞一之首顯而爲命之最初者也代理者自有此初命而眞一化育之事皆其所代爲發揮者也爲聖亦代理之意也卽身住世以人治人而代眞一以廣宣其至道也是之謂三品夫此三品非數一之自爲主持而有是三品也自眞一一念之動顯有此數一而數一遂因此一念之動而動之動乎其不得不動也動是爲聖之動也亦聖乎其不得不聖也非數一之所得而自主者也雖後此之動正自無已而至問此數一者何以有是動而不能有一刻之停止如此數一不知也數一不得而知者仍復眞一之自爲顯著也眞一自爲顯著而必託之

於數一者眞一之所以不染於幻不雜於數也不染於幻者眞之極也不雜於數者一之至也至眞至一而幻與數無所與於其中者眞一之本境也眞一無幻無數而復任意於隱顯之間者眞一之所以妙乎其眞一也數一卽眞一之所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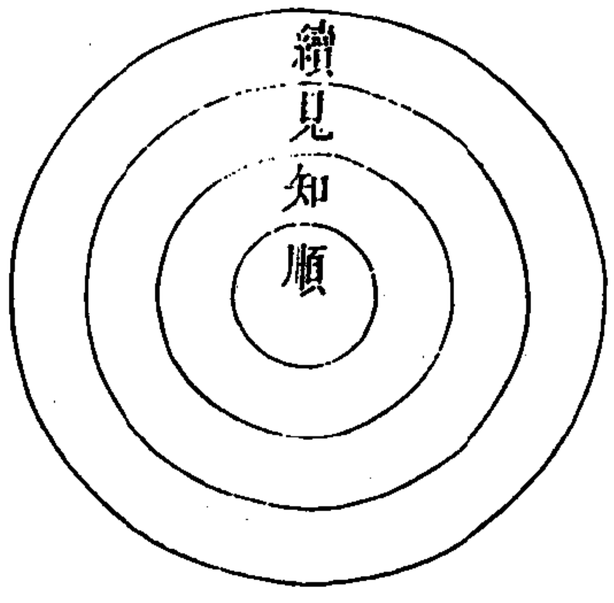
清源黑氏曰數一三品卽眞一三品之顯也初命爲體代理爲用爲聖爲爲顯焉而不自知其顯者無二知也二知必二體故曰數一



即眞一之所妙

人之生也其體有三身體心體性體是也以體而體夫眞一也亦有三卽以此三體而體之也以身體而體夫眞一者其功在於遵循遵循者知其所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此一品者知其名矣未知其實以心體而體夫眞一者其功在於解悟解悟者見其所以然而不能得其所以然此一品者見其分矣未見其合以性體而體夫眞一者其功在於無間無間者本其所以然而渾乎其所以然至矣此三品者古今修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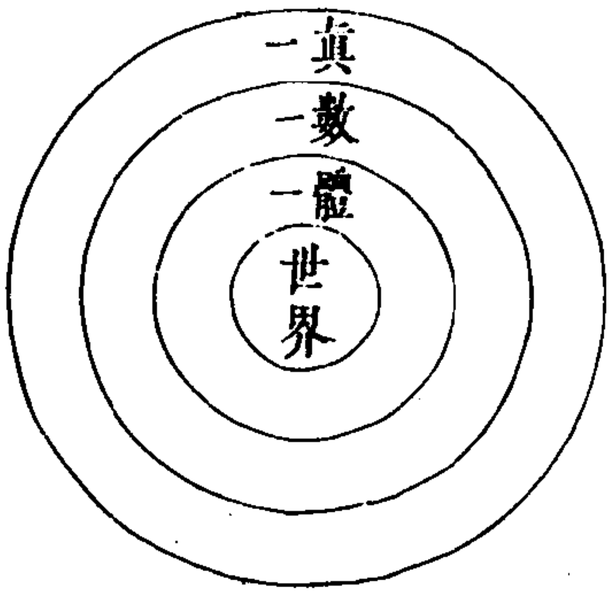
## 體一三品圖



者之總義也或一人之功而有此三品之次第或於此次第之三者而分爲三人三品之中體之於知者淺體之於見者深體之於性者其深更幾於不可測也雖然以性體一者仍是以有我者體之也以有我體之則我猶有往來有往來則其迹尚存一體乎我則無往來矣然一體乎我而我知其爲一之體乎我也則其跡未化也不知則其跡泯矣然我不知其一之體我而不能必其一之不自知也一知則猶之乎其有知也未化也我不知其有一之體我而一亦不知其有我之可體也化矣

清源黑氏曰真一數一不可得而見也而於體一見之見其身即見其爲見其心即見其用見其性即見其體身易見而心性難見故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能以我之三者而體之則彼之三者不外我而俱見之能忘乎我之三者而並忘乎彼之三者則化乎其體幷化乎其一體一歸數一數一歸真一真一亦無自而名真一矣故曰化矣

三一通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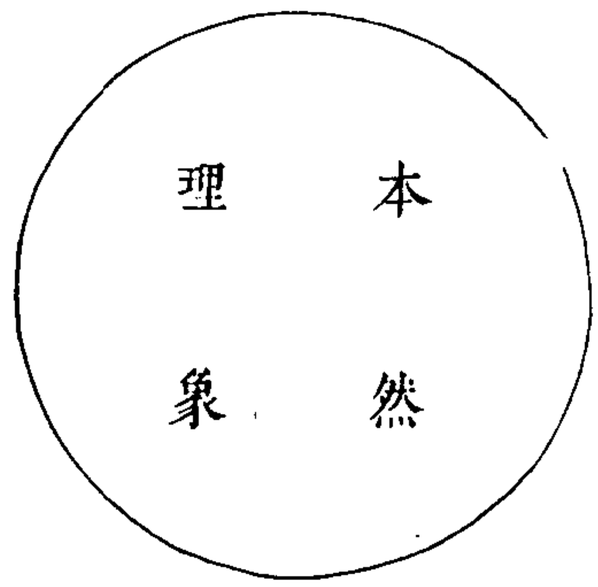



通者三而一之之謂也此通於彼曰通然必有彼而後此乃可以通之也彼通於此曰通然必有此而後彼乃可以通之也若使但有一也不過一焉而已矣則將以何者通之惟一而三也乃有可得而通之也眞一者眞而眞也數一者眞而幻也體一者幻而眞也眞而幻則眞通於幻幻而眞則幻通於眞幻者眞之顯也以幻有之眞而通於本有之眞則眞通於眞矣光陰而有白晝也因其有黑夜而乃以識其爲白晝也若使純然晝也無有夜也則安從而識其爲白晝也若使純然眞也無有幻也則亦安從而別其爲眞一也且眞一之爲物也寂然無方所者也眞而無幻則一寂然而已矣將於何而通之耶以是知一而三也三乎其不得不三也三乎其不得不三者眞一之自爲隱顯也世界者三一之所總寓而得以顯其通焉者也世界之外有世界焉眞理之世界也世界之內有世界焉人極之世界也無天地之世界則人極之世界無資無人極之世界則眞理之世界無位無眞理之世界則人極之世界與天地之世界又無從得而自顯則世界之有也亦有乎其不得不有也有乎其不得不有者亦眞一之自爲隱顯也眞一顯而爲數一數一卽眞一之通也非眞一之外另有數一也數一顯而爲體一體一卽數一之通也非數一之外另有體一也三一顯於世界世界卽三一之所通也因三者之通而有世界因世界而乃得以顯三者之通總眞一

之自爲隱顯也眞一之自爲隱顯者眞一起於一念之動也吾不知去此一念之動仍復有三一之可通焉否也

清源黑氏曰通即一貫也識得三一通則毋爲三一礙識得世界爲三一之所通則毋爲世界迷三一不能礙其理世界不能蔽其性談理者復有不明之理乎言性者復有不盡之性乎觀象玩物復有所遺剩而未週徧者乎嘻通乎此而大世小世先天後天一切所有之巨細精麤表裏隱顯其視諸掌矣

造物之生化不越兩端不可得而見者理也可得而見者象也此二者無所生而生無所化而化皆本於自然而然者也惟其自然而然夫是以於自然之中而有是理也於自然之中而理與象相入也理不期是象也於自然之中而理與象配而自有相合之妙假使於其中有一毫之安排布置是造物庸心於其間也庸心於其間則有安排之所及者卽有安排之所不及者有布置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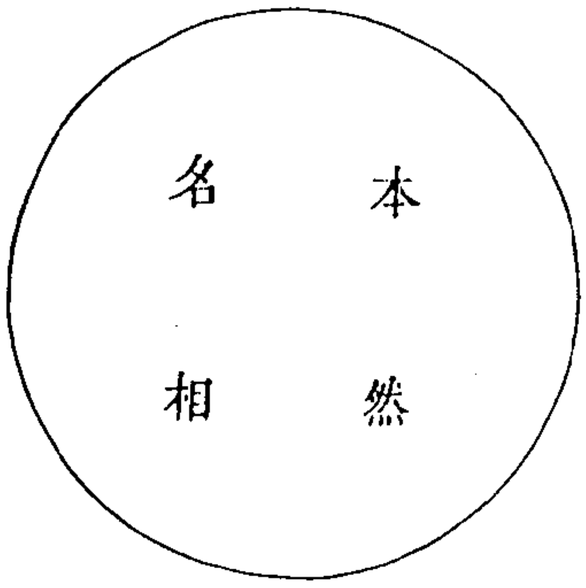


自然生化圖

神者卽有布置之所不盡神者造物雖巧當亦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矣然則自然而然者柰何曰理世之理象世之象生焉而有者也而實非有所生也化焉而有者也而實非有所化也本然所自有當日隱今日顯矣未顯之先不增不減既顯之後非虛非實理世等等不一之理象世等等不一之象本如此也將來永如此也本如此是以無所生而生無所化而化永如此也所以生焉而無所生化焉而無所化理世之所有非有於象世之先象世之所有非有於理世之後理與象有之於本有也無分先後者也有先後則是猶有生化之跡不可以爲自然也但其顯有先後耳自然而隱則其隱也不遠於顯自然而顯則其顯也不離於隱隱而顯顯而隱皆本然之自爲真幻也非生化也本然不屬於生化而謂理與象皆因生化而有也將謂理象與本然爲二焉者乎斯亦不自然之甚矣

清源黑氏曰人之製物必因物製物惟非自然故不生化人言自然而不究其自然之理自然之原俱無主之說也抑知自然即本然也本然如是故自然如是也本其所原有之理象而理象自然也本其所能爲之隱著而隱著自然也本其所妙用生生化化而不息而生化自然也自然如是也皆本然如是也豈空空無主而能自然哉

名相相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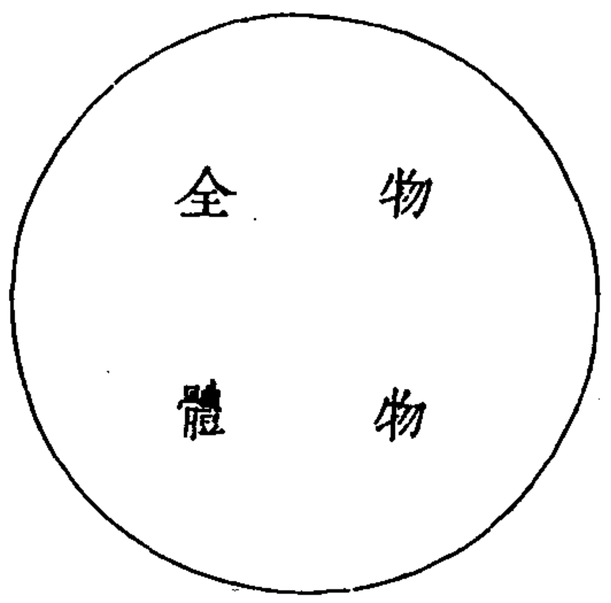

兩物相附曰依未見一物焉而自相爲依者若一物則只可謂之獨立不可謂之相依此之所謂依者非一物與一物相依之謂也自之名與自之相相依自之相與自之體相依自之名相相依相者體之顯也因其體爲何如之體而其相斯爲何如之相相與體依而相與體非二物也名者相之稱也因其相爲何如之相而其名斯爲何如之名名與相依而名與相非二物也名不二於相相不二於體一焉而已矣但名之爲物也虛相之爲物也幻虛與幻似乎不近於眞也然非名則相無稱非相則眞不顯虛與幻實眞一之所以自爲變化而自爲稱名也所可異者體一也而其相不同不同亦無足異也而每一不同之相皆眞一眞一之相無量無數則眞一一同之全體亦無量無數矣全體顧若是多乎哉一相起則眞一一同之全體現一相滅豈眞一一同之全體亦滅乎哉未嘗多也亦未嘗滅也祇此一全體耳現之於此則此卽眞一一同之全體現之於彼則彼卽眞一一同之全體現一現二或一無所現眞一一同之全體不加少現百現千現無量眞一一同之全體不加多相者現也現者隱而顯也相卽眞也相依於體者於無所依之中而强名之曰依也名者所以道其相之實也蓋每一相必有一相之義必有一相相宜之用相顯則全體現而此一相所當然之義與其所相宜之用相固未能自道其詳也名起則其所當然

之義與其所相宜之用俱於其名焉盡之不知其相之義與其用者詳其名可以得其義知其用矣是故此一相之名即此一相之譜也彼一相之名即彼一相之譜也譜者所以道其本相之實也是故名也者相之相也名立而相彰相彰則眞一之全體顯而愈顯矣名無相則名爲何名相無名則相爲何相名與相二而一者也非依也名依於相者亦於無所依之中而强名之曰依也於相見眞之全體於名見相之分數全體與分數非二也眞一之外無一物也



清源黑氏曰最初無稱何有於名最初無形何有於相自一念動有一可名理相象相名始紛著究而言之必無無名之相必無無相之名必無無體之名相故曰無量之名相即真宰無量之妙用不明乎此而謂既有名相與體爲二則失之矣

## 萬物全美圖






盈天地間皆物也即天地亦物也物皆眞一之所化固無一物之不全美也自其內體觀之莫不有後天之不有先天之理自其外體觀之莫不有當然之用氣自其內外相合之體觀之莫不有當然之理無不全之理氣無不全之氣則其用自無不全之用物有大小而其全美處無大小物有精粗而其全美處無精粗天地物之至大而至精者也任取其中一至小至粗之物與天地較全美其全美無彼此之分盡天地此理微塵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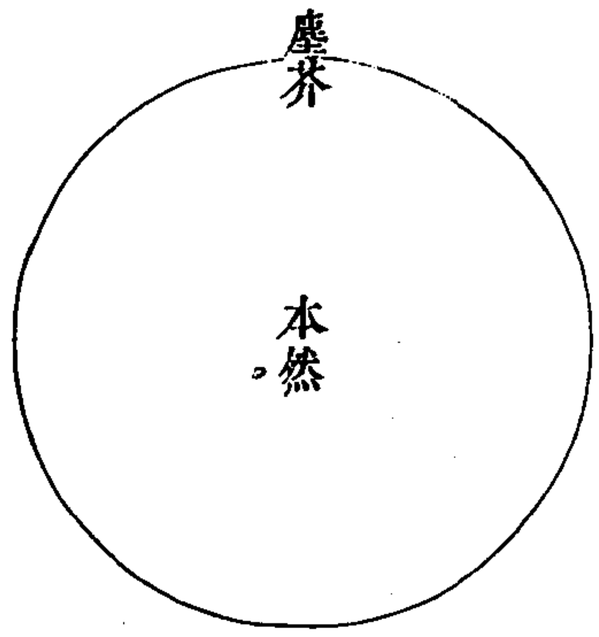
亦此理天地此氣微塵之物亦此氣天地有天地當然之用微塵之物亦有微塵當然之用但天地當然之用用之於天地則其爲用也普微塵當然之用用之於微塵則其爲用也細若即此微塵之物極乎其用之分量而推廣之則其用未始不可與天地比但既有一天地不須更有一天地當然之用不須更有一天地既有一天地不須更有一天地當然之用微塵之物是以各安其分而但盡乎其微塵之用耳論全美則天地此全美萬物亦此全美也說者曰天地間之物無有一全美者天不滿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地亦不能全美而況其餘曰不全正所以成其全也凡物過於全美便非全美純陽之中伏一陰是其純陽之量未全也然若無此一陰之伏則人道生生不息之機何以成其全也陰陽之理如此聖人之理如此而又何疑於天地萬物乎說者曰萬物無不全之體庸有不全之用用之全者則於用處見益用之不全者反於用處見損曰萬物即本然之所發現無不全之本然安有不全之應用但在造化中有時與際之妙耳當其時宜在其分際則何不全之有非其時宜易其分際則以全者用於不全之地矣此用萬物者之過也非萬物之用之過也擴而觀之世界一全美之世界也光陰一全美之光陰也但宜於南者而北居之宜於北者而南居之便覺世界有不全也夏之葛便覺光陰有不全也不美之用用之者之不得其當耳於光陰世界乎何尤

清源黑氏曰言全即有不全言美即有不美惟不全美始益顯其全美益成其全美矣顧不全正所以成其全也聖人全體無極清之至也其清中必有一塵是其純清之量未全也然若無此一塵之伏則人道生生不息之機何以成其全也陰陽之理如此聖人之理如此而又何疑於天地萬物乎

其一粟之生九天之力豈尚有不全美者乎



## 小中見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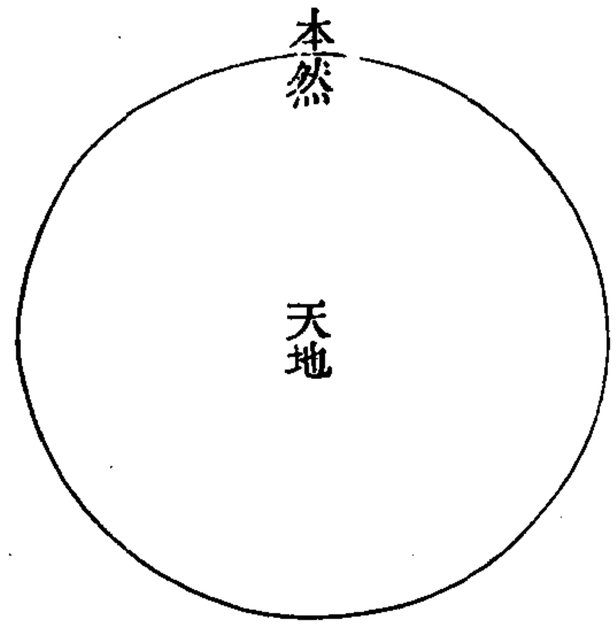



天下之物小至於芥子焉微塵焉亦極乎其小之至矣雖然不可作小觀也試觀眞一於寂然無朕之中偶有微塵一念之動此一念也不過一念焉耳小亦無有小於此者乃因是而有首顯之大命焉因大命而有無窮性理之次第焉因性理之所餘而有元氣焉元氣之所發揮而有兩儀四象焉因四象之分淸分濁而有天地萬物焉復於天地萬物中而自顯其眞一之全體焉夫如此其廣大也皆自微塵一念之動而

有然則小非小也小之中有至大而無以復加者在也偶哉爾曰眞一爲隱藏之寶其所顯者無非其寶藏也天地一寶藏也一物一寶藏也一塵一滴一芥一粟一寶藏也此亦小中見大之義也然猶未推廣言之也推廣之則其大有非思議可及者矣寶藏也者眞一隱藏之寶藏也所藏也藏則不過藏焉已耳不過寂然無有方所之體之所藏焉已耳大矣而猶未見其爲大之至也何也論及於藏而未論及於發也發則微芥中所藏眞一之全體復爲發揮其全體之大用則亦猶夫前此之發揮而有今日無窮期之天地也天地而有如許生生不息之萬物也萬物而各抱一無極無邊無際之眞一也一物一眞萬物萬眞無算無數之物卽無算無數之眞皆從此微芥中出微芥其小焉者乎而其爲大也尚可得而思議乎惜乎無處非小無處不有小中之大見及此者亦甚鮮其人也歐默爾曰吾未嘗於一物而不見眞一之全體則庶幾乎能見者矣

清源黑氏曰塵芥不可小觀人可小觀乎能於塵芥發揮全體大用人反不若塵芥而不能發揮全體大用乎人曰予知究之全體大用其所知有幾撫衷自問能無愧乎

## 大中見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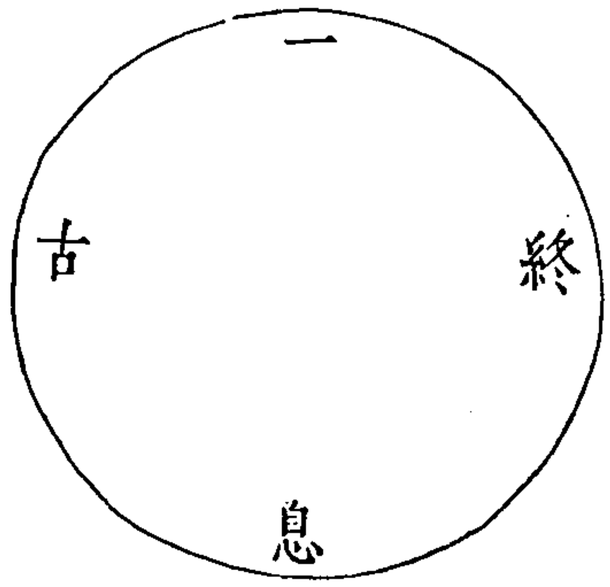

物無有大於天地者也然大視之則大小視之則小亦顧其見之者何如耳見未復本然之見則其視天地也非小見能復本然之見則其視天地也非大蓋天地者形也有形之天地無形之天地之所生也立於無形天地中觀有形之天地不啻天地中一塵也雖然一槩視之爲小則又不可不惟天地不得視之爲小卽萬物亦不得視之爲小何也天地萬物無一定之大小也非眞一有大小也語大則眞一爲不可思議之大語小則眞一爲不可思議之小葉子德曰何而實來往於吾心之閫也次數多矣而吾未之覺也此葉子德之所以爲大中見小也天下之物卽至小如塵沙芥子亦必有內有內則可以入乎其中而破之而眞一之小則至於無內無內則何以入乎其中而破之也小之至也雖然豈眞一果小乎哉無破云者謂眞一之體至虛至寂無從得其分際而入之也見之者欲極力表著其大而不得盡乎其大則反於小焉盡之語小正所以語大也語大則知天地萬物有所自來其來也皆自大中來也語小則知生天地萬物者無染何以見其無染也無內固無從得染也

清源黑氏曰天地之大生於一念則天地亦一念中之塵芥耳不特眞一視天地如塵芥卽塵芥視天地亦如塵芥也奈何人甘自居

其小哉



一息終古圖




一呼一吸之謂息一息光陰之最短者也一息而終古之事業完焉人生亦未易至此一息至此一息者天地從此人而捲起者也一息之中見已往見現在見將來一息之中所有之理見現在象世所有之象見將來兩世所有之理象一息之中見已往而實未嘗有所往見現在而實未嘗有所在見將來而實未嘗有所來一息之中見無已往而實無所不往見無現在而實無所不在見無將來而實無所不

來一息之中見無已往而並自以其見化入於無已往之中見無現在而並自以其見化入於無現在之中見無將來而並自以其見化入於無將來之中一息之中如此一息之中又如此非一息之外更須一息也總此一息焉盡之也一息之中有出有入一息之中神出神入一息之中從先天入從後天出從後天入從先天出一息之中斯亦極乎其一息之妙矣吾聖登霄不過一息事耳自起化之始至歸復之盡凡所有理象與事無不備見而備識之此一息而終古之明證也爾里於跻鞍之頃將天地自始至終之學備述一通殆亦幾幾乎登霄一息之盛也亦一息而終古之明證也

清源黑氏曰予讀至是篇或有問者曰何如斯則一息而完終古之事業乎予曰至此一息在知與行知而不行徒知行而不至枉行是在修真者能之耳天地之造化理象之顯微吾得而知其始終蕃細矣不有以體合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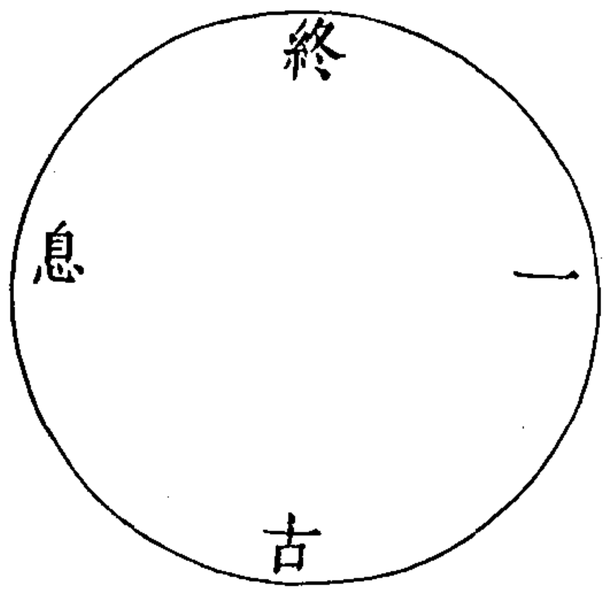
無量無數而出一息之中從無色無妙而入從無色有妙而出一息之中從有色有妙而入從無所出而出一息之中從無所入而入從有所出而出一息之中從無始無終而入從有始有終而出一息之中從有始有終而入從無始無終而出一息之中從無淨無穢而入從有淨有穢而出一息之中從有淨有穢而入從無淨無穢而出一息之中從有門而入從無門而出一息

諦而乃錮滯於物欲已私何能便至此一息是故本性不顯未易知此一息繼性不顯未易見此一息真心不開未易通此一息升復不全未易至此一息至此一息者天地莫能制其事範圍曲成通知有物而無方無體之全體歸真之驗也妙道皆於一息焉盡之此



古之爲言初也終其古初之光陰而完此造化一局之事曰終古其爲時不可以蒇運計也一息終古者專自人之德量而言之也人之所能爲也終古一息者專自主宰之本量而言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主宰之本量原無終古原無一息蓋以本量中無晨夕也曰終古曰一息者自其有光陰而言之也然而終古之光陰不可謂不長矣長則非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理不足以應終古之發揮也乃主宰亦於本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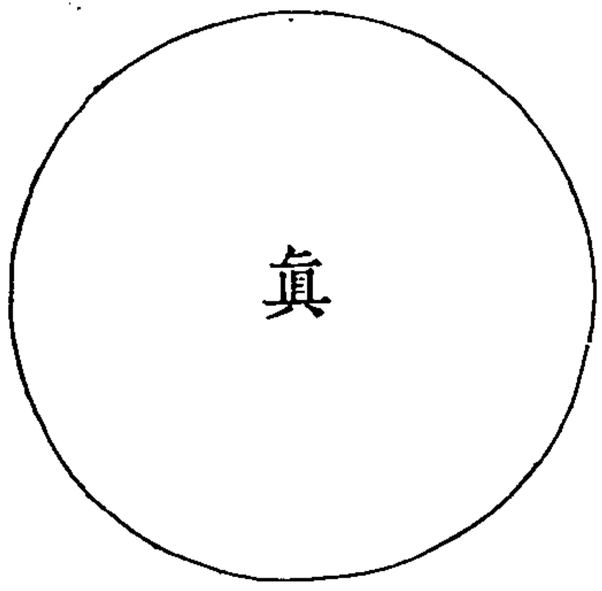
## 終古一息圖



而顯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理也如是長則非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色不足以應終古之描畫也乃主宰亦既於本量中而顯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氣與質不足以應終古之嗣續也乃主宰亦既於本量中而顯有無量無數無窮期之氣與質也如是如是而其所顯有者可不謂多焉矣乎然而多也足以見終古之富不足以見終古之奇奇莫奇於終古富有之不可量也而尤莫奇於富有之不可測以一命世入一切命世也以一命世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以一寶藏入一切寶藏以一寶藏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以一本然入一切本然以一本然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以一顯然入一切顯然以一顯然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以一光陰入一切光陰以一光陰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以一天地入一切天地以一天地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以一切天地以一天地入一天地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也以一天地而不壞其相者之終古可不謂富焉者乎可不謂富而奇焉者乎終其不可測之理也而復終其不可測之數終其不可測之形也而復終其不可測之妙終古之光陰可不謂富而長焉者乎然而在主宰本量之中不過一息焉耳先賢云天地之久半日光陰蓋謂理世為半日象世為半日也又一先賢云主宰造化理象兩世一呼一吸為此言者之二賢也或亦渾然於真一之闕下而不知有晨夕者也雖然若自真一本量之極致而言之一息之說猶多也真一本量之中原無所謂終古也而又何有一息哉

清源黑氏曰一息終古乃言聖神功化之極小世界之事畢矣終古一息乃述真宰造化之奇大世界之事終焉

## 真一還真圖




真一一念未動之先寂然無稱並真一之名亦無自而立而何有真之可還還者返乎其初之謂也人必有不如其初者而後乃返之於其初焉真一則何不如其初之有曰真一自有一念之動而其無所不有者皆因此一念而有也一念者真之所發妄之所起妄則未有歷久而不敝久假而不歸者也天地人物起於數之自然理之不得不然而迨夫數窮理極之時天地人物未有不捐棄形質而歸於真一者豈真一獨不厭離情欲而思還復於真也哉說者曰真一一念之動不過一念之動已耳似乎無染於全體也而焉用還爲且一念甚微起則成幻化已成真而又安得有真之可還還曰一念之動雖不足爲全體之累然而全體未有不知此一念之動者全體知則全體動矣而又安得謂其無染於全體也且夫所謂起則成幻化已成真者爲修真者言之則可爲真一之本體言之則不可蓋修者之思也爲也化入於真一焉盡之矣卽有不淨亦付之真一焉而聽其自然已矣修真者可聽之於真一而真一則更將安所聽乎幻入於真則幻固成真真雜於幻則真又成幻真一固不若是之凝滯也然則如之何而還之夫亦曰以無所還爲還而已矣動焉而現之於理者聽其理焉而已矣不必問其理之復有所存發也動焉而現之於氣者聽其盡焉而已矣不必問其氣之復有所翕闢也動焉而現之於象數者聽其泯焉而已矣不必問其象數之復有

所起滅也若必欲收其所爲理氣象數者而盡返之於眞也眞一固不若是之凝滯也念之曾有所動者卽於其不動安之而無所發於其機於斯之際但有寂而無感也但有默而無朕也眞幻不分體用無別區之無可得而區也稱之無可得而稱也仍然一最初之境而已矣何還焉

清源黑氏曰清淨一本然也一念而起無量之事然一念不逮一息況本然中並無一息乎一念旋起一念旋消則本然中亦並無一念也此眞一還真之謂也眞對幻言一對萬言眞還其眞一還其一依然最初之境而已

天方性理圖傳卷五終

考城梁曰源金隨三全校



吾教性學中土從未與聞一詫而異之然常也異也何足詫之有布帛菽粟習見故常火浣胡麻罕覩故異究之火浣胡麻之地固亦布帛菽粟視之也使執毳衣割食者而語以布帛菽粟則亦蜀之日粵之雪矣使火浣胡麻充塞於中土則亦在蜀之衣裳太倉之紅朽矣故吾教性學吾教視之固布帛菽粟而中土不能不以火浣胡麻同視者誠以吾教漢晉以前中土既未有知自唐迄今即知有吾教而究未知吾教之所言者何學今浮劉子介廉出而纂譯之圖傳之以通於世闢一璞然千餘年來皆視為石此其常也一旦剖之連城出焉有不羣趨而異視之者乎故余謂是書之出不能不詫而異之者職是故也雖然性理天下所公具也性理之書天下所公言也公則宜無不同同則豈容異視今推中土之不能無異視於吾教者

中土以太極為先天以天為理以金木配五行以東西為有定位以土旺寄四時而吾教以理氣本於一真太極以前為先天而分九品之性理大極以後為後天而分九品之人物以天地為大世界由理之氣人為小世界由氣之理以水火氣土為四行而金木活類為其子以四行分四時而金木為氣土之餘也夫吾人之言性理果何謂乎要期以至當之理而已使其言而本乎天人合乎彝倫不謬不悖不畔不援則固不可以常異分視中西也使其言而淪於虛無陷于寂滅害道惑民則即聖賢其名姻族其人固遠之若鴆毒避之若鋒鏑也今吾教之言性學雖不能悉與中土脗合然猶幸為火浣胡麻可與布皁莽粟同其可衣可食而所異者不過如杜之表而裘南之稻而絮非若他說之鴆毒而鋒鏑也且焉知今日為蜀之

日粵之雲者不即為在笥衣裳太倉紅朽耶余恐覽是書者不以連城視而竟以火浣胡麻視也曰寔數言於書竟

朝陽黑鳴鳳敬跋

# 天方至聖實錄

〔清〕劉智 撰

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乾隆四十三年金陵啓承堂刻五十年袁國祥印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二一一毫米寬二八六毫米

廣西巡撫臣朱椿跪
奏為盤獲囬匪恭摺具奏事乾隆四十
五月十一日
準
部咨
廣東
巡撫孫
輪查緝匪徒茲於桂
廠有一人初
藉辮髮狀似還俗僧人詢稱伊名海富潤
係
廣東崖州三亞村囬民遊學已閱九年
至
囬滿脫新著
木長等語查其行李箱內
有抄錄囬字經二十一本
據稱或係自抄
或係買來至其中有無違碍無從識辯
又

御名不知敬避又序引凡例紀事辯論等類狂
悖荒唐之處不一而足
臣嚴訊海富潤據供
於乾隆三十九年間自籍起身歷經
廣西
湖南湖北安徽陝西等省除安徽無人傳
經外其餘均有傳經供飯之人而在陝西
大荔渭南等縣最久所帶前項五種漢字
書係四十六年自陝西囬至漢口因病居
住禮拜寺有寺側開張帽店之囬教江寧
人素二所贈等情並據兩司
一

臣查囬字經二十一本
臣因愚昧不能辯
識有無違碍之處而漢字五種實多狂悖
荒唐且該犯係陝西囬
粵恐係甘省囬
編綱逆
臣均有傳經供飯之
人似此煽惑人心尤應逐一窮明從重案
擬治罪
臣現在提犯研鞫確實情節飛咨
該犯原籍
廣東嚴查有無另有悖逆不法
字跡並咨江南暨各省督撫查繳前項書
籍板片解京銷燬并咨拿
二



奏為盤獲囬匪恭摺具奏事乾隆四十
五月十一日
準
部咨
廣東
巡撫孫
輪查緝匪徒茲於桂
廠有一人初
藉辮髮狀似還俗僧人詢稱伊名海富潤
係
廣東崖州三亞村囬民遊學已閱九年
至
囬滿脫新著
木長等語查其行李箱內
有抄錄囬字經二十一本
據稱或係自抄
或係買來至其中有無違碍無從識辯
又

御名不知敬避又序引凡例紀事辯論等類狂
悖荒唐之處不一而足
臣嚴訊海富潤據供
於乾隆三十九年間自籍起身歷經
廣西
湖南湖北安徽陝西等省除安徽無人傳
經外其餘均有傳經供飯之人而在陝西
大荔渭南等縣最久所帶前項五種漢字
書係四十六年自陝西囬至漢口因病居
住禮拜寺有寺側開張帽店之囬教江寧
人素二所贈等情並據兩司
一

臣查囬字經二十一本
臣因愚昧不能辯
識有無違碍之處而漢字五種實多狂悖
荒唐且該犯係陝西囬
粵恐係甘省囬
編綱逆
臣均有傳經供飯之
人似此煽惑人心尤應逐一窮明從重案
擬治罪
臣現在提犯研鞫確實情節飛咨
該犯原籍
廣東嚴查有無另有悖逆不法
字跡並咨江南暨各省督撫查繳前項書
籍板片解京銷燬并咨拿
二

書賜書名犯
緒清單同書咨部恭呈
御覽所有盤獲回匪搜獲書籍緣由恭摺由
驛馳遞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奉
上諭本年六月初九日戌刻准兵部五百里
火票遞到　尚書額駙公福　尚書和字
寄
上諭據朱椿奏盤查回匪搜獲書籍現在嚴
辦一摺內稱採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稟報
盤獲廣東崖州回民海富潤有抄錄回字
經二十一本又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
等書係江寧回民劉智所著書內大意約



畧揄揚西域回教國王穆罕默德之意居
多據該犯供稱自江南回民表二所贈
已洛各督撫查繳書籍恐係廿省漏網逆
黨以此煽惑人心現在逐一嚴密從重審
擬等語所辦殊屬過當甘省蘇四十三係
回教中之新教即邪教也今已辦盡根株
其於舊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陝省及北
直居住者尤多其平日所誦經典亦係相
沿舊本並非實有謗毀顯為悖逆之語且



就朱椿現在簽出書內字句大約俚鄙者多
不得竟指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無知各
奉其教若必鰓鰓繩以國法將不勝其榜
況上年甘省逆番滋事係新教與舊教相
爭起衅並不借經典為煽惑朱椿獨未聞
知乎朕辦理庶政不肯稍存成見如果確
有悖逆狂吠字跡自當按律嚴懲不少寬
貸若如此等回教書籍附會其詞苛求字
句甚非朕不為已甚之意此事着即傳諭

朱椿並畢沅等竟可毋庸辦理嗣後各省
督撫遇有似此影射俚書籍俱不必查辦將
此一並傳諭知之欽此

廣西巡撫部院朱　咨開據廣西桂林府
知府貴中孚稟報盤獲回匪海富潤搜出
漢字書五種回字經二十一本並訊據該
犯供稱是廣東瓊州府崖州三亞村回
民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尚自家起身到廣
西湖南湖北安徽陝西除安徽無人傳經
其餘俱有傳經供飯之人至四十六年十
月間到湖北漢口觀音橋禮拜寺養病本
年春間有江南袁二在漢口禮拜寺左首



相離二十多房子開張帽舖送
聖實録年譜一部十本天方三字經一本
五功釋義一本清真釋疑一本天方字母
解義一本是書板是江南纔有袁二人人
稱為太爺約六十多歲中樣身材蒼白鬍
鬚等供據此本部院查該漢字書五種內
多狂悖荒唐隨逐一簽出開單進呈

奏除傳經供飯之人另行
逐一研訊咨拿外相應飛咨查照希即檄

飭該地方官搜照海富潤供開張帽鋪之
衷二嚴拿到案訊明所贈書籍買自何地
何人譯刻者何人並查攢衷二鋪內有無
別樣不法字跡及別樣不法經卷迅賜辦
理移覆施行計粘奏稿一紙清單一本
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函札行脩札行府
即便會同藩司星速密赴漢鎮帶同地方
官將開張帽鋪之衷二嚴拿到案研訊書
籍來歷並搜查衷一鋪內有無別項不法
字跡經卷及傳經授徒追寔經卷書板確
在何處照例辦理慎毋稍有違遲切速切
速奉此查衷二已經本司會同漢黃德道
督同漢陽府縣挈獲並搜獲經卷飭發該
府收管在案合行飭府為此仰府官吏會
同武昌襄陽二府應城漢陽二縣嚴訊書
籍來歷得自何人因何將經卷傳授海富
潤及曾傳授別人追寔經卷書板確在何
處務得實情先行通報一面遵例辦理慎



一切稍有違悞切切
五月廿三日行

湖北巡撫臣姚成烈跪奏為遵
旨省釋袁二恭摺覆奏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本年六月初九日戌刻承准
尚書額駙公福隆安　尚書和伸字寄內
開六月初三日奉
諭旨據朱椿奏盤查回匪襖獲書籍現在嚴
辦一摺內稱據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稟報
據廣東廉州回民海富澗有抄錄回字
經二十一本又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
沿舊本並非實有謗毀顯為悖逆之語且
就朱椿現在簽出書內字句大約俚鄙者
多不得竟指為狂悖此等回
國法將不勝其
各奉其教若必勦絕以國
相爭起釁並不借經典為煽惑朱椿獨未
聞知乎朕辦理庶政不肯稍存成見如果
確有悖逆狂吠字跡自當嚴懲不少
寬貸若如此等回教書籍附會其詞苛求
字句甚非朕不為已甚之
諭朱椿並畢沅等竟可毋庸辦理嗣後各
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
將此一並傳諭知之欽此
遵
寄信到臣臣查此案先准廣西撫臣来咨
當經密委司道前赴漢口鎮帶同府縣將
開張帽店之袁二拏獲並起出所存書籍
與廣西来咨相同又另查出譯漢回字經
等書係江寧回民劉智所著書內大意約
畧揄揚西域回教國王穆罕默德之意居
多據該犯供稱自江南回民袁二所贈
已皆各督撫查繳書籍琛係甘省漏網逆
犯以此煽惑人心現在逐一嚴究從重審
擬等語所辦殊屬過當甘省蘇四十三係
四教中之新教即哲合忍耶也今已辦盡根株
其於舊教回民各
准其平日所誦經典亦係相
各奉其教若必勦絕以國
相爭起釁並不借經典為煽惑朱椿獨未
聞知乎朕辦理庶政不肯稍存成見如果
確有悖逆狂吠字跡自當嚴懲不少
寬貸若如此等回教書籍附會其詞苛求
字句甚非朕不為已甚之
諭朱椿並畢沅等竟可毋庸辦理嗣後各
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
將此一並傳諭知之欽此
遵
寄信到臣臣查此案先准廣西撫臣来咨
當經密委司道前赴漢口鎮帶同府縣將
開張帽店之袁二拏獲並起出所存書籍
與廣西来咨相同又另查出譯漢回字經

數本此外逐細搜查委無別項不法經卷字跡捉訖袁二供係江寧府上元縣舊教田民年已七十其書皆得自江寧已故回人劉智從回經譯出給同教回民誦習伊曾請送廣西鹽廒之海富潤五種並未傳給民人誆騙銀錢亦無別項不法事情傳詢保鄰僉供袁二在漢貿易實係安分守法臣察其形狀委係愚蠢回民並非不法棍徒檢閱書籍不過推崇西域回教語皆荒謬誠如

聖明訓示字句俚鄙不得竟指為狂悖臣在與奏間今欽奉

諭旨令庸辦理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聖明洞察矜恤愚回仁至義盡之至意

臣謹遵

旨傳出袁二當堂省釋並宣讀

恩旨明白講解使其傳知同教之人各當安分守業伊感激涕零叩頌

天恩極為真切臣惟有敬凜

聖訓嗣後地方如確有悖逆狂吠字跡即當嚴行懲究若似此鄙俚書籍不敢苛求查辦致滋擾累所有拏獲回民袁二今遵

旨省釋緣由理合會同督臣舒常恭摺具

奏伏

上容鑒謹奏

奉上諭本日姚成烈奏遵旨省釋毋庸辦理隨將袁二拿獲因前奉諭旨毋庸辦理隨將袁二當堂省釋等語袁二本係安分田民年已七十該撫自當即行稱放此事前據朱椿具奏時朕即降旨通諭各督撫停其查辦今姚成烈奏據袁二至年逾七旬之人無辜受累可查拿袁二摺內稱接據朱椿咨來當即見名省釋所致朱椿雖不至如譚尚忠之狥情邀擾而其不暗事理輕重率行分咨查辦冒昧之咎亦所難辭　朱椿著交部察議欽



此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十日

內閣抄出到部查廣西巡撫朱椿咨來當即辦理之回民冒昧分咨查辦湖北省據咨將袁二拿訊實因該撫不諳事理輕重率行分咨以致年逾七旬之安分回民無辜受累實屬不合應將廣西巡撫朱椿照不行查明率行申報例降二級調用此案非尋常錯謬可比雖有加級紀錄應不准抵銷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謹題奉

旨朱椿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閱鄂元奏接據廣西容會起出回
經並掣獲作序刊書之人俱當妥為安撫概於
此事前據朱椿奏到業經降旨不必查辦
通飭各省督撫酌辦後如有似此回教經典
俱毋庸請求致滋擾累蓋緣舊教回民在
西北省分為多而各省亦在在俱有所奉
經典回民中亦屬家喻户曉即與僧道喇
嘛無異馬能盡其人而火其書乎且伊等
平日持誦經典自唐宋以來早已流傳中
國迥非若白蓮邪教起立名色煽惑衆甚且作亂
則安分守法之回民轉致不能自安無所
措其手足封疆大吏如遇有地方邪教悖
逆等事自應認真辦理若此等久有之回
教經典遽照違悖之案通行嚴辦殊屬荒
唐錯謬朱椿初任巡撫不諳事理之輕重
即飛咨各省一律查辦甚屬非是朱椿著







欽行申飭所有閱鶚元奏到起出回
經並掣獲作序刊書之人俱當妥為安撫概於
省釋至各省撫接據廣西容會均著一
例停止毋庸查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再
行通諭知之並各據實具奏有無查辦欽
此

兩江總督臣薩載
江蘇巡撫臣閔鶚元

江寧布政使臣劉　墫
江蘇按察使臣李慶芳敬謹謄黃

兩江總督臣薩載謹
奏爲欽遵
諭旨恭摺覆奏事臣於本年五月二十七日
准廣西撫臣朱椿咨開拿獲回匪海富潤
搜出漢字書五種回字經二十一本訊據
供有同教之江寧袁二送天方至聖實録
年譜等書板片現在江南等情查漢字書
內語多狂悖簽出進呈恭
奏飛咨檄飭所屬將袁二所贈海富潤各書
籍板片搜查解京銷燬並嚴查袁二及作
序之華亭縣人改紹賢及著書之劉智金
天柱等速拿到案迅速辦理等因臣恐其
中竟有悖逆不法之書當即容會各撫臣
並行司道轉飭查辦去後旋據江寧府粟
率同上江二縣親詣袁二即袁國祚家內
搜起漢字回經各書籍板片並拿獲袁國
祚同居之兄袁國裕訊明著書人金天柱
久經外出不知踪跡劉智久經身故有曾
孫劉夢巽訊有天方性理典禮二書板片
現在鎮江譚在文家即經飛關鎮江府查
拿隨據鎮江府粟飭外將譚在文連書本
板片一並拿獲又據松江府粟率同華亭
縣查明作序之改紹賢係提督衙門書辦
即粟知提臣飭發到縣訊詳續據江寧鎮
江松江各府粟報已將袁國裕譚在文改
紹賢等解赴江蘇撫臣審辦等情到臣臣
正在查核批示間於六月初八日接奉
上諭據朱椿稽查回民搜獲書籍現在嚴辦
一摺內稱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粟報云
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
恩施諭格當即飛札各撫臣一並欽遵並札
會江蘇撫臣率同司道府縣傳齊回民袁
國裕等宣揚
恩旨概行宥釋其書籍板片亦即給還並通
飭各屬遍行出示曉諭回民從此益當感

激
天恩務各安分守法悉歸良善永沐
皇仁於無既矣所有臣遵
旨辦理謹恭摺由驒覆
奏伏祈
聖鑒謹
奏
硃批汝據朱椿寄信即不審事體輕重如此
矜張辦理糊塗為朕所鄙笑矣汝不同朱
椿當知愧恥該部知道

六月二十五日奉
諭本日據薩載奏接准廣西撫臣朱椿咨
拿山民海富潤案內之改紹賢等二犯當
即轉飭查辦解赴江蘇撫臣宮兆辦殊屬非是此案海富潤有抄錄田宇經
卷及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書其書
內大意約畧揄揚西域回教之意居多回
民持誦經典自唐宋以來早已流傳中國
現在相沿舊本在回民中俱屬家喻户曉
並無毀謗悖逆之語則是回民之各奉其
教即與此時僧道喇嘛無異馬能盡人其人
而火其書乎此案前據朱椿奏到節經降
旨通飭各省督撫查辦毋庸查辦乃薩載接准
朱椿咨會並不權衡事理之輕重遽行飛
飭各屬將改紹賢等嫂查拿押究審如此
矜張辦事殊非大臣實心任事之道實屬
可鄙可笑薩載久任封疆在督撫中尚屬
老成歷練明白曉事之人乃亦與朱椿之

初任巡撫遇事於無主見者相同能不知所愧乎地方大吏還有奸民倡立邪教即惑衆斂錢之事自當實力嚴查寃辦務淨根株以除風俗人心之害若回教民人各省多有無論西北省分居住者固多即江省一帶零星散處其飲食作息俱與平民相等不過不食狗肉耳如以傳習經典與相教悖逆之書一例查辦則安分守法之回民轉致無所措其手足且從前山東王倫及甘省王伏林等滋事不法回民中即有首先奮勇打仗者即上年蘇四十三之事其舊教回民倡義率衆協同官兵勦捕甚為出力經朕御次獎賞則朕之視回教民人皆吾赤子各省督撫安得岐而二之乎現在所辦此案查拿之改絡賢諸人雖已據薩載摺內聲明業經遵旨概行省釋其書籍板片亦即給還並當出示詳晰曉諭回民務使循分守法各安本業毋致驚惶擾累但各省督撫若因噎廢食將地方實係邪教重案亦藉詞慎重姑息養奸竟置不辦恐不能當其罪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領侍衛内大臣尚書忠勇公　領侍衛内大臣尚書　字寄
江南提督公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保寧奏稱據華亭縣知縣林培由稟稱廣西省查出回匪海富潤事内有華亭縣所屬名改鈎之人係提督衙門書辦隨將改鈎拿交該縣審訊並令搜查家屬有無別項不法書本等語此事本不應辦已經明降諭旨曉諭各省督撫矣保寧在乾清門行走多年而隨同阿桂在軍營經練事體不比閔鶚元朱椿一樣未曾經練事體者此等回子經卷乃衆回俱有保寧豈不知之今並不分晰事之輕重虛應塞責即將改鈎拿審並搜查家屬所辦甚屬非是着將保寧申飭欽此

江蘇巡撫部院閔　為飛咨查辦事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廿七日准
廣西巡撫部院朱　咨前事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就抄粘飭行為此仰府官吏即速督同華亭縣將粵省查辦海富潤逆書案内之贈書江寧表二著書之石城人表國祚金天柱金陵劉智並長樂齋藏板及作叙之華亭縣人恂齋紹賢一并嚴密查拿並搜查各該犯家書本板片有無別項不法書本字跡宛明流傳處所刻日訊供馳稟察奪并即委員解蘇審辦毋稍疎漏大干未便一面將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書及板片等項通飭各屬實力訪查出示首繳務期查繳净盡刻日解候彙解慎勿遺漏干咎火速切切

書引

敬刻此書原以開明教法垂諸斯世亦以表揚
緒譯著述苦衷並非沽名射利之意惟念江寧
省會名區從前教習甚衆兼有捐俸義舉邇來
漸至頹靡雖有設帳習學多屬虛名鮮實今訂
茲書工價每部紋銀　除紙張潢稍有盈
餘意欲藉此書之盈餘以為鳩集置業永遠設
教之資庶聖教益廣而進學有基
四方請書諸君子倘有同心何妨格外樂輸以
襄此盛庶源遠流長光於奕世豈不偉歟

石城袁國祚謹識



至聖實錄年譜序

今夫聖人之道至大聖人之學至正聖人之功至精大則無所不範無所不備此吾教至聖之特生天方濬流東土而立教垂萬世於無窮也伊古以來聖人賢人衆矣上自伏羲神農黃帝以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雖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得其偏而惟孔子為集大成時中而無弊吾教之有

至聖猶四書六經之有孔子也至大而無所不包至正而無所不範至精而無所不備自唐降於天方講明

天經覽民警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若教及中國人無不敬而持之但吾教之習天經者猶能得其大畧而讀漢書大夫鮮能近其藩籬則以實録年譜之未著而無實録則無以不文辭謹按劉公一齋著述甚多為聖教之功臣如天方性理典禮至聖實録年譜一書蓋吾教之習經者多而讀書者少此書一出則學士大夫皆得以窺吾教之源流不至為他岐所惑其功更大袁君景初承伊父祖之緒業日孜孜以欲付剞劂而



至聖之心源不顯無年譜則至聖之行事不彰心源不顯則偽學雜出而無以見其全體行事不彰則意見偏執而無以見其大用有心聖教者用是為拳拳焉歲乙未余自廣陵署中回舟漢口遇金陵袁君景初以



字毋解義五功釋義諸書尤其卓卓

表君之用心苦矣異日得卒是業則
至聖之大無不包正無不範精無不
備其心源行事全體大用昭著一時
垂憲萬世不啻無稍補其萬一云

昔
大清乾隆四十年歲乙未秋七月吉
旦

鄉進士文林郎前貴州
敕授四川叙州府知珙縣事前貴州
壬子科同考試官雲南臨安府石
屏州聖裔賽琳筆山氏薰沐頓首
書時年八十



序一

天方聖實錄者何書也記何人之事蹟者也
中外學士著述西域者多有傳誌家而未有
長篇像贊之言盛簡伯而後以序言屬焉
予拘係克踐已私蘭蓑天理之妙莫過文理
淵源即此探海珠跳異鉄鏗而為一奇盛
鍛煉琢磨寧而為鋼矯於特豪盛列於金蠅
鵬之寶匪過乃譏奇珍者求其實玩而緣出

謝函鍾準墨依原文直解漢譯歌以提挈綱
引教後人初學士大夫可以當誦誠而旅之
動之其書稿樸述錯汲古年未經鐫出不能
無譌非文臧隊於今聿以表君景初先生健
劉公苦衷能將盛奇珍而得鏡
筆之人能聖人之鏡道而通性學推神明之
於四海等之幼之與成之去功良不減
於作者乾隆丙申冬月表君適訪武林以寓
錄年譜命余小子士芳自惟未習儒懷旨

天方至聖實錄年譜序

竊聞千聖一心萬古一理聖人之事不外乎正
心誠意其所以體贊造化薰沐人心者實所以
仰承天命不敢少負造化生成之大德耳
至聖實錄一書乃西域至聖穆罕默德承命立
教之行畧原本為西音經傳金陵前輩劉一齋
先生因書法不同語音屢異恐昧聖行遂譯漢

曾明訓誨不敢不敬不敢褻瀆之見嘗心玩味鑽
懷砥礪行之砥我同人砥之涂以砥身砥行
之萬分勿自進持之以久靈而上達焉於
是聲聲繳繳如親切之傳足見弼子與
表子弟道之切而區區微忱之粗言誠不能
窺作者之藩籬而敬仰自覺稍抒爲塔敢與同心
德法之云爾首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冬
月朔日校愛武林清真寺掌教咸陽後學馬
士芳薰川氏薰沐頓首謹撰

成帙欲佈之海內咸矢吾教之源流甚翻譯考
心誠善也溯其成書之功實不知費幾許苦心
矣無如刊傳有心廣行未遂先哲云亡事成中
止予小子系出天方世居古燕自曾祖鄧亭公
以深受　聖朝知遇豢養殊恩每恨未仕未由
報稱謹令賢祖父奮志功名以繼光志賢父由
斜名歷官壽春總鎮于乾隆辛未捐軀　主事

聖宮力綿不克歸里不得已
參請就近于壬申歲入籍松江賢　幼孤失教一
叔無能惟仰承祖訓每遇名師高人窮求吾道
一二毫末為警心守身之法乙未秋幸廣西胡
公移守雲南賢師事之餘受予一冊即一齋公
所著實錄稿也敬誦之欣感寔甚蓋慕名匪一
朝夕矣惟臧塵絆假抄未竟丙申冬忽幸金陵
景初袁老夫子下訪示書命并展之乃知繼劉
公之志已付棗梨賢寔不禁一喜若狂也窃惟
造化之降至聖尤東土之有孔子也故天之生
聖事雖殊而理寔一聖之所為行雖異而心寔
同視孔子之生也有麟吐玉書樂鳴中天之瑞
及其降也更有制作定世符著掌之貴而行道
之遭遂亦有陳蔡畏容之厄慎獨必變諸章一



可擬議者寔錄聖之全體大用彰明如繪矣吾
人世守正教幼習經書固知之而未習經者惟
知有聖而不知至聖之所以為聖豈非若暗室
無燈迷津乏筏哉袁君既感先聖承天立教之
苦復悯後人茫然無指之難不辭艱險不避風
霜南北奔馳創理剞劂裝潢成帙使人一目瞭
然共悉其大本大源不啻似
吾郷承于聖側噫袁君

之用力用心實不愧為倡明聖道振興吾教之偉人也其視不學無聞勉承　蘭咳聊拾數言大德于不朽云耳

乾隆丁酉歲春王月中澣華亭恂齋改紹賢藁頓首草



## 敘

孟子曰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行中國若合符節陸氏曰古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即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雖上下千古亦無不同觀此則知聖人為間氣所鍾後天而生實先天而弗違者誠不可以方域限亦未聞以方域異也我清真教肇自西域起於人祖阿丹傳于至聖穆罕默德道集大成聖由天縱生而靈異長而絢齊萃五行之精英挹而大之真純德薰斯化風被咸懷敬行乎君臣父子敷教於仁慈禮讓

不襲唐虞之迹而治庶民樂不過孔孟之說而性正理融發明誠實不墮無說承天經以酬萬世第以阿爾伯之文言難使普天下之解喻道以字牖理以詞蒙良可慨矣白下介庵劉先生者幼從先祖遊即潛心默契欲纘乎祖父之偉志雖力綿而莫任幸將伯之可呼既版帙之俱成想前賢之足慰念者曰前固慶完全日後雖辭剔餘則廢者舉之散者新之藏者固之滯者通之是又有望於將來之蔚起者矣昔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仲夏望前三日白下後學袁國祚謹序



廿餘年之精力彙千萬卷之英華翻譯成帙校閱瞭然俾吾教窮理盡性之學一旦霧散而覩天光全體大用之精九達卓行而明軌遠求但有功于往聖實深有[illegible]于後人苟非劉子之繼父志而宏聖教以惠無窮者何能有此覩耀也哉則劉子之忠孝仁

淫來建大業者亦計小恥立榮
名者安能自屈今閱劉子儒
繹諸書知世經籍淹貫儒文尚
情誥~乎三冰義奧款誕經而學
侶秩乎條分縷析品升堂而
仰俾吾者裁罷去歸咽若觀火
瞭如指掌徐注閑素之功良亟漆
也復讀
至雪峯謁尒玄先生著山積
靈柴明岌岌貽書編類至素民
國詒者刻刻流布飛徒沽名射利
梁蘭道言與劉子無異不杇語無

表出恢宏法書軏車縹緗而飛
塊罪此書得見劉子緒
評深加鈐鍵豈私劉子尚心恥厚者哉
幸哉望飛表之
乎皆吾山左未
吾門然而論罪
亦禁嘈至嘩與同
人吐屈而絲仲
而大易作仲尼
著子思述宗雒而中庸述原
被楚拘而離騷
會望坻表者即
表者誠信

真主之所以賢於萬物也自帝堯欽若昊天寅賓出日
驩兜共工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而益仕益讓于朋壁亦為已任語云吉人　天祥洵
三
不誣哉我
至聖實錄天方聖人穆罕默德初終
古郯　庠生王懌拜撰




至聖實錄者錄天方聖人穆罕默德自帝阿丹至至聖五十三年之實事也而其先世之源流次第述焉傳曰天地間人為貴而人有聖賢知愚聖為貴聖復有列聖欽聖大聖至聖至聖為至貴穆罕默德至聖也其所至貴者何在乎在其自生至卒六十三年之事實也有其自阿丹而下五十世傳光之源流也考其事實溯其源流然後知穆罕默德為天下古今至



貴之一人也天方有至聖全錄不可得見於斯自法而西學人據所見聞輒為筆記者其文訶漢其說與同讀者難所依岸茲惟據其世次編年事之同而實者錄之復考諸經傳博採正閱芟繁存簡仿式綱目訂為是錄俾覽者易扼其要而須取其實規也於披閱之下所當留意者四一須知至聖乃真主造化乾坤所特生之一人二須知至聖雖居人寰而其靈實為造化之根原其形實為天地之模範三凡古今聖賢先

至聖而出者莫不以心折至聖爲得道後最初而出者莫不以服從至聖爲正覺四須知直主降衷善人必使歷諸艱險受諸灾厄然後成歷志以至聖至貴之品之德其處世行教必歷若許艱難困厄非一蹴可行可至則凡體聖行教者不得苟安於逸豫可知已嗚乎千古聖人之道德未有貴於至聖千古聖人所歷之艱險未有甚於至聖學聖人者持躬任道忍受艱難思底于有成位追於無上當以是錄爲明鑑焉

讀至聖錄法

先賢爾馬篤曰讀聖人錄須具四種力一曰信心二曰辨才三曰明智四曰高識信心者凡聞見聖人所事所言出乎尋常見聞之外者實心誠信不可疑議少有疑議即非聖人之徒也辨才者能分別聖凡知見之本不同不以凡人之事比擬聖人之事也蓋聖人之言行出於至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可以遠見可以驅鬼役神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凡人知見之所能及而若比擬之是混聖人爲凡人也明智者無或於所見所聞也凡天下之物知其象復知其理知其當然復知其所以然表裏通明精粗一致無或矣聖人者表裏精粗無不各極其至者也膚見之徒何以知之高識者超常越衆之知見也立高一尺即遠見一層立高一身則所見者非衆人所能見矣立堂下不能議堂上況立岩下而議立萬仞之巔者乎聖人又出乎萬仞之巔者也孰能議之讀聖人錄者見奇勿奇見怪勿

怪蓋自凡人為奇怪者在聖人皆平常事爾小知大知品隔天壤冬雪夏虫徒相譏毀是故凡讀聖人錄必具四種力無疑議矣嘻果具四種力矣則自己之所言所事亦出乎凡人之表矣復何疑議聖人乎哉

## 讀法

三書者三而一者也履階而登升堂入室其序幾矣愷自初學以至于今四十餘年覽遍諸家讀書萬卷天下名都勝跡遊歷過半雖卓塵驢背未嘗廢吟哦而所成者無幾且未善也著書豈易易哉尤有難者生無同志業無同事即族屬親友且以子不治生產爲不祥而予孳孳之意不息篤志闡天方之學以曉中人自立蒙自脩自潤而又不敢自是乃裹糧負笈歷齊魯走都門就正朝紳先達由豫楚入西秦訪

來宿學遺經過吳門遊武林越會稽抵甬東考文問字閱胡氏天祿閣藏書得未曾有由大童至大萬珠山觀海大暢所遊歸而自謂曰學問如是而已乎道理如是而已乎文章非我事功利非我圖也擁萬山老于聖賢窩中可也庚子冬赴京庶馬公召謁孔陵有感而歸明年辛丑二月寓三山市肆甫譯天方至聖錄俄復有姑孰之役年餘而竟得之易而成之復難何也造物之成就人處固多而顛播人處亦多人心之反覆世道之崎嶇塵紛之搶攘毀譽之麥麩日無寧晷心無寧刻入室則咿嗄嘯呪假寓則是非糅雜謀一條可隱而力一蹶兄弟戚友初未嘗不愛吾居吾也視吾迂腐疎狂去之遠之不啻若至一歲遷徙數處無恒其友凡皆造物之顛播我也心志之苦筋骨之勞可謂至矣然而志不可奪乃去三山而就和陽之市三閱月而錄竟計自辛丑二月發筆迄今甲辰正月三易春秋十更居處南北星霜數千里三脫稾乃見





姑息而不予謬聞陳留許氏多藏經訪之過朱仙鎮偶得賽氏家藏至聖錄西經原本也閱之與吾昔所得者大較眞詳憮然快然喜曰造物之成就我如此其巧耶向也吾欲著三極會編而欲吾成厥志耶吾其受命矣置舊翻新重訂至聖錄時陳留歉疫大漸不可居得許子一序而歸復寓三山市肆日沉浸于鉤提筆削患乎求之難而得之易得之易而成之復難何也造物之成就人處固多而顛播人處亦多人心之反覆世道之崎嶇塵紛之搶攘毀譽之麥麩日無寧晷心無寧刻入室則咿嗄嘯呪假寓則是非糅雜謀一條可隱而力一蹶兄弟戚友初未嘗不愛吾居吾也視吾迂腐疎狂去之遠之不啻若至一歲遷徙數處無恒其友凡皆造物之顛播我也心志之苦筋骨之勞可謂至矣然而志不可奪乃去三山而就和陽之市三閱月而錄竟計自辛丑二月發筆迄今甲辰正月三易春秋十更居處南北星霜數千里三脫稾乃見元世祖入藏之府庫而爲流寇發出者天文地理之學思過半矣繼而于秦中復得人鏡經格小成較之居曠庭坐精舍田畝豐給明儕討論一人剏之而衆人成之者豈不爲尤難也哉難

于其學復難于翻譯難于編著復難于成難于會通百氏而成一家之言復難于以一人經理百務而無相爲友雖然于至難中而有至美存焉于至苦處而有至樂生焉暴入之時求之弗得入之弗深若探海尋珠只覺其難沉浸既久而一旦驪珠在握萬目稱奇美哉何似勉成之際殫力搜羅庸心採綴如織錦編花多見其芳工夫既到而一朝彩鳳成章千人唱美樂也何如得其美無難矣得其樂無苦矣吾于至難至苦中尋斯美樂之境假使當日坐守陳編不有燕秦之駐勞安得快睹三極之奇學或眷懷姑孰不有河中之跋涉又安能獲此聖緣之眞本以是知造物之顛播我正以成就我也吾之蒙惠于造物者深矣厚矣志斯成矣獨愧夫才力不足不能答其惠我之至意也殫躬盡瘁已矣尚冀世之君子念我孤人閒見不廣辭語不工而一志于倡明正學也正其訛繆補其闕畧修之澗之其襄厥美以成大觀垂鑑永遠則斯道之幸也

天方至聖實錄凡例

一是錄以載爾準聖師天方至聖像爲本而以羣說補附之若採自經傳正史考據眞確無疑者則列爲卷首以作識聖入門之先引

一是錄編史也史以昭信徵往察來其有雜傳小說希異不經之談悉置弗錄其有聖人感應神奇非可爲教戒者亦弗錄至聖人所說經律教典另有分著不載錄中

一是錄綱目爲體例本準聖舊也天方史學名成數家綱目一家例也即此可見東西同文之盛

一綱目史學也文貴約而該事貴詳而核準事爲法而西學人所集未稱盡善刪繁補闕庶乎可觀

一凡興廢大事必書創制大典必書百王來朝遠譯歸服以及征伐出使忠孝廉節凡有關于風教者悉載之至其人之出處與事物之顛末則或詳或畧或載或不載不

凡例

一是錄六十三年事實而并錄其先世五十代傳先直追元祖阿丹者識其源流本末之不偶然也抑傳先乃千古聖人未有之奇徵并識之以表其祖德宗功之盛典

一譜著四統源流眞屬希有人不至此不可以爲聖聖不至此不可以爲聖聖不至表而出之乃徵吾聖實爲萬聖之元首造化之特生云

一首列年譜提其總綱某年作某事表注其下俾覽者先扼其要領後詳其分目庶易明易記云

一吾聖出世專爲明正學闢異端不事功利

不受帝王之位反以貧儉爲尚而于貧儉中成富豐雖帝王威權莫之逾焉天命如此職任如此未可以僭分論也

一千古爲聖爲王者難于治教兩全吾聖既受天命以明教復專征伐以成治掃蕩羣邪廓清四譯規模萬世而不易誠所謂生民未有者也君師兩任治教兼統受命如此職任如此未可以黷武論也

一凡天經聖諭皆本然文妙無庸潤飾用



漢譯或難符合勉力爲之致意云耳

一尊經聖語言言典謨字字珠璣不敢增損一字以便質證誦習以慰學士觀揚

一凡天教聖詮及封荅書劄只擇關要數語其他閒套言悉不錄

一綱目之下間有或問議論斷辭諸文或見諸本經或採自別傳非敢妄意矜奇實恐因虛廢實

一聖人儀行爲古今模範其禮制實規已著大經大典矣其居常細行及與弟子之常言集三十五篇附著于後學者初見一班毋謂全體在是

一聖國風土爲萬方觀望其方域形勝氣候風俗人物崇奉以及禮制形政飲食冠服地方之廣遠國土之豐饒工藝技巧學問精微已載諸史鑑傳記審矣苟非博學家烏能周覽遍及今擇中史所載西方國土中士所歷而爲記者數則爲仰聖瞻光者



畧開一竇其方域人物等類卽分見于各國風土不復另著

一實錄原以表彰先德垂鑑後人重直書不遊毀舉其中或有關切時病擊節痛癢者概不隱諱以存傳古鑑今之至意

一東西書契形聲雖異文理却同翻譯或原其文或用其義總以表彰不漏而已文有不合義無不合也

一行文淺近無深遠直述無藻繪本色無虛

奪其訓詁曰氣只遵經義本文不循俚談巷語惟藉上知留青不希庸愚須好

一凡史斷論贊一從其舊歌頌詩章則或去或存蓋翻譯一道易于義理難于風韻犯難則去之若拂經盤恐流浮泛

一編年以天方年月大書於上以各帝國年月分注於下以考證天下疆域雖遥而行事若在一室也

一干支原爲紀數記號非有關於陰陽五行也術數家以占年候凶吉及政務興衰誕矣天方以厄卜哲得諸字紀數記號亦猶干支也錄中不用無益近識也

一西曆恒以十二月爲一年無閏月閏十九年而差七月則彼此月數不免差同故於大書之下注明西曆某月當中曆某月至其差閏之義另有專書詳之此不暇悉

一西曆十二月之名一定也準墨只書其名不列其數此則大書其數並注其名以便



考核

一天方以月朔之明日爲初一日故凡紀日數西曆較中曆爲少一日也如吾聖誕生三月十二日則當此之十三日也

一天方月名正月穆聆閣二月色法爾三月勒比面與臥立四月勒比爾阿后爾五月哲馬獨與臥立六月哲馬獨阿后爾七月勒哲卜八月捨而那九月勒默臧十月少

時分初正亦二十四也日行當各地天正半晝爲午時對天正半夜爲子時地之圜徑九萬里其建國居人處恒在圜體之半爲地全體四分之一蓋如剖瓜四瓣而建國僅在一瓣上也計此一瓣自東極海岸至西極海岸四萬五千里兩極折中處則天方也則日當東極午時爲天方之初曙東極之酉時則天方之午時也日當東極之子時爲天方之日夕而東極之卯時則



天方之子時也此東西時刻之所以不同也則凡錄中言聖人之感應如夕日返照夜月中分與晝昏夜明之類不必此地人俱見之也故祥異志所不載而西志載之一中志天方去中國四萬餘里蓋從遊移曲線路也若依地徑直線算之不及三萬里也第山水紆迴沙漠遊亘耳

一錄中言兩禁猶兩京也即墨克默底納二國也聖生於墨克都于默底納兩地爲天下之觀望實聖國之禁地也故凡萬國來王來朝者并以恭敬禮儀莫敢入之

一人名物名皆自有本義未可翻譯翻譯則不達如阿丹人祖之名也義則大地精旨穆罕默德至聖之名也義則普天稱頌名者明也用其義則晦矣

一人名物名國土山水名有以一字名者如罕努海子名商西域國名有二字名者如兩里配賢名墨克祖國名三字四字名者



如歐墨兩歐思馬尼二配賢名默底納欣都斯虛二國名五字六字七字者如額補白克爾賢名爾十都墨那福聖祖名一十尼默思歐第遜士名凡一二三四字名俱單名五字六字七字名俱二名並爲一名也如額補白克爾白克爾是其本名加額補其號也爾不都是其本稱一十尼尊稱之也蓋天方加額補爲尊號猶此地加父字爲

當號也如尚父仲父之類天方加一卜尼爲嫡名猶此地加于字爲嫡名也如于思子程子之類錄中凡遇名字多者省去一二字易呼也如額補白克爾或去額字曰補白克爾或去額爾二字曰補白克又如一卜尼默思歐第欣都斯唐只云欣都凡如此類皆省文也錄中散見於前後覽者識之

凡例

一國名地名當有一處二名者或數名者亦由歷代之沿革也錄中只依聖世之名而以今名注之如補哈剌注哈烈一福里格注拂菻是也註之以便考証

一凡二人同名或數人同名者則易一二字以別之如賽爾的色而弟二木爾爾莫兒易呼也曰穆人穆衆穆軍等皆是

一錄中稱二氏乃指朱平得忒爾撒兩教徒也朱平得乃母撒之教徒忒爾撒乃爾撒之教徒兩教之徒初皆行其聖人之教秖奉一主絶無異說道後爲異端所惑敬神

凡例

一天方文語雖點畫異制音聲聱牙而在彼地未嘗不日端楷順利且有卓越天下文語之妙第能服習于其間則雖童孺亦能運筆清新歌吟逸響讀者凡遇人物地名輕便讀過可也

一錄中稱遷士輔士皆聖門弟子而輔治成化者也遷士乃原罣克遵教而從聖遷默底納者也輔士乃既遷之後歸化而輔聖者也遷士中位尊學富而品德幾聖者如

凡例

一錄中稱穆民穆士乃晉人天方之本稱蓋從穆罕默德聖人之教者也穆民本曰穆我民穆士本曰穆士林稱穆民穆士省文易呼也曰穆人穆衆穆軍等皆是

一錄中稱二氏乃指朱平得忒爾撒兩教徒也朱平得乃母撒之教徒忒爾撒乃爾撒之教徒兩教之徒初皆行其聖人之教秖奉一主絶無異說道後爲異端所惑敬神

事佛矣吾聖出恢復正教掃除異端天下
實服惟二氏人執拘未盡歸服終爲異端
云

一先輩聖人概呼尊號不曰聖人如阿丹施
師母撒爾撒等不與吾聖混也

一凡帝王宰臣及文武職名皆譯漢文辨尊
卑明任守也

一凡用一二西語如以馬尼討曰等隨有訓
義註其下



一自古帝王天下有之萬國有之第爲名不
同天方稱帝曰默罕默德曰蘇魯檀統協諸郡者也翻譯直書帝書
王非敢僭稱乃明東西同文地各有主耳

一歷代帝王及名公鉅卿之碑記序文遍滿
天下不下萬餘茲僅舉數篇贅後識中士
讀揚我聖

一古今來事功莫重於道德人品莫貴於聖
人況吾聖爲天下古今道德之淵源人倫



之表率安可不錄安可不傳先輩賢學既
已傳之矣安可不揚抗於當世徵往哲來
觀型作範其小子役志於斯之意也夫

讀法先熟記年譜綱領次細玩分注綱目
難字有音義晦義有訓解不明者摺葉且
置少閑再閱並無難明之理亦鮮不解之
文

一句讀以點、要言以圈○關切以連點、、
、要言以連圈○○警語以重圈◎◎



人名以空條□國土地名物名以實條
綱目有一節而兩事或一事而兩義
者以大圈○格之數名而連句者以圈點
斷之

一聖人實事散著羣經見聞不及宜載此錄
者博雅君子補遺庶稱全帙

至聖實錄卷目
卷之首
至聖解
歷代聖像
歷代經書紀載聖德
歷代經書揚聖德
天地神祇傳揚聖德紀
穆罕默德傳
至聖篇
至聖行述畧
卷之一
至聖源流五十代傳先小傳
卷之二
世統源流圖說
國統源流圖說
道統源流圖說
化統源流圖說
四統總說
卷之三
年譜
卷之四
孕產奇徵
卷之五
一歲至八歲事實
卷之六
九歲至四十歲事實
卷之七
爲聖先徵
卷之八
爲聖元年至五年事實
爲聖六年至十三年事實
卷之九
遷都元年事實
卷之十
遷都二年事實
卷之十一
遷都三年至四年事實

卷之十二
遷都五年至六年事實
卷之十三
遷都七年至八年事實
卷之十四
遷都九年至十年事實
卷之十五
遷都十一年至終事實
卷之十六
感應補遺
卷之十七
至聖讚
卷之十八
儀行錄
儀容
語言
學問
禮拜
德行
動止
沐浴
念主
誦經
施予
交人
父母
婚姻
兄弟
待士
結友
營藝
干求
醫治
占夢
冠服
視疴
哈參問
齋戒
朝覲
接物
于嗣
夫婦
奴僕
和鄰
晏會
旅行
商議
占卜
居處
食餘
喪葬
侯腮尼問
卷之十九
天方聖國風土考證畧
方域
形勝

氣候
人物
禮制
食飲
宮室
學問
官制
科制
曆學
風俗
崇奉
冠服
財貨
工藝
國紀
刑政
文字
奇器
靈異
勝蹟
附錄國名中史所載者
天方國
忽魯謨斯
哈烈
蘇門答剌
榜葛剌
南泥里
阿丹國
滿剌加
啞魯
回回國
回鶻
回回曆
卷之二十
讀頌碑記序說
明高皇帝百字讚
明太宗敕諭
明武宗皇帝評
敕回回太師文
回回天文書序
勅建清眞寺碑文
勅賜清修寺重修碑記
勅建懷聖光大寺碑記
勅建淨覺禮拜二寺碑記
勅建眞教寺碑記
天方聖教序
溜山
拂菻
哈密
回回教
回回欽天監

天房賦
清眞教考叙
羣書釋疑跋
清眞教説
回回説

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目録序次

欽定四庫全書

#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首

至聖解　羣經集覽

天地間人爲貴人有聖賢知愚聖爲尤貴聖復有例聖欽聖大聖至聖爲至貴稱罕歟德貴爲天下古今之一人也故稱至聖造化之初人分九品之理居最上賦形而後人有九品之象而至聖之象爲最全理之最上者知無不全象之最全者能無不備是故至聖之知能冒理象以無遺則品第冠天人而特出也

九天七地爲萬有理象之居位天貴于地阿而實又貴于天至聖之性理位于阿而實則其居位爲天地之至貴

地分七洲阿爾壁爲七洲之貴至聖爲阿爾壁人阿爾壁以兩禁爲至貴至聖生于墨克卒于默底納則其居處爲天下之至貴

阿爾壁一切氏族以古來氏爲至貴至聖爲古來氏之裔古來氏以哈申爲至貴至聖爲哈

申之孫。則其氏族居天下之至貴
天方乃天下生人創國最始之所。墨克乃天下
萬國最中之所。至聖生于其地。亦至貴之一
徵也
自開闢以來。天下萬國。人之能教之明。道之行
文章之粹美。學問之通達。莫過于至聖之世。
至聖生于其時。亦至貴之一徵也。
十二萬聖人散見歷代。爲教各方。然只在一方
一時。逾方則不行。逾時則革。至聖合萬教歸
一教。統萬經爲一經。其教爲天下古今至貴
之教。其經爲天下古今至貴之經。故能行之
天下。傳之永久。不替亦至貴之一徵也。
凡人之宗支由已身而上溯。至于始祖。或十代。
或數十代。未能盡皆賢正。至聖自父祖而上。
至于阿丹五十世。皆有賢名。不聖即王。皆爲
當世所推重由貴胄而傳貴胄。其世派之至
貴也。
至聖祖先直。溯至初祖阿丹。絶無拜佛祈神者。
其積厚之至貴也。
世人之元形皆函于祖父之脊背。獨至聖之元
形見于父祖之面額。夫首爲一身之尊。額爲
一首之尊。則其賦形處之至貴也。
至聖之元形見于阿丹之額。至聖之元理位于
九天之額。至聖之尊名。列于阿爾實之額。何
莫非至貴者耶。
天地造化。譬如樹株。至聖其果。譬如粧臺。至聖
其鏡。譬如鑾儀。至聖其寶座。譬如寘筵。至聖
其首席也。
聖賢如衆星。至聖則日。教化如炊餅。前聖種麥
造麵和劑。至聖則成熟餅也。
至聖乃造化鍾意之人。是故主諭爾撒曰。不爲
穆罕默德。不造天地人神。則其特生也無疑
行路有左右。左東右西。至聖行右路者也。路復
分左右。中左逆右順。中則即此是道。至聖行
中道者也。左道入地獄。右道進天堂。中道則

直趨而上右貴于左中又貴于右是故至聖之道乃至貴之道

造化至貴居處至貴稟賦至貴世族至貴趨向至貴無一不至貴至聖之所由稱也

天頂額其名天門書其名古典載其名神鬼須其名欽都貝葉揆其名至聖本體印其名天地萬物象其名而造人身象其名而生天上地下孰有越至聖而爲物者則天人之歸至聖猶衆流之歸海也是故歸之者爲正不歸之者爲迷貴孰如也





補白克使奚商之魯密聞聖人之教始至與拓魯密之屬邑也邑侯海葉勒遣使問話不對曰不到王前不與言海葉墨衣召見奚商曰魯密天下之宗國君侯大臣也不以禮接遠人將何以朝四方海葉謝其來意曰奉使上國聞揚聖教曰吁君爲書齋夜拜者之民耶曰然海葉變服禮貌甚恭給夫馬送之王城使者請易馬曰此地不利於貶奚商曰馬亦不利于我也吾取吾之慣可耳乘貶帶劍入王城直抵殿陛下貶時魯密王坐寶位擁百官皆赤服儀仗肅然奚商入高誦清眞言宮殿爲之震王恐命坐奚商匍拜而坐王曰卿乃有禮之國見王而不叩頭何也奚商對曰奉聖人之教不叩頭王曰何故對曰聖人制禮與常不同人有尊卑禮有等殺非其位不施其禮不知上國之禮何如請王恕不知之罪王曰既云聖人制禮應無不是願聞其詳奚商對曰禮有五等人倫至君爲

尊復有尊居君父之上者爲至尊造物眞主是也臣子爲卑復有卑居臣子之下者爲至卑奴隸是也與身平等比肩者兄弟朋友也總爲五等尊與至尊與至卑與平等也其相見之禮亦五等叩頭也揑膝也侍立也叩頭者全身俯伏以頭叩地也揑膝者全身俯伏以臼親地頭不至地也躬身者屈折其身背正向天面正向地也長跪者身首直立髀脛曲揑膝向前足向後也侍立者委手立身無傾仄旁倚也五等以配五禮叩頭施于至尊眞主也揑膝施于君父躬身施於朋友臣子揑膝於君父曲膝荅之敬之也一說如奴隸之敬之也奴隸進於上人有奏則跪無事則立五禮者尊卑等殺不容紊也王曰五者之配亦有道乎奚有責乎奚商對曰莫尊於首伏首所以事君父首以額爲至尊稽首所以事眞主身者一體之中躬身所以揖比肩膝次於身曲膝荅臣子之以禮進也足爲一身之末



旁倚也五等以配五禮叩頭施于君父躬身施於朋友臣子揑膝於君父曲膝荅之敬之也一說如奴隸進於上人有奏則跪無事則立五禮者尊卑等殺不容紊也王曰五者之配亦有道乎奚有責乎奚商對曰莫尊於首伏首所以事君父首以額爲至尊稽首所以事眞主身者一體之中躬身所以揖比肩膝次於身曲膝荅臣子之以禮進也足爲一身之末



爲首奚商高誦清眞言宮殿復震王大恐曰念此則宮殿震常乎術乎常則民生不安術則不可以爲教對曰非常非術前亦未之見王曰則今何由對曰是言也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得之而弗安是欲弗得也是在吾王王曰吾願敬服斯言敢問修道之功曰天道五功人倫五典二者盡餘無事矣王大悅曰吾久聞聖人之教未獲親顏拜益聖人肯以道惠我我願以國土之半酬聖留居內庭日與講論教禮甚洽王心

日玉曰有寶物於斯請齋戒沐浴以覩奚商如命異日內侍捧一匣至赤金所造內函小匣玉
親啟其匣出冊一本內註
人祖阿丹聖人美容雄目上身無衣而多毛髮
其髮作兩辮分披左右　又註
努海聖容大頭赤目披髮若號泣狀　又註
易卜蘇欣聖容隆準龍顏丹鳳眼一字眉廣額
大耳三絡白髭　又註
哈撒聖容壯偉團頭撮口落腮鬍圓鼻厚唇目
光射人身發異香作巍嚴貌　又註
依勒聖容美容垂髮怒貌　又註
易司哈格聖容顏色如蘋果風雅俊逸謙和笑
貌　又註
葉爾孤白之聖容仿佛易司哈格之容也然下
居少缺　又註
易司馬儀聖容美容高鼻長材謙抑面微赤此
乃至聖本支之嫡祖也　又註
郁素福聖容丰美異常面如皎月　又註



達五德聖容赤顏細項大腹　又註
蘇耒馬尼聖之容亦如達五德之面貌也而手
大足長　又註
爾撒聖容白面馬髮修眉長眉也爾撒之後則
吾聖穆罕默德之儀容也至聖之儀容俱見于
後此予以示汝者通歷代大聖人之容紀也列
聖皆有紀不暇敘矣笑商以手加額曰臣幸獲
此冊如覩先聖之儀容也視吾聖紀之眞則一
切皆眞矣敢問其所自來王曰此眞主勅降阿
丹俾親見子孫為聖之儀容初藏西土阿丹故
宅後祖立格爾乃尼遞授達尼雅聖恐其久而
有失謄錄以傳于今也原係玻璃片此易紙吁
汝得我而得覩先聖之儀容我得汝而識此匣
之不凡重嘱穆罕默德之為聖實也吾欲棄國
而為聖教之民使吾國通行聖人之道願足矣
乃厚賚笑商商不受歸盡述其事補曰克喜曰
彼棄國汝得國矣彼樂其貧汝安其富矣

歷代經書紀載聖德

古天經云阿丹告諭子孫曰眞主俾予爲人類祖爲衆生貴汝輩知之吾後裔有至貴於我者名穆罕默德爲萬聖之封印后曰赫底徼內德勝於好媾吾之魔成邪逆彼之魔成正果

古天經云額合默帝印至原宇聖末世聖人也溫恭謙抑德性和婉無怒色無高聲律已恕人報怨以德違邇之人無不歌頌之王侯服役百



靈效順常沐浴禮拜班次如戰陣晨夕功課微吟如蜂聲誦經文聲徹天頂生於墨克都於默底納爲萬國之君師雖帝王莫不臣服之

古聖錄云眞主諭彼先聖吾將差聖收爾萬聖助作證先民報信後覺誓約一切叛違偏恭和婉廉恕爲常以清眞言建立正道能俾聾聵而成聰明變固滯而爲靈覺眞主誓約歷代聖人信之助之景之仰之

詩咧忒降與明經云維聖生長墨克受命於墨克降敕于鑒克遜易司馬儀之嫡派也

引支勒降與關經云關撒諭其宗徒曰關聾愛我信我領我嘱付眞主告我我後無聖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萬聖之領袖封聖印者也溫恭敦化關于四極德澤流於永世萬教皆革歸其一教至於歿世不變若此聖受命汝輩或汝輩子孫生當其時切須實言告人服從其



教有朱乎得不信汝衆之言旦每事毀之可投伏于聖聖必信汝輩之言吾之教生將有証吾爲主不信末世之聖者汝輩毋與和同亂教否則世代教門皆成虛謬永無脫離

按引支勒經有四家音者曰讀他曰都合納曰穆賴格曰老嘎皆稱主降之經關撒之言不知原只素爾雅尼一音後爲宗徒各變爲一家以傳于四方也文字既異義理難同不能不漸相訛誤多失其本二氏

之衆、不能復見古本、惟聽學人口傳心受、則、逋、
四部經亦漸以訛、古本經更不復有人問、
矣、故引、支勒經、雖有如無也、聖人之世、惟
醫密尚存古本、其後亦漸以廢、真主命吾、
聖人、傳教各方、古爾阿納只以阿爾壁一、
音、誦習書寫、不變別音、此所以千古同音、
萬國一理也、
聖、而民以爲主、達五經名、經云、真主預曉達五德爾撒爲、
古經有云、東海西海、其教化洋溢之處、南極北、

斯四道降救孥海五道、救易卜剌欣五道、救
爾厥十道救吾聖二萬四千道、凡一百十四、
章六千六百六十六節、公惠親親、愛民如子、恤傷如己、
律己寬衆、賞罰無私、轉聾瞶爲聰明、變愚蒙、
爲智慧、天下萬國間其教者、莫不欽仰佩服、
誥、須不置、不沒人長、不諱己短、謙恭溫抑、有、
一得可稱者、不廢是爲、人物之表、而真主慈、
憫普世之光也、是光也、永麗不息、如日中天、
其兩肩角之間、有爲聖之印、

極其德澤流沛之所、傷乎彼爲仇爲敵者、自、
取喪亡、雖帝王無不臣服、以時奉祀、雖前輩、
教生、莫不欽仰思及、服從、強中至強、勇中至、
勇、仁愛之心包天括地、萬方寶物歸之不爲、
貪、以其旋得而旋施也、人天須德不爲榮、以、
其德愈厚而愈謙也、其教風行、其德日盛、憲、
如此德行、千古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
天方古史云、土白爾兵圍默底納、致書城守曰、
吾欲毀城、不容朱乎得居、必總歸阿爾壁之、

教城人大恐集朱乎得學人曰兵爲爾人來爾人盍謀退敵之策朱乎得大學人沙蒙曰吾以書荅之書曰此城非可毀也將爲末世聖人建都之地乃玛司馬儀嫡派之孫也生于墨克都于此今次下營之處正其將來誅逆之場也土白爾得單騎入城詣沙蒙曰果如君言彼既爲聖人誰敢侮逆曰卽其宗親也曰宗親得聖人何等富樂而復侮逆耶曰姻也不服同人有如是高品也曰畢竟誰勝曰勝負不常而終歸勝于聖曰如此則是爭氣也非爭理也沙蒙曰然土白爾曰其儀表有徵乎曰曰有紅絲身有肉印乘駝佩劍服衲衣過處留香四十日不散天道之事不體遵之前聖之教皆統歸于一教別凡聖一體遵禮聞善卽拜見惡速避修餘天也其爲大劇也歟土白爾聞竟憮然曰吾不能爲用矣得其受命吾必歸之遂扳寨還



眞主救諭阿比丹曰吾乃墨克之主彼地之民皆吾之隣來朝之人皆吾之客吾命天神地祇修餘保護以俟萬方披髮膺盤山涉水裔裔而來者應辭乃朝房之人歌頌之名既爲吾之客自宜應之禮飾續之善類吾于彼處設諸尊位卽後場卜位卽諸品級天方陳其寶玩開其泉池前聖後聖間代接出來此功課以爲修飾以待來聖彫罕默德生穆罕默德其古今之特客也

聖八世祖克而卜在墨克歐魯白日卽今主嗎日也諭衆曰嗚呼吾民爾衆知之聽之悟之天清地寧夜暗晝明山河流峙日月常經是乃我之家室古人今人男女傳繼起復不常至于永世是皆我之祖孫天人一源物我一體爾子孫咸宜遵禮聞善卽拜見惡速避修餘天房防守禁地以俟眞聖篤降末禩復爲之辭曰嘗今夜今與替無常生今死今死今來復何忙大義無隱今愚蒙不明眞聖一出今大道斯彰吾其能及今永佩宏光

朱乎得藏有古經載穆罕默德名諱若許而不

曉示人、其經有云、當其降生、有降生星見、當其受命、有受命星見、明見其星、又識其人、而不服從者、如之耳、如之復欲傷之、真主則固欲保之、且盡革其教矣、復申嚴令曰、順之者逆、永不得脫離、正、逆之者逃、永不得脫離、

思議得朝有金人、阿爾璧之相乘駝、披衲、佩劍、纏頭、首履皆金鑄成、民有被屈、即向枉者曰、汝早完我事、莫待此人受命、則刑鞫汝矣、此像存至歐墾爾開窖速城、解之、造禮拜寺、

古天經云、主諭古聖教諸民、曰、予以全恩造爾、養爾衣爾祿爾、界以神通法力、超拔萬類、及遭禍患、似失救驚、予復聚之安之、恤其落泊、治其痛苦、百凡護庇、乃其人不知、自誘自殺、吁欲傷哉、其作罪傷哉、其自枉、當吾造天設地之初、即豫定天人之理、各安其位、若爾人能知未見、須白言穆罕默德、生于何時降于何地、輔者何人、喪者何人、吾將令



其更改一切教門革除一切經書畀以萬種明恩、未與前人者、人能遵此一聖之教、即猶遵千古十二萬四千聖人之教也、

母撒從學赫子爾至一郵見危墻正之、謂其下有孤兒之寮財、內有金牌、上書曰、奇哉人、知有前定而復奔忙、奇哉人、知有火獄而復嬉笑、奇哉人、明見世物變遷不常而復倚托之、吾乃止一無並之主穆罕默德乃吾欽差也、古經載言甚多、此惟輯畧、

天神者、曰、爾衣勒曰、吾於九霄之上、見書穆罕默德尊名盛德、又曰、吾遍遊世界、未見一人貴於聖人、未有一宅貴於聖宅、九天神聖、咸以讚聖爲功業、萬類生靈、咸以聖德爲景仰、今皇帝初爲二氏鄉民、既明拜像之非、遂革邪正、開道於四方咸稱末世聖人之德、將有大割革除衆教、通歸一教、奉事造化天人無像之主、第不知出蹟何處、受命何時、亟求歸附焉、聞即滿有隱士、善卜、能知未來往問之、野行夜深無宿、月光中遥見燈火如星、欲就無路、溝坎荆棘險風逼人、坐騎觳觫不前、忽見數人坐地、形容古怪、語聲模糊、似非人類、心神慌恐毛髮直竪、急下騎、大呼曰、誰能庇我孤旅無投、聞數人私語良久、來前道安、請坐、問其何來、阿密爾所、曰何往、曰投荅良久稍定、曰艾桑、阿密爾地名　曰何往、曰投庇帳下衆曰、每畏此



意訪卜問道、四人齊指一、席向之、疏其意、其人曰、吁好道、指皇天后土爲誓、奔烈馬而求忠信、謹皮封以固、語言今之世、忠信難求、語言不可輕發、也二語生色　枉道害理、天下皆是、怨天罪人、莫非自愆、嗚乎此人將受命矣、萬聖之印將封矣、萬教俱歸一敬矣、敬禮一定、至于淡世不更矣、彼拜像之人、初皆自以爲正、今而後皆自識其迷矣、歸之逆之、歸之者循理而歸、逆之者爭氣而逆、非不知其正而逆之也、其道大光其教永常、君其專俟其顯揚、亞蓉邇曰、此人聖者乎、王者乎、曰、聖者也、聖仁而王、威爲聖之至貴、王之至尊、千古聖人無不班隨天下帝王、莫不臣服、亞蓉爾此時身心大定、檢衣正冠、端拱請問、出于何處、受命何時、其人亦有徵驗乎、曰、墾克人、哈申之裔、易卜臘欣之貌、郁素福之美身材不長、立于人之中、高一首、體質不壯、較萬人之力獨勝、其視明其聽聰、其脅

一字寬仁厚德擔待和緩舉世無並胸有肉印亞客爾曰如是君從何自而聞乎曰四方之神均如是傳揚也言際東方曙白人忽不見身坐荒蕪中乃知神境也歸而告諸二氏學人皆心知其是而不口肯也

墨爾色得古王者歸師大得擄獲都人爲賀文人詩士咸有贈章荅贈酬餽快意無似即夜見奇夢甚憂恐及覺盡忘問諸占卜不知問諸巫覡不曉然而憂恐之心不能釋反致煩悶特特不解久之郊獵逐獐引至一洞時酷暑烈日倩洞暫息俄有老媼禮貌甚恭延入內見美女踞床坐忽起遜坐呼曰仁王何來飢矣以酥糕脯醞進親自賠奉斟醇乳飲之愈見女子弄色問其名曰吳裴爾曰汝識吾乎曰君墨爾色也曰何以知之曰君乃爲見夢復忘問之占卜巫覡皆無一語以對者也墨爾色暗自驚異曰汝知此事乎曰此眞夢也曰請試言之女子曰君夢大風揚塵高捲至天塵中射火火中發烟烟下流河河邊有人呼人伏水以手掬之曰就就則溺君憂恐而覺覺而色曰果然敢請重解女子曰揚塵之風帝王也火賢輔也烟寇仇也河水學問也教人飲者聖人救度也以手掬水順民也以口就飲叛逆也君得此夢將必有聖帝出承天闡化羣賢相輔復有寇仇波瀾其間也墨爾色曰此聖以治生以亂生乎女子曰治亂不常終歸大治帝王皆願臣服官主咸來奔侍曰以何爲教曰沐浴齋戒禮拜朝天嚴酒禁滅佛像曰自何氏族曰穆最爾之裔也穆罕默德生十七世祖聖克賢王位爲聖尊于天子受命征伐龍善降逆曰何人輔之曰大福大慶之人輔之墨爾色仰天嘆曰主乎主乎吾願得及其時爲其門下卒也時見女子美目倩然心欲留戀身覺不安辭歸明日撿百駝金帛送女子失其所在方知所遇神女

灰卜問流星之吉凶于星士郝託爾士爲當

時星學尊宿年二百七十歲矣士曰汝五歲來予語汝五歲至見士仰天正觀乾象覺其來急以手示止勿言忽一大星墜落士厲聲呼曰墜是也有隱禍俱來也禍速也星焚之矣阿鼻絕苦間矣傷哉其事不能誘矣止其亂絕其壞矣其事變于今日矣默然良久乃曰吁盧厥卜吾語汝實義耶魔詭机從今止矣流星無吉凡皆驚嚇竊聽之魔也今魔已焚遂再無竊聽矣因有大聖人出廣受天經大闡教法其道如日像占卜之事從今不靈矣以竊聽斷矣盧厥卜曰請問其聖名之氏族士曰古來氏之裔哈甲之孫至公無私至仁不黨統天下一家合萬國一族至于永世不更不替天下合兵聚來以談笑解退以懲惡除逆爲己任以道爲己任也盧厥卜曰君何以知之士忽目蹈良久曰巨魔巨魔復矣而吟曰大哉眞主仁哉無聖魔鬼滓跡無復竊聽吟畢忽仆倒在地



不醒人事三日方蘇口誦清眞言不輟異日告於聖人聖人曰此眞天機也郝託爾之所云云自亦不知所云也視其語言重復錯亂蓋神附之也

釋窟王喜爾格搏逐鹿先眾軍見鹿匿茅屋追入見華童甚艷麗問誦經聲俄有女子迎出嫣然笑貌延王入內堂王問誦經者對曰即妾也誦何經曰引支勒經誦之何謂曰引支勒古本狀矣今世所傳者皆更改錯亂者也



王曰何以知之曰千古神人咸稱末世聖人穆罕默德之德千古經書皆載末世聖人穆罕默德之貴獨引支勒中不然且多貶之餅窮菩疑之因翻先世所遺有引支勒經閱之其與千古神人經書所云正合甚稱穆罕默德之德之貴夫引支勒經主所降也應與主所降之別經合合者知其爲古本不合者知其爲更改錯亂者也王請閱之玉簡金書裝潢異製眞非凡物乞假以歸明日命使

寶車珠幌來載女子徧覓絕無踪影王親來視之初路依然茅屋仍舊入視之並無華堂內室惟亂石荒原而已乃知所遇神也以素所習之引支勒對之方知神語之不虛因寶藏之至今存焉

## 穆罕默德紀

穆罕默德至聖也其靈妙爲一切靈妙之祖十二萬四千有奇之聖皆稟其餘光者也十二萬四千有奇之聖不盡生於天方而穆罕默德實居領袖理定於一切羣聖之先身生於一切羣聖之後集衆聖之道法而折衷之以歸於中人其神皆受其成焉得受天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自治治人之理悉本於此曾一夕身遊天界十二萬四千有奇之聖羣聚於第四天盡皆歸依之其品蓋如此也是夕對越眞宰親聆妙語耶至今去世千有餘歲而陵寢間猶自毫光日夜侵虛而起穆罕默德其往耶其未往耶

至聖篇

千古以來。爲聖者多矣。而惟穆罕默德爲至聖。至聖者。德無不備。化無不通。全體其宰。而流爲大用者也。有宗派焉。有感應焉。至聖之靈。卓出上天地未有之先。爲萬有理性之宗。至聖之身。生乎天地既全之後。爲萬世聖人之果。是故天地之大。莫不資其孕育而成。有萬聖之靈。莫不資其陰應而得生。是故其形爲阿丹嗣。其靈爲阿丹祖。其教統萬教而皆備。其法集萬法而



觀成。其道卓越萬道而中正。與日月同光。與天壤同久。經謂凡欲識至聖者。先須認其宗派。此聞至聖之宗派也。若至聖之感應。莫可數窮而不可以意計。若珠丸毓秀。肉身超越前聖者尤不可以意計。若珠丸毓秀。肉身印光瑩。威神光於阿丹。拜丹青於隋主。皆徵應之微末而已。爲前古聖人之所未有。至其教化之垂久而爲天下後世據者。則有主授之經焉。比是則主授之經可據也。服教之人。功名富貴有服教之人焉。經冊三十而不繁。能包總前聖不能盡其志。與端那說不能亂其衷。遍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易其信。道盛教行。無往不通。是則億萬之經。其篇百一十有奇。能詳闡幽明化育

天方至聖本末行畧

至聖穆罕默德奉天闡教其盛德大化冥絕幽明歷朝史乘經書皆載揚不置今辭世千餘歲矣流風善政炳炳皇皇余小子仰慕深切窮極搜羅竊亦自謂能窺萬一何敢弗表彰之以啟後人是殆有難焉者至聖之始終本末非古今一切聖人可比吾欲揚扢之將自其何者揚之乎約而計之得其所以冥絕乎幽明者有二事一則其聰明冥絕乎幽明也元會運世中有百千萬之聖人什伯千萬之天神皆稟其聰明之餘光以爲聰明則至聖之聰明復可以意之乎一則其道德冥絕乎幽明也先天地而有天地而其盛妙之盛表後天地而行三才五行之理皆自其本體而發揮周遍焉其道德殆非人神之所能比擬萬一者已一則其行持冥絕乎幽明也語默動靜毫厘不存我見而一聽乎眞宰之明命之天經則其所奉以爲標準者歟一則其富貴冥

寔主無間含吐萬殊而眞宰造化之權皆歸掌握爲其立基何隆也一則其歸結旣絕乎幽明也不以一已之歸根復命爲歸結而必總古今之人神萬物皆以致之歸結之地散而爲萬合而爲一此眞宰之事也而皆自至聖一人振之。由其歸結也一眞宰之自爲歸結矣至聖之始終本末其可得而紀載者此也其可得而揚扱者此也若夫生長天方者若干年爲聖爲王者若干事如紀錄所載者則不過外著之功業已耳安足以盡我至聖之能事乎哉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一

至聖源流歷代傳光記

至聖也者先天地立開萬化之宗額合默帝其稱依天地生封衆聖之印穆罕默德其名生於聖克終於默底納爲天方之聖帝百代之師主阿丹五十世之孫也其五十世之傳流名氏頗悉而未及詳其事跡年紀亦未能悉載茲惟據天方紀錄至聖本紀列聖通紀考之以識其大畧如左

初祖阿丹

阿丹天下萬世人之初祖也粤自眞主以六日化成天地萬物第七日造化人祖阿丹四行之精爲身眞一之性爲靈阿丹生而天下萬世人之形理皆秉賦于其身性緒結中矣推至至聖之元形獨見于阿丹之額形如寶珠明如日月阿丹肋生好媧配爲夫婦既受聖孕寶光傳于母胸爰生施額寶光見於施額維時眞主敕命阿丹誓約施師曰敬哉斯光

人天之粹俏爾躬肅爾容秖奉予命擇配惟
廉人室惟潔既娠不再謹乃動愼乃食肅乃
居處不念不正不思不道汝其明言告爾婦
汝其明言告爾子子子孫孫服膺成命傳繼
罔替汝暨汝父汝子孫將必蒙其休福復命
天神爲筆阿丹爲証立約書子孫傳遞凡額
戴聖光者受約書。

世施師

施師受約爰擇佳配得末合嫣裔容德俱美



天神作合阿丹主婚構黃雅姑室而成禮因
懷安屋氏施師之額光隱而見於末合嫣裔
胸前矣安屋生額賚光施師携安屋于色
比爾山嘱之曰維眞主降命父皇約我暨我
子孫敬護聖光人天之粹無濫受室無肆臨
御謹爾身愼爾欲賚命約書汝其欽哉安屋
拜命曰敬承父訓小子不肖不敢墜主所降

三世安屋氏

命

四世攸襲

五世莫合肋

六世稚爾弟

雅爾弟娶白祖氏生厄赫拏皆以代傳光以
約遞爲無替

七世厄赫拏

厄赫拏即一德理師聖人也始受主命創造
曆法造儀器製測算爲天下後世曆算之祖



八世墨土氏

墨土氏始塑父像以來四方之遠人者泽遠迺人朝之者不至故塑假像坐雖之生也拜像之作俑者聆生克墨里

九世克墨里

克墨里知勇絕世娶攸拏氏生拏海

十世拏海

拏海大聖人也爲至聖四十世祖維時人心詭愚暴殄天良大干主怒爰降洪水盡將渾

汝頭命挈海造船先登導化信道而從登者
七十餘人載舟漂泊三月而洪水退挈海命
子治水于四方四方因有人焉長子曰三穆
傳聖光者也世守中土即今之天方次子曰
哈穆治于西土即今之歐曰巴三子曰雅伏
西治于東土即今之赤泥

十世三穆
十一世額爾服
十二世巴爾查尼



即厄德聖人也領先世之約擇配惟謹娶買
沙氏生法立爾

十三世法立爾
十四世沙勿
十五世額爾特
十六世爾爾無准
十七世魯勿

酒僧勿始以金銀鑄錢印以國號禁私鑄恐
擾雜也生那侯

十八世那侯
十九世他而赫

他而赫額底孥氏生易卜喇欣以上十傳
並以代簡光以約遜嬾無替

十世雅伏
十一世欣

欣大聖人也爲貴聖三十世祖生而
神智七歲提斧斷佛首衆詰之曰汝殺佛耶
曰盍問諸佛曰佛無能言曰無能則無奉須
奉能言衆語塞聖于物象中黎窮無象之主
而興正教以聖德神力能克驕矜不服教化
之王當易卜喇欣之年天清地寧萬彙咸若
魔鬼潛避歲時豐稔無欲不遂無求弗得而
聖之散財宴賓無虛日問疾貸貧恤孤養老
飲死喪遠邇之人無不沾其惠澤沐其恩膏
以其施于人者厚故其蒙于主報者亦甚隆
牛羊駝畜較他人孳十倍一日訴于主曰主
也予何德而蒙主休福命曰易卜腦欣汝知
之乎寔罕默德之光自阿丹至爾計其所生

之世。幾半矣。愈傳愈明。天地以之清寧。萬物以之咸若也。汝亦知之乎。汝乃阿丹至貴之孫。爲穆罕默德至貴之祖。穆罕默德又汝至貴之孫也。致門至伊而全。自汝而始。汝之生。有生之先徵也。汝之教伊教之先徵也。伊行汝教。襲汝損納改革前古一切聖教通歸一揆。嗚乎。易卜臘欣汝其善保斯光。踐我先約。以篤爾子孫。傳繼無替。易卜臘欣聞竟。稽首曰。感謝吾主。敬承主命。允迪吾主之至意。爰求汝女爲配。有酒肋氏慕其盛德。欲傳聖光。以巨富面致聘。歸之。年久不孕。乃娶合哈提。酒肋氏極貧。一夕而孕。其光傳焉。酒肋恐。日夜悲啼。至寢寢食。主憫其愛聖之篤。許以多生。首也。酒肋生易司哈格。真主默啟聖衷。將卒。集諸子。嘱曰。吁。易司馬儀。即傳光。爾孫。爲聖爲王。王多而聖一。汝其敬持主命。保護斯光。千千孫孫。期勿替。吁。易司哈格。真主愛爾。俾爾子孫。



世二　易司馬儀

易司馬儀受約書。擇配謹嚴。不計貧困。只以真靜賢淑爲得人。得哈勒氏娶之。遂傳光。生欧則爾。叮嚀擇配傳光。授約書。

改則生而勇毅有奇能八藝俱絕倫超羣勇也力也善射也脇力也獵也騎也廣嗣也髮長于身也常出獵額戴聖光丰麗奪目諸神婦女慕之作皇家女顯嬪妃相以邀其幸改則意動忽有覺曰謹守先約敬護聖光少頃四野悲泣之聲曰吾輩無福也改則因逼求賢女自計曰非易司哈格之女不足稱賢也眞主默爲啟牖近族不可爲婚乃俾改則在國主敎民以禮自不能亂矣改則乃遍求于無嫌之家御百婦其光不傳日夜憂思至慶褰食眞主遣天神報之曰既爲國主何可不爲先世以潔正傳光汝亦當以潔正求之立願遵祀可得也改則乃以百駝爲祀得天降焚且覺之曰寢某樹下所夢可配改則夢中聞諭曰聖光乃眞主之友爲施師之嫡派凡傳光授之尊阿爾璧有女阿作爾者貞靜哉賢淑哉改則覺即命於阿爾璧求之得阿作爾爲昭漢王女娶之遂孕而光傳時聖容紀寶匣藏



改則處易司哈格之子孫欲取之曰聖紀宜藏多聖之家改則曰先命也阿作爾曰久慕聖容紀可一視乎改則遂取匣欲啟匣內作聲曰非聖人不容開葉爾孤白聖人也可親往賓之時葉爾孤白在克納昂城沙牧屬邑距此二千里改則乃賫寶匣自墨克向克納昂臨行囑阿作爾曰如產可名子海默里此名負載盡取負匣載寶之意也及近克納昂城忽匣內有聲聲不宏而合城人皆聞之葉而孤白早覺諭合族出迎曰改則載寶至矣及會葉而孤白率衆先致賀曰君且喜改則駭之曰何喜曰爾生子矣聖光出矣改則曰何以知之曰先祖易卜臘欣聖集中不曾言之乎聖光乃眞主之友爲施師之嫡派凡傳光授孕及顯光生子之日必正天氣晴明日光朗耀萬物爭妍鳥獸歌唱愈于他日今已驗是以知之也改則大悅交代寶匣而歸視婦果產海默里既長改則遵先制亦與誓約于色比

爾山忽一少年與之候安問其來意少年曰大事也美舉也以手摩改則之耳改則遂亡曰海默怒曰汝殺吾父耶少年曰爾細視果殺矣乎轉身而少年失乃知其爲取命神也海默孤

廿四世 海默里

海默里遵先誓擇配詳慎得色衣德氏娶之生那必惕

廿五世 那必惕

廿六世 哈米色

廿七世 額度德

額度德善書爲天下後世書法之宗時人皆以書法爭勝獨額度德無與敵者生悟德

廿八世 悟德

廿九世 爾帝南

爾帝南始生即具奇相識者曰此子殺之爲宜不則將有異人出其後天人皆入其範圍也眞主默爲保護不使人有纖毫侵犯及長

俊偉神識料事如見博通萬物之學國人敬尊爲王配伍貫納氏生穆義篤

三十世 穆義篤

穆義篤善兵法嘗與朱乎得戰無不勝生納咱爾聖光益著父大悅宰駝爲祀大宴國人曰溥祀耳聊以舒情之意

三十世 納咱爾

納咱爾剛毅俊偉才能絕世效父用兵料敵如神有神旗展則神兵至稱寶物爲自納咱爾立朱乎得不復再犯矣娶偶林德氏生穆罕默德

三十一世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長顏如美玉而有才擇佳配劾濟墨氏容德之冠弟夫婦年及耄而無子額戴聖光面不傳或勸之置妾曰聖光不妄授或勸之增娶曰吾老矣旦無德愈于劾濟墨者此不傳將安傳國人謂其空戴聖光將無望于傳矣眞主乃顯聖化之奇忽以既耄而孕因

名其所生曰雅師雅師即無望之義
三十世雅師
雅師孕奇生奇才識奇不因師授學問又奇
國人重之共舉爲王常有聖讚之音發自其
首髮穆赫氏生穆帝爾
三十四世穆帝二兒
穆帝性情爲作甚肖于父娶古宰墨氏生胡
三十五世胡寧默
胡寧默感奇夢宜娶某王女名柏爾者當世
之賢女也求之生克襲
三十六世
能察民隱斷事如見人稱神明主鄰治
有無獄不決者皆就斷之娶宋哈納氏生納
祖爾
三十七世納祖爾
納祖爾爲阿丹三十七世之孫而至聖十四
世之祖也世爲墨克王賢名播于遠邇德化
浦乎民物共上尊號曰古來氏謂其爲天帝
尊也其後凡稱古來氏皆自納祖爾一派云
納祖爾夢背生一樹蔣枝茂葉直上接天其
葉光光相映有無數之人白面豐偉攀枝而
上占之尊貴無比將有大聖人產于其後能
改革敎門珍除佛像羣臣有二氏人謀欲殺
之眞主佑之俾其謀破反坐納祖爾薨子馬
三十八世馬克立克
立克嗣位
三十九世法合爾
四十世堅立部
四十一世羅乙
四十二世完顏卜
四十三世莫爾
四十四世庫喇卜
以上凡七代俱稱賢王傳繼聖光遵約無
替庫喇卜生顧索
四十五世顧索

顧索生而穎悟神誡驚人及其掌國公惠廉愛親賢遠奸民稱賢主生二卜獨立墨挈伏

四十二世 卜獨立墨挈伏

伏號穆愛勿與仁讓重道德四方仰化萬國來朝納哺爾旗易司馬儀弓天房之儐 編二

歸之生五子七女長子曰爾穆立得受 天掌約書伏薨爾穆立嗣位

四十七世 爾穆立

爾穆立號曰哈申謂其仁義道德甲擅佔今萬國來朝見其穎藏聖光明同日月知其爲大聖人將出自王公大人及富庶之家皆自遣其美女教以禮貌飾以珠寶衣以錦綺務事載來獻以冀其幸而傳其光俱不納僉容爲天下宗國王遣使奉書約以己女爲婚亦不允因其爲天主教也弟謝曰有天命之重必俟天命然後行乃登角色比爾山大祀告祝天神傳命宜妻賽煙苾氏訪之貧家女也閨雅



貞淑娶之生爾卜篤穆卜篤既長受室蔭子哈申病召古來氏入囑至榻前囑曰吁爾衆皆吾古來氏一本宗枝皆易卜臘欣易司馬儀嫡派子孫也眞主篤愛爾衆俾居福土吾承先王福蔭受主洪恩爲爾衆首吾今病篤勢不能起將先主所遺國寶如納哺爾旗易司馬儀弓克爾白之鎗鎗授與爾卜篤穆託吏部俾承國位爾衆尊之之母畔子命衆皆俯伏叩首哀泣至切囷惟

四十八世 爾卜篤穆託吏部

爾卜篤號篩白謂其生而沉靜幼而莊謹自少而壯絕無嬉戲貌儼然一尊宿老人即篩白之意也額戴聖光明如皎日每出行觀者塞道一日睡起身披霞衣不知所自來占之宜早受室也父哈申爲之聘古白肋氏歸而生哈立慝古白肋率繼德馨氏既嗣王位各

國表賀貢方物天下平寧風雨時若惟啟聰
王一國不服發兵擊之擒啟思王殺於色拔
爾山子哈立思夢人呼爾卜篤下索井禀于
父不知何意又一日夢人云下滲滲泉也茶
知何處乃禱主示明是夕又夢人云血糞之
間雅啄之處有蟻穴其處也亦不白何處一
日爾卜篤遊禁寺忽見一牛宰已半而躍入
仆倒屠人赶入宰之割肉去遺下血糞鴉啄
啄其間見蟻亟召哈立思鋤之得枯井圓



此所夢也遂欲下之子曰不可鳴之與衆謀
曰不可恐有不虞爾卜篤曰天命也吾求主
庶願生十子以一子祀謝安遂引繩而下至
底忽見光芒閃灼諦視之爲寶劍數口取起
衆見之羣相賀曰瑞徵也當留國抑分鎮寺
四方爾卜篤曰不可此天房寶器公物也曷
存貯天庫忽見泉中水湧甘冽異常時稱仙
水即滲滲泉也至今猶存凡朝覲人必盥飲
其上爾卜篤娶五后生七子不得傳光憂感

見于形色一夜見奇夢周身戰慄問于卜人
曰吾夢脊背出白索一條多環結而有四端
一繫于天一垂於地一引于東一引於西南
緜樹婆婆凡世間所有之果品皆具三尊宿
老八立其旁詢其名氏一曰吾努海也一曰
吾易卜臘欣也呼于前告予曰此樹乃爾祖
父之傳代也約期至矣一切佛像將泯矣
者聞竟大駭曰有此夢耶必有異人自效者
背出天地神人皆入其掌握中矣索者多



之謂也環結乃其事之大品之高也挈海乃
誅罰逆者之相易卜臘欣乃福利順者之相
易卜臘欣之教從此光大矣爾卜篤聞之色
還而喜又越數年光猶不傳憂曰吾老矣白
髮婆娑倦于政事厭棄應酬而聖光不傳尚
何待乎一日夢神人告之曰知有法土默氏
乎盍求配因求法土默氏乃爾本立之女配
焉生二子爾卜他吏部與韓則也光亦未傳
一日遊獵渴飲滲滲泉歸而法土默忽孕聖

光乃傳及生額有紅文曰爾卜賓喇希聖光
焉遂以名此爾卜篤最小子也篤遂告于
主曰主也嚮也有愿若生十子必以一祀請
命以何命曰闔之得小子復告曰眞主能知
此吾所最愛子也且額戴聖光命曰以駝與
子闔之復得子請以十駝闔之仍得子增至
五十駝闔之仍得子復增至百駝闔之乃得
遂以百駝祀贖其子

四十九世　爾卜賓喇希



爾卜賓生之夕沙牧國距墨克數千里鐘鳴
傳曰聖父生矣其故昔聖則克利渥與葉渥
渥陣亡預有遺囑其白狐裘爲血染可存沙
牧國庫但視其血色忽鮮而滴則是末世聖
人穆罕默德之父生以此驗之也二氏學人
聞此驚曰吾人不得久存矣遂糾集多凶來
墨克殺之眞主默爲佑庇使其人以事中途
而返凡有人來徙於墨克必咨訪爾卜賓之
動靜咸曰豐美異常面光如日皆愕然圍觀

此人之光也乃穆罕默德之光也爾卜賓聞
長顏如美玉聲若洪鐘舉止動靜大肖乃父
墨克紳士富庶之家聞其將爲聖父思爲聖
眷各以女子最美者艷粧以獻望其取幸頓
主遣天神阻之不至飢常告父曰兒每向補
宅咎色比爾山行次背後若有白光閃灼倏
分兩半半向東半向西倏復合而爲圓又重
上常有白雲飛復倏直上入天倏旋歸入背
嘗坐地聞有人向前道安而不見其形又像

坐枯樹下樹即發榮陰影蔽我我去復枯父
曰隱之隱之此徵喜信與爾也將有大人出
自爾背爲天人之首領古今之法王也設使
二氏人聞之必謀殺汝也嘗過佛堂瞰踢涯
嗟二活佛也見之輒驚泣拜下曰吾輩無用
矣汝戴聖光將滅盡天下佛也一日郊獵遇
沙牧二氏之凶徒七十餘人各仗毒劍迎向
爾卜賓諦視之曰必此人也羣上欲殺忽復
倒退自相殺絕聞空中有鸞鈴聲仰視之遁

空驍騎勇將蓋神兵也時有武臣渥合卜猶
獵見之驚曰世子果非凡人也願以女獻之
渥合卜有女名額美納貞靜賢淑為通國女
德之冠多人求聘不允嘗謂非真才實學品
德兼優者不字及見爾卜寶遂以獻之通國
婦女失望以不得妻爾卜寶為怨先賢爾巴
師曰墨克境內女子以不得適爾卜寶遂背
不字人者二百餘時爾卜寶二十五歲額美
納亦二十五歲越五載甫光傳而聖懷基孕
產之間叠見奇瑞異勛瑞應祥兆俱見于後

五十世至聖穆宇默德



#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二

四統源流圖說　世統　化統

## 世統源流圖

初祖○阿丹　○施師

○改義　○慕合肋

○安渥氏　○雅爾帝

○額赫努　○墨士氏

○努海　○三穆

○白而查尼○法立爾

○額氏鴿　○額爾無注

○克默里

○額爾福

○沙助赫

○灑魯勿

○邓侯
○他而赫
少祖
○易卜腻欣
○易司馬儀
○攷則
○海默里
○那必惕
○哈米色
○額度德
○悟德
○爾帝南
○穆義篤
○納咱爾
○穆最爾
○雅師
○穆帝
○胡宰默
○克襄
○納祖爾即古來氏
○馬立克
○法倉爾
○亞立部
○羅乙
○克爾卜
○顧索
○爾卜獨立墨墾伏
○爾穆辽即哈
○爾卜蔴穆託吏部
○爾卜實喇希
○庫喇卜



○穆罕默德終五十世之傳光衍億萬禩之道脉傳道不傳宗惟賢者繼之不復須子嗣光揚矣

世統起于阿丹歷易卜腻欣古來氏哈申至穆罕默德為五十世五十世之杰支嫡孤自阿丹至爾卜實喇希皆額戴寶光以徵聖孤淵源之自至聖出世而光止葢聖即光也其五十世各有小傳見後阿丹為至聖始祖亦天下萬世人之始祖也易卜

服欣爲少祖三十世祖也古來氏爲太宗十四世孫至于二百餘世之降世六十一百三十年而穆罕默德生五十世祖也哈申爲小宗曾祖也自阿丹子孫、散佈而無非至聖之宗族至聖爲阿丹五十世孫而與聖同時者有阿丹六十七十世孫有八十九十世孫至于二百餘世之孫何者上古之人壽多千歲生嗣早遲故尊卑異代而相遠如爾撒早生六百年猶至聖之孫輩也聖以至德至貴而不傳子嗣者正以其至德至貴不須子嗣也子以世賢學紹從其教道而傳繼孰非其子若孫乎其爲子若孫者又豈弟振振繩繩已乎



## 國統源流圖

○開闢紀　始阿丹終努海凡十世

○開陽紀　始開郁默終沙息凡二十帝

○世康紀　始開古終西邪德凡十四帝

○韓丹紀　始阿氏克終額爾忒凡十七帝

○瀾茫紀　始額爾德施終努氏凡十九帝

○阿爾壁紀　穆罕默德接努氏之統傳賢不傳貴至于永世無復有稱帝稱王者國統起于阿丹受眞主明命建國立紀傳施師至于努海凡十代皆聖王兼統亞二千二百五十七年爲開闢紀努海長

子三穆號開郁默。始受命稱皇帝。居諸王之上。國號開陽。傳十二帝。至沙息。二千四百四十六年。三穆八世孫訥則帝之後。開古氏掌天下國號世康。傳十四帝。至西邪德王。七百五十一年。爲曾密庶。并混十四年。世康之十二帝。達喇之子。號額氏克。詩僞君有國。建號韓丹。傳十七帝。至額爾德王。三百六十年。達喇之祖白罕之後。二十世孫。名額爾德施。襲韓丹。以有天下國號



灑茫。傳十九世。至努氏而王。三百八十年。國終。歸統于至聖穆罕默德。至聖受國統。不稱王。不稱帝。不建國號。弟曰阿爾璧紀。即天方也。而諸國帝王。皆臣服之。聖人去世。則賢者繼之。至于永世。不稱王。不稱帝。弟曰。襲聖位而其他國稱帝稱王。莫不以賢位爲尊。莫不以穆罕默德爲師表云。

## 道統源流圖

○阿丹　○施閏

○易卜臘欣　○易司馬儀　○易司哈格格　○葉而孤白

○母撒　○達五德　○爾撒

○罕淮



○穆罕默德。承衆聖之道統而爲大成。至于永世。無復有稱聖者。

道統始于阿丹。阿丹受眞主明命。傳與施師。師傳與努海。海傳與易卜臘欣。欣傳與子易司馬儀。易司哈格格。傳與葉而孤白。白傳與母撒。撒傳與達五德。德傳與爾撒。爾撒夫世。不得其傳。于是紀綱墜落。異端蜂起。去爾撒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奉命驅除邪說。彰明正教。爲萬世開太平矣。

明經定制、總前聖之精微、而爲大成焉、太道千是乎明、備衆聖之在前古猶長夜之月、至聖出則中天之日也、衆聖之道自阿丹至兩撒猶根而芽、而幹而枝而葉而花、至聖之道則果也、天地之明、莫明于日、樹木之備、莫備于果、教道之全、莫全于至聖、故道統歸終于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至聖也、至聖之後、無聖矣、雖有賢知、莫不以至聖之矩範爲遵守焉、

化統源流圖

○大命　○繼性　○聖性

○賢知性　○庸常性　○生活長養性

○冷熱濕燥性　○滓渣即元氣　○陰陽

○四象　○風火水土　○金石

○草木　○鳥獸　○人愚

○知　○賢　○聖

繼真主之命而開造化之始立人道之極而成品物之終、至聖之後無復有聖、至聖之上無復有品、至聖出而

造化之鍾意完焉

造化圓象圖






化統始於先天。起於大命。大命者。眞理之流行也。自大命而有繼性。繼性者。至聖之本然也。由繼性而有一切聖性。由聖性而有一切賢學知勉性。由人性而有一切生活長養之物性。由物性而有一切冷熱濕燥之稟性。本其先天一切性理之餘。曰淇渣則謂元氣也。元氣判而爲陰陽。陰陽剖而爲四象。四象化而爲風火水土。土造化流行至土而止。土造化中至下而至濁者也。物極則反流盡則轉。化止而流行不息。故土氣上行。與水火風合而生金石草木鳥獸萬物之形。萬物既備。而人生焉。人生而愚少而知壯而學。而賢賢而至于聖。聖而至于至聖。則復乎其本然之繼性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此之謂大化流行循環之統序。此之謂人道遵循升降之始終。生民以來。能至其位者。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穆罕默德其包貫造化之始終者也。故萬化咸以穆罕默德爲依歸。



## 四統源流總說

嗚乎。聖人之事大矣哉。時人議聖無子爲絕後。誠絕也。豈特以無子爲絕哉。所絕者多也。在家不傳宗。家絕矣。受國不傳統。國絕矣。爲道不傳。聖道絕矣。代天闡化。俾天音斷。神明不再降。使趨眞向道之士。限於其位。不容逞勇超前。是天絕人亦絕矣。其所絕者。豈不多哉。不僅以乏嗣

爲絶也。觀乎四統家也。國也聖人之道也。天地之造化也。皆以聖絶。不幾聖人以絶生乎。然而非絶也。萬物至聖而止也。止者至也。至則止矣。聖人爲萬物之規界也。規界即範圍曲成之義也。無物能出其範圍。無物不由其曲成。是以萬物至至聖而止也。五十世之傳光。至聖而止。非絶也。聖即光也。光無影。故無子。子父之影也。七十二帝之傳統。至聖而止。非絶也。聖即統也。所以統七十二帝之統也。若復傳統。則爲所統矣。



十二萬四千聖人之傳道至至聖而止。非絶也。聖即道也。即萬聖之所傳揚者也。道顯不復更問道矣。若復有聖。是爲他人之前行矣。何稱至聖。何稱集大成哉。大化流行。至聖而止。非絶也。聖即化也。即化之全體也。萬化各顯其偏。至聖獨顯其全。故能繼承眞宰而成大化。復道萬化而歸眞宰。自天之人。自人之天。爲成化化化之神也。不由聖人之化。而別尋超進者。則是異端迷途。非正道也。絶者止也。止者至也。至則止矣。四統皆止于聖。聖家也。國也。聖人之道也。天地之造化也。皆在聖。以之規界範圍焉。曲成焉。一聖人之統制矣。聖人之事。詎不大哉。時人議之。知其小。不知其大也。知其絶。不知其不絶也。





不分卷　國朝　詹景初氏較梓

年譜

初娠　神靈告孕　聖父升遐

聖母夢須預覺尊名

臨產　仙樂鳴空　天漿止渴

靈禽舉體　仙女臨宮　神童繞室

萬國呈彩　八方樹幟

聖誕　門首指天　金瓶浴體　綠錦衣身

執印取鍋　遊天識聖　天神開乳

聖祖叩庭　活佛悲泣　諸山告靈

白鳥覆室　天神朝參　獻庭額庇

宴賀驚名　觀星識聖　漉渥海竭

夷火息　啟思王宮闕震　二氏同夢

象兵傷

乳於哈娌燕　百鳥來朝　諸神呵護

竭奶流乳　蹇駝壯　臼光護體

繐衣守榻　絕戲　學牧　須主知名

不露體　過虛留香　夢須真言





二歲　靈鳥潛身　白雲覆頂

三歲　止乳

四歲　剖腹　卜士驚奇　配賢補白克爾生

歸養於母　活佛投誠　瘟疫除　饑僅革

五歲　避古來氏市害

六歲　隨母默底納省親　習射漏

七歲　還墨克　母卒　養於祖爾卜篤募托

吏部　求雨　賽福王即位聖祖往賀

賽福王薨

八歲　聖祖卒　養於叔額卜他吏部　同飡

識異　賜地得泉　不臨祭賽不入佛

望不食祭肉　立志闢佛

啟思王薨子許而曼立

九歲　從叔賈沙牧

十歲　剖腹

十一歲　南查爾王戰於歐客澤

十二歲　從叔賈沙牧

十三歲
十四歲
十五歲
十六歲
十七歲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歲
二十一歲　從叔賈沙牧　卜海剌宴聖



二十二歲　古來氏議修克而白
二十三歲　古來氏貴誓　夢神攪腹
二十四歲
二十五歲　自賈沙牧　娶哈底徹氏
二十六歲
二十七歲
二十八歲
二十九歲　天下毀淫祠佛像
三十歲

三十一歲　配賢爾里生
三十二歲
三十三歲
三十四歲
三十五歲　女法土默生　修克爾白　栽德
卒
三十六歲
三十七歲
三十八歲　聞天語　見光



三十九歲
四十歲
四十一歲　爲聖元年　受天命即聖位　綦雷稱賀　天神降　天神扈從　散財　始受天經
天神降　始道色闊　始念阿昱
始沐浴禮拜　赫底徹皈依聖教　額
補白克爾歐墨爾歐思茫爾里祖杯爾
等十二人皈依聖教
四十二歲爲聖二年　四譯表賀方物　魯

密王表賀　啟思王欲兵　以疾止
赤泥帝使至聖遣賽爾弟幹歇士等四
人入中國

四十三歲爲聖二年　啟思王死　它邑府禁
佛事

四十四歲爲聖四年　顯揚教化墨克生民多
順之　二氏人心服身違　古來民族
順復叛　諸叔毀傷　族人請和　二
氏人賄宅吏部害聖不納逐之　二氏
謀亂　渥爾格卒

四十五歲爲聖五年　命士遷海北涉　古來
氏尊聖爲王固辭不受仇焉　二氏爲
亂羣兇肆惡聖以正克之　命士再遷
海北涉遷者九十一人　二氏使賄
海北王臣毀穆士叛王親勘之逐二氏
使居穆士給養之　海北屬國以兵犯
闕聖遣祖郝爾救援大敗之　碧北綱
浙諸國叛海北王親統水師伐之順
慰

四十七歲爲聖七年　教士與黑子而直戰

四十八歲爲聖八年　古來氏連約絕聖與哈
申人絕交　法而西師侵魯密師歸魯
密返討法而西大勝之

四十九歲爲聖九年　蠹食約書毀約順教者
大半

五十歲爲聖十年　額卜他吏部卒　后赫底
徹卒　厄卜折害護聖二氏陵之叛

教宅邑府被擊　教神納黑勒　教於
塞基府被擊　教於欽德克爾部時俯
法諸國俱不順順者僅查秘爾一人
教神宮注　納鎖德氏　補白克爾以
友阿以涉進受命納之

五十一歲爲聖十一年　黑子而直順　遣弟
子教默底納通國欣順　始立諸士十
二八

五十二歲爲聖十二年　登霄　始定五時禮
四譯表賀　易卜尼色剌目率弟子七
百衆入教海泊遜順法而西墨朱士

五十三歲爲聖十三年　墨克所屬郡邑會盟
於墨克　命士遷默底納徒衆先行聖
入俟命

五十四歲遷都元年　逆人謀害　受命遷默
底納補白克爾從之　匿牛洞乳鵠守
洞蛛網攔門　至默底納購地建寺遣
宮室　始改元遷都元年以補白克爾

制　始禮衛式爾拜　始定約法遵
爾柔卜傳教默底納
盟首白樂屋額思二弟卒
遷士庫立蘇木卒　墨克二氏長阿孫
偕臣得死

五十五歲遷都二年　什曰齊　受命以法
士默妻爾里　遣哈哲氏子治色里薰
哈得罪　更向克爾曰　改建寺宇
始宣禮、始定齋制　始定天課制開
齋儀　始定開齋會禮　始受命征伐

百德里征　厄卜折害力死　既立阿述納贖聖女宰納卜還　聖女盧軼業卒　逆首厄卜折害死　歐浼爾諛長頸　尖乎得婦讒聖歐浼爾諛之革朋友受家財法　法而西寇魯密太敗還　攻尼閣克之　始定贏財五一之制　始定禮祀會禮　忒爾薩教首烏霾兒死

五十六歲遷都三年　蘇福揚兵寇默底納聖命士擊之於色威格敗還　誅奸逆克爾卜　始定贏財五一之制　始定禮祀會禮　忒爾薩教首烏霾兒死

五十七歲遷都四年　阿實爾教於木倣渥以妻歐思莊　蘇福揚寇默底納聖以師擊之於吳侯地山　韓澤陣亡　始實爾卜　始忒晏拘　赦士皮禁號哭　爾里子哈參生　寒喇爾則例　遣祖柝爾討朝支兒平之

五十八歲遷都五年　墨里塞征　納白里蘇爲和之赦士順　刑誣　娶哈昔氏女　二氏會七國兵以蘇阿漢雜部征　蘇福揚爲總統大將軍領兵十萬分七路寇默底納　開壕　三教學人五百衆會衆辯理屈　海一說克爾卜反約却之　災僅　奸人被　納恩行間誅奸逆二木兒等七人　定丁

軍宵遁蘇祿福揚逃竄二氏學人盡入徼
奴　古來氏作亂平之　克爾卜投誠
蘇爾勒白額西德順　賽爾弟卜尼
黙呵子卒　嗥哈納入侍．始定朝覲
爲天命

五十九歲遷都六年　六合洋征　省覲墓
代明北　祈雨　以二不獨伐喇費爾
獨行剌平之　誅歐噠納奸細八入
侯代比葉征　古來氏求和與盟來



朝覲　額卜納錐爾順教入海成聚
進印寶　進六士教化六國　納馬里
葉　畧克格思貢　魯密帝御製聖教
須進　即滿王率所屬國八王順　法
爾西王率所屬國十六王順　納查氏
王順遣子率六百人貢表謝聖貢方物
給立思王貢　尼德王順　赦士犯
普聖給麥代順　次母魯馬尼卒　額
卜胡來初順教

六十歲遷都七年　海北遍征　以一卜尼老
洞合掌分割地土事　納鎖斐葉　漢
查直順　遣進壽羊　失晨拜　日落
復升　娶翩母哈比白　朝覲　娶買
母納

六十一歲遷都八年　古來氏長三人叛依
教　左哈克以女進却之　造諭臺
代明武　掠古來氏財貨　古來氏歸
納法色戰勝黑咱爾戰勝　蘇福揚來



和不准　開墨克　蘇福揚順　逆二
氏於遠域　聖親掃禁庭除佛像　會
盟申約　毀佛宇　伐花津　賞第民
朝覲　分贏　花津歸服　以爾乞勒
墨掌花津稅賦　花津守將馬立克順
伐它邑府　聖子易卜喇欣生　增
阿肅歸服　長女宰納卜卒　渥合氏
投順

六十二歲遷都九年　改米木人文戰不勝順

四境歸服、以畢剌勒掌優禮　四譯
朝貢　遠譯向化　宅邑府以二氏頭
曰十三人投順　補喀爾氏、太乙氏自
卽滿苔朝　以哈立德征收黑咱兒稅
賦建寺宇　僻居一月　戒遵克征獫
密王以臣國請興十萬師伐黜底納聖
以三萬師迎於戒遵克魯密王欲順義
諸臣國不可相距兩月不戰而遁　總
風祈雨　歸駝　沐水注泉　金軍



啖衆　爲士祈助　誅刺　遣計取
魯勒墨順封其國　論賞赦罪發兵
西北涉南查氏王薨　聖女韜
蘆木卒　命補白克朝覲宣約　毀如
剌勒寺逆首阿哩兒死　尊
門卜都卒　色俾直子卒　黑
遵國順

六十三歲遷都十年　使哈立德教納郎順封
其國以二木爾掌教與管稅賦　聖子

易卜剌欣卒　王桑阿
墨爾地王來朝　二卜渡陝士等四
國來朝　來哈溫等四國來朝　艾伽
赤苑郎二邑那滿王率屬國七王來討
賽里茫王率諸屬國來朝　額子德
王率諸屬國來朝　墨哈爾部主歸服
欣都帝率所屬國十二王來朝
密帝遣使問爲王暨革除答之
立等三人以誅逆誅　捕盜還財



達爾朝定制儀　斷血　吉兒證聖
魯密冢臣費爾哇服教遣獄二氏謀殺
耶滿王把臧麗命世子舍合爾襲位
以阿密爾等五人爲輔以宰羯德總攝
政事差墨阿于傳經訓禮　古剌爾王

六十四歲遷都十一年　密遣爾帝遣使來朝
問爲帝王之道　赤尼帝使至復遣賽
爾弟幹歹士以經教東　法而西帝卒

屬國數十王來朝請訓授帝王歲一
拂里格王來朝問造化根原歷代因革
納黑爾王率臣民來朝　爲北溝通
人告赦　厄斯几殺耶滿王奪其后妻
羅聖檄納查氏權當二國伐之　母遲
勒亂命哈你法氏以師伐之　命伍羅
聖征魯密　不豫釋奴婢四十人　蕭
散所有　暘　取賞　爲衆告赦　命
額補臼克爾攝理政教

三月十二日午時娩
以一卜尼默思畏弟掌喪禮　塋默
底納渡宮　斐羅殺厄斯兀耶滿平
幹合氏誅母遲勒蘇馬陌平　伍龍溫
伐安卜誅其逆俘其男女還

大方至聖實錄卷之三終



孕產奇徵
初娠告孕
神感
聖母額美納甫懷聖天地神祇飛走生靈皆
互相告語曰至聖穆罕默德授孕矣天下從
此安寧世界從此光明矣一切水族皆昂首
向空作感謝狀曰時至矣天下有燈矣凡阿
爾壁之一切戶族莫不先覺聖母之懷聖

帝座垂光
是日各國帝王寶座皆作一道毫光垂地
向聖克若臣子之拱向帝闕者

聖父升遐
聖祖知聖孕已懷諭聖父曰汝知萬年棄之
乎對曰未也曰默底納有棄可辭可乾可
累可餒唉一枚數曰不飢能療一切疾痛乾
者大如鷄子名萬年棄他國所無今汝聖子
方娠合往取之以預母子之需貨之亦甚得

利也。聖父應命而往。祖于途。故聖爲遺腹子。

## 聖母夢頌

聖母既娠人嘗問之曰。汝孕乎。曰不知也。蓋受孕數月。其腹不起。若未孕然。至臨產之月。腹雖起亦不覺累重如飽食。然嘗夢中人問之曰。爾孕矣。答曰未也。其人爲之頌曰。天賦之珍。在爾懷。萬物之寶。在爾腹。人神領袖。聖帝元尊。愛之者天愛之。惡之者天惡之。吾其屬維於發育。爾其告庶於真主。聖母默識之。

## 頂覺真名

聖母嘗於醒中夢中。聞人呼穆罕默德一日告於聖祖。祖曰隱隱隱。

## 夢見各國帝王來朝穆罕默德不知爲誰

中一人指曰。爾懷穆罕默德也。一日坐室忽聞空中有聲曰。汝子當名穆罕默德。其量克遠近童誰曰。一人之生。萬人之慶。魔鬼潛跡。天下太平。聖祖曰。大哉。爾孫穆罕默德生乎。吾即以此名此子。正所謂順天應人也。

## 臨產仙樂鳴空

聖母初覺腹動。開虛空有妙音滿耳。不知何面和鳴婉轉。非簫非管。而節奏清高。蓋聖母平生僅此一胎。耳臨時不免變恐。聞此則自覺心曠神怡矣。

## 異香靡腹

時有白鳥飛入。以翅摩其腹。不覺纖毫產痛。

## 大漿止渴

時聖母覺渴。室中絕無一人。忽案有銀盞盛白湯乳。飲之渴止。甘香異常。

## 雲光罩體

聖母獨坐。自覺欲產。時無人至。又畏人見。忽一道白光。自腹中出。罩定全身。使人不見其產。

## 仙女臨宮

忽見若許少壯婦女。環立於傍。若拱拜狀。不知所自來。自覺身垂汗。流如冰。麝香。背尚著

神薑繞室
將產之際、七千天神顯童子相、各執金瓶、口有主之義也、當此之世、天下惟知拜佛、不知須聖德、環繞室外、以防衛之、恐有邪魔窺視、不容入也、

萬國呈形
當產之時、聖母忽見宮室皆捲上下四方、然光明、而光中現出萬國帝王宮闕、環抱之若星宿之拱月者、

八方樹幟
時見高陵大國、皆揷光明旗幟、盈滿八方、各以錦爲身、赤寶爲竿、上書滿眞之言、又無數鳥、綠喙赤足、飛翔上下、



聖指天
聖初生右手掩目、左手遮羞、落地卽作叩頭狀、有聲曰、問問默提、問默提、如云我之教生也、有主之義也、當此之世、天下惟知拜佛、不知有主故、以此示之、

浴體
有天神三衆一執金瓶貯天露爲之洗浴七次、凡七易瓶一執光明巾、拭之拭體、以綠錦衣之、

遊天識聖
羣神賀畢、忽白雲一片飛入、將聖裹去、遊歷諸天、每至一聖位、互相取認直升至九霄之上、萬有之機微、一眞之妙義、靡所不通、之學皆貫於心胸焉、此聖人第一次來而直也、

執卽取鑰
時有無數天神下降、內三神各執一盤、一盤金盤滿貯珠寶、一執綠寶盤、赤錦幅托盛聖

印。一執紅寶盤。綠錦幅。托無數綸匙。俱置於
前。聖右手取印。左手取綸。弗顧珠寶。拜神三
齊。俯伏賀曰。若子生。天地皆歸其統掌矣。萬
聖皆入其旗下矣。

## 六神開乳

聖母不見聖者一日。第二日忽天神抱聖至。
戶戶相對。若鳥哺雛狀。聖以手摸其頭。俯飲
不厭者然。

## 聖祖叩庭



初聖祖見聖母將產。遂潔已沐浴。往禱於北
而白。見克而白。忽顯人形。似叩頭狀。作聲曰。
今後吾得洗佛像之汚矣。○按墨克風俗。凡
人家生產。恐其難。則其夫額於克而白。叩
其門環。以禱安焉。此聖祖叩庭之意也。

## 沽佛驚泣

時克而白有沽佛。名虎白力。忽倒身座下。頭
摧身慄。言曰。吾不能爲用矣。見聖祖至。且哀
且泣。曰。世界皆歸爾孫。執掌矣。慈雲降。枯樹
生榮矣。聖祖見之。大驚異。聖曰。若子之生。有如是
奇異耶。

## 諸山告靈

聖祖禱畢。復次補宅。吟山經。索法山。山忽起
灕地數尺。墨爾彼山。搖動空中有聲。云。叮嚀
白何憂何慮。天地之富貴。歸爾矣。

## 白鳥覆室

聖祖由叩庭。朝山歸來。已晚。見大白鳥展翅
覆室。白雲封戶。不得入。旋見墨克諸山光顯



照耀。如白日門坐。達旦。入見聖母安然。獨坐
益自產至此已三日。並無一人至。亦無一人
知。聖母亦惟恍惚。不知已逾三日也。聖祖問
曰。生乎。對曰。生矣。述其所見之異。聖祖愕然。
亦道其於克而白諸山所見。聖母曰。若子如
此。吾曷能養之。

## 大神朝參

聖祖入室時。並未見子。與聖母言畢。忽見聖
藉坐榻上。以食指納口中。若啖乳狀。將欲抱

之忽聞空中有聲曰止候天神朝參時九天七地神祇俱集一室參謁聖貌神不覺室小而各自立位猶覺其寬容室亦不覺神衆俱聚集包容而猶覺有餘地也

入然元潔

聖初生眉横一字面如滿月廣顙大耳隆準後目長髮清疎體如常沐香膏膚自斷損若

庭顯庇

聖祖見聖品貌徵奇借聖母抱聖獻於蒐爾白臺前視曰主也主也感真主大恩予予貴子法體清淨生相完潔俾予奴婢中心歡悅主也俾若予安逸若厥禁庭俾若子尊顯若厥天日彼多亂民侘之妬之惟吾真主保之佑之

賀驚名

聖祖見聖奇徵異貌欲以語人其口忽吃不能爲言七日方解合城官民來賀聖祖字

大宴賓客問其名曰穆罕默德咸駭異之曰從古無此名也有二氏學人驚曰此末世聖人方可名也然心中已默識其爲末世聖人矣觀其動靜並生年日月與古經所言無不符合但口弗言而心不順也

觀星識聖

時有沙牧王臣夜觀乾象見異星占之末世聖人應出也○納查世王見異星知聖之生遣使來賀厥寶物○時有朱乎得見異星遂

大呼曰末世聖人之星升矣此人生吾人無寧罷矣默底納有廉士哈之曰果是聖人安逸無事矣何復無寧罷○墨克有朱乎得見異星特來聖祖前曰君有喜請曰我聖祖曰生孫矣曰請問何名曰名穆罕默德朱乎得驚曰三証俱定復何疑哉嵛謂古經載言末世聖人有三証一星現二名穆罕默德三生於貴胄之家也

瀘溼海竭

漉渥乃中海之一巨浸海出衆流若正道之有旁途也海流蝸是衆流歸海之意示衆道之歸於一道也舉漉渥流之大者聚衆流矣

## 舉火息

四裔多拜火者凡拜必先舉火聖誕之日凡舉火俱不熾或有熾者旋熾旋息皆驚訝之不知其為聖光厭之矣

## 啟思王宮闕震

啟思王無道之君也當聖人受命之世諸國帝王無不臣服或奉教或納款惟啟思王宮闕俱震先徵也牆崩殿榻凡



## 二氏同夢

時二氏之學人多夢壯駝肥馬無數由底直河散牧於各方直達法而西諸國晨起互相詢占皆同甚異之占者曰將有大人出於我地其教化播於四方但大不利於朱乎得特斷撤也



原缺

任爲之厄卜爾因盡還其駝聖祖歸登諸山祝曰主也厄卜爾不自諒而欲毀主室惟主能抑其強止其惡如其遲兇而肆欲主其乘機而殄滅俄見許多水鳥飛空各抱三石一兩一向敵營拋之三日不見象兵動靜差人覘之人象俱死每象身一小孔內如蚍蜉衆悉軍卒亦然滿地小石子如蔻豆聖祖觀往視之曰此天兵傷之也捜厄卜爾尸不獲訪之乃知厄卜爾獨脫歸國告於納查氏



畢忽一小鳥啣一石子飛至將厄卜爾亦打死惟墨台蔑弟象兵一百歸國

## 以象紀年

聖人生於鴞象兵之日阿而璧遂以象紀年曰飛歷元年飛歷此言象也而學者只知其生於傷象兵之年未考也誌者曰象兵傷於聖誕之時豈聖人特爲傷象而生耶

是歲象兵有二次一即厄卜爾向墨克者一納查氏王親統往耶滿者納查氏王差



官阿密爾往耶滿公幹久不歸復差官往督之並問其罪遂被殺王怒誓曰必傾厄卜爾阿密爾之血足踏耶滿之城因盡發象兵往攻耶滿耶滿王聞之懼曰耶滿小國何當大兵此阿密爾遺禍也可拏阿密爾獻之阿密爾能畧善說說王曰遠人投伏於上國上國不能衛將畏大兵乎貞主不罪無罪之人納查氏其如王何王請行仁義庶臣臣請爲王保國王曰計將安出阿密爾對曰臣自計之乃刺己身之血貯玻璃餅啟城頭之土貯布袋遣二諜士逆納查氏於途曰王之臣自相殺於耶滿耶滿無罪也王如有誓必傾其血其血已竭至此請王踏之則兩誓俱酬無煩勞兵動衆並傷無罪之耶滿矣王喜其計之美言之納遂還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四終

起降生初年至八年事實

飛歷元年初春月、勒此而興遷立十二曰、都門外。○時氏厥旭肇氏王四十二年二月○西刋憲王八百二十二年二月○東土梁中大同丙寅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夜中

至聖穆罕默德生於麥克國古來氏哈申之族

其初生祥兆與臨產瑞應及古來氏哈申原族名義俱悉見前卷

乳於玲娌默

聖初生、乳於嫂比葉、葉乃聖叔葬澤之乳婦也、乳數日聖不悅、得玲娌默乳焉○玲娌默北泥塞爾婦人則威卜之女也、夫名哈立思天方之俗、凡乳婦且不乳己子、先求名門大族富厚之子乳之、以大其名利、故遠鄉乳婦多就乳於都城、時年大歉鄉民逃竄、玲娌默方娠、與夫謀赴城就乳、且就食焉因偕衆婦向墨克中遂忽產而無乳夫婦難之且所乘駝驢瘦蹇落衆婦之後、



夫婦思返、是夜玲娌默夢神人持金瓶盛白乳飲之、以手摩其胸曰、天界妝多乳者及覺左乳忽漲如琉璃瓶、後向墨克訪知城中大戶、馬赫祖木氏、道詣祖木氏之子已為他婦抱矣、玲娌默夫婦快然悔其遲、乃就爾卜篤穆託吏部詢其子為孤兒不悅、爾卜篤穆託吏部、仰聖嗣聖其最高之家為福、玲娌默夫婦沉吟、爾卜篤問其鄰里名氏、對曰、塞爾渡人玲娌默也、爾卜篤喜曰、塞爾渡吉慶也、玲娌默攜當也、吉慶而攜當可致永遠福貴矣、夫婦不得已而受之及見聖面如皎日、方抱於懷、乳遂湧漲如流、夫婦奇之歸寓、並已子亦得飽飲駝乳亦溢、夫婦俱得飽食、由是人口俱壯、夫婦大奇之意、此子必有大貴、住墨克七日懷聖歸塞爾渡

百鳥來朝諸神下降

聖初生聖母、娠時、聞虛空有聲、若云穆罕

默德古今聖人之領袖也誰爲乳之美臣
乳也於是百鳥來朝諸神競至觀光引吉祥
欲乳之
竭奶流乳
時年大歉初哈婭默飢饉身羸生子乏乳方
抱聖於懷兩乳並漲欲流
駝忽壯
初哈婭默赴墨克時駝驢瘦蹇行步顛仆爲
同人笑及抱聖歸駝驢健壯行走如飛人惜
疑其更易不知即其先所乘者蓋得聖人之
福慶云
殿行得賞
初哈婭默求墨克駝驢羸蹇艱行落後夫恐
哨嘗之曰速行衆婦先走矣恐衆先至得子
而我不得忽見山頭有人白衣長身大呼曰
且行且緩落後爲佳迄至墨克衆婦俱得惟
惟此婦不得各家乳子俱得婦惟此子無
哈婭默因得乳聖



夢稱王
哈婭默初至墨克德意晝寢夢頭頂生樹綠
葉番陰枝垂四圍中有寨樹各種鮮實纍纍
渡邑民環立其下歲躬身拜賀曰哈婭默吾
王也忽蘆寨啖之味甘如蜜香美異常覺來
味猶在口異香滿室
同年皆男返老還少
生至聖之年凡同年所生皆男子凡老者皆
還童白髮轉黑古今未有之奇瑞也



聖乳獨右
哈婭默乳至聖只吮其右不吮其左同乳者
只吮其左不吮其右易尸而巴師曰此聖
人公道之徵也知有同乳留以待之自食其
右也同乳知有聖人乳其右不敢亂之也
同乳不先
哈婭默之子生初不啜乳至墨克撫之不動
乳之亦不吮母意其死矣視之忽張目而
笑若有待也其後凡飲乳必俟聖乳既飽之

後乃飲乳

白光護體綠衣守榻

聖行止坐臥皆有白光護之、○嘗夜靜頂現白光、照耀如日有綠衣人立床頭、手摩其額若語若讚、

人天瑞應

聖所到處、牛羊百獸見之、即舞趨上前舞蹈良久乃去、○時各方飢饉無食、若聖到處、則果穀豐碩、草木蕃茂、塞爾渡人嘗曰、自古迄今、民子來、天時正、人民安、年歲豐稔、信乎彼域乃其永居、極樂之國也、兩域墨克默底納也

乳母休徵

豐克飢民載道哀聲震野、人皆憔悴、傴僂、獨哈媲默豐容悅色、所到得食、人皆異之、○時人家牛羊無食、羸瘦不堪、獨哈媲默之牛羊肥健多乳、人皆謂其牧放得地、驅牛羊於其地牧之、○哈媲默自乳聖後、田土大收數倍往歲牛羊蕃息十倍、先年通邑人求益於哈媲默、哈媲默皆有以益之、

絕戲

乳兄嘗攜出戲、聖特自處不與、羣兒戲或勉其戲、聖佛然曰、吾豈爲戲而生乎、衆不敢強、

學牧

衆兒出牧、聖必偕之、乳母戒之曰、伊也牧畜何爲、聖曰、吾學牧也、已有牧民之意、

頌名

聖爲乳嬰即不哭不躁、不以左手取物、凡動飲食、必頌特思米葉、

知主

乳母常畏聖被風貼膏藥於顖門、聖揭去曰、吾自有主防之、

生不垢汚不露下體

聖自爲乳嬰遺溺有時、無滅不露下體、露則疾叫掩則已、蓋周日而遺、以時而溺也、

過處留香

聖所過處香凝數日、乳嬰時人常希其數至、

聖夢寐中常高頌清淨真言乳母驚起視之仍熟睡

靈鳥潛身

每晨起着衣即有二白鳥飛來潛伏衣內

白雲蓋頂

行處有白雲一片浮蓋頂上每聖失所觀白雲可知其處

二歲止乳歸之母母見其品度規模喜其得養復養之於乳母

三歲天神剖腹

一日聖衍羣兒出牧忽羣兒驚奔逃回曰有來氏兄弟被人殺矣哈娌默夫婦急出視之見聖郊立仰視天上遂抱歸問其故聖曰適有二白衣人自天而降捧金盆貯雪水將我放倒剖開吾腹取臟滌之出黑血數塊不知何故但覺吾之心身寬快異常二人方上下驚奇

天母來矣

哈娌默見聖奇數異蹟疑其爲邪神所憑恐生異疾請治於醫醫曰是非醫藥所能治也盍試之占士士聞克突然跳起直立熟視良久急將聖抱定厲聲呼曰路上行人左右避舍通邑士民爾人聽者此人生矣速來殺之並殺我以抵罪此子長成必俾爾人皆者愚強者弱一切教門皆喪於其手況滅佛像毀事真主其爲阿爾堅之大患也哈娌默夫婦聞之大驚失色急奪抱回謀送之歸

乳母懼送歸時聖四歲

時視乎得特爾撒二氏之人知聖人出必壞其教皆欲害之哈娌默夫婦懼送聖歸墨克還於母阿美娉

是歲額補白克爾生

白克爾乃聖人八世祖穆勒之裔孫聖人共八世祖之族弟也後爲四配之首聖人升遐首襲聖位者額補白克爾是也事大位尊故書之

四歲自塞爾波歸墨克甫至關忽失所在鄉愿
告識活佛投誠聖祖覓之得聖於忒哈墨以
峰駝千頭赤金百鎰結貢酬愿厚賚哈娌默歸
先是塞爾波人共欲殺理哈娌默夫婦恐私
計曰古來氏子雖是大貴但人莫能容業已
止乳且自能衣食莫若送還墨克完爾我干
係夫哈立思貪其富利不舍哈娌默曰衆人
猖獗爾禦由是哈娌默送聖能自塞爾波
還墨克纔至關下人民輻輳之際忽白雲一



片落於哈娌默懷中聖忽不見哈娌默驚慌
遍尋不得放聲大哭曰貴子吾撫之三載今
忽不見何以返於其親哀聲動人計無所出
有鄉愿老人曰盍告之活佛佛知過去未來
必得汝所失哈娌默嘆之曰佛何能於此子
老人曰此子何人曰郡主之孫穆罕默德也
老人曰吾將爲汝告之乃詣活佛墨克第一
白繞座七匝叩首三遍伏首告曰大慈大悲
我佛世尊有塞爾波婦乳郡主之孫穆罕默

德今歸之忽然失去不知所往懇求我佛慧
目觀照落於何所活佛聞穆罕默德之名稽
然仆倒身戰心怖口中囁嚅曰老人汝胡多
事汝不知此子之事也吾無能於此子也此
子將大割裁成制度之義改正天下之教佛將爲所
珍滅爾去安慰此婦此子無傷也老人聞活
佛之言如此渾身戰慄咄咄而出謂哈娌默
曰活佛從未有如今日之言者今如此云云
汝易報之郡主自覓可也哈娌默號啼而白



於聖祖伏地請罪聖祖傳諭合城士民遍尋
不得聖祖乃披甲乘騎率諸建丁遍山野尋
之默視曰若得聖願以千駝爲贖既而得之
於忒哈墨川中葡萄樹下挈之歸以大峰駝
千頭赤金百鎰錢十兩給報貧窮酬愿厚賜哈
娌默送之歸至是聖養於母額美納後聖人底
爲婚姻哈娌默來賀聖答以一駝一千金
錢至四十年爲聖後夫婦同來將以馬尼顏

哈娌默送聖歸時墨克大行瘟疫人多卒死聖母額美納曰盍復帶之此時瘟疫盛行可畏也哈娌默且拜且賀曰若子大貴到處福利疫鬾因貴子可解也賢母無憂聖母曰唯唯眞言實爾所言者哈娌默去明日疫鬾果盡除人民獲安

饑饉革

先是數年來畢克大歉人民困苦幾至同類相食迄聖歸五穀豐登百物生遂皆莫知所



致云

五歲古來氏忌欲殺之聖祖引避之

古來氏學人欠於古經中悉知末世聖人之各之德今奇徵異蹟於所出之時降生之地皆驗將來必革除衆敎佛像皆滅於其手因會同公議宜早爲之計免致滅吾佛珍吾敎使我輩離俗喪亡也聖祖覩知其意引聖潛避之

六歲聖母額美納挈聖往默底納省親留數月

先是古來氏人共謀殺聖聖祖與聖母計議欲避無所聖母假省親往默底納焉

習射源

射是射設濶是赴水聖人知人之數欲相害故學射以防敵學濶以逃難方其射濶之時嘗有覩乎得式爾撥之人探望內有一人指聖而言曰此即末世聖人也此城即此人所徙之都也憲人之識聖也如此聖之舉動覺人也如此乃不能從之反欲害之奈何



七歲自默底納歸至厄白注聖母卒葬於注

厄白注墨克所屬之村落名也距墨克若干里聖母居默底納久之感疾遂命駕歸至厄白注疾愈篤莫能行寓數日卒焉聖甫七齡即能舉喪致哀葬於厄白注後遷都之六年聖征俄代北葉來墓修之哭泣甚哀又遷都之二十八年開墨克復復重修之代塚瓦久若與語者起復哭門弟子俱泣下志曰聖人生未有如今日之哭者聖遷都二百四十年冲泊聖母墓時王侯聽尼忽敕命墨克守牧聖厄木尼治之復廢因遷葬墨克故今聖母在墨克

媪姆耶滿奉聖還墨克
媪姆聖之孔母也、從之有年至是聖母棄養、奉
聖歸、
養於聖祖爾卜篤穆託吏部
聖祖發至聖飲食坐臥無暫離、嘗曰此子
將爲國主待其立可致天下成平咸歸一教、
二氏之耆老、嘗謂聖祖曰、汝善爲保護此子、
此子當爲天下師、其品其德、天下一人也、今
天下之爲教者、分裂變亂、獨此子守以卜喇



欣、聖王之教、視其足、儼然以卜喇欣之足也、
天房有以卜喇欣之足跡存焉故云、聖祖顧衆子曰、爾輩謹識
此言、復諭媪姆耶滿曰、汝善保護此子、毋懈、
毋忘、天下皆知其爲末世聖人、將爲此郡之
主雖天子莫能抗之爾之貴、伊之貴、爾之福、
伊之福也
是歲聖祖、負聖求雨
古來氏人遭荒歉、得聖人自塞爾渡歸、豐熟
三年、人民逸樂不知其所享、皆聖人之福、而
乃奔告於古來氏之耆碩、共議如此一人除、
郡主爾卜篤穆託吏部無他也、因同詣敦請
爾卜篤出、并求聖偕之城中各戶出一人、皆
沐浴、更衣佩香、遊天房、齊來格比士山、爾卜
篤先行、衆從其後、到山下、衆環立、爾卜篤、肩
負聖人立正中、此日聖正七歲、衆皆咿曰視
聖、見其品度非凡、莫不敬愛之心、爾卜篤
祝曰萬首元尊、能闢災厄、能知、能聽、大慈大
惠、維此愚夫愚婦、自踐不道、引致荒歉、至使

草木禽畜蒙災忠良善信被厄主也主也一
人有慶賴及萬方其中有一人主喜者乎懇
以此一人救度萬人懇以主不吝之甘露活
我多罪之蒼生惟主是大赦主惟主是能與
主就旱甘霖大沛山市成流田禾雨足百姓
[illegible]福王即位聖祖往賀問對聖人之事大
有賜賚
聖人既生之七年賚福王即位於海北涉天
下來賓諸侯拱服官清民安益賚福乃神明
之胄聰明天縱道德性成凡官吏難釋之訟
奏聞於王王斷之如見各國有暴逆王與師
討之即克其爲王也天下枉屈不平之事嘗
依托焉畧克爲其鄰國勢孤力弱又聖祖以
至聖之生屢爲古來氏所欺屢虞久矣至是
聞賚福即位而往賀之益有深意也聖祖至
王冠冕旒服袞衣坐寶位諸王子分立左
右拊手恭立宣諭傳旨聖祖登殿而奏賀表



曰吾王大王主授大寶位極元享一人爾慶
萬邦父寧民康物遂時和年豐吾王大王華
澤之主百代之君遠奸近賢絕佞伸屈
理枉執法憐公吾王大王祖代仁王子孫聖
君皇儀光大德政休明惟德不替福祚無窮
臣乃眞主禁庭奉祀先領哈申之子爾卜鴈
穆託吏部也開王新授大寶敬申賀衷誠貢
方物聊書微忱王其允鑑區躬臣其輸誠待
命王喜曰若則爾我親戚也命坐附脉傍生也



下來賓諸侯拱服官清民安益賚福乃神明
之胄聰明天縱道德性成凡官吏難釋之訟
奏聞於王王斷之如見各國有暴逆王與師
討之即克其爲王也天下枉屈不平之事嘗
依托焉畧克爲其鄰國勢孤力弱又聖祖以
至聖之生屢爲古來氏所欺屢虞久矣至是
聞賚福即位而往賀之益有深意也聖祖至
王冠冕旒服袞衣坐寶位諸王子分立左
右拊手恭立宣諭傳旨聖祖登殿而奏賀表



答辭曰維主授爾尊位負任天下錫爾全恩
無量福祚復命設宴款待留居內庭一月款
奉殷勤語對親審聖祖辭王曰勿且緩吾有
機密語汝一日召入內殿屏絕左右曰吾有
機密語汝切記勿洩若有他人來不語汝獨
與汝言者事在汝也吾知其事之大功之險
乃千古世人生貴死榮之大機會也聖祖曰
真主錫王永慶萬方無若吾王者若非王之
尊威則膺大放肆者多矣但所謂機密者何

王曰吾細問汝汝其明答汝哈屮之子乎對曰然王曰汝有子乎對曰有十子曰哉未小者何名對曰爾補實喇希曰爾補實喇有子乎曰只一子名穆罕默德曰生穆罕默德之父母在乎曰穆罕默德遺腹子也在腹喪父七歲喪母曰近養於何處曰依於臣曰爾即其祖也曰然曰傳穆罕默德拜佛乎曰不拜佛曰汝與汝子與汝父拜佛乎曰自我生以上至穆罕默德自生我以上至人祖阿丹俱不拜佛王曰吾細問汝汝其明答汝哈屮之子乎對曰然王曰汝有子乎對曰有十子曰哉未小者何名對曰爾補實喇希曰爾補實喇有子乎曰只一子名穆罕默德曰生穆罕默德之父母在乎曰穆罕默德遺腹子也在腹喪父七歲喪母曰近養於何處曰依於臣曰爾即其祖也曰然曰傳穆罕默德拜佛乎曰不拜佛曰汝與汝子與汝父拜佛乎曰自我生以上至穆罕默德自生我以上至人祖阿丹俱不拜佛



佛王曰穆罕默德生今七歲矣曾見有奇蹟乎對曰奇蹟甚多自始生至於今曰偹述其事蹟王聞竟慨然欽然轉身下拜曰美哉汝心大哉汝事高哉汝位百代之尊師萬聖之領袖人神之法王出自汝膝下也吁至聖之實蹟也吾人於藏經秘典中見之今聽汝之所言纖毫無謬也吾皆載入文集中矣汝之孫穆罕默德萬聖之領袖也百代之宗師也人神之法王也拜佛之人是其佽拜主之人是其友將來毀火室逐邪魔破除奸說滅佛像皆賴此子汝其善保護之防二氏之爲佽更防爾親友之爲佽是佽爾者也皆不欲爾孫奉命開教者也此子爲天下古今後世第一人也爾臨言嘖嘖密我不久存不能親覩其盛若則發兵保護禦防默底納始於此終結因古經所載其事與於默底納始於此終於此也若不因是非之多決顯揚其事也吾嘗暗竭阿爾壁之貴官大人順之助之今則



但推爾矣爾其善保護之爾卜篤再拜謝曰王位尊哉帝德巍哉王祚永哉聖訓明哉謹受命王命執事○按從爾卜篤來使每一人賜童子二十人婢女二十人赤金四十兩白銀八十兩安八香一箱駱駝一百頭爾卜篤如衆人之數十倍之復與之約曰政事無暇不能詣爾爾其常來我王位非福見爾爲福爾卜篤頂謝辭歸衆得所賜不知所賜之故問於聖祖聖祖但曰不久則明矣又問曰不

久則明矣。世豈有殺世不明之事哉。衆人從古來。氏人見孤卜鷰所得之厚施愈深。是歲養福王薨。

八歲聖祖爾卜鷰穆託吏部卒。

聖祖卒年八十歲聖甫八歲治喪行禮若成人極盡哀戚。通國來弔。見之無不敬羨。惟二氏學人及拜佛之徒。益增疾妬。

着於叔嶺他吏部

先是聖祖病篤。召聖祖及衆子集床前囑曰。吁。衆子穆罕默德吾心肉也。世界之心也。誰為承嗣。衆子同聲應曰。我願承管。獨他吏部不言曰惟父所命。聖祖曰吁。他吏卜祖杯爾德叔也。哥合管之。弟穆罕默德幼稚多仇。照顧宜護不容暫離他吏部仁勇足人猶合管之。祖杯爾請曰。子不肖。敢承父命。子願管之。更沾其多福。聖祖曰。噫。穆罕默德天吏也。吾何擇焉。閱之。得他吏部衆猶爭管。聖祖曰。順天從人事之大也。呼。聖旨擇之。聖拜於他吏部之前。手治餽不與衆同席而食。

同飡識異

他吏部嘗禁戒子弟不許與聖同行坐同飲食。乃子弟則必欲同之。其亦何也。同聖而食。食粗亦精。異聖而食。食精亦粗。傍聖而食。食亦飽。雖聖而食。多亦飢也。故衆子弟爭欲與之衆。

踢地得泉

一日他吏部聖聖郊行渴甚。無水。聖以足蹶

地曰茲井水乎忽見清泉湧出飲之渴解

修潔殊衆

衆子壁起皆面日昏垢髮長鬚鬆聖人晨起及髮整齊如鏡梳洗狀他吏部嘗昌明鮮潔髮髮

扶聖坐褥上誓衆曰若此者其必爲貴人必成大事也爾衆勿輕視之

不臨祭賽不入佛堂

時有佛名遍瓦納古來氏人皆敬奉之各方遠人俱來祭賽一年一次剃髮洗足宰牲設



供對立佛前竟一日夜謂之功課此阿爾壁之一大會場也百物雲集交易輻輳男女老幼聚至他更部爲一郡之都長雖不拜佛却亦與會欲挈聖往亦不欲一刻離之意也聖固辭不去衆視眷勉之曰不拜佛已矣何傷乎一往聖不得已從之將至佛前聖忽匿不見衆遍覓得之空林似有畏色舉身戰慄問其故託言曰畏神魔也衆曰真主不容邪魔近爾也爾之事大矣爾何畏哉曰神不放近

是歲哈探卒

於哈探乃吾聖二十一世祖穆愛娣十七代之孫太乙之子也是古今之第一能施捨人故後世凡云瀚掐咸以哈探瀚焉其生年未考

啟思王薨子許而曼立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五終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六

起降生九年至四十年事實

至聖九歲從叔他吏部貫於沙牧之國猶里、沙牧國名、去墨克西北三千餘里、亦古帝王之都也、古聖都素福受禪於此、國宅里乃其舊邑、濱西郵水陸之衝、華商交會之地、萬寶輻輳、商賈交易、天下寶貨、產於此、故此地刀劍擒之四方、稱宜善焉、聖權善賈、歲往一次、因聖人之不可暫離、故每出挈之、

十歲剖腹滌心

初聖甫三歲、遇剖腹事、此則第二次剖腹也、為聖之後、額卜胡睦勒問於聖人曰、為聖有何徵、聖人曰、吾十歲時、野行遇神人剖吾腹、滌吾心、去吾鄙性、此第一徵也、

十一歲南查兒爭戰於歐喀澤

歐喀澤在墨克之邊界、乃阿爾壁之市集也、每年各國商賈舟車雲集、所載除家常器用外、復有珠寶古玩希世之珍、擺列市廛、以充

十二歲從叔貫於國宿里

十三歲

十四歲

十五歲

十六歲

富有不徒貫價也、聚立一月、然後歸國、屆之日、必相告曰、今會以某家為優、某家為劣者、劣者辱、南查見乃阿爾壁、名以賭賽、不勝、致斜兵大戰、三日後至聖出禁其市、

十七歲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歲

二十一歲從叔貫於沙牧稽、自識聖飽贍、

時聖年長、聰明穎絕、百務皆能、叔欲留聖於家、自往沙牧、聖再拜請曰、姪不肖、無能乎、請從叔學藝、為功、叔曰、吁、姪吾以汝為寶珠焉、

可暫離、但汝之事大、汝之仇多、恐路有不虞、故留汝於家也、聖曰、吾有主也、請從之、因復從往沙牧時、額補白克、年十八歲、亦在同行使單喇勒從、將至國宿星、聖息樹陰下、補白克爲聖市餅、週卜海喇天主教學人也、自稱耶蘇會士問曰、坐樹下者何人、補白克曰、某人之孫、某人之子、穆罕默德也、士駭曰、此末世聖人也、補白克曰、何以知之、士曰、此樹名、息得爾、乃耶蘇所植、嘗坐樹下、講經論學、



對衆宗徒誓曰、自我坐之後、無人坐此、坐此其惟末世聖人時、人識之、歷代相傳、六百年來無人坐此樹下、今此人坐之、其必末世聖人無疑也、因請見囑、他吏部曰、若子貴人明君之福、百代之利、吾往矣、不能見其爲聖之光矣、汝其善保護之、因大出金帛以爲贐敬、額補白克爾、即此早伏歸念、故聖人曰、首先歸信我者、額補白克爾也、

二十二歲、古來氏議修凱而白不果行

每致遭蹋、欲修庫而不果行、則因人心壞亂也、

二十三歲、古來氏立貴誓、以杜欺凌、聖叔祖杯爾倡之、先是、祖杯爾欲照管聖人不得、他吏部又常遠出、聖不免從之、有襄貴重、又古來氏人累次欺降、欲謀殺之、古來氏風俗壞亂、親族肉皆以凌下犯上爲常、以至兄弟相殺、父子相害、官民主僕無統、男女老幼無忌、因日夜思計以杜其亂、乃謀於祝子昂氏、立盟誓、好



祝子昂者、古來氏之尊宿、忠厚老成、民咸敬之、祖杯爾哈屮之族也、哈屮之族世爲墨克都長、祝子昂爲古來氏尊宿、故其言無敢不從、合城長老學人大會於祝子昂家、聯盟發誓、毋相凌虐、如毀誓背盟、則羣相攻擊、名之曰貴誓、蓋謂誓未有貴於此者也、嗚呼、自貴誓之後、墨克風俗一變、人爭禮讓、俗尚和美、而聖亦得以無虞、祖杯爾倡導之功、豈不偉哉、然由聖德陰翊之也、

嗚呼從古禮法之亂至此極矣究其根
起於活佛活佛乃人民所尊信其言必信
行必果其所居之位爲吾人之所敬奉就
知綱常倫理皆壞於活佛也忠孝節義皆
喪於活佛也究其活佛之爲禍則由其人
敬奉之勤惰與厚薄焉敬奉之勤而厚者
爲其友敬奉之惰而薄者爲其仇則以其
友而伐其仇弗顧其仇爲其友之尊卑長
幼命撲則撲命殺則殺彼愚夫愚婦惟佛



言是尊是信奚復計其所撲所殺者皆我
之尊卑長幼哉此倫常之壞壞於活佛之
教也當是時衆人因穆罕默德之生久知
佛之無靈應嘗間活佛曰穆罕默德之事
之大而自無能力矣故衆老嘗曰敬佛莫
如事親於是各思勉於倫常孝弟而復聖
人之風故是時誓約得以行焉噫
貴誓一書可爲後世事活佛者之
一鑑矣

## 夢神攪腹

聖於二十三歲嘗夢神人與之語隨告於叔
他吏部叔曰亂夢也又一日夢神人以手入
其腹攪其腸告於叔叔曰吾將視之巫醫時
有巫者十字教人爲通國名巫叔以聖視之
巫視其而不知視其手不明乃視其胸背見
胸有囚印大驚曰非等閑人也何神敢近之
近者天神也攪其腹者將爲聖之徵也天印
已定天差無疑爾無憂也弟切勿語人恐衆



乎得聞之欲殺之也其後又數夢神人手拊
其肩探其腹蓋歲以爲常云
二十五歲聖自賈於沙牧歸娶赫底徹氏
先是聖連歲從叔出賈至是叔資本匱乏一
日勉聖人曰汝長矣可以經營矣國人皆貸
資於赫底徹汝盍貸之以治生活聖曰諾往
貸於赫底徹乃墨克故君胡隈勒
之女胡隈勒征南查爾卒於陣無子國除女
生有才智博通經史尋父遺能治生業志不

字人緣有三義一生爲國女不屑爲官民之婦二才貌雙絕覩通國無一堪配之人三巨富無對未見一人有福力可受其業者各國來聘皆不許至是四十歲矣仍然一閨閣處子生平喜捨好義大行借貸而不計利人多貸資貿於四方只聽其人自算子母以歸之國人率多沾其惠澤及聞國中有人名穆罕默德驚曰從古無名穆罕默德者惟末世聖人也亟訪知爲哈屮之後曰此必聖人也第古經所載末世聖人有名籍有動靜名籍是矣但不知其動靜如何若果聖人吾必字之由是日訪察穆罕默德之動靜迨聞穆罕默德來求貸喜曰吾得以驗其人矣問其所欲貸之數而十倍與之差親戚胡宰默爲之侍僕覓色爾爲之使偕衆商賈於沙牧一路覘其動靜詳記以報中途忽二駝病臥地不起聖以手撫之二駝躍地而起奔行更疾於前將至沙牧聖坐枯樹下樹忽發榮綠蔭婆娑



青茵生翠適耶穌會士坐室內見之亟出問聖名氏聖惡其爲十字教不答士入取書一冊出視書復視聖良久曰指降引支勒經與耶穌之主發誓此人即末世聖人耶胡宰默不解其說疑其欲害聖擊劍奔殺士亟入閉門復梯房而上大呼曰指天主發誓坐樹下者末世聖人也爾勿疑吾細告汝此樹乃耶穌親植自植和枯遺言曰勿剪勿伐直待末世聖人坐其下則生榮矣敢問其國中有徵



赤乎胡宰默曰然士曰無疑矣其末世聖人也將來提劍大割受命闡道封干古聖人之印開萬世太平之域順之者正逆之者逃正此人也爾衆其善保護之切勿宣言與祝乎得恐其謀害也更勿言於吾教之人其亦不願有此人也吾人與朱乎得之教皆必爲所革也後聖人遷都之八年開墨克後有十字教人來進教即此人也胡宰默聞覽謂買色爾曰聞之乎穆罕默德之事大也合仔細奉之途間烈日炕人見多鳥編翅

覆聖進沙牧城、遇卜士突執聖手扶肩細玩、驚曰此、非末世聖人乎何如此相似也、古經、嘗言末世聖人是如此狀貌此、正相合也、何得落於碌碌塵中切宜高隱防二氏人來害也胡辛默急市其所來置其所歸時額卜白克爾厄卜折害立同在商務、白克爾一心勿色聖跡行動敬護之、折害懷忌如只欲害之、往例赫底徹之商賈歸程至距墨克三日夜路先使通報有厚賞於衆商中獵得者往、兼程、取赫底徹回書於肥一日路上迎至、獵之得聖折害阻其往曰彼不識路也衆曰例不可壞也聖命胡辛默買色爾守寶貨乘駝向墨克衆方晨炊聖入路渾然間即到墨克赫底徹以感夢晨起有信至攜婢立樓伺望得聖至且喜且怨喜者信至怨者使聖來不慣奔馳也饌訖隨付回書聖持往亦渾然間即到發行之所衆方食未行見聖至相怨曰此子不知急也折害曰適不去乎不識路也及



得回書衆咸之曰孤兒弄兒也胡辛默買色爾取書視之曰此赫底徹親筆也或路撲來也奈何印封猶潤衆愈奇之白克爾曰若子之事無不奇者旋歸墨克聖謝載交代計其子母利得數倍於他人聖歸第胡辛默以路之所見所聞盡述之赫底徹以手加額曰吾有歸矣即使胡辛默議婚默曰須致其來吾女氏也吾將探之詣聖曰子已立而無室奈何聖曰有待曰何待曰有待三問而三答亦如此胡辛默異之曰吾問姪三問而三答有待問君亦三問而三答有待何謂也他吏部答曰貧不我求富不我取有待者待其來也胡辛默曰有子如此才貌且富不煩君力求之乎曰貧與富非配也曰彼願矣君願乎曰願可無擇敢問何氏曰即赫底徹也富有無似君知之矣德貌兼全諒亦聞之求之乎

他吏部曰、諾、聖曰、不可、貧與富非配也、如顏必富求貧、未可以貧求富者也、劄等默歸告赫底徹、徹曰、然、復使胡宰默求於聖、聖語於姑母、阿體克克親往辭之曰、若子孤且貧、非配也、公主富貴無比、赫底徹動容有間曰、賢母以財貧爲富、以爵位爲貴、則非我思存若以富貴視富貴宇人、不俟今日、吾視二者、如敝帚也、聞賢母之姪穆罕默德、萬聖之領神有天地之宰、富兩世之貴人與神、皆以得之爲



榮、失之有辱、諒我徹仇、成我素志願以假富貴、易彼真富貴、徹不自害、不作兒女態、求一可爲我周全、莫如賢母、阿體克覘其誠懇語於聖聖允之、間主婚有叔歐墨爾議禮納定額、徹白克爾大出金帛、爲聘儀、他吏部釐其所有、爲婚費、擇吉書婚、他吏部爲郡主、又爲主婚、念虎、土白、鼓吹親迎日中入室、爲聖後禮婚姻不容鼓吹是日宰駝筵宴國人賀之時聖二十五年歲、赫底徹

四十歲矣、
二十六歲
二十七歲
二十八歲
二十九歲
三十歲
三十一歲是年額卜他吏部子爾里生
三十二歲
三十三歲



三十四歲
三十五歲女法士默生

法士默初孕之日聖方夜坐忽一神人來引之登天入天堂見樹有果小於石榴狀似蘋果白裏間紅啖之甘香異常是夕遂孕法士默懷九月而生生之日異香滿室越於隣里其香則聖夢所食蘋果之香也其香即自其本身而發終身不竭聖人嘗曰吾每思天堂中蘋果之香親法士默得之吾見法士默亦

猶入天堂時也○或傳孕法士黙乃自登霄歸來之久非也

是年古來氏重修克而白

先十數年前古來氏固克而白爲佛氏所沾欲重修之未果因彼時人心不一美事艱舉自立貴誓而後風俗和美人心向善可以興工矣又於是年江水泛漲冲至克而白墻崩柱脫幾至傾倒不能不修矣又忽有一巨舟來自鄂磯壞於沚得地方舟工名雅沽木爲



當世最善營造者古來氏書老幹里得募衆同往買其舟木並延舟工雅沽木至重修之時人曰是亦應修之候此天命修之也歟○

克而白分四方曰東南方東北方西南方西北方也蓋克而白之在寰宇中乃四隅對四方也時古來氏總爲十大戶各戶認取修某一方關分之畢擊伏與深廣二戶修東北方六色篤與達爾二戶修西北方台米牧一戶修西南方塞合目蟬候酈第一阿木四戶



自海北門入衆皆歡悅曰是乃信者也道甚險聖人曰衆事也合衆爲之脫衫鋪地取石置衣上令各戶俱來各取衣角移之聖親手取石置其處衆見之既服其智復奇其力夫玄石之廣高厚重約千餘斤而一人提置如就輦且衣厚小且薄似不勝石者之大而置石下四圍仍綽綽有餘衆之不破不裂大有所不解也聖語衆曰克而白自今而後無庸再修矣○克而白內庭纍六楔六柱云○舊傳

克而白丙有井井中有寶以鎮定克而白者
也被佛氏盜去故克而白毀一日克而白周
身全以百寶莊嚴光彩燦目盡爲佛氏竊去
莊嚴壞矣故重修之○聖人道石未穩有紬
直地人外道也取石墊之爾巴思叱退自取
小石與聖聖自墊之

是年栽德卒

按栽德原十字教人後遷佛氏復棄之問聖
之德望將必受命興教久俟不得問於阿密
爾古來氏尊宿也曰欲投聖教尚未受命吾
且身奉以卜喇欣之教而心契穆罕默德之
爲聖俟其受命歸之可乎阿密爾曰善嗚乎
志未終身終已後阿密爾告之聖人聖人曰
吾夢見其人早進天堂即猶後來進教者栽德
蔡聖教而未曾入教遂得聖教之正可徵聖教之大矣故紀之

二十八歲聞天語見光明

聖嘗於寂寞中聞天上人語或虛空人語若
問若答若告若讚頌聲嘗於舉動偶誤旋返

於正若有人引領之者嘗見光明發自空中
或自本身黑夜起無燈可燭百物如晝嘗有
黑夜失物值聖至則探取得之

三十九歲
四十歲

或問吾聖未受命之前所行何教有曰奉教
無定有曰不奉衆教二說皆無考証之說也
或問吾聖既受命之後所行何教有曰奉爾
撒教有曰奉母撒教有曰但行自己之教教
說亦俱無考証之說也合答曰受命之前之
後皆奉易卜喇欣之教也視其乳嬰時即念
皆用易卜喇欣之禮迨受命之後所行亦復
如是一切事爲皆用易卜喇欣古教之成規
以是知吾聖受命之前之後皆奉易卜喇欣
之教也夫易卜喇欣未爲聖時未受經旨即
知認主拜主吾聖亦然也易卜喇欣既爲聖

後以認主拜主爲首功吾聖之教亦然也○或曰眞經有云眞主諭聖人曰予爲爾衆分明教典乃以囑努海者救命爾者以囑易卜喇欣者撒爾撒者乃能立教不潰往此經義亦多議論先賢尊奉希德曰總義一道也即認主拜主捐課持齋朝覲也第其先後之儀制不同條例少差爾○配賢阿里曰聖人從不拜佛不飲酒又一先賢曰從古聖人無拜佛者凡聖人未受命之前俱作正道論何也

蓋其時雖未行爲聖之事却已是爲聖之體無非正道也譬如金與金器未爲聖時如金既爲聖後如金器千古聖人之道如金之本質無有不同千古聖人之教如金之器皿儀式不無少差爾○或曰眞經有云予得爾爲進而導爾於正又作何解曰此所謂逃乃喫入於逃而志在於求正也眞主因其求正而導之於正也非若彼逃道之人執着於逃不欲求正則終於逃也觀其聖之先六百年末

差聖人未降經書古經泯滅禮法紊亂民不知所從而聰明智士皆罹陷阱之中而莫知之避此其所以爲逃也聖人生當亂世亦莫知所從可謂逃矣而不流於異端不惑於邪說而日夜思皇求明於禮法教化之正則眞主終使之歸於正復授之大位降之經書以革前此歷代之亂以定萬世不易之典此其所以爲聖也此其所以爲至聖也

爲聖先徵

自古聖賢相傳、經書紀載、末世聖人之儀表德性、與夫生於何時、產於何地、籍貫何氏、爲聖何日、無不符合焉、

先賢賽亞默曰、吾嘗有鄰、奉二氏教、嘗語人末世聖人之德、暨受命爲聖之時、與救度教生之事衆、曰何以知之、隣曰、教長言之、古經載之、將受命矣、要在何時、隣指予曰、此子有壽、必能見之、予默識於心、日夜思皇、至聞聖受命、遂歸之、

先賢阿孫曰、吾某某甲、原二氏人、有朱乎、得與之爭、不勝、曰末世聖人將受命矣、必殺攸、既而受命、某甲入教、朱乎得聞之、潛踪避去、

又曰、皆有朱乎、得名矣、那者、沙牧人、在聖受命之前二年、自沙牧移家默底納居古泰作、宅、一日病篤、呼古來伯及衆隣友告曰吁、兩衆尊者、知之乎、吾所爲棄故土而來異國者、爲有末世聖人將受命都此思欲得之而歸之也、吁、吾今將死矣、不獲覩其光矣、汝衆先民也、前輩聖人教生也、曷從之、順之、當有大福大慶、此聖仁威並著、千古封印之聖也、言訖而卒、越二年、聖果受命默底納老人、率鄉長數人、來墨克進教、請聖遷駕默底納、聖許之、後來遷默底納之由、蓋始于此、

脫理合賈沙牧寓圃宿里有天主教道者入市、訪墨克人、脫理合應曰、吾自墨克來也、道者曰、墨克有人名額合默帝乎、曰何氏、曰兩卜實哪希之子、爾卜篤之孫也、脫理合曰有之、此人名穆罕默德也、道者驚曰、果然、則是矣、無疑矣、此人此月、必準爲聖、其古今萬聖之領袖也、額合默帝、其未生以前、在天之稱也、穆罕默德、其既生以後、歷世之名也、生于墨克都于默底納、天生奇花異果、萬年棗以

待之古經載之如此又老傳之如此而今驗矣不虛也吾信而歸之脫理合市解歸墨克一路聞穆罕默德受命爲聖額補白克爾爲其輔遂至墨克果然遂因白克爾見聖人教聖將受命時各教之人多父訓其子兄誡其弟朋友互相勉勵立遺書作盟券云若穆罕默德受命爲聖必從之

墨克朱乎得忒爾撒之首領常語其衆銷毀供器掃除殿堂將行漸聖之教矣其德性溫



天下冠其品位爲萬聖尊奉主命革除衆教而封萬聖之印者也迄聖受命聞教行化二十之九聖過朱乎得寺衆方誦經聞利武經輒止有病者鴈坐聖問之曰誦經自此端者對曰誦至末世聖人之德矣取經一卷指其處曰此末世聖人之德與其教生之動靜也今人每誦至此則默遜悲人聞之也非不諭衆乎末世聖人受命矣爾衆其緩從之以待吾命白克爾從旁指聖曰吁是卽

末世聖人也病者仰視良久亟下拜泣曰病矣不虛也吾信而歸之脫理合市解歸墨克一路聞穆罕默德受命爲聖額補白克爾爲其輔遂至墨克果然遂因白克爾見聖人教聖將受命時各教之人多父訓其子兄誡其弟朋友互相勉勵立遺書作盟券云若穆罕默德受命爲聖必從之

默德受命爲聖額補白克爾爲聖人禮基之

初聖從叔他東部賈沙牧有天主教士人訪聖于衆商之中得之執聖手曰世界之尊者也天主之欽差也普世之慈祥也衆曰何以知之曰白雲覆頂萬有皆與之卽也

沙牧道者卜海剌天主教人乃爾撒十二宗



會之一博通古經有道行遠邇之人欽仰之慕知聖人之德位嘗具表禮來謁以冀得一見爲終身榮專俟其受命歸之聞聖嘗從古來氏來賈於沙牧乃移居圍宿里之道旁覘聖之來一日遙見白雲浮商隊之上雲與人同行同止曰聖在其中矣遂備盛筵豐餼并延衆賈欵待殷勤衆賈異之曰翁也具禮求見而不可得今得一見足矣何復與餼道者曰贖往罪耳舉聖第一位衆不悅厄卜折害

力曰吾其叔也衆其親長執友也羈子孤兒烏敢僭卜海刺曰諸君以其爲孤兒幼子耶其汝衆中至貴者也天地中之至尊也其將爲天蓋聖人雖帝王不能僭其位況不及帝王者呼諸君亦知今日設饌之意乎亦知吾自殊鄉而遷居此地之意乎總爲此孤兒一人也于是厄卜折害等多人遁去

火師卷墨克郊外佛室也有活佛上座衆耆受記擁跪其前佛高聲誦辭曰嗚呼求形逐相曰親佛子之徒吾之所見汝衆弗知吾之所知汝衆弗識動而得謗委之溝壑名卽隨之如電如日其爲天地之尊人神之首哈申之重孫萬聖之偁神大道惟揚天闕斯光化被無極昭塞玄黃威一震邪逆滅亡道明教正永儀平康言畢瞑目而逝衆人多不識所云時有額卜胡來勒在座默識其意閱三日聞聖受命驗其事遂歸聖教或入問曰向也君奉佛甚謹今也棄之何故胡來勒曰初



吾奉朱乎得教行禮而不知理次奉天主教談理而復謬于理如彼言天主無像而又云降生降生則有像矣教人莫拜佛而自亦拜佛佛氏稱衆教實鬼教也莊嚴勝人吾亦從而棄之繼而聞活佛之名欲拔之以爲止宿之地特往受訓今聞其言如此故并棄之而皇皇也吾今而後乃悉知衆教之非惟聖人之教至眞至眞而無容疑也吾幸矣脫諸陷阱登天界矣

爲聖元年丙午○天方通紀飛曆四十年○敢思王泊爾威子二十年○西刊德八百四十二年○后哲突立而爾子九百一十六年○東曆卽此而與卧立三年○東曆八月一日東曆十月二日三日聖四十有二生辰十有三日都閃白受天命卽聖位初聖未受命時卽厭棄世情恭默思道日往廣胭山登絕頂入深谷履巖坐幽窟仰觀俯察遠覩近忝寓意天地之機遊心跡相之表形神漸化物我俱忘恍乎無何有之鄉若遊塵太虛若息漚洪海任然而復有物也識

者曰恍乎無何有之鄉是其體也本然之性也任然而復有物是其用也爲聖之品也當此之時殆如火之將燃泉之欲達明道闡化之機兆端于此矣此過四十歲始跏四十一祖一日之夜、寢際忽覺有神人諭曰諦穆罕默德汝道淳哉汝德貞哉世逃清潔忠愛明哉惟眞主命汝踐祚聖位任責天下萬物非主惟有眞主欽差普覺羣生祇奉一主裁制先聖一切教典殄滅一切異端之所盡屈此息靜以待顯命

天神護從



邪說汝其承命勿疑勿忽聖迹之哈底徹徹且驚且喜曰天命至矣妾待久矣弟尚無顯命未可明教聖曰力弱勢孤任重道遠不免歉然耳

羣靈稱賀

聖晨起復往疾隞山于路聞聲呼天差道妄爲賀若曰色喇目而來克哪而蘇老喇希聖心恐怖迄至山麓呼聲愈揚亟至洞所少憩俄聞誦經聲隱隱若蜂吟不見人若曰世讚

歸主化育萬物普慈獨慈執掌公朔吾惟拜主惟求主助道吾正路是大人路主福之者非禍之者亦非迷路此即眞經之首章法體合章之大義也聖默識其義大悅但心中恐帥歸第子路呼聲益震聖揭衣蒙首而歸呼赫底徹曰吾病耶徹詢其故曰勿畏天命已定羣靈爲君賀也久爲君構靜室預爲功課之所盡屈此息靜以待顯命

天神護從



聖居室數日神氣安定默思所聞經旨揣摩義意終日口誦心念者惟二一清眞言即萬物非主惟有眞主句一法體合章也嘗行際必有天神護從示覺弟無專形或趨引向前或踴踴隨後或振羽飛空或影響示象或人相或大鳥相俱述之赫底徹徹私喜曰吾之所望不虛矣

散財

赫底徹既明受命之實乃告聖曰吾聞之王

者以仁貴聖者以貧尊今君繼王位而登聖品矣計今日盡克富貴之家無君若矣願君廣仁惠以樂貧則聖王之尊貴倫在君矣聖曰吁子何為曰身為君物也惟子之所願徹曰今日為謝咎主忍用也于是盡散其所有以與貧困猶恐施未博也復招遠人給之六閱月而財罄聖人曰人不知捨財之樂而乃為守財之苦知其樂者惟我與爾今日也徹謝其承



九月勑墨撒始授天經天神哲白而衣肋降○始道色闡○始念阿旻○始沐浴禮拜

曰惟君作德克享天心聖初受命只夢中覺兆天神陰翊未嘗明顯與言迄六閱月後天神乃示相傳經述教聖如以漸興教禓齋月之二十又七日聖登厥臘山俄闡空中有聲仰見老人丰顏美髯踞光明寶座自天而降落山頂下座扶聖登座加以仙冠錦服聖心恐怖老人與之道安曰非主惟有真主汝作真主欽差向普世中生者至于永世靖除異端倡明正學順汝者汝有命汝領一格勒額必思密二必看肋齋赫肋格赫肋格立引撒納塞尼而肋吉其意若汝領造物主之尊名造人自血者汝領至仁主之尊名教以格闌書寫使人仰所不知者云云此真經六千六百餘章始降第一章也聖初領覺難哲白而衣肋以錦袱覆其



色喇曰而來克哪而蘇老喇希義吁真主欽差主界汝安欽差或云天差聖此以後凡順教穆民皆呼聖為天差或真主欽差或前聖人無取呼名矣聖老指為何人曰君真主之差向世名哲白而衣肋位列諸天班首自古聖人傳真命降經首告吾為之使今奉真主明命與汝暨汝后道安教汝為天下人神之領袖千古聖印之封頭萬世道教之師表帝之帝王之王汝其承命興教制禮普覺天下萬物

首撫肩搖之數搖而後頌無難矣復命頌法體合章聖隨聲朗頌蓋已習熟久矣時見空中無數天神侍立聞聖頌法體合畢齊聲高念阿叟聲震川岳聖亦念阿叟方終告之（按阿叟乃天竺有求禱疏畢必念阿叟或一人求禱衆人從之求禱之際衆雖念阿叟其辭意蓋曰主也實吾求者准吾告者法體合通爲三衆首念阿叟哲白而云勗以足蹋地得泉教聖沐浴禮拜儀制悉如今日此聖教沐浴禮拜之始也禮畢羣神頌賀送聖歸第



古者降經不一式或顯之字跡或示之音聲或與之語言或覺之夢寐總其諸式或現之水石或聞之虛空或降見諸山樹或現之天神親傳語授其見之于音聲字跡者易覺之于夢寐中者尤易其聞之于虛空者難得之于天神語授者更難至聖之受天敕也其初六月爲夢覺其後皆或聞之于虛空或得之于神降更有親聆之于主闕並無音聲字跡而于心得神會中得其妙音則其所以品駕諸聖而上者也獨得其所最難者示其品之最大也親聆其所最妙者明其道之最精也（此云清淨語不載眞經中然當其受敕之際必面赤汗流雖炎冬亦然坐騎忽倒雖壯駝難支聖是嘗歷于歐思茫之脛俄天敕降歐脛幾折可見降經之非易也聖坐克而白階歐思茫侍忽見聖仰面視天復俯視至地顧其右邊照首應對面赤汗流身首踴歷少頃復轉面上視良久乃歸歐問故曰方降敕也敕曰維眞主命人公惠親親母虐惡抗拒○後學多疑于眞主之降經也不知無庸疑也凡稱聖人必天界之爵位降之經旨或示覺于夢寐或顯之于跡相或喻之以文言三者有一斯可稱聖否則非狂則僭也故河圖洛書高宗夢帝賚良弼武王不敢墜天降之寶命是中夏令辟尚歷有明徵如此況穆罕默德品越諸聖之上

其受天敕亦必不同乎諸聖何疑焉

赫底徹從教

聖歸自矦臘山、述所見與赫底徹、徹曰若果如此、則君之事從今大矣、吾將試之、如其來可語吾言際哲、白而衣、肋至后請聖右坐曰見乎聖曰見請聖左坐曰見乎曰見請聖懷坐曰見乎曰見后解髮披於面曰見乎問曰不見矣后曰實哲白而衣肋也后曰妾有從兄遲而格爲先朝輔相能以阿謎瑩字譯引



支勒經今老矣能通未見之學可誠問之聖曰天命幽微未可輕語人后私往問之細白其事遲而格曰此大慶也千古人無此福汝得之矣歸可勉其速與教化第先難而後易大忍則榮患吾不能有命爲之輔也后歸語于聖聖曰人倫始於夫婦教化先乎閨閫子能信我必從我教后對曰吾以信來君也惟命是從聖遂携后同登矦臘山至泉所教之沐浴禮拜道哲白而衣勒邑闌后曰邑闌主名也亦與彼道邑闌者聖復交代主命之所受后一一依歸之如素習然據此則赫底徹爲聖教男婦中始入教之第一人也

額卜白克爾里歐思莊暨祖杯爾等十二人歸依聖教

由是阿乃聖共八世祖之族弟少聖三歲嘗牧羊沙牧相善曾爲聖婚禮大出金帛其所成就者多方矣見古來氏人嘗欲害聖諫聖遠之喜慶憂弔亦不與席迄聖受命行教



誣謗益甚復諫聖且勿與言聖人曰吾奉命行教帥人以眞實也何患白克爾曰誣謗奈何聖人曰爐火以純精金誣謗以成道德謗益甚德益純天生小人所以成就君子也人無毀謗必其德猶未優白克爾曰亦有聖德感化小人成君子者乎聖曰有之天生耶曰有好爲誣謗者不能也好爲誣謗是樂爲小人也孰有易其樂者哉白克爾領之曰弟子必識聖人之道矣敢請爲教之宗旨聖人曰祖

明正學靖除異端其要先在滅佛像崇奉眞主辭曰萬物非主惟有眞主是名淸眞言吾乃眞主欽差也信其說誦其辭願從其教是爲得道白克爾喜曰此教乃出人陷阱而登峻嶺也遂高誦淸眞言入教比喇肋其僕也隨入焉○爾聖乃額卜他吏部之幼子聖人之從弟也他吏部三子長曰爾規立次查而法末爾里初舉克大歡他吏部貪其兄爾巴士富聖與之計曰叔他吏部貧不能養其子姪請與叔分養其子可乎爾巴士曰善同申其意他吏部喜于是爾巴士養其次聖養其末故爾里久養于聖及聖受命卽從教時年十歲而智勇脫穎儼若成人能輔聖治家行教多事託付焉○歐思茫乃聖共高祖之族弟按方之子也幼而穎悟識二氏之非能辯諍不屈古來氏爭力聖卽力道聖德之無並衆惡其幼而靜識祖教多絕之迄聖受命遂歸之○以上三人俱爲配賢位尊事大故

特書之○聖叔祖林爾族孫脫理合國人奉爾弟穆查合德歐士馬尼歐擺得等十二人以次入教

接入教之禮甚簡初只口誦淸眞言身不拜佛斯已矣而不必問其心還默底納後誕誦者衆則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乃與入教後賢定爲儀制如沐浴易服剪薙易常處及告以規戒等語亦臨其時措之宜也聖世亦有行之後世遵其儀制

## 爲聖二年丁未四譯表賀貢方物

爲尙入教儀制見天方典禮

天方所屬諸國中曰阿爾瑪璧東曰法而西欣都斯唐西曰沙牧密速爾南曰郎蒲海北涉北曰魯密爾喇格凡數十國聞聖受命俱遣使賫表來賀并貢方物○志曰天方所屬地面通爲九十四國凡四帝九十王王國又各有所屬郡邑不下萬區云

## 嘗密王改素不服教

曾密爲天方屬國之宗去聖克西北萬里王
曰改索奉天主教拜像聞聖受命闢教遣使
致賀并求爲教宗旨聖答曰奉事造化真主
不拜有像沐浴禮拜以清眞言爲持誦曰萬
物非主惟有眞主王曰教眞也禮是也第拜
像爲吾祖教也爲可廢閣臣進曰自古聖人
不拜像則其不拜像誠是矣何必泥于祖教
主曰天主聖母之像亦可不拜乎對曰天主
聖母未教人設像不拜無過也王曰吾日服



習于此矣一旦去之覺歉然耳曰寧歉于非
禮不可歉于聖人之教王曰容試思之卒不
服教

後恩王洎而威子欲兵以疾止

敬恩王時爲阿爾瑩之掌國奉朱乎得教亦
拜像聞聖闢教闢佛大怒曰欲滅吾祖教那
遂整兵伐之俄得異疾不起視之醫不識問
之使陰享聖像歸聖使賽爾弟幹歌士聖等
四人偕使入赤尼隋開皇七年丁未隋唐明
帝懸像拜之拜起暢在而像亡大驚詰之幹
歌士對曰吾聖人立教禁止拜像人不與人
叩頭也此吾聖人之感應也帝愕然曰莫非
白帝真君乎因建懷聖寺于番州（即今廣東廣州府）



之危王請禪其位而順其教疾可頓除王曰
彼闢佛滅吾祖教也吾何順之士曰拜佛非
聖人之教也毋撒不拜佛而教生拜之爾撒
不拜佛而宗從拜之要皆愚俗之亂非天聖
天經之禮也願王從聖人之教祖宗利之天
下仰之身命自安矣王不聽

是歲赤尼帝使至聖遣爾賽爾弟幹歌士等四
人送使入赤尼歌士還

赤尼東極帝王之國也一名綏尼（名赤脚神州神仙



國）先是爲聖元年當隋開皇六年丙午天見異星赤
尼帝隔文　命大史占之曰西域當有異人出
帝命使西來驗其實越歲始至欲聖東聖却
之使陰享聖像歸聖使賽爾弟幹歌士聖等
四人偕使入赤尼隋開皇七年丁未隋唐明
帝懸像拜之拜起暢在而像亡大驚詰之幹
歌士對曰吾聖人立教禁止拜像人不與人
叩頭也此吾聖人之感應也帝愕然曰莫非
白帝真君乎因建懷聖寺于番州（即今廣東廣州府）

后來使韓郡王西選
按隋文帝于開皇年遣使西域而聖教來東、中史載之詳矣、隋書西域志周慈錄入代紀要通鑑綱目世史類編諸書可據也而拜像一事不載第父老相傳碑記可考不可泯也舊說爲唐玄宗明皇帝更名開元故事誤矣開元聖世一百五十餘年年月不符事跡不合或者唐帝之遣使求經西域又其後事耶聖錄不載

爲聖三年戊申啟恩王泊爾威子死



先是王不服聖教且欲殺聖猝得暴疾遂止方少愈郊獵忽見二士冠帶齊楚乘高馬雜行扈從中時或馬首相及曰王僕也非主也盍從聖人之教問爾何人曰吾輩奉主覺命也主欲捕之忽不見少頃二士又前曰汝僕且待主出責司閽不謹逾年又見壯士執杖入曰順則已不則折杖王知其爲天神也哀乞曰求緩待吾自歸之復責閽人閽人逃明日又見天神入曰順則已不則折杖王沉吟神折杖出玉魂魄若失方欲就枕見一惡神執二玻璃瓶入曰順乎不順碎瓶王戰慄不能答神執瓶相擊損地而出王死



人立高臺披衣右袒空中有聲曰此入掌天地鎖鑰者也盍順之兩世俱安忽聞馬行奔踢聲覺問司閽對曰適二士馳馬入宮不知何來問之不答追之不見王命遍尋忽從壁帷中佛一巨手光明閃灼王大懼問群臣曰主委聖人降之經書備載汝盍從之兩世俱安不從將殛汝王以被蒙首渾身戰慄明日務船蓬宮嚴禁出入忽一壯士執杖逼床前曰順則已不則折杖王懼乞曰



且待士出責司閽不謹逾年又見壯士執杖入曰順則已不則折杖王沉吟神折杖出玉魂魄若失方欲就枕見一惡神執二玻璃瓶入曰順乎不順碎瓶王戰慄不能答神執瓶相擊損地而出王死

府去墾克東南百里君民好佛重巫覡先是

二年前流星逐竊機之魔民以爲妖所神佛行祭賽者老曰流星不止祭必用牛羊駝三者之一或可止至牛羊殆盡家無遺畜衆老相議曰財盡力竭流星不滅奈何巫曰國中將有大事不可測須家戶以塊土和香禳之可解有神巫曰非也今有聖王出道尊德盛能臣天下之王革千古之教以闢異端爲首功以歸眞主爲正衆吾人盍心歸之以待其來命禍即潛消也至是闔啟思王不服聖教遣神擊死府民恐怖遂禁止佛事不行祭賽以待聖人之化民心遂安流星亦滅

爲聖四年，百已頒揚教化墨克士民多順之初聖人行教潛跡斂踪不敢倡揚僅親族知友十數人順之三年以來漸次顯明至是年則大開講席申明義旨教人奉事造化天地人神之眞主母拜佛像母事鬼神母信巫覡切身世營爲孝弟節義總依經訓恒規不得擅違矩矱婚喪有定禮臨事司禮者爲之于是聖克士民多歸之惟二氏學人不平讒于聖叔他吏部曰君之侄倡奇立異攪亂人心他吏部曰彼奉天行教豈何以止之是違天命且傷族誼二氏曰天命無據他吏部叱曰是何言也造化眞主實有不虛妖魔佛像明明皆假壞假明眞千古聖人之教也何爲無據二氏人不能對士民紛紛順教無敢阻遏者

## 二氏人心服身違

時聖教大行人多順從或問于二氏學人曰穆罕默德以聖人之教教人則當從之矣況其爲天命之聖乎二氏學人曰豈不知其爲聖人也第吾人祖父俱拜像不欲廢祖教也或許之曰執祖教而違天命背聖人可乎是祖父亦違天命背聖人者矣二氏學人曰不忍言不忍言曰不忍言私義也今有人父祖爲僞臣而自知有明主甘守僞哉而背明主

可乎以私害公罪莫大焉二氏言屈然卒不服

古來氏既順復叛

古來氏既順復叛又爲聖人本宗順教者古來氏爲墨克巨族、既勝二氏之風斯靡矣有邪魔潛入二氏之會說其學人同詣聖第先難聖曰世子既受命矣以何者爲教聖人曰闢異端明正學革除僞像獨奉眞主爲教衆曰先君未之革也世子之祖父未之革也將謂祖宗君父皆墨端乎朱乎得曰毋撒乃吾人之教主未之革也將以毋撒爲異端乎忒爾撒曰爾撒乃吾人之教主爾撒未之革也將謂爾撒爲異端乎、殳君父嘗聖人罪莫大于此而曰奉主命行聖教不亦誣乎聖人答曰吾承祖父之業奉眞主之命靖除僞教崇奉眞主以恢復于古聖人之教吾之祖父暨吾祖父而上至于阿丹俱不拜像千古聖人皆不拜像汝輩所知也毋撒入山教生自拜金牛後皆以討自悔罪也自殺毋撒亡後教生感于異端乃有拜像者何與于毋撒乎爾撒行教並無設像升超之後教生有拟爾撒爲造物主乃有繪像拜之者是何與于爾撒乎甘亂道也以亂道爲正道則誤矣自古以來曾有一聖人拜像者乎汝等皆學者能以一言實證則無庸多辯矣衆皆語塞而退邪魔見罔對不勝叱二氏學人曰汝常衆矣吾將復之由門楊言曰穆罕默德自稱其非告罪于吾人矣仍拜像爲是由是既順而復叛者衆邪魔之誘愚衆



諸叛毀傷

聖叛厄卜勒害卜與聖比居數語辱聖更以邊垢污其室聖自除之相遇仍以禮且曰叛當順主命從正道姪謝責而有榮施矣何毀傷爲

聖叛祖厄卜聖倘陷惡聖弃翻教曰吾誓殺之一日乘聖出投巨石中聖歷血流聖高誦

滿真言曰誦此言者超脫矣卒不能害聖
族人請和
先是聖人立教魔鬼爲厲、致使族屬不和、國人鼎沸、古來氏人咸識曰、移罕默德自謂奉天闢教衆人以主教與之爭和毀相角、殆無虛日、以致營衆俱廢、民不聊生、盡請國主命東部妥之、他吏部乃集合城大人尊宿、諭曰、吾侄行教乃完天命之責也、從與不從、在放葦耳、自今而後、各從所願、無相傷毀世無



打罵爭教者復戒聖曰、道貴自行勿强人所不欲、聖人曰、侄受命行教、拯溺救焚不可緩也、叔尼卜折害從旁曰、汝以何者爲教、聖人曰、邦友歸真、背邪從正、凡不從聖人之教則妄衆佛然曰汝行汝真、吾守吾妄、遵君諭兩無所擾可也、遂散

二氏以所謀不成、知他吏部志不可奪、復相計議曰、根之難撥、且剪枝柯、苗抑、乃揚言曰、穆罕默德癲癇矣、自道其所言所行、皆詭術也

二氏入見聖教不可抑、陰以金寶賄之、美色動之、殺穆罕默德、必矣、古來氏從其計、以黃金麗童進于他吏部、說之曰、穆罕默德禍萌也、不利于家、不利于國、請出其戶、能之遠邑、家國俱安、不則恐尊位亦難保也、他吏部怒曰、汝輩何心、以阿不爲也、衆曰、國人皆不服、奈何他吏部曰、天命之人、汝衆欲我違天命、舍骨肉而易財色、不能也、逐之、拂衣而入、衆怨益深

二氏謀亂聖民、他吏部約族護聖、厄卜勒害卜

不盡逃世人不止惑于其言者必死於其手吾人宜棄之遠之于是人心搖撼思順者止既順者欲叛他吏部聞之勃然怒曰此二氏之說計也天命之壓豈容爾鬼風撲滅因大會族人尊長約曰穆罕默德天地之貴吾家之寶也凡我族人聖當保護忍使骨肉殘于人手乎從教與否聽之各人今而後凡有人傷穆罕默德及穆罕默德之黨者合族攻之族衆皆遵約書名畫押惟厄卜折害勒害不遵道去

是年渥爾格卒

渥爾格乃聖后赫底徽之從兄其履歷見于前曾于聖初受命時識聖為古今福德第一人即思為其輔因年衰病篤不克如願遂巡至今于是年卒聖使人弔之傷其志

天下嘆佛

自聖人生而天下之佛無靈天方近國之佛像稽然倒地遠遯之佛像所禱無靈稱佛者



者喑啞失智一切術數占卜皆反常不應蓋因凡屬祈禳占卜多係妖魔鬼怪為祟于其間也聖人生則天下之妖魔避君子進小人退聖勢然也事佛者智愚不等智者知其無益也遂廢之天下不期然而然亦風教之大幸也惜乎人而無恒不能服眞教即不能除假像是故異端者流興廢不常天方諸境稱極樂國矣

## 聖五年庚戌聖命穆士遷海北涉



海北涉乃大地七洲之一居墨克之西南東起耶滿西至鎖當南臨大海北接阿爾璧密連爾請處其地世著賢王行美政自賓福王以神明莊位天下仰之聖祖穆託吏部往賀錯懸望人之德王以年老不獲見聖光為憾還囑子孫待其受命而輔衛之于時孫南查爾當位仁風美政祖尤賢前聞聖人受命賚表稱賀聖知其賢而能衛教故命穆士遷其地

遷者十五人聞二氏入順復還墨克易卜尼黙
及歐第皆數日復還海北涉
穆士願遷者十五人于是年勒哲卜月暗出
墨克舟至海北邊地宿焉古來氏知覺追及
勒遷俱不允越月餘聞天經萬納直目篇降
聖人叩頭二氏人從之叩喜曰二氏順教矣
遂于少陸立月搬回墨克一路風雨古來氏
其徒尊聖為王聖堅辭不受衆自擇吉請聖
登位聖終不居反致衆怒今復大相爲難矣



穆士聞此惕然既出海北不能復返只得還
墨克各就其本戶居之其中有易卜尼黙思
歐第與戶主不合居數日復向海北居焉至
聖遷黙底納乃附聖遷之
一氏爲亂羣凶肆惡聖人以正克之
二氏及古來氏人見穆士既遷復返愈加猖
獗暴戾强狠狼魚肉穆士一日訪知聖禮拜時
假以問道來羅坐于旁乘間以駝鞍加聖身
負壓而去聖女法士黙來去之○聖坐克而

白功課爾體白潛至背勒聖項至氣閉無聲
白克爾來救醒白克爾流泪泣曰眞主至大聖人
至知若輩將如何結果耶聖微笑曰此正行
道之機也汝以吾爲傷乎大道無傷也眞主
無傷也古來氏私集僞約指佛爲誓但遇穆
罕黙聞行僕殺或人告于聖聖曰彼肆其行
吾縱之也遂沐浴而出衆蜂擁來執聖立定
高誦清眞言衆忽目瞽身倒仰仆如尸聖高
聲諭曰眞到矣僞化矣汝輩棄僞歸眞者○



聖遊克而白過亥石衆擁坐其上不容聖擠
聖不須其讓得撫而去二次退亦然衆驚訝
曰穆罕黙有神通也共欲捉聖聖立定呼曰
哪古來氏吾來等割也衆皆垂手延頸如頭
上有鳥立然雖至惡之徒亦哀哀告曰哪穆
罕黙德饒吾放肆赦吾得罪汝實眞主欽差
普世聖人聖人曰汝等歸信眞主從此無傷
穆士衆哀哀應諾由是無敢再傷聖者
閱數月命穆士再遷海北遷者九十一人

先是三氏學人與古來氏頭目大集私所計議曰穆等默爲巔爲狂幻術弄人毀吾祖父滅吾佛像鄙視吾輩才人智士俱吾敎門使吾人骨肉失和親戚離散如遭焚如被溺奈何彼有神術爲防有他吏部爲衛誰能傷之今公議作約但遵其人即行撲滅一人之命衆人擔之不至無命約則易易耳計定穆大悉不敢市行聖居額爾干宅念穆衆無寧時尚弱未奉明命不敢造次乃命穆士再遷海北涉此時穆士日衆願遷者九十一人他吏部之子查而法與塞里默爲首領致書前查王護庇云云其有無力者他吏部給與盤費寧家

三氏饒健賄海北王臣毀穆人叛王親勸之大明聖教之是順教逐三氏使安居穆士給供養再遷時人多事顯三氏學人與古來氏計曰爲穆人投仗商查氏王倘王以師來吾等休矣盡先使人說之使將穆人或殺或逐或盡



執解回可無虞也于是古來氏頭目大集金銀寶玩精製香牛皮海北所貴也使儒杯隔二木兒兼程先到海北賄其大臣憩其事引見于王王問其來意對曰臣國有某某叛古教毀党黨倡立新奇士民爲所惑今逃來上國求庇子王王其勿存恐爲上國害或殺或逐或盡執附臣還國惟大王之命王顧左右咸進曰所言最是惟斯人乃知斯人也王動容曰人來投我以我爲足恃也去之非禮殺之不道附之還國不智不仁如曰叛教吾且詰之時穆士方到達書不通王覩知其來矣明日大整朝儀會百官奉引士上首書面法寒亞默進問曰有人告汝等叛逆古教是何教查爾法對曰吾王覓仁如天昭鑒如日臣輩初亦從二氏之教邪像有穆罕默德係爾卜實剌希之子盛德無比奉天闡教傳授真經教我輩奉事造化天人之主毋

拜佛像、主真也、佛僞也、吾人則棄僞事真、不行二氏、敎不與二氏會、其人不服妄生禍端、傷吾害吾、欲撲殺吾人、怯懦不能與爭聖人乃命臣等遷居上國、投庇吾王、王其納之、王曰、天經何言、查爾法頒、唵、禮、哈篇九十九章、對此篇述馬爾鳥生爾撒故、與也、方讀半主、泣涕交下、潸潸衰衆臣亦泣、王呼儒林爾等此曰汝輩誑佞也、彼所行之事、與母撒爾撒之敎同、彼所誦之經與引支勒之經同



拜像原非聖敎、汝輩執祖父之習、來毀聖人之敎耶、汝等有罪也、二木兒曰、爾撒天主也、彼人毀爾撒爲奴、塞里默曰、如此亦不至爲仇也、汝等認爾撒爲主、吾聖人謂爾撒是主之奴、除主皆奴也、王曰、勿亂辨、待吾問之呼來兒前、曰、汝于爾撒何說、對曰、爾撒主也、主曰、主有像乎、對曰、無像、王曰、爾撒有像則非主也、二木兒曰、主本無像、而降生則有像、王曰、咄、言降生更非、天地萬物何莫非本然無像、降生則有像也、主亦類萬物乎、復呼查爾法曰、汝于爾撒何說、對曰、主之差使也、受命之聖人也、王乘筆示衆曰、查爾法所言、與爾撒之經不間也、呼二本兒曰、汝人遵引支勒經乎、對曰、引支勒經吾天主所降之經也、王曰、引支勒經中並未敎人拜像、汝衆以拜像爲敎、引支勒經中敎人遵信末世聖人穆罕默德、汝衆反欲傷之、彼衆之言、全與引支勒相合、汝衆之言、全與引支勒相背、汝等叛敎毀聖、均行異端、當殺當逐、念汝等異國之民、與彼衆皆係親識、不罪汝等、可速歸國、傳語國人、我納查爾王順從穆罕默德聖人之敎矣、如再有與穆罕默德及其敎生爲讐相害者、吾自將兵討之、復諭諸臣曰、彼居吾地、吾賓客也、須厚待之、毋需索、毋以私意謀害、毋受墨克人賄、又諭穆士曰、爾衆安居如樂家鄉、但有需索謀害、即叩我金門、吾親究之、查爾法乃于懷中出聖書、王見聖書旋

身下拜迎位捧詔不禁大痛曰先王遺旨也吾以劣才嗣位敢蒙聖訊更蒙囑託吁嗟吾幾爲逆奴惧矣幸荷主恩保守正道賜予必、目得鑒原情故胡不早出聖旨也抑亦某也幸不早出方見我之備道非以人情抑又逆奴之幸若早出吾必殺之也復諭曰爾我既同爲聖門弟子則爾我兄弟也百務無忌凡有言問不時告予民屋不便另構廣厦以居聖心大慰

海北屬國以兵犯關屢戰不却聖遣祖杯爾救援大敗之

海北涉屬國王矣聞南查王順從新敎詆斥二氏共會兵犯國疏王罪王棄以仁義莅政不多治兵屢戰不能却敵困久糧乏正在憂慮忽晨起見冠悉退且傷殺無數有大將叩城門問之乃聖叔祖杯兒領聖命來救援也一戰盡却遂開城謝勞問訊聖安擄獲輜重

軍器什物甚富盡牲來軍報捷與聖聖民大悅相爲笑噱曰諸侯敗績之慚未若二氏譏阻之羞也

古來氏獻麗薑海北王放之窮島

麗北納浙海北涉二屬國名去王都東南海岸千餘里因前戰不利憤恨不平不順王化固查王親統水師伐之順墨克有麗童名安馬兒古來氏人也人多侮之二氏入以所謀不成復唆古來氏曰安馬兒汝族一賤物也盍獻之南查王若惑之殺王必矣若不惑亦不謂廢此堦肉也古來氏乃獻安馬兒與南查王王佯喜曰美物也無此福不能享此因可置之曠野聽天與有福之人乃放之野洲窮島間無人跡處與禽獸居且責來使曰聖人以道誨我汝人以尤物

昧我則良否可辨矣何復論教之是非耶我
爾無親、無執、不可再來矣使還述其事、二氏
愕然曰、此明譏與鹿童虎者與禽獸等也
德第一
賽米葉順教厄卜折害翰殺之爲聖教中捨希

賽米葉衣工之女候宇伏之婢也釋爲良人
聖教嘗被二氏人毀辱欲其叛教賽堅志自
矢亦不字人俄被厄卜折害乘間以鎗刺殺
其聖教中首先爲道亡身者之一人○天方



以凡爲道而殺身者謂之捨希德蓋有爲國
全身事君致命之義

#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八

起爲聖六年至十三年事實

## 爲聖六年辛亥韓澤歐罷爾順

韓澤乃聖之嫡叔、毅勇兼人、喜獵一日遊獵
歸來、朝克而白、俗慣凡獵回必朝兄而白然
後歸家、俄一人奔至馬前、告曰身祝子昂家
人也、方見厄卜折害傷聖太甚、夫折害君之
弟也、聖君之侄也、家道宜和、國法宜公、叔强
而侄忍、君能忍乎、韓澤聞之、勃然大怒曰、有



是哉、吾往懲之、迄至見折害坐堵礎凶氣勃
勃、乃以弓擊其頭、損語之曰、叔侄相殘、家道
之厲、吾今願穆罕默德教矣、汝再行凶、我即
汝之對也、汝其知之、遊克而白、同見聖、遂入
教、聖得韓澤爲輔、古來氏人、無敢正面視者、
○歐罷爾乃聖九世祖、克而卜九世之孫、赫
他卜之子、亦聖之宗弟也、少有膽畧、雄辯驚
人、當日使吾掌國、天下當無疑獄、一日聞古、
來氏言、韓澤歸穆、則無人與敵、折害難勇、亦

且被擊、歐墨爾奮起曰、吾將殺穆并殺韓以安國人、遂提劍出、至寨法山、遇渥瑪士子塞爾弟、問曰、歐墨爾何往、曰往殺穆罕默德塞爾弟曰、汝智者也、何爲至愚之事、穆罕默德聖人也、聖何能殺、歐墨爾曰、汝亦順耶、吾先被汝、塞爾弟曰、汝仁者也、殺我何辜、汗汝之劍矣、哪歐墨爾天聖闢道普世沾光、吾順教久矣、主庇我安、汝若順教、保汝與我偕安、歐墨爾怒曰、殺汝以作殺聖先引、挺劍來殺、塞爾



爾弟曰、汝勇者也、勇于人而怯于妹、何也、妹與妹夫、願救乎、曰、現在延師傳經、盍先殺之、歐遂棄塞爾、詣海爸卜在妹家傳經、聞歐墨爾至、匿卷德妹夫也、迎之、歐墨爾曰、所誦何經、妹曰、來納應曰、未也、歐墨爾曰、聞汝夫與邑依德領歐墨爾見聖、聞聖在韓澤家至韓家門人見歐墨爾來、大驚入報曰、警辦俱從穆罕默德之教矣、有諸、妹曰、然、歐墨爾怒、執邑依德欲殺之、妹勸遵掌面流血、泣曰、勿傷我、我爲真主辦矣、歐墨爾曰、何謂也、曰、吾奉聖人之教、奉事造化天人之真主、不拜人造之假象矣、歐墨爾聞言、邑變曰、聖人之教、何所憑、曰、天經曰、天經何言、與吾覩之、妹曰、天經潔物、非潔人不容取、必沐浴然後可授、彼時歐墨爾心動、出寓法山、遇渥瑪士子塞海爸卜曰、天經未可授、路慶兒也、妹曰、吾與其人教也、捧經出、恰歐墨爾沐浴訖、取讀之、乃他、哈篇也、誦數節、不禁高聲、吾應拜之、必非人言也、又誦數節、不禁高聲呼曰、我証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



主欽差、海爸卜聞之喜、高念咸克比而從帳中出、曰、哪歐墨爾汝來此室、昏夜月明矣、他哈之義明月也、歐墨爾隨口答曰、若引我到聖闕、則太陽光昭焉、以聖人爲太陽也、海爸卜遂與邑依德領歐墨爾見聖、聞聖在韓澤家至韓家門人見歐墨爾來、大驚入報曰、警人來也、衆皆失色、獨聖欣然曰、吾友來也、親出迎之、携手而入、曰、恭喜歐心神慌怖、四體戰栗、對曰、弟子順教矣、聖命念清真言、歐高

聲朗誦聖與羣弟子高念忒克比而聲聞滿
城、聖人曰、哪歐墨爾、吾昨夕告主以歐墨爾
或厄卜折害立一人爲輔、夕求而朝得矣、衆
皆爲賀、歐墨爾進曰、道之不明、學之晦也、教
之不行、聖不明也、請廢其學、訓其理、使高士
庶、無滯則庸愚不得不從、風行草偃也、雖有强
狠無所施其力矣、聖人曰、可、歐墨爾次知之
乎、人事盡于時也、聖人出、弟子從、歐墨爾仗
劍先引、高誦萬物非主、惟有眞主、穆罕默德



是主欽差二氏人聞之、
墨爾亦順矣、古來氏、氏人
殺穆、倏爾順之、歐墨爾
士一草一石者、誓必殺之、于是衆逆生畏、穆
人頼安、

## 歐墨爾建寺造臺請 聖后赫底徽成之 論

自韓澤歐墨爾順後、穆人得力聖教稍强、計
其順教弟子成立稱士者三十九人、補白克
進曰、哪臺主欽差、顯道明教、此其時矣、聖人
曰、尚有待也、歐墨爾進曰、敬寺宇高建講臺、以待主命、赫底徽亦力勸
成、盡出己財、買工購木、一力成之、此聖教建寺造臺之始也

## 赴寺禮拜

此時禮拜尚無定時、第隨人欲禮、則赴寺禮
之、惟聖人早晚赴寺禮拜爲常、

## 勸寺臺勸諭

諭臺告成、補白克率衆、請聖登臺勸諭、聖允
曰、時且孤弱未可以興、補白克受命、眞無
異人、聖人曰、汝以寺爲畏耶、乃登臺、歐墨爾
曉諭通城各教士民赴寺聽諭、聖立臺上、衆
伏臺下、止靜息聲、乃諭曰、咸讚眞主化育萬
世、開闢乾坤、章明日月、奠定山河、發生萬物、
遷拔人類爲萬物貴、賦畀靈明、開發大義、民
生而愚忘失起初、爰生聖人、降之經書、明道
設教、民斯遵效、敬服之勤、永福之兆、嗚乎、人
心溺于異端邪說久矣、自爾撒陟降六百年

來聖人不出大道不明妖神爲祟佛氏縱橫聰明智士既爲盡惑庸愚俗子寧免沉淪于是天眞路塞聖學門封根本大義罔識所從感蒙眞主指迷歸正導吾正路啟予聰明畀我眞福予大信普濟羣生人其沉淪予作舟筏人其溺予作甘霖我証萬物非主唯有眞主止一無二我乃眞主差使順吾即順主永享天國逆吾即逆主永墮地禁嗚乎爾民毋拜佛毋事神拜主事主是爲正道毋用私毋畏人



敬主畏主乃得善果嗚乎爾民敬服斯言祇承主命終身不更永福之慶大衆聽畢無不感服第順逆相半順者毀佛棄神崇奉無像之主逆者曰理固是也第拜佛事神祖父之教一旦更之不安也噫不安于棄祖父之教而安于背聖人此其所以爲愚爲逆也歟

## 補白克遵擊其母順教

自聖論後國人順教曰勝逆人妬之（白聖登臺勸諭後凡二氏及古來氏人不順教者通曰逆人）但與謀議有惡少耳體白剉其目



衆曰傷不可移曰吾自從聖即願爲捨希德往吾所願也衆趨夜靜扶往見聖泣曰弟子不能常侍聖輔教矣聖人曰爾無憂無慮眞主詞爾過增爾品履正遭橫大人之徵也聖以手撫之傷痛盡除補白克告曰弟子之母不肯歸依之念乞聖誨之聖奉手告主畀証

## 歐墨爾擊惡少耳體白剉其目

耳體白自擊補白克後逆人敬之號爲驍將

逞凶益甚盡廢已業而食于衆衆亦樂爲供之所畏者歐墨爾也二氏以言激之耳體白欲拚命殺歐墨爾一日遇歐墨爾于途毆之歐墨爾怒執耳體白如提鷄痛擊而剜其目衆人追擊俱被傷由此逆人懼歐墨爾函風偕逃

## 宣子詭設儀仗扈從聖不准

衆逆因前二次之打補白克愈耳體白傷益加忿怒日夜尋謀詭計百出不殺聖不休弟子懼因請于聖人出門必設儀仗扈從以却小人之旗肆聖人曰吁嚱儀仗扈從王者之事也王者以位尊吾受命爲聖也聖人以德尊以位尊者以威服人者也其所成者薄以德尊者以仁服人者也其所成者厚吾初不爲王位乃欲吾民所成者厚也且王者之尊以人聖者之尊以主吾欲吾民近主尊不在近人尊也患難乃聖賢之鎚鍚愈加苦厄愈見光明救衆以患難爲患難耶今而後吾隨



## 厄卜折宣擊聖

其初聖每出必以衆從此時則常獨行或赴寺禮拜或入市勸諭一日孤行于索法墨爾淵！閒遇厄卜折宣率衆衝以石擊聖額破血流人報知商聖救之歸弟子進曰嚮也聖以法禁人諸逆畏之今也恐被其傷何也聖人曰嚱汝輩謂吾以法禁人者乎吾無法也吾在眞主掌中也傷吾其燒倘加傷彼之深焉



乎汝輩知之力行一日不前吾道病矣學問一日不增吾心晦矣一日不有災厄一日不起謗名吾品低矣

## 逆黨逼凶天神告慰

一日聖獨行于郊被衆擊逃避墨爾屋深處坐幽岩上慮及衆凶肆惡正道難行不知何時可了吾受差之責衆生沉迷吾之過也曰而泣下俄哲白爾衣勒降率衆天神詣前曰眞主欽差爾識爾爲聖之品乎曰然憶爾

主闕之尊乎曰然知爾主之不忘爾乎曰眞主明鑒清高無忘也知眞主之能令萬物皆爾順乎曰眞主之恩也抑知眞主欲轉移天下之人咸順爾敎爲至易乎曰眞主無不能也哲白而衣勒曰聖無憂矣萬物不齊見造化之妙也順逆不同見賞罰之公也安危不常顯聖品之大也聖徒罪諸傷爾逆爾之人乎吾輩即能行之以慰爾心聖人曰吁吾豈爲罪人而生乎吾受命慈憫普世也倏見爾



里率衆弟子至天神退聖歸即赴寺禮拜爲聖七年壬子敖士與黑子而直戰于逋喨斋敖士黑子而直兄弟二人名也分居兩地後皆成巨族漸積成鎭遂爲鎭名逋喨斋兩鎭之間市聚之處其爭之由未詳邨係兄弟之族常爲仇鬬而此時尤甚其後聖人爲之勸釋歸于和好同順正敎

爲聖八年庚丑吉來氏立約書絕哈申人不與交易不結婚姻私鬻者沒其財私覿者奪其食

初因華澤與歐墨爾俱順敎二人者萬人敵也古來兵無人與敵矣海北涉南查王保設還土甚嚴頭卜他吏部防備聖人至密二氏謀窮古來氏智竭逆盡無所措手足矣至是哈申人合族相議曰聖我家人也忍見其受厄乎凡從我家衞之尊之內侮不形則外侮不入矣由是穆人心安于寬食敎門大闢于遠邇穆八之風較盛前此十倍天敎降云彼欲息其光眞主不容稔欲塗其光于是直



來氏自量不能傷聖乃問計于二氏二氏授計連盟合約從今絕聖并不與哈申人交立約書曰凡我國人與哈申人世相爲仇不通市易不結婚姻不爲朋友不相宴會凡遇于途會于室輕則毆重則殺如有以私情貿易古沒其財以私親覿送者奪其食一家背合國攻之列名畫押懺衆密封懸于克爾白中樑嗚乎道之難行也如此哉敎門纔盛

倏遭此一變禁交易則服食無由禁婚姻則

宗祀無繼其絕之意深且毒矣二氏之計
殘忍極矣復于一切市口城門置人防察見
昤申人市物即逐之昤申人無可如何只得
夜者倍價買之私醫者甚夥不能禁古來氏
復申諭曰不三倍價不與賣穆人多艱婦號
寒兒啼飢日夜哀聲不絕聞者有得意而喜
者有不忍而憐者私爲平價鬻食或相餽贈
而于墻頭取授他吏部嘗恐逆人暗來傷壞
諄命諸子晝與同坐夜與同寢得食必先進



聖而聖必與諸兒弟共之復將己分給與啼
飢之兒嘗不食初有一等朱乎得雖不從聖
教而知聖爲受命欽差不與衆約嘗勸古來
氏曰彼與爾一本同支也爾人之子飽煖安
樂本家子女飢寒哀苦深夜不睡隣里不寧
慈心何在眞主亦不容汝人常保也古來氏
聽其開導人歡道人大恐

法而西王祁西臘侍威力羨慕魯密遣大將
軍社火爾統兵十萬侵之弟伏爾罕爲副魯
密王改索自將兵二十萬迎之會于沙牧之



赫底徹之姪也餽擔麥與姑母厄卜折害截
之補昤忒喇勒解不允以軟骨擊折害頭破
餽者脫奚商餽食三擔折害截之交一擔與
耳體白白雖存一目而不能視猶瞥也牽負
者之衣任曳不脫遇韓澤脫之折害亦脫耳
體白張空目大罵不休又有夜餽者爲逆截
之蘇福揚勸脫蘇福揚亦古來氏之尊宿也
正面公惠初不與約問國人仇難昤申人太
甚嘗于衙市遊行見有不平即勸解之故給
爭戴餽多解于蘇福揚云然其心順身逆反
復不常而終歸于順其亦根行之有日歟

法而西王祁西臘遣大將軍社火爾侵魯密勝
追至阿裡亶詔社火殺其弟伏爾罕兄弟領師
投魯密返討祁西大勝之斬祁西即以伏爾罕
聽其開導人歡道人大恐

法而西王祁西臘恃威力羨慕魯密遣大將
軍社火爾統兵十萬侵之弟伏爾罕爲副魯
密王改索自將兵二十萬迎之會于沙牧之

國宿里社火仁邨勇天下無敵以奇計敗魯
密師追至河裡直駐焉信至墨克逆人喜穆
人憂因法而西人行譯地之教拜佛與逆人
同類故聞其勝喜魯密人爲戒爾撒尊爾撒
之教不拜佛與穆人同類故聞其敗憂及丟
紅魯密篤降慰之曰敗將勝也穆人之憂少
瘥越年魯密果大勝法而西沒其國斬其王
先是社火爾弟伏而罕亦稱萬人敵副社火
爾敗魯密師酣後語羣下曰吾夢服袞衣冠



冕旒坐祁西王位或聞之祁西即詔社火殺
其弟進其首級社火答表曰伏而罕吾國太
將也魯密軍甚畏之不可殺復詔曰吾法而
以忠義報國前王師敗績吾二人之罪也今
未蒙封賞反欲殺害情愿歸投駕下殺祁西
以信王王曰善遂反兵向法而西一戰如摧
朽擒祁西斬之即以伏而罕掌其國以應葵
誠信至墨克逆人大慚穆人歡聖心亦慰

爲聖九年甲寅蠶食約書毀約順教者大半

其主以蠶魚食約書凡主之名字皆食去凡

禁止字皆反書之如不字改宜字沒字改還字、
字奪字改尋字示覺聖人宣白他吏部告于衆曰吾侄穆罕默德聖人也其言不虛今曰主命纂食約書去其主名反其約法夫約書秘藏克爾白無能私改彼何敢妄說必主示覺之也今試改書驗之其言若謬吾必殺之其爲僧妄無疑也若真汝輩必從之其爲真聖無疑也從此不可爲讐矣衆曰諾復立約書然后改書先將書與衆次第驗封訖展視



之果如聖言原爲蹶蹼之辭今皆改爲和順之辭凡主名字處皆空約文皆與前文反他吏部喜衆心懽悅曰真主之斷是也吾輩何得自相毀親斷族傷殘骨肉古來氏之尊長大人咸呼曰前約從今毀矣若不毀則只依主斷之約不依汝私斷之約也真主之命真聖人之言實吾順穆罕默德之教矣于是國人爭詣聖門傾心順教惟倡惡數人如厄卜拆魯勒害耳體白等及二氏學人不服然亦嗔怒而散

爲聖十年乙卯額卜他吏部卒

初他吏部疾召諸哈申本支族人子孫于臥榻前囑曰穆罕默德天地之貴萬聖之尊也生于亂世輔者少害者多先君囑我保衛至今四十二年吾未嘗一刻懈怠若託之諸叔未必保全至于今日也吾今病勢不能起約囑爾等仰體先意共尊穆罕默德爲國主輔助之歸信之忠孝兩盡兩世俱安也聖泣曰



叔無我顧請自保誦清眞言他吏部曰吾守祖父教矣厄卜折害從旁曰守祖父之教自是聖曰祖父之教二氏之教也吾其受命行眞主之教矣二氏之教僞眞主之教僞眞去僞誦清眞言折害怒曰祖父不如兒孫耶他吏部曰呼吾自有方寸勿亂吾諸人退留聖私語之曰吁吾姪穆罕默德之教矣于是國知汝道之眞乎古來氏人嘗譏我懼禍而順也安時不順危時順且視汝之行教苦厄備

嘗吾老矣畏煩也諸族國人嫉妒爲性吾恐吾一順人愈傷汝也聖曰能爲主僕主能保安災厄賢聖所不免吾望叔以道重身後安也叔誦清眞言則安矣他吏部曰吾有汝何愁不安言訖斃時年八十五歲

論曰嗚乎他吏部保聖之功大矣惜乎未得正而驚其率人以愚者乎聖幼穉即蒙愛重過于已子迄八歲撫養至于成人衍此坐卧一刻不離親爲抬餵不與衆食貫



沙敬覩醫卜防患禦疾其兢業之心可謂至矣至爲聘妻室盡費已有而不慮已子之無計堅辭賄賂不順人情甘與國人成仇不與衆約忍受飢寒得食必先供之聖不以被累而怨其愛重之誠可謂切矣善類感其仁惠惡黨懼其威嚴不敢正面視聖至于臨卒遺命推聖爲國主嘱兄弟子侄輔之助之歸信之衆人無敢與爭者則聖之所托于他吏部生前死後者可謂深

厚極矣其保護之功詎不大矣哉其云若托之諸叔未必保全至于今日不虛也然而其所以愛之重之保護之非爲其爲子爲侄也乃爲其道德之尊也如云穆罕默德乃天地之貴萬聖之尊也既知其尊貴而不從其教化何哉子爲天子諸叔必從其令孫爲天子諸祖必守其法不從聖人之教而曰有祖父之教天下古今有祖父之教大于聖人之教乎他吏部身爲家長爲國君而任愚則是率人以愚者也人生于愚而求智他吏部生于知而任愚知于道德愚于世法可也獨愚于道德是何心哉是乃其所以不得正而斃也世固有是于他吏部者有如是功績不應以不得而論之是不知天命之重者也他吏部其乎不確信乎確信則聖之受命也確信乎聖之所托于他吏部生前死後者可謂違天命而執祖

教不確信則其非得正明矣何疑哉噫凡
後世之守祖教而違聖人教者皆他吏部
之屬也其罪不亦大矣哉

## 聖人疹底得卒

初后以他吏部病勤奉湯藥感疾繼而他吏
部卒念聖教尚未大行而歿怙諸叔強忍聖
不以王威振伏之憂鬱不起流淚聖曰妾自
侍君二十五年志在輔君行道沾君之福而
觀光天下一統之盛今不幸中殂君其保重
念天命爲急以身後之脫離爲專望則前



自安自愛以教生爲重以受命之責爲急無
釋我寘宴之望也萬物非主惟有眞主汝宜
眞主欽差也開目而卒時年六十五歲
一書後他吏部卒
月有五日

論曰后之美德無窮皆超乎人表而可爲
天下教一爲天下愚治亂之辨優劣之
分也豈淺矣

## 旭卜勒害卜護聖復叛

聖子兩喪之後皆居室數日逆人曰穆宇默
德上無恃內無室行教之心飯矣于此際征
之根可拔也由是古來氏函風復熾韓澤歐

墨爾詰曰、弟子望顏甚切、請赴寺并安衆、獠之心、聖人明曰、由厄卜勒害至歐墨爾曰、彼叛也、爾叛也、他吏部死、汝爲諸叛長、盡治服衆人、以安衆心、且聖每思汝爲補、以汝贍勇無敵也、勒害喜、譽應曰、吾願輔之、遂由門、衆曰、吾讓聖安、有函使阨里則、毀聖、勒害擊之、衆遂皆驚曰、勒害順教矣、勒害曰、吾護之也、非順也、厄卜折害曰、護猶順也、二氏曰、護之以滅祖教、是自滅祖教矣、勒害獨來問罪



祖父于何地乎、勒害曰、是也、吾將問之、入門、父祖之歸着何如、聖人曰、如其民、衆曰、如其民、不亦外道乎、聖人曰、凡先葢受命而效于祖教者、逃出以對、衆衆曰、爾卜篤穆託東部汝之父也、生不拜佛、何如其民、復人曰、吾之父、汝之祖也、生不拜佛、何如其民、且拜佛而濫觴、聖人曰、民行君道也、民不如君、何稱其民、君不如民、何稱其君、吾問之曰、

治其罪、且與其會而受祭肉至于如今、汝等拜佛無忌、是其無禁也、叔端以拜佛爲是耶、非耶、拜是則不拜爲非、不拜是則拜爲非、今叔皆拜佛、則當何處勒害怒曰、然則吾人皆外道矣、嗔視而出曰、吾不爲其護矣、佛恨益深、門人進曰、開之一子護正七祖蒙休、以至貴之聖、不能保庇其祖父耶、聖人曰、主命也、至跡斷而已矣、七祖蒙休、罪也、非逆也、逆無赦、吁噫、汝衆抑知吾于民猶君、吾于主猶臣也、

## 教於他益府被擊

先是聖以墨克俱順惟首惡數人、及二氏頭目、執迷弗悟、不可教、乃思行教于遠、問于門人、隣近諸邑、孰可先教者、咸對曰、他益府人仰聖教、若先向彼、其順易也、聖喜于是年少、壯立月往教于他邑、厄卜勒害聞之、曰吾往阻之、先驅至他邑、告其民曰、滅爾祖父、

教、拯爾祖父之根者、來矣、合殺之、衆詢故、勒
言曰、盡滅佛教、以我等祖父爲不赦之罪、衆
曰、佛原譯他地之教、事之無益、滅之是也、毀吾
祖父、不容也、及聖至衆不納、勒害唆摩卤擊
之、是被血流返
納、勒納爵、
聖由他邑府歸至納黑勒大鎮也、此地曰裏
林夜宿禮拜、有七人來習禮聽頌、從之躬叩
次夜亦然、聖記其名字、皆神祇頭目也、



## 鎮守穆土安喜歸靈克

聖離衆、林數日、欲歸、領爾宛寓主人也、曰、方
今逆人截路、操戈以待、宜請鎮守穆土安喜
領歸國、穆土安喜曰、聖人也、親率子弟、效服
之、請之再、遲疑卜折害、曰、君順其教乎、安曰、吾
保衷來也、汝欲何爲、折害唯唯曰、君保護之、
小子亦合保護之、由是聖復得安臣、克、

## 教于寨基府破擊暗勒比而死健者戴之

先是他益府有兄弟三人、酷信佛、因他邑禁
佛事、遷居寨基府、聞聖人來相議曰、吾各以
一言阻其教、一曰、若爾果是主差、何不使爾
先治墨克一曰、墨克城不止爾一人、何獨差
汝、一曰、若爾之言真、爾是聖人、爾品尊越吾
輩小人、不敢與汝言、若爾言謬、吾又不褻衆
爾言、唆摩卤以石擊之、聖不能留、遂勒比而
善士也、憐之、欵于別圃、緣葡萄新熟、命使以
進、聖念特恩、米葉取之、食、使者異之、曰、此地
無人念此也、聖人曰、汝從何教、對曰、爾撒奄、

## 何處人氏對曰寧洼聖曰郁訥思城也使回

君何以識郁訥思曰、吾兄也、亦聖人也、使往
地叩首歸命勒比而曰、此人聖人也、今之世
未有高于此人者矣、

## 教于欽德克爾卜哈你法諸國俱不順教于陶

## 魯醫查秘立氏順之

以上凡教于六國俱不順、反欲傷之、惟一查
秘立氏順
或曰、穆罕默德至聖也、其行教應如日之、

照臨無處不光海之流行無到不潤何所至有不順也曰是有數意一則見聖躬之勞悴一則聲聖績之雄偉蓋功績以勞悴而成是以雄偉也一以驗人心之忠順奸逆一以成諸蕃道衛教者之勳猷譬如剿國假使一蔽可平何以知其孰爲忠臣孝子孰爲愚夫愚婦且何以爲封功論賞之高下乎哉然錄中只言教而不順有綱無目亦因數國小邑也不必悄贅數其咀唔

只不順二字則聖之一生之疊疊勞勞一一返之笑笑蹇蹇意俱見矣

## 敎神寧注

聖諭諸門弟子曰真主命吾教神汝衆誰從吾往衆默然無對再問又無對三問又無對聖起應曰卜尼默思歐弟應曰弟子願往至高阜平坦處以杖畫一大圈徑丈餘命易卜尼中坐授以訣口誦心持勿出待歸聖高誦天經神祇徧往漸至不聞其聲易卜尼坐



圈中忽見一大鳥撲下突起鳥雲障之又有野獸來侵心中恐怖忽聞拄杖拂地聲曰勿動又聞喧囂雜聲少焉雲開鳥沒獸去聖歸曰有見乎易卜尼以所見對聖人曰嘻西若山固心遭禍矣鳥欲撲汝有雲爲天網故不敢下獸欲侵汝有圈爲圍城故不能入也吾見汝欲起亟以拄杖拂地戒汝也喧囂之聲乃一種鄙神名納綏兵此云餐饕爭野食聲也吾以訣授汝故不爲害

## 納鎖德氏

聖既喪后人皆以子女獻不納門人恐聖人之志在遠遊亟請納室爲擇于富貴尊宿之女聖人曰婚姻之道以二姓之樂從苟貧富不相值則惟富氏之慝赫底徵以富貴之冠從吾更能盡捨其所有以成我彼德全矣吾感方慚愧無已則惟至貧之女吾所喜也因得顯德容德其以赤貧歸之

補白克以女阿納斯塔西亞命納之

補白克富有女名阿以涉甫六歲欲以獻聖而大小及見聖納極貧之鎖德中心怫鬱夜夢神人諭宜以阿以涉獻備後宮阿以涉亦得夢告父辭同聖于是女傍坐問其名曰阿以涉補白克女也晨禡白克携女至道其意聖曰吾納鎖德矣補白克曰鎖德貧而無依聖人曰依于吾矣吾以貧爲榮也少焉哲白爾衣勒奉命至是年菅蔓坐焉曰阿以涉適主界萬馬哲白爾衣勒奉命至曰阿以涉適主界萬贖庭周匝萬年棗樹訪之萬年東天下惟默繼爾以傳道少其年欲以永其事也汝須勿底納產之因遣六人往教于默底納并覘其



辭聖人曰必有媒妁哲白爾衣勒曰吾即娥妁也聖人曰未可以貧爲法請更之乃以好氏爲媒歸焉

**爲聖十一年丙辰默子爾直入順。**

默子爾人富庶勇而知禮久聞先輩言末世聖人之教久企慕之及聖人受命不知其即未世聖人也見國人皆與爲讐不敢遽從又因數年前與教士一戰喘息未歇至于今聞聖人之教大明國人順者大半又聞聖人遣

受命征伐順之者身財兩全逆之者身財難保乃通族計議率來從順由是墨克四鄉村鎮亦多入教者

**遣弟子六人往教默底納通國欣順。**

爲聖初年曾有默底納老人古來則率鄉長數人來墨克入教并請聖遷默底納聖久欲往教因路途修遠且未受命至是年菅蔓坐曠庭周匝萬年棗樹訪之萬年東天下惟默底納產之因遣六人往教于默底納并覘其

**始立輔士十二人。**

阿爾壁之大戶曰教士曰默子爾直二戶皆好勝當事爭戰默子爾人特勇而智是歲默子爾人入教恐教士人爲禍請聖備武禦之聖不允特選文人道高學富者十二人爲輔羽翼聖教蓋以禮義爲干櫓也

**爲聖十二年丁巳七月勒哲卜降誕。**

是歲勒哲卜月二十有七日夜聖宿妣毋阿

體克家夜將半聞虛空倏然有聲恐天命召
亟起危坐哲白爾衣勒率無量數天神奉旨
主之命以寶瓶仙水衣冠履帶仙馬來召聖
登霄聖由銷法墨爾襪聞出哲白爾衣勒率
轡諸神扈從至擺脫裡默思至德古天竺國名也
而上越塵及虛超七萬光暗之幔歷九天而
上一路見諸奇踪異跡會諸古聖賢王至天
無方位無何有之境對越真主親聆妙諭超聖
有形之界而見無形之主如鏡出裝爲
照也非主在九天之上也主無方位也自悲



化之始至于終窮之後幽明巨細善惡賞罰
以及天堂之樂境地禁之苦所一切所有之
象一切所有之事無不備見
備識于一息升降之頃此殆聖人形超天地
道徹幽明天人渾合之會也另有竪碑錄詳述其一切所見
歸而語諸弟子時有朱乎得在坐不信于一
頃刻而歷億萬程億萬事歸而命婦烹魚取
水河邊俄化爲美女形會有王孫獵至載之
歸閱七載生數子女榮貴無似因念昔日之

## 始定五時禮制

前聖教門禮拜無定數多至一晝夜五十番
主制之拜吾聖爲聖後雖嘗禮拜初亦未有
定制至登霄請爲教生定制初命亦五十番
聖念教生羸弱懇求減至五番以見聖人恤
衆之至意更感眞主准請之洪恩也五番之
拜數定于此拜中立躬叩跪之儀制亦全于
此命曰汝之拜乃立躬叩跪頌經與讚辭也
汝命汝教生如是禮拜惟禮拜一功包蘊天
地人神一切功○禮拜儀制曰拜者身乎主
宰之謂也曰禮五時密于昭事之功也有緣

例有儀則、條例先沐浴盛服、潔處、正時、正向、
禮不成也、儀則者先端立、斂手頷
首、跪坐、閤一而禮不成也、禮拜中
經、鞠躬、叩首、內慊、外兢、毋旁顧、毋搖手、
神存心臨、內慊、外兢、毋旁顧、毋搖手、
毋屐足、毋作聲、故犯者、復禮一日五禮、七日
一聚、一年二會、晨禮四拜、主制二、聖則二、晌
晡十拜、主制四、聖則六、晡禮四拜、主制、昏禮
五拜、主制三、聖則二、宵禮九拜、主制四、聖則
二、典禮三聚禮十拜、主制二、聖則八、會禮二
聚禮二十拜、主制四、聖則十六、



拜、與禮凡禮拜務守其中日禮可補、聚會無
補、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有祀親之禮、祀禮
二拜明禮、夜功無數、俱詳見　聖人曰、禮拜乃
澡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階也、蓋以禮拜
有關聚存誠之功、拜跪起止、見幽明化肯之
士、往默底綱、傳敎改定禮儀約法悉從新例、
天哉

## 如德特禮

初哲白爾衣勒引聖登霄、至七天而止、曰、吾
者逆奴其身、入其財、沒其家、國保約者兩世
吉慶壞約者、必有後殃、

## 遣穆爾索卜領十二輔傳教默底納

穆爾索卜乃聖人弟子、明經博學、時稱達士、
聖既定禮制約法、乃遣穆爾索卜領十二輔
士、往默底納、傳敎改定禮儀約法悉從新例、
其已前之陋規、盡行革除、

## 爲聖十三年戊午默克所屬郡邑會盟于墨克之爾阢白

先是聖既申約法國人從之教于默底納默
底納人從之傳肯于諸所屬郡邑皆曰取治
之道也因會盟于墨克聖率門人暨十二輔
與諸邑長凡七十餘人會于薩庇白墨克
明約誓共義連盟古來民長國邑士聖之嫡
嗣高聲呼衆曰爾衆須知今日之會何謂
事乎保穆罕默德乎穆罕默德乃天生篤愛
之聖也無需人保天自保佑之但爾衆有保
衛之恒心愛天之所愛必得身後之福抑爲



傷穆罕默德乎穆罕默德乃天生革命之聖
改革教門誠除佛像是其專任欲害即就今
日害之毋待後日予肯汝衆須知今日穆罕
默德之所以與汝衆會盟者非自爲利實爲
利于汝衆也身前不行那道身後乃得正果
且聖賜受命征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身財
不保悔也無及汝等各用良謀各成善果苟
蓄他心仍欲害聖須知吾輩非等閑人必能
衛之宵小技倆不濟也此時爾巴士尚未順

教面爲此言者有三意一以固衆人之約一
以壓摩宵小之念一爲有古來氏尊宿伍稗
孟子皆念不測有一言與喪之能使之聞
之不得歸衆爲禍也衆齊聲呼曰吾君之命
唯有不從愿服勤勞保聖無替凡有傷聖即
吾之仇肉有奚忝進曰向也吾與朱乎得有
約今變被約而從此約奚第恐聖道不常勝
復爲後艱又從事于彼奈何聖人哂之曰吾
道之勝以人耶力之勝斷承也道之勝承也生



欲福其人必先試之禍能忍于禍斯可授之
福忍之忍主必佑之衆乃歡應曰展手遂
展手相拿次第與盟
命遣麥德納往衆先行聖人俟命
先是會盟後有逆黨二氏之酋領暨吉來氏
之長族厄不折害勢禁見國人俱順遠邑
會盟則聖教之根固後茂愈難剪伐矣仇忌
益甚惟有以強與鬬且長幼順教之男女
日不聊生或避或逃不可勝數聖久受命遷

默底納第未有明期至此乃命穆人願遷者先往由是門人穆泉、陸續俱遷最先遷者額卜色里默也惟補白克爾里從聖墨克俟命回補白克弱阿里少自幼從聖未離也韓澤歐盟爾請從篤聖人曰吁力足能勝敵也力不能勝時也汝等以力勝者也先往可也吾之非不需力、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六終



## 遷都元年事實

遷都元年己未即爲聖十四年西曆六百二十二年也○是年天下同春謂年首正月也建寅之月也建丑之月也建子之月也建亥而是年太陽年則天下正月各地所建不同爲一如之一百四十四年之中約三十二年而太陰太陽兩年爲一周之數不合也

二月丙午色法 **遷人謀殺聖**

先是聖命弟子暨穆衆預于朝覲月遷默底納白與補白克爾里居墨克待命時亡來氏之逆徒及二氏之頭目見聖道大行穆人日盛穆衆俱遷默底納益怒曰親戚離間朋友疎矣皆此一人倡之也若不殺之禍將無極因會謀于納底渥宅最靜密之所也以卜里

廝、裝野老、自稱納直地人、特來陪議、時古塚氏、貴胄、二氏頭目俱在、共議曰、穆罕默德之事、衆所見矣、日盛一日、動言奉真主明命、開揚正道、革除邪學、并欲毀滅佛像、壞我祖父教門、若不急爲剪除、恐吾輩無子遺也、奚妙、牧曰、拘之不容其黨會已矣、納直地老人曰、設拘之其黨衆徒各方來攻劫、奈何、卜合忒喇曰、逐出境、不爲吾患已矣、老人曰、其甜美之言、極能動人、彼若出境、說合諸國、并力以



兵來攻、墨克孤城、何以抵敵、厄卜折害曰、吾有美計、恐諸公不能用也、殺之爲佳、伐樹除根、合城之人抵一命、納贖已矣、賄其宗長、不來爭血、無事矣、衆曰、彼有神術、有爾里之勇、倘事不濟、奈何、折害曰、多選壯丁、披甲仗劍、夜半破門而入、逼近寢榻、殺之必矣、納直地老人讚曰、美計也、宜速行之、恐有洩漏、彼有防備、則事不濟矣、遂暗傳各氏壯丁、佯言明晨會獵于爾吃白墨克南郊小山名必于今夕齊集

克而白朝堂、暗囑殺穆罕默德、衆皆默會、集至數百人、聖人早已神覺、命爾里寢其榻、告以故、自匿別室、入夜聖預啓戶待之、羣凶猝至、聖迎出、以土漉之、衆皆目瞪、厄卜折害呼曰、汝從穆罕默德之教者乎、聖應曰、然、聖出衆入、逼至榻前、揭帷見爾里躍起、喝曰、汝輩何爲、衆大驚、且走且咎曰、尋穆罕默德也、一擁而出、聖復迎門而入、呼曰、汝輩何幹、衆愧遽、不識聖、對曰、尋穆罕默德也、聖曰、方漉土



而出者是也、汝輩不識耶、衆以手摩頭俱得土、愈怒曰、不拿穆罕默德誓不歸、于是分頭追尋、達旦不獲、

**聖受命遷默底納、以是月下旬出墨克、補白、克從之**

時聖爲衆逆追尋甚急、聖從容向侯臘之丘聖初修道處忽哲白、爾衣勒降、示命曰、就此遷默底納、聖受命、潛至補白克宅、曰、有命遷矣、速備裝從吾往、補白克曰、聞之凶逆猖獗、奈何、

聖曰、有主也、補白克整車載眷屬、聖曰、且緩須聽吾調度、行囊交付傭人、約于三日後晨、送牛洞交代、吩咐補白克子、日在城中、探聽消息、夕至牛洞稟報、補白克僕、牧羊夜至牛洞、述乳鴿守洞、蜘蛛網門、第四日晨、洞之意、聖擊補白克、尚不知牛意、其向默底納路、必由北門、向北追之、聖與補白克、潛出墨克、此是爲聖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抵白克方行、至牛洞、追兵通至、僅離數丈、聖人被禍時、補白克曾逃海北路、遇杜勿訥子、墨克碩彥也、問曰、爾何往、曰、國人爲禍、吾將遊方事主也、杜曰、未可宜從吾歸、吾護汝、論衆曰、忠厚老成、國家之瑞、何舍而去、吾今護之、任其所事、無敢禍之、有敢毀侮、吾共報之、衆約曰、隱行可也、已而補白克大啟堂宇、肄禮誦經、補白克誦經多啼、衆厭之、請于杜曰、彼不能隱其事、請退護逐之、杜以告補白克、曰、吾謝君護、而投主護矣、遂歸于聖、道其故、聖曰、遷徙有地矣、其地產萬年棗、天神告吾、爲默底納也、補白克遂欲遷、聖曰、尚未有期也、待命、至是從聖遷焉、

## 匿牛洞三日夜乳鴿守洞蜘蛛網門第四日晨行

時衆逆各處追尋、聞聖在補白克家、尋至、問其女、荅曰不知、厄卜折害輸掌、破其面去、衆意其向默底納路、必由北門、向北追之、聖與補白克、方行至牛洞、追兵通至、僅離數丈、聖遁入洞、逆猝至、忽二鴿飛起、遺數卵、蜘蛛網于門、衆曰此處無人也、厄卜折害高呼曰、爾能捕捉穆罕默德或補白克一人者、賞百駝、衆逆愈加追尋、忽數逆來洞口、坐地相語曰、二人當匿此洞中、前去無避處也、一人曰、或二人來此、見有乳鴿蛛網不好入也、又一人曰、穆罕默德有神術、衆人不及也、又一人曰、吾以公論彼爲天聖、從之爲是、奈何以私忿逼走、國有此人、增多少福利、復聞一人奔踢暴至、曰、乳鴿已生蜘蛛網可破、胡不入洞搜之、補白克聞之、驚曰、何以處此聖人曰、勿憂、有

主偕吾、補白克愴惶不定、聖曰、汝何疑吾二人也、尚有第三者在焉、眞主是也、俄聞數騎至、呼曰、穆罕默德、在前數箭地、胡不追之、衆逆俱去、補白克心稍定、時洞中有小隙、補白見蚰蟲、以衣塞之、復見多隙、裂衣塞之、衣盡赤身而立、聖呼樹來障其門、每夜飲羊乳、第四日晨、備人送行具至、乃出洞、投向默底納道、歸補白克子諭爾里、俟逆風稍息、遂發默底納賽剌格追之、求脫、白里德追之、順教古來氏逆衆追聖不得、乃馳書各鎮守將、率兵追赶、得一人者、官世爵、兵賞一人之賦錢、率賽剌格東鎮之守將也、率驍騎百人追之、時聖自出洞、奔行一日夜、至晌午、息巖下、牧人進羊乳、方飲訖、追兵至、補白克慌遽、聖人固勿懼、有主也、追兵逼近、僅隔兩射、補白克眾聖止之、對曰、爲聖也、非爲我也、聖曰、若是則



更不應哭矣、默禱曰、眞主任爲之忽賽馬倒入仆、告曰、吾知聖人之道矣、求俾我脫、吾贈以令箭前去、任聖所往無阻、任取吾兵無禁、聖曰、吾無需此也、吾有天箭也、意謂以馬、尼也、第爾欲求脫、須求兩世之脫離也、意謂得正道也、衰求脫聖乃縱之返、○白里得酉鎮之守將也、領七十騎追至、不敢動兵、聖圓爾何人、對曰、白里得、聖以目視補白克曰、盍事冷矣、蓋以白里德之字意冷也、復問爾何



氏對曰、色合木、聖曰、爾之箭出矣、蓋色合木之字意、箭也、箭出則不能返矣、白里德曰、君何人也、曰、眞主欽差、穆罕默德也、曰、以何爲敎、曰、從正黜邪、奉事眞主、不拜假像、白遂下馬伏地請罪、并求指示高誦清眞言、曰、我証萬相非主、惟有眞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順敎、請屬聖往、辭之曰、請守地方、保護正敎、允克爾職、毋爲我慮

或問曰、古來氏不過墨克之巨族大戶也、

何能馳書遣將、而將又任其賞罰黜陟也
蒼曰、古來、氏、世替王家矣、自他吏部授王
與聖、聖不受、蓋不欲以尊威臨民、惟欲以
道德覺衆、則王無尊位、而合族皆得有王
之勢、功利之士、不畏聖、而畏王、咸得藉王
勢以進、故其進黜賞罰、不能不聽其操縱
也、然則亦有首從乎、曰、强者先、弱者附、財
貨聽所欲取、不計其力之不贍、此則衰世
壞亂之政也夫

## 祖栢爾進衣

祖栢爾聖叔也、其時尚未入教、自沙牧經營
歸來、遇聖問所之、聖告以遷黙底納、祖愕然
曰、親族爲禍淵藪、遁爾遠遷、吾之過也、吾亦欲從
汝往、但尚有待、舉沙牧帛二端、進曰、畧爲表
意、天差徑往黙底納、後再無人追矣、吾能退
之、聖曰、叔聰明天縱、當以順主命爲急、塵刹
非久安之鄉也、祖曰、諾、吾心順久矣、聖曰、秋
稼在苗不成實、奈何、叔曰、時也、聖曰、時不我



原缺

三月勒比而立奧卧立上旬聖至默底納默底納距墨克北二度四十分當直線路六百七十里、計程近八百里、聖于二月色法兩月、二十四日都閃白、昧旦出墨克、居洞三日夜、二十七日晨出洞、在路十二日、今爲三月勒比、而立、奧卧立、初九日都閃白、晌午入默底納城、

先賢一卜尼兩巳師曰、聖人初生之日都閃白、爲聖之日都閃白、修克兩白安元若



之日都閃白、日皆都閃白、出墨克入默底納及謝世之閃白、其巧合未有甚于此者、蓋都爲屬七政中之月運、七日來復之第二日也、其日合月運、資明之意也、故天下古今、爲聖爲教、未有如吾聖之明者

國人遷士郊迎四十里

自諸弟子遷至默底納國人已知聖人將還而未有期、及探得聖已出墨克而復不聞

由右道入示別左道也、右道爲正道、左道爲迷道、不中道、示謙也、始入城、凡官家巨族、俱欲居聖爭駝轡、聖誓曰、有誓在前矣、衆竟所之、至額通部府、駝忽臥倒、遂寓之、額通部府卑且狹、衆欲移寓聖曰、有二孤爾牧耳其宅、何貴而蒙寓聖之福、府有二孤爾牧耳之子也、聖本孤而愛孤、真主恤孤、而以孤親孤、均得愛也、補白克守門爾里司閽、衆輔從分寓于各戶聖論免謁見、默坐三日于第四

日晨乃啟門升堂拊擗以手撫胸也側坐向南施
衆請正位聖曰正面王者之坐也、頤里侍禮
曰克引衆謁見次第通名、聖諭慰行曲躬親
地禮以口親地額
不至地也　先輔士見、次遷士見、次從
者見、次紳衿士見、次紳衿大臣
次者老鄉碩百姓無論貧富貴賤男婦凡願
見者俱次第進見悉行跪拜親地禮無叩頭
咸曰感謝眞主吾輩仰慕天差聖貌久矣今
乃獲覩尊顏眞如日麗中天乾坤生色品物



蒙光于時升降拜揚稱頌不置每拜禮際聖
必拊擗欠身謁拜既已衆退歸舍計其往謁
之時尚未移晷遍城駭異此聖至默底納初
顯第一件感應也各第供應賚至官紳皆服
後焉

購地建寺造宮室

即依額逋部府旁購地建禮拜寺造宮室衆
家俱發願施地不取價聖人曰吾來未施一
德先占爾地耶衆曰莫非聖地也聖曰然吾

財泉財也不應予蓄而得地接各家原價賞
之有增建者悉如數增之戎工日寺宇宜崇
廣宮室宜卑狹宜樸毋華門高廣僅量容出
入

始改元遷都元年

天方世紀以氏號紀國以大事紀年如呼卅
以開闢紀國以降凡紀年開闢非氏號也何
用爲天下人類元祖尚無氏號既爲開闢之
始祖即爲開闢氏也努海以後以開陽紀國

努海之孫號開徐始受命爲皇帝下易卜喇欣以世康紀國古氏號世康掌天下易卜喇欣受命重建克而白乃四極之中樞

以建極紀年易卜喇欣受命重建克而白乃四極之中樞國號也故曰吾聖以阿爾壁紀國以遷都紀年阿爾壁非氏號也吾聖不以氏族顯不因氏號興阿爾壁爲天下之祖國即萬方之統會巢天地四極之鍾向也聖人繼千古之統歷永世而無替即爲阿爾壁氏也以遷都紀年者遷都乃聖道始亨之會也與治明勃誅惡討

逆人心順而大道行。表正四方。鼎革千古。垂萬世無疆之業。皆自遷都始事無大于此者故以遷都紀年焉

以補白克歐墨爾歐士。茫爾里爲四配。韓澤等四十五人爲侍從

士爾牧立等一百五十人爲遷都勤等一百五十人爲侍從

四配乃品德兼優、幾及聖人者也輔士乃輔助聖教文武兼全、道德充富者也遷士乃篤信聖教、忍受艱難早遷默底納者也侍從乃從衆遷徙者也通爲三百四十九人從聖自墨克遷默底納、至是乃分別品第。以辨等次以蘇爾勝偕額美德瞿合爾三人爲默底納都掌

三人皆默底納人也聖初受命時。有默底納老人古來作卒三人來墨克進教并請聖遷默底納是此三人者始進教之故老也聖人重之。至是以三人爲默底納都掌管民間戶婚田土事務。一切詞訟悉以咨之

命諸輔遷連盟結義互受遺財

當時輔遷衆士多係縲孤雖有族屬居不同國且多別教身死而家財無歸聖命同會之士各以近黨連盟結義利害共之死則本盟分受其遺他人不得爭執然此亦一時權宜之計也至百德爾征後此命革矣蓋其時各有親黨云

命宰蔦等往墨克取眷屬

時墨克凶風已息聖叔爾巴士戒約衆曰穆罕默德已遷默底納人心歸順教道大行汝輩從此各安生業無復爭仇默底納之禍不到墨克墨克人無容生禍到默底納默底納人亦不得生禍到墨克則兩禁可保長安矣爾巴士應諾馳書到默底納聖以示衆曰允約與否其在汝衆衆應約聖人喜于是命宰蔦往墨克取眷屬并囑爾巴士勉

如復聚禮爲定制

真主救命聚禮七日一次方云主穆爾諭曰嗚乎信民如宣禮于聚日即趨赴寺念主兼營藝斯于爾爲至善爾知營藝之事小而聚禮之功大也聖人曰維真主命我民聚于若日時典制哉永保攸命執敢遺之茫昧輕視若人也五功無實百行不堅○聚即儀制曰聚禮者斂衆歸一以示攸歸真自敗自固若人也五功無實百行不堅○聚之義也七日周復合衆聚以成一聚是以大



聚是日也王免朝官謝政士民解業釋拘撫寬責讁厚施豐饌曰甫畏贊教宣禮咸潔已沐浴盛服佩香聞宣即趨赴寺謁拜既齊各禮四拜聖則也序班止靜首領陞座再宣禮告諭領先主次聖次羣賢次入告誡衆庶之儀再詮再領先聖次王次當代宰官次入諷誦王臣之辭諭畢贊教申禮肅班如序致意入禮首領揚聲贊頌率衆再拜是爲主制主制畢再各禮四拜非其國復晌禮主制



四拜聖則二拜終以禱其法曰聚禮必主都禮法具章王臣在位否則必有代位或世陰者附邑則守牧否則任賢舉學非其人不領非其國不全非其日時不聚聚之義大矣哉四人成聚凡居家夏正男子無恙赴聚無恙無責野人無責旅人無責老弱廢疾幽禁無責以上儀制禮法詳解俱見天方典禮七日一聚古禮也自阿丹至于爾撒數百代聖人數千年教典行之無替爾撒之後二氏縱橫佛氏亂中此



禮漸寢至是乃命復之而定其制永無更其義蓋曰大化元功七日告成天機迭運七日來復人生胚胎或四什七日而生或三什七日而生或多或寡皆準七日之數至于人壽長短亦以七數計之七日周復一大瞻禮所以荅真主化成之恩也是日之貴未可言詮人于是日幹功功準百倍于是日爲過過亦百倍

天方計日之數以七日一轉合七政之迭

運也、初日屬土、一日屬日、二日屬月、三日屬火、四日屬水、五日屬木、六日屬金、聚禮于六日也、自開闢至于今日、聚期無改、故二氏有聚禮于初日者、如朱子得有聚禮于一日者、如忒爾撒皆失聚之義矣、聚原萬物聚成之義也、萬物聚成于第六日、而人居家之人也、以別于出行之人自盥嘗



之夜受命一日五番天命之禮、每禮二拜、共十拜、沙曰禮係三拜、至是遷默底納居處定矣、則于晌晡夜三禮、各增二拜、每禮爲四拜、因在外勞、在家逸也、又以謝真主命遷而得安、以行教之恩也、故凡出行、則仍其初制、禮二拜、共增之減之、悉從真主之命也、苟人以私意、自行增減、如居家禮二拜、出行禮四拜、俱以違命論、



## 增居人之禮二拜

居人居家之人也、以別于出行之人自盥嘗

## 易卜尼色喇目率弟子七百衆、自海泊邇來默底納入教海泊邇順

百王乃阿爾璧沙牧、密速爾西七爾基欣都新部藏基爾喇桑諸屬國也、其中有以聞風至者、有以吉星卜兆至者、有以博通古典、應候而至者、故至是月也、遠近畢至、若會同然、聖人俱優禮欽敬諭曰、明爽去僞、倡正黜邪、爲治八之急務、任庶而世之吉、鑑往知來、無任自溺、怨曰、謹奉教



海泊邇乃近默底納之巨區、俗行朱乎得、教易卜尼色喇目其教首也、號二不獨喇希博通經學、久知末世有大成聖人出、古經詳載生年月日、鄉國里戶及生世之祥徵瑞應、儀容行實、悉嘗識之、至是聞聖之名之教、猶恐未必果、欲珍視之、或告于聖人、聖差輔士賽爾弟斡歌士持書往教、二卜人、計議、取古經若干種、搜奇選異、輯爲千問、

諒舉世人無能擅荅者、復于弟子中選才拔尤彙七百人、俱各熟識千問、相約曰、吾以此往問之、若其能荅吾等必從其教、順天命也、若不能荅、則非聖人矣、必聲其妄自稱尊之罪、衆聖人無疑也。

七百人及入堂不覺大而七百人各得盡其位、隨自寬裕多餘地、二不獨與衆暗驚、禮畢命弟子侍立、哲白爾衣勒降、旁坐、聖召二不獨與七百人俱入、二不獨疑曰、一堂也、易能荅盡其爾弟來默底納見聖人、于時聖人登座、盡是從、二不獨遂率七百子弟、隨

呼曰、吾聖真天差也、大成封邱聖人也、弟子嘗得古經載之、如此、今天差所荅、一一通合如此聰明睿智、雖神聖不及也、遂率七百弟子、傾心順教、時當晌禮、七百衆從聖禱晌拜、計其二不獨入見聖時、日方晌、落落千問而退、時日尚未移晷、衆愈奇之、二不獨遂率七百子弟、隨弟子乃海泊遜教首也、有朱乎、得誣誦妄詭請聖治其罪、聖人曰、吾將試之、馳命召其頭目某甲至、匪二不獨惟後、問曰、二不獨何如人也、對曰、尊大學人也、尊大學人之子也、聖人曰、彼順正教矣、對曰、彼不順也、若順若何、對曰、決不順也、彼無學不通、無理不明、世為吾人教首、忠信仁愛、海宇咸瞻、吾人尊之若帝若王、肯拾罔極之尊富而順汝之教耶、聖呼二不獨、獨高誦清真言而出曰、吾順教久矣、諸公其棄邪而歸正乎、其道真、其教明、實為天差大成聖人也、順之者兩世俱安、逆之者兩世取辱、衆愕然變色、曰、此鄙陋人也、

鄙陋人之子也、吾地最惡之人、爲衆所棄而逃來此耶、聖人曰、信乎汝教首之言也、爾里奮劍欲殺之、聖人止之曰、勿吾尚未受命以劍行教也、逐之、厚贐二不獨暨其弟子歸榜示正教之聖、爲教之法并駁論逆黨之好詭誣褊、海洎通士民全順

堂、廣不過數步、而容千人各得其位、復有寬裕餘地、此示聖地無處所之拘也、不移晷而千問千荅、復多波瀾詞藻、搖曳文章、



此示聖時無光陰之礙也、經曰、至聖無畏又曰、真主無方、夕于是知涵蓋之遠云

## 六月

墨朱士乃拜火人之教名賽里茫爲法爾西厄素福杭鄉人父治農行墨朱士教拜火終日守火不離曰萬物莫尊于火吾以是爲道矣賽志獨異嘗欲遊訪正學弟賦質怯懦貌若嬌娃父珍愛護惜嘗不令出戶一日有嬰

法爾西墨朱士賽里茫投順



務命賽入城囑其早歸而過天主堂會其拜期誦經入視之其壇塲莊嚴禮貌恭敬問其爲教之理荅曰吾輩奉敎者也須得沙牧教鐸問之父曰吾有祖父之教可守强于彼教也賽于是留心于沙牧遇沙牧賈潛附逃于沙牧訪耶蘇會士唐爾厄問道洽意遂入天主教久之見其誇富喜辯而貪厭之未幾唐死衆爲之厚殮隆葬賽不與喪衆責其不服弟子禮賽曰夫子貪貪乃



萬惡之首吾師萬惡之首耶衆益詆其誣賽曰發其私藏可証也發之得金寶七箱衆愕然曰爲教師而聚斂如此貪夫何容禮葬乃扶壞起尸號令于市寸磔之另擇廉者位之服事數年又將卒請囑當師何人曰毛遂里有朱乎得行古教可往投之未幾又死臨卒囑曰此地無高人矣納職濱有道長某善世學者也又投納職濱師師曰以爾之學吾不能爲師也二本師博古通今神識無並可往

投之、復投二木師居一月、師曰吁賽里菹、汝以天賦聰明廢却半生矣、志大而所遇皆小求真而所得皆僞、吾非汝所志所求之師也往事往矣、有未世聖人生于墨克、遷于默底納名穆罕默德、號額合默萬、明真去僞倡正黜邪、其古今教道之太陽也、彼教一出、衆教俱沒、似日之沒星月者、盍往投之、不負丽平生所志也、因向默底納路遇賊誦、售與默底納、賈至默底納、聞聖將遷、私喜、迨聖駕至歡從衆出迎、賈朱乎得也、不允其出蓄棗一囊進于聖聖分給與衆、自未食也、賽私謂曰此一件也、又曰進羊麪、曰、嚮也、佈施、天差不爽今也餓乞用之、聖少啖、亦分食與衆、賽曰此二件也、門弟子喪聖親、爲斂葬、列坐于羣衆之間、早躬俯首、若見大人狀、賽嘆曰居大位而不驕于門弟子、此其所以爲聖也、視彼諸家學人稍識章句、即嘐嘐然驕于其衆、更驕于其黨者天淵矣、因思牟世勞勞、未得實際



今得正而不能歸、爲主人拘不禁淚下、聖見之問其故、賽告以始末、聖奇之問于衆曰、誰願贖之、易卜尼爾巴師對曰、弟子願贖之、聞于主人、需棗柯三百株、赤金四十兩、許贖、聖諭衆助之、得棗三百株、金盡一枚、重僅值半聖取歪拍拜、良久、兌之、如數、以贖賽歸其後每從聖出征、多建功績、卒于遷都三十三年壽二百餘歲云、

書二不獨順、志學問之大者也、書賽里菹順、志歷試之深者也、所學不及二不獨而守舊不順者、其猶執螢焰而違日星者也、所歷不及賽里菹而守舊不順者、其坐井之多而觀天者也、自古至今、何執螢坐井之多也、嗚乎、世道之衰、有由也夫、

## 七月 勒哲卜 阿以涉成禮

先是爲聖十年、補白克以女嬰阿以涉進、奉命納之、至是宰蔦奉聖命、從墨克取聖眷屬至、補白克請與阿以涉成禮、時涉甫九歲、聖

曰、未可也俄哲白爾衣勒降傳命曰、女之可以入御者三、天癸至一、身材若成人二、明達事務三、阿以涉均有之矣聰明天縱、穎達非常、繼爾以傳道者、此女也、自今日成禮後、循坐勿離、俾識爾之行事、爲後世教、其女中之法王也、聖因受命焉、

狼言于郊

默底納郊、狼噬羊、牧人追之、狼踞壟頭、大聲言曰天子吾祿也、牧人驚曰狼亦能言耶、狼



曰毋驚、毋異城中天差來、教人以正而人猶趨于迷、此則可異也、不異此、而乃吾異耶、牧人朱乎得也、訪于聖前告之、順教、聖人喟然嘆曰末世之顯跡也狼亦能爲教

默神滅

默底納、嘗有婬神爲亂、家戶不寧、有納查爾嬭叱之曰、汝不知天差聖人來此、知過去未來、晝教人夜教神耶神悚懼而退、從此不復聞有亂神、

里得將死有怨聲厄卜折害曰何怨也曰吾不怨死、弟畏駝夫之教、勝墨克也駝夫謂里也額卜蘇福揚曰、勿畏有吾在也、

書二氏長死誅罪魁也

#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

## 遷都二年事實

遷都二年 庚申 正月 母哈闌 十日齋 天方以母哈闌爲大陰年之正月以此月上旬之第十日名曰甘方云是年西歷正月亦與東土正月合

月吉聖人嘗于是日齋或爲法理則此云天方未爲通法也聖乃受命以歸爾里宣教以是日齋爲法理則及順聖教仍舊行朱乎之或告于聖人聖人曰吾聞之真主命母撒于是日齋因其克費而倣王于是日也亦復與



母撒聖人之損納也其後聖亦不以爲例則吾人亦不得以爲損納也

月色法土默聖受命以女法土默妻爾里

法土默聖之長女也自幼稚容止端詳德性遜絕嚴然仙子或云聖夢啖天堂蘋果而授孕故其顏色如蘋果香艷絕塵也生有三絕一無月事二無人欲三生育頗繁而終身猶處子名法土默亦因其意絕塵也聖人珍愛非常求字者無虛日聖皆不許人以爲教道未行顛沛之際無寧于議親迄遷國以來人心既定輔士求之不許遷士求之不許至于歐墨爾懇求之亦曰待命然法土默年已及卉聖亦鬧慮一日哲白爾衣勒降曰盍配爾聖聖曰爾聖吾從弟也與法土默叔姪也何可配爾哲白爾衣勒曰主命也與時之權有機存焉未爲通法也聖乃受命以歸爾里宣白與衆多士爲証親念虎士白以金甲一領銀錢四百八十爲聘幣舉國賀之〇一曰爾聖喜捨囊空屢空以戰甲售與歐思莊價銀錢四百八十既付價聞其聘室乃并甲還之曰以當賀儀故并以爲聘禮聖即以其財備妝奩

## 更向克爾白

七月 勒哲卜 東歷六月

克爾白天房名在墨克城中其位當天地四極之中央乃自開闢之初真主設之以作萬方禮拜之朝向也自阿丹歷努海易卜喇欣而下數十世禮拜皆以克爾白爲朝向至母撒因費而倣王殘蹈天方遂改向擺脫離穆

改、德寺、此云清淨室、室在沙牧地、當默底納之西、沿至達五德蘇來莊爾撒諸聖王皆然、吾聖居墨克時、禮拜朝向克爾白取近向也、迄遷默底納、改向清淨室、蓋從默底納人向、亦惡夫古來氏之亂、以克爾白為佛室也、然亦嘗欲復古向、以合乎聖祖易卜喇欣之向、而未有主命不敢遽更、俄于是月望日、晌禮畢、纔二拜、鞠躬中命下轉向、遂就鞠躬起、更南向而完其拜、因克爾白在默底納之南也、討其自遷都來朝向清淨室、至此更向克爾白、蓋十七閱月也、後人名此寺曰兩朝寺、○克爾白居大地之中、又居東西兩向之中、萬方之朝克爾白、猶四體之朝心也、二氏之向、兩服也、謂朱乎得西向、向清淨室、貳爾撒東向、只棄為上方也、獨吾人中向、向克爾白、克爾白處四極之正中也、故吾人稱中民、○朱乎得不從貳爾撒之向貳爾撒不從朱乎得之向、吾人不從二氏之向以判三教焉、吾人獨



執其中者也、○或問曰、聖人在墨克朝克爾白非泰命也、遷默底納朝向清淨室、亦非泰命也而何必俟主命、乃更向克爾白乎、荅曰、真主無方也、無位也、東西皆在其掌握、故經曰、無東無西、聖人以室誠奉主、本其自然之性、初未計其所向之東西也、第知克爾白為上古聖人之朝向故在墨克、即以克爾白為向、知清淨室為中古聖人之朝向、故遷默底納、即以清淨室為向、且視默底納人朝向猶



淨室者、皆遵古聖人之教也、今新奉教、多所將就、況事之可為不必立異創新也、然意中嘗欲更向克爾白、克爾白也、因有數意、一則聖有故土之思、克爾白故土也、一則欲復乃祖易卜喇欣之向、易卜喇欣之向克爾白也、一則原真主之初意、真主設克爾白之意、為作萬方之朝向也、若不以主命而遽更、烏足以服當世之人心、烏足以為萬世之定法、此必俟主命而更之之意也、真主

中復有微義、不可不知也當時默底納通國行二氏之教、既而歸順聖教矣、其中不能無附會俄勢而順者、不能無挾疑蓄忌而順者、則順原非其本心、且墜克凶逆之待時來排、撥則其中既進而復欲退者幾半、外表順從、中心違逆、真主欲章著其實、使穆民不為所誤也、特以更向試之、乃以知誰為真心順教始終服從而無改者、誰為假意阿從、一旦國事面遂變者、向東向西無可無不可也、孰是孰非、自擇則是違聖也、改向既出主命、不改向則是違主也、試驗之義大矣哉、待命之義大矣哉、

嗚乎、更向一事、大矣、事大、義大、是非大、關係大、忠奸賢佞以此而判、君子小人以此而分、進無量之罪業者以此、建無量之功德者亦以此、千古以來、為聖為王為教為治、向背之機、利害之大者、莫甚於改革、而更向又千古改革之最者也、顧不大哉當



時為更向事人心之鼎沸、是非之擾攘出教入教之紛紜、毀詈譏駡、滿道盈街、間友離親、日甚一日、以至於邪焰烘天、狂瀾掠地、自生民以來、禍未有甚于斯時者也、及其久也亦自煨燼然其間忠佞賢奸之辨、善惡是非之分、章明較著于人世間矣、為功為罪、不昭若日星、成後人視此、當知所以自處矣、豈復固微有改革、便起波瀾微見是非、即生退畏也哉、不則非所信之來



真、即所守之未確也、體聖任道者、尤當刃排衆議而不惑云、

## 改建寺宇

既改朝向、必改建寺宇、始而向西、今則改向南、滿淨室在默底納西、克爾白在默底納南也、聖率羣輔、親運木石、安基立柱、以古巴寺、為大聚之宗寺、古巴淨室之名、依古巴寺故稱古巴、命曰凡人沐浴恭虔、來古巴禮拜、有如朝覲功、予是人多趨拜于此、雖遠居、必乘騎載車而至、後人凡朝覲謁後、亦

必全此贖禮功課

始宣禮方云邦格

宣禮者宣揚讚頌曉諭入赴寺禮拜也先時

禮拜或鳴鐘或傳鄙人赴禮拜人嫌之嘗

欲改制因其類于一貫也欲更之未果至是

客萬之子。爾卜薦綠衣人授宣禮之言勿

用柳告于聖聖曰真蒭也俄頃數黙爾進曰

婆綠衣人廢柳傳須云云與爾卜薦同聖益

喜曰是可永以為法矣命卑剌勒習熟按時



宣于禮拜之先遂廢鐘柳

八月東歷拾西那月。

九月勒墨藏八月。

始定齋制

前捨而邦月望日真主降命來月勒墨藏月

齋永為定制凡屬穆民一體遵之詰曰嗚乎

信者夫齋在爾為制卯在爾前輩為制者秖

為爾人謹畏數曰凡病者或旅者則限另日

在不能者罰贖貧貧而倒剛為佳齋為善若

爾卸也是乃勒墨戚月其中降經引道為真

道真經之明証凡人之月則齋惟病人或旅

人則限另日真主欲爾人易不欲爾人難念

爾全限為爾頌主為爾人知感也制曰齋者

止食色以謹階欲也每年一月雞鳴而食星

煜而賓一日之中省躬滌過齋之月官不聽

訟民不刻市君主不設朝不幸野齋之前必

致意甫月朔見月而齋有蒙則足其前月三

十日齋二十九日而見月開奏齋竟三十日

而未見月開奏凡疾病或旅途俟後補可也



齋為善婦女行經或產後宜後補乳婦畏傷

後補可也誤破一日補一日故破一日罰二

月無能釋僕一人無僕食負六十人每麥二

斤准甘州古人欠齋按日罰麥如數衰老

維艱且罰且補病旅至死無罰無補聖人曰

凡物有課夫齋氣質之課也齋非僅止食色

也務齋諸耳目身心故齋之日不起妄念不

動塵思舉止惟敬語默惟莊〇齋乃制嗜欲

以通神明之功也自古聖帝明王修身立徵

無不以齋爲首功、第其爲法不同、而禮制少異耳、其原自阿丹降凡、受塵欲之染、溷明閉而天音絕、哀禱久之、命下、月齋三日、而耳目略神明通、遂以爲制、其後歷代聖王皆沿之爲省躬滌邇遵道、神明之用至、毋撤以毋哈、閑其之什日齋爲常、其後聖復以什日齋爲制、顧撤之世、真主命以勒、默、滅月爲制、兩撤、計遐、教生不守其制、提其輪轉、必遇在炎暑酷寒乃移齋于春和之時、自加齋二十日爲罰、



贖共齋五十日後人又以連齋五十日爲難、乃散泒于十二月、每月齋數日爲輕易、總係私意爲功、不遵主命聖訓之制、至吾聖初行教時、酌襲舊規、以什月齋爲制、次後以月齋三日爲制、並是受命、以勒、默、滅月齋爲制、則一切齋制皆革矣、從此勒、默、滅月齋、永爲定制無改、○古者齋法不同、有過午一食、至明日過午乃食、有日夕一食、至明日日夕乃食、有日夕一食而房幃絕不可近、齋之日不容語言、惟簡默對人、遇事指點目視而已、今制昧旦一食入齋、至日夕一食、開齋、是一日二食、仍與平常等第、早遲異候耳、而夕則房幃無禁、日則語言無禁、似亦非高遠難行矣、然而人尚有不能奉持者、何哉、經曰齋屬主主報之蒸嘗本然無食色、食色乃氣欲之私也、能制氣欲、自復本然、若應齋而不齋、則是不能制氣欲者也、任氣欲而違天命、其人尚可稱正道乎、故經中直斷無故不齋是可厭、

始定天課制、開齋儀

捐課散財爲仁者之急務、而有力者受其責焉、總其所爲當散者有三等、曰財產之課、曰家事之課、曰人丁之課、財產之課、乃按其所有滿貫財貨、捐四十分之一、按其田園所產、所衆穀蔬瓜、捐十分之一、此謂正課、方云則、略咸家事之課、乃孳牲倣古爾巴尼、詳見末卷人丁之課、即開齋儀、此二者謂之副課、方云免

直小也散者聚之因也人能恒散則能恒聚
與主保其財產之長安是故散則吃惑可保
其財產倣古爾巴尼可保其家事散開齋儀
可保其入丁遵法者其報不爽量其所費而
更有增益之玩法者其報亦不爽量其所省
而亦必加倍減罰之天課制曰凡人執有資
財滿貳千四什之一以給貧乏踰年一算
每金二兩捐金五分每銀一十四兩捐銀三
錢五分錢貨作銀租者如貨牛滿三十捐一
羖四十捐一猳六十捐二羖八十捐二猳餘
如算羊滿四十捐一羖至一百二十一捐二
羖二百有一捐三羖三百有一捐四羖至四
百亦然餘如算駝滿五頭捐一羊十頭捐二
羊十五頭捐三羊二十駝捐四羊二十五駝
捐一駒餘如算以上牛羊駝牧於郊野而圖
蓄者雖多無論若生息者則如是論若喂養于
者則同貨物論作價算銀給之羔犢無課有
壯必捐諸畜營運生息者俱與貨物同田園
所產抽其什一贖客所得抽其五一被貸自



捐負債無課受課者穆民良人在生貧乏先
親後疎先近後遠有餘入義庫父子不相與
受夫妻不相與受主僕不相與受富者之幼
子奴僕不應受他人之課財課財不與哈申
人尊聖族也故給與不應受者應復給誤給
與不應受者不復可也是故給者必慎受者
必謹蒙涸而取其財者罪在不宥○開齋儀
曰凡有滿貫財物者除散天課外按家屬男
女大小僕婢進教與未進教者每人施麥半
升給貧給與開齋會禮之前是日曉發之後
小麥半升准大麥一升或粟子或葡萄一升
每升准官秤重七十二兩○凡教典言升皆
天方禮制之升也升容四斤斤四十銖銖四
錢有半每斤為一百八十錢當準秤十八兩
一升容七十二兩半升則三十六兩也然各
地升有大小穀有浮實故禮法只以小麥為
定準每半升準小麥三十六兩也俗傳二十
斤半升為四十八兩悞矣其悞在未識錢字
之義他天方書錢與中國言錢同皆有二義

一主分兩言者如十分為一錢十錢為一兩一是也一主個數言者每斤重二百四十個錢則是一錢主個數也是也一主文錢子文錢百文則只算每個重七分有奇仍約十八兩也以個數之錢此概算之由也夫

○凡賑貧及揭牓開齋儀總以家常日食者為准小麥麵米或稻俱可或

二十一月

東少哇一回立歷九月。始定開齋會禮方云爾一德費實兩



貴以諸穀之價亦可酌須準小麥三十六兩國不以為常然後可準聖制也他國諸處一例以小麥價算錢分給亦善

○凡賑貧及揭牓開齋儀總以家常日食者為准小麥麵米或稻俱可若雲南以苞穀食則米可通行矣今江南多食麥則麵也他國不論朔只論見月若雲霧不見月則儘足前月三十日為初一日也朔月則儘足前月三十日如聖人諭人于捨而邦月二十九日等月見月則明日齋不見則明日齋不見則儘足捨而邦月三十日齋雖然入齋之月只以一人見則定無論男婦良賤僕婢開齋月必以二男子公正良人或一男二婦見方定四婦人見不准慎之也

二僕人見不准慎之也

是月始受命征俄羅三百人普師向墨克古來氏以一千五百年事之二百德里大敗厄卜斯

勒默臧月齋既已次月為少哇立月初一日開齋聖率百官士庶會禮于郊謂之開齋會禮其制預設郊壇是日晨王公百官士庶咸潔已沐浴盛服佩香咸着弁王步履出郊百官士庶從之登壇王首班公後之學士後于學士贊敎申禮咸起立面闕而拜俯伏也興再叩起立獻須三舉手躬叩再叩跪默致祈祝左右顧道色闕出拜王登臺告諭申明

害立爾體白爺白等殺坑其首逆二十四人。誅強狠七十八人。俘七十人。順教者三百餘人。餘皆爲奴。所獲財物。均分與衆。

齋月之十七日、真主教命征伐、凡忤聖叛道不服教化者、聖疏曰、聖也惟予受命行教以仁義、不以兵威、戈劍不遷、何以克敵、命曰爾惟兢兢、予惟求祈真主、宥其罪惡、轉其心志、俾明正道、自不予侮、覩覩其將爲我道之助、雨禁同風、天下可式矣、汝輩好聽吾令、各思善謀美





師先聖克爾衆願從征者錄名、整什、備裝、前此未有征伐、人皆無武備、錄名者三百一十二人、其中輔士二百三十六人、遷士七十六人、劍八口、甲六副、駝七十頭、馬二匹、多士退畏不出、或請勉勵退畏者聖人曰、未見陣、未退畏、見陣其能前乎、不能幹功、反致罪矣、或請募兵聖人曰、以功利來者、主上不喜、以此不喜、能致所喜乎、或曰、三百人可稱師乎、曰、子聖人哂之曰愚矣、師出以正也、師不以正、雖三百千人何足恃、師出以正三百人猶多也、主相善人、汝善自能相助致門可以兵力爭乎、乃擇吉出師、留墨乞圖曰、子掌國、于沙哇立月上旬、主穆爾曰、會集南郊、分列隊伍、聖誓師曰、維齋月日、真主命予、誅伐不道、古來氏爲衆惡魁、予故師先、墨克萬古來氏、盡屬姻族、怨之背主、殺之蔽人、予惟求祈真主、宥其罪惡、轉其心志、俾明正道、自不予侮、覩覩其將爲我道之助、雨禁同風、天下可式矣、汝輩好聽吾令、各思善謀、



言勸喻、俾其息凶心啟善念、汝輩以善舌作兵、以柔言當器、倡仁義、謝剛勇、對壘惟讓、始讓言、次讓財、三讓兵、三讓而彼不遜、然後以其不遜對之、彼殺我殺、彼止、我止、戮其凶、強狠毋肆擄掠、毋貪財貨、毋辱婦女、其有陷中人不善已而從之出者、毋殺、毋俘、毋取其財、除首已士與不合惡吻二人罪魁也、任將擄殺、無禁、鳴乎、輔衆遷衆、諸大小羣從主倡善人、錄善功、汝衆其實心行事、爲道出力者、

有實有位有身後福爲迫而捐軀者遂躋天堂榮裴廕子世不絕享嗚乎爾衆其勉力于主道者誓畢復欲驗衆人之志曰今日之行爲教門不爲世法對彼只與言理不可語兵革恐逆徒恃強必終厮併汝等未諳兵武奈何補曰克起對曰柔言美于強兵彼之不服自取天誅求主斷之歐墨爾起對曰至彼先與約不言兵退其武勇進其文才不妨雖辨問難務以理勝不勝者從之不從再行天討吾輩恃主不恃兵也米格大弟起對曰聖人奉主討逆文即文武即武昔者毋撒之徒對毋撒曰聖有主也請聖代主征戰吾輩守國今我弟子輩不然弟曰聖有主也請聖奉主征伐吾輩協聖成功皆奉主命主豈有不助者吾輩毫無懼也聖人曰嚮者汝輩曾與彼約墨克之禍不到默底納默底納不容禍墨克奈何賽爾弟卜尼墨阿子起曰聖無慮也弟子乃聖之足此聖足所至吾輩至之聖



以正道教人吾輩以正道從事赴湯蹈火不辭也戰場是吾輩遊樂之地一聞厮殺眼目俱亮見仇敵耶天差至彼不必與言求主相助吾等子期殺也聖人愁然曰吁爾輩其志甲兵甚猛衝突成陣爾志也離城五里下營二百北井頭時聖女盧輓葉病歐思茫然留歐思茫看視明日師行先差細作往探音耗兵消息時額卜蘇福揚領衆古來氏商賈正從沙牧歸來駝馬貨財計百萬金途聞聖兵出默底納向墨克大恐急差總使十名貌駝墨克報信教古來氏紮守城池速掌國急傳合城軍民士庶凡有才能壯實者忿出對敵得一千四百五十人以五百人往護蘇福揚財貨以九百五十人逆穆師于百德里百德里井名古書上百德爾所開也故名爲墨克一大曾場一歲一聚千里之

外之人皆以時赶趕交易、駝車輸送、無物不有、列市三日、以爾體白篩白、不合咸喇哈欽以恩哈格爾巴士等二十餘人、為將軍頭目、開穆軍已到百德里、離五里下營、聖差使致書、與百德里五里下營、聖差使致書、與百德里五里下營、聖差使致書、與百德里

軍兩體白節白不合忒喇等二十餘人曰誰
為謀主、對曰朱乎得某某忒爾薩某某聖人
頭謂衆曰聖克人之肝葉拋棄與汝等矣聖
命解縛縱之遷士直納卜進計曰古來氏來
百德里井頭取水必彼地之水也吾兵當再
進數里下營于百德里占住井頭使彼無水
勢必先亂矣聖善之進營百德里飲其水甘
美異常曰此水可載之行遠因命造運水器
親授製法巧出人思不廢擔抬力一人可運
數千斤、色爾弟請命造高臺于營前恐吉來
必欲鬬戰聖坐臺上觀兵時古營連遭大
雨泥濘不堪行襲器物俱罷駝馬上人畜皆
病聖營獨無雨上下平安時蘇福揚將衆商
貨移于海岸名地避穆兵將五百護財兵發往
營助戰并差人探兩陣消息聞聖雨次晝
意甚美曰此古來氏之福也急持書與厄卜
折害曰原為保財而出財無恙可回兵矣穆
罕默德神通法力爾衆非其敵也厄卜折害



苔書曰彼以一梃思撻萬衆吾以千梃反畏
彼耶蘇富揚覽書驚曰若是則古來氏休矣
急離商貨見厄卜折害曰故逞干戈天所不
佑何任私忿使民塗炭也折害曰遵命竟不
與戰但要到百德里井頭住三日殺駝宰馬
設酒作樂使穆人知吾之無畏而彼畏我先
自退去方已蘇福揚曰彼竟不退奈何曰死
併而已蘇福揚嘆曰衆人有禍君之過也不
諫而去厄黑法什謂則合爾二十餘頭目曰

但令捨戰回兵合城沽益天下咸稱君德、脸
欽遜之厄卜折害大怒曰、白無人使使
爾爾無言此召爾體白責之曰畏縮之徒
不堪為將、乃命阿密爾率將旗、誡曰汝胞弟
歐買爾為穆人殺、不思報仇即阿密爾領命
率衆哲埒執劍當先所向無敵古兵大敗折
其大將篩白渥聖德爾、體白亦死、聖與補白
克坐高臺、見殺傷甚慘命收軍厄卜折害酣
戰聖命却之次日折害復來討戰聖命勿避



架盛戴之頭大獅合者乃以布纏頭而出折
害復誓衆曰大丈夫枕戈折劍喪沙場畏縮
退避自戚戚威風可愧也只明日與穆一戰便
見勝負吾勝必拿穆罕默德斬草除根天下
安矣如不勝只將吾頭送去汝輩亦安矣
遂下書明日決戰聖人諭來使曰汝歸語汝
主將行教門易于戰殺也使對曰主將嘗言
脸面大于教門今日之戰為脸面不為教門
也聖命遂之曰首領不戒羣從之禍也復戒



衆士曰若逆兵冲殺漫至吾人只以亂箭射
住不可與殺待其先殺我人然後殺之次日
古分兵三隊出穆兵亦以三隊應之古兵烏
合無紀亂奔攻殺簡射不住韓澤爾里率穆
兵攻穆兵皆布衣執棍色黯第米格大第
畢默哲埒執劍當先所向無敵古兵大敗折
其大將篩白渥聖德爾、體白亦死聖與補白
克坐高臺見殺傷甚慘命收軍厄卜折害酣
戰聖命却之次日折害復來討戰聖命勿避



待命三日古兵曰來誘敵聖命軍士諭以善
言順則身國俱保兩世榮福至第四日折害
領兵來辱罵討戰聖命韓澤爾里率衆對之
古兵復敗擒獲數百人聖坐臺上見折害乘
馬往來冲突四處救援不濟大呼曰但殺了
穆罕默吾全軍皆喪無怨也聖人嘆曰衆人
何辜取土灑之曰醜哉折害以衣裹頭亂竄
歸營穆兵各以擒獲來臺下獻功聖命錄之
待擒獲厄卜折害然後論賞明日古兵復來

聖命勿對、待命三日、諭以善言、古兵願順者半、不敢明言、但自指其心胸、示信、穆軍能士者過半、除爾巴士監候、其罪魁也、無赦、其有文武頭目、及二氏主謀人、另行解至、問古來、氏頭目、汝等皆能征慣戰人也、不知天命、徒恃凶勇、吾人以柔挺、勝汝之强兵、亦當知有天命矣、對曰、吾人近遵佛法、不曉甚天命、聖人曰、汝所遵者、爲中國佛、譯地佛、對曰、不知孰爲中國佛、譯地佛、聖人曰、中國聖人、中



國人設像拜之、爲中國佛、譯地聖人、譯地人設像拜之、爲譯地佛、對曰、二氏之人、各佛其佛、吾輩則併譯地之佛、而皆奉之、聖人曰、居中國而奉譯地之佛、是爲祖宗別氏、君主篡竊、賊子亂臣也、罪何容誅、復問二氏人曰、汝等皆尊前輩聖人經書、知天命者也、皆于古經備識吾之由跡、又親見吾之徵驗、汝等與同人、又嘗道吾之受命非僞、而何不順吾教、且助異端爲逆耶、二氏垂首無對、聖須天經

曰爾輩以假蒙真乎抑爾讀經而不解乎噫爾輩欲爭首座而不屈也衆哀泣曰求釋放還國勿諸同人來順教聖人曰汝輩何不先順乃釋對曰恐衆見吾先順反不從也聖人哂之曰庸愚所不褻言者汝輩言之矣汝輩知之乎吾之出師正爲汝輩也汝輩學者也一言可以安民定國汝輩行孰敢不行汝輩不行孰敢行當吾居墾克立教之初若汝輩以良心公論吾之道真吾之教正曉論衆



人願從則從不願則各安其素不以强揪弱不以勢凌孤使不願而有今日到此無言對我又他國而有何顏歸國吾所攜來刀劍甚少不足殺汝口舌干戈掀翻世界今日也乃以私臆道德蠱惑愚民多衆命將其文武頭目及二氏學者共二十四人投那乎市井中以土石填之或進曰其中有朱乎得善古卜宜留之聖人曰逢尼雅立遣經尚存吾人不習也習之何所不精而

留此逆種也忽其中一人仰天大哭呼天主救我且曰可惜吾六十年苦學喪于此耶聖聞其呼天主急命止之問其何學對曰星歷測算更能製造通天儀器聖人曰此技藝也復問從何教對曰爾撒教曰汝以爾撒爲聖乎爲主乎其人不言聖人曰若以爲聖人猶不失爲先聖教生若以爲主則邪黨也拜像之徒也雖有學何足惜悉命坑之將擄獲財物軍器駝馬均分與衆其各人所獲所俘各



人執之聖自留一劍一騾曰此劍乃吾家先世之遺寶也此騾與吾昔昔登霄之騶絶似是以留之將厄卜折害所有盡賞殺厄卜折害之二童易卜尼默思歐弟不認功不受賞曰吾爲私仇殺之也乃以私臆道德蠱惑愚民有何顏歸國吾所攜來刀劍甚少不足殺汝衆我方不能殺彼也畢喇勒殺古兵先鋒畏貝棄亦不認功不受賞曰吾爲私仇殺之也畏貝棄在墾克留置我熟砂中以石壓之幾死逼我叛教弟子但云主一也聖真也得善人不習也習之何所不精而殺

之仍留僧某之血、聖人曰、無須償矣、但賞其之功、差人報捷、與默底納、及各屬國、（）聖姑母阿體克得奇夢、于聖出默底納與蘇福揚等人報信、克之前三日、夢一人乘駝立彌拿山大聲呼曰、卟罌克人速備、速備三日、渦至、俟覺其人立克爾白上大聲呼曰、速起、速起三日送死、俟又覺其人立格比士山大呼曰、卟唔來、氏速走、速走三日授首、忽以巨石壓之、將汝何願俾、曰有人教我、未見其人、聖人曰汝原患疝、不假阿從、何今助逆倡惡耶、爾自山頭擲下至麓粉碎、濺于墨克城內、家舍一塊、覺來告于弟爾巴士、士曰、憑之必有大事也、士報與默底納、及各屬國、（）聖姑父爾體白、由是倡揚厄卜折害聞之曰、婦言如可信、婦亦為聖耶、詰于爾巴士、士諱言之折害曰、既不樂從本家男子為聖、又豈樂從本家婦人為聖、今當合衆攻之、治其妖言惑衆之罪、彼言三日今過三日矣、爾巴士慰之曰、盍往戒之、子與吾偕、折害與之攜手出、忽見一人馳馬入城、大呼曰、禍事至矣、古來氏人速出救之、穆罕默德與師來墨克、蘇福揚之財貨、幾為穆兵刼矣、折害大驚曰、果然不意孤兒今日為古來氏難也、遂論衆整兵迎



敵之夜、聖聞哀泣聲、不成寐、爾巴士俾縛、俾聖憐之命解縛、聖曰、汝何願俾、曰有人教我、未見其人、聖人曰汝原患疝、不假阿從、何今助逆倡惡耶、爾巴士順

五分之四子每得一分汝自得一分此言勿洩亦勿語諸子恐致先亂也至是聞聖人道出大驚曰真聖人也心與天通見與神明孰能逃其鑒察願以全家順教家財盡輸于主道乞釋還國歸結焉

理師

賢者既畢回師中途數俘作亂殺之一俘乞曰有女願進贖罪聖命取至曰尤物也並殺之師還點底納官民悉出迎接至聖府次鑑



入謁稱賀墨乞圖目子繳掌國箭進曰秉閱墨克歸乎聖人曰命未下也諭衆士善待俘虜不可毀傷所得贏財贏財攜分賞也諒輸多寡各給與親族知交隣里貧困者召歐杯德歐買迦二人妻子至各給田園支月俸寧家子孫

報聖聖曰順則已不順則納贖還吾女不洞教不爲婚也阿速願納贖還女使使墨克取贖價宰納卜以金釧付使至點底納聖見釧不禁傷感淚下釧乃故后赫底徹物而遺思宰納卜者也還其釧許其贖釋之差遷士某押阿速還墨克取女宰納卜還點底納于是夫婦離異阿速念宰納卜之賢誓不再娶宰納卜亦誓不改適兩鰥六載後至開墨克即速順教與宰納卜重婚

聖女盧軌業卒

先是聖出師時盧軌業病留歐思茫視之歸師時即聞盧軌業計至默底納業已葬矣聖率衆士遊墳拥塚祝告悲泣過常

遊商厄卜勒害卜死

鮮福揚在海岸聞古來氏兵全折穆罕默德旋師嘆曰古來氏自取禍也遂驅商貨歸墨克聞爾巴士自穆軍逃回往問焉值厄卜勒害亦至問其兩軍勝敗之由蘇福揚曰此由人之教阿速附逆黨遭俘不敢名至是始釋

難白、才對陣、我軍即後却、穆人皆執梃無刃劍而吾軍之頭亂落、遥見盔空漫野皆魁偉壯士白袍白甲乘白馬、飛空而戰、劍指處人頭即落、疑必神助也、不則妖法也、爾巴士侍者曰、嘻此神兵也、穆聖之教真、真三助之也、爾卑惡其言、奮起毆之、侍者不勝力、爾巴士嫡孫棒擊勒害頭損、歸家七日死、時爾也、覩知勒害病危、盡載所有棄家、潛向默底納報與聖人、次日信至、勒害死、聖以手加額曰、感謝主恩、古來氏棵柱絕矣、命爾巴士釋其僕、賞其功、免爾巴士本身及子姪之贖價、並還其初掠之金、旋賞其僕、以因僕得福也、折害勒害皆神勇無敵士也、而一死于童子手、一死于婦人手、勇力之不足恃也、如此亦叛道傷族、欺弱凌孤之報云、

歐滬爾投順

歐滬爾乃潛合中之子初爲古來氏逆黨之





魁曾毀辱聖人、聞百德里之敗、其子遭俘、古來氏貴官大人俱爲坑殺、大憤不平、語鎖伏、泣曰、吾人堂堂王胄、被辱如此、苟不因家眷累重負債、率纏必捨身往彼、刺殺穆罕默德、爲衆雪恨也、鎖伏注曰、果然難生于世矣、古來氏用兵無謀、二氏之人講道迂濶、皆莫能成大事、穆罕默德一孫兒來此、墨克之金杜全、折眼見再無人能復其仇也、歐滬爾恨怒、起曰、子懦矣、只吾一人便能直趨默底納取穆罕默德之首來獻君前、鎖伏注喜曰、君若果應此言、吾願保爾之家計債負、歐滬爾躍起、披軟甲、懷利劍、乘騾而出、徑奔默底納、至聖門時、聖人坐堂上、方與弟子講學、忽呼歐巴爾曰、友人來矣、速出迎之、歐出、見歐滬爾異之曰、仇人也、提領而入、聖命放之、歐滬爾跪堦下、視聖中坐、仁德之容、門人侍衛、威儀之象、先自悚怯、不自由劍、倒下拜、聖人問曰、爾何自來、對曰、墨克何爲來、對曰、爲親俘衆

吾多衆親族被俘吾之子亦俘聖曰何爲服甲懷劍對曰旅行護身耳曰爾實說何爲而來對曰實爲親俘來聖命斬之歐滾爾曰族人無罪聖人曰以汝謬也歐滾爾曰何謬也曰汝與鎮伏往謀來殺我也吾受命于盡職正道靖除邪學豈宵小所能爲計而汝以謬來謾我耶歐滾爾大駭曰眞聖人也神明隱見早破吾謀矣遂五體投地泣曰眞主也欽差赦我愚蒙初吾不知偶起惡念今也卻道情願投順輔聖殺逆將功折罪吾聖至仁至慈聖命誦清眞言釋之收其甲劍即從歐豎爾習禮誦經還其子鎖伏洼在墨克嘗語人曰百德里之仇將復矣迄聞歐滾爾順驚曰孤兒如此伏人耶以如此智勇而亦順則古來氏休矣歐滾爾武勇絕倫聰明罕匹稍習經學即能辨難請命回墨克償債取眷屬并說親友來順聖許之贈多金帛諒其費歐滾爾回墨克任所欲行無敢阻者不半月還



黙底納居焉由是順教而遷黙底納人順教而仍居墨克隱奉教禮者數百人皆錄名通聞于聖人聖人喜固厚待歐滾爾

來乎得婦議聖歐滾爾殺之

黙底納有名媛曰二木娜詩才冠世爲朱爭得婦冠裳名士多游于其門嘗結詩會一日以譏聖爲題蓋毀聖教并毀聖門之羣弟子也歐滾爾乘閒殺之報于聖人聖人曰毀教者固當殺第教而後殺可也二羊相觸其能免于後報乎



破朋友受家財法

初通黙底納時有朋友連盟至受家財之命至此革之固彼時初遷人無親屬迄百德里征後降順舊衆各人皆有親屬矣是用法而西寇魯密魯密師擊之大敗還定是爲聖八年法爾西王敢思喇以兵侵魯密爲魯密師殺立伏而罕罕原敢思臣也敢思王子虎魯密魯密即出軍坐破思王位敢思王子虎

士老謀殺罕復國欲報父仇養精蓄銳至是復侵魯窓魯窓以師擊之復大敗夜遁還穆人以一月而兩勝大相慶幸○或曰此時魯尚天主教曰魯窓人遵爾撒之教讀引支勒經猶古正教也與吾人有一面相合其勝酒吾人勝也法而西人信佛拜像與吾人全相反則吾人之仇國也聞敗書之亦志喜也

攻尼閣兒亂克之奴其首縱其衆俘其強狠收其甲兵沒其財產以五分之一留公餘均分與衆

攻尼閣乃黙底納之巨鎮民極豪富而尚文習武戶不乏人俗喜鬬有一弱者即爲通鎮恥有特勝者即舉爲壓鎮守官雖王國莫能治之行朱乎得教聖甫遷黙底納互相通問弟不順教而心敬聖人因久知聖爲末世大成至聖也彼時即與聖人約不犯聖教不助冦設有冦至協同勒之迄聖出師墨克不慕



貢職首約者報然謝罪歸誠其衆不許鬬戰衆曰君被惑矣抑受賄耶彼居吾地歉貢惡人有志憤者能忍之乎堅志欲戰聖復召首約者不至聖乃遣書曰魯窓戰勝法而西吾人喜因魯窓爲敬主畏主之人也凡敬主畏主者天下一家況兩我同國同義且有當初之約耶人雖醜虜野裔冀不以背約爲恥況處中土行聖人之教日夕奉主之人忍爲背約耶抱仇懷恨之夫藉勸諭即可解釋爾戰

毫無仇恨特以爭勝試兵耶吾以三百文人行教墨克古來氏恃強以傾國之兵逆吾其事可鑑矣諸公當勸喻群衆安分守心各治生業全其固好享樂無極若任狂肆欲必遭王怒後悔無及也哎尼閣得書文人皆欲息武夫仍欲戰亂怒曰以吾比古來氏人耶古來氏欲一試怯則讓國聖乃親出喻其衆曰吾勸爾以善爾激吾以戰何謂也兵其可輕試乎衆曰如爾勝處亦不去爾勝吾人盡從爾教如我勝聽爾廢保佑善人願請試之其道自見聖人不得已乃命士出郭對壘于郊聖自登高玩其營陣嘆曰果然兵強器利惜乎不經殺也諭衆士不可與戰只堅守吾營斷其水糧其凶心自息越十五日吹兵無食自亂拚死殺來聖兵一鼓擒之不漏一孑解到聖營聖諭曰惟天



保佑善人信矣子俱當順教矣衆曰吾尚未戰也聖入曰強項直脚汝二氏人也將其首逆背盟者盡入爲奴沒其財產其恃勇鬪狠者四百人爲俘不許贖餘皆釋放盡收其軍器得紅黑甲二百副駝馬千頭什物無算

始定贏財五一之額

始定贏財方云贏財五一之前額你默

止不以營藝所得之財俱謂之曰贏財如鑛窖所得擄掠所獲官家之發奴沒產所收之財物皆是除家財不作贏財論聖教初行凡各人所得之贏財即係各人已物聽各人隨給親友多寡無論至此則定例凡有所得贏財類以取五分之一入官或給貧官亦給貧也永爲定制

始定禮祀會禮即今宰牲節

十二月初五日至十一月初十日禮祀畢滌已爲禮以希瞻恪于貞主也系于大事大嘖禮也會集于郊宰牲也牲也白天子至于庶人一體遵之一歲一次凡有執掌施厥牲費男女大小同父子不相代夫妻不

相代、父代子祀、用子財、夫代妻祀、用妻財、婦女無贈禮、不集于郊、先期備牲、牲用駝、牛羊三項、上戶以駝、中戶以牛、下戶以羊、羊一人事主人、號同牛、大祀三日、祀于初日至善有故、則二日、三日俱可、其制先于南郊設壇、是日主公百官士庶、咸齋戒沐浴、盛服佩香、肴首班、公後之、學士後于王公、庶民後于學士、贊敎申禮、咸起立、面闕而拜、致意四舉手、每舉、大讚獻、頌躬、叩、再叩、跪坐、默默致祈祝、左右顧、道色、闕、出拜、興、復位、行三獻禮、畢、讚祀會之禮、宰牲之意、畢、出壇、宰牲○種祀、古禮也、歷代儀制不同、今則為定、從書釋菜、孟子所載、未久、不更、禮祀之禪、自阿衡始、歷代因之、西賦天、吳同、晉所異、地則不同、異從曰方、天祭、失時、則其日、或有天下行之、禪儀制、在諸侯、又各、上禋古、上祀、其日、本天、而其所主敬者、上帝、川、本義、矣、惟偏者、曰、地、曰、神、曰、佛、曰、天地、上下、神祀、示、從、示、巳、據此、古、而那之義學者、示帝、古祀字、敬也、盛、西、土、敬事、上、從○、示、六字、獨祀、二則祀、祀與諸祭、禮祀、禪祀、乃于濱、河、山川、天地、于天、偏、矣、說近、是、其也、之文、意、以享、取、諸、也、又此于、潔意、以禪祀、云爾、也、

之禮也、禮行于巳時、故祀字从示、从巳、據此數意、祫祀二字、皆有合于古而那之義學者其勿以少見而背義也

○上古用牲、不用宰、只用繩縛而獻于山巔或曠野、施天降火焚之、以驗准否、不焚、則是不准也、賢哲者不准、即慎修厥躬、以自克愚不肖者不准、則巧僞飾詐、以自蓋、故有預置柴薪于牲下、伏火以自焚者、隨端多矣、至于古始易以宰割、宰必於其所鍾愛者所鍾愛者何物、則以何者宰之、如是卜易卜刺欣鍾愛勿

弍爾薩教首烏買兒死

弍爾薩、幽薩教名、乃以爾撒聖人爲主者、亦如佛氏、拜像、禮讖、烏買兒其教首也、博古多學、尤精子象數辨難、居默底納之鄉、而西極北帶之人、多就學焉、獨不拜像、嘗曰、吾之子女、吾之所生也、吾不拜、吾所塑所繪、而何拜之、拜土木、是人不如土木也、或詰之曰、師不拜像、率人拜之、何也、曰、衆人之道、止于像也、舍像無所歸矣、吾之道、非像能礙也、或問穆罕默



德之教何如、曰稱天差、果天差乎、曰不虛也、古經載其人驗其事、其教明、其道正、將來天下皆歸于此一教也、或曰、師何不從其教、曰、待驗實則從之、言際、目赤而色變、或告之聖人、聖使弟子召之、不至、賦聖教頌一章、凡二千言、極盡褒美、進聖、聖覽竟、曰、此人口是心非也、是月死、聖人嘆曰、頑果不食、至于敗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一

遷都三年至四年事實

遷都三年、辛酉三月、勒比尔立赦渥（立○東曆二月）蘇福揚兵衆默底納聖命士擊之于色威格大敗還

蘇福揚古來氏之長也、武勇超衆、忠義得人善賈、人以財貨托之、金至百萬、賈于沙牧子母分毫不苟、通國重之、嘗戒古來氏及二氏人、毋傷穆罕默德有與穆人爭角者、輒解釋之、迄聖師至百德里力勸厄卜折害、勿與戰、



不信至于喪師、又自悔其未親臨戰陣、以致敗亡、復恨穆兵太烈、致古來氏文武無存、及歸墨克、見諸親友喪軍之家、婦兄無依、啼飢號寒者、比家比戶、及欲歸結其財貨多係無主、心實快快、二氏人覘知其意、會同古來氏及通城好事者、來說蘇福揚曰、君爲古來氏之尊長、合城之司命也、人之所恃以生存者二、財與顏面也、百德里之辱、顏面全喪、財貨何用、君當爲吾人復仇、不則經營亦從此止

矣、蘇福揚曰、彼以道德、我以武勇、非敵也、衆曰、彼以兵勝吾、未嘗以道德勝吾也、蘇福揚曰、彼曾三致書與厄卜折害折書不聽而今又何尤、衆曰、君其偏黨也、彼言一挺可撻吾萬衆、明渺視吾墨克也、君不在渺中乎、君能爲吾人復仇、即墨克之主百世之所仰藏也、不則仇怨從君起矣、蘇福揚爲衆所逼、勞奪黙底納殺穆罕默德、爲諸公復仇、衆大悅亦好名喜事之人、遂立身曰、吾願以二百軍



蘇福揚二百壯軍、以是月初旬出墨克、與厄納、距十五里下營地名巴威格夜營中火、最具多焚、衆謂不利、欲還、蘇福揚曰、豈有一挫即反者、師復進、聖人早命二輔士往說彼順且曰、不言道理、何以兵試也、再三往說不從、聖命覘其二百人、亦以二百對之、蘇福揚大敗、聖命追之、其輜重什物盡棄之而還、十二月、勒比而立阿后尔卜○東曆三月誤克尔卜、蘇福揚可謂善敗者不亡也、

古教、而從彼教、何也、色里墨聞其言不遜、曰、置此再言、且救吾急、二友有急、求貸于君、君如允、有戰甲爲質、克商予無措、轉貸于君、君如允、有戰甲爲質、克商卜最愛穆人之甲、喜諾、色里墨佯言歸第取甲、克而卜送出、克素愛梁、以美香膏髮、色里墨佯爲臭、曰何處美香、生平未之聞也、克商卜笑曰、吾膏髮之香也、色里墨就其頭嗅之、讚曰、仙香也、呼二使聞之、遂緊捉其髮、殺之、聖命號令于市、爲私通叛逆者警、

八月、捨而那○納哈甫奴以女韞穆庫立蘇木
婁歐思茫
先是歐盟爾有女、名哈市奴、賢淑冠國、多土
求之、不許、意欲婁歐思茫、歐思茫不受、請命
于聖人、聖人曰待命、俄頃、哲白爾衣勒降、諭
曰、負主有命、以此女妻貴於歐思茫者、以貴
於此女者、聖人之女也、因奉命於是月納
哈甫奴以女韞穆庫立蘇木妻歐思茫、歐思茫
貴於此女者、聖人之女也、因奉命於是月納
哈甫奴以女韞毋庫立蘇木妻歐思茫、歐思茫

茫原配聖之次女、卒於百德里歸師之時此
乃續配聖之第三女也、
九月○勑勑勑齊川蘇福揚再寇默底納、聖以師
擊之于吳侯的山斬其大將數十員卒數千蘇
福揚敗還擄獲駝馬萬計牛羊數萬車仗什物
無算
先是古來氏兩次敗績、一厄卜折善敗于百
德里、一蘇福揚敗于色陵格、恨入骨髓、蘇福
揚領二百敗軍、無面目復入墨克野宿郊外、
盟克富庶頭腦來慰之、曰宰雞用駝刀事乃
必克、今吾人兵糧不給、難以取勝、願加倍財
貨與君、再貿沙牧、待秋月歸來、以所得之利、
募兵、運粮、然後吊師默底納可下、穆罕默可
捨也、蘇福揚喜、即帶二百軍、押解財貨、往沙
牧、至八月歸來、計得利黃金五十千兩、相與
計曰、必趁北鄙月往征、必克也、於是選才拔
尤、得上將百餘、壯軍三千、又得募兵二千、二
氏富家助甲七百副、馬五百匹、駝巨千頭、乎

九月初旬出師、蘇福揚綽軍以鎖伐洼掌中
軍、哈立得與爾克立墨爲左右翼、誓師回令
曰之出、報兩敗之仇也、汝衆當念百德里之
辱、而與之戰、無有不力、矣抵祖立候來搏妥
營、信至默底納、聖人嘆曰如此肯事兵即命
衆士防禁門、謹出入是夜聖憂披甲執劍、策
牛山脊背下、劍缺占之、甲默底納城也、宰牛
殺徒人也、由脊背下敵人之大將傷也、劍缺
家人有損也、聖人曰、吁、主命也、且未可與戰、

是日主穆爾拜後、敵信遍至、若不出禦、則敵臨城下矣、衆士頂躍于底格爾拜後出城、扎營、先拒險要、聖見衆士出不得已亦出但諭、謹守險要、不可與戰、衆士懇請出營挑戰、聖、入曰、從未有奉命行、而退縮、而曰事兵、戎者、衆對曰、彼之不善也、吾際敵人戰書至、明日決戰、衆心大悅、對曰、若待後日、吾輩力、倦交、請聖恪以明日決戰、聖入嘆曰、主命也、何敢違、申諭衆士曰、汝等義勇甚勝、不能止、



退、但戰陣有法、進退有方、不依紀律者、死無、悔、衆大呼應曰、願得陣亡功、計其軍士、僅得、一千、聖默審良久、復發回三百守城、以六百、分左右中三隊、以一百隨身、是夜下營二老、川、明日啾薄、晨禮畢、喚諭衆士、移營吳侯的、背敵安營、向敵排陣、命祖祀擺爾領五十弓、箭手、埋伏兩泉山旁、待敵敗至、發之、是日蘇、福揚分兵三隊出陣、自領一百弓箭手、立山、頂、指麾三軍、聖人執劍、呼曰、誰能任此、斬寇



亂、衆見聖在、益起驍勇、翻身殺出、恰遇蘇福、揚、蘇不能敵、且敗且呼曰、今日之來、報兩敗、之仇也、穆士應聲曰、今日且三敗矣、蘇福揚、大怒、呼曰、醬必來年會兵也、衆欲追殺之、聖、急傳、勿追、曰、此人尚有後望也、命爾里呼之、曰、此後帶幾拳人來講理、强于用兵也、蘇福、揚敗還、是役也、殺敵將七十餘員、軍卒三千、餘、獲駝七千、馬二千餘、驢一千餘、牛羊八千餘、錙重什物、不計其數、聖軍損大將七、軍

卒六十有三、

## 韓澤陣亡

韓澤勇悍極矣、嘗聞聖跡陣亡功自謂曰諒我何能獲此功、吾見賊則殺、賊何能於我哉、是日上陣、即斬冠大將數員、逕勢殺入、直透中營、欲捉蘇福揚立功、被濃合施從後執之、爲衆寇裂殺、獻與欣得、得與韓澤有舊恨、破其腹取其肝吞之、不下、復支解之、蘇福揚收還、聖命覓其尸葬之、與其甥哈哲氏子並穴、



聖人爲之流涕、數日、衆士咸爲之悲痛、誓曰若獲敵人、必以三十人如是償之、因而天敕降云、報罪者、一罪抵一罪、無枉矣、

## 殯禮

首先陣亡爲之殯禮者、韓澤也、殯禮者、衆人代尸拜主、以謝其脫塵歸淨之恩也、首領對尸躬前立、男女同衆人分班次於首領之後、一拜、不躬、不叩、不跪、但擧想儀形、全其四體而已、其條例與正行禮拜之條例同、禮過一次、不容再禮、○方禮訖別亡至並爲之殯禮又有至、微其次至者、爲其繼至者禮、接續至于七十陣亡、益微其先至者爲後至者禮、獨韓澤來微爲、故時人有謂聖人爲韓澤殯禮七十次云、○傳者云、聖人一日之間、爲韓澤殯禮七十次、後賢論曰非殯禮七十次也、殯禮無重也、乃爲後至者禮、而韓並蒙其都、阿也、祝告之辭也、記云、當時聖人爲韓澤殯禮訖、歐盟爾至、欲爲殯禮、聖人止之、曰吾已爲之禮矣、無容再舉也、



## 即地而葬

陣亡者、皆即地而葬、遷葬可也、數十年後、穆爾薩業朝、開河、拾希德墳礙路、命遷葬、容顏如生、毫髮無損、

## 禁號哭

聖師默底納裹城陣亡之家、哀哭振天、惟韓澤家寂靜無聲、聖人異之、問其故、韓澤一子一妹、子名祖擺爾賢孝無比、知陣亡之功、

豐偉無量、而父得之、雖哭弟心戚而已、妹鎖斐葉貞淑冠國、曾隨營、見兄尸、撫痛良久、復自釋曰、兄已早登天國、吾何傷哉、故至是亦心戚無聲、韓澤聖叔也、聖人憐之、衆輔喻聖意、各携谷屬、至韓澤家、舉哀弔慰、由是號哭更有甚者、聖人聞之、曰、夫何至於此極也、哭無已、母至於號、遂示諭通禁號哭、已而有婦來、問曰、喪子而能忍於哭乎、聖人曰、夫哭人情也、無兒、弟勿打頭、抓面、扯髮、牽衣、勿數亡行、高聲而伐人知之也、

## 是月阿里子哈參生

自去歲色法月尾、阿里與法土默成婚、至是凡十九閱月、生哈參、又越五十日、懷侯腮尼、

## 十月少哇立の東曆九月寒喇厄卜二城亂伏詛

寒喇乃納直地屬邑、距默底納五十里、邑小而民悍、有惡少厄卜二城、先從軍墨克、為厄卜折害、懷下卒、百德里遁俘、哀告於聖、曰、俘有數女、乞放歸、聖憐之、縱歸、誓約不再助逆、不與穆人戰、迄蘇福揚募兵、為鎖斐葉貞淑冠國、曾隨營、見兄尸、撫痛良久、復自釋曰、兄已早登天國、吾何傷哉、故至是亦心戚無聲、韓澤聖叔也、聖人憐之、衆輔喻聖意、各携谷屬、至韓澤家、舉哀弔慰、由是號哭更有甚者、聖人聞之、曰、夫何至於此極也、哭無已、母至於號、遂示諭通禁號哭、已而有婦來、問曰、喪子而能忍於哭乎、聖人曰、夫哭人情也、無兒、弟勿打頭、抓面、扯髮、牽衣、勿數亡行、高聲而伐人知之也、

## 遷都四年壬戌二月色法月の東曆正月阿密爾教於木倣渥屠飛勒以兵逆之阿密爾以九十士勝二千兵屠飛勒遁以二木爾為守之

阿密告於聖人、曰、木倣渥可教也、聖人曰、彼納直地人也頑劣、阿密爾曰、彼皆弟子屬下也、聖人曰、汝往教之、阿密爾使祝雒木先往、說其長屠飛勒、勒怒、殺之、集文武軍兵、議曰、穆人將吞食吾國、莫若先兵治之、于是整兵飾武、還抜二千少壯、月之下旬、犯北、信至默

底納、聖人呼阿密爾曰、汝知其不可教乎、阿密爾對曰、弟子不需百軍、可過其來、聖人曰、汝昌遐之、阿密爾携九十士、問道而出、遇逆于涪厄爾、并交鋒二日、我軍一可當百、大敗逆兵、俘獲財物、盡賞窮民、其軍器什物、載歸軍府、撫慰人民、即以二木爾爲守將、留阿密爾入城、安民、俗尚二氏、性奸猾、嘗與默底納、

## 定丁賦

凡異教人、喬人、虜人、居我屬地、必籍其丁、人丁、每丁上戶四十八錢、中戶二十四錢、下戶一十二錢、錢七兌、每十錢重白銀七錢也、順教則免、婦女如男之半、老幼廢疾無丁、地丁、每畝一錢、又所種一升、升容四斤、斤十八兩、兩準中國二錢、又九銖之二、銖四錢有半、畝縱廣七十尺、尺七把、把四指、指排四麥爲啓、思剌尺較常尺增一把、每畝粟五錢、葡萄十錢、果實蔬所出取之、多不過一個之半、丁賦



異乎什地、什地乃諒所出抽其什一、無出不取丁地則不論所出多寡、有無皆依額數取之、

是月勒支爾誘殺聖徒十人、聖遣祉栢爾將兵討之、誅逆首、軍民順教者半、討妄者半、

勒支爾鞏克之巨鎮、俗尚二氏、性奸猾、嘗與穆人言道、多屈抱恨蓄志、欲請發大學人來復讐、路遠莫及、今見諸國逆地、多爲穆人所掠、尋計邯之、有朱乎得首胡哉、武爾撒首如瓦、相爲謀計、來見聖人告曰、敝地久仰聖教、不蒙聖化、今特懇天差聖光照我敝鎮、啓我愚蒙、專待駕往、聖人嘻曰、美意也、後弟子中素願做拾希德者、阿孫墨爾色等十人、從之往、補白克進曰、其人奸猾爲性、必有詐也、聖人曰、主命也、歐默爾進曰、當携兵往、聖人曰、十人已矣、阿孫等至勒支爾、飲逆際吐栗修爲號、十人皆被縛、胡哉曰、吾非欲殺汝、但欲歸汝衆於鞏克耳、穆衆曰、甘殺、

不歸墨克、阿孫等五人、力掙縛斷、被殺、餘五人械送墨克、逆首色喇法舊有二子、被阿孫殺於見侯的陣、伏恨報讐、愿得阿孫首顱爲酒器、逆軍欲割其首以進、俄見大蝝、蝝護其尸、不敢近、蝝去、大雨滂沱、漂尸去、不知其所戕、令卅千牧法、卅爲不軌、卅助逆寇、既而聽向野人埋之、至今墳存、名漢墨都業爾、此名譯國墳逆人械五人、送墨克、路殺其三、至墨克、又殺其二、懸羊城頭、以羞穆人過往者、信至、聖人嘆曰、主定不可越也、命祖杯爾統師、往討



之、逆者盡誅、二氏之首入爲奴、軍民順教者半、討安者半、建丁賦租、祖杯爾使能幹軍士、往墨克、齊其尸還、爲逆追迫、落尸于地、地忽裂、陷之、後人名其地曰、白里爾、此云陷也、今塚尚存、時人爲歌紀之、曰、穆士十人登天、二氏全城與地、捐軀收財、爲奴爲隸、

三月、由北而東曆二川祖合邑納祖爾氏亂求助於墨克、墨克二氏以三十學人來、祖合與聖講理不勝、逞兵、聖以師圍之、降、邑人順教、二氏及納祖爾頭目爲奴、餘財及軍仗什駝馬牛羊悉籍沒子嵩用貨財去、餘財及軍仗什駝馬牛羊悉籍沒祖合爾乃默底納之、附邑多納祖爾人居、祖人淳納人强朝聖、初遷時、邑人求安聖久之、戒令卅千牧法、卅爲不軌、卅助逆寇、既而聽墨克鎖伏洼咳、會攻默底納、於去年四月、差克而下往墨克會盟、歸聖俊色里默詠之、逆衆怒、即移會墨克古來氏以數敗計窮緩之、二氏學人曰、穆人以兵勝、不能以理勝也、蓋與聖講之、鎖伏洼曰、譬者百德里之役、三教學人皆爲所屈、被坑、柰何、二氏曰、不可以例也、鎖伏洼曰、昔者烏龜兒主教之尊宿也、不敢與抗、且爲之讚說、柰何、曰、吁豈烏龜兒比也、吾試與校之、遂考選學富而才辨者三十人、徑趨祖合會納祖爾人復得法襟衣朱平得博學善辯者十人、會計致書與聖、曰、國以兵爭、道以理勝、吾人惟欲明道、天差果以道致人、吾地官民望風久矣、天差懇以惠光照

臨、吾人則跪門以待、聖覽書哂之曰以予爲可致也、以予爲可謾也、遣爾里往講理、不對、必聖視往、聖往焉、問對竟日、三十人皆屈、納細爾人暗地飾兵、兵皆染毒、欲殺聖、聖早覺、潛歸、隨里率衆輔纔後、聖諭爾里、帶兵往諭、凡納爾人俱還本國、不容居祖合限十日出地、不出、則殺、納爾人惧、亟四出雇駝、搬物、二氏人止其勿搬、急馳書四處求救、墨克許助兵三千、古來作與二佗方二國各助兵二



千、皆約曰、萬勿出地、定于某日會兵、攻黙底納、凡有被俘、吾人代贖、納爾人愿、不愿、殺、不愿還籍、聖命爾里圍其城、斷其水糧、閱二十一日、逆望救過期、俱不至、欲出降、二氏人不肯、理不勝、試兵不卜、自欲抗拒、而以他人爲魚肉耶、其欲縛二氏人、献城、納降、時穆人知其地以隶爲食、粟一株當一僕之價、聲言欲盡伐粟樹以急其民、邑民大恐、盡縛二氏頭目、

開城納降、聖命邑里墨押令納祖人出地逆、旋得六百駝、聖諭印儘其六百駝裝載、先儘妻子次儘器用、餘置貨財、其餘剩貨財及一應盔甲軍什、駝馬牛羊、悉沒入、其二氏頭目、及滿埋不勝之三十人皆入爲奴、其所出地、似還愿主、開吉哈之、價買者以價贖、貧無力者、諭給之、其所獲財物、盡給本邑窮民之、願效者、得金盔甲五十副、銀盔甲五百副、寶鐵劍三百五十四口、弓箭刀劍什物無算、



收回黙底納、以色里墨守其城、

八月、格而那○爾里子侯肥尼生

爾里長子名哈參、此云大美、次子名侯肥尼、此云小美、一年始終生二子、

十一月、祖立格爾德○東曆開九月、蘇福揚三寇黙底納、望以兵擊之於百德里、是名小蘇、道走聖立軍市、百德里蘇福揚再敗于吳侯地、對穆軍

八月遷

昔去年九月、蘇福揚再敗于吳侯地、對穆軍、昔曰明年必決一戰、古來氏日修武具、功製

炮火意在必勝、至是一歲矣、會年歲荒歉、蘇祿
福揚不敢出兵、又恐穆人乘其荒歉而來、難
以拒敵、因遣納衣木噩克之勇而有謀者也、
往默底納降、說利害、過其來、納衣木至默底
細見聖道古來、治兵利害、出兵恐不利、不
出則失約、聖人曰、約不可失也、明日起行、諭
衆士曰、能整而有謀者從吾往、得千五
百人、滿載貨物、沿路立市、直抵百德里下營、
擺市、蘇祿福揚見聖來、只得領軍出迎、領二千



人、方至默鎖根、食不給、遲疑不敢進、鎖伏洼
曰、君爲大將、不能自決行止、既出何疑、今穆
人于百德里擺市大賣錢糧具足、莫若趨此
一掠、吾計富、彼計窮矣、蘇福揚欲舉兵前進、
衆兵怨曰、飢腹禦敵、是投肉於獅虎也、所携
銃砲俱不能引遠、蘇福揚自計、莫若歸師、佯
傳令曰、穆人以南來不爲戰也、吾兵盡歸、遂
宵遁、穆軍探知、笑其懦往百德里八日市畢、
還師、衆士歡悅曰、不勞錢糧、更得利數倍、羣

戚聖人之先知而命市云、

命掌篇者定書法、

先是聖人與諸家講理、聞其言語、佶曲倣牙、
不地聽聞、皆謂由古經古典、至是聖命掌
制取諸經集、考古証今、削去一切奇文異字、
而一歸于中常正大之法、掌萬神聰約半月
而書法定、永世無改、○天方書字、自阿卅創
製、至努海二千年、無大同異、由努海之子孫
分封四方、風土漸移、形聲漸異、又二千年至



以卜喇欣之世、則天下書字之形模音聲、迥
別於天方矣、毋撒世自平費而倣王後、四方
之以經營來天方者衆、語言文字攙襍混亂、
初只俗習市坊之變、而古經古典未有變也、
迄至隨撒聖後二氏學人全以臆見用事、變
亂非常、正經正典、皆襍以無識之字、改作不
通之文、訓詁既難、理法亦亂、而天命聖則皆
大失其綱紀矣、是故命掌篇考定之

須五諧

時來乎得人多漏盜有遷土以酒亂事因須五諸、重制八刑焉五諸者猶諸、語刑諸也常諸言人生日用之常天命五功、人倫五典及一切動止之常法也漏諸戒漏、盜諸成盜酒諸成酒刑諸愼刑并戒人爲非、勿權于刑也俱詳見典禮

## 八刑

八刑者鞭撲徒繫斷磔割殺鞭作官刑扑作、殺刑徒作懲刑繫作亂刑斷作盜刑磔作潘、刑割人者割殺人者殺鞭四十以上差增至百凡飲酒誣奸奴賤犯盜不及十錢之法也、非四十以下差減至一凡歐人打人毀謗人揚人陰隱不勤道業者之法也傷風壞俗者徙出境屢教不悛者繫之獄盜及十錢者斷其右手白腕再盜刖其左足踝屢盜不止則殺良人犯姦石磔于市以石擊傷人肢體者割其肢體如其傷致命者殺誤殺者贖良人一贖銀錢十千婦贖一男之半八刑有贖、

## 禁酒

聖人曰酒萬惡之淪也在昔先民有酒戒無酒禁人但知酒非穀物不知酒爲鴆毒能易人之志濁人之神使智者戕德者莫甚于沈湎之晒者暴飲食中踰閑敗德爲亂大矣凡屬移民戒毋飲酒點滴不容飲、飲酒者不與爲婚不准其証不信其言不問其病不弔其喪犯酒者鞭八十無貸常醉者殺無赦○酒禁凡三申初禁醉飲而飲者不能不醉次禁飲于臨政之時而飲者不能禁于其場聚氏以酒爭雉禍延家國士人因酒犯愆亂生几筵于是眞主降命大申嚴禁絕不許飲凡于大事養老合歡賓客一用花水漿露之屬○或謂歐陽公曰酒本潔物飲之不醉不亂已矣何必禁之如是其嚴歐

盟際曰酒不可不痛禁也制律不嚴隄戒隨懈嚴以戒之猶恐玩法況不嚴乎○智者乃愚者之師上焉者乃下焉者之表智者曰吾飲酒不至醉也愚者效之不能不醉是猶智者陷人于醉也上人曰吾飲酒不至亂也下人效之不能不亂是猶上人帥人于亂也酒乃滋氣徵之物非養德性之物也人求制氣欲而不能況滋長之乎聖人不因無益而害有益故痛禁之○或曰酒潔物也何謂之穢曰以其害道德猶污物之濊衣也曰惟酒無量不及亂曰孰能無亂曰微飲何得亂曰飲則是違天背聖亂孰大子是況古今來亡國亡家亡身者皆由始於微飲而終不能制酒乃資氣之物也氣得酒而長欲雖一點亦長欲微欲助微長而助覺也漸漸入爲害大矣人曰微飲無妨是仲舉子爲盜者自解曰益滿貫者斷手若益微物不及滿貫者無妨也人



皆曰微飲無妨不知輕視教典弛玩理法皆從此微飲起卽薄同教詘諸經書亦從此微飲起至于叛教逆主甘爲外道亦從此微飲起則飲酒不特以醉爲亂也飲卽亂也

非彡石彡發

朱乎得男女姦部等盟告發磔之于市○律例皆發必四証問實其罪然後准刑胡等盟一人也告之卽准刑何也曰是有數意一胡等盟謹重人也生平無苟言笑其告不虛二



朱乎得素行不謹有司不能治之今發又何訝焉三此始禁之初有令必信也四姦爲萬惡首而最壞人倫故聖人深惡之深惡之故痛絕之也然此亦一時之法未可以爲常也

詠盟爾衆位之世有司治獄以此爲例歐墨朱乎得素行不謹有司不能治之今發又何訝焉三此始禁之初有令必信也四姦爲萬惡首而最壞人倫故聖人深惡之深惡之故痛絕之也然此亦一時之法未可以爲常也

詠盟

朱乎得人告訐盜究之有積賊土兒墨盜格、他德甲甲貯麪箱、箱有虛漏、麪並箱寄于朱、乎、得家、捕者因麪跡得甲逮朱乎得獄告于聖人、聖人神明、助之護土兒墨斷其手土兒叛教逃墨克復犯盜竄之沙目又犯匿歸黙底網、聖命誅之、

聖人生於○撃德氏、

撃德宇翩毋色里墨遷土伍買葉女也賢淑多學志不宇人但願歸聖、數年未蒙命下、至是有命、歸之、

蘇爾勒白兵超聖以師擊之于曾閣兒、蘇遁兵順誓爭

蘇爾勒白古、來氏之雄豪也、嘗嗤諸人不善用兵、二氏之人極讃其能畧、後古來氏、人治兵、舉蘇爲將、領三千軍攻黙底納、聖聞信、以歐思花掌國領七百人、迎蘇軍至曾閣兒、對陣、聖諭以天命大義、當反邪歸正、蘇亦頗解、第爲爭勝來不戰不休、麾兵出、聖以劍指之、呼曰、眞至矣、僞化矣、忽見逆陣反兵自殺、蘇不能支、遂隱遁、大軍盡棄什物、逃者半、順者半、掠其軍什鎧重、還、曾閣兒山名、罪黙底、



蘇爾勒白、兵無法紀、住行搶擄、到處畏之、穆罕默德宇翩毋色里墨遷土伍買葉女也賢淑、畏拜其後凡遷驚恐可怖之事、皆禮畏拜哉、



## 詛駝

曾閣人善畜駝、聖命以所獲食器衣物盡易駝、召其酋長查必兒爲駝官、解駝歸、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二

遜都五年至六年事實

遜都五年癸亥八月捨而邦○墨里塞征木子脫勒脫氏長吟立思兵犯墨里塞聖以兵二百士敗之吟立思逆詠其名惡十人俘其男婦二千人獲駝馬牛羊萬計

墨里塞井名距默底納若干里為木子脫勒聖就憩俄補白克入告急拜迫矣全軍無水聖呻吟忽天命下以土淨代浴全軍歡慶歌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一時之福萬世



均之

叛主與黑子爾直戰聖為和之叛主順

叛主與黑子爾直為兄弟之國屢事爭戰自為聖十一年黑子爾直入教叛主妒之然深知聖教之是而不入者不欲與黑子爾直同事也至是年叛主復與戰至於兩國父子兄弟分心堤志親戚隣友為冤仇聖由墨里塞歸師親至兩國勸息會盟于默底納申明約法以後凡有不守約規喜事爭殺者以師討

人先覺領六百士騎步各半于是月初二日出默底納至墨里塞距五里下營明日對陣敵不支聖令立思迎全軍盡伏誅其首惡十人其餘俘命贖定贖價三等諒其身家品次無能者貸于墨克古來氏處貸價來贖贖價各歸俘主軍器什物載之歸軍器入庫什物給衆財貨分賞騎兵之分倍于步

自里葉入教求侍納之

聆立思有女名自里葉貞靜嫻雅頗通古學

之盡僇其男女大小、威其國、凡能忍讓數犯而不校者、卽吾內賊、吾必衛之、主必佑之、卽天之醇民也、敎士感其化、遵命入敎、聖以敎士頭目哈里窶爲軍右翼、以黑子爾迪頭目賽里窶爲軍右翼、以是同心共力、爲聖輔羸

**刑誓**

聖由窶里窶歸師、近默底納數程而營、夜阿以舍、國事出事、營起車去、不知阿以舍出事也、阿以舍坐地待明、有邏士鎖伏王殿後、載



之歸、晌時及衆、衆方流言洶洶、阿以舍到城、始而病、繼而聞謗、日夜悲啼、聖慰之不已、衆慰之不已、假省親歸毋第、矢曰、吾不愿見世矣、非眞主無以明吾事、聖召衆訊之、得誘首漢桑墨土托異拜一子與韓納四人、奉天勅各鞭八十

**娶宰納卜哈哲氏女**

哈哲氏女宰納卜許字宰萬女不愿、愿歸聖人宰萬富衆勸之女誓曰、財富何如德富、吾歸德矣、衆無如何、請于聖、聖奉命娶之

十月少哇查○回曆八月阿演雛部征回漢雅部各部結黨之名納祖已氏會古衆氏以二氏結連二矣方諸國合兵十萬以蘇福揚爲總統大將軍分七路寇默底

**開濛**

默底納

逆兵信至默底納、聖諭衆士計議有法而西

入進計曰城非險墜、難禦强悍、請環城造濠、命鄉民載細軟移居城內、家戶安置、使逆不得近城、亦免拆擄之患、聖善之、命工造濠環城二十里、距城二里、深十尺、闊四十尺、引漏水灌之、限六日成、工命賽里茫督之、六日濠成、益有神工云、○開濠際、遇巨石、難開、諸工鋤鋤俱折、告于聖人、聖人臨視良久、自取鑿具、一鑿而開四鑿、盡解、每鑿有毫光冲起、照耀四方、初鑿光中、東方一切國土帝王宮闕見、次鑿光中、西方一切國土帝王宮闕見、三鑿四鑿、亦如之、南方北方一切國土帝王宮闕見、衆軍士官民遠近俱見之、宮殿若崇冠城堵、若犬牙、咸駭異之曰何由至于如是耶、問于聖人、聖人曰、濠自今而開、教自今而廣、凡所見之國土吾民必遍及也、

## 三教學人會孝廉辯理屈

蘇禄揚雖受七國統制、率兵北向、然中心懷性、一則因城廓堅不勝、一則亦知穆罕默德以道教人、自不言兵、而輸兵向之者、皆不利爾輩皆遊古教通古學者、何不與之辯理、理勝者不勝者從之、不服然後施兵、未誠乎、其學可量、次人以今古之學不能勝、耶、對曰、古經聖子鄧窖、文章學問出於法而、西人物出于沙牧、請徵三處學人來與之辯、理可必勝也、蘇福揚喜、遂發使、馳驛往三處、請召學人復榜諭各國各地凡博通衆學能文能辯者、馳驛赴行營、與穆罕默德辯理、一月之間、聚五百餘衆、皆博古通今、能文善辯之人、鄧窖弍而撒敦首曰、如汪葛立亞等法而西朱乎得教首曰、噶德爾虎士等沙牧學人曰、卜羅古代一等鄧議曰、穆罕默德雖未識字、然其爲道正大、出言有方、似通費錄學者二氏稱理學曰、費錄鎖非若與講理必不能勝、須以奇勝之可也、蘇福揚曰、聞之穆罕

默德無學不通、兼有神明助之、諸公當各盡所長、必古劍利於刀劍爲佳也、魯峯人以性學長、法西西以文學長、沙牧人以格致之學長、蘇福揚聰書默底納畧曰、七國之文武俱在、悉聽言道言兵、不勝者歸勝者、盡一息爭聖批回曰、言道是也、如所約、蘇福揚考選三教學人爲一、選精拔尤、以式而撒如汪朱平得哦得爾沙牧卜羅古三人爲大通識、如汪爲正首、哦卜爲副首、其餘五百人



分三等、爲列士預爲設處、距濠里許、約聖徒附聖佚爾里先往、衆學多未識聖顏、遠出迎之、言次知是爾里、問曰、穆罕默德胡不來、爾里曰聖使弟子問諸公今日之會、論兵乎講理乎、論兵諸公不足以維陣、講理、理明當何處、必如先約、從理勝者、盡一息爭、如汪曰、千古聖人以道明教、道理明、無有不從、爾里曰、請誓衆曰、理勝而不從之者奴、爾里曰、道莫正于千古之聖、理莫明于主降之經、諸公咸



命行教化、革古從今之理、古經載之、三教學人通知之、不待予言也、如汪曰、自阿丹首出御世、創教垂統、歷十世而至努海、又十世而至易卜喇欣欣生易司哈格格生葉而孤白又歷三十世而至爾撒、其中爲聖爲王者萬千、爾撒寔天地之主也、降生覺世、以爲萬聖之總結、其後不復有聖出矣、已閱六百載于茲、何得復有聖人、則穆罕默德之稱聖、狂也、千古聖人或興其地而出、或興其時而出、或炤前

治、或立新法、從未有盡革古教古經而獨行
汝教汝經者、則穆罕默德之改革妄也、如此
狂妄、爲天地神人之所共黜者、而何古經載
之有爾耶、曰、覽觀諸公果通古經乎、不當爲
此言、未覩古經者、古經載有末
世聖矣、信之乎、如在曰信有之、即吾天主耶
穌合也、爾耶、末世聖人、而認爲天主、不亦
慘乎、引支勒經載耶穌合乃爾撒之號、在吾
教爲先代之聖人、汝教稱爲天地之生已歷



非理、今復又謂是末世之聖、不亦矛盾乎、古
經載末世聖人何名何籍、生於何地、出於何
時、爲聖何年遷徙何國、人多始畔而終順、其
與穆罕默德名籍徵應、無不有合、則穆罕默
德爲末世聖必矣、爾撒與古經所載之名不
合、爾撒生于閏陽之世、與古經所載之時不
合、爾撒産于沙牧、與古經所載之地不合、一
切情形、功業全乎不合、而謂是末世之聖不
亦幸彊乎、理之不明諸公皆問諸心矣、嘻得



爾曰、聖人者千古一心、萬國一理有革聖道
而行聖教者乎、有廢天經而遵天命者乎、爾
聖曰、燈革之道、自古有之、惟聖人能行廢革、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治、觀其時宜、行其變
通、然經常大道、未或少易也、列聖廢革其小、
大聖廢革其大、至于末世聖人、則總革前古
而定爲大中至正之道、垂萬世永遠無更之、
模譬如星月夜明、月光蓄則星光減、太陽出、
則星月全收矣、末世聖人太陽也、千古聖人



之道之學、全收於末世聖人之道之學矣、然
則廢革、非廢革也、全歸於一道矣、穆罕默德
以一道教人、其爲末世聖人、愈無疑矣、嘻得
爾曰、前聖後聖均一道也、吾人守毋撒之教
矣、今也必欲從汝聖之教、不幾前聖俱非乎、
爾聖曰、前古聖人之教、異時異地、若處暗室
而燃以燈也、一室、一燈、千室、千燈、太陽出、千
燈皆廢矣、得末世聖人之道、而復執前古聖
人之道、若處白晝而元寺于燈、雖至愚者不

為也又如為國代代相承生今之代不得行前代之令未嘗以前代為非也蘇禰揚起屬鐸曰諸公徒詞費矣原約與穆罕默德講理穆罕默德至一講定矣衆皆語欽爾黑歸告諸舉人聖人曰衆詞費矣吾當親往劒帶而里至所約處衆學人迎入聖賓位固首座數人名氏華如汪曰君欲盡革先聖之教有諸聖人曰聖人之教不可革也吾奉主命事降其端邪說以彰聖人之教耳如汪曰



吾輩所行聖人之教也聖人曰自古聖人教人立事無像之主汝輩皆奉事有像之佛則非聖人之教也如汪曰君亦知吾人最惡佛而先學者皆當以闢佛為首務也乎吾人所奉者天主像也聖人曰天主而有像乎設像即佛也奉佛而闢佛若同浴而訊裸裎也如汪巽三位一體之說天主無像而降生則有像落落千言聖人曰天主而有降生乎是與佛氏顯身度世一道也如汪面赤語促聖問竭得爾曰汝輩行毋撒禁人拜像拜像者殺無赦汝輩俱拜像何杉嘗得爾曰祖父所遵也聖人曰祖父大主明命創立新教亦有憑証乎聖人應聲曰大經憑証也小經古曰人人能語豈足信其為天經聖人曰人能語者固不足為天經天下之支宗試于天經中最短之篇能效為之則其為天經可不信聖誦考色篇為天經中篇之最短者不過十數字而義蘊包廣理通三界滿座皆驚目蹬口呆蘇福揚見事不諧立身呼曰今日晏矣明日再會爾里大呼曰原約理不勝從勝者畫一息爭諸公肯服理則順教如不順則各歸本國各行已事無相犯遵聖人曰吁爾里無自拘無拘彼一任從事歸蘇福揚詰衆曰諸公不言是何謂也衆學赧然葛曰穆罕默德美術至吾不對時

蘇福揚深識聖道之是欲解兵士爲三教學人說將就從事其七國軍兵爲三教人竊掇不殺穆罕默德不踏平默底納轄不回兵聲勢猶烈穆士亦甚畏之

海一說克而卜自古來作既出兵圍古來氏城默底納留克而卜原與聖有約不助仇不阿逆是堅閉城門不欲復納古來作之兵古來作覺報古來氏使海一來說之呼門不開臧言訖之克而卜怒曰以吾爲畏汝耶開



門令入曰何爲來海一曰以献大功來也古來氏等四國兵屯于默底納二突方等三國兵屯于央候地共相連約不殺穆罕默德不前平默底納誓不回兵勢若巨石擊玻璃無有不克君當審所以自處無後悔也克而卜嗤曰生死有命信約不可失吾與穆有約矣穆爲古今信德之一人天相善良必不傷也海一百計說之克而卜怒曰不識天時不知人事大誤之徒也令速出海一出城反面向城人曰若穆不殺吾誓爲克而卜奴信至聖人聖人嘆曰忠乎俊乎來敵之禍不小也奸人爲亂主約降助吾人其安哉俊命

## 災饉

時年大歉人畜無食災異頻見軍旅不安俊而風災雨俊而大雨平傾營寨飄廢五日無食聖云主約降助丕見影響敵信遍至忠貞恐奸俊志移

## 奸人叛命

時舉人敎干伏匿多好乃初時身順而心未順者至是見敵人勢勝穆人勢弱恐有累于已身家難保互相議曰聖云主上降助至今無見且災僅類仍亞士畏懼不業助反見罰矣道不足恃也吾人宜各自爲計避去伺其勝負既定再爲歸附因是有請出兵而遵遁者有以家口不妥攜往野居者有告急而逃亡者有匿形而逃去者有托病不出者聖皆

知之不與、白聽其去、曰、去吾軍吉慶矣、

## 納恩行間

時各國連盟、勢甚昌熾、教下群奸叛命違遁、穆主孤弱、聖欲試衆心堅否、論衆曰、相持二十四日、無見勝負、且災傷爲難、人心不定、莫若書致二突方多予財貨、講和息兵、二突方、其則古來氏無所恃、可不戰而退矣、賽二度進曰、此主命乎聖、見乎聖人曰、吾見兩持無益、賽二度曰、吁、聖人吾輩當初興、味、和則兩全、不棄君歸必同力克穆、同分所獲、古來作喜、曰、美計也、遂發使于古來氏二突方諸處請



質、立約、納恩復詣古來氏、說蘇福揚曰、有機密語君、隱不可洩、古來作舊與穆有約、今應募而出、不得已也、克而卜拒城、向穆、古來作悔其與動、上書與穆、不助來兵、愿進古來氏、大人送穆聽穆存殺、以爲質信、請約穆軍、不殘掠其地、君宜隄防、古來作爲君之內敵也、又詣二突方、亦如是言、迄古來作來兩處請質、皆不與、七國通傳、皆信納恩之古志氣皆懶、迄古來氏二突方傳檄各國進兵、俱不應、

而辭以災饉雜支于是各國之軍皆思退計矣、

## 二木兒等七人誅

二木兒者古來氏之驍將、奉蘇福揚令、領七百帶五百軍、往各路摧趙進兵、并往默底納濠邊探視虛實、二木兒乘間渡濠、逼近穆營、勝阿里提劍出七將皆殺、五百軍俱降、願從聖駕、追獲其二氏學人。入爲奴

聖額主邽敵七國軍宵遁蘇福揚逃歸聖以兩

時穆軍望天兵不至敵信甚殆、飢饉益甚、乞于聖、聖入寺叩庭額主、早降天助、以慰衆心、閱三日、聞信、敵人因納恩之計、志懈心移、各思解去、蘇福揚屢令不行、雄風亦墜、更兼連日函風晴起、營寨俱廢、人馬俱病、七軍不約而同、皆捲旗遁去、蘇福揚孤立無恃、亦暗逃歸聖、覘知、差咱底格往探之、戒勿施兵、咱往

## 平之擒其酋從九百人

十一月、西立格、廓德、東厝九月、古來作氏亂。克而卜投誠。

古來作自濠征歸、覺納恩之間、大悔、復撿兵脩武、欲攻默底納、知克而卜心于穆、重兵防之、聖方收兵入城、沐浴未已、哲自雨衣勒降、丁曰若輩覩場者也、無學而爲有學、倜儻迷

人多矣、

以地震助之、聖無恐、聖遂諭衆且勿哺禮直至古來作城、爾里掌旗先鋒、古來作緊閉城門、城上穢言辱罵、爾里不理、直待望人至、命軍士高呼、喻以爲教大禮非爲圖國寶欲行教、誡人不理時已昏夜穆兵齊至、補哺禮昏禮忽然地震、城人大恐俱欲降、古來作不肯聖命勿戰、免傷兵民、守二十五日城人困急私請于克而卜卜曰三計可商一則納款、穆寘斷、寘曰人呼我爲賽聖、罕默德真聖人也、順其教兩世之福、二則傾





城共出一戰、料不能勝、先自殺其弱妻幼子、免受穆人辱、三則今夜、乘其不意而出可決勝、人不出兵、彼人安寢、乘其不意而出可決勝、衆曰三計皆未盡善也、降國可也、不降教妻子何辜而殺之、答曰出兵必遭天殛、前輩可鑑、亂法者無一利、乞君致書投誠降國、不降教情願輸丁納賦、克而卜遂修書使人密啓聖人、聖人差盧巴卜招安撫勸、勿施刑、盧至古來作城中男婦老幼遮道迎接、悲哭良求



大賢宜有情愿投順免刑、盧巴卜不論首從順逆一切執縛、拿鯑默庶納途、際盧忽自悔、曰吾犯聖戒矣、復自縛見聖、聖人曰待吾勘實其非、彼當怨則爾殺、彼當殺則爾怨、教士與吉來作雅善求聖寬宥、聖人曰可命其黨、毋得的斷之、命拔士詔寰爾的教士遂次、攝賽曰聖命君斷之、知君廣行仁義也、乞從寘斷、寘曰人呼我爲賽爾的因吾不黨也、答審斷之、克而卜、至聖聖曰爾任斷之、對曰答審斷之、克而卜、



从爲投順留爲執事、從克而卜者仿之、海一等叛逆首從無赦、其愚降者及無辜百姓、盡釋還國、不順教者、納賦建丁、聖曰叛逆首從當何罪、對曰殺無赦、沒其財產、俘其婦女、幼子、聖人曰是據主命斷乎、對曰然、遂盡縛至郡、命殺之首從凡九百餘人、盧巴卜免罪、即命覓而卜備盧巴卜查其九百人財產、盡沒入分給將士、一馬得二二馬兵得三分、步兵僅得一分、則是

白顛額西德順
祖爾二氏中、最勝之戶、
蘇都、乃古來作與納祖爾二氏之制、見城人、皆順、領宰立
居遊獵不受二氏之制、見城人、皆順、領宰立
合族百人、于是公投順、
日事兵戎、聖以師平之、首事者酋遁
酋逃竄
六合洋征
六合洋小邑名、距默底納若干里、不服聖化
時在六合洋之歸路、地名二十岡聖怵惕省
墓、先沐浴、禮二拜、悲哀良久、又禮二拜、痛哭
流涕、遷延再四、乃辭退、時白里德侍、見聖帝
亦啼、聖哭、亦哭、聖人曰、汝何爲哭對曰、弟子
見世尊哭也、曰爾度吾哭何爲、對曰塚中有
禍罪乎曰、非也、偶有天命重任累其教生乎、恐其不得主佑
曰、非也、吾母生於愚蒙之世、恐其不得主佑
禮二拜、求赦、不允、又禮二拜、求赦主、勅禁約
無赦、是以哭也、吁噫、白聖德汝知之、吾祖以
卜喇欣不能爲父、阿則而告赦、吾不能爲母
阿米納告赦也

選待女嚕哈納入教
宋乎得女咪哈納、閑雅、願應聖選、不從教、縱
流涕撫鬚戚若
之、一日方與衆士坐次、俄聞履聲、聖人曰、咪
哈納入教矣、蘇爾勒白來報果然
十二月、聖駕抵朝覲爲天命
前此朝覲天房爲各人功德至是年始以朝
覲爲主命、然是年值
遷都之七年、聖始率衆士往朝、補前失焉

選都六年　甲○東土自堯紀第五十
放卧立○子○甲子爲隨仁壽四年三月事
東歷正月六合洋征

伐阿北
阿北邑名、距默底納四十里、與賽闌接武、人

不服化聖以師伐之畏而順歸途牧駝于野俄傳二突方人拥聖駝去賽里墨起追之方飲駝河邊賽以箭射之棄駝逃賽復追之奪其行囊得錦緞三十疋攬駝歸聖留駝錦緞



前事

夏大旱昆普爾雨明晨聖率衆士出郊禮二拜高頌天勑畢轉面向衆倒其衣謂以前作後意謂轉厥爲豐也長跪捧手祝告未已風雨四起甘霖大沛至七晝夜不止民求晴聖思適主之所好不雨求雨過雨求晴主之應人易美黃功美德人之應主者難矣哉復捧手祝雷未終雨止雲開頃有鄉人來告城雨有餘野雨未足聖祝復雨城外雨城內晴土民大悅詩歌頌之

差二不獨伐喇嘛囊爾獨刺殺之平其國

喇囊爾叛于漢查集聖差爾體自克予二木

獨領兵伐之喇閉門固守圍數日不下獨自思曰首折身危喇囊爾尤無事矣若與衆議恐不濟事乃自藏短劍盜城而入尋至其宅刺殺之次日攻城遂下官民皆順歸師面聖道其事聖大嘆曰哉非命也汝其無畏矣以義救人而以刺平哉

十月少聖○駐大雪歐哆納剋細八人

厥東酋八月謀歐哆納剋細八人俗尚二氏教以計使八人來聖前佯進教徵乘間殺聖聖先覺天命有在令駝房執事幽禁不能出殺駝官斷其手足釘其目死盡盜駝去信至聖八時在阿北差二十騎追獲八人并駝歸聖命如罪償之盡去其手足釘其目懸尸城外以警遠近宰駝鄉士

侯代毘襄征　哈立得兵寇黙底納不勝告來氏襲謂和與盟來歲朝覲

古來氏自去歲啟後諸國以次被穆軍削平

恐其調將及已聚衆計議有欲蓄兵再寇者有欲復召學人與講理者有欲待如其來宜降者首事者曰似未可兵不能勝理不能強若待其來火到薪焚不能禦也只與議和兩家無事任其主來交易不相阻犯侯久後勢定再爲區處中立得舊起曰吾視穆軍如草芥耳願領一千兵殺穆軍默德削平默底納一月報捷如不勝請全家軍令座中凡欲戰者皆同聲和之以是月初旬起兵信至默底納聖以兵迎至侯代比葉探其兵由東路進聖引兵由西路進遣道其後先斷其粮草哈立得見麾主後恚大驚措手不及率兵亂竄面進遶遶閣面部領一千軍乃古來氏恐哈有失發來救援者見哈兵難支相議曰穆軍勢勇者住其前進墨克危矣須盡填其所經處水泉哈人歸彼無水不得不歸矣二人引敗卒歸墨克一路盡填水泉聖下營侯代比葉軍士以無水告急聖人喟曰古軍蠢才不識天命也抜箭一枝命插柑井中頃即水湧全軍飽飲而水無少減古來氏敗回探知聖人威靈如此大驚曰是非人力也不能敵翻爲所敵柰何共議使卜籤往說和休兵小爲聖內戚見聖聖待以禮卜陳其和意聖曰和我事也但吾欲到墨克朝覲天房兩無阻犯則已卜曰墨克軍民皆爲聖不平恐與大軍不利聖曰吾朝覲天房天命也彼之不平其柰我何卜不能遵辭曰聖且駐軍于此待吾歸修儀然後請命卜歸白之古來氏默然曰柰何爾立卧從坐起曰吾老矣力尚少說之無不利也古來氏曰戰不可也災民害酋窮矣吾尚強苟能用我選兵一戰或吾往地妻財皆爲其所有矣願君速往善爲說之俾其不來遍國皆感也爾立歸來侯代比葉見聖曰君之爲聖眞乎當識天命不當勉強從事僞乎當自退不當以欺僞貽天罰天下順逆以時君何遲也聖人曰吾奉天討以化

群迷、但欲明正去邪使民心歸于一、非遽也
完吾責也、卧曰、以道教人、兵戎何用、聖人曰、
誅不服而肆强狠者爾立卧曰嘗見穆軍多
怨、逆策四方、則順君者亦勉强從事也、補白
克從旁喝曰、逆者姦黨也爾立卧曰此何人
也、曰、補白克曰何多言、補白克曰若不因爾
爲吾故、貪殘也、卧笑舉手迎聖、欲攬其
頸、穆愛勒待側、劍斬其手、卧急縮腕、皮皃
破血流、曰、此何人曰穆愛勒卧曰吾爲說和



來也、胡爲施兵、補白克曰、來者不善也、時爾
立卧皃梨徒侍奉聖人稽貌恭敬、聖痰唾、弟
子以手接之、抹塗手面、沐浴則爭分其水、返
浴刷身、言則恭默靜聽、命事則爭相服從、嘻
噫、呵欠、必背面潛伏、並未有敢向其宮墻射
者、暗驚曰、帝王之巍尊、不過是也、歸語衆
曰、謬不可說也、更不可戰也、其尊巍有如此、
其福德有如此、克那納曰、此頭不斷、是劍不
利也、吾往說之、聖人先覺、諭衆曰、克那納來、

矣、其人極敬朝覲人可赶駝牛向之皆披幅
高誦應辭迎之、克那納一見大驚曰、蘇卜哈
闇喇吸、驚異呼主之辭朝覲人也不可遏馳歸語古
來氏曰、穆爲朝覲來也、其可止乎、墨克爾哧
之曰、闇勢則不必言道、吾往說之、纔近穆營、
即生畏惧、心聖諭衆曰、墨克爾闇達人也召
入、曰何爲來、對曰請君回兵兩無戰争、兩均
得利、誰爲先陣、天罰先之、聖人曰吾奉主命
朝覲、業已至此、不能空返、克曰既請息兵、則



兩無侵犯、各守其國、若言朝覲、則是君先犯
我矣、聖人曰、朝覲天命善功也、天下人之朝
天下人覲之、胡云犯克曰、朝覲固爲善功、君
若獨往、不利於君、若揚兵、不利於國、善非善
矣、聖人曰、汝無亂、吾無亂也、俄報蘇海勒至、
聖人曰、事易矣、蘇海立方命入、蘇入拜、下泣
曰、君爲天差聖人弟子、知之信之、奈何衆人
不服而干戈而口舌、古來氏、諸長、再三致意、
懇乞世尊、允其和息、聖人先覺、諭衆曰、克那納此兩國無侵無犯、乞

聖緩師一年、明歲及期恭晤聖駕朝覲、如歸故國、墨克文武上下、悅迎大旌、如奚約聽聖施行大謝聖人喜其柔論曰、汝之來善且如汝約、立盟券永和、兩國臣民、大慶大樂、自此一人、即乞釋還、聖人曰、誰不願歸、但大事因有天房在彼、不可許爾、聖人曰、雖子誠然、因有天房在彼、不能全遵、然和息則就此讓我朝覲、聖命從之、墨克又請曰、吾人既至此、當往謁聖墓、聖命從之、墨克爾與重臣數百往謁、寧死不從、聖慰之竟、解縛、展禮畢、拔旁人劍、將墨克爾斬之、蘇海立驚曰、方與我和、而殺人、其約信乎、歐墨爾從旁



爾里有天命也、無違、即命爾里寫約書、先書主名、次書聖號、真主欽差、蘇海立乞曰、且存聖號、不可真主欽差、但曰爾卜都喇希子穆罕默德聖、是最易也、命爾里改書、爾里稟曰、第予何敢抹聖號、而呼聖父名、聖人乃取筆、自抹自書曰、此乃爾卜都喇希子穆罕默德之斷也、不通生人讀書而邪無學者、安能書面畢無文不褻且古莫及亦書面畢無文之妙今端也、蘇海立請曰、既蒙聖允和息、兩軍被俘之人、俱各退還、以見聖恩允息之意、時堂下有人牽俘軍過、聖曰、何軍、對曰、古來氏新入俘、蘇海立請曰、天主從此一人、即乞釋還、聖命釋還、俘大呼曰、吾阿卜都喇希子穆罕默德聖、即欲順教、因畏侶不敢、今蒙遵行、即入教、不願還國也、墨克爾上前執之、聖命從墨克爾、庶眾並前執書往還、寧死不從、聖慰之竟、解縛、展禮畢、拔旁人劍、將墨克爾斬之、蘇海立驚曰、方與我和、而殺人、其約信乎、歐墨爾從旁曰、吾人視逆奴、如癩狗、殺之何惜、聖慰蘇海立曰、既得依從、持約書回國、古來氏、泉頭目、如何只得依從、持約書回國、古來氏、泉頭目、書名畫押、蘇復來候代、比押付券、蘇回墨克、聖乃料理回師、歐墨爾進聖曰、世尊真天差也乎、聖曰、然、曰、吾為真道、遊為偏途乎、曰、然、曰、與之盟約、不亦等乎、允、其和、而明歲朝覲、不亦懦乎、朝覲主命也、而

綏之不亦因人而怠主命乎、真與僞何別聖人曰吾主美也、無動不由主命來也、戰也、和也、命也、汝以吾爲自由乎吾其在主兩指間也、朝覲爲主命未限于今歲、今日也、彼求和也、即從之是以允之也、歐畢爾出語補之曰天主之事吾輩何能遊議但順之而已矣、時皇主但欲即日到畢克一則不無改土之思一則知其弱殺之易朝房其便也俱服戒不開命三下如故聖問于賽里墨



對曰爲仁由己身當先之聖曰諾、遂出宰馳、剃頭、釋戒衆不能執以次遵行釋戒歸師、名、納錐爾敎入瀕戚聚

聖還師默底納時額卜納錐爾自畢克潛逃來聖入敎吾來氏、賢來氏、遂發二騎追至聖命納錐爾還畢克錐爾曰居畢克則不能奉敎、事何聖曰道在心行在身、他人如倆何、屈就時、吾將入畢克、禁一家矣、納錐爾隨二使歸、途次亂立候來旃地納錐爾謂其伎曰

汝劍豈乎乞借一看、使拔劍與之遂彼殺一使驚逃、奔至默底納、憩于聖納錐爾亦還曰、約全矣主俾吾脫聖人曰、如是則古來氏以吾爲損約也、我欲正爾罪、僞言來意、汝當自是、納遂逃入海濱、服德在畢克聞之亦逃來海濱、聞之以漸多人陰服聖教、而惡居畢克者俱舉國之國成一大聚落、推納錐爾爲長、主復古來氏商賈經此、即截殺奪其財貨、古來氏愬于聖人聖召納錐爾諭以信約名分、大申厲禁自此不復相擾

## 十二月。祖立后晉。東曆十月　造印寶

時聖敎遠播天下萬國咸知天方聖人敎明道正然而服畔不一服者、或因敎而化、或聞風而嚮、或稽古典、信其爲末世之聖而歸之、畔者、或執祖敎、守舊不更、或强項不服、反欲攻聖、或愚迷不省、囿于風俗、聖受主命遣土持音往敷于遠近諸國故造印寶以信之、時有奸逆欲撓亂聖道假聖旨訓禮各國事皆

與聖道相反、故聖造印實、主持旨傳之先
日假孩底恩之作多始於此
忽有人自北塞來、又一人自阿
阿爾壁有新文一人自撒天差、
為聖人多國為爭皆興首順教
駭其為割損者問以爲事不敢
曰吾君為末世之聖吾真信其為天主之
曰吾守祖教不能改也遂修謝表遣使賫
貢物美女四名驟一匹驢一頭水旱利涉
日數百里聖



邪之曰、彼賤道、吾愛物耶、歐墨爾進曰、譯地
之物、納而不受、實給賤役、亦以示鄙、其所重
可也、聖然之、

## 納馬聖葉

貢女有名馬聖葉者、泣曰、賤婢始生父母感
異夢卜曰、將為聖侍、婢雖家國時、即立愿侍
聖矣、聖不允、俄而命下、人之列婢
杜海涯教于會稽、會王潔服聖教、為頌讚之
先是僧蕃王名喜而革國號改朔、憂割損人

勝國大憂問卜諸臣不解對曰、
得也、皆服王化、可無慮者、疑其畔必盡殺之、



氏、對曰、盡克曰何氏、對曰、古來氏十七代孫、
額卜蘇福揚也、行何教、對曰、朱乎得、王曰、汝
國有人自稱天差乎、對曰、阿補德子穆罕默
德也、曰、其世族何由以何為教、須直言無隱、
直言者兩世榮、偏謬者兩世辱、蘇福揚對曰、
不忌機聽、敢為直言、穆罕默德乃古來氏之
裔、昏中之會孫、爾卜度穆托吏部之嫡孫、爾
補德之未子也、生而靈異、天神呵護、自初生
至少壯多見奇徵異跡、國人無不敬愛之在

腹父亡生七歲毋亡養于祖八歲祖亡養于叔額卜宅東部二十五歲國女主哈底徹通古經知其將爲聖人求婚娶之至四十歲天神傳命爲聖興教哈底徹深識其首先奉教并傳國人奉教國人不信、加而懷惡縱而詬呼終而仇恨爭殺至於宗族皆欲撲殺恐其教者幾半國吾兩教頭領朱乎得忒爾撒履誅害之穆得神覺皆避免至某年增還



黙底納納民皈服其教奉爲國主爲君爲師掌兵專伐各國畏之爭敵者俱授首或將及于上國矣王時召吾曰吾固但喜道德不畏兵武若果道真吾必傾國從之若以兵來必不得全肢歸故土也且問以何爲教對曰禁革一切佛像獨奉無像真主刪訂古典重立教門王曰果如是則是古教也古教從不拜像也其素行如何對曰端謹誠恪言真行篤忠恕慈愛聯親睦族和隣信友生平無一可

詆王曰若是則真聖人也國人胡爲不順教必卿有私也吾若得其人必讓國而不爲耶穆罕默德忍辱屈節十餘年、此大也帝王敬之畏之未幾桂海涯資聖旨至王亟旨召曰奉天開教真主欽差穆罕默

及一切神鬼水陸之像、遵從眞教獨奉眞主、主其尙之、王者如心象厥身、心正則身無不正、正則家國慶兩世樂、王讀畢以手加額、惕然嘆曰、天差果眞教道果正、吾必親謁其門、即階請益、遂遣使答表并方物與俱、仕海濱國、不多日、復遣使賚王旨來、乃聖教頒、

一篇凡二千字

二部都教於啓慝剌、啓恩王約耶滿王、會征默底納、啓恩王約耶滿王同歸聖教



法顯西諸國順

啓恩王自其父子爲聖三年、遭神擊死、因不服聖教、故懷恨不平、每欲興兵寇聖而未逮、至是兵强將勇、方欲起兵謀臣諫曰不可現今穆兵甚勝、攻之者無一利、侍時爲之、俄傳二部都奉旨至旨意與前旨相似、王讀畢大怒碎旨、逐二部都遂遣使移書耶滿王、會兩國兵征穆、時珈滿乃把藏掌國、仁愛得人、不得已應約、第緩其行、先差把奴葉往默底納、

剌王子施而威弒父坐位、與珈滿主會盟、投順聖教、聖悔然良久、諭把奴曰施而威以無道、而易有道、聽主之罰、汝歸告汝王若果投順、即俾蕃世王珈滿諸國賜把奴金鐲銀帶一條、（有回物）把奴歸述之、王王曰眞聖人也、其時施而威書亦到、畧曰、父王爲國數年、賢良殺盡、今被天誅、吾當護國聞之穆罕默德奉天開教、闢異慝邪、吾嘗理宜順天從正、今與王會盟統率臣民歸附聖教、其先父王旨意

存之可也、耶滿王得書、喜曰、法而西、得施而威王、通國得慈母矣、吾與施得順聖教、冥行得日光矣、遂連表答謝聖教、表畧曰、法而西掌國簡而統、率法而西所屬十六國王臣軍民、皆服聖教、耶滿掌國把義、率耶滿所屬八國王臣軍民、皆服聖教、客有方物貢獻、聖命多士、分往諸國、傳授教法、以把藏世襲耶滿諸國王、勉而威世襲法而西諸國王、施而威以救父得位、大欽經壇、施貧謝罪、



**爾穆立教於納查民納查王順遣子率六百人請默底納謝聖教賞方物**

納查民自昔父王、早知聖人將出、願望助教、未獲而崩、遺諭子孫、俟聖人出、必從必信、迨其子立位、探知聖事、因國務不暇、領畧至是、探知爾穆立實聖旨、親率百官、出郊迎接、先奉聖旨、設香案、開讀畢、痛哭流涕、遂當爾穆立沐浴易服、潔誠入教、修答表、整方物、遣長子率六百人、送爾穆立歸默底納、



默底納謝聖教、

**默德爾教子哈立思哈立思來默底納王、再請聖教**

叔查爾奉聖旨到、哈立思、哈留王、改寫西巡、哈爲倫辦行宮、供應自韓、留至耶利亞、創請宇舒走不歇、到默底納王、問其來意、叔答意、行教某曰、以何爲教、叔曰、禁止異端、奉行真道、某曰、異端之教塞滿天下矣、孰能禁止、叔曰、六百年未有聖人出、矣、今穆罕默德奉真主明命、草除異端也、某泣下曰、穆罕默德吾知其爲聖人矣、其教吾知其爲正教矣、嘗讀引支勒經、其中所載、聖德無有不應、吾亦歸依之、但恨爲人役、不能誦聖國觀光也、居數日、哈立思歸、召叔查爾讀聖旨、大怒、擲地曰、欲我服教、吾必足踏其頭、天下爲教者、不一、吾奉會密君、行祖父教、胡爲從爾異國教耶、拘叔查爾於禁、表上會密王、降旨、

戒之曰、穆罕默德真天差聖人也、道明教正、不可伐、宜易爾志、廢爾教從吾命一體順之、
聆得王自遂出、叔查爾於禁、而禮貌之、供應
厚、復賚金帛衣襲、貂狐皮、珊瑚樹等、依王
命各書造使送叔歸

是年突厥干扈德德王敬不順願歲貢邦之扈
德王崩子某立率臣民順教

他德乃有才智之君也、理政治民俱盡法、但
不能容物、一繩之賞、一鞭之罰、必操斷于已、



事不勝其煩而官不勝任故焦勞終日而民
翻多不得其所聞、賢聖到、命使迎之、登
殿問道甚悅、曰、吾深知聖道之真、爲教之正、
一切禮法、無不盡善、但我爲民主、四境
畏之、一旦順教爲人恥笑、必欲我奉教、須割
國土之半與我、且使四方知聖道之真、而我
國之強、兩取益也、厚賚遣使、以方物
送歸、聖覽答表嘏之曰、以國易道者有也、未
聞以道易國者、邦其貢賞其使、未幾、扈德王
崩子某立率臣民上表順教聖人嘆曰、啟思
咧乎、施而威乎、

放士犯禁聖給麥罰贖

放士田妥既悔、夜悔告于聖人、聖人曰、既誓、
則誰、悔無及矣、妥嘆哀、訴有乳子無養、聖人曰、
尚各書造使送叔歸
命俄頃、大物降命、糀僕作罰、告曰、無僕、命
日、告病、不能齋、命曰、食貧六十人、
魁聖人曰、天命不可貸也、乃給之麥、誨食
六十人者、赦以給貧

是年汶母魯馬尼卒

聖后阿以舍之母也、魯馬尼其名汶母、其字
爲阿米爾之女、自歸補白克虔奉聖教、敬持
五功、孝天盡禮、爲通國、母德師時禰汶母尊、
之也、是年以無病而卒、安泰如寢、顏色如皎、
月、射人見者異之、衆乞聖親下其墳、聖解衿
諭衆曰、彼知仙女之容、視此可知、蓋其德貌
不凡也、

是年額補胡咪軟入教

額補胡咪勒、系苏士氏行朱乎得教、原名二
卜度、山士、字額卜厄士卧的從聖教後改賜
今號或謂之、曰胡咪勒小猫也、胡以爲號曰、
吾少牧羊嘗携小猫爲戲、人乎我爲小猫、父
迄入聖教常侍聖座、日夕不離、宵如小猫依
爭者、聖即以小名呼之、當其未入教前、嘗從
教士來聖前、見聖道尊德盛、即欲入教而朱
乎得學人羈之、後教士入教爲罰誓事、感動
多人順教、因來投聖入教焉、○額補胡咪勒勤



爲聖門記事之首推賞之、聖爲祝、能記聖取
一衷吹之、命納箱中、時取啟之、不得、窺視可
至、終身取之、不竟、嘗啟嘗記、不忘、傳曰、胡咪
勤習聖學五藏、曰二藏可以語人、餘三藏不
可以語人、語人必遭天忌、或問曰、君之所傳聖
語多、衆士所未聞曰、遷士務經營、輔士務庶
政、吾爲陛臣也、侍聖座一息不離、故所記聖
人之言行、獨悉、或曰、君所傳聖語盡眞乎、曰、
然曰、盡宜遵乎、曰、否、吾不敢盡傳所聞者、恐

得罪吾不敢盡遵所聞者、恐失宜、聖人曰、哲
額補胡咪勒、泉人之所好、爾獨異何也、對曰、
弟子惜才、不惜財、求明不求名、愛學不愛業、
也、



天學實義卷之三

#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三

遷都七年至八年事實

遷都七年乙丑五月（時馬獨立、做卽位○東曆三月）海北邇征誅其首惡九十三人婦幼入旗、財產籍沒餘軍釋、盡收其盔甲兵仗、悉徙其財、籍其產、割其國地土之半、曰、民禮而國富、禍也、民畔而國富、福也、斯民禍于斯富、斯民福于斯、老渦合宇分割事

海北邇亦默底納之歸國、相距若干里、俗尚二氏敎、與穆人婚姻忌从矣、商鋭隊兵、欲寇黙底納、聖人自候代北葉歸師聞信、一面遣士



教化六國、一面整兵征海北邇、以是月上旬出師、留散馬爾守城、時爾里病目、以補白克先鋒、以歐曇爾中軍、聖自斷後、至海北邇離五里下營、敵聞之大驚、閉門不出、敵魁索圍、計于左右、對曰、吾鋭數年、不能見利于一朝乎、請與戰、及戰不勝、緊守城門、屢攻不下、有感爾撒進敎者、識天文占驗、進計曰、此時出師、未有利也、無已、請于某城角攻之可破、攻之愈堅、聖人曰、吾猶兒未至也、遂撤爾里、



兇稅、如常、

納鎖斐葉

鎖斐葉海葉女也、貞靜閑雅、知闢敎、被俘獻之聖、聖給與遷士、女不願、願侍聖、聖列之侍嫂、女不欲外見、聖難之、俄而眞主降命曰、美乎貞守自固之女也、汝其納之、聖乃納之列諸后、

罕查、直順敎、歸納財偵、

罕查追墨克人、巨富、墾墨克及海北邇人多貲

貧營業、聖開海北邇時、罕查直在焉、聽聖道高明、遂順、告曰、弟子家住墨克、願以全家及順、所有、許之、罕查直來墨克吉歸結財貨、衆貸多難之、其詣爾巴士乞爲勸緩、爾巴士曰、吾將問之、遣使問于罕查直、直慰來使曰、吾來與面告之、罕查直來屏退從人、入淨室語曰、聖人攻開海北邇軍民所有、皆爲所贏、地土割其半、吾見其道行高卓、順其教已、願以予所有財貨輸爲公用、今來歸納衆貨、向然感納輔聖化也、不敢宣言者、恐古來氏及二酋人害吾、并不還吾財耳、君其慮之、俟吾歸結去後三日、宣白可也、爾巴士喜、乃力勉衆賈、因得盡收其貨財去、納之聖、悉入義庫、遂家點底納

## 逆婦毒羊

海北邇虜婦宰納以蒸羊羔入責供聖、聖方取食、羔忽吐人言曰、天差勿取、吾乃染毒者、



也、畢施爾取啖之死、聖執婦勘之招曰、報殺夫恨也、殺之、

或曰、以至聖之總知不知其毒而欲食矣、爲至聖答曰、此所以顯至聖之感應也、羊毒不須告白、不用神覺、不從自已之審悟、乃從羊口中說出、此所以爲感應也、

## 聖拜矣補之

海北邇歸途夜半方下營、人困馬乏、俱就寢命畢喇勒司更亦熟寢、日出方覺聖早起、帥衆起沐畢、宣禮補晨拜、哀泣告候令回爵禮拜、此補拜之始也、

## 日落復升

營次聖自禮補拜訖、枕于爾里之懷寐焉、忽天敕降、聖急起接命、時已日落、問爾里曰、禮補拜乎、對曰未也、聖慷遽、默祝曰、咿哥主、前里乃順主順聖者、乞轉日輪日忽躍起、高三



或曰、日落復升、天下當共見之、何此祇

志不載荅曰日落復升祥異志亦有之載
當此年月日未之見也蓋地爲圓體僅合
天度彼地之酉時此地之夜半也何得見
之

## 遣使哈比白

昔見白原宰哈哲氏子哈遷海北涉叛教白
不從、退之、哈不允、哈常酒醉死、白得退見異
夢、卜之曰、當爲聖后、開于海北涉王、納查氏、
王召白見其品貌不凡、當爲貴人無疑、乃命



寶車珠幄載之、遣厄卜而合爲姻奉之歸
王爲主婚、王后嬪妃、俱有賀贈寶物聖泰命
約之、

## 十一月 朝覲

（是月立格爾德曆九月）

自去歲侯代比葉之約來歲古來氏入恭請
聖人朝覲至是朝期已迫、約期已屆古來氏
人不至、是月既見新月、聖命凡在侯代比葉
約者、俱受戒、其有不在約而願從朝覲者、亦
受戒或告曰古來氏未見來請聖人曰彼昧



卽庭諸凡禮制從容細密嚴恪精誠功行純
已住三日行曉諭隨來之人一人不許在墨
克遲夜、

## 娶買母納

買姆納者爾巴士庶婦之妹德性鄭重愛自
朝覲歸來有命自主曰允有成功宜從九后、
聖人受命娶買姆納氏爾巴士主婚盛禮歸
之此聖九后之最末者也
或問曰吾聖備九后七妃有諸荅曰然同

至聖也而需若許后妃耶曰特以證孕聖之全品更以驗至聖之清明不爲物障也吾聖歷九天而直上不以仙境爲得趣御九妃而守常不因凡情而累德此其所以爲至聖也曰聖人日間勤人夜間勤神自無暇于內事不幾后妃爲虛設乎曰聖人聖人也后妃賢女也皆以輔德成化爲務豈計內事哉且其中復有至理存焉不知也九后乃九天之小樣也妃乃七地之小樣也凡人居天地之間孰不爲天地所籠絡聖則超焉其不爲九后七妃所籠絡固不爲九天七地所籠絡之樣子也

選都八年丙寅二月　色法爾　厯腦月　古來氏長三人入

三人者阿孫之子二木爾與幹立德之子哈亞爾與服力合之子歐士馬尼也皆古來氏之頭目素信聖人之道而未從聖人之教者也迨自濠戰一敗古來氏深識二氏之虛偽

服聖人之教多欲投順二木爾阻之曰未可也穆罕默德道雖高勝負未定吾今且往海北涉壁附納查氏王俟穌人再勝則順之在其不勝甚在家爲世胄在國爲名臣皆不失其尊貴衆皆之二木爾備多方物貢于納查氏王言穆罕默德道德之盛王喜拜以官會聖差伍買葉子來納查氏公幹伍曾殺古來氏多人二木爾佞之譖于王曰伍買葉奸佞之徒請王殺之以利天下王怒曰聖人者

使也吾友之差也誰敢殺之二木爾唯唯曰臣不知其來也陂言潰聽惟吾王至德弘仁能赦一切王曰吾順奉聖人之教久矣吾視以爲奉穆罕默德者故厚待汝汝如不誠吾則何心二木爾慚懼戰慄對曰惟君命是從王曰穆罕默德高于往聖若母撒高于其教生也卿順之卿之永福也二木爾再拜謝曰謹遵王教王乃命伍買葉子歸默底納即携二木爾同往謁聖入教途遇哈立弟自墨克

向默底納路問其去意哈曰穆罕默德之道
眞也、盡從其教、旅宿遇歐士馬尼意亦同、遂
同至默底納謁聖入教二木爾進曰敢問天
差入教可赦往過乎聖人曰入教如初生能
悔過則萬罪全消

## 左哈克以女遣邦之

左哈克還士也有女容德俱美獻聖、聖辭之
曰吾受命有終盡他求字葢聖以九后告終
矣

## 造諭臺

先是聖人凡講道訓禮成依干樹、有輔士扈
之僕、名把孤木工木作、婦請于聖曰妾之僕
工木作、令造高臺講諭立其上可乎、聖人曰
善命即以常所依立之棗樹造之設三級凡
聚會講論、必登其上、棗木餘枝夜泣如兒
啼、聖喻其意、以作拄杖每登臺拄之

五月哲馬爾立（傲臥）○東曆三月以宰薦伐毛忒宰薦陣亡
以顒里伐之誅其首俘其從掠其財貨收其兵

## 武建丁稅

毛忒乃隄里噶屬邑、隄里噶乃的密市格屬
國距默底納千里先是聖差哈立弟致書通
速里王徑過毛忒毛忒人殺之從卒遁歸告
之聖人聖命宰薦領兵三千伐之盡用白旗
聖親送至十里外囑曰如到彼切勿鬬戰只
諭以道義如其不遜然後以不遜對之迄至
毛忒宰薦先下戰書明日毛忒以萬衆應對
宰薦陣亡副將哲爾法隊馬死老无合相攜

造諭臺

被殺衆推哈立弟子掌旗亦被傷厄捉十數
員大將穆軍難支引還聖人先覺發嘆謂門
弟子曰多士之亡彼之福吾之過也傷哉三
子一敗而亡也及哈立弟子引敗軍逃還見
聖講正軍法聖人曰是不為逃也是為歸也
遂子主道乃為逃是役也非吾獅兒何足當
之乃命爾里領旗行聖以手撫其背曰主助
汝者爾里往一戰而平毛忒盡誅其首惡俘
其從沒其財產收其兵其建丁賦稅安民而

救寧馬哈立思之子、亦稱穆罕默德寧、登寧」乃哈立思之生子、聖人之養子也、寧」萬幼從母氏行、被該士民擄置于歐喀佈屯聖后哈底徹內侄阿欽爲妹母貿之、因貿哈立思入教、聖人曰、孟歸之、情道兩盡矣、人復呼爲哈立思子、厥從聖出征建功至是陣亡年五十五歲生子伍洒罷

## 古來氏財位

先是古來氏因聖來朝觀、威勢莫遏、恐其鴞



可也、取寧萬至曰識此三人乎、對曰、吾叔吾叔也、曰今來贖汝盡從之、吾不取汝贖價矣、寧萬泣曰、大仁大慈、天差聖人也、吾受恩父母厚培至今、引我于正道、安肯拾正而就邪耶、哈立思曰、吁吾兒吾豈忍汝拾良而爲賤、寧萬對曰、父親肯舍我爲聖使、兒舍賤而得貴矣、兒決不舍聖也、聖乎哈立思曰、汝兒今爲吾兒矣、汝愛子以情乎、必時順之、愛子以道乎、須舍之、吾爲甚父也于汝爲其父也復顧衆曰、汝等作證吾以寧萬爲子矣、承宗而受業、哈立思之、而卜心歡色悅曰、是子得其所矣、拜謝而去、由是人皆呼寧萬爲穆罕默德子、迄後哈立思入教、聖人曰、孟歸之、情道兩盡矣、人復呼爲哈立思子、厥從聖出征建功至是陣亡年五十五歲生子伍洒罷

年又來、就取墨克、共議再募強兵、以備敵、因敛多財、慮不足給、三氏頭目曰、必傾國富家、出其財之半、再賈沙目、以本利治兵、方可克也、因如議、復請蘇福揚領之、蘇福揚力辭不往、乃另選數人、能征慣戰者、領五百兵、護財賈沙牧、至是將歸矣、聖覩知差歐擺德須兵一千五百、往伺于海招、久伺不至、糧盡食樹葉俄一巨魚躍于海岸、分割食之、勾半月糧魚之大、以肋骨兩端

着地選長人乘高駝過其下、如舟帆過橋、在也、三日古來氏賈至、盡掠其財貨計數百萬金、就其駝馬車輛載歸、途次、賽爾弟子階士率兵、襲其軍、爲穆人屢古來氏賈迯歸墨克

[illegible]悼如喪、

[illegible]部の[illegible]月古來氏協納法色、戰黑咱爾黑、納法色乃二氏之強國與黑咱爾隙、黑咱爾乃默底納之邊譯行聖人之教、納法色異之、

告助于古來氏、古來氏助兵三千、以銷伏注爲將與納法色合軍、突至黑咱爾、擄其卒三十人殺之、大肆搶擄、黑咱爾敗奔訴于聖、聖曰、古來氏背約助逆、自取禍也、時有白雲現、聖指白雲誓曰、吾必雪汝仇、

## 蘇福揚求和不准

時古來氏自覺助逆之非、信二氏之唆、爽聖人之約、聞聖人誓必爲之雪仇、大懼、相議曰、穆人奪我財貨則彼實我虛矣、若其來墨克

是踏泥塗也、莫若取和息兵、目緩其來再爲區處、衆議求和、非蘇福揚不可、揚固屢事征戰、亦正憲煩、只得應之、因與爾巴士有舊、徑至默納投爾巴士府乞爲聖前通誠、復舊約、修情好、聖召蘇福揚入、叱之曰、汝乃吾故國鄉長、族屬大人、明知吾道之正、故違天命、與吾抗衡、三番五次、今復背約助逆、凌吾附國、是我速正天討乃來求和息兵、緩吾師、養汝銳耶、本當斬汝首級、號令國門、惜汝素



存正念、本是好人、第爲羣醜唆使、目蔽耳聾矣、吾尚有待于汝、聰明復啓、良心發現也、汝且去、傳語國人、速來投誠、安讓墨克、則兵戈永息矣、蘇福揚抱慚面歸、弟子進曰、蘇福揚仇敵之魁、禁何縱之、聖人哂之曰、鍋中之脯也、將善爲吾用矣

九月　勒墨撒齊月、○東曆七月上旬、墨克蘇福揚投誠、願效二氏不[illegible]遊之[illegible]域、沒其財產誅叛命者十人、

聖自遷默底納來八年無日不思念故土主歲朝覲見故國風景思念益切又見克爾白爲二氏所占心甚惻然每于晨夕默祈眞主早賜開平眞主降命約以將開眞主降助特敕印那發忒合擊之數勒譯曰開平章聖于是月計其自候代比葉之約業已二年去歲之朝卿且一過未得靖除禁庭亦未撫順民庶深夜悲泣俄于一夕忽聞命曰助自眞主開近矣報喜與一切穆民者聖人高呼肋擺克童

三、歡應辭

后買母納驚覺曰天差靜夜與何人對語聖人曰謹言謹言旋命阿以涉備行裝補白克入問欲何往對曰不知補白克曰齋月非出征時也白尼克爾卜請見告曰古來氏猖獗無似嘗以齋月犯吾盍趁齋月征之出其不意也聖人曰緩緩忽天見烏雲聖人嚮曰此雲正爲爾來雨也聖默祈于主曰墨克如可開俾其人聾瞶自閉則吾弱士可勝強狠也翌日聖人出忽傳點軍諸遷輔衆士

齊集教場錄名二十千留十千守城以默乞都目督之目將士十千以祖擺爾前跬于是月十日查閉白晡時出師捲旗息皷夜行晝伏十四日即到墨克離城五里下營聖命札百營張十千燈火此時城人尚未知覺正虛背聖約恐聖兵突至難以抵敵通國倚托于蘇福揚而揚更懼寄私出訪問皆曰穆人齋月未必出兵也一夕出城登高北望遙見片燈火大驚曰何處兵來也倚者卜哉立回

非黑咱爾兵乎蘇福揚嗤曰何物黑咱爾有如是兵耶爾巴士在穆營自思曰傷乎墨克人也聖以如是兵威臨墨克墨克當無遵子矣吾友蘇福揚得無害乎欲救之苦無心腹人可通消息又念城人俱係親族胡忍立視殄滅乃私乘聖人之駝飛向墨克城來至厄喇克墨克北關忽聞人私語竊聽之蘇福揚也呼之揚問聲知是爾巴士應曰吾友貴人何來爾巴士曰爲救爾衆來也天兵到矣聖人

將十千無敵之士來取墨克因汝輩不道慶事爭戰背約助逆也蘇福揚慌悸曰有救乎爾巴士曰聖以道教人也悔而順保爾無虞通國之安端在今夕蘇福揚曰衆未可言也救我爲急爾巴士曰速偕吾見聖蘇福揚欲重誠取騎爾巴士曰不可緩矣速附吾駝遂同騎向聖營每營盤詰見聖叔不敢阻滯過歐墨爾營歐見之曰仇人來也急欲來捉爾巴士懼事縱駝投中軍見聖歐墨爾遽馬先至入告曰蘇福揚屢次侵犯失約助逆真其之仇也天差之仇也今來矣請斬之爾巴士急入趨至聖前抱定聖足哀乞救援曰至仁至慈不念舊惡祇願天下共遵正道之聖人今夜非聖庇不足以制強非聖仁不足以宥罪聖乃命歐墨爾暫退歸營令爾巴士帶蘇福揚宅者安閉門不出者安投禁庭者安明日聖命爾巴士帶蘇福揚于山前看兵聖親點營陣大排隊武嚴肅而進聖自押陣遷士輔士廻擁于後蘇福揚見人馬威壯旗聚整齊盔甲什物皆似非人間所有曰真天兵也就能當之遂寢不敢動耳聖喝曰匹夫汝爲一國之尊舉七國之將汝順誰敢不順而敢餘語耶劉曰順矣心中擾雜未清耳聖曰汝厭兵狀我順乎擾雜未清乎蘇福揚垂首無對爾巴士從旁曰速誦清真言順教不則殺汝也蘇福揚料事無濟乃高誦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人教爾巴士請曰蘇福揚乃舉首之冠頂畀之官即使招安墨克聖人曰吾知其有異乎諸人也待其招安墨克既平拜輔士首蘇福揚伏地請曰古來兵



懼聖威請降寬旨以慰仁望聖人曰凡投蘇福揚宅者安閉門不出者安投禁庭者安明日聖命爾巴士帶蘇福揚于山前看兵聖親點營陣大排隊武嚴肅而進聖自押陣遷士輔士廻擁于後蘇福揚見人馬威壯旗聚整齊盔甲什物皆似非人間所有曰真天兵也就能當之遂寢不敢動耳聖喝曰匹夫汝爲一國之尊舉七國之將汝順誰敢不順而敢餘語耶劉曰順矣心中擾雜未清耳聖曰汝厭兵狀我順乎擾雜未清乎蘇福揚垂首無對爾巴士從旁曰速誦清真言順教不則殺汝也蘇福揚料事無濟乃高誦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人教爾巴士請曰蘇福揚乃舉首之冠頂畀之官即使招安墨克聖人曰吾知其有異乎諸人也待其招安墨克既平拜輔士首蘇福揚伏地請曰古來兵

額曰聖人者無徵不信前乎吾者未見其徵後乎吾者徒聞之而未見信不信可也吾親見之矣復何疑哉遂偕爾巴士先入墨克大呼曰呼吾親族友人暨諸民庶穆罕默德真是奉天開教誅惡討逆凡我國人咸當改邪歸正順之者身家俱保逆之者自速罪禍請安者無罪爾巴士高聲呼曰天聖有旨凡投蘇福揚宅者安閉門不出者安投禁庭者安蘇福揚接聲曰順教者兩世俱安衆官軍計異之曰胡強取而弱與也爾里曰主命也歐



民見蘇福揚順不得不順矣歡踴開城拜道聖、聖乘駝執杖入墨克撿點官紳民士咸誦清真言入教其有二氏不服者逐出遠鄙不復入禁盡沒其財產有叛命者十人男六婦四誅之安民既已然後朝房

聖觀播麥塵除佛像

聖千是日先子福海暗尼宅（姨母家也）禮八拜規本

聖人傳諭闔城官民男婦長幼大會于索法山立盟申約以爾巴士蘇福揚爲盟長約曰感讚真主世讚歸主創天設地製器陳物普益羣生利我民庶罔愚失迷正路沉淪

異端墮落岐惑爰差聖哲降之經書指迷釐正返證本初正學明則邪言滅真教至則衆法除乃予奉行天討誅滅羣邪扶持正道明正學闡真教爾韋官紳士庶悉遵正法永保真常曆世無替所有供奉佛像盡行焚毀所有胸懷疑貳悉即消釋天命五功人倫五典婚喪禮制悉遵教門規矩而行奸盜殺人叛命不詭及侵占傷義之法盡除舊例苛繁一遵新律簡畧嗚乎爾衆須知人生于其所死死于其所生惟後世實強于今生今生爲暫宅後世爲永宅爾衆須忘今生而務後世則兩世俱發爾輩須改風易俗遵主順聖者衆聞竟歎呼踴跃奔頌聖德共感天恩及午而散各歸第盡毀所供佛像爲炊薪呪曰吾生人爲汝死物惑耶吾真道被汝假像迷耶莫靈貴于人而奉汝土木耶呪畢

## 毀佛寺

墨克有三大佛寺、素云靈驗、一曰僧咱、二曰拏那提三曰胡攏力聖旨命毀無敢毀者聖造哈立德毀僧咱歸曰毀之乎對曰毀矣曰有見乎對曰無曰未毀也再往毀之哈立德





医徒見一婦人赤身黑膚披髮號言于堂哈立德執劍斬之歸告于聖聖喜曰毀矣遣壻顧第毀墨那提寺人拒之曰佛不可毀也忽一婦人跪地求免揮劍斬之并碎其佛像欲焚其寺寺人俱願入教留寺爲居遣二木爾毀劒擺力守堂者曰君欲何爲曰奉聖命毀佛曰佛天人之主宰也孰能毀之二木爾曰果爲天人之主宰自無能毀也吾來毀者假像死物也揮劍斬之寺人愕然曰佛不顯靈耶二木爾曰眞至矣假化焉汝輩立見其無靈胡不棄假而歸眞曰孰爲眞者曰造化天人之主也曰佛亦造化天人之主也曰佛即造化天人之主也曰佛亦人也亦受造之物也佛有像也眞主無像也凡屬有像即非眞主異端邪說之認主莫不有像像則假也曰守其假而不知有眞且復

多爲文說以餙其假此其所以爲異端邪說也諸教以人爲主者爲其有神通法力也千古聖神神通法力未有高于穆罕默德者穆罕默德不自稱主人亦不稱之爲主但曰眞主欽差以闡教明道爲任以指迷歸正爲責平生勤勤懇懇何嘗自居高大也汝輩能從俱各信服與語盧曰吾輩悞邦從前矣乞聖差指示出我迷塗歸正路二本爾命誦清眞



吉寺人咸跪地高誦萬像非主惟有眞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盧我正路二本爾命誦清眞曰願棄之得留此邪魔之集穢污之所以爲清眞寺二本爾等遂焚之率衆歸告聖人聖人喜且爲之賀曰爾輩捨泥丸而拾寶珠矣各賜之居給撒合復遣士于附近諸國焚毀佛寺近千餘所未越月俱報毀竟

唐十五日還黙德那

聖師原十千兵至是增廣二千留十千兵守

堅克拔二千老弱者回

十月少哇力の上國役餙其假此其所以爲異端邪說

月東曆八月上國役花津停慶四千人駝馬

二千四千等四千千貲金四十千兩白銀八百

兩管領民夫丁賦歸

花津一名侯乃尼大川名在墨克他邑府之間距墨克三日路聖人既開墨克遣士教于花津歸正毀佛花津人不服結連色基府會兵萬衆截聖歸路聖既出墨克二日聞報仰以歸師向花津時少哇力月初十日也補白



克進曰二千老弱安能敵萬衆强悍宜徹墨克兵禦之聖人曰兵不在多也補白克私語賽里聖曰此行恐不利也諸軍志餒聖覺曰諸士以戰爲人力乎有主助乎人有恒志主必助之倘愚諸士志不堅耳予托助于主亦賴諸士之堅志努力乃能建功也諸士咸奮勇呼曰吾輩何能惟賴眞主之助聖人之威福也明日對陣一戰而勝穆軍大悅乘勢追殺忽敵營中大呼曰須念醜辱拚死殺之死

忠強于生辱也敗兵復上、申敕護兵聖守寇中軍、令人吶喊、復聚穆兵、時補白克歐墨爾爾里爾巴士蘇福揚俱在、一齊擁出、逆兵抵敵不住、敗下復上、拚死而殺、聖立中軍、見敵勢兩薄、取上酒之、其聲磊磊、如鐵鬼之落鉛盆者、敵人見滿空遍野、皆是穆兵、大敗而逃、盡弃輜重妻子、駝馬牛羊、穆人大獲、時有天敕降曰、射也、非爾射也、主射之也、敵有眷屬財物、存貯敎他司地名聖遣亞密爾領兵一萬往取之、守禦敵、衆尚能禦敵、副守馬立克、共力拒戰、不勝、遁亞密爾追之、隧馬亡、穆軍并力追殺、盡掠其財貨妻子、搬亞密爾尸、歸聖深悼之、計其兩頭所獲俘虜四千人、其餘駝馬金銀如數、聖追士招安花津人降、大賞窮民、人建丁地、以租入、教者免、

十二月、初五日、庚辰、朝覲

聖伐花津既平、巴是少哇、立月尾、諭衆曰、未可旋師、朝期近矣、且駐他邑府、他邑府、圍門不納、衆欲攻之、聖人曰、未可也、借地無攻、務可旋師、朝期近矣、且駐他邑府、他邑府、圍門不納、衆欲攻之、聖人曰、未可也、借地無攻、務向查爾法墨克附邑住十三日、受戒于租立后、暫月初旬、向墨克朝覲、遊房駐山、朝儀見後是歲朝覲墨克通城官民、畢集、益數萬人、焉宰駝、數千牛羊、萬餘、

## 默底納分贏贏解見前

自墨克朝覲回、復駐查爾法五日、還默底納、分賞贏財、將與卒同分、新入教者優待之、入教而得功者倍賞、

## 花津人入教乞其家屬還之、

花津人自敗績後、大悔丁租賦役、甚覺煩難、聞聖歸國分賞特厚、于人教人、互相計議曰、莫若順教、身財俱保、眷屬或亦可乞還也、因共來默底納謁聖、乞教往罪、傾心順教、聖喜允之、盡免其丁賦、復乞其眷屬財貨、聖人曰、晚矣、皆爲衆軍擄物矣、衆哀乞懇切、聖人曰、無已、則任于眷屬與財貨之間、取其一、衆沉

思對曰願取眷屬聖顧謂衆士曰彼既傾心順教即爾輩之兄弟也宜還其俘順還者還之不願還者亦還之以後之所得儘先賠之命士錄名紀數衆士應聲對曰感聖人之德念衆人之誠願還之聖人曰吾未知爾衆之願果誠與否必爾每隊長領出所俘按名還之乃不虛也衆士如命取出按名還之花津人歡呼頂謝拜揚而去

## 命爾乞勒黑黑花津稅賦

爾乞勒黑古來氏人初開墨克時逃向海地涉舟中遇颶風舵師呼眞主救之獲安爾乞勒黑駭之曰爾呼主乃穆罕默德所云之主乎舵師曰然爾乞勒黑曰吾日奉佛未見如此靈驗也遂悔而返登岸見妻追至妻先服聖教遂夫勸夫歸順因而同向默底納謁聖入教聖見其爲人忠直才能又感其善悔故命掌稅賦焉時花津人來入教者已免稅正賦未入教者不免也

## 花津守將馬立克順教厚賚之

馬立克世族巨富被穆軍擄掠家屬財貨一空逃于他邑府及聖軍駐他邑府閉門悉留囚恨之亦畏之也至是見諸國臣服孤城難守且亦知聖道之眞二氏之謬乃潛出載車寒默底納謁聖求允入教聖人喜曰以汝之才能不應屈節人下以汝之通達不令爲王氏奴今汝投誠汝之福也命誦清眞言馬立克對曰造化眞主吾無疑也君爲天差表所不信而今信矣君實眞主欽差也于是入謁聖命盡還其眷屬財貨更賜百駝衣物千件曰若爾招安他邑府即以汝爲守馬立克感泣咽咽拜謝去

## 伐他邑府

他邑府人強悍無禮爲諸國之最劣聖以馬立克招安不服乃遣哈立德領兵一千伐之哈立德曰恐兵寡不足以下百里之城也聖人曰他邑府守堅難下稍爲困之阻其不出

已矣彼不戰母促其戰兵衆則糧草累重不利干人也哈立德領兵至他邑府圍之衆欲攻之哈立德不可曰有聖戒在有士逼城城上亂箭射下造石毀打之不開圍十八日聖旨到命回軍留軍斷後防追擊他邑府人見穆軍回追之俱被傷是役始終四十日

月后馬里葉生以卜喇希默七日報牲命名

設宴請士

聖納馬里葉甫一載干是月生子七日做爾



基格天方人生子亦七日宰牲之名　命名以卜喇希默宰牲宴客以報主恩也剃髮兌銀髮重若干即以銀若干給貧以苔主賜也衆士官民稱賀聖不受賀第曰吾受寄物矣大饗諸士

聖屬聖壻厄卜阿肅歸服長女宰納卜卒

宰納卜幼字厄卜阿肅阿肅行朱乎得教附古來氏從白得爾征遭俘聖命入教不從離之還其女女不改字阿肅亦不再娶所生二子長曰爾離次曰厄馬墨從父仍居墨克至

今六載矣是歲阿肅從古來氏賈沙牧財貨盡爲穆擄潛人默底納來投仗于宰納卜卜告于聖曰速去之未有穆人護逋人者況邑離間無親男女有嫌命衆士查點其被擄財物接數還之阿肅感其德領其財物歸墨克原係貸人之物一一清還與衆告衆曰吾入聖人之教矣吾不早入者恐穆人疑是我財而取之恐爾人疑我不還爾財也遂遷默底納投聖大教聖命與宰納卜重新婚禮未幾



## 遷合民入教

遷合民原蘇福揚之步卒從吳侯地征以殺韓澤得功守禦耶滿今聞聖已得墨克聖道大行來投誠入教衆士原有誓如獲殺韓澤者必如罪殺之今見其來共欲報仇聖人止之曰昔日無知殺人今日有知愛人愛人者人愛之穆民之視入也與其進善不稽

# 大方至聖實錄卷之十四

遷都九年至十年事實

遷都九年丁卯三月勒北而立、倣、臥立、倣東曆丙寅年十二月忒米木、人長壯不屈順

忒米木默底納之附也也、俗攻文詞、不服聖化、習學輔士艾納、往教之拒關不納、郊住數日、佯退、野伏、牧人出、獲之、得二十五人、并所牧駝馬歸、聖命禁之、待其來贖、忒米木頭目爾他勒濟白厄子勒爾等求見聖、方胸禮久俟聖出曰汝等以說來乎、速回、以道來乎、速回、道、對曰、昔未也、為吾弱民來也、曰、為弱民之身財來耶、為弱民之禮義來耶、對曰、為弱民之安來也、曰、為今生之安乎、為後世之安乎、對曰、吾人惟知有今生、不論後世也聖人曰吾人知汝地人、通文達理、人生如寄、自古語也、有寄寓而不稽其所自來乎、是迷本也、有寄寓而不問其所歸往乎、是忘原也迷本忘原、文理何用通達何益時忒米木人驕顏慢上爾他勒曰道生天地文以闡道、亦有文乎、聖人曰汝以為文者何謂也爾他勒誦文一篇內寓贊聖教意聖命撒必提為文對之濟白聆詩一章含譏刺聖教意聖命何桑聆詩和之皆有勝義爾他勒駭之曰多士能為如是詩文耶吾輩必有異日之作勝于此也聖人叱之曰汝輩知人所能之文乎亦知有人所不能之文乎爾他勒曰、敢問孰為人所不能之文、聖命歐望爾誦天經對之、歐望爾高聲朗誦如哈章未竟三次驚倒、曰、奇文絕調、必非人言也請問其所自出、聖人曰天經也三人拜伏頓首搖首曰、信乎真主之經天差受之也遂高誦清真言、悔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的是天差也遂入教聖命艾納盡還所獲即同住忒米招安衆姓、合邑人敎即以艾納為邑守、四境歸服以聖制勒掌優禮時聖道大行、四竟歸服、百王進表欲來觐

納朝聖、入教聖荅旨允其來、以畢剌勒爲禮官、掌優待來王之禮、迎來送往、分給賞賚、

四月（勒、比爾、阿、后、爾、月○東曆正）發喇國王率臣民歸服、○額德德歸服、○廩喇部歸服、○納爾卜王歸服、○大賴尼歸服、○爾立渥氏歸服

底納朝聖入教、每王來朝、聖盛服、拱坐衆甘帶劍班立、聚付森嚴、王趨上禮畢、聖命坐、怡容悅色、問慰殷勤、諭以從眞去僞、奉正除邪時各國俱得聖旨、諸王率臣民、具方物來獻



啖廢從前素亂偏駁之禮、一奉中正純粹之道、從眞首要、在乎認主、去僞大端、在于闢佛在國一切淫祠佛宇、悉行毀之、又曰、佛氏本稱愚教、蓋以式惑諸愚民也、今知者亦從而信之、流毒害人無窮、爾諸賢王、當力扶其根、救民于水火也、諸王俯首謝曰、謹奉聖教、王各奉貢獻、聖俱有裹賚、

**他邑府以二氏頭目十三人投順**

他邑府厥征不服、因二氏人爲梗、日事干戈、民生不息、至是官民咸知聖道之正、二氏之邪矣、因執二氏頭目十三人來獻、底納見聖令二氏與聖談道、二氏不敢情愿歸順入教、

**福、客爾氏、太乙氏自耶蒲來朝貢方物**

二國久已聞風入教矣、今乃以觀光來朝也倍荅所貢、復賚之、

**五月（哲馬、獨立、赦臥立○東曆二月）以哈立德征收黑咱爾稅建寺餘里賦并建寺宇**

先是聖差斡里德往黑咱爾、征稅建寺、斡里德與黑咱爾舊隙、慍焉、迄至、聞至大悅、宰駝迎之、斡里德疑其詐、亟歸告聖曰、黑咱爾有反意、聖人曰、有跡乎、對曰、弟子疑也、聖人曰、咄、疑何用、忽黑咱爾人至、見聖奏曰、弟子聞天使至、即宰駝迎候、不料天使遽返、恐罪及、特來迎請、聖慰之曰、彼疑矣、更命哈立德往、囑曰、以私隙致疑、疑能致枉、汝其以禮維之、以義取之、哈至黑咱爾、時已暮聞沙、牧邦格、聲、昏拜宣禮也　喜曰、禮義之國也、省

良、賜錫賚、以慰悦之、越二月、西歸、

六月、晉馬獨立、阿、后、爾○東曆三月、聖僻居、

羣后爲分餽饒、聖惡之、異日覓馬里葉得之、

于哈甫奴室、哈甫奴歸、恩之、語阿以涉曰、聖

當馬里葉子我崔、阿以涉告于聖、聖曰、汝

大干後世女德之式也、而蓄忌心、吾誓一日

不御諸婦、因命補白克、歐墨爾攝理政務、

居深室小樓、飲食內使進之、然而五時

必赴寺也、越二十九日出阿以涉曰、天差

居一月、今纔二十九日也、聖人曰、月有大

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此月小也、俱至

問安請罪、曰吁、吾豈爲惡、汝僻居乘吾與主

對越也、識者曰、僻居一月、亦聖之米而拉直、

盧占何咱曰、厄撒納亞米勒諸國王、連盟上

表請魯密王東征、曰、東南之區有穆罕默德

者、自稱天差于墨克默底納創立新奇、更改

古教、東帶諸國帝王、皆臣服之、邪焰飛空、狙

詐橫地、若不亟爲撲滅、將恐濫及上國矣、請

王急早東征、臣諸國願助一年糧給十萬師

魯密王、素服二氏教、雖早聞聖教之正、奈蔽

福揚然、以久安無事、亦欲有動、夜夢身直虛

空、手攀太陽、疑之曰、曰爲君象、復何攀爲、占

者曰、君德爲日、示君作德耳、今王出師、懲暴

除邪、正爲天下萬世作德也、王然之、遂領師

十萬、以是月初旬出魯密、至沙牧、沙牧王大

犒王師、賚數十萬金、啓曰、墨克默底納素爲

魯密供國、吾王征之、克敵必矣、臣願效前驅

俾糧自給、王喜、兵至離閣、待風奏曰、師衆而

行遠、未若致敵來也、遂駐扎離閣、信至、默底

納、聚衆士、曰、眞主命予、征忒逋克、是役、

忒逋克征魯密、王以臣國請、

密王欲順聖教請小國不可相拒兩月不戰而

路遠而時暑諸士願出征者錄名各備行糧願出而無力者助之準其來去之費是役也路勞而寡獲宜多備費除發庫財之半外各有力者願助之時衆士久閒聞征皆喜第長路遥天熱各恠錄名者僅三萬人補助之名動靜若合符節伐之恐招天怠也莫如以金銀釧手鍮耳瓔或貨且退師靜俟若果是聖人我輩俱當歸順若非聖人天主豈容此狂妄必然殄滅無須我輩勞師動衆也沙牧王啓曰自天主降



中軍祖杯爾前跽伍腮的領教士旗爲有翼厄卜都章須黑子而直旗爲左翼聖自領墨爾爾里歐士茫及諸遷輔押後以是月上旬出師時天氣酷暑午寢夜行晌晡二拜俱禮于一時或早或遲焉沿路設拜壇兵次魯墨城魯酋屬國也王名厄起特有勇畧聞聖兵過欲截之祖杯爾請命攻城聖人曰未可也直道而過彼無能于我也直抵忒逋克距離閣三十里下營魯密王師出而心悔私

計曰穆罕默德果末世聖耶孰能制之非末世聖耶焉能大其事使偵人探其舉動一與蘇福揚所云聖德符合嘆曰果越百氏而上也天使臨凡孰能制之吾有過矣乃集諸國王臣論曰古經有載末世聖人矣穆罕默德之名蹟動靜若合符節伐之恐招天怠也莫若暫且退師靜俟若果是聖人我輩俱當歸順若非聖人天主豈容此狂妄必然殄滅無須我輩勞師動衆也沙牧王啓曰自天主降生後無復有聖人矣穆罕默德狂妄創立新法更改古教煽惑愚民侵蝕天下既不利于主教且又屢侵上國苟不遷其徵而滅之必至烈焰燒天矣魯密王曰吾已心折其人矣汝輩奈何諸國王齊聲請曰王服其教彼逆吾國矣魯密王曰彼行教非圖國者也汝輩且觀吾自有區處是夕下令結裝明早旋師諸國王臣無可奈何沙牧王忿恨頓足飛檄

師衆士請追之聖曰不可魯審王師出而必悔其有爲之君也吾于彼尚有後望不可逼也且此禁月也彼不與戰吾不與戰天禁也師出有名殺之無名何可追且吾師之出因彼欲侵吾國也彼且退吾何進于是大舉而還

**駝徵**

**鼠奇徵**

貳遁克路聖多昔奇徵史臣畧紀其概如後云



**禦風**

南至古喇川夕忽傳令曰今夜有颶風橫暴也人不可獨起必相扶而起相依而立駝膝俱上絆夜至果然有洒二的氏二人自恃孤行被風舉之擲太乙山陂昏倒土人識之載送聖營

**漸雨**

行次絕水聖舉手面闕默禱未已而雲生雨作全軍得飲器囊滿貯雨忽收而路不濕聖

人曰吁衆士爾輩醒覺主不吝于爾祷獨吝于主工乎

**駝駝**

聖駝失遍覓不得奸黨啞曰聖人能語天上事而不知駝在何處耶或告之聖人聖人曰吾何知乎哉眞主知之也駝現在某川某谷疆牽于某樹枝衆亟趨視之果然

**水注泉**

貳遁克井泉盡爲沙牧人填塞軍士恍劇聖命以盥沐之木任抉多坎點滴其中泉即湧注聖師歸而水竭



**全軍啖藁**

糧程不及炊軍士飢甚聖命數士提囊駝馬沿路散藁只取勿視全軍飽資而囊橐仍空

**爲士祈功**

尊尼查代求得陣亡功聖人曰是役未必戰也懇求聖命取樹葉扎膊上祝曰主也不將其血付諸逆人尊尼查代驚曰弟子不求傷

全也聖人曰爾果誠心爲道病卒亦得陣亡功果于歸師日得瘧疾卒

## 誅刺

還師日雖忒逋克數里有肩夫十數人臥路旁聖遙見即命捉住曰奸賊也勘之乃沙牧王所覓死士伏路刺聖者十二人誅之

還討哈立德取島墨島墨順封其國

聖歸師次島墨島墨王厄起特受沙牧王撤嚴飭精兵斷聖歸路聖聞之晒曰十輩焉能



遏巨艇乎諭哈立德曰汝可領汝部下團百八十騎遶道取島墨彼兵自退吾軍可長驅歸矣哈立德啓曰厄起特勇敵萬人況一城也四五百人可下乎聖笑曰儒才吾有錦囊付汝汝今聲張取島墨勿抵城勿與戰離城五里野伏待明日暮開視之厄起特與城在此錦囊中也哈立德領兵徑襲島墨厄起特伏兵閒之急退聖軍歸哈立德依計探其兵已歸城城門緊閉次日暮開囊視之曰一重

月下厄起特出城獵野牛取之勿殺哈立德取土人問之對曰厄起特最愛野牛每于月霽城上俟之必有野牛至取之哈立德傳諭衆士咿牧擒鈴准于一更到城下是夕厄起特攜妻登城玩月至一更見野牛宿隍邊大喜曰今得所求矣急挾弓矢出恰遇哈立德至捉之從者不知兵數多寡急入城緊閉哈立德重縛厄起特將解歸厄起特大叫曰胡不殺哈立德曰聖人囑付勿殺言汝智勇才

能欲留汝爲大輔也厄起特感泣曰聖德如此高厚吾愧于前矣乞解縛願招城人降以報聖哈立德覩其誠解之厄起特進城諭以聖人之德通城納降厄起特以駝二千馬六百甲四百鎗四百弓矢二千爲貢獻隨哈立德見聖聖悅曰吾久知汝義勇遵道信德汝其歸服作我藩籬吾其用汝作休厄起特亦感悅頂謝聖德高誦清真言入教遂封厄起特世襲島墨王給印劄厚賚之歸遣士爲

傳經習禮改天主堂爲滿真寺

諭衆赦忿好

聖師歸之明日、傳諭遷士輔士、暨多衆士、征者未征者、俱集公庭、諭曰、嗚乎爾衆多士、均爲衆主民同爲遵道信德、有征者、有未征者、征者得功、今世賞、後世福、未征者無之、除征而無力者、與既征者同、或有力而助征者有罪、惜身財而不出與親征者同、退畏者有罪、其從征者爲生道而出者如約、爲擄獲而出者衆功爲籠蓋而出者無後福、不得已怨怒而出者、與未出等、其未出而有罪者、如其自悔自責者可赦、隱瞞者無赦、告發者無赦、巧言飾非者無赦、眞主之鑒觀于天地人物也、幽微畢照、巨細不遺、心之所向、意之所之、孰能瞞之、今也無須告發、忠奸畢露、眞主早已示覺予某某愛主思征、自怨無力、悲泣三日、某某陰助某士若干、爲征費眞、主已赦其往過、約其來福、某某甦

疾實爲退畏、某某告故、實爲惜身財、某某借無力、實爲坐觀勝敗、又有某、提兵先予而出、扎營某地、窺予師行、捲旗而返、是皆無赦之罪也、今日者、眞主命予、論賞赦過發奸、而不名斥其非、蓋曰、人莫不自知其非也、若能實心怕主、自悔自責、思勉將來、竭力於生道、可望有赦、依功錄福、若故蹈前轍、私心自昧、永遠沉淪、汝輩須自悔自責、無汲汲罰者衆、求間竟夫、啓悲感感伏地、請爲告赦、發類頒諭

身財爲主道用者多牟、

諭曰、武進克征、于諸征爲最難、一則路遠二、則天熱三、則人多貧、四則禾始稼、五則曾密兵、爲天下之最雄、人皆畏之、不願出征也、既出矣、未一戰而還、無見功績、又無擄獲勞軍費財、莫此征爲甚、未免從出者、忿未出者謗、抢財助資者有私悔焉、謂此行爲虛擲也、烏知實由眞主之命令、非聖人之私意乎、主命之義意何在、穆大公宏

于逸豫矣均稱穆士而其中忠佞賢奸相去如天壤同爲出征而其中眞僞公私不類如金瓦眞主知之聖人知之衆人不知也眞主欲彰其隱特以此征試之使忠無不得泯其功奸僞不能逃其罪而庸鄙之徒不敢以瞞昧從事也主定如此聖斷如此曉白于衆人如此則怨謗息私悔除是月海北港南查氏王薨

王名額速哈聖承父祖基業御國愛民服遵

聖教遠域穆人多投仗之深蒙其護庇安養至是無病而薨臨薨之前夕囑諸子及衆大臣曰吾承祖父之訓服膺毋違訓迪子孫永保勿替凡有傷穆罕默德及穆聖之教生者即猶傷我即猶傷我祖父如有別國侵犯兩禁之地急即救之無敢怠慢無敢坐視無貲我冥冥之望訃至聖聖領衆士南郊設壇南向頒拜謂之帛亡復遣士執賻往弔



聖教遠域穆人多投仗之深蒙其護庇安養至是無病而薨臨薨之前夕囑諸子及衆大臣曰吾承祖父之訓服膺毋違訓迪子孫永保勿替凡有傷穆罕默德及穆聖之教生者即猶傷我即猶傷我祖父如有別國侵犯兩禁之地急即救之無敢怠慢無敢坐視無貲我冥冥之望訃至聖聖領衆士南郊設壇南向頒拜謂之帛亡復遣士執賻往弔

八月（拾而那○東曆五月）聖女庫立蘇木母卒

女名韞母庫立蘇木乃歐思茫之繼室也歐原配聖之次女魯幾業以遷都三年魯幾業辛于白德爾征時繼以三女妻之玉是亦卒于厄卜脫里合廬其墓

一月（祖立格爾德○東曆八月）命補白克朝覲宣約

先是聖因出征頻煩不暇逐年朝覲乃命補白克與聖輸替朝之今歲補白克朝則明歲聖自往朝也聖諭補白克曰是日也眞主定

化天地帝王初受時寶天民敬服命旌懿勳

先是二南氏與教福氏造古巴寺恭請聖龕入寺禮拜聖樂往二氏奸徒嫉忌之亦謀造寺延聖禮拜欲害之也夫能起事有厄部酬琳爾韓托里等為戚爾撒學人聖初到默底納拜門請見聖命入問何教阿昧爾對曰身卜喇欣教聖曰易卜喇欣不容拜佛也對曰弟子不拜佛聖人曰謬也阿昧爾誓曰若謬必遭流亡孤死聖縱之及吳侯地征阿昧爾協逆攻穆花津兵敗阿昧爾逃至沙收說沙



牧王馳書各國會兵勦穆復至曾密說改裝爾王東征師至離閣不陣而返阿昧爾無計向各國募資佯言造天主堂得萬金與韓托里潛歸默底納倡言造禮拜寺請聖門穆士十二人首事斜工工既竣成舉默直墨爾門陛之道為以馬目以邀聖信率衆恭請聖人赴寺禮拜時聖方料理征甙逋克辭衆固請許以歸來衆請題名聖曰如喇勒傷害之意迄聖回師衆迎于與臧地名距默底納二十里懇請許之初

命馬立克與撒林帶領十人先往打掃殿屋暗竭以計馬等領命至彼佯云打掃縱火焚之阿昧爾逃馬等歸白聖聖問故聖人曰彼造寺以賺吾往欲害我也吾初即知之命名如喇勒用其意也衆曰穆士斜工默直墨爾學教柴何聖人曰此奸黨之餌賺也諸人被惑為所用矣何傷其為穆士彼募衆之財謊也謊者不義故焚之不留其不義為吾清淨宇也衆乃釋然阿昧爾無面向各國潛遁沙收



## 西尼查代孫阿卜都卒

西尼查代墨爾人也少孤貧養于叔叔巨富行二氏教賈於默底納居焉尊尼查代既長聞聖人之教欲歸之叔不許曰爾捨子巨富去耶抑欲以予之巨富與穆人耶隱忍多年不能已告叔曰俚志在從聖人之教叔曰孰

非聖人之教、對曰、凡拜像、即非聖人之教、
怒曰、吾不能遏汝之志、汝但赤身去我、不得
取吾財亦不容攜汝之所有、尊尼查代遂行
叔盡脫其衣、裸至襪褲不容服、乞得片褐暴
體而出、夜投聖府、時聖在寺、晨禮未歸、急投
寺、衆方禮畢聽講、聖見之呼曰、來者何人、對
曰佛奴、聖人曰、咈、非也、尊尼查代主奴也、尊
驚曰、眞聖人也、因告其來意、聖命取新服衣
之、誦清眞言入教、命歐墨爾領之、讀經習體、



尊尼查代聲高而急、衆人惡之、告乘聖、聖曰、
姑容之、初進也、尊尼查代身材壯偉、長七尺、
佩四尺劍、而性怯、從忒逋克征、求得陣亡幼
以疾卒、子阿卜獨孫阿卜都世襲父職、至是
阿卜都卒、聖親爲殯葬、曰、此子天人之所共
愛也、

## 色魯直子孝

色魯直乃黑子而直之尊者、聖初遷默底納
黑人欲尊之爲王、強加冕旒于其首、棄之去、

## 黑子而直遷邑順教

先是黑子而直本戶族人萬信聖人之教、乎
爲聖十一年、歸順入教矣、尚有餘衆不信者、
及奸惡與聖相忤者、因見色魯直禮虔之禮
與聖人降重入教之誼、俱各感動、會來入教



## 選都十年戊辰三月勒比而立款臥立○東曆丁卯十二月　使哈立

德教納直郎王階土順封其國以二木
爾雪教興管稅賦

自忒迪克征納客王信道退師遠近諸國俱
欲覩光來朝近國先賓服後則遠國來朝納
直郎距默底納近千里王名階士才而懦治
政有方而剛斷獨少聖使哈立德往教之王
率臣民迎于數十里外款慰殷勤住旬日王
率家臣耆老從哈立德來默底納朝聖入教
聖大勞慰之仰以階士世王其國以輔士二



木爾輔之掌教典收稅賦盡除佛宇建真教
寺

是月聖子以下喇希默卒塋北溝通

聖子以下喇希默未二歲疾慢驚聖視之流
淚曰吁吾兒完爾主約終爾大數豈不樂從
離別爲傷耳既卒哀痛淚漬濕襟或進曰天
蓋嘗禁人哭聖人曰禁號跳禁打臉扯衣禁
吟脏作調數落亡行耳悲哀流淚慈愛之徵
也人無慈愛不得主慈矣聖親爲殯塋舉國

弔之○是月朔日食越十日以下喇希默亦
人皆曰因聖子死而日食聖人曰非也日月
之食天道之恒也眞主大能之證也不因人
事而食也第日月之食如人聰明之感也見
有食之仰返躬思過禮拜祈祝以冀罪愆釋
而復聰明之本也故有日月食禮

九月勒默臧齋月○東
曆五月是年有閏

二國東北譯法而西王也朝儀與前同第優
柔有加每王來朝必有命戒曰維眞主命汝



墨爾地王爾木爾來朝

墨爾地本名墨爾堤克路北聖人曰王知汝
國爲信佛之尤者乎對曰然曰何由而能去
佛從穆若是其誠也王曰信佛之人莫不知
佛之謬也俗尚爾爾雖有知者亦無如之何
矣今沃差明眞闢妄至精至微曉告天下如

日麗中天凡有目者莫不披光見明是以諸迷暗而投光明也聖人曰爾國佛宇若干王曰大者三十餘所小者七十餘所聖遣士從王歸國盡毀之以給窮民爲炊薪另買木購工造清貧安息訖明日入見請訓聖諭曰君二奉主無方無象三盡廢舊習遵行新制典禮四盡毀佛舍建造禮拜寺入寺禮拜

## 一、一、一、

生焉、其國不爲民寇者幾希、國爲民寇、災在反掌間矣、王曰、敬承聖教、敢問理國之道、聖人曰、爽正學、滅邪言、教民以聖人之訓、灭道五功、人倫五典、飲食冠服婚喪禮制、不雜異端之學、不淪習俗之陋、則國政民事、均得其理矣、王曰、敬領聖教、敢問安國之道、聖人曰、親親重賢、人正出奸、懷遠厚荅、不勞民、不擅工無禍民之作、無怨民之取、悅征以餘取、採以時人物俱安、國未有不安者也、王曰、敬



服聖教、敢問保國以嚴已之法、聖人曰、不矜名、不恃位、不慢人、不傲物、與居寢食、念念眞主、視爲君王、與爲吏卒等、同皆眞主之奴也、服教必殷、舉止惟慎、一念不正、戕命之毒、一法不道、伐國之斧、王者爲萬作之全具也、王之所好、天下好之、王之所惡、天下惡之、王者遵于前、軌攸置于後、民行君道、君者天下之表也、表正而後天下一是、故欲保天下之無失、先嚴已之心、欲保政教之無失、先嚴已之

法、國與異端可守也、枉法不可久也、王聞荒拊膺欠身曰、敬承天差聖訓、永遠遵服七國王臣、咸稽首頂謝曰、臣等治國若庸醫治病、亂投方藥、今蒙天差指授、若得雅師、而知鍼灸矣、天差至德以仁、聰明睿知、福慶永長哉、聖人問于耶滿王曰、木漢勒蘇、耶滿佛時景如何、王曰、自國人奉聖教令遷勒止北矣、聖諭勒止北王曰、活佛遷汝國乎、對曰然、曰歸即殺之、并毀其像、對曰、微臣弱德、愚昏、曷能殺之、聖



人曰、活佛者、魔附而爲妖也、爲其效者、參其制、汝爲其君、則能殺之、王沉吟、聖取令箭付之曰、執此即能殺之、速殺報覆、王色怯而語促、聖人哂之曰、汝信心弱也、差遷士葉模耳偕往殺之、毀其像、耶滿王率七國君、謝愆而歸、聖大賚之、咨其所貢、各國聞活佛殺、歎服、曰、信乎、聖教之眞也、俱順教、



○壬辰六月、寧古塔王率諸屬國來朝王咨哈比卜掌東南譯諸國因耶滿諸國之

順而順也、帶請爲帝、請望同爲貢、聖論命飛咨、哈比卜請曰、敎國絕域、即聖化最遠、乞天差賜之經書、委諸學傳傳授、則蒙光化永遠矣、聖乃賜之真經、條約命輔士色依德偕往爲司敎

德子德三祖爾勞率諸屬國來朝

京譯諸國也

哈爾部主寰兀歸服



段穆罕默德不休至是見諸國王臣皆歸屬來朝、亦率眷屬來朝、入敎請罪、聖人曰、但信主不貳奉敎無違、毀棄一切佛像佛室則無罪也、寰兀拜倒侯旭曰、謹遵聖敎至仁至德、感人于迷、細引人于正道者、聖敎也、聖賜之十號百余

欽都斯塘所屬國十二王來朝

聖諭諸王曰欣都斯塘爲東南帝王之國、距此二萬餘里、今其帝率諸王來朝、信心至矣、宜出郭迎之、王見聖下車、聖請駕、帝請望同駕、聖固辭、乘駝、王亦易駝、並轡入城、館舍、明日率諸王朝見、請訓聖延帝賓位、諸王下列、聖人曰、君國以何爲敎、帝曰、雜敎、聖曰、敎何以云雜、帝曰、認理不真、則邪言易入、人各一理、家各一學、爲敎者多矣、望曰不有古聖人之經乎、帝曰有也、第爲異學混淆、民心易惑、不知所從矣、聖人喟然嘆曰、天下均海、皆是也、君明道者也、必知真學之所從趨

居赤道之下、按天方輿圖東南之國有五方則其中國也、東西南北各一萬四千餘里、斯瑪竇即其人惑于拜像、凡見有畫繪者、即望像拜之、至有刻木鎔銅、塑像拜之、及其久也、邪魔爲祟、以人爲造化天地主、稱佛稱神、亦塑像拜之、至有刻木鎔銅者、祈禱佛、不復知有眞主矣、其俗淫于都國民多惑焉、正人守正、邪人入邪、亦有邪正兩行者、讀聖人之經、而行邪異之教、或披邪異之服、而讀聖人之經、迭謬爲之辭曰、皆一理也、始而愚人惑之、繼而



知者亦惑、知者惑、則文其言而飾其理、謬謬相傳、且以爲教矣、此最學之從起而教雜之由來也、十二國王臣齊聲讚嘆曰、今日方明異端雜教之原委也、聖人曰、君自審何處帝扣擗欠躬曰、子亦欲闢邪說、正人心、苦無其法、聞天差奉天關化、誅滅羣邪、倡復聖人之教、特來朝請訓耳、聖人曰、美哉、乃心浩哉乃志、大哉乃事、君欲復古聖人之教、則百王之慶、千秋之幸、賴君一人也、古聖人之教無

他、祇奉一主而已、欲闢邪說正人心、復行古聖之教無他、明夫萬物非主、惟有眞主而已、明乎萬物非主、則不惑于人物之像、邪說曷能入之、明乎惟有眞主、則勤奉有一定之趨、人心孰能動之、夫二語者、化僞爲眞之丹汞也、天固造國之寶鑰也、凡人敬持無間、敬信于心、而無往不利、吾之受命行教、止此二語已矣、其他一切經訓、皆二語之注文、帝與諸王、齊起禮謝、稱頌讚揚曰、敬承聖訓、祇奉聖教、



既蒙提覺旨歸、再祈指授條目、活我人心、使我人事吾聖天差至仁至德大慈大悲憐憫衆生者、聖人曰、主命五功、念拜齋課朝千古聖人之準遵也、主敕五典、忠孝節義信千古聖人之勤奉也、五功修天之道也、五典盡人之道也、修盡天人之道、則人之能事畢矣、帝曰、懇哉敬哉、寅亮天功、服勅人道、予拜命矣、于是聖命歐黑爾須授眞經、默思歐弟傳給、條律、以輔士哈比卜等三十人、分隨帝與諸

王爲輔傳經教習歸、俱各有貢賚給勘合、聖
親送出郊、帝與諸王歸國盡毀佛室、造禮拜
寺、鎔銅像爲器、
詔帝遣使問爲王聲罪除之理。荅之
詔帝自師出離閣不戰而返中心怏怏、欲
服聖教、而勢不能、商于羣臣、羣臣皆忒爾撒
百計阻之帝心猶豫、侍臣疏曰、豈有中輟而
服邊譯、帝王而順草野主教而從異端者、穆
人之道雖眞而教法反古盡革天生之經除



往聖之教、若順從穆罕默德則是逆天生叛
先聖矣、奚可哉、帝曰、吾試問之、乃遣使至默
底納、問爲王之事、并革除經教之理、聖荅旨
曰、凡爲帝王、時省三事、一世莫吾尊而有尊
于我者、眞主是也、生我死我、福我禍我、予我
國土奪我祿位、吾莫之違命也、時省于此則
不以尊位而傲慢羣生、不因國政而沈玩教
典、興居對越、惟眞主之命禁是行是戒、二世
莫吾尊而吾與百官士庶同爲眞主之奴、同

為一體、同是血肉之軀、同此好惡之情、時省
于此則災疾同其憂苦、豐稔同其喜樂、不施
枉法苛政于民矣、三帝王之言行是一切言
行之宗也、我若善則天下之善、未有過于我
者、其善庶無邊際、凡天下之善皆吾歸我欲
惡則天下之惡未有過于我者、則其惡亦無
限量、凡天下之惡皆吾受、時省于此、則謹言
慎行嚴于身、察于國、苟有一念一政之不善、
即若癰疽着身必思有以療去之、無致喪亡



祚命也、夫三事者、帝王之命脉也、省則生、不
省則死、而所謂善者尊眞主、法時聖而已矣、
尊眞主則不以非主爲主而異端邪學在所
必闢、法時聖則遵因革之命而明先聖後聖
之道一軌、彼夫以異學爲教、與不遵因革者、
雖曰行善、非善也、聖聖相承、如帝王禪代、背
時王而尊往帝、不可也、予豈革除主降之經、
者乎、一百一十四部主降之經盡載甫爾噶、
尼經中矣、尊甫爾噶尼、經猶尊前古一切

所降之經也、予豈革除往聖之教者乎、十
萬四千聖人之教、總歸以思喇穆之教矣、奉
以思喇穆一教、猶奉前古一切聖人之教也、
然而必行革除者、因自開闢升遐六百年無
聖者出異學紛更、經書錯亂、禮儀法除非前
古之經教矣、予奉真主明命、一切革去、統歸
一經一教、益示天下同歸於道也、天下同歸
則萬世永定爲君者真主之影、吾君掌天
下、式百寮、虛心下問、故敢以直陳、使回帝憲



## 聖客立圖飛勒子厄爾白三人以謀逆誅

旨曰穆罕默德道明教正也、吾豈能心違哉、
三人素毀聖教、見萬國來朝、愈妬之、相爲謀
逆、佯以貢獻來朝、約厄爾白袖劍殺聖、迄至
聖門報入諸士皆告其詐、聖曰由之、召亞密
立、先入命跪下、亞密立曰、來朝聖國以求榮
也、請厚之、聖人曰、服教爲榮、亞密立曰、願服
教、甘爲效用、問其所能、曰、可貳聖、聖人曰、吾
受命未有貳也、聖距二千里、覺之、發
天經曰、今日之執掌歸誰、歸威嚴止一之主
也、憊卒未嘗爲將、且畀之領旗、亞密立退召
屠飛勒子入命跪問其來意、對曰、無他、順教
也、聖命誦清真言、屠高聲誦之、退召厄爾白
入、命歐墨爾執其兩肘、跪下問來意、對曰、順
教聖人曰、袖劍何爲、對曰、路防聖人喝曰、吾
奉主命、教化萬方、汝輩輩醜不服、謀欲殺吾、
吾既受命于主、豈不蒙主庇耶、諭歐墨爾殺
之、彼二人縱之歸、二人抱頭鼠竄、出城反面



向城大罵、誓必募兵削平黙底納越數日、二
人領兵至、大肆慢罵、忽一鳥過、翅掠亞密立
喉、倒地、喉生一瘤、急救回營、瘤裂死、屠飛勒
子、復持兵出、忽營中火起、兵營俱焚、屠入救、
亦焚、聖命阬其焚尸、與所焚駝馬于野外

## 捕盜還財

遷士符裁立阿孫之主人也、貢于沙牧、病篤、
將財寶包裹貨中、囑其二使回家及卒、二使
盜其財貨逃、人不知也、聖距二千里、覺之、發

使捕之得其財貨歸阿孫

二月（祖立后哲○東曆八月）聖維達謁見（達云辭別聖將終之朝也）

聖于先十一月（祖立格陵德○東曆七月）十五日、傳旨各方凡十日路之內、欲朝覲者可來默底納會、合同往、聖乘駝、左司經、右司注、命凡所行事、遂一記明、衆士馬步從其後、二十五日至侯咻、咻旃以單朝受戒、沐浴梳髮、屬香膏、服戒衣、禮二拜、出、揚聲讚頌、衆從之受戒、如法、衆不知聖乃以單朝受戒而皆以大朝受戒也（單朝大朝詳見天方全書）至盟克、入禁庭、撫玄石、遊庭急趨三匝、緩繞四匝、皆遊于故垣之外（故垣古天房之址也在克而白之旁相距數尺）至易卜喇欣位高頌天赦云、須聑易卜喇欣位為拜所者、禮二拜、初一拜、須法、體海一章、固理呼一章、次一拜、頌法、體海一章、固理乎一章、俱（篇名）拜畢、再撫玄石、由索法、門出、至索法山高頌天赦曰、維索法、與墨爾襖乃主之明表也、吾以主起舊起之、

登索法面關頌辭、默祝致意、下山向墨爾襖奔行、過川緩步登墨爾襖事如索法、自索法至墨爾襖、奔行七次、終于墨爾襖、開戒易服、然後為大朝受戒、衆愕然異之、聖人曰、設汝衆知吾所知者、決不將牲攜至墨克、或將大朝必作小朝矣（大朝正日之朝小朝餘日之朝凡人帶有前牲者須以小朝出戒旋以大朝受戒、饗喇格進曰、敢問天差只今年如是、抑永年如是耶、聖人捉其手指曰、吾將小朝作為大朝內事

矣永遠如是爾里自耶滿來帶聖駝百頭法土默載焉、開戒易服、艷妝、點目、塗土默曰、父命也、爾里問故、聖人曰、吾女之言是也、汝初受戒、屬何意、對曰、如聖之意、聖人曰、吾有稍牲也、汝當常戒勿開、直待大朝畢飲曰（祖立后哲月名）聖乘駝、向彌擎高誦應辭、駐彌擎竟日、禮五時拜、夜少息、至日升、諭移帳、駐爾里法提（山名）扎帳于南勒（地名）過午至瓦隄（川名）命宣禮、喻哺哺二拜于一

時乘駝向爾里法堤登一絕頂、當米石阿山向關告祝、至日落、命伍伯置與聖連騎疾趨、遇岡阪則緩、逕趨毋子德里搏、禮昏夜二拜于一時、諭衆少息、午夜禮晨拜、時曉未發也、乘駝疾趨向關、一路祝讚不輟、時日尚未出、到爾吃白爾峯旁小山、射石七次、每次九石、每石各志克比爾、至彌撒畢、牲壇宰牲、聖親臨宰割、一時宰駝六百三十頭、餘命爾里宰之、竟于駝、每駝割取一臠、一鼎烹之、聖自嚐、乃命衆食、乘至禁門下駝、遊庭禮啁拜、飲滲滲泉終、衆士見聖禮節周全、誠懇嚴恪、齊聲問曰、天差行禮如此、後人何能望顏、聖人曰、吾有寶物遺存凡人保之、必不迷路、須知即古爾阿納也、眞經名　嗚乎、衆士若人問我于汝輩、吾在世之所作做將何對、衆對曰、弟子作證、委實天差、乃任道了責、忠主愛人、至仁至德、大慈大悲、顧衆生者、聖舉指向上、復向下、復向衆、曰主也作證者、



朝覲途次或人告夫妻反目致血、聖人曰、汝輩財血互相爲戒、從此域此月此日起、前此之血勿論、吾定血之初律、乃一、卜尼僧拜爾血也、僧養于賽爾弟家、胡寧立殺之、吾以爾巴士爲掌律官、所定之律、一本主命、爾人畏主須遵是律者、夫婦乃主命之配偶、宜則居之、不宜則出之、居之出之俱有道、穆民遵道而行、小人無所不至也、汝輩畏主、善待妻孥、顧其在制衣食居處、依常禮

## 吉兒證聖

子初產母抱至聖前取吉、子忽嘻笑曰、眞主欽差也、聞者大駭、聖即以穆巴二克名之　穆巴二克此云吉慶

## 魯密家臣費爾法服教逮獄卒

費爾法魯密國人、原屈忒爾撒以博學奇才

官至家宰、聞聖人之教心服之、屢請帝歸順、帝嘗以有待後每見帝喜怒不常倏愛聖道、而欲舍國、倏忽惡之而又出征、不可待矣至、是陰使人上表達聖、自其心服而不知禮儀、請禮儀條目、以便遵行、以白駝白馬白驢各、四黃金百鎰、錦緞百疋、為費聖苔旨畧疏晨夕功課儀成冊苔贈品物亦厚賞來使黃金、十二鎰銀錢十二千、錦緞四端、機布八疋、卽令之西洋布長闊四尺闊四尺



奉眞主、嘗呼曰、萬君之君、萬主之主、或譖于帝、目無君主、私通外國、下之獄、二氏之徒恨之、遍害

回回王把臧麗聖命世子舍爾襲位以阿密立德蘇爾勒白二木爾五人為輔聖、聖隨苔旨以世子舍爾哈立德乃聖人輔士歐喀揲乃墨哥之阿密爾哈立德乃聖人輔士、歐喀揲乃墨哥之總領其餘皆先王之舊臣也、墨阿子乃遵士者、白立之子、嫻熟教典、勤愼老成耶滿人素仰其德教、故任之墨阿子行聖餞于郊、嘱曰、吁、墨拘子吉哉美哉、眞主光揚救道哉、人品不同、教法有別、帝王之教、宰官之教、學士之教、農工商賈之教、各以其時、惟教門禮法、尊卑一例、汝到耶滿卽有三氏人問天堂之鑰匙、是清眞言萬閉以此而開、直趨眞主、毫無阻礙、凡人虔誦清眞言百禩成福、墨阿子曰、若問其餘、聖人曰、保守眞經、聖道者、墨阿子曰、若問眞經聖道之所無、奈何聖人曰眞經聖道何所不有、人力介之耳、汝卑屈于主則高尚于人、求明之心不已、主必開汝之知、無無知斷事知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無妨苔之曰、眞主能知也、嗚呼、墨阿子、吾囑汝、和讓爲先、母事爭角、講道論理、惟經聖是依、若有疑問、書明寄我、待旨後苔、勿以私臆對人、私臆火獄之引也、言次墮淚曰、呼、墨阿子今日之別、大別也、吾無俟汝異日之歸矣、歸歟歸歟、見吾寺宇、過我墳頭、墨阿子驚泣曰、天差無欲弟子之歸乎、聖人曰、知士不保終日、墨阿子緊執聖衣、傷心流涕、聖人曰、汝完主命者、相依相慰、寧忍而別、聖還城大呼曰、呼、衆士爾衆知之、至合聖道者、至慎之人也、不論何時何處、

## 古喇爾王順教

古喇爾北譯大國名、其王尊巍無並、行二氏教、深明治理、恩威賞罰、大獲民心、國人奉爲世界主、晨夕禮拜之、聖差哲里勒持旨往教之、王讀旨畧曰、人寰莫尊于帝王、天地莫大于眞主、眞主者萬尊之尊也、凡屬人神咸禮拜之固也、帝王受諸人臣之禮、不宜受人奉事眞主之禮、天人之分固也、首爲一身之尊仆地而禮君上、以尊奉尊也、額爲一首之尊、叩地而禮眞主、以至尊奉至尊也、聞之貴國人臣、以叩頭之禮事君上古雖有之、今悉除之、王如以道治天下、功垂千古、請行改制、盡臣下士愛民敬主、一人有慶萬庶蒙休、王讀畢、以手加額曰、天差以道教我、以禮約我、吾出迷阱、而立高巔矣、敢不服教、遂禁叩頭禮廢二氏、教親率后妃子臣千衆、來歸底納謝聖人教問爲王、聖人曰、王者眞主之影一事不道王之過、王者民之役一夫有失、王之責王者代主之位者也、體主之能習主之德、有全美之具焉、眞主富有萬物、惟王者能肖之、若以其富有、而習主之德、無不可、是故博施濟衆、以成仁寬刑薄賦、以成慈息威屏怒、以成擔待、詠奸討逆、以示威嚴、明利獎察民隱、以見昭鑒之無漏、興正學辨異端、以顯治道之有方、旌善養廉賞功罰罪、以証賞罰之必

行而無私、若曰享福祚而不已有、日歷世永而不必逾發高志而并不求兩世之所欲、身立清淨之方致思無何有之境則與主為一矣、如此者則兩世之王也經曰維真主命汝公愚親親勿虐惡抗拒厥命諄哉汝其欽哉公愚故親親虐惡故抗拒親親則與主一抗拒則與主畔也畔之罪莫大焉王曰感謝眞主敬承聖教敢請典禮儀制以永遵守聖悉授之○歐墨爾世古剌爾王率臣民一萬八千人來歸四千人來歸底納入教、釋四千奴為良、告曰弟子有罪可望赦乎、歐墨爾曰何罪曰向也吾受臣民之叩頭曰今也如何曰自蒙聖人示後戒之矣歐墨爾曰戒斯赦矣王也幸子也萬罪莫當一悔悔之于罪猶火之敗毫毛也惟眞主亟准人悔王感泣謝歸復釋四千奴為良、





遷都十一年事實

遷都十一年、己巳正月、（每哈蜀歷戊辰十月）密速爾帝遣使來朝問為帝王之道

密速爾自古帝王之區、西極之中國也洪水而後、努海季子哈牧之孫、密速剌音氏奉祖命、牢治水土于西極、開基、因國號密速爾傳十數世、歷千二百年、郁素福掌國、民知奉主之道、又歷四百年、母撒克費而傲王、復興正教、閱六百餘年、達五德、蘇來茫、統一天下、凡日出沒之所、悉逮焉（秦穆公時有西士之道見史劄）又一千一百餘年、爾撒為教有逆首屠都司、聚七十千人來殺爾撒、爾撒野遁、屠都司、聚七十千人、來殺爾撒、爾撒野遁、追之入室、眞主顯大能、俾爾撒昇天變屠都司為爾撒相、衆逆惑焉執屠釘樁刺死復還屠相、衆逆愈惑恐泊殺主之罪、有邪魔倡言、二人實一人也變化顯相、受爾人罪、嫁爾人罪矣、時密速帝聞爾撒、亟出兵勦之衆逆

無紀、逃竄四方、及其久也、竟其教矣、當是時也、行其教者、曾密爲盛、沙牧尤諳、曾掌學士、成攻其學、密連爾與沙牧爲隣、曾見沙牧王、陪曾密帝伐穆陵使人墨克默底納、探知聖人之道、一同爾撒之道、並同干古聖人之道、乃遣使臣、載寶物來貢、問爲帝王之道、極稱達五德、蘇來茫之爲王、以是年是月至默底納、聖甚喜曰、昔者眞主勅命達五德曰、吁、達五德維予畀汝爲天下后、斷民



以理、毋縱私、私則迷路、惟諸迷路、罹于凶罪、須知此諭、寓有十義、提醒一切爲帝王者、一須、自識所居尊位、乃主與者、非由自己能力而得、二須、知是得自前人、不久、即復與之後人則應借此不久之位、以賺永遠無量之福、三須、知爲帝王是代眞主之位、即當體主之動靜維持、仁民愛物、以治安爲本、四須、知命我爲君、則諸凡政務、一斷於臣庶、因臣庶未必如爲君之用心也、五斷聽民訟、必遵理法、不可踰於理法之外、去無偏私、謂行偏私、而致有枉七、勿縱欲縱欲是與主爲對也、八須、知縱欲、即是迷路、克己制欲、即是天理、九須、知君位雖尊於今世、若於後世、猶是奴也、善必有賞、無善之福、惡必有罰、無彊之禍、蓋帝王爲天下之最貴、其得罪必、天下之至卑、十須、知聖鮮帝王之權而帝王、即全得乎時也、故蘇來茫只求王位、不求聖



學曰、吾得王則聖與學俱矣、凡爲帝王省此十事、庶幾達五德之王矣、然亦當知求王之利也、王有獨得者六、聖與學莫與焉、一掌天下乃主之事爲聖與學乃人之事二爲帝王有作德與善之全力、聖與學未能也、三帝王行一善天下奉之、共欲以其善進、若聖與學、必需待時、四凡帝王行一善政、禁一惡俗、國人遵之、其善慶皆與王同享、止惡之功、與王有分、五帝王遂意縱欲、爲至易而能戒之、其

功倍于尊常萬倍、六帝王有真主之威權掌生死、執貴賤賞善罰惡、無不任從、則驕傲易生、苟能尊賢敬學、日尋究其爲王、當爲之事、使天下安于寢食、嫺於禮義、不復有無告之人、則其王與爲聖等、今世聖王兼統後世必王與聖同管也、是乃以貴寶貴寶也、反是、是乃以珍貝易瓦礫也、非帝王聰知之所取也、

## 赤尼帝使至遣賽爾弟幹歌士以經教東

先是爲聖二年、帝以占星識聖、遣使來詣聖以賽爾弟幹歌士、遣、闕二十餘年矣、至是帝復遣使使、幹歌士、遣、闕二十餘年矣、至是帝復遣使西來、先是隋文皇帝也、其時帝有天下一統之基、欲圖籍天下方域、故逮焉、聖論來使曰、汝主方荒于政、而暇及此耶、使臣對曰、吾主之補宰臣之爲也、聖人曰、即以汝所歷覩者圖之、乃不汝謬也、聖復遣幹歌士陪往、囑曰、當者多士、留京未還、不免生齒日減、汝盡之經典、訓之禮節、如赤尼帝、問我作何事、爾對曰、奉天闡化、興正滅邪、革除假像、祇奉真主日勞勞于民事、不甘食味、時勤于國、弗顧家、知聲色臭味爲禍生之毒伐祚之斧也、弗取直好、如其問爲帝王之事、汝對曰、體天法聖、敬賢親民、廣仁惠正、法度燭奸、從諫日省己私、時察民患、毋貪廣、毋虐長、輕勢位而重天下、厭私好而聽賢良、

## 法而西帝率屬國數十王來朝請訓

法而西乃東帶帝王之區、屬國最廣、補哈喇撒馬而干及河後諸國皆隸焉、扈喇桑乃其都會、帝盡率屬國之王、以寶物駝馬來貢求爲帝王之道、聖人曰、帝王之道治而已、有治世之帝王、有治道之帝王、有世道兼治之帝王、治世之帝王乃真主恩威動靜之規模、恩威多出自己私、治道之帝王乃真主恩威、

動靜之顯位、恩威由之顯、而能見及其所以然、乃以道道之手、用理之鑰、開世法之門、以真目于已身、親見真主隱微之機密也。世道兼治之帝王、即真主恩威之本然發見、見顯無所顯、一真主之自爲動靜也。帝王乃真主之影、亦真主之器具、凡是三等、而列八品、心與天通、道與主合、有弗動、動則天地隨、神明應、萬物順、不言而信、不教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謂神明帝王、體真主之動靜、代天地之化育、仁覆萬物、德被無疆、革前歷代之弊政、興萬世永利之宏規、誅伐無道、靖除異端、使民事統於一、而心定於一、是謂聖明帝王、遵主法聖禮賢道古、審經權之宜、明治事之當、是謂賢明帝王、遠邇悉在其照鑒、利獎莫迯其洞察、秋毫無隱、幽明毋燭、以讞斷乎枉曲、是謂聰明帝王、明于治人、更明于治已、能治于生前、更能治于死後、是謂明哲帝王、兼保異端、保固正學、一志行仁、不爲聲色貨利所困、矢心治道、不爲奸宄邪慝、是謂英明帝王、行或自仁、事或依人知而不察、明而不辨、惟衆所侮、法熟奸邪、威伏賊慝、是謂庸王、網羅聲色、府藏財貨、廊廟權奸、圖圄良正、年飢而不賑、民困而不救、工作頻仍、稅征煩復、逐逐皇皇、惟所欲之是遂、是謂賊王、帝王而王於爲庸爲賊、復何以爲帝王哉。神明帝王、無爲而化、聖明帝王、有爲而治、賢明帝王、守正聰明帝王、遵主法聖禮賢道古、審經權之宜、是謂賢明帝王、保身英明帝王、善世庸王求治、而不得治、賊王作亂者也。朝位而夕除、欲速其效、精明其德、冥德者昌、不德者亡、苟無其德、不稱其名、諸君審名問實、據實命名、不虛位矣。于是帝率諸王頂謝寶訓、各用書記、永以爲箴

## 福里格王遣使來朝問造化根原歷代因革

福里格乃蜜速爾之邊譯、其人原蜜速人、

因僞殺爾撒、俱密迍王之討、逃于此結聚成國、至今六百年、成西極一大都會、國王國人、皆深信爾撒與屠都司爲一人、且謂其爲造化天地之主、顯化人像、救贖人罪、復爲設像供奉之、與供佛等、稱納洒喇教、即忒爾撒也、開台、魯密沙敬謹國、自古之經教、圖籍悉載、學亦淵淪、因初聞穆罕默德奉天闡化、不知其真也、僞也、繼聞其盡革前古、獨行新教、不知其正也、邪也、又聞魯密王、極道其正、密迍之洪福、蓋審其宜而處其當、



爾王、遣使問道、從之不肯、非之不能、故遣使來、問造化根源、以觀其述道之真僞、問歷世因革、以考其立教之邪正、聖早覺其來、語諸士曰、一福里格之問、試也、衆不知所云、日夕使至、聖荅旨曰、萬化起於真主、萬教歸於末聖、一日淳蘊、六日化成、造化之根底一定也、十二萬四千聖人、一百二十四部經書、興廢大成永定之經教耶、爾撒乃真主之欽差、非造物主也、屠都司乃逆惡之巨魁、非與爾撒爲一人也、真主變其形相、俾其自殺耳、末世聖人、自古經傳言之、名籍動靜、非爾撒也、故曰爾撒則爾撒亦只領聖人、不當爲造物主、實爲辨明非正教也、止奉一主、不貳一切有形、則邪說異端不能入、止遵一經、不求一切希異、則殘篇錯簡不容存、體主法聖、與正統邪、今日之教也、惟王明鑒千古、欲圖身後

納黑爾王率臣民二百人來朝

納黑爾乃耶滿之屬國、因奉墨阿子教順焉、欲覩光聖國故率臣民來朝、見聖、白狀、并多爲北溝進人皆救

北溝進葬聖子、易卜喇欣處也、先是聖自辭朝歸來、額卜穆外合、聖人之宅主也、謁聖、告曰北溝人心信聖教久矣、自慮罪業深重、難

蒙主宥弟子懇求天差一語超拔罪苦
聖曰諾侯命可也至是日夕聖呼穆外合曰
主命至矣蓋從吾往穆外合從至一所聖長
號默禱移時呼北溝人諭之曰嗚呼爾衆天
民也已知
主之無常生之無常後世之無朽矣即當
力脩今生之善保後世須知今世乃後世之田
園後世乃今世之收穫所獲即其所種未有
遵善而得禍者亦未有行惡而得福者須知
此身乃兩世之寶庫兩世美好盡藏此一身



主佑善人即
也棄諸邪異歸諸正途知所擇善焉矣保身
之道禁何勿遵禮遵正法兩世俱安默阿子
之訓其庶幾已默阿子曾爲北溝教授故云　聖歸穆外合
問於途曰適天差言此身爲兩世之寶庫謀
今生與謀後世孰急聖人曰謀後世爲急急
也者意之所爲也謀今生而意在後世則今
生即後世謀後世而意在今生則後世亦今
生

## 厄斯元弒耶滿王奪其后裴羅聖檄納查氏韓當二國伐之

厄斯元名矮合力號爾納西克而卜子也少
爲市棍殺人逃于深山得邪術作亂于耶滿
鎮尼阿之間憤騎長尾驢入呼爲驢者聖人
會處二人乘騎對立惡之招風刮之飛去此
其一像也殺耶滿王舍合爾奪其后裴羅氏
占王宮妖術誣民在朝諸臣多逸去聖傳檄
海北納查氏王與韓當王會師伐之



## 毋酒勒亂命哈你法氏以師伐之

毋酒勒蘇馬墾人自幼詐謬人呼爲謬者亦
聖處二人之一人也自去歲來朝入教歸國
叛遇妖人授邪術自稱天差致書聖人曰天
差毋酒勒致書與天差穆罕默德須知天下
半屬古來氏半屬蘇馬墾而古來氏強項不
服何也聖問來使曰汝知吾爲天差乎對曰
是曰汝知毋酒勒爲亂賊乎對曰亦天差也
世尊之貳也聖人叱之曰天差須有憑証可

妄稱乎、吾不斬來使汝速叩語汝亂賊主人速即改悔稱愚、不則早來授首、毋致兵民塗炭、書附使、曰、天差穆罕默德書示謬妄毋酒勒須知天下屬主、主任以與其人、惟謹慎人有結果、汝何物宵小、妄自稱尊、惑世誣民、撓亂清真、主怒罰必及汝、及汝從汝者、須准脩

二月、色法兩命伍酒墨征魯密

魯密自費尔注以入教遭獄、率羣臣畜憤百



姓心皆欲殺爾格而顯聖教、獨二氏人畏譏訕毀勸王興兵伐默底納、靖除穆氏安生無外慕矣、喜爾格感其言、終衆則人民安生無外慕矣、喜爾格感其言、終日練兵、信至聖命伍酒墨領師五萬征魯密、嘱曰、先奪安巴、以扼其要、安巴魯密關次向魯密、攻其無備、王臣百姓俱勿殺、只取二氏人活解來、予其誅之、噫吁、斯怒斯言、天命有在、吾恐不能復覩汝之軍威、聞汝之凱歌也、言際酒淚伍酒墨曰、請聖懷寬慰、弟子托庇主

恩、即月旋師也、伍酒墨即為整師、聖親為纏征旗、

## 以是月二十六日、都閃白出征師

聖躬自餞行、囑曰、嗚呼、伍酒墨汝以主名出汝為主道征、以勸諭為先、戰陣次之、如其抗拒、然後殺之、次理人情兩盡也、伍酒墨拜命、是日下營于祝爾福、默底納西北都閃郊山名、補白克歐墨爾邑爾弟卜尼幹噶士寨衣弟額卜歐擺的格他的諸遷輔為麾下將、時人訊之伍年幼、



不應協制先輩聖人聞之、怒拔襟而出、曰、師出以名、勝負以時、均主命也、伍酒墨世襲將才、智勇足備、強于乃父、乃父宰獨征魯密、遠矣、豈可以年小目之、況其有父侻欲報、父宰獨征毛忒戰死、故特命之無知而妄言者、斬、謗言乃息

## 聖不懌

聖子伍酒墨出師日、感寒疾、先是在北溝爾告赦、染微恙、時覺頭疼、王分蹄衆人之訊、拔襟而出、遂感重寒、頭疼愈急、時宿買毋納室、

命移阿以涉室及至聞阿以涉呼頭痛復返買毋納室痛加急至暨復命移阿以涉室諸后畢集聖曰吁吾病篤不能復臨汝諸室矣須聽吾言者吾受命爲斯世吏阿以涉受命爲吾後之穆府提記吾起居視吾生卒將爲後世教吾將止于此矣諸后附擗泣曰惟天崩之所欲止願永居之時阿以涉呼頭痛甚聖命近前以手撫之遂愈或曰后頭痛拂手而愈聖頭痛而悉何也聖人曰是撫言哉人



求愈吾待命病而求醫是避主也又曰吾嘗勘記念無常求治是忌死也

釋奴婢四十八

將所有奴婢盡釋放爲良凡四十人

盡數所有

聖人之財總爲三分一公務一私囊一九后自家之所有除公務與九后所有將自己之所有盡行給散與貧○臨終時阿以涉處尚存七枚金錢聖曰吾忘之矣命取至數之得六枚阿以涉曰留一枚以待需聖人啁然嘆曰吁噫吾尚何冀于主哉死而有金錢存命盡取付爾里散之

嘱

衆主知聖病篤咸請入視聖人曰吾方欲嘱所有衆呼爾聖法足立攙扶而出爾巴士引之至寺坐論臺末級衆環跪伏聽聖平身舉首拂拭屏息泣涕而諭曰感讚眞主化育萬類萬有皆朽除主一面主斷一定萬彙歸之



嗚呼衆主吾囑爾輩毋昧無常無常者天人之總路也阿丹不免死于古聖人不免死歷代帝王不免死吾不免死死足以動也須知于古聖人之于其民時未若于汝衆之長久者玉于泳泄須知我人也汝輩人也同此心同此理同爲總天立極同有任道之責同歸主吾之後無聖人矣代吾之位者學人也嗚呼衆主善體諸遷諸遷善體汝衆汝衆善保諸身經曰時哉世人俱在傷折惟彼歸信遵

義而相囑以存主者、必行也、母死逾現事順謹慎將事、凡人欲勝主定、主必降之、凡人誘主主必誘之、嗚乎、汝輩善體輔士、輔士善體汝人、兩世利益、汝輩與之、凡諸事必遵主命、必效聖法、毋任私臆、毋事與端、毋信邪說、吾今欲大別汝衆矣、先賢登程矣、行路不免路費、後世路費善行也、嗚乎、遷士、輔士、暨衆多士、歸眞有路、行路有引失路者、無歸失引者、無法庶衆由賢學而至遷輔、由遷輔而至聖、由聖而至主、此歸眞之路也、捨禮、道無之行也、合幾格、一切教法吾之言也、脫禮格、一切實吾之境也、由捨禮而脫禮格、由脫禮格而至合幾格、此行道之程也、經云、造化天地顯主大能、造化人神顯主全品、人爲天地貴、萬物靈、必以知主爲得道體主爲行道、顯主爲了道而已、人人能之、人人可登聖品、凡人覩、覩得近主之高品無他術焉、體主行道而矣



## 囑學人

通囑既已、復召一切士民俱集、曰吾囑學人學人是受聖人家財者、列聖不曾遺下金銀、惟有學問、凡人有學、即是受聖人家財者、是故吾教生中學者、即猶前輩聖人、經云至有學者、至怕主、我是爾輩中至知主者、我是爾輩中至怕主者、凡人有學而不遵、仍是愚太主士將若輩比如禽畜、經云彼負經而不遵者、譬如馱經之驢、有外學有內學、外學濟已濟人、內學通微達主、兩者門類頗多、統之可數析之無算、外學如字學、辭學、文學、經學、史學、律例之學、注疏之學、教典之學、刑政之學、兵學、農學、工造之學、醫卜術數之學、天文地理之學、時令之學、影表之學、格致窮究之學、講辨之學、問對之學、傳習之學、道長引領之學、萬物名稱之學、萬物性情之學、編著傳集之學、取採山海鑛地之學、如是等類、不能言數、內學如以馬尼之學、以思喇目之學爲

以合撒尼之學、善世定識之學、親見之學同共之學、分辨有無之學、悔過之學、清廉之學、計較之學、謹慎之學、度誠之學、認已之學、認主至誠感化者、斷事者三等、無斷才而任私者、有斷才而順情者、遵主法聖公正無私者、此外學者之九等、其中有與聖人同品者、有與魔鬼同歸者、端已正人、明眞闢妄、遵主法聖、至誠感化人者、與聖人同品、有學無行、有外無內、有名無實、志趣功名希富貴者、與禽畜同流、倡邪立異、廢置正經、



步位景象之學、道主近主續主之學、化已之學、學脩眞之學、長生之學、渾同之學、覺照之學、默觀默教命曉諭對言之學、通微達隱之學、開釋一切慢帳之學、顯光之學、入定之學、遊歷妙世與眞宰體用之學、如是等類、數倍外學、外學有盡、內學無盡、得此內外全分之人、可稱學者、不則否也、今之學者三等、外學者、內學者、內外兼全之學者、外學者三等傳學



任私順情、侮慢同學者、與魔鬼同歸、可嘻嘻、學者之不易得其人也、吾未見多人也、主界之學而以實心開教濟已濟人、無所干慕、則水中之魚、空中之鳥、普地之走獸、天地之神祇、咸爲善頌、後世爲諸善之領袖、與聖人同進天堂、主界之學、吝而不傳、或傳而挾私圖謀富貴、喜人稱譽、則水中之魚、空中之鳥、普地之走獸、天地之神祇、共爲惡咀、後世爲諸惡之班頭、隨魔鬼進地獄、吁嘻、斷事之學者、不

易易也、凡作斷事官、不刀而殺矣、外學者由內學者險、內外兼全之學者、化焉吾罕見其人也、其惟真主之人乎、如是學人乃爲代表行化、爲顯真主知能之動靜者、蓋處天堂、得近主之高品、

## 職官長

曰、吾囑官長、凡若主上命一聖君、必資之賢輔、以佐治化、忠諫善導、以歸中正、經云、得撒告主于我家屬于我宰臣、以當輔相、是故宰臣者、君之股肱、國之維柱、輔君爲治、上體君心、下恤民隱、察社稷之安危、審敵人之動靜、凡有所見、身先衆庶而急圖之、賢臣治事於未萌、才臣治事於已見、庸臣待事滋蔓而藥能治也、臣道以四正其身端方嚴格、以表上下、高其志廉潔自愛、以絕希求、定其心矢志忠盡、以公賞罰、寬其量包容恊恭、以行仁恕、民道在君民行在臣、君臣和平萬國咸寧、君者主之影、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也、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教不同、不相爲臣、無已則必有利於民、而無害於道、君以代主、臣以代君、伸屈平寬、而以致柱是求醫於毒手也、禮法之治、今古所同、風俗之事、異地則殊、爲守爲令、必觀所宜而行之、勿執經而廢權、勿任權而廢經、凡欲改制易事、必陳其所以而聽于君、國有君、邑有令、家有長、凡居上以制下者、必嚴其正、高定覽之道、治家與治國等、嚴之禮義教之孝弟簡明



上下、妻子奴婢一皆奉持主命、聖言毋敢怠忽、齋拜爾每皆爲牧者、是必孳問其所牧、一夫有失、官長之責、知夫爲官長、是代君行治、即代主行治、必期竭誠盡敏、不負所任、是爲顯真主治化之動靜、歸處天堂、得近主之高品、

## 職富人

凡人得了、潔淨財貨以之守分安廉、看顧親友、結交隣里、後世見主面、如滿月、凡人得了

不淨財貨、詩多閙寵、齋吝不捨、後世見主必受惡罪、凡有滿貫、遵例捐課、給與應受之人、苟課財分毫不清、擾祿財貨之內、一總皆成不淨之物、天課而外、復有佈施于隣里爲急、吾曰而衣、勒當囑我隣里之責、吾幾疑隣里可受家財、凡人歸信主、歸信後世、須看顧隣里、財貨如赤銅、若得點化之訣、可立地成黃金、去其渾黑、耀其精采、一倍可直數百倍、因財貨中有許多可惡動靜、若以些須善事之



點丹、入在其中、即可成永久吉慶之黃金、前惡之動靜千、抗主無求二柱已自富三背、難禮法、四驕慢同人五矜誇自覩六闊富邀弟七廢理正務八齋吝忍剋九無益浪費、主受感思長人有此十者、天人之所共惡、今世不能常保、後世永違罪業、若以聖教之點化、誠實之作用施於似銅之財貴、將十件醜惡、銷去、更換十件美德、即便成獻主賞玩之精金、一高志輕世二守已知足三端念向主四

感恩、增福五謙遜和同六簡施濟衆七閑心功課八謹慎取與九節儉用度十得托真主、凡事俯托真主無不保全、況復有一倍還十倍、百倍千倍至于無量之約乎、凡人有此十德天人之所共喜、今世既享福祿、後世永遠吉慶、凡人生時無善行、即是死人、凡人死後有功課、即是活人、佈施置義常存之功課、此造井建亭、修橋補路、置義田義宅、修建禮拜寺、一日不朽有一日之功、皆死後之功課也



捨散無多寡、生平一德終身受用不了設有一主喜之貧子、受爾一錢或一飡、培補其軀、凡其所幹之功課皆與爾有分、真人一息可對人神之功、則施者之所得于貧子者未可計量也、抑知今日之富、未必不由于當日之有一得也、貧未必不由吝也、知夫一得富一吝而可致貧富者必反思之、凡我皆主之物、廓焉爲天下共之、如此居富、乃爲代主行仁、爲顯真主茲悲之動靜者、歸處天堂得近主

之高品、

勉農人

曰、吾嗚農人爾衆須知、凡栽一樹、或種一粟、然後禽畜取益、俱書其善功、爾人于普地寶庫中、等衣祿者爾人爲後世種、今日者經云、凡人要今生之耕種、吾與之、第後世則無分、凡人要後世之耕種、吾加增與之、務農是與主上交易也、是一切工藝中至貴者也、又務農是代主位、普利衆生、復得無疆同賜、務農代主栽培、乃顯眞主養生之動靜者、歸處天堂、得近主之高品



三等人、每等有禮節條例、按例遵行、俱可到大賢大聖之位、一田主須顧愛寬待一切工人、不負堆積不慢窮人、以令世作後世庄田有所收穫、無論多寡、即就場取課、十分抽一、或用濟貧之設、遇旱潦災暵、不可焦生意、一後世之生意、一今世爲後世之生意、今世生意所利有限、而考算無窮、得利亦是、折本眞經以此生意與頑戲等、經云爾云、近主之事、美於頑戲與生意也、此等生意人、復生之日、名爲及人歸處地獄、後世之生意、即



農工、不容荒廢田地、不容強霸占取、亦勿自行苛察致苦窮民、其功亦有如田主者三、工人爲人耕種、盡心竭力、意念端正、內外無欺、毋懈農時、毋廢種子、毋傷頭畜、毋故損農具、耕耨之時、存心眞主、當拜時即止耕禮拜、不可遲懈、須知耕種固是人力、實主上相助也、經云、效自稼乎、抑予爲稼乎、如此務農乃爲代主栽培、乃顯眞主養生之動靜者、歸處天堂、得近主之高品

賈市人

曰、吾賈市人、生意買賣、必存心念主、至誠待人、誠實可托之生意人、與聖同宮、經云、男子生意買賣、不懈其念主生意三等、一今世之生意、一後世之生意、一今世爲後世之生意、今世生意所利有限、而考算無窮、得利亦是、折本眞經以此生意與頑戲等、經云爾云、近主之事、美於頑戲與生意也、此等生意人、復生之日、名爲及人歸處地獄、後世之生意、即

經謂不慢其念主者、存心真主、遵守禮義、不因務忙、而貶廢功課、不以欺誦而取利息、利息多寡、聽于自主、即無利息、遇善事必行、屆期天課必散、不以折本即廢善事、知本之多寡、亦主與也、一心行善、主必加倍其利、仍且加增其本、拜時至即棄市赴禮、今世之繩索、不能牽轉其定信之衣襟也、此等人爲作後世之生意者、復生之日、與聖人同列、今世爲後世之生意、是以主與之財、與主交易、不謂私有、悉用于主道、不爲養生計、而任苦勞、知財是主寄我、吾之衣祿在主、遇所宜施、即若遲寄、迄至臨終、盡捨爲義事、如此生意爲代主經營、爲顯主生息之動靜者、歸處天堂、得逸主之高品、

## 賜工藝人、

曰、吾賜工藝人、活計中至潔淨者、手藝營幹、經云、吁、歸信人爾以潔淨營財用度者、須知手藝乃從自己身命中顯然作用、以才能爲本領、以身體爲器具、以我之作用也、真主之作用二品、一本用、一作用、本用出自本然、無有間代、如造化天地、幹旋理象是也、作用顯于萬物、資于因由、如天地厚蕩而萬物生成、四時往復而萬物消長、日月照臨而萬物變化、萬物雄牝而復生萬物、是皆真主之作用而見于萬物者也、人爲萬物之靈、獨秉真主之全德、亦有本用焉、如視聽言動是也、有作用焉、工藝書算、雕琢編造萬樣工巧是也、凡此皆真主之作用、見于人身者也、人以工藝而食祿、猶以真主而養生也、豈不至爲潔淨哉、第人不知而認爲自己之能自己之爲也、畏矣、苦矣、昧其本根、則多謀而少成矣、經云、將使汝見吾、徵于諸方、暨于兩諸身而爾胡不觀、觀也者、就于物我而見真主之作用也、果能見一切能爲皆自真主之作用、則當爲作之際、常守三事、一不忘主、知皆真主之能爲、寓于我者、二不因工藝

而躬迓功課、三盡心依法、粗細名適其當、如建房造器、縫衣炊食、與一切雇傭等事、造作有功、所造亦有吉至于永久施者用者俱得福慶、卽此工藝人、乃爲代主作用、乃顯主之能爲者、歸處天堂、得近主之高品、

臨瞑

曰、嗚乎、爾衆天民、凡爲穆民、皆真主之奴、服事惟殷、秩承惟勤、毋二衷心、毋懈爾事、維皇真主、諄救下民、總庶邦國、越聖豎凡曰德惟信、善惟順、祇奉惟躬、維真主造天設地、創器隊物、畀爾身形、賦爾聰明、俾承峻命、允迪弘功、修乃事、敬乃德、無以一善爲可棄、毋以一惡爲可爲、防微杜漸、萬務在念、毋逆言、毋詭詐、毋褻玩教典、毋輕慢禮法、毋效異端語、毋侮正爲戲、毋以惡稱善、毋將是作非、毋誣良作賤、毋臨酒座、毋視賤局、勿博陸賭賽、勿謔談供笑、勿揭人隱、毋毀人善、勿虛發咒咀、勿怒還罵詈、勿事非禮、勿食非潔、勿戴佛奴帽、勿繫歐羅縚、勿束祝虎帶、勿肖俘虜之鬼服、一日五禮、歲齋一月、散給課財、朝覲天闕、以時念主而不忘、七日一聚而不忽、孝爾親愛、爾弟尊職敬長、服從時王、夫惟完主約、迪主命、畏主而愧罪、去惡以從善、禮拜而捐課、愛人而敬主者、是爲得道、是爲穆民、乃能免諸沉淪、永終天福、苟悖主約、叛主命、不信真常、迷逐世所、不悔而死、是爲迷道、必有痛罪待終、嗚乎、爾民信哉、惟真主至仁不祉、



## 囑遷輔

時聖氣力倦弱、歸室少息、名諸遷士輔士、入內、囑曰、嗚乎衆士、吾之友弟、吾之臂膊、教門柱礎、主道干城、汝輩惟力惟輔、真主安汝衆、敬汝衆罪、保佑汝衆、言行福汝衆、豐厚汝衆衣祿、吾所最恶、異端私欲、凡是新生、皆是異端、凡是異端、皆是迷道、爾輩隄防、我後之言、必假吾之言者多矣、向也吾市行、聞之覩乎、得傳我之言曰、此聖人親書告我

吾者、眞非吾言也、以後凡屬希冒者、皆勿遵、非其人傳者、皆勿遵、傳言者必法基合可也、通達應法　吾在、汝輩其幸免諸、吾往、汝輩即律倒者　吾後代、仰爲天下表、自謹自慎行吾道之一脈、吾之教生、將分七十三派、七十二派歸水獄、一派進天堂、其遵聖道通禮之人也、乃取筆于几上畫一直線、曰、此吾向主之道也、復依左右各畫數線、曰、此七十二家之道也、莫不曰正道、實非正道也、經云、若爾衆爭枝一



取償、

嘱之明日、命足法立爾里、扶肩至寺、坐諭臺下末級、名諸遷士輔士軍民、咸集于寺、諭曰、生前有過、死後必罰、今世有枉、後世必償、今世清白、後世乃安、吾將別汝衆矣、吾有貸于爾衆、今來吾取、吾有枉于爾衆、今來吾償、吾有慈誓、越法而致諸愠嫉者、今來吾白、吾以知悔而賠是、今日之償、可免後世之殃、諸士其勿隱、衆聞竟、痛哭悲號、絶無一對、至日午、



歸室、喻禮復出、上臺踞坐、弟泣諭衆、曰、吾將此一次討白矣、吾無枉人、人無枉我、姑息容忍、是枉我也、爾衆隱默、吾不將挾過而歸乎、衆泣對曰、天差無過、天差安息大海宏光、不以一塵混其清明、況無一塵乎、聖人舊激變乎色、泣曰、人莫不有過也、只爭小大隱顯、自謂無過者、罪莫大焉、諸士以吾爲無過、無過矣乎、天罰無私、不介聖凡、不遺纖細、天救云、行一纖善者、必見之、行一纖惡者、必見之、纖



事、須歸之主、歸之聖、謂歸之眞主之經、聖人之損納也、除此二者、即是私欲異端邪魔將導人于惡、善人不襲于爲惡、乃導之于異端、以異端爲功、終陷于惡矣、邪魔惡人依據經典、知者不敢悖乎經典、乃啓之以私欲、以私欲爲正、終落于悖矣、邪魔之惑愚者淺、惑知者深、汝輩其愼之哉、吃緊于經典、猶恐不戒、代相傳、人相習、執已而罔人、好末結、惟在

善必賞、纖惡必罰、不爽也、賞罰之下、爾衆能庶吾于無過乎、與其彼時無措及、莫若今日無隱忍、言際哀泣痛切、一人出班啓曰、吁、天差、畏有過已無過矣、弟子聆天差之懇切、自取上告、祂日借我三錢、給某丐者、彼時弟子已作捨施、可無償矣、聖人色悅曰云、借必償、乃命符裁立取三錢償之、○聖坐符良久、愁約衆士、駭牧查必爾出班啓曰、天差責過如是其切、吾輩仰佑于聖德多矣、禦者于某陣上、會打弟子一鞭、打駭悞及弟子也、聖人曰果然、取吾鞭償之、衆士奮起欲執查必爾下、聖人止之曰、毋枉我、此我益也、命畢喇勒取鞭至、促查必爾打、查必爾曰打弟子背、乞背、聖示背、查必爾曰、彼時天炎、赤背、乞赤背、衆士大慈、俱劍欲殺查必爾、聖人曰、汝輩欲吾免今日有限之苦辱、易後世無窮之苦辱乎、非愛我也、非尊我也、解衣示背、衆願以身代之、聖人曰罪不可代也、今世代之、後世倣



償、予復過重矣、查必爾熟視聖背、衆羣起張皇、欲護之查必爾忽擲鞭於地、摟聖膛且旋曰嗚乎天差至仁至德至慈至愛弟子豈爲償還而胆大如是耶吾聞知聖體有肉印天人之信聖王之徵萬代人師之證凡人見之爲永享天福之機緣天差曾諭云凡人見過聖印必不遭火刑欲聖解衣乃欲見聖印並使衆人共得見之也聖無枉予何有償



爲衆告赦

衆士見聖自責如此、各舉己過白聖、而告赦爲曾爲賊者、奸者、飲酒者、賭博者、殘虐者、背乞者、詐爲慘言者、許約失信者、弛廢教典、怠慢功課者、聖人奉手向閘祝告、穆時對衆曰、呼、衆士傷已者有赦害人者無赦、功課不周者有赦、欠欵者無赦、縱酒賭傷已者也、果能痛悔而反之、赦已、殘謗毀傷人者也、任悔無赦、齋拜不時、禮節不周、心悔而認過者赦

已欠欵齋拜之客捨課財不思補贖罰而亡者無赦衆士聞論感激而聲訓者半哀號拱面而自愆者半相爲告曰吾輩罪也愚蒙追隨聖教及歸信聖門準盡去諸迷途脫離罪業今也有罪既悔而不蒙赦于歸依何益復次悔而不蒙赦于歸依何益復次逮而告曰天主至仁至德至慈至愛尚有一罪之可宥乎聖人呻吟良久難色而動言曰是人者向衆而悅其人表白與衆人知吾爲眾謗人者復向受謗之人討其欠缺功課者妄則補還危則遺嚇



欵墨爾

命額下白克爾攝理政教

初聖疾不能赴寺命補白克領衆禮拜阿以涉私曰補白克爲人多憂莫當聖任聖不答阿以涉私謂哈甫姒曰補白克爲人多憂人散其聲音蓋請聖更命歐墨爾哈甫姒請于聖聖怫然曰汝輩婦人之才也于知何有是日命補白克子爾下篤勤合茫取角牌手書遺旨付補白克收執凡屬國政教典悉聽斷于爾補白克爾凡遷士輔士聖脅國人皆尊補白克爲哈里法襲聖位也○畢剌勒請聖赴寺聖諭尊爾子曰衆且禮拜者尊爾子曰真悔實望亦有徵乎聖人曰嘻呼歐墨爾曰聖命汝領衆禮拜歐墨爾之高頌天赦聖聞之曰茲非歐墨爾之聲乎

阿以涉對曰、然聖人曰止、更命補白克領之、畢、歐璧爾問于尊爾子曰、聖人曾命予乎、對曰、未也、聖人云、衆且禮拜者、吾救君領之也、○畢喇勃以手抹頭頂出大哭曰、難救矣、絕望矣、身首異處矣、傷乎吾自有生以來、未見如此光景也、入寺、謂補白克曰、聖命汝爲君、補白克聞之、大哭昏倒在地、衆士且哀且救、扶補白克起領拜聖、聞哀泣聲、問故、法士默對曰、衆士想見聖顏而不能、是以哀泣也、聖命爾巴士爾扶出至寺、從之禮拜畢、諭曰、嗚乎、汝衆穆士、吾將汝衆交付真主矣、真主保護汝衆、汝衆當自謹、以承主護、陰翊汝衆爲吾之恪里法者、真主也、願司教典爲吾之恪里法者、補白克也、吾辭世矣、扶之歸第、

遷都十一年、巳三月、勃比而赦卧亞。○東歷戊辰十二月、**十二日**午時、**聖人終**

自前月二十六日得病、至此月初八日夕、頭痛益甚、命取水七瓶、坐大錫盆中、呼阿以涉爲之沐浴、起曰、吾生平沐浴未之人助也、今也病疾、姑之乎、姑之乎、爲異庶地阿亡人告也病疾、姑之乎、姑之乎、爲異庶地阿亡人告



服事、服事聖人、聞然嘆曰、苦以吾之、服事委之家人、是苦之也、汝之善意、主善報之、畢痢甚、拙被自纏、阿以涉曰、友與友固若是之苦之乎、聖人曰、愚人暴死知者疾病、賢者患難、聖者痛苦、惟聖人爲諸難之最甚、異日、額卜色衣得入視、聖時熱甚、肌膚爍人、色



衣得以手抹之、驚曰、沸湯灼火、莫此甚也、聖人曰、未有人病甚于聖人者、未有聖人病甚于我有餘痛也、聖頭量脇痛、昏時、爾巴士爾扶出至寺、從之禮拜、畢、諭曰、嗚乎、汝衆穆士、吾將汝衆交付真主矣、真主保護汝衆、汝衆當自謹、以承主護、陰翊汝衆爲吾之恪里法者、真主也、願司教典爲吾之恪里法者、補白克也、吾辭世矣、扶之歸第、

遷都十一年、巳三月、勃比而赦卧亞。○東歷戊辰十二月、**十二日**午時、**聖人終**

自前月二十六日得病、至此月初八日夕、頭痛益甚、命取水七瓶、坐大錫盆中、呼阿以涉爲之沐浴、起曰、吾生平沐浴未之人助也、今也病疾、姑之乎、姑之乎、爲異庶地阿亡人告服事、服事聖人、聞然嘆曰、苦以吾之、服事委之家人、是苦之也、汝之善意、主善報之、畢痢甚、拙被自纏、阿以涉曰、友與友固若是之苦之乎、聖人曰、愚人暴死知者疾病、賢者患難、聖者痛苦、惟聖人爲諸難之最甚、異日、額卜色衣得入視、聖時熱甚、肌膚爍人、色衣得以手抹之、驚曰、沸湯灼火、莫此甚也、聖人曰、未有人病甚于聖人者、未有聖人病甚于我有餘痛也、聖頭量脇痛、昏時、爾巴士爾扶出至寺、從之禮拜、畢、諭曰、嗚乎、汝衆穆士、吾將汝衆交付真主矣、真主保護汝衆、汝衆當自謹、以承主護、陰翊汝衆爲吾之恪里法者、真主也、願司教典爲吾之恪里法者、補白克也、吾辭世矣、扶之歸第、

名四配遺命諭眷屬禮制一切遷土輔士俱
茂外舍伍洒墨自軍營來求見命入俯伏親
而聖捧手仰天默禱移時撫伍洒墨肩膊伍
默喻聖意歸營諭衆軍次第入城者視伍洒
聖毋戒伍曰聖人病在早葬未可出師聖名
衆士牀頭親爲道訖歐墨爾曰天差病羸且
痛安息有真經於此已是爲教衆同聲曰請
聖自安毋庸囑聖人曰囑免擬議書免後亂
真經爲法聖道爲例法非例不明例非法烝



行汝輩遵法而循例庶幾可也次日都閔白
亭午命取刷牙衆以進聖取視之復視阿以
涉阿以涉會意接視太硬咬之柔細進聖以
刷牙命舉水盤兩手浸入抹面高聲曰主乎
主乎助吾善道去吾傷痛治吾心疾惟真主
是能治者不遺諸毒反手抹身高誦萬物非
主惟有真主瞑目而終伍洒墨收軍入城寶
藤旗揷聖府門首遵遺命補白克襲位○聖
人病三日不能赴寺越七時禮一日宵禮二

曰五時三日晨禮○初九日補白克領眷拜
聖忽躍起命二人扶至寺坐補白克右從之
禮拜補白克欲後聖指默勿動禮畢歸第畢
喇勒立寺前大呼曰嗚乎衆士汝輩知之矣
赴寺禮拜聖道之常也病危不舍其貴○聖
病爲法主默入視命坐與語其聲悄然法士
默坐又與語法主默笑出阿以涉曰聖愛汝
師次而汝哭既而又笑何也法主默對曰有
機密焉聖約不可洩也迄聖沒後阿以涉復



問法主默對曰始也聖囑後事故哭既而聖
猶予日大人之死如奉詔令面君予死予所樂
從也汝不樂從汝不欲爲大人乎故笑○
終之日補白克領衆禮晨拜聖聞頌經聲揚
視視之見其班次威儀悅容光直射入班中
如皓日衆俱驚覺幾于失拜補白克疑聖出
欲遍班中聖指默勿退禮畢垂幔是日終○
爾巴士爾聖視病出衆士問光景爾里曰甚
好爾巴士曰甚好爾里三日後爲杖生矣蓋

凡爾卜鴃穆託吏部氏將終其額必有顯跡
視聖之顯跡見矣、○聖人終阿以涉取一衣
一裳、出舉示衆、呼曰、聖人終于此二衣、○聖
終時、六十三歲、四十歲爲聖、居墨克十三年、
遷默底納十年、逝六十三歲云、或傳六十歲
者、大蓋之數也、○聖生于飛歷元年丙寅三
月十二日夜中、終于遷都十一年己巳三月
十二日晝午、正六十三歲、聖人生于都閃白、
爲聖于都閃白、遷于都閃白、到默底納都閃



白、終于都閃白、登霄都閃白、○至默底納日、
天地光、終之日、天地暗、○聖人終、衆人哭、歐
墨爾起曰、聖人不死、第似母撒入山、嘅其民
數十日而已、有收言聖人死者、割舌、○爾乞
勒墨曰、莫言聖死、言聖死者、掌嘴、○爾巴士、
曰、聖人睡也、亦如衆人之睡、雖則埋矣、眞主
必能拔土而出之也、衆問于一卜尼墨思歐第曰、誰當沐浴之任、
人死矣乎、
乃永生、

## 沐浴

一卜尼號爾卜度喇希嘗侍聖問禮故教律
多定于一卜尼默思歐第而于喪禮尤加詳
焉、補白克即位、遵遺命以掌喪禮、凡一應喪
制禮儀悉聽指揮、

衆問于一卜尼墨思歐第曰、誰當沐浴之任、
第曰、吾聞之聖人云、眷屬之至近者洗之、曰、
沐浴如何、曰、和衣而洗、三遍、遂因黨叙爾巴
士叔爾里眷法足立格三爾巴四人洗之、伍

洒盥字獨之子義孫索立台侍者二人傳水洗法移聖于浴床頭東足西解衣帶爾里騎坐浴床之東扶聖起抱于懷彼三人洗之傾水衣上始一遍清水次皂水三水片香水然後去衣褲拭乾以水片香膏塗諸孔竅及一切叩所一切骨節脇膝肩膊足諸指入殮凡移動去衣俱有覆尼布最貴者露○或傳教士外人也亦御聖浴事爾里允之命入而未命求服浴事爾里允之命入而未命其事也○揭單時聖體發異香爾里云吾生平未聞似聖體之香○聖體最潔且發異香衆議可不洗一卜尼默思歐第曰聖命可違乎聖人之損納咸容廢乎○初衆不知所以洗忽聞聲于屋隅曰拔衣而洗因即和所服之衣洗之而抹于衣上○水存目眶爾里以口吸之用有微垢以舌舔之○休浴際諸后莫豫阿以步聞其洗法曰早知如此吾輩至當洗之也脊屬未有近于吾輩者也一卜尼默思歐第曰男婦不相入也入浴室也雖云妻



可浴夫可也非貴也權也非經也

## 斂衣

衆問斂衣于一卜尼默思歐第曰吾曾問于聖人聖人曰任以吾衣所服之常衣衣之最貴者或葉馬尼衣衣之最賤者乃斂于三白衣以色乎里布最貴者爲大禪以納直打尼布葉馬尼之最貴者爲複禪以素所服之裏衣爲襯衣加弁冠纏巾束其兩端舉歸寢床覆以單

## 殯禮

衆問于一卜尼默思歐第曰吾方問之尼默思歐第曰殯禮如何移時聖乃論曰吁一卜尼默思歐第主慈汝予汝好汝安坐吾語汝既斂已移卧寢床覆以單汝輩盡出虛其室以俟九天七地之神祇爲我殯禮有聲息聞于汝輩聲息已汝輩進以次第各爲我殯禮先族屬次諸第友次衆士次國人次婦女次幼童于時內外息靜

毋令喧嘩、衆乃如命、既畢而出、隱隱聞室內特克比爾聲、少停聲息、衆依次而入、各爲殯禮、先哈里族衆、次遷士、次輔士、次衆士、次婦女、次幼童、

衆問葬所于一卜尼默思歐第曰、此吾未之聞也、蓋諸陪里法（補白克也）因之補白克問曰、昔者吾曾問葬所于聖人聖人曰、人終于其所生之地、蓋其始造之土也、

是月、羅子殺尼耶滿平、

先是聖病時、尼斯兀亂殺耶滿王奪其后斐羅子、竄海北、涉轄當兩國會兵伐之、海北涉王南查氏、遣外甥額朱爾領五萬師、由西路進、法爾西王遣轄當領五萬師、由東路進、會兵于鎖尼柯部、告文武軍民、共誅逆賊、半夜至那滿道、入宮中見婦、問之、爲斐羅子、叱曰、夫被賊殺、又亦被賊殺、其仇不共戴天、尚何面目與之居耶、斐羅子泣曰、妾志在報仇、不死耳、問賊所在、曰、彼自構秘室、鍵門莫通、



是處不可爲聖人之葬所、惟其終于何地、葬于何地、遂于其寢處輒床作壙而葬之、命阿卜奧撒得（撒得作賾者）往墨克善造墳、厄卜託聖合（默底納善穿穴）尼耶巴士歐墨爾（音變下聖于墳內也）爾里法者、葬六爾巴士五人、下墳入聖于穴、足立格三舍福、那拔士五人、下墳入聖于穴、以九數壙砌門、實土平豪、洒水其上、

封

衆問于卜尼默思歐第曰、墓封如何、第曰、吾聞之古者封墳有方者有長者、有平背、有

必穴墻可入遂穿穴命斐羅先入軍士繼之賊方熟寢割其頭聲烈于牛吼闇人聚至斐羅子顧聲呼曰天救降諭厄斯兀鬼魅妖術戕我君剽民天命殺之汝輩皆先王順臣遵依奉身財俱保違命者授首亡家衆俱拜倒高聲真言順教遂捕清宮禁榜諭安民以舍脅子立位捷報至默底納聖已終補白克曰由聖功也○聖終之前數日忽發嘆而復笑曰吉國吉人誅殺亂賊矣或問爲誰曰



斐羅子殺厄斯兀出師闖二十日至

**降合民誅木腮勒蘇馬陌平**

聖病時聞木腮勒亂命哈你法氏伐之哈頴四萬師以酒必提宰篤爲將伐之木腮勒驍勇無敵妖術惑人立僞教其法皆與聖教相反人民多惑之及與對陣木腮勒曰天下以國何畏擁百萬之衆不能抵數卒耶益以僞國兵迎之伍酒墨聞之量力不可遂還師補白克曰聖命攻酋密無倫可進今有倫故

**四月朔**勒比而阿爾后爾○東歷已巳正月

**逆俘其男女掠其駝馬財寶還**

**伍酒墨伐安巴殺其**



提揮劍斷其足木腮勒即以折足擲打酒必提死宰篤救之亦被打死穆軍挫下亟請救於聖聖人已終補白克曰無畏也聖有遺命有人殺之宜速進攻勿退及對陣木腮勒隻足乘馬間奔遁穆營不防斡合氏從旁揮劍斬其首招衆軍降衆早知木腮勒妖術非正倒戈而降捷至默底納聖已終補白克曰斡合氏一劣卒也能斬上將二一極善斡澤也一極惡木腮勒也

感應補遺

吾聖感應萬端不能悉紀、前篇所載年月可考、其有年月無考、而歷見于經傳者、補附於後、

趙夕照

戰陣談晡禮日已下地、聖巫跪地禱曰、主也、若爾慈憫衆生、事當若何、日忽躍起高地亘竿晡禮畢、日落、



會同用

聖初行時、有外道難之曰、果爲天使、必有前後、聖人曰、吾道以常、不事奇異、衆愈戲難之、曰必令月破、吾人乃服、聖乃默祈于主、月經兩分、衆謬之曰、術也、迨至遠國、馳驛報異、衆方敬服、

譽屋現

吾聖生時、天現異星、天下見之、占奇議異而來朝者、以萬計、聖人發屋隱





爨火熄

爨火者、拜火人所之熾火也、正當熾火時、聖人生、倏皆熄滅、

萬滙中流

天下四海、居大地之四圍、有中海居大地之中央、即墨克海也、中海之流、恒流于四方而中海恒滿而不溢、聖人生、四方之海、皆會貫于海中、而中海如常、亦不溢、此聖人生而萬國來朝之象也、

天下毀佛

自吾聖生天下、知佛像之無益、毀滛祠、除佛像、沙汰僧尼者、不可勝數、

縱麑

麑爲士獵所訴于聖曰、有乳麑待食、乞還哺之、再至、聖人曰、信乎、麑矢之曰、決不失約也、縱之、果如期而至、聖嘉其信、復縱之、

徵鳥

外道人不服聖化、詰之曰、天差何徵而爲天

差時有飛鳥啣金簪落地視之有穆罕默德是主欽差之文

## 樹證

聖旅次見途人奔遽呼而止之曰行何遽對曰還家聖人曰如此之遽奚可以還家途人悟請曰必如何而可以還家聖人曰念清真言還家矣汝云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途人曰是亦有徵乎聖人曰是物皆徵也側有樹忽作吟哦聲曰亶躬作甫



真主欽差三遍途人驚倒伏地願服教

## 樹行

一士未信聖之爲天使而問徵聖人曰汝語淡邊某樹天差呼汝士忍不言樹忽搖動裂土而起根鬚離離若人行至聖前作色喇卧聲聖命退樹歸原所士大駭叩下聖止之曰勿勿人不與人叩頭也士曰莫尊于天差矣聖人曰天差真主之奴也人人皆真主之奴類與類不施其尊況至尊乎額也者人身至尊之位也只可以奉至尊之主奚可施於同倫若其可施則婦可施之于夫子可施之于父臣可施之于君矣以有至尊之主在故均未可也士曰然則卑之于尊何以爲禮曰以口親地親門庭親足親手以等以異士乃以口親聖足依依服教

## 枝垂護體

聖野圃樹下羣枝委地互結若編籬遮護聖體

## 垢親吞垢

聖每遺垢地自裂吞之復掩

## 真證

野人問聖德進褻穢曰敢問天差之證聖人曰即褻穢可證也褻穢忽吐人言曰我證委實爾穆罕默德是主欽差野人驚倒入教

## 狼證

黙底納之野狼奪羊去牧人追之狼拒羊于壟巔呼曰主賜予祿爾來奪耶且爾一羊不

可失、兩世之眞人而不知奉耶、牧人慌怯、歸城告于聖、聖曰、禽畜如此、爾無知耶、牧人遂服教歸計其羊、狼奪者仍在、山石草木、讚頌門頭、聖人行、門弟子從之、隱隱聞祇思比合聲、讚頌之、乃聖手握砂子也、傳之補白克仍、讚之厄納思聲止矣、傳之歐墨爾、歐思莊手復頌不輟、

兩里從聖行于墨克之郊、見山石草木、皆與聖言、頭道色闢、朗里驚怖、聖慰之曰、萬物皆歡爾不知也、遊至爾白、除立石與聖叩頭道色闢、朗里驚怖、聖慰之曰、萬物皆歡爾不知也、歷歷見聞、

阿勿涉曰、一切山石草木、俱與聖道色闢、吾歷歷聞之、查必德曰、一切山石草木、俱與吾聖叩頭、吾歷歷見之、

山鼠證聖、

聖坐于門、八會館、有獵者携山鼠入、指聖而問曰、是爲何人、衆答曰、眞主欽差也、獵者嗤之曰、指躁踢污襪、二活佛名、爲誓、吾決不信汝爲之曰、指躁踢污襪、二活佛名、爲誓、吾決不信汝爲天差也、山鼠忽吐人言曰、子爾應答、子爾慶幸、爾乃聰明歷練之人、聖人曰、吁、山鼠、嘻爾屬之、山鼠對曰、寶闕在天、法令在地、道行在諸海、科責在人、賞在天圄、罰在地禁者、吾其屬之、聖人曰、予爲何人、山鼠對曰、眞主欽差、萬聖領袖、信爾者昌、謬爾者亡、獵者聞竟大驚、伏地請罪、遂服教、并縱鼠、



駝羊叩首、

聖遊于土圖、駝與之叩頭、士亦叩頭、聖禁之曰、人不與人叩頭也、

補白克見羊與聖叩頭、曰、羊且知禮、弟子至合爲之、聖人曰、咈、人爲萬物之至尊、同類不相叩頭也、吁、補白克汝知人類之尊貴乎、曾依吾元形之寶光、曾受諸天神之叩首、斯真主寶鏡之臺也、

歐墨爾曰、兩間之物、莫不與聖叩頭、以莫不

知聖爲天使故聖人之駝必先叩頭然後負乘○聖駝所至處山獸畏之○聖人歿駝不食不飲繼聖而亡

鶴鴿編棚

聖開璽克日萬鴿盤旋于空中入城時編翅爲棚日晡乃散

愈病

胎瞽求明聖爲代祝遂明并能視物于夜

一士病渴使人求治于聖聖撮土和以唾津手抳之愈每禦敵爭先壓衆



授之使竊笑其戲病者信而啜之愈笑者倏得渴病死

哈比卜目疾至瞽黑膚全白聖憐之名至以氣吹之白睛轉黑雙瞽復明年逾八十而能穿針

庫立蘇本畏地征胸膛中箭聖以唾津塗之愈猶疾俱除

海北邇微賽里墨毒箭中腦命危聖以氣吹之安

竿篤足被劍傷聖吹之愈

濠徵爾里脛折不可下鞍請聖吹之愈

爾里嘗病一日病不能起聖臨視爲之祝曰主也治之安之旋以足蹴之爾里應蹴而起無復再病

穆爾與宅白得爾徵被厄卜折害斬手絶提手見聖聖以唾津粘之手續勇力益甚

何比卜白得爾徵遭劍削肩膊半身皆廢聖以手撫之愈每禦敵爭先壓衆



一婦携子至訴曰若子喑啞聾瞶妄無所抵聖取水盥漱而飲子以手撫其胸抹其面子忽朗誦清眞言服教聰明逾衆多學皆通

一婦訴子顛疾聖以手抹其腹俄吐物如犬羔疾愈

一士欲隨征手掌有肉瘤不能執劍并不能提繮訴于聖聖以手掌合之瘤滅無踪

阿必得被擊頭破血流訴于聖聖誦都阿吹之血跡無頭亦整面光如滿月

韓作勒頭瘋痛甚聖以手摩之痛止
民有痲瘋居人惡之欲去其國聖憐其貧而
無處以沐水遺之沐浴而痊皮膚粉嫩如少
女
癲疾久不愈者乳兒驚瘋諸醫不治者得聖
汝而愈
一士癩瘋遍體得聖沐水抹之全無
阿以涉患頭痛聖以手摩之愈
一人夜行着邪魅聖命沐浴虔誦清真言數



遍而愈
祖丁
一外道其女落澗而死告于聖人願服聖教
而救女聖問其女名呼之女應呼而至咸服
教
一少年亡既殮且櫝有兄瞽痛悼甚奔訴于
聖曰吾弟方欲遷信服聖教不幸早亡瞽無
依聖為之祝尸忽躍起頂棺而出解殮而索
食兄弟咸服聖教

查必爾二子戲于高臺兄戲殺弟死兄驚跌
臺下折頸亦死時查以餉聖軍故匿之迄聖
至供饌聖命二子陪食查托以出戲聖人曰
不得二子誓不食夫婦嘶痛告以故聖慰之
曰母悲命其母呼之二子應呼而至嬉戲如
常陪食焉
一士陣亡母老無養悲訴于聖聖命覓尸至
捧手告祝尸忽躍起如寢興
酒必惕亡于蘇馬默征歿葬砌門已忽穴內



有聲曰穆罕默德天使哉補白克忠信哉歐
墨爾拾希德哉歐思茫在右獨慈之主哉急
啓門視之仍寢也
穆罕默卒于默底納之野盤載歸城諸婦號痛
哀泣忽聞棺中有聲曰真主欽差萬聖領袖
生而知之大聖也所言真所行實四配之繼
立襲位盛矣哉吁吾不能目視其盛矣吁天
差色喇目在爾慈憫吉慶在爾急啓櫝視之
尸已僵

落髮驅魔

哈立德爲逆魔懾取聖落髮三根藏帽中邪魅祛到處逆人畏之較先剪加十倍

衣物除疾

聖後世人取其食器如碗盞之類盛水飲可愈一切病

補白克女藏衣一襲曰聖服也凡病醫藥不効者取衣服之或以水濯衣而飲其水或以水抹其疾即愈



噩甘泉井

聖噩落厄納士井甘列冠遍國

渗渗泉素稱滿列聖噩落井遂發甘香以之和藥無病不治攜之涉海遇颶即息祛邪辟毒見効實多

或人以聖沐水傾古巴井中永不竭

聖過若泉欲取水衆咨曰苦水也聖曰否甘泉也汝之果甘香無比

餼療饑渴

偶階立子曰聖飲麪湯吾乞其餘而飲之每一念及饑時則飽渴時則消

折枝化劍

埃密舍曰德爾征劍廢聖取朽木手之斬將奪旗對敵殺虎無不如意

哈哲實劍失聖手以棗枝忽化爲劍利勝寶戟

遺衣爲燈

格他得從聖夜行畏黑聖人曰從吾則不怯明日授格他得寸木曰佩之入夜可當明燈祛邪辟惡佩之果然



手塗爲妙

格他得覩醜人惡見之聖以手抹之遂丰麗異常后宰納卜色較諸后爲差恥不先事聖以沐水濕其面遂成絕色

觸體白體臭每事過後聖命以其沐水抹之遂發異香終身不改

指蘆成牡

駝牛羊馬、凡經聖手摸過、即肥壯超羣、飽乳蕃息、聖遷歇底納路途、途之食、乞羊乳于老媼、媼對曰、旱荒羊不得飲、無乳、聖指簷下曰、若羊有乳也、媼笑而唾之曰、是羊數日不食、羸極矣、聖曰、汝試取之、羊忽跳起、乳囊滿欲滴、是羊活十八年、肥壯稠羣、蕃息數萬、

餅熬蜜沐、

虔代比葉微、拜時至、而無水、僅得一餅、奉聖、聖以沐訖、傳餅查必爾沐訖、復命查必爾、



餅各營傳水千五百人俱得沐而餅水如故、

指灌全營、

全軍無水、不能炊、聖命各營取器至、聖以指納器中、旋得滿溢、分灌不竭、及起營、衆水全收、

升麥餵千人

豪征時、有士欲餉聖軍、止升麥隻羊、或告于聖、聖命治饘烹羊、俱存釜中、伺聖親餉、千軍俱得飽食、而釜饘盈滿如初、

襲衰足三軍

軍旅行急、不暇炊、且饑甚、聖命士取棗囊、沿途啖送、探囊取給、三軍俱飡、

命地葬尸

有書吏、盜器入逆、死、聖人曰、若人也、地不掩尸、既葬、地隨棄出、信至厄卜脫里、合往視之、暴于地、問土人、對曰、葬數次、而地出之、蓋為狼狗盡、

折杖自斃、



厥思莊執杖逆人奪取屈膝折之、衆驚叱之、曰、此聖人杖也、逆謔笑而去、俄而足脛浮腫、至絕而死、

#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七

滇南馬　注著
金陵劉　智註

## 至聖讚

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日月而後天地明有聖人而後教化興、

此言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而與天地日月、同功也、以實言之、生聖人即以補天地日月之不逮也、天地日月形其表、聖人融其理者也、



生也亂紛爭罔知共主

周代八百諸侯皆各主其主而不知周天子、爲天下之共主也、諸家禮天敬地拜佛祈神、猶是也、

大哉聖人命立天地之前挺生萬聖之後

天地未有之先、萬理具足、而吾聖之命爲萬理之根原、天地既形之後、萬聖代出、而吾聖爲萬聖之封印、所謂集大成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在此歟、

泥九毓秀仙祠建

天地初闢、人祖肇生、額畝寶光、即吾聖之元



胎、降於阿拉伯國之麥加城、

麥加城、古名馬革、又名馬哥、又名馬喀、又名伯克、又名天方、

其理者也、

降唐之際、邊鄙羽西方紀綱廢而尊卑倒置、道衰而眞傳隳、編民稱平釋梵、

盛世蠻荒毒蝎內污外刺、彈鳴鼓翅驚人、皆喻異端邪說之不可近也、自興學行而正學衰弱、人綱國紀顛倒混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不可問焉、以故君親反拜、貴賤瀆倫、廢民止知有佛而不知敬畏天命大人矣、

形也、普世之人、皆始于一點所謂種子也此
百千萬億點、皆藏於阿丹之脊背、惟吾聖之
一點、嵌于阿丹之額頂、所謂泥丸宮也、傳曰
普世之人、根于普地之土、吾聖之元形、乃天
堂之香泥也、天堂有樹、廣大無量、枝葉婆娑、
葉皆著吾聖名號、而天堂諸有、皆頌讚之
感神光於鼻祖、肇元命於先天、
鼻祖阿丹、爲開闢天地之祖也、傳曰、惟鼻孔
先開、以喻阿丹也、人懷母腹中、諸竅皆閉、人



祖初生、遊歷諸天、見天額云、穆罕默德是主
欽差、不知其爲何世何人、眞主勅命曰、乃爾
之子孫、萬聖之原神也、阿丹思見其人、命下
日、神次當體有其元形、舉指可見、阿丹遂舉
食指、額上泥丸之光、映於指甲、而于甲鏡之
中、見聖光焉、元命者、萬命之元、即先天萬理
之根原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資始資成之
間也、
聖哲天縱通靈、異於初生、
吾聖初生、妖星亂墜、夷火乍熄、東火者、拜火
人所燔之火也、正當燔祭聖人生、倏皆熄滅、
人不知其故也、天下有四海、居大地之四圍、
有中海、居大地之中央、中海之水、恒流於東
西南北四方、當吾聖生時、四海之流、皆中注、
萬海朝宗之意也、
肅帝闕廐象兵驚、鬼神以夜號、
聖初生時、啓思喇王之宮殿崩塌、啓思喇無
道君也、後因不信聖教、遭神殛死、此先兆也、

厄卜爾海北涉王之逆族也欲毀克而白以
象兵來勢甚凶湧眞主命小鳥啣沙子擊之
人象俱死正當聖初生際也時天下邪神惡
鬼聞聖人生咸驚泣夜號相謂曰大明獨世
、魁不能爲用矣
、仙倒塑證聖天符
聖人生天方之佛像倒撲於地遣譯之佛像
祈禱無靈凡稱活佛者皆喑啞失智一切術
數占卜之事皆凶吉成毀反常無應當此之
時天下萬國皆毀滅祠廟廢佛像驅逐僧尼道
士知其無所用也聖人之生應天順時與古
經所載之年月日國土名籍及一切祥徵瑞
應無不符合是以古今稱之爲聖天下服之
爲聖即聖亦不得不自任之也
太清元陰靈雲頂覆
吾聖胸臆之間生有肉星如印蒼質赤文曰
奉天闡化見者莫不傾服其爲聖行止之際
有白雲覆頂人亡其處視白雲即得





香馥馥以侵衣蠅翛翛而避體
吾聖身發異香透體襲人所到之處留香三
日不散蠅不近體蓋蠅不歇至潔處也更畏
聲香
若夫廻久照分圓月感寤衆以輸誠
戰陣候晡禱日已入地聖亟跪禱曰主也若
陰慈憫衆生事當若何日忽躍起高地三尋
逆寇難聖曰若道果眞月可破乎聖默祈於
主月忽兩開良久乃合由是千萬人感服願



歷幽明親對越登九霄而直上
九天七地之所在有色界無無色界無
聖於一霎之際遍歷無遺亘古通今之事已
往者未來者現在者今世一切所有後世一
切所有賞罰善惡以至萬有歸復之竟聖於
一霎之時俯覽無漏而于九霄之上對越眞
主親聆妙諦凡一切禮制威儀垂萬世而不
易者皆于此際定焉識者曰聖人登九霄而

見主、猶實鏡出匣而爲照也非主在九霄之上也、主無方位也、

懸石作千年之證憑杜衆庶之疑、

吾聖登霄、乃由古天皇房踏石而上、石隨足起、棄石而登、石遂留於空、至今不墜、見之者莫不驚駭、故留以作登霄之一證、當時聖登霄還、述其所歷所見、士有疑者、謂一霎之間、何得遍歷如是事多、歸第見婦剖魚、取水洞邊、俄變爲美女、會王子獵取之歸、十



餘年生數子、富樂極矣、偶憶往事、倏復原形、逃河邊、水器仍在、亟提水歸、婦尚烹魚未熟、大駭、施聖、聖尚講登霄之事未竟、舉其所歷聖命記之、以作登霄所歷之一證、猶白克先賢曰、聖人之事、一瞬千秋、萬古一久、安可與衆同語、聖人曰、眞主尊前無晨夕也、

大道於是方興、智人因之始悟、

自爲聖至登霄近十二年、其立教行事之禮制、尚未大定、亦未盛行、迄登霄而後、則人心大定教道風行、遠國之人多來歸服何也、千古未見之事於登霄見之、千古未明之禮於登霄明之、愚人不可以言解、而智者復難以理說、故間登霄之事不能不心折而順服也、

大設聖人教闡千聖之後道徹天地之原、

沸森國王行二氏教遣使謁聖問造化根原、歷代因革、答之曰萬化起於眞主、萬教歸於眞主、萬聖萬主、經遵明命、擁天仙而服鬼神統御三才而在天之神、在地之祇、人世之帝王臣民、莫不仰瞻而遵順之、

作之君作之師奉天討以正君道遵明幽而濟、

凡聖人有德而無位則不能專征伐帝王有位而無德則不能興治教吾聖則德位兩全

聖人之德能幽贊乾化而不能明治愚頑帝
王之威能明伏豪強而不能幽制神鬼吾聖
則明幽兩濟、

明徹高厚化及蠢蠢

此總結統御三才明幽兩濟之義、感通之理、
畢見於斯矣、

感毒羊之異蛛羅擁白帝之軀

海北適虜婦以羔羊入薦供聖、羊忽吐人言、
曰天差勿取吾漿毒矣、執婦殺之、遷黙庶緝



逆寇追急、潛入洞中、蛛蛛遂結網洞口、寇至不入、隋文帝稱吾聖為白帝真君、見蛛網遂不及之、

作放鷹之憑鳥啣簒真人之牒

士夙得鷹告於聖曰有乳鷹待食、乞還哺之再至聖人曰、信乎、鷹誓曰必不失約、縱之、如期而至、聖嘉其信、復縱之、鷹曰、天差執一而失三矣、執愛失吾約、失士祿、失吾生成之義、聖乃命束于士士曰來斯信矣吾體聖愛而愛捨之矣真主造爾豈為我食耶、竟縱之、

有外道不服聖化難之曰天差亦何徵而爲
天差俄有鳥啣金牒落下、有穆罕默德是主
欽差之文

化洽人神誠感鳥戢

此又總結感化萬物之義、吾聖晝勸人夜勸
神、神之奉教亦猶人之奉教也、
大哉聖人道傳千聖之宗忠遍萬天之主、
列聖相承傳其爲教之儀制而宗旨在其中、
宗旨者何、萬行歸一、是其所奉之主也、然而



賢知愚不肖不明主爲何物、各用思維、不免
過與不及之病、惑於異端邪說、吾聖教人先
認識造化天地之主而一切禮制功夫俱從
主起諸家竭忠於天地神人而不明造化之
主、異端邪說乘其虛疑而入、迷於鬼怪妖魔
之妄、吾聖教人竭忠于造化天地神人之主
凡主之所造者經不與事則無疑矣此吾聖
之教所以歷遍天下而不易乖之萬古而不
移者、蓋有由矣、

感格牙之異二百年母子重逢

聖世之前、將速爾國王排路格牙、初即位、閱庫有庫封鋼甚密、發之、內有櫃櫃有匣匣有古經一冊、備述末世聖人穆罕默德之出籍、德性即辭母棄國、求聖於四方、遍歷海山不得二百年方歸及歸見故國之風景如舊而母子相見叙往事如昨、

破泥法之惑七千人心脫誠服、

二氏首領你法格尼嫻熟四教經書通古今之學、率七千人以問難來、千問千答、咸歸服聖教、另有千問錄

見祥星於天驗望紫氣而識所生、

聖世天見異星、普世見之、占之、知天方有聖者出、皆載寶來朝、朱乎得、忒爾撒兩教學人見星皆驚曰、末世聖出、吾教不能久立矣、皆欲謀殺之、聖初生時紫氣祥光、覆蓋宮室、識者見之曰、此世貴聖生矣、

落明月於宣懷白雲而知所處

聖后赫底微幼為女皇時、夢月落懷中、占者曰、當有眞聖人出、合配之、聖自初生、即有白雲罩頂、隨其出入、人見白雲、即知聖之所在、

照臨之下、影不留塵覆載之中、心非住世、

吾聖立日月之下、光勝兩耀之明、故無影、若曰、聖即光也、光無影也、聖居塵寰之中而心遊物象之表、故無住、若曰、聖即天地之本然也、本然無住也、

回怒氣於醜慕掩塵埃於朽骨、

爾聖慰法士默於聖、聖諭爾里曰、爾去某處見物即食、爾聖往、見一墓、醜甚、惡之、不得已而啖之、覺甚美、歸復聖、聖曰、即爾之怒也、初啖為艱、咽之為美、拂意之事、莫美於忍也、鎖拾白郊行、骨刺足中、痛甚、知為罪罰也、請戒于聖、聖以手拂之、出其骨、大如麥、命以金兌之、多金莫能重、奇之、復命以星土加骨上、兌之、遂重、愈奇、請解、聖人曰、人之生也、貪得無厭、使土掩之、貪心息矣、

查瓜分衆割帳解衣、
譯地進瓜、聖剖食之、使出衆土請曰、天差每
食、必先衆、今也則否、何故、聖乃分其餘與衆、
味甚苦、棄之、聖入曰、若彼時與爾衆、必愧來
人矣、是瓜味苦而益廣也、鄉人進新粢一枚、
聖以分四十餘人、皆得滿口、乞丐告寒、割帳
宇之、又丐至、解衣與之、迨至拜時不能起、寺
天救戒之云、勿過屈手帷忽廢政、
若其來樹影漏泉道括天地之機

聖野圃名樹陰蔽體、樹即移至、若人行聖行
旅無水軍士告急、聖以指納器中、水即湧注
如流泉、凡若此者、來去有無、悉聽其呼應、非
道括天地之機者孰能之
起亡命息刑塚誡回眞主之怒、
有土陣亡、母老無養、號訴於聖、聖命覓尸至、
捧手告祝、尸忽躍起、如常、開濛曰有鎖哈白
查必爾思、欲竊軍而不能、聖覺其意、召至、曰、
得汝所有、即足吾軍、對曰、僅得一羊、升麵、聖

喜曰、足矣、可烹羊治餅、母啓甕、俟吾來自
給、其婦忙於治饋、有二子戲於月臺、見父宰
羊、亦爲戲宰兄宰弟死、其母以鞭兒驚撲臺
下、折頭、亦死、其母以饗聖故、欲隱之、急抱二
尸入房、掩衾下、聖至、自取饗軍、千二百人皆
飽、浪而釜餽盈滿如故、後舉饌獻聖、聖曰、可
呼二子來陪、查必爾遍覓子不見、聖人曰、不
得二子、誓不食、婦乃悲號告故、聖人曰、試呼
之、必來也、二子應呼而至、絕無傷痕、嬉戲如

初、聖過荒塚、俛止步捧手默祝、良久欣然而
去、弟子問曰、曰適塚中行刑甚慘、吾不忍見
之、因求主赦、止形矣、是以樂之、凡若此者、生
死則赦、惡隨其操縱、使非手握造化之權者、
孰能爲之、吁噫、聖人之事大矣哉、
大哉聖人救衆災於御閻、熄獄焰於長橋、
吾聖愛民慈衆之心大也、今世拯民於水火、
去諸迷途而歸正道、後世救人於火獄、脫離
罪業而享天堂、當公判賞罰之時而能顧庇

告赦、使立烈日炕炎之下者得蒙陰蔽而獲清凉、趨長橋火焰之上者荷其遮掩而得安渡、至於千古聖人帝王、當御問之時、坡橋之際、莫不告庶於吾聖、以保安寧焉、

他神稱頌、庶類驩忻、

天地神祇無不稱頌其德、靈蠢物類無不瞻依其化、先天地頌其開化之功能、中天地頌其德教之廣被、後天地頌其仁慈博愛之恩榮、而先後天之一切理象人物、莫不披其光



明而得正路、後世之一切功過賞罰、莫不賴其導、而得免沉淪、

其聖教而獲超升、吾聖之事大矣哉、

孰謂能文、能云天授、

吾聖生而知之、不由學習、天賦能文、不施詞藻、吐辭爲經、舉足爲法、天下古今文人才子、未能與之匹也、

孰曰人不可無師、

經曰、穆罕默德非爾人父也、第爲真主欽差、

也、又曰、予差爾何爲慈憫普世也、時人見吾聖人土無父母、下無子嗣、根系皆絕、共爲譏之、真主降敕以曉之、若曰、聖人之事、不可以凡等例也、凡人皆根系於祖父、吾聖則根系於真主、凡人以子嗣爲繼後、吾聖則以天下之遵道者爲繼後也、

道不吾行、棄墨克之溺土、

墨克人陷溺於異端邪說、不行聖人之道、聖人因奉命棄墨克而遷、默底納道乃大行、

德猶可眷採几杖於棄株、

聖初至默底納講經說法、依棄樹下既而起建寺宇、設立諭壁、則亦高講諭而棄樹夜泣旅液、聖恤其意、乃斷棄爲杖、登臺莊之、

恩隆六貴、遇有生之列聖、

真主以六事貴吾聖人、從古列聖未之有也、

一以普地爲淨土、是處皆可禮拜、不必拘於一處一寺、二以捫土代沐浴、凡不得水者、或不能用水者、捫土爲淨、三普天率土、遵其教化、至於永世無庸改革、四贏財爲義、贏財曰橫財俗

五不須威怒而遠譯畏服六獨得真主隆愛之厚容其赦度古今聖凡至於天地神祇無不仰企其庇佑有此六貴故能卓越千古而永垂萬禮也

金井三噩傳王液於時王

金井聖墳也聖僻世之後數有遺書見於塚上遷都之九百年一見一千年再見一千又八十年又見凡三見矣書義以忠主恕人爲吃緊而以禮拜爲至要也聖陵在默底滿遼故墨

上有湯瓶未禮拜前是王今如是曾密國帝王以此感應而順教

佳禱世之首領爲萬天之模範

兩世或謂理世象世或謂今世後世蓋吾聖在理世爲道統之宗師在後世爲主關之神在今世爲先領也萬天即萬世吾聖之教乃天下萬世之模凡爲教者類於吾聖之教則正背於吾聖之教則邪風俗儀制不無少異耳心同理同故也

大哉聖人因而施貴而不驕高而不滿衰而能勤柔而能厲淨而長往窮神知化復命歸真此言聖人之德見於身者有如此明武宗皇帝評論諸教謂侍臣曰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務而不能窮神知化佛老之學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復命歸真然諸教之道皆備執一偏惟清真認主之教深原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

明非日月所燭者遠思非雨露所澤者深壽莫極於參倚馬莫極於蘇來馬尼道莫極於聖人而不得聖之道與天地不相似而蓋有時而盡吾聖之道與天地久與日月光雖教有殊塗下馬皆主一理而止若病疾雖傷於日月之明

此言聖人之化被於橫豎上下者如此

迄今千載而下、率土東西、濱聖人之化、見於
女正長幼序賢愚分親疏別君義臣行父慈子
孝兄寬弟恭夫和婦順師嚴道尊賓禮崇姦
能助喪問病息訟解爭顧愛親戚和睦鄰里恤
孤弱憫困窮刑罰不設盜賊不興畫地而鰲道
不拾遺

此言聖人之化、見於倫常日用之間者、如此

大哉聖人功同天地之能道冠人神之表宜其
滲滲流波毫光侵斗



滲滲泉名在墨克城內、克而白前靈器殿後、
有稱仙泉、其水清冽甘香、能祛諸邪愈百病、
莫能息颶風海舟多取之、遇風浪洒之頃息、
蓋聖人感應之道也、聖人墳塚、乃天生祖母、
蘇寶石爲之縱廣六尺餘、塚上毫光日夜侵
雲而起、可望百里之外、蓋聖人道德之徵也
可謂至矣可謂至矣曠微聖人吾將安歸微聖
人穆民安歸

天下之歸聖人、若百川之歸海也歸之者爲



正爲順不歸之者爲迷爲逆隱若而人吾不
能覩其光幸而服其教不能至其國幸而蒙
其化聖人往耶未往耶聖國遠耶不遠耶

至聖儀行錄

聖人一言一動、爲天下後世法、門弟子各記其所聞見而爲集焉、其大綱規模入之禮分者已載諸經傳中、所謂大藏是也、此不暇悉載、畧記其儀表德性、及其處身家訓弟子之常、所謂家語也、爲諸仰聖瞻顏思貽範者畧見一斑作儀行錄



儀容天方先賢作聖象讚詞章輿衍歷世儀容天方先賢作聖象讚詞章輿衍歷世
賢之茲爲漢譯存其意似而已矣

於穆流形、元皇著象、天人授受之區、理氣中融之所、惟吾至聖穆穆默德、出無入有、自有歸無、人天仰鼓、萬世瞻依、爲述儀容之畧曰、欲觀至聖之儀容、須識元皇之氣象、乾坤體式、造化尊長、首著穹窿之儀、幷明日月之朗、容光璧漿、候月麗乎天空、髮辮鬚鬟、鳥雲旋于頂上、隆準顴廣、額大耳、鳳目聯眉、丹脣皓齒周全端正、聰明見乎五官、莊謹威嚴、莊重充乎四體、浩浩乎雲流膏潤、浸浸乎氣洽



春生、項色若銀、肌光如綸、美髯華髮、文吻香津、氣質精純、兮而温潤、襟懷坦易、分而開明、目暗紅絲、欣時乃見、眉間赤線、怒際方妍、宏亮之聲音、不儀備而尊重、時宜之言笑、不爪牙而威嚴、葆合天真、宜其脊腹之坦直、博施仁惠、自是指掌之柔綿、健臂寬肩、垂手過膝、強肱壯股、睇目懸睛、頂覆白雲、識聖躬之所在、足生綠茵、知高踝之所臨、香芬馥馥以嫒人、繩翅翛翛而避體、鴻文見乎天象、肉印當胸、蓋思極于神明、已披腹、民欽盛德、頌三極之精蘊、天挺真人、紘之元首、秉赤符而受命、宏開統緒之基、樹素幟以臨民、蕩除蘇門之醜、神遊遠色妙、信乎心地之圓明、感應應立萬、洵乎性天之廣厚、

德性

至恕無私、動定有制、○常悅不笑、極怒不暴、○尊善檢身、存誠執敬、○榮會眞、嘗告主曰、卿主、若主慈憫中生、俾其少子少財者、○

必有營藝○一日不增學、即謂虛度、○思一德不立、如指一肢、一行不全、如喪一體、○交接有道、處己有法、○恕人而律己、○動止對王、○無私行、行必有正、無私求、求必爲衆、○沐浴禮拜、奉主成性、衆言施宥、愛人以常、○語言動止、交人接物、賓朋宴會、睦族和鄰處衆出外、飲食冠服之類、無不有當然之制、無不出自然之情、○顏淵思曰、吾侍奉聖人十年、不聞一慢聲、○無戲言無厲色、○爾里曰、吾見聖人、起居不離乎四行、擔待也、隄防也、審度也、忝悟也、而約之以謹言曰、謹言脫離一切災禍、○逆命拋石、擊聖齒損、聖遂告曰、主也、俾其得道者、則不枉矣、○記者曰聖人德性見於三、擔待也、威儀也、廉潔也、擔待是仁愛忍耐之所生、威儀是克復力行之所著、廉潔是知識超卓之所成、擔待所以覆庇萬物也、廉潔所以顯應萬物也、威儀所以棄絕萬世而親向一主也、凡人具足三性、可滋一切德性可致一切貴相、立三乘學、以爲人行道之捷徑、以爲天下萬世之法程、一出自其德



性之顯露也、三乘之學、捨禮爾脫禮格哈幾格也、捨禮爾修身之道也、脫禮格明心之道也、合幾格顯性之道也、捨禮爾如樹脫禮格如花、合幾格如果、德性其種子也、皆所以顯其德性、成其德性也、非捨禮爾不足以成擔待、非脫禮格不足以成威儀、非合幾格不足以成廉潔、故曰、寸絲不掛兩世無貪、是爲廉潔、合幾格之謂也、聖人者立斯三者、

## 學問



以眞主之知爲知、○無不知、而以求習爲學此學問之所由來也、○不恥問、不吝教、曰學無長幼、無貴賤、有益於我者、即吾師、○晨夕告主、昇有益之學、遊無益之學、○嘗戒弟子曰、近學者、如用私者迷、不習無益之學、○交處文人、達士、不率私欲之蒙、不受異端之害、○萬事立於誠、恒其心正其意、事乃得豫、○曰傳學必爲明道、近主用其顯跡在於絕貪、變貧、日淘溶於學問、一事未遵、不得放過、求

學必爲明理行道用其顯跡在於謙和謹愼明昧之中不違於理一理不明不可放過○遠處求學在主安養之中愈遠者愈多福慶○萬物有盡學問無盡○以務學之心終其身者聖位待之○萬天方之學者增廣仁義分明義理

沐浴　沐方云阿卜德斯而於每拜時復沐曰浴○浴方云阿卜德斯而於每拜時復沐曰聖無時不有阿卜德斯而於每拜時復沐曰沐上沐光上光也○聚日與兩會日必浴○



曰沐浴是穆民之盛甲邪魔畏之不敢侵○必周全當沐之體一毛不到不稱其功○一日示弟子每體洗一遍曰此高強之沐也又日每體洗二遍曰此高強之沐也又日多念告赦語午前頌克合福數勒沐浴盛洗三遍曰盡我之沐也即千古聖人之沐也○沐浴者求以滌其身道以滌其心表裏潔也非徒淨其表也○潔而生潔而死即得證道品○沐浴三等大淨小淨中淨大淨全是洗務斯立也小淨全是抹貳厭捫也中淨亦洗亦抹身潔誠阿卜得斯也○任有多過能洗滌其心則庶幾於能悔而已可潔矣○

禮拜　一日五時赴寺無間○拿宪不赴寺者○日禮拜是教門之生命其滋養則在定信與赴寺者禁其室○急就者馬二忒○三時不赴寺者禁其室○急就頭班○補頭班是損納○禮拜要莊謹嚴恪無簡慢○端正規矩惟聖人能之雖時有簡



畧不廢禮儀○簡畧在者馬二不可除在夏晌或人多有務之時○歇踴赴寺憂懼還家曰吾不知是功蒙准也否○最敬主馬日是日多念告赦語午前頌克合福數勒沐浴盛服弁冠薰香持敬入寺○日纏巾而禮主馬功貴於無纏巾七十倍○日月蝕拜禱祝告赦以開明復圓止○旱澇凶風陰霾拜悲哀疏過以平寧止○寺內不言塵事○殿庭不施五采後人爲莊嚴眩惑同起○嘗論人打掃寺

宇殿庭去其塵灰蛛網○曰潔心潔身潔衣潔處昭敬之儀格主之機

念主

念主無時不間呼吸○曰隱微貴於顯揚心念美於口念○念証言爲至貴次讚聖次告赦○入事頌式思米葉望慈也歷事念式卧克立哭托庇主也力艱念喇蒿勒求助也事畢念額立罕獨淋喇希威謝主也閒暇則念清眞言纔覺有過即念告赦詣事事時時不離乎道也○曰人無時無過一息忘主即過也○嘗訓弟子習誦清眞言引弟子入淨室聖上跪面南弟子下跪面北正對抵膝兩手撫膝上端首正身念喇一喇合以全身之力念之將氣從丹田之下提起呼出既竭然後念印樂喇乎以全身之力念之將氣回口昏納入心中聖如是念弟子如是習○曰念喇一喇合時存想心間將萬物從胸中推出念印樂喇乎時心間存想獨存一主於心凡人



如是念清眞言即進天堂矣○墨阿子往教耶滿聖人囑曰若二氏人問爾天堂之鑰匙爾對曰天堂之鑰匙清眞言也

頌經

聖每四十日圓一號經又每一年圓一號經。圓於夜初或晝初總集后妃眷屬臧獲而圓之○頌經之儀先出淨沐浴刷牙淨口服淨衣冠帶整齊面向克而白直跪無倚焚香止靜開章有告終篇有告○每起頌必求護誦名美音朗頌無惡聲無濁聲無澀聲無歌唱之聲○頌至慈赦處則興感謝恩至罪罰處則恐懼求護至尊威大則處則稱揚讚頌○凡欲舉動執事必完其篇摘卷而去○復頌復護辭不復名○曰凡人無論眞經之文終必赦沃其理後世惺惺必輕其己身之罪並輕其父母之罪○視頌之福數倍於背頌因增得日功也○單頌不夥頌曰夥頌失儀者二開與默也眞主諭云凡

人頌經爾輩默聽○告弟子曰至貴之功行是下載又起行衆弟子問曰孰爲下載又起行聖人曰頌經既畢捧手做都阿完其求也然後復頌者義謂常頌讀經也○曰凡人念誦阿尼枝每頌一字書其十功免其十過天堂中增其十品又曰多人念古爾阿尼古爾阿尼與之惡阻總在頌者之有道與無道而云然也

齋戒

聖言長齋○曰齋止喈欲以通神明也○齋止驕傲損瞋欲增諦和康健身體光明心地○敬齋以三事總前也謙和也謹默也○齋則無爭遇競者則曰主與爾安吾齋也○立意後夜起○每於捨而邦月尾之夕尋月見○曰主與我我與人彼應得之分也我且得施予功主不因我與人而不與我也○我與人易主亦與我易我與人難主亦與我難○穆民諒人有求而與之不倦乞乞而與之則殆乞而不與奚其爲穆民○施予其貴不其



嘗以棗○齋則厚饌曰一切費用俱有拿問惟齋曰之費用否○每月中三日齋十四十五十六日也○五日不齋開會之日祀會之日與其後三日也○不專爲主焉曰齋必有配之前或後齋一日○不專爲空曰齋不類二氏也○曰至貴者打五德齋一日開一日齋○齋乃無爲之功爲萬功之最難而爲萬賞之最厚故曰齋屬主主自報之自字妙非似他功之報以天堂宮死也

施予

有求必應不靳頻求○時人曰聖之施予古今無並○方食丐者至即與食方炊命待炊○一日無丐至則憂○以丐者至爲得寵財○曰主與我我與人彼應得之分也我且得施予功主不因我與人而不與我也○我與人易主亦與我易我與人難主亦與我難○穆民諒人有求而與之不倦乞乞而與之則殆乞而不與奚其爲穆民○施予其貴不其

賊○丐者乞其領羊羊中第一大者與之丐出而歡語衆曰人胡不順其教肯拾而不長貧○有一錢至千錢除家之所必需不存過夜遂施與廳受之貧○錦衣市行有野貧拽之動肩曰以主所與爾者與我聖回顧欣然而與之○皆至衣褲拾盡不能赴寺○曰施拾解諸孽息獄焰能和一切忤逆人○施寧必立意爲取主喜不圖名不望報○凡有施寧舉爲父母意忠孝仁義俱盡也○親手給散或以



子○指迷路舉攜負訓教家屬奴婢安於正道不罹後殃俱作佈施功○曰凡知我之所有皆主與者則以與人無難○主不吝於與我我何德吝於與人況主命我與之而不與其爲有主者乎若曰以我之能力致財也則道主之甚者也亟是可廢見

朝覲朝天厉也天房如天堂

戒先於衆○行禮極其嚴○塗行如拜應辭如訴至禁地跽踏如躬臨闕如臣之登君殿

奴之奔主室率衆遊房周迴七匝撫石拜庭奔趨兩壞之間駐爾立法隄越每子德里塵大射羊牲親手宰之○嘗至一手宰百駝平素不輕宰一雞○終之年一手宰六百三十駝○飲滲滲泉○靜朝謁庭撫幢泣涕而退○論弟子曰朝儀至密至煩盡記之以昭後世固有朝儀記

## 語言

嘗默○不多言○言不得不言○言必有次



○言不中止○思而後言○言取近○諒聽者言○言簡而理明言近而義遠○文辭風韻高越天下古今而無與及聲調句讀出自天然而無雕鑿傳者曰凡聖人一言一語乃至千言萬語載在經集者皆其出口原文未有革子文人敢增潤一字者○無高聲○聲不厲人○無虛無謬除爲與人取和或爲使夫婦相悅○無競言無怒言無戲言無無益之言○無妒言無咒言無背毀曰背毀招致

一切惡道壞一切善功如盧會壞密者○曰背毀者之善功輪與破毀之人而猶得所毀之罪○常以謹言自餙○曰謹言使人脫離○兩世之傷多自語言○舌肉能將人趕入火獄○無過棄無過貶與人言如訴與人言如引如首上有鳥立者○不言人短○不言閨閫○不言一切非禮之事○隱惡揚善○言必讓老讓尊位○語畢而後問○問對之間無知愚貴賤和氣春風也

## 勿出入

勿則益人止則益已○每出門誦尊名誦托賞求助諸語○端謹穩重○行手不出身坐足不出膝○堂堂不正面市行不中路○乘騎不擇美醜○步趨大市○嘗便服衣帽謂行不拘滯也○嘗抱膝危坐○坐無箕踞○周身如愚○路有糞草瓦礫疾爲之曰是亦移民之功也○過高樓巖墻之下必趨○行坐讓老者避顯者○無事不坐市舖○市物必有提覺勸善語俾市紛擾攘之中起休閑輕世之念○遇人即到△色開問安拿手以見親愛相悅○道色△開時不搖肩幌臂○遇雜教人不說邪正道者○行坐讓古來氏人○行讓路坐讓位儘寬○遇旅歸人攙甕拿手○親友路逢說色△開復爲拱揖問安叙話○見寒泊人恤之慰之必有憐之○老者執杖尊者執杖○少不先老幼不先長愚不先知無位不先有位知者無老幼顯者無知愚

## 父母

生不見父母而曰言父母之道曰父母其代其主而生人乎敬主之次即敬父母○孝親與奉主等○孝子不處有過之地不辱父母之名不汝父母之善○子雖庸學無敢僭父○父母雖二氏子不敢自逞高大○嘗爲父母告赦眞命責之尚自快快○每撫親墓悲泣至痛○曰父母之恩大也終其身不能報

凡以慈之目視父母則父母心安自己心安○心敬身承躬自侍奉不違其一切所命○父母坐子侍立不命不敢坐○語必視其面無旁視無厭視無惓色高聲咳唾必反面暖則趨而去之○父母之前不誇勇不式力不伸足向之○子無私有無私事○不窺親室不因親閉門○必有營業無訴其爲業之艱難○勤學敏善屈躬跪膝於父母之前以觀其父母之喜怒親喜亦喜親憂亦憂稽其所愛之吉而解釋之得朝覲之功○衣食從其所好盡力寧豐○不履危不遊遠○拜中聞母呼必應入時聞親疾則歸○父母病先嘗湯藥不委婦婢○父母喪盡力行禮○隆祀典○凡行善事舉爲父母之本也○擇配以三教門也根基也貧富相等也○成婚以日男家之求女氏之乞媒証與聘幣也○年相當義相合問三代之名視其可視以購求歡○毋或於資財而致賤類



子職

生子不以男喜不以女憂○曰惟男與女真主所寄命也○初生命名開乳報牲剃髮散財

不慕聲勢而致驕奢○聘幣有常多不過四百金錢少不減十箇銀錢○爲婿婦備貨可也謹合禮義無奢華○必擇時日○女氏鋪陳男氏親迎大會親友明諭書婚姻辭巢拾果開筵盛饌俱損約也○女子服飾量可爲佳○男女入室各禮二拜告主求吉水漿和好舉饌饌畢盥漱新婦浴足以水傾屋四隅然後就寢○綢繆枕席後近近後少睡○朔望無近二食無近疾風暴雨雷電無近○經産之



候無近○祝入者聞金錢一枚給貧○經婦和衣而寢○不以多近爲榮亦不久置○誓置四十日不迎當作一休○民宜四婦○聖置九宮備異也有命則入不命不敢納無妍媸態容悅色以同其喜○居貧困而守禮遵思雖而無怨○男女之間有大嫌焉女子自十歲始除同胞兄弟伯叔母舅即不應見○

## 夫婦

聖人曰閒勸人。夜閒勸神而御九后以守常。不以凡情而累德后妃皆以輔德成化爲事。

## 兄弟

聖人之兄弟伯叔善者惡者相去若天壤善



賢哉聖閫也○曰經云夫爲婦衣婦爲夫衣兩相衛也有相成相立之道焉○教之以禮食之以義以食惟宜居處惟安損物無貴此爲夫之道也○聽其言而遵其事以其命而治其物非有命不出室不外見不違夫所欲。出爲婦之道也○男子貴于婦人千倍一賢婦人貴于男子千倍○夫執外事婦執內事無怠于烹饋浣滌○婦無聲聞于外○雖慶弔省親不夫命不出室○婦尚德不尚色○

## 兄弟

聖人之兄弟伯叔善者惡者相去若天壤善

者至爲其輔佐惡者至爲其寇仇日事謀殺征伐而聖一以敬愛相待禮讓相規嘗以橫逆加之而復爲之告曰主也俾其得道則無亂矣又告之曰汝等胡不順教順教必不若是矣國人與感順教而兄弟恒若則曰吾之過也不能教之順而反肆其惡由是多感湖順焉○曰兄弟同本之枝並蒂之果也必相親相顧有不道若手足患痛愛恤有加曰吾不欲父母之身遭諸痛苦也○吾身親身也兄若弟亦親身也傷兄弟不即傷父母乎○敬愛兄弟即猶敬愛父母也○兄弟和天下頌兄弟爭天下並○能體父子之心愛兄弟無不睦也

## 奴僕

僕人即按其額曰爾禮拜爾善服爾所當執事復捧手告曰主也俾其爲吾之吉慶美好者○食之甘美服之涼煖量其力而命之事○勤則獎惰則勵○有過恕之一日夜間



曰奴僕之教門在主人○主人欲其行教門而奴僕不遵不得過責寧放奴僕欲行教門而主人不容不得自專寧贖○贖僕放僕義行也既放不歸許贖無執○奴僕殷勤于教門者放之其奉主之功主人其之

## 衆人

衆和同無貧富貴賤一體交之各視其宜而處其當○尊尊貴貴樂貧處賤○不輕貧不畏勢○教化平等貴賤貧富一般仁慈普

聚老幼上下一體○與顯者坐無驕色與賤者坐無德色○交人諒其知識教門之全否以其斤兩而待之乃君子不爲所負小人不致騰大失禮○與謙下人行謙下與驕傲人行高傲○謙下非屈曲躬折背也乃視天下人猶于己也○優劣相處亦祇爲善告○敬顯者不計教門敬而已矣○敬老尊學助弱扶孤○畏諺曰衆望先君子施惠先小人○受人餽呑○聞善必稱聞惡必諱○與童子道安○

接物

偕侍者食○善爲人善告○與貧丐共席○代弱人負物○人則曰主予之善者○相類者則曰負道德之任勸約行忠擔待傷害○不顧罔言不圖苟安何以故眞主不止人之口舌于其已人也正欲俾他人省其爲擔待也擔待主德也○穆民不以人譽而喜不因人毀而憂故不避嫌疑不畏恥辱而成大功



順物哉物與物無忤○見有不合則曰眞主能知其必有至合之用也○不踏蟲牙不傷蟲不以蟲殺蟲不因蟲殺蟲惟取有益如猶○療疾姑殺六生蛇蝎鳳烏瘋犬及一切傷人物○以慈目閱諸禽獸不靳其日食七十次○愛物不專惡物不廢各審所宜安乎其位○不見咀所忤不憎惡所不合見可憎則曰清哉眞主安其位者慈憫衆生○見可喜則曰清哉眞主萬美具足萬讚歸之○見奇

宴會

宴會必沐浴盛服至所就便而坐不居然一位衆舉上位三讓而後坐○不正面不獨坐○不取重子偕坐○宴會必誦經作都阿○入

席尚右尊老尊長尊學尊長老讓學學讓長○舉饌先布次左次右旁次左旁次下○食取近不越取惟東家讓○因必有說○無所增察除體醬○美食美器○大碗為常忌金器喜陶器曰食于金銀器何喇咱也食于銅錫器喜潔而敬而食○不咂不數○不喫現在不譽已往○雖極菲薄必歡悅感謝而食○不搥頭不抓體○不戲言不諠言不說無益不背毀○為主人必親身陪奉不離



便不勞客不叱僕侍○客止于必再讓○客止然後止未有主人不食而勸客食者○副齋宴客開齋為佳○舉食必名食畢必告為主人祝○食已誦告辭數遍以消在席閒言之愆○客至必迎門攜手而入安座歡言溫語賜故不恭敘苦情詛及諸宜說時事○儻必早豫客至現成以示容易○貴物不稱貴美物不稱美希罕不說難得○有請必赴○應答良賤之請雖羹乳腿兎不辭○不應



辭客人請曰辭客人之饌毒也○不應聲譽人請曰藥勝之饌無害○請赴之意必約為主喜○為獲民喜○設饌量力不圖嘗好不為務簡勝○饌取客所好勿取自己所好○客赴席必為主人告書○饌畢則退毋以說話留戀致愧主人○退必辭○主人送客必出大門

## 待士

待門人如兄弟起敬起愛○日與講學雍容

議聽其擇取。呼弟子以號不以名。無號即因名命號。弟子有道不合之言。不正其言。弟轉面以示之默。禮拜弟子至即輕簡完拜而問之。有求乎。了其求復禮拜。弟子歌聖和之。弟子請聖應之。迷人以道。不以勢。交處貧寒往顧羸弱貴于出征。亦當治騶之要藥。

## 結友

交結無貧富貴賤。益我者為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聰于其嬾。智暗于其諱疾。曰有親德攻不德之友。罕見其人也。結友而主于禍。患細交而兩益。至貴于道靜辦功。貴有禮儀有損。網總有各十家也。和隣之道。有禮儀有損。網總要在于先求仁里而後宅。不彼饑而我飽。彼寒而我煖。心虛身頓以有餘補不足。擯其傷害。毋致傷害。有益必施及其隣。倪送隣里無多寡。隣有求必實其望。大事必助之。喜慶憂弔。記識其家人名字。背跡無徵乎隱藏。乃不致嫌隙生心。伏怨致仇。穆民之交揚其美行。諱其隱過。不以間言。疎其情。不因讒言拂其善義。交非一日而成。不可因一言而毀。千日之本而何一斧伐之。閒善則慶。閒惡則諫。三諫不從。絕交。交以學者。不希其餘。交以力者。不望其外。交人以道。不以勢。交處貧寒。往顧羸弱。貴于出征。亦當治騶之要藥。

## 和隣

須其德善。母揭其隱諱。○不傷其狗。○防其鍋香必有偷之。○凡佈施先及其隣。○不業隣里之所不欲。必告取所樂從。○凡當責于我者母責于隣。○隣里雖異教。必敬愛如常。○隣有三重。比居者比居而同教者周教而復有親者三重之責甚于二重。二重之責甚于一重。○曰哲白而衣勒時以隣里之責囑于。于至再至三。吾幾疑隣里可受遺財。○隣有朱乎。得。嘗以垢汚致聖宅。聖親執箒除之。不



委之奴婢。久而覺之。朱乎得歸依聖教

## 職業

曰吾少以牧駝爲業。迄爲聖。以教化爲業。既遷黙底納。以征伐爲業。○業無大小。完其生已矣。○萬業歸于四學。農工賈是也。四業之中。學爲尊。可爲帝王師也。次農爲貴。農乃人養命之根。萬利出焉。次手藝爲尚。以本領而食也。至末者賈。以財易貨。復以貨易財。而食其贏多。廢經營也。○農費工力。學天爵也。手藝人工也。聖人既受天爵則事人工。故于古聖人不廢手藝也。一德里師縫衣。達五德造甲。速來馬尼編籃。以卜喇欣務農販羊。爾撒補衣鞠鞋。酒立合織毯。○藝業是衣祿之慢帳。亦謙下之因由。○尊爲帝王。貴爲后妃。必事農桑。乃知稼穡之艱難。衣食之不易易也。○民庶攻藝業。以利家國之用。其功不在聖賢之下。○營業有道焉。謀爲自人。子奪自主。聖○必以忠信。以公平。無欺于好醜。無繆于價值。○交易取易而無難。難則非所業也。○買之易。賣之易。買之難。賣之難。○生易有始易而終難者。有始難而終易者。端在人之能守。與不能守。見之始。而易者不能守。妄廢所得。得之易。失之易。終見其難矣。始而難者能守。省儉用度。不吝義施。知所取與。豐嗇皆由于主也。○感恩增恩。終見其易矣。○營藝要有胆量。三市而不利。則遷。三遷而不利。則忍耐。聽乎主。不希望于人。忍之忍之。主必開之。以

亨通○人不可無業。不可盡托于業業爲因。由而衣祿自主也○賣物得利即以些微給貧。一以爲感恩之據。一以罰語言有過也○買物復退無阻○買賣有任擇之例○以義取利合喇勒也。欺誆取利何喇目也○無無利而賣除黨友或就急或時價之變○盜賣治罪○凡市者官斷之○稼穡必舉意並適中生鳥獸咸得其利○畜羊如務農滋益多賴焉○畜鷄禽亦然利益較諸業爲勝○市禁三事。揀曰也。謬爲添價買物以納直斯也。謬爲減價賣物以減價也　迎商奪買也○禁堆積糧食待價○禁欺誆好醜○聖見市麥以手探之得濕曰何故。對曰雨也曰胡不表其濕而儕買者見之無誆矣乃得合喇勒之利矣。

## 干求

聖人曰。干求雖事也不得已而爲之。寧不求爲佳。艮土無求。高志不求。寧死○囑拂巴尼曰毋求人。拂巴尼極貧士也○設有難于已而爲之有不志之人知干求之不易不以難易難也○君子諒其有求而與之不待乞。小人乞之而不與。其士何爲哉

## 旅行

旅遊爲求學或行行或逃災或爲觀覽造化之前勝皆損納也經營商賈沒巴合也○日爾人保守出行者旅人在主保護裏○旅行在晨光太晨之時多吉。日在天羯宮與月尾爲伍。○凡出行誦此奉主尊名。吾歸信主。吾

投庇主吾托靠主無能無力惟以主主也吾求爾庇我于道途崎嶇佑我旅中艱難防我家財變壞○隨身帶梳子刷牙眼藥罐刀剪鏡子纏巾拜墊皮鞋布履錐針線袋雜藥兵具馲駝○乘騎勿鞭○載毋過重程勿過遠○旅伴如陣相助相濟相和相愛○不市不宿○下箱必先查點同人○乞丐入先施之○登山下川登舟上岸俱有頌讚告辭○毋遠征涉貪也○毋洋海涉險也○朝覲征伐雖遠可也○毋入無君之域無官司之城無法度之國○毋入瘟疫災禍亂之處○每到處僧先疏素緩食肉少飲水○還家以已時人城為佳○歸第先候雙親次問稚童次問妻子次問奴僕次及隣屬親友響來問。

## 商議

聖人以通天之才遇事必與群弟子商議。或立數議與群弟子擇選或群弟子獻數議請定于聖人○曰爾等與達者商之不得其人與眷屬商之當取其主意之相反○凡以此事而得禍者勿與之商○商議乃處事之鑑所以熟玩其事之當行可止也○集數議而取其善集衆善而取其至善○無傷彼此無貽後患○勿與世法人商議道法勿與落泊人商議營求勿與鄙吝人商議施用○毋與妬者商勿與小人商勿與幸臯商勿與姦人商○不得其商聽之于生○舉善念行善事百務皆吉。

## 醫治

衆病以鍼灸藥劑損納也○曰鍼頭治七種病疾瘋面瘋白癜瘋頭痛目暗牙痛腹痛○歐羅爾病由聖命以盧會水點之癒○曰須知藥治是因由醫治乃真主凡人認為藥治之能隱逆主恩矣○寫經和水飲以都阿佩身書額書病處俱宜○毋以何喇目治病除用火煆過或用他藥製過可也○人與豕二者之物雖製過勿用○或云童便人乳治藥

可也。○凡用藥誦此。奉主尊名。醫治者名。了立者名。平安者名。天地間凡物偕其名。則無傷其爲能聽能知者。凡人虔誦此千遍。萬病得濟。

## 占卜

占事以通徹達理。而行義者之言可也。○偶聞一語偶見一物。即以卜其事可也。○毋信市卜。其以利卜也。利卜不准。○須防忌惡之言。于事不利。○見奇勿以奇卜。見美勿以美卜。須長之。謹防其事之忽變也。○凡見可忌。即念唎嘶勒言避之。○勿以一切生靈卜事。轉變多也。○聖每見可惡之事。則求主佑而爲衆生求佑。

## 占夢

占夢。以眞靡實行。學識超常。而深諳夢學之言者爲准。○得夢毋緩問。須自己參詳一番。質諸已往現在之事。若有可合。占在其中矣。不必更問。設有疑焉。問之可也。○無對婦人言。無對小人言。無對多人言。○過午不問夢。○早問夢。凶多化吉。晚問夢。吉多化凶。○眞夢猶聖受之。幹合一（眞主命）。爲吾聖爲聖。四十六分之一。即眞而有一百四十四樣占法。執經執見非善占者也。○得吉夢。少爲散財以感謝之。得凶夢。爲散財以祛避之。佈施能消一切災禍也。○見善夢。誦此感讚眞主。導我明路。若非主導。決不得道也。見惡夢。誦兩固理。額歐足。

## 居處之

聖執帝王之權。居萬國之尊。而不處宮闕廣厦。第曰容身足矣。○堂宴客。室棲身。廚治饌。餘室則曰客室。室之課也。○戒曰。勿營廣厦。勿窮美工。勿施彩飾。○營費多財。是比得而忘。○禁鋪陳虎狼皮。○不畜犬。除爲獵。或野居防財。○不處空室。不處無門室。不入久閉室。不入窖室。○凡入人家高聲道色。唎目應

請而入。○空室藏邪魅。見之則念固理乎祛之。○久閉之室入之必火。○大喜曰。鋪氈結彩可也。○留不過隣溝不害隣。○冶屋必及隣。○起高樓必和之隣。○出室入室俱有誦告。○營宅必視其里。毋過大。毋過小。過大取嫉。過小取辱。○是故卜居以擇里爲要。○曰先隣而後宅。

## 冠服

服尚布。不用帛。○曰絲帛金銀。在吾教生男子是何喇。曰。○色上白。本色也。○愛綠。天授萬物之正色也。○不用紅黃紅艷色也。黃僻色也。○不多旋紐。絆易服易脫也。○衫襖袍袴。被。披風袖也。短襖各以時服。○常服格米索。小襦無袖襟敞而袖寬至腕。○打褲大袖也。長至兩踝之上。○衫袴掩脛。衣掩膝。○衣整潔不破不垢。○禮拜賓會必盛服。○主馬曰。兩節拜朝賀會親俱新服。○忌衣長至足。惹垢也。○拜服忌短。不掩膝。褻禮也。○衣必複。不露體也。○服先右。脫先左。○服衣必有領。○服新衣必齋。○喜服鎖伏。曰鎖伏列聖之常也。○喜服白。曰服于生者斂于死。○常着皮履旅行則靴。服先右。脫先左。○功課多跣足爲謙也。○當市行隨便衣冠亦不在拘滯也。○先服衫。○後服袴。○坐袴禮也。○被褥厚不用柔細。○絮用裏皮。○裘衣不緣不飾不緣。披肩而下。○○戒婦人衣短狹。禁男子衣紅紫。○男衣宜短。免沾濡也。婦衣宜長。掩全體也。○冠上加巾。揖紳也。○時或不巾而冠。時或不冠而巾。○京冠覆耳。就煖補。○皆携格推法也。披墊行則負肩。坐則墊帶。銀印鉤寶石鈕。以爲封號後倣四方。以徵化諸國帝王

## 食飲

喜粗惡細。○多食大麥。○不食重羅麵。○僧必有蔬。曰蔬能祛邪。○喜羊肉。曰羊肉增聰明壯身體。食中之甦也。○晝夜一食。曰重餐

為浪費。○喜飲羊乳。曰羊乳止渴奈饑。○食無飽曰飽食息倦德之光。尚教者第一壞事。是飽食也。○色變不食。味變不食。亟者不食。日有毒。○以三指食。不以二指食。曰魔食以二指。○指食客。不以二指見人。以二指食。客戒之曰。一之一之。○喜聚食。不共匪人食。曰共君子食吉。共小人食凶。○不食極冷極熱。○不食子金銀器。○常數福爾坐。蓆地而坐。施矮桌曰數福爾坐。吾民之常也。設椅席帝王之常也。托之巾。皮譯地之俗也。○大碗大盤為損納。○不飢食。○視食而食。不窮顧不仰視。○食飲以右手。惟甜瓜以左手。○不食葱蒜除熱者。○不食韭。○最愛芹。曰芹子爾以力。師喜食芹。曰益氣祛瘟疫。除濕病。○蒜和芥食不臭。○食餅用芫荽與醋。損納也。○不食八物。膽脾膀胱。墊九竅勢。大腸小腸。肉中餘血。雖不曰何。喇目。食之為過耳。○正面而食。○尊敬而食。○不倚坐。不側坐。不箕坐。第如禮拜之坐。曰吾僕也。當如奴僕之坐。○食必有鹽。曰鹽和萬菜之味。祛萬味之毒。療治萬病。○食必有醬。曰醬味美去腸胃積垢。○以醬以甜瓜和餅食。○餓而後食。曰不餓而食。如無因而笑。招主怒致貧。○食之初終有告。○食之前後浣手。曰食前浣手祛貧。食後浣手祛罪。○食後漱指。曰此致祿祛病之由也。○刷指不以裹帶。不以石榴刺。不以竹片。○不用篦刷香草衣襟拭手。○食指咂而後抹。不重咂。不以桌巾抹。○喜石榴。曰美品仙饌也。食之益智娠婦食之生美男子。○嘗食萬年棗。曰萬年棗仙祿也。○食甜瓜先玩美良久。讚誦而後剖。曰食哉飲哉。甘香哉。○愛蘋果。曰仙果也。娠婦食之生仙容子。○以一切果仁和酥油食。曰益智和胃。久服止吹。○喜蔔蔔。曰明心益性。

○喜無花果。曰仙品也。增聰慧。癒一切疾痛。○愛樹櫚曰天堂果也。治七十種痰火病。○每進鮮果。親口試目。試畢。存告吉。○凡取果實。取單不取雙。○最喜蜜。曰蜜通利五臟。和百味。○曰三物可強神健體。美香柔衣與蜜也。○聞香花讀主。曰香花醒脾省心。○食各種香花。開聰明。益脾胃。清利五臟六腑。喜野牲。曰食野牲可通神明。而自不獵。○曰世有二寶。金也。穀也。二寶者。散漫天下大地無處無之。不產金處即產穀。不產穀處即產金。舉世之人爭此二者。然爭積者愚。爭食者智。○曰爾人須惜穀。夫穀者天地之吉積也。○斗珠不如升米。斗金不如塊土。○穀之于諸食。若首之于身也。爲萬味之根。諸食有懈。惟穀食無懈。○嘗食時。里撒肉湯也。里撒壯筋骨。強脊背。補精髓。長食至夕不饑。夕食至曉不倦。曰常食此。一人可兼四十人力。○綠豆清心明目。千古聖人讚之。○麥麵爲食中之甩。而稻米又食中之王也。○稻米爲萬食之尊。兩世之萃。食稻者聰于食麥者。○食蝗。曰蝗天兵也。其翅有文。云讚主清淨。降蝗于民。一則以害。一則以利。謂害禾稼而利人食也。○爾巴士子與哈參食蝗。士曰貴子亦知其翅文乎。曰未也。曰吾曾聞之于爾外祖聖人矣。其文曰云云。○聖偕阿以涉大盤食蝗。阿以涉怯曰。是何可食也。聖人曰。敕乃蝗。食之以知歉也。○每出蝗。聖以兵捕之。或曰蝗天兵也宜殄乎。聖人曰何傷乎。捕之爲祿。入水成吼。○食有數條。宴客者尚之。飽食暢飲。冬曰火。夏曰涼風。不置客之所惡。不拘客所處。清言鹽醋雖水盤刷牙。寢睡必有夜器。晨起必有梳及點藥鏡。○一人之食。不靳與二人。二人之食。不靳與四人。四人之食。不靳與八人。蓋曰飽一人之食。可勾二人。二人之食。可勾四人。四人之食。可勾八人也。○曰持家過活。僅取至易。當有時節儉。則不致無時食

飾施。○聖人生未曾食鎖得格○有時無過夜之食。有時存一年糧。○食多用陶器。或木器編竹爲籃。示謙且儉也。○不用金銀器。曰此王者具也。○食器俱有蓋。○不用損破器。曰裂缺器墨乞魯合也。○席設刀匕。不設鹽鏟。○食具美潔。美食美具。○宴賓必全具無再須牙杖拭巾水盤漱刷。○饌有美醜。治有精粗。惟不廢其所使。則善治饋者也。

## 視病

喜慶愛吊。問安視病。損納也。○士病二日一視。病危則坐床待終。○對塍而坐。不對首。不穿視上下左右。目囑病者不久視。不疾視。不多語。善言慰之。告以長壽報重大。○領囑天命也。必終其事。有所缺欠。主

## 恰參問

恰參問于欣德氏曰。聖人之儀容可得聞乎。欣德對曰。聖人儀容之美非語言能喻。非文字可傳。安足以聞。恰參曰。述其槩。吾將述其槩也。欣德曰。聖人儀容端正謹嚴。文美風雅。而如滿月。髮其理可乎。欣德唯唯。然後曰。吾求主實安。清心養氣。絕慮凝神。即可釋病。○曰視病而以善言慰之。美喻輕之。至善之視也。○對病人。恭念此七遍。奉普慈獨慈眞如細絲。根根見。凶理之一根不亂。綰之色黑。主尊名。吾求主實安。大能之主護庶安寧。誦此

如炭。委之過股。頭顱渾圓。額頰方廣。眉橫一字。兩端包過眼角。清踈而細分。中有赤筋怒時可見。隆準豐頤。肌膚白亮。瑩光射人。目光如電。項色若銀。齒如編珠。方口大耳。唇下有窩。齊髭長髯。三綹飄揚。如線胸前有肉印蒼質赤文。蓋滿眞言也。印下有毛長垂至臍。背腹般平。指掌綿厚。肩闊臂長。諸體適等。膚色如縞光白裏見紅。目睛最黑。目白最白。白中微有赤文。身材中平。不長不短。而立億萬人中。只見其長。肌膚不肥不瘦。而在極美人中。只見其美。染髮髮亦可不染。白者僅十四根。不啻不見白復變紅。周身發異香。襲人勝於冰麝。而冰麝近之反不覺其香。國人以聞香知聖至。過處留香四十日不散。白雲罩頂如傘蓋。人嘗覓聖以香。以雲即得聖。白生至已如是。黙底綱有嫁女者助于聖者。聖曰無可贈也。明日以餅來。聖以木杖濕其兩脇之。仔于之命。以嘗髮女屬之。容如仙子。而香聞遍

國時人名其女曰香姐。名其家曰香室。○哈參曰。其動止可得聞乎。欣德對曰。聖人之德性天地秉其量也。日月秉其明也。孰能言傳。弟見其舉動規模。世所罕有。如春風流水。見之無不生愛也。常悟多默不取世好。不貪世樂。不苟言。言必始終。言簡而深。語約而該。舉動從容。義理無盡。不毀人。不責人。恕人律已。凡一切天道人道之事。功不自恕。纖毫不私。怒不報怨。指黙必顧。不仰視。不旁顧。視物必正面行步。如登日不出一身。每行門徒先引。天神後隨。遇人先道色。閒日笑。惟晒見奇晨。手言際拿手以左手大指。納右手掌。念念真主。事事道德。聖人之事不可言。於世子之問。問其表。表猶不可竟。況于其裡乎。淵哉淵哉。

## 侯腮尼問

侯腮尼侍父側。偶有問焉。曰。小子有問。希乞尊人之允。爾聖曰。諸侯腮尼曰。小子聞之。聖

人稱人極乃天德人道之表也方予孩提未識聖人之動靜敢請記之以爲天下後世傳爾里動容有問曰洪荒大海小子弱足而思涉耶聖人如天莫攀其高聖人如日莫擬其明聖人于山海莫測其廣大淵深小子之問何其肆也以規量天規規取度以蠡測海就蠡取則即小子之問逢子之見亦庶見一斑侯腮尼曰敢問其起居如何爾里曰聖人一出一入之間有三意爲主也爲人也爲己也





爲己者亦人我兼求之事也乃以尊貴之規模示人而人得以效法而取益也凡爲聖人教生不可不知此三意不可不以此三意爲法而遵守之也其爲人者乃命人取擇行事各量其自己之分際以遵其禮或須一或須二三或全行之各量其所宜而盡其義也其爲主者則命善止惡誅凶討逆以完天命之責而已矣至其應酬問答訓導之方在席者聆益遠處者入記亦在各人須會得淺得深在人而已非教門之言不言非教門之事不事凡因所求而來必得所求而去○侯腮尼曰敢問聖人之言動如何爾里曰言必踐行行必顧言不得不言乃言可以不言勿言雍容和靄敬長尊年服事有職教人不倦誨人不厭全體道德無貪無吝求人之所有善善而引助惡惡而畏避公云而不私直而不曲醒而不昏治理惟勤百務惟和善處事必與人商不怠政務加謹天功周全人事不托重于人最愛輔道興化之人最尊盡忠盡孝之人○侯腮尼曰敢問賓會如何爾里曰對人如對主謙抑屈下不坐獨席素人獨席取便而坐不虛坐必有訓誨與人同坐必衆起然後起衆退然後退不靳數求了其求或取其悅慈愛衆生以天下爲一身文美安靜正氣遍人無鬧言無高聲不言人過不言隱事不言希異奇怪言必有本言必稽實敬老慈幼尊長愛貧恤孤憐寡人坐而坐人起而起○

敢問接人如何爾里曰悅客美性和緩低聲不欲不近拂性不怨不辱人不賤人不揭人慢衆人笑聖微哂衆驚奇聖亦奇之鄉人愚蠢聖忍耐之與人拿手人伸而伸人釋而釋當言不訥問而後答聞必竟其言言必盡其理拜長諭矩輪念老幼鰥寡不傀於不安寢○敢問處已如何爾里曰謹言在四事擔待人所不能耐犯而不校激而不怨臨極險極也悟也忍人所不能忍耐也隄防也度量也衆悟也忍人所不能忍耐借針于哈甫圾針失燈滅聖人至而光照地拾針阿以涉笑復嘆曰嗟乎未見聖人之面黑最黑目白最白香汗如珠顆而芬馥襲人身材不長不短立萬人中只見其長眉開額廣不肥不瘦雖仙女不奪其容兩肩之間有肉印蒼色赤章即清眞言也唇下有窩齒光閃灼如綸貝手掌紮細如綿力不縛雞而勇敵萬人而萬里之外之人莫不畏之易卜尼爾巴士曰吾生平未見勇於聖人者阿以涉者不之信也○覽鏡梳髮每正鬚髮曰主喜人欲視人先須視已摘鬚綰髮點曰齊整○敢問聖人之謙德如何爾里曰譬于愚夫愚婦騎無鞍之驢應對奴僕無墊坐地不辭髒地枕塊坐地而食呼之即應引之即行設席必受掃地穀乳捉虱縫履繫駝負草下書與侍者同坐同食和麵治餅炊爨市物取至家作工如衆分賞如卒笑容登高履卑不擺手不見胸肌色白裡見紅目

曰爲家眷炊聖以口親之凡與商一事必立數意聽其擇取並坐不出其勝同行不出其身坐不礙人行不先衆先人行如失後人行如從賈鋪衣與人坐自坐亦與人俱坐禮拜有求者至短拜了其求再禮竟制熹飯必共之衆請勿勞曰眞主惡夫衆人執事而一人不受天子之尊不愛華譯之富行教一生無坐自磨麵提水○敢問其廉行如何曰聖人鎖銖之畜積會以家計故當甲子朱乎得不



當與本教人隱之也生不問世故畧治生産了意而已曾三日不炊生不飽食嘗饑寢寢無褥以皮革貨棗皮爲絮聖寢于棧哈甫奴寢于袋哈甫母傭之數裯因寢于四裯晨起曰較往夜如何對曰美也聖人曰未若往之爲佳也重裯不德美寢褥遂轍三留一嘗見脇有棗葉編裨之痕阿以涉曰日計亦可無求乎聖人曰日計主定也何須求求則疑貳也吁阿以涉爾知之世界是無宅人之宅也是無財人之財也治世之人是至無智之人也吾與頓了何有哉前輩列聖至艱于我俱到主矣得主之品享主之福吾愧于今世如意後世不得遂也言後未一月歿○敢問聖人于其父母如何爾里曰聖人生未見父母而孝親之心罔極嘗曰父母其代眞主而生人乎鞠育之恩較天地爲勝嘗爲父母憂曰吾之親生非其時死非其道易一未欣不能庇其別教之父母吾之父母其能免于後患



乎嘗禱赦於主命曰爾爲吾産秖念吾民不得私爾親順者有赦逆者無赦彼夫愚教聽斷于予撫母慟泣潸哀痛告赦再三弟子皆爲之慟聖人曰汝輩何爲慟對曰見天差慟故慟也曰汝輩知吾慟之由乎對曰不知也聖人曰吾爲吾親告赦命下曰祇念教生不得私爾親吾不忍父母之罹後禍也是以慟之催後禍阿以涉曰日計亦可無之弟子問于聖人曰父母有過乎曰誰人無過也心敬身承躬曰

侍。不違其一切所命。見有過婉容悅色以諫。少悔未有父母以子之順承而詆厲之也。吾國聖人憂于其父母終身不能釋然也。○敢問共服食如何曰服布不服帛。禁男子衣帛衣之長短適宜雖夏暑必複冠上加巾時或冠而不巾時或巾而不冠色尚白喜綠不用紅黃食大小麥喜粗忌細不食重羅麵不菜而飯不油而蘸客至隨其所有必饗之客無貴賤必躬自陪侍食坐如拜膝壓膝足壓



足曰吾僕也宜如僕坐不倚坐不箕坐食取近不越取食以三指大指食指中指也或助以無名指或以掌食不以二指食食畢以一指飲水于盞桶餅雖諸器飲水以掌勺或傾水于掌口器莫爭于手亦嘗鑵口吸飲不吹餅口曰致臭也離口而吹時咋嘴而飲時一氣飲每飲誦名食不多語不不語曰異乎二氏也以食就口不以口就食捧食尊敬而食。食取小不嚙曰餅饠以小爲佳餅饠擗而不嚙。視食而食。必視所由。必知味。必念念眞主。潔因潔取。潔治潔器食也。潔手潔口潔身潔心食食也聖人之于飲食也較諸事爲加謹焉曰一口不潔入腹四十日不准功

#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九

C昭代誌天下方畧極日出没際國土風物悉隸焉發使西域直底窓速爾天方極西其所紀載愈爲詳備而補入之更稱大賚

## 天方聖國風土考證畧

天方與圖奉聘罕默德聖人之教者不下萬國而稱省會名都者九十有六另有天方圖書通志詳之茲第舉中國吏乘所載墨克默底納數國之風土及諸名公鉅卿之文說輯其大略以考證至聖之出處與其風化廣被之勝槩云

## 方域

天方處六合之極中故命曰中極乃聖賢叢會之地人民首出之鄉

考証天方與地經曰地爲圜體如球乃水上蒼球面四分之一地之平面自東至西分爲三大十土在東曰東土在西曰西土東土之間則中土也又自東至西作一直線距南北兩極等爲地經中線自北極至南極作一橫線距東西海岸等爲地緯中線兩線相交爲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西諺曰大地如磨盤天方盤之臍也其形四面皆下因其地爲天地之樞紐故萬方引向焉圖括地象曰地之位起形於崑崙者地之中也崙之陽於諸方爲得風氣之正職方外紀曰亞西亞洲之天方總名也合數國而言之第一大洲也亞西亞之天方之極西作一直線距南北兩極等爲地緯中線兩線相交爲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

## 氣候

其處風景融和四時皆春居崑崙中央得天地和淑之氣故多異人異學花木之榮長生不得枯者

## 風俗

風俗好善有官長無科擾有刑罰無犯者自然淳化盜賊不生上下和美其官長及下民悉皆拜主以爲一國之化

## 人物

國人悉遵教規行事纖毫不敢違犯其國人物麗偉體貌紫膛色說阿爾壁言語國法禁酒崇風和美無貧難之家男子白布纏頭穿長衣足着皮鞋婦人俱戴蓋頭莫能見其面婚喪之禮皆依教規體例而行犯法者少誠

為極樂之界

## 崇奉

崇奉聖人之教以盡事天之道也聖人之道即天道也聖人之教即天道流行者也聖教之人即順天道之條理承天道之軌則而奉之以從事者也天道五功人倫五典五功者念真禮真戒齋捐課朝覲天闕也五典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

## 禮制



制如齊拜揖而飲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禮樂文章醫卜術數之類皆遵經而定世昭恪守縱有明智不能踰規而越矩

## 飲食

飲食惟良必慎必擇良以作資乃益性德其可食者食之其不可食者適有他用亦不善也夫所謂飲者不在味甘而在養性其為物也未嘗不在味苦而在恣情以益于道也凡惡者不在味苦而在恣嗜慾有累于心也嗜慾之累也起惡之端也性情之益也興善之源也飲食所系固不重哉此吾人擇之最嚴故有可食有不可食者皆所以備人之取用耳天方人家有六畜駝牛羊馬騾驢也六畜中可以騎使而不可食者三馬騾驢也可以騎使而復可以食者二駝與牛也只可供食不可騎使者一羊也六畜皆芻食惟駝牛羊獨具純德補益說多可以供食非馬騾驢可比也

## 財貨



財貨非義不取非禮不用百官非禮不納朝廷非禮不稅財貨取與皆節以禮義則無利欲之撓而爭端息矣百官非禮不納則無賄賂之私而刑賞當矣朝廷非禮不稅則無苛索之煩而黎庶安矣民富國強上下安樂由乎此也聖人之於民業也最嚴交易而加利恐欺奪由此起耳凡來借當者必皆無力之人在有力者當念其貧苦恤其饑寒出已之

有餘資彼之不足何容多取其利乎此天方仁義之風也今居此地在本教人仍遵聖制故凡與孤寡交財筭利者寧可虧已不可虧人益愼之也

## 工藝

工藝必有匠譬如盞盂必有陶工剪刀必有鐵工桌椅必有木工屋宇必有梓材製造織文雕鏤器皿尤巧貨用金銀緞疋色絹青花白器鐵鼎鐵銚之屬文武醫卜之人絶勝他



處廚香椿黑盤碟等器皆有眞者樹皮所造白紙光滑細膩如鹿皮一般凡一切器皿什物如壺碗鏡硯椅桌牀屏之屬各色技藝皆精帽絹漆器百工皆然

## 學門

學明善之本也人之所以貴乎萬物者賦性既靈又能學以明其理也愚夫婦不知務學則理不明則一切明道認主之幾修已治人之義自都不曉即一步一趨一語一默亦不知所持循而盡善矣故學者燭事明理如日月經天無物不照如江河緯地條理秩然學之有關於人者顧不重哉進則曰趨於高明退則曰就於卑暗勿謂自愚而墮志勿恃已聰而不勤古謂小飲小盤大飯大盈書曰惟學如登惟行如耕匪行匪學如醉如

## 紀百



國統起于阿丹受真主明命建國立紀傳與施師師傳與努海海傳與易卜剌欣欣傳與易司馬儀儀傳與哈撒撒傳與達五德德傳與爾撒爾撒去世不得其傳於是綱紀墜落異端蜂起去爾撒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奉命驅除邪說彰明正教爲萬世開太平矣

## 官制

按天方禮制王侯百官士庶等級既差冠裳自別而于敬事主宰燕居禮拜以及禋祀朝

會之時皆着弁所以示品雖不同而其敬一也

## 刑政

國法笞杖徒流等刑官品衙門印信行移皆有軍亦有官給握若有人撒五時弄者違教法用皮鞭杖斷乃是指教直至伊之血流若有人三時不赴寺者焚其室若城人從念那格納馬則與葛默忒止住君王當同他人爭戰因爲立損納特聖行若人止住天課不散君



王命用棍杖斷勒逼取之給貧若城人天課總止住君王以兵取之給貧蓋人能盡孝未有不盡悌者能盡悌者不悌即是不孝故天方立法凡不孝論罪聽斷必公而無枉屈包荒不入而無私情法律有準不因細言而輕責罰仁恕平允不因小過而試楊所謂用之於民而宜於民者也蓋君崇正則萬民歸於正君好異則萬民趨於異民道在君也

## 科制

聖人準諸天理合乎人情制爲教典行諸天下後世使人人恪守嚴遵不因貧富貴賤而可忽也一切動止皆有經常凡於視聽語默食息起居大小纖鉅皆有經常之法以爲矩護則不致行干分越禮之行



粵稽初古元皇誕降闡居中土敷治四方帝庭下遷作天人向定八極準生萬物光庭前右睥一沁清渠形如弦月澄若玻璃中涵異石石面見文二十八象牝畫攸分帝降神命示覺元聖凝眸澄碧識厥形韻聖智天通受制文字審物象形命名配義始爰書契編類屬辭乃自施位初惟一點萬隸文根○聖作賢遞近附遠聞以漸更易爲萬國音亦泥鳥象蟲繪蟲文欣都草偃曾容柯分血行倒走反書逆書形聲體勢三百種餘符祝梵咒啷囉咿喔聲牙鴉舌七十萬區允矣天方學宗正脉扶隱發微妙義昭揭厥初一

一本然實體動焉爲圈妙用實理剖圜爲弧兩一錯置會意諧聲二十八字點畫縱橫目然成序○奇偶錯綜隨機作語象呈理見聲出意達舉類約宗天人皆括日星爲文江河爲理位列時行二十八數自昔聖聖以思馬儀考古正今文明振丕從賢歐盟統分三類虛實語辭文理斯叙配名稱實事爲日虛單字語辭萬義斯拘三義發明斯文皐皞吐言屬辭觸處見道四七爲形四九爲音形音相



生干有八字字爲一本二十二源源十二支○支十二派陰陽易制分呼明晦強弱音別時際義殊一字變化六千四百千千相乘爲數無極編珠織錦載諸方策○示法久遠無往不服嗚乎文字載道之器文字其紀爲道之葬母曰聰明母曰庸智損益毫釐流弊百世是故天方十萬區域形聲楷模今古同轍流祧殊方不離中俗大化元聲感于寂默發于喉舌喉舌齒唇四體爲根高低

偃仰開合升沉剛柔揚抑重濁輕清錯綜變化三十六音先天四韻後天五聲○音聲之變調叶文明音斯備矣樂斯成焉是故樂者聲音之文若夫文者形宗之樂文以載道樂以導情因物取象觸處機生惟有先聖能知斯文因文變字以字傳文仰觀俯察理象縱橫陰陽奇偶單配連并寓意轉注模象諧聲率合引類反叠去增虛文述意實字傳名虛實連屬助語斯稱總以述義連意通情三十



大藏六千餘章玄文妙理天地斯光賢學此述聖哲闡揚宣化明教被及萬方是故文字肇始中域流衍宇宙乃土不一隨處更張揣私用意改革興亡或沿舊制或失初良迷雖點畫任附邊旁考古無證論義莫詳遞原門搦議微渺茫天方字母二十八畫有點無點陰陽異跡左行右曲蕃際之賢載道東來誰能薦識茲通一線聊揭粗直尚冀後學發明精理

奇器

聖行旅無水軍士告急聖以指納器中水即湧注如流泉聖世後人取其食器如碗蓋之類盛水飲可癒一切病聖陵在默底納城去墾克正北三百里陵地縱廣二十里松柏柳樹交榦而生墾連不絕颶風至此則息飛鳥遠空而度走獸從不踐跡無遺塵焉其墓乃天生祖母綠寶石造成壙旁砂石得其藍色亦如之壙上有湯瓶天生祖母綠寶石爲之



每日五時未禮拜前瓶水自崩時過則瓶水竭每日如是主今如是曾容國帝王以此感應而順從焉禍疫人取砂石携往他方奉爲至寶甚有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可望於百里之外至今如故衛陵軍士四千人凡朝覲人三朝俱畢將歸時必來進謁辭覲於此

附錄國名

## 王傳記

王子歲皇帝旭烈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



拓境幾萬里已未正月甲子常德宇仁卿馳驛西覲至和林出瓦孫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大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闊數里曰昏本蠻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哥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瀚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碾磴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揩忒



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稻麥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團聞錯土屋窻戶皆琉璃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鉄木兒幟察守關者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城市皆流水交貫有諸果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國統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亞汾人孛羅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遲流洵東注土

人云此貢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喇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藍諸回紇貿易如上巳節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正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樽思干城城大而民繁時羣花正開唯梨花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城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繙地



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効十四日過暗不河百里中國所無其地多桑棗征西與魯屯駐九日過里丑城其地多桑棗征西與魯屯駐于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蕭離二十九日過殢歸兒城滿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牛皆駝峯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降樹寒西一山城名都不孤峯



峻絶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絶高險仰視之帽爲墜金玉寶物甚多一節有值銀千笏者四月六日過苔古斯坦立兒城過阿剌丁城鴉咱蒼兒人被髮率以紅韜勒骨主師自八西域降者幾三十國丁丑取報蓮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域無壁壘東城圍之以甕繪其上甚盛其國俗富庶爲西域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真爲之壁皆以黑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值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人物頗秀于諸國以橙漿合糖爲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法里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上人傳說報蓮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報蓮之西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伯顏八兒房中懸鐵絚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

伯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貴西有
窖乞兒國尤富鬼產金人夜視之有光處誌
之以灰翌日發之有大如蕈者至報蓮六千
餘里國回回海海西有富郎國婦人衣冠如
回所畫觀音狀男子胡服皆善騎不去衣服
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
高丈餘食火如升許其矢羅子國出珍珠其
王名撒恩阿塔畢云西南海也採珠以革囊
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蚌並泥沙貯



于囊中還票輒以酷暑之即去候得蚌滿囊
城絙舟人引出之印度國去中國最近軍民
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棗大朋枕珠寶烏木
鶉舌寶鐵諸物國中繼大鐘有訴者擊之司
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紀其名以防姦欺
民歷以備考屋宇大熱人處水中巳未年七
月元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三
十民一百七十萬戶山產銀王名忽赦馬丁
算灘閒王太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

雄者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
聞之輒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國畫者惟尾
在翅內餘曰中振羽香猶似土豹糞溺皆香
如麝鸚鵡多五色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鶉
鴿傳曰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
有至三尺者閒赤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



鸚鵡價最高金剛鑽出即度以肉投大禽底
飛鳥食之吐出年深結成價如金其假者即
犀牛糞爲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

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麟角駝馬有駒不敢同
牧被引入海不復出卓瑪一產三卯內一卵
生夫灰色面黑頭有影而走所逐禽無不
獲面隴種羊出西海以羊臍獰土中產以水
調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本臍斷便行
幡章至秋可食臍內復有頭有刺蛹解馬語
即知吉凶甚驗其奇異者不可殫述從返
一十四月郁烈曰西城之開始自張騫其土
地山川國在世然世代漫遠國號變易事亦

難考今之所謂瀚海者卽古金山也印度卽
漢身毒也自古駝鳥者卽安息所產大馬爵也
窓音兒卽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
已又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
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
也中統四年三月劉郁記

## 天方國

紀錄彙編曰天方國卽墨克國也自古里國開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個月方到本國馬



頭地名秧達有大頭領主守自秧達往西行
一日到王居之城名默克國奉回回教門聖
人始於此國開揚教法主今國人悉遵教規
行事純雅不敢違犯其國人物魁偉體貌端
麤色男子前自纏頭穿長衣足着皮鞋婦人
俱戴盖頭莫能見其面說阿爾壁言語國法
禁酒民風和美無貧難之家悉遵教規犯法
者少誠爲極樂之界婚喪之禮皆依教門體
例而行大半日之程到禮拜寺其寺名克而白外週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門門
之兩傍皆用白玉石爲柱共有四百六
十七個前九十九個後一百一個左邊一百
十二個右邊一百三十五個其堂以五色
石壘砌四方平頂樣內用沉香大木五條爲
梁以黃金爲閣滿堂內牆壁皆是薔薇露龍
涎香和土爲之馨香不絕上用皂紵絲爲幔
幔之旁二黑獅子守其門每年至十二月十
日各國回回人一二年遠路者亦到堂內禮



拜者將所覓紵絲剪取一塊爲記驗而去剪
制衣裁其王頂冠圓之仍復年年不絕堂之
左面爲僧聖人之墓其墳壠俱是綠緞不泥
金者爲之長一丈二尺高三尺濶五尺其圍
身之篇以黃甘玉壘砌高五尺餘城內四角
俱四座塔叫禮左右兩傍有各祖師傳法之
堂亦以石頭壘造堂脩極華麗其處氣候常
熱如夏並無雨雹霜雪夜露甚重草木皆濕
露水滋養夜放一空次晚盛置天明其露未有

三分在硯土產米穀僅少皆種粟麥黑黍瓜菜之類西瓜甜瓜俱用二人擡有一種繩在樹如甘國大棗樹高一二丈其花一年二放長生不招蜂有雞蛋果重四五斤者其馬騾驢騾牛羊猪犬鵝鴨俱有羊重十斤以上者土產書籍僅能八兒香麒麟獅子駝鷄羚羊草上那并各寶石珍珠珊瑚琥珀等物其王以金鑄錢行使比中國金有十二成色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名默底納其穆罕默德聖人陵寢在城外王令墓頂豪光日夜侵雲而加墓後有井泉其水清甜名阿卜穆穆下番之人重其水藏於船過海倘遇颶風即以此水酒之風浪頓息　景泰辛未秋月望日會由檀馬撒速　又見明朝典故　瀛涯勝覽

默德那國

即默底納國

曆確類書曰默德那國師回回祖國也初國王穆罕默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號爲別榜拔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主爲本而無象設其經有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段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又有陰陽星歷醫藥

音采之類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帕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國其城池宮室田畜甫例與江淮風土不異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蔬菓諸果俗重殺非同類禽畜不食家肉齋戒禮拜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必易常處每日向西禮拜國人尊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製造織文雕鏤器皿尤巧　又見大明一統志　吾學編

忽魯謨斯國



紀錄彙編曰忽魯謨斯國自古里國開船投西好北風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國邊海倚山名處番船并滿番商都到此地趕集買賣所有國民皆奉回回教門尊重番文武醫卜之人絶勝他處各色技藝皆有其國出一等獸名草上飛番名雅活旃大猫大渾身皆似飛鼠斑花猫樣兩耳尖黑性純不惡若獅豹等項猛獸見之即俯伏於地乃獸中之王也

八絃譯史曰忽魯謨斯明時通貢其地土沃者音采門規矩之官及主婚并媒人娶族之其事兩家各通三代鄉貫來歷媒人中間兩家各通三代鄉貫來歷媒人中間定然後擇日成親否則官府如姦論罪如有人死者即用白番布為大殮小殮之衣用撒盛淨水將屍從頭至足洗二三次既淨以熏香花腦塗屍口鼻纏服殮衣貯棺內當即便埋其墳以石砌穴下鋪淨沙五六寸抬棺止將屍放石穴內上以石板蓋定加以淨土厚築墳堆甚堅整也市有燒羊燒鷄燒肉薄餅哈喇濟一應麵食皆有賣者王以金鑄錢名底那兒通行使用書記皆是回回字其市肆鋪面百物皆有止無酒館國法飲酒者罪其文武醫卜之人絶勝他處各色技藝皆有其國出一等獸名草上飛番名雅活旃大猫大渾身皆似飛鼠斑花猫樣兩耳尖黑性純不惡若獅豹等項猛獸見之即俯伏於地乃獸中之王也

八絃譯史曰忽魯謨斯明時通貢其地土沃

民富儀表豐偉尊信回回教拜天墨石爲城有壘屋至三五層者男拳髮長衫善射女編髮四垂帛繚其頂以青石磨水點目唇作花紋爲飾婚姻用媒嫗前用銀錢國法禁酒造者棄市醫卜技藝俱滿國有四山出物四種一出鹽如紅礬重數百斤者可以爲器碎之可食一出紅土可以爲珠一出白土可粉牆壁一出黃土其色似金產馬吟獸角長過身



阿丹國　即錫蘭編曰古里國即西洋大國從柯枝國海口開船往西北行三日方到其國邊海山之東有五七里遠遶坎巴羨國西臨大海南遶柯枝國界北邊相接狼奴兒地面西洋大國正此地也國中俱是回回人奉回教禮拜寺有二三十處七日一次行禮拜日舉家齊沐諸事不幹巳午時大小男子到寺禮拜至未時方散回家纔做買賣幹理家事人

甚誠信買賣議價已定衆手相握言實或賤再不改悔

明朝興故曰古里國乃通西洋諸番之馬頭也山廣田薄麥穀頗足風俗甚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無刑杖惟以石灰劃地爲禁令其官長富者騎馬傍海爲市聚貨通商貨用金銀色皎青花白磁器麝香樟腦之屬（又見文莪）



柯枝國　即補哈喇



海鹽鄭曉曰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干西南去嘉峪關一萬三千里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倫敦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王居東北山建石爲屋屋皆高達無棟梁牆壁窻牖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飲牙角屋傍設錦繡帳房爲燕寢金床玉柱衣冠大類亦力把力民士庶或毡帳以居少檢上下相呼併連名姓雖王亦然相見稱弟道撒雨馬木一

語握手或相抱或跪地爲禮致意於人則云
撒鑾穆市肆備食餌欲飲食者多就市肆交
易用銀錢錢三等無半解用權衡爲量稅十
二國用資焉貧乞者亦尚白有喪乃易青黑
無棺槨不祀鬼神俗尚佛教建寺縣塔所人多善走曰
行可三百里氣候常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
多木蘆風諸菓帶光摘巧產金銀銅珊瑚琥
珀水晶珠翠巴豆胥銷伏花毯名馬獅子黑
白文獸自鹽堅明如水晶琢雕爲器以水澗



之抑肉食甚鮮善多桑宜蚕絁綺織造細密
精巧過中國農不甚勞而得多穫因每歲更
休地力得完全也饒贍賜于宴會極豐厚大
抵西域城郭諸國惟哈密爲近邊郡然有學
舍聚生徒講習諸經義省刑罰薄賦斂寡爭
訟好施與事務農桑諸國又不如也而王城中
極弘偉

撒馬兒罕

吾學編曰撒馬兒罕漢嚴賓也在哈烈東北
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去
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木河最大風景偉
麗田土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
依乎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商賈在城北
隅王自謂城中建樓縱橫壁市櫛容西南番
賈多聚於此市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教有
禮拜堂青石雕鏤極精巧以薄羊皮裹經文
文字泥金書之人物秀美多才思藝能國東
有養象鈔鹿海牙騾藍達失于西有法里寺



石諸城皆緣焉

鳳洲筆苑曰撒馬兒罕古屬窩闊國在懸度山
西史稱地平濕和有苜蓿梓竹漆蒲萄諸果
下淫生猪其皮脂文刻鏤治宮室織剪刻文
銹市以金銀錢錢出封牛沐猴孔雀珠璣珊
瑚琥珀亦西域都會也王白帽繡蟠人以白綃
纏首尚回回教有禮拜屋青石雕鏤殿精巧
經文裹以羊皮書以泥金城市稠密西南番
賈多聚焉　又見明朝世法錄

八絃譯史曰撒馬兒罕西域大國也濶爲厨
寶去嘉峪萬里貞觀中貢物頭花丹紫相間
其香遠聞又獻稽特鼠能食蛇蝎患疾嗅之
即愈開元時遺獻天文書友秘方奇藥又獻
上清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仙人玉
女雲鶴之象搖動其中至代宗時庫中每有
異氣神光上冲霄漢揀之知從珠出遂寶之
凡有水旱災祲禱之無不奇驗明成化時阿
黑麻貢二獅子獅曰食生羊二腊容各二瓶

嘉靖時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入貢傳言
頭寶國三得一彎欲其鳴不可致矣人曰常
聞雞見其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之彎
視影悲鳴冲霄一舊而絕地宜五穀王居高
廈市肆翬翬頗類中原西南商賈多聚于此
其民雕文刻鏤織刺文綉尤善冶寶市用銀
錢經書今字國東有養遠孤城甚小四面蕭
然沙鹿海牙居依崖谷有極臭草蒸爲阿魏
褰藍有黑蜘蛛嚙人致死中者以蓴荷枝擦
之以羊肝方愈毒失于迭里迷皆其屬隸物
產後貌以其筋爲琴絃一奏除音皆斷取雛
乳一滴滴他乳中他乳皆化爲水鬱金香水
晶瓶

八柱兒奧曰蘇門答剌一名須文達那漢條
支唐決渾大食地也漢章帝時進鵝鵠高七
尺解人言唐貞觀中獻水珠行軍之水置之
土中清流自出開元時遣使入貢見帝不拜

黛每顆價值千金龍涎香美萊等枝瓜石榴
重五六斤蒲萄大如鷄子

## 五印度

八紘譯史曰五印度地方三萬餘里分五國按天方輿地東南有五欣都斯嗏欣都斯塘一區而分爲五都也中曰欣都斯塘與西都北都國王國人皆回回人南都爲佛國又名天竺擇氏之所從出也東欣都又名榜葛剌國王國人俱回回而有釋氏漢民及藏基人雜處也漢明帝求佛于此國各有五地各數千里中印度屬國甚多四印度亦各有屬國數十自張騫使絶域而名通中國載



用銀錢海貝田畝一歲再收王居極壯麗殿
溝森嚴男剃髮身服從頭套下下圍以幌女
短衫下圍色布不施脂粉自然素艷頂繞纓
絡耳垂寶釧刑有笞杖流徙賦有十二醫卜
陰陽皆其山川聖水能止風濤番人以琉璃
瓶貯之遇風灑之即止豬角牛異象能識人
言土人命負物何處往轍不爽他國象遇之
伏獨角獸以角攪水解諸蛇蟲毒罷達牛肉
翅猫柳樹甚大幹可造舟車葉可覆屋實可
舂之利畢備無花果

## 榜葛剌國

明朝世法錄曰自蘇門答剌國開船取帽山
西南行三十日先到浙地港登岸向西南行三十五站到其國有城郭
其王并大小一應番回皆在城內其國地方

廣潤物產饒民稠舉國皆是回回人民俗淳善
富家造船往諸番國經營者多出外傭伎者
亦多人之容體多黑間有一白者男子皆剃
髮以白布纏之身服圓領長衣下圍各色潤
手巾足穿靴或而皮鞋其國王並官長之服俱
係回回禮法冠裳甚整麗國語皆從榜葛里
自成一家言說法兒西語者亦有之國王以
銀鑄錢名倘伽每個重官秤二錢徑官寸一
寸二分底面有紋一應買賣皆以此錢論價



三尺餘長五丈六七尺此布勻細如粉箋一
般一樣黃布名滿者提即布羅也一樣名
忻白勤都察潤三尺長六丈布眼稀勻即布
紗也肯用此布纏頭一樣沙揚兒如三梭布
一般一樣名慕黑慕勤潤四尺長二丈餘有
兩面皆起絨頭厚四五分即毡毯羅錦也桌
圍褥絨毯有金綫絲手巾并帽綢漆器盤碗
鎖綫鎗刀剪等器皆有賣者一樣白紙亦是
樹皮所造光滑細膩如鹿皮一般國法笞杖



徒流等刑官即衙門印信行移皆有軍亦有
官給糧管軍頭目名吧斯剌兒醫卜陰陽百
工技藝皆精曰月之定亦以十二個月為一
年無閏月
文見紀錄彙編　文苑瀟湘　吾學編

八絨譯史曰榜葛剌國即東印度也詔納樸
兒古天竺國北印度名伐剌擊而四譯考及
星槎勝覽無伐剌擊名詔納樸兒亦甚畧傍
葛剌地廣人稠時物盛衍風法十二文稅物

法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其王殿庭狀麗柱皆黃銅儀衛華整婦女寶飾纓絡田一歲二收不用耘耔禁不飲酒明來樂時國王靑牙思丁來朝隨貢麒麟

## 淳泥國

明朝會典曰洪武四年淳泥國遣使進金表銀箋及方物來樂三年遣使封其國主爲王結印符誥命王率其家屬陪臣來朝至福建遣內臣往宴勞之令所過諸郡設宴至京王及珍珠寶石龍腦梅花腦降香奉金字表文及方物上御奉天門享王宴是年王辭朝三日祭賜甚厚詔溢恭順賜葬葬城外石子岡以四南回回緑籍中國者守之樹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復令其子襲封遣內官及行人護送還國請封其國後山詔封爲長寧鎭國之山御製碑文賜之

## 南泥里國

又見吾學編

吾學編曰南泥里緑淳泥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伐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又距海濱海千餘家其國皆回回人俗朴實無虛詐王居類樓高廣嚴整幽潔市用銅錢穀食少魚蝦多西北大海卽西洋中有帽山高平頂土人稱爲那沒黎番船皆以此山爲指而集焉南山下水淺處有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四尺又產黑珊瑚其色如墨枝幹瀝瀝可愛俵山居人二三十家卽有長曰以馬曰猫吉君也

## 瀛涯勝覽

海鷹鄧曉曰祖法兒國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里國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教係回回體幹修偉語言非實風俗淳和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綠皺琉金錦袍靴履或乘轎或騎馬前後列象駝馬旗幟鼓樂沃氣候當如秋市用

金銀錢

細錢重一錢曰祖法兒國王國人皆奉回回教門人體長大貌豐雄言朴實王者以白細番布纏頭上加金錦之類身穿青花袍如絹細細絲嵌圓領或金錦衣袍足着靴出入乘轎或騎馬前後擺列象駝馬隊牌手執鎗鏈絡繹觀音奴而行民下所服衣袍纏頭長衣腳穿靴鞋如是禮拜日上半日市絶交易長幼皆沐浴既畢即將薔薇露揉面并四體纔穿齊整新淨衣服又以小爐燒沉檀龍腦香於爐中薰衣服往禮拜寺禮拜畢方回經過街市半晌若無言絶婚喪遵回回教規土產乳香其香乃樹脂也回回出駝鶏其身匾頸長細鶴脚高三四尺餘脚止有二指毛如駱駝有似駱駝其蹄單峯雙峯俱有人皆騎坐其



奉回回教門說阿爾壁言語國王頭戴金冠身穿黃袍腰繫寶粧金帶至禮拜時換細白布纏頭上加金錦之類身穿白袍坐車列隊而行其頭領冠服有等第不同國人男子纏頭穿錦襖細布等衣足着靴跣如人穿長衣　婦寶石珍珠纓絡如觀音粧耳帶金鉗寶環臂纏金寶釧鐲手指亦帶指環又用綠嵌手巾蓋覆于頂上止露其面凡國人打造金銀首飾各生活絶勝天下王用赤金鑄錢行使其地氣候温和常如八九月間之候定無霜雪月惟以十二月爲一年四季不定間有陰陽人推算甚精某日爲春首果然花草開榮某日是初秋果然木葉彫落及日月交蝕風雨期信無不准驗土産紫檀香檀檀麝麒麟前兩足高九尺餘後兩足約高六尺頭抬頸長舉首一丈六尺首昂後低人莫能騎頭生二短角在耳邊牛尾鹿身蹄有三路匾曰食粟豆麵餅其獅子身形似虎





古今說海曰阿丹國國富民饒國王國人皆

黑黃撫班頭大曰潤尾尖毛長如纓髻乳如
雹前缺見之伏不敢起乃獸中之王也
又見紀錄彙編　星槎勝覽　又見八紘
譯史

滿剌加國
紀錄彙編曰滿剌加國人皆是回回教門持
齋愛戴其王服用細白布纏頭身穿細花布
稍脚穿皮鞋出入乘轎國人男子方帕纏頭
風俗淳朴房室如樓閣之制土產黃連烏木
打馬兒香花錫之類

滿剌加國
紀錄彙編曰滿剌加國國王官長民庶皆是回
回人風俗純美所行惡漸教門規矩男子白
布纏頭身穿長衣遮足露其面富人以織
金手帕束腰以銀爲鋌或用海貝婚喪之禮
皆如天方國其國海中天生石門
一座如鳥闌樣出
里土產檳榔廣各處來收買往別

又見八紘譯史

四五八

國貨貿
堅硬盡潤如玉盛者引水上流以消炎熱有
貫臣十二共治國國有大災異輒更立賢王

廢者不怨其人頗類中國有幻人能爲幻術有神醫能開腦取蟲以愈目疾其地甚寒王衣紅黃衣以金絲繡織絲布或五色布纏頭貴臣亦爾其俗不喜戰鬬隣國有爭但以文學相問大食加其稅以國大小用費爲差有水銀海取水銀以香草同煎遂化眞銀無異產駭鷄犀卻火雀龍種羊千年聾

## 回國

職方外紀曰中國之西北出嘉峪關過哈密土魯番曰加斯加爾多高山產玉石二種出水中者極美間出石中者以薪火燒石迸裂乃鑿取之甚費工力牛羊馬畜極多因不啖豕諸回無豕自此以西曰撒馬兒罕曰革利哈大樂曰加非爾斯當曰杜爾格斯當曰查理曰加木爾曰布查曰蒲加剌得皆回回諸國也其人多好學好禮者皆宗穆罕默德之教諸國皆同

## 哈密國

八紘譯史曰哈密西域大貢要道也漢晉隋唐皆通焉稱小月氏元末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此明永樂時入貢封幹木兒子脫脫爲忠順王凡西域天方三十八回貢使至者咸詣哈密譯文其間近今皆爲回回人行天方之教山川天山馬駿石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城基尚在物產野蠶不煩人力或繭若參之上絲可爲棉鎖鐵上有自然花紋價值過銀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取之則甘鐵刀取之則苦木刀取之則酸蘆刀取之則辛出天山上瓜乾甘如蜜

## 回鶻國

劉氏鴻書曰回鶻國人所奉者止知有一天其他神佛皆不奉雖曰神曰佛謂皆是天生也須拜天求天求道方得爲神爲佛天不敢做卻何得做堪知生我養我皆是天萬物皆是天生故所奉皆是天也若別再奉神佛是有二心卻不順天一般其教門只知奉天

故每歲自正旦日起晨昏叫禱以面向其壁
曰目不視邪色以指掩其耳曰耳不聽滛聲
方拜首叫天謝之求福兩手捧之曰接福然
後拜西域回回皆叫福樓甚俗以叫佛傳
之訛耳

七修類藁曰回回回回國世史正綱以爲大食
一統志以爲默啜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
西城惟天方國在其寺即天房也人中國多
其歷與中國歷相參推步訖今用之





詠化類編曰按回回歷出西域然東譯北狄
南蠻皆不聞有歷而西域獨有之蓋四域當
昏曉之際於諸國中爲得風氣之正故異人
多從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
世所謂回回歷者相傳爲西域聖人馬哈麻
之所作也其歷始東遵我高皇帝之造大統
歷也得西人之精學歷者於是命欽天監以
其歷與中國歷相參推步訖今用之

明會典曰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爲司天監
置回回司天監是年十一月徵元太史院使
張佐張沂兩鹿卿兼太史院使咸隸等回回
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
一十四人二年又設元回回歷官鄭阿里等
十一人至京議歷法回天象定爲欽天監掌
察天文定歷數凡[illegible]氣色之變卒其
屬而占候焉又見[illegible]

## 真教寺碑記



造化之初渾渾耳乃陽氣積於上爲天陰氣凝於下爲地天地之氣鍾於有生之屬則爲人邇所以生人者則天以賦氣地以賦形而天地之氣之形將誰賦之推其原蓋天方氏之教實生天地者云未有天地之先渾渾耳渾渾者一真之氣也而天方者實秉一真之氣而分天分地分人則三才之所以判者天方氏以一真之氣判之也後世奉一真以爲



教主真教之名所繇昉云真教之始有默德那國王名穆罕默德者秉以嬉乃之真源闡教於西土以嬉乃者華言之本性認識真主獨一之源也能造天地變山川易日月四方懍然歸向間有疑以爲能令日月分形則誠聖者也

聖人乃命其徒穿爾德短歌斯以真經三十藏計鎮動一百一十四篇分六千六百六十六節每屆星三請此經能滅諸罪太宗撰之頒諸天下而其教遂大行於中土焉其教以清潔爲主不事像設每日有五時之拜謹心於月矣每歲有



一月之齋饑不食渴不飲以消三毒五濁之慾攝心於歲矣日有日省月有月修積日月而成歲則歲有心齋夫非一真之氣保于吾性者全且備乎至于視國施民篤父子之親禦侮臣之義與尭舜周公孔子道固無異以視浮屠氏棄去一切老氏幽棲谷處者不大逕庭乎哉武林真教寺居城之中蹈然高峙左鎮江海右瞰湖山表東南之鉅麗壯江山之形勢茲寺實一方之鎮

焉剏于唐燬于季宋元辛巳年有大師阿老丁者來自西域息是于杭眺遺趾而慨然捐金爲鼎新之舉表以崇閎漆以修廡煥然盛矣鼎何而守者不減復燬焉按洪武中有咸陽王賽典赤七代孫哈智赴內府宣諭允各省建造禮拜寺歷代賜敕如例我
大清定鼎薄海內外咸爲臣妾而吾教之行于中土較前尤盛順治丙戌歲中州蘇公見樂來鎮睦嵓捐俸重建飛丹流聖其巍煥矣申



於中土焉余生也晚奉先世之遺教其淵源固所心誌矣溢竽容竄厠足典客司與諸國輶軒使者遊進而訪其風土詢其趨尚益識真教之洋溢與吾儒實相表裏孔子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虬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此創真教者尼山民猶讓之其卓立於天地之先者又何疑哉約畧紀之以勒諸石俾後學稔知吾教所自始而寺之建興于杭郡者復有考云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如月穀日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前
刑部廣東司主事邇
册立典禮改翻主客司提督兩館加一級歷
陞儀制司員外郎泰
命典試河南大主考丁彭頓首謹記

## 御製至聖百字讚

明太祖高皇帝敕建禮拜寺于金陵御製至聖百字讚曰乾坤初始天錫法名傳教大聖降生西域授受天經三十部冊普化衆生億兆君師萬聖領袖協助天運保庇國民五時禮拜誠意專主加志窮民拯拔患難洞徹幽冥超拔靈魂脫離罪業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歸一敕名清眞穆罕默德至賢至聖人



## 勅諭福建等處持守清眞寺掌教哈三哈銘

洪武元年

皇帝勅諭福建等處持守清眞寺掌教哈三哈銘朕聞事天地者必能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勸率善類陰翊皇度導化羣迷故以天錫嘏享有無窮愛爾賽亦的哈馬曾丁護持朕惟人心偏慢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諭

## 洪武皇帝諭群臣

洪武皇帝諭諸教謂待臣曰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務而不足以窮神知化佛老之學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復命返眞蓋諸教之道皆各執一偏惟清眞認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敎萬世與天壤久也

## 勅回回太師文



皇帝勅曰朕聞君子之道行是爲萬幸君子之道不行是爲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至道或滯於一時吾中國之文始八卦以代結繩而編簡至於方冊流傳大聖人之言莫不備載萬物性情造化無所不該焉洪武初大將入朝得圖籍文書皆西之書數十百冊乃祝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間有能通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所譯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測天

之道甚是精詳於戲乾方之秘書非爾安能名不朽之智人特命明於中國爾非書安能名不朽之智人特命爾某爲翰林編修汝其欽哉 洪武十五年

太監鄭和勅書

## 回回天文書序

序曰皇上奉天明命撫臨夔華車書大同人文宣朗發自洪武初大將軍平元都收其圖籍經傳子史凡若干萬卷悉上進京師藏之



書府高幾之暇即召儒臣進講以資治道其間西城書數百冊言殊字異無能知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李翀臣吳伯宗面諭之曰天道幽微垂象以示人人君體天行道乃成治功古之帝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修人事育萬物由是文籍以興彝倫攸敘通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爲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所未備此其有關於天人甚大宜譯其書以時被



賚典赤始祖別卷伯爾即西方真教大聖穆罕默德也生而聖德膺智不可言能使草木禽獸來去行止賽氏實出其後元太德間祖孫父子世歷將相之位而上亦特重之 永樂三年

太監鄭和勅書

## 回回天文書序

序曰皇上奉天明命撫臨夔華車書大同人文宣朗發自洪武初大將軍平元都收其圖籍經傳子史凡若干萬卷悉上進京師藏之



書府高幾之暇即召儒臣進講以資治道其間西城書數百冊言殊字異無能知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李翀臣吳伯宗面諭之曰天道幽微垂象以示人人君體天行道乃成治功古之帝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修人事育萬物由是文籍以興彝倫攸敘通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爲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所未備此其有關於天人甚大宜譯其書以時被

國庶幾觀象可以省躬修德思患預防順天心立民命焉遂召欽天監靈臺郎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開局於右順門之右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五

以進有旨命臣伯顏爲序臣聞伏羲畫八卦唐堯欽歷象大舜齊七政神禹叙九疇歷代相傳最稽益備其書雖分爲天地之變化陰陽之闔闢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晝夜之代序與夫人事吉凶物理消長微顯幽明廣智聖人天文書及中國所傳殊途同歸則知至理精微之妙元盛世宜有以兼乎之治皇上心與天通學稽古訓一言一動森若神明在上凡禮樂刑政陽舒陰斂皆法天而行

欽定四庫全書 六

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六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七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七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七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七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七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七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七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七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七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七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八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八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八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八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八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八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八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八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八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八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二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三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十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十一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十二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十三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十四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十五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十六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十七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庭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水晉兼通華語其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惟直述其相與切磨達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十八

書并傳并用監惟有補於當今亦有功於萬世云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臣

欽定四庫全書 一百四十九

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

則徐可考建淵識牙耳大賢者生闡揚至理作爲此書極其精妙後人恪守崇縱有明智不能加規而過矩也　洪武十六年五月

勅建清真寺碑　西安府

寓聞俊而不越者道也曠百世而相感者心也惟聖人心一而道同斯百世相感而不惑是故四海之內皆有聖人出所謂聖人者心同道同是也西域聖人穆罕默德生孔



子之後萬大方之國其去中國聖人之世之地不知其幾也其人一故道同也雖人有言千聖一心萬里一理信矣但世遠人亡經書猶存得於傳者乃知西域聖人生而神靈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說如沐浴以潔身寡慾以養心齋戒以忍性去惡遷善而爲修已之要至誠不欺而爲感物之本婚姻則爲之相助死喪則爲之相送以至大而綱常倫理小



而起居食息之類周不有道周不立教周不畏天也節目雖繁約之以會其全大率以化生萬物之天爲主事天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不越乎吾心之敬而已矣始與堯之敬若昊天湯之聖敬日躋文之昭事上帝孔子之獲於天無所禱此其相同之大畧也所謂百世相感而不惑者道也曠百世而相感而不惑者心也聖道雖同但行於西域而中國未聞焉及隋開皇中其教遂入於中華流行數澈於天下至於我朝天寶陛

下因西域聖人之道有同於中國聖人之道而立教本於正修命工部督工官羅天爵董理庀役創建其寺以處其衆而主其教者擢都而領也其人頗通經書猶存得於傳崇聖教隨時禮拜以敬天而祝延聖壽之有地矣是工起於元年三月告日成於本年八月二十日的年恐世遠湮沒而爲記以載其事焉　天曆元年壬午仲秋

賜進士及第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王鶚撰

重修禮拜寺記　四



重修禮拜寺記　四

重修禮拜寺記　四

重修禮拜寺記　四

姓勅命廵
馬魯丁等原係西域曾寔國人為征金山開
元地面遂從金山境內隨宋國公歸附中華
欽蒙高帝高其賓服欽賞紗綵銀鈔等物着
落禮部給與脚力前往永平府搬取家小赴
京居住因而勅建二寺安扎將可馬魯丁等
五戶安在望月樓淨覺寺居住子孫習學真
經焚修香火祝延聖壽寄籍江寧縣優免差
役永樂三年二月內欽取四戶上京着在四
譯館教習子孫至今優免差役見存九戶在
此習學本教祝延不缺節奉禮部劄付事理
猶與俻哉高帝聰明神武非其教實有可遵
焉不謬於中國先王之道惡能與居與處免
役免徭且布疋鈔錠之頻頒紵絲靴襪之屢
給若是則淨覺禮拜二寺之基洵非淺祠可
比市塵之喧易侵易越即尺土寸椹皆高帝
神靈所憑依矣今幸亦卜刺金等子孫果能
世守焚修不缺瞻禮毋庶瞻金鋪而生嚴
畏之心仰雕甍而肅敬之度則茲寺也固
宜與國祚綿延於億萬斯年乎今遇重加修
葺各姓祈置碑勒石以垂不朽而余敬為之
記弘治五年壬子秋九月吳郡王鏊謹
勅太監鄭和重建禮拜寺爾以所造龍船乃
差內官高定住進來果造得平穩輕妙足見
爾忠敬之心朕甚嘉悅就賞賜爾物件付與
高定住將來酬爾美意仍於南京天財庫支
鈔十萬貫與爾為下番之費其西洋諸番國
事體付托於爾惟爾心腹智識老成舊人以
副朕委任之重閑宜慎之得爾所奏南京城
內三山街禮拜寺被焚爾國祈保下番錢糧
人船欲要重新蓋造此爾尊敬之心何可忘
哉爾為朝廷遠使既以發心豈廢倘願恐爾
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項不敷臨期恨爾工程
可於南京內官監或工部支取應用乃可完
備以候風信開船故勅

十有六日

宣德五年七月二

# 天方聖教序

序曰中國自漢唐而下世俗有三教之名其來舊矣不知未有三教之先大西天方國之教猶爲最眞也粤稽盤古氏開闢於西域而崑崙爲開闢之祖山天方居崑崙之陽先得天地中和正脉故其國王聖賢相承專事化生萬物之主率臣民而敬禮之純不類于虛無寂滅者其古初立教之源可謂既清且眞矣易曰帝出乎震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不若合符節簡聖者不可悉數西域諸王臣服化被寧于前聖作君作師維持風化神靈大而信從之其上尊號爲腊弟伯爾腊文帝摹其風遣使至大西天求其經典開皇七年聖命其臣塞爾吉斯等幹歌士等賫奉天經三十册傳入中國由南海達廣首建懷聖寺遂遍于天下此一統志隋書殊域志周咨錄等書爲盜賊不生公庭無訟史稱極樂世界焉遵其教者雖適殊域傳子孫而不易使非至誠無息烏能悠久成物如此哉

撰

# 天方典禮

天方朝堂賊畧曰夫朝堂者豎基于開闢復創于中古廟寶玉而爲庭揆雜香以爲土華樾丹陛實天下之偉觀香棟金簷誠古今之勝槩深宏淵靜崇巍高竪鳥飛飛而空過巍

垢不遑日燭燭而中懸層櫚影憩識承天之聖智足見正世之神功垂雲鉾漢揭露飛霞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中嵩廻中海之兢流拒鎮皇嵩之險阻洵天地秀靈之所鍾舉八極而拱向也

清真教考序　欽賜

清真教考者考其教之源流本末以教天下萬世者也而其教始於天房天房之教始於人祖阿丹阿丹生而神聖與天地相參故能



合天人之道以事造化天地萬物之主嗣後代有聖人相繼述隋開皇時至聖穆罕默德命立於未有天地萬物之先挺生於千萬聖人之後其德德出而道愈昭明矣穆罕默德命立於未有之經然經之所載實在不止此者言理則舉無極以前太極既判以及人之所以象天地與象一十八千世界之故深切而著明之言事則舉眞主所以造化天地造化人神萬物也誌云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方爲得風氣之正故異人多自西域出斯人其殆有所確見而云然乎然猶未知天房之何以名

有以及宇宙間風火水土胎卵化濕之物莫不備悉而記載之後人稽其經傳即自首不能盡也若誌云歷法精詳不過傳中片言隻字而已豈足盡語吾教經學之萬一哉夫以如是精微宏博之學自天房始則天房誠大道從出之方至聖誕生之地而誌云國產麟鳳獅寶又豈足在齒頰間哉雖然麟鳳獅寶天下不經見之物也而天房諸國所在多有又足見聖人有道之祥不絕於億萬斯年較之



鳳儀獸舞白魚躍舟瑞僅一時者爲獨亘終古而常存也且其祥實不止此誌云風俗醇美民不犯法則聖道入人之深而祥見于政清民服也輕財好義恤孤賑窮則聖人之流風善政而祥見於民曰遷善而不知也回鶻諸國悉遵其教則聖道之足爲祖述而祥見於萬邦爲憲也然要非天房神聖考其道之源流本末以敎天下萬世又烏能有此禎祥盛事也哉而當日西遊之客公鉅卿不能取

其至理經學一表彰之弟名爲領說以形其西方極樂世界焉予故採輯數語使天下達者知清眞一教獨高出諸家之上至其理之精深道之正大又當據其經傳與有志者相求於無盡焉

崇禎甲戌北海張忻靜之氏識

## 群書彙輯釋疑跋　錄舊

是集也余於羣書中偶見而偶錄之披覽之下遂覺天房諸國勝境儼在目前雖然有言之所及而無可疑者焉有言之所及猶必俟申明之而始知其所以然者焉若所云風俗之純物產之異寺宇之美人情之誠樸氣候之中和以及夫諸國遵教之廣遠至聖神靈之迴異敎規之崇正而黜邪皆其言之能及而無可疑者也至道之所以精所以微則未有能言者吾茲且不言其所未言弟即其言之所及而必俟申明者一言之誌云其敎專以事

天爲本而無像無像誠是也第以爲天則非也蓋所事者宰乎天地萬物之主惟主故無像也若曰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眞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曰事主非事天也作此誌者或以萬物莫尊於天故以天之名稱主非其天即主也閱者於事天拜天等語俱當以天字作主字觀愼勿作天字觀也誌云國人遵敎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蓋言其守敎之



嘗也而實與私立其敎而嘗守者不同蓋諸敎皆起於人物充繁之後敎立於後者眞僞難分守之可也不守之亦可也惟吾敎傳自人祖阿丹聖人在諸敎未立之先阿丹初生凡一切行止語默皆眞主之所命也阿丹以眞主之所命敎其子孫歷代相傳以至於今是吾人之敎命也惟敎本主命故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也誌云國王穆罕默德設其經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段又云授受天經三十部冊誠三十本也但其經非穆罕默德之所自設亦非受之於前聖者也蓋穆罕默德爲眞主所簡降輔諸往聖爲獨隆主之愛之者重故所示之者深是經殆眞主所示穆罕默德之言而穆罕默德集之爲經以揣之衆人者也冊僅三十而不繁自包總乎前聖億萬之經其篇六千而有奇皆詳闡乎幽明化育之微一捧讀之不獨此生倫常之理有以知其備



悉即吾人未生以前既去以後之境燦若日星不獨斯世萬有之機有以洞其淵源即世界未立以前既盡以後之事燎如指掌經言固若斯之詳且晰也緣其故皆主之厚至聖以示之而因以及乎吾者也讀其經又安得不因至聖之敎我衆人而益重事事其主也哉而其事主之事則在五時朝拜歲齋一月以及朝天房敎奏紀廣施濟無一事不遵主而行無一念不嘗之於主而後爲事主之至而

究此數事之由來又莫非主之諄諄昭示於經以命其行者也至其齋拜等事之精義則非可一言盡矣凡此皆余因誌所言及而特爲中明之者也至其道之所以爲道則語焉而不詳即余日服習其中亦不能以言言之也又何怪乎作誌者之不能出一言以道之也哉雖然道不可言而教則可言教貴得其原事主而無所岐則得其原而不至入於迷教貴得其全事主以盡其倫則



出乎塵而更不流於虛然要之事主與盡倫二者合之而無容合亦分之而無可分也心乎主而事君自不敢不孝以至視聽言動之間自不至無所不敢不孝以至視聽言動之間自不敢不忠心乎主而事親自持循而或入於非禮也服其教者惟心乎其主而已心乎主而教自得其真矣故清真一致真於事主而不岐也尤真於事主而無像真於世守之不敢易也尤真於傳自人祖而得其原真於主示之經可據也尤真於事主之以及盡倫之得其全凡此數事之由來又莫非主之諄諄昭示於經以命其行者也至其齋拜等事之精義則非可一言盡矣凡此皆余因誌所言及而特爲中明之者也至其道之所以爲道則語焉而不詳即余日服習其中亦不能以言言之也又何怪乎作誌者之不能出一言以道之也哉雖然道不可言而教則可言教貴得其原事主而無所岐則得其原而不至入於迷教貴得其全事主以盡其倫則



崇禎丙子歲仲秋吉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奉敕督理糧儲漕務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詹應鵬撰

## 清眞教說

清眞教乃開闢來聖聖相承以至於今日者也蓋未有天地萬物之先惟有止一獨尊之眞主運無極而開衆妙之門用太極而造天地萬有之形天地既成萬物具備始造人祖阿丹於天方國天方處天地四極之中央故人祖肇生於此維時眞主敕命阿丹代己立極首開認主之道次建綱常之儀而立教焉于是大道日行子孫相習無敢少易迨後人物充繁漸達四方人滿東土而其教少失矣然異說猶未起也故堯舜三代之時去古未遠其于阿丹認主之道猶聞未有仙佛諸家之異說也秦漢以後人之各循己私而立異

說者遂多故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紛然雜出以眩斯人而本原之論渺不可知矣惟我天方得衆聖眞傳道統未絕更得至聖穆罕默德所述眞主之明命最詳故其教至淸至眞獨得其正然非徒取其名而無實之可據者也以言其主則有主之淸眞無所始也而自不落于空無無所終也而更不拘於方位不受陰陽而超然自在毫無干染而纖微自彰此主之淸也永遠常存而不似萬物至尊獨一而靡所與同天地至大巨細莫不任其掌管人神至廣貴賤莫不聽其死生此主之眞也以言其教則有教之淸眞教本主聖而不似諸家之自立道合天人而非若異說之偏枯聖與聖相傳而無所用其聰明人與人相習而不敢私其臆見此教之淸也自天上以及地下而尊教者不別仙凡自開闢以至今日而服教者無論親疎至其向背各異則所以證其先天之自取迷悟有分則所以辨諸



身後之升沉此教之眞也以言其人則有人之淸眞異端邪說不能惑其志功名富貴不得亂其衷身寄浮生而來去不淆躬居塵世而一心常靜此人之淸也心惟一主而二念不立行惟聖訓而怠忽不生孝悌忠信之事本于主命而奉行惟謹禮義廉恥之端出乎經傳而佩服益深此人之眞也夫主與教與人皆有淸眞之可據故名曰淸眞教而復取名回回何也葢塵世乃生人之客寓匆途非



久處之家鄉故心懷常住不妄本原身雖在世心實回焉及功成行滿復命歸眞名雖注世身亦回焉不特此也無極包羅衆妙純淸無染是爲萬靈至大之網太極包羅衆象理氣兼該是爲萬形至大之網淸眞正人遵眞主之明命履至聖之眞傳則身回太極之淸性回無極之妙成全正果克登天闕而得眞主無疆之賜此取名回回之義也至其下學上達之功則莫詳于眞主所降於群聖之經

經之所載上窮造化之玄機中闡人極之奧旨下究物理之異同義蘊精深無可窮極而其教人入道之首務則莫大乎認識造化原地人神萬物之眞主認主之懇則莫大乎拜主而其拜則有制焉有義焉其制維何以甘天之禮合爲一拜之儀其中有主制十稟承禮十二聖行二十有八體天輪之常轉包含月之運行括五行之深義總萬彙之全功此拜之制也其義維何求恕己身之罪業默觀君上之太平思親恩而感師訓念友誼以及群生此拜之義也夫一禮拜而其義之包廣如此則其上達之功又未可以言罄也較之諸家泰半知其所始去不知其所終或以身世爲幾或以空無爲本者爲何如哉所望於覽者明心廣而大眼界超俗見而捐異說參來夫之蹊竟歸原之本庶乎得清眞之正道也已

金陵劉三傑漢英父識

## 回回說

清眞教人天方本稱穆民穆士葢謂從穆罕默德聖人之教者也而此地稱之爲回回不知其從何起意葢吾道之自西而東也始于隋唐經回紇國來回紇乃中國之邊譯亦天方之邊譯也行天方之教類相似則以音人亦稱回紇至宋元天方學人大至視回紇二字無謂而改爲回回聲音相近而義迥頗深沿至於今不可知也或曰回者邪也稱名不美吾人不當自居其稱此舉一廢百之說也夫回之一字訓義不同其說如訓避訓返訓迴轉環繞避則避世避色返則返本還原迴轉環繞則包括周徧皆美義也稱名亦不其人如顏回方回古之大賢也李回褚彥回古之名宦也皆未常以爲不美徐譜曰渾天之氣天地相成天周地外陰陽二氣回轉其中也則其義理又非淺學所能曉也刀筆家僞加大旁古今所無則行怪者也而有司

不治其亂知之而不治與不知而不治殊其得罪於古聖先賢多矣天方寰宇述曰天地賦形外內環護中國之回宇絕肖之內與圖身心形合內外包藏亦回宇之象天之所麗日星人之所具五官水山之迂迴溪田之盤獲以及花實函苞皮核層裹至于凡所以成造化而證功果者莫不與回宇相似邈說曰塵世乃生人之客寓幻途非久處之鄉讓心懷常住不忘本原身雖住世心實回焉及勁成有滿復命歸此也無極包羅衆象理氣兼該是爲萬形大之綱太極包羅衆妙純清無染是爲萬靈至尊大之綱清眞正人遵眞主之明命履至聖之眞傳則身回太極之清性回無極之妙成全作果克登天闕此又全用返轉之義由斂觀之回字取象則統天括地取義則返本還原身心之圖合理象之包藏一回字盡之回之爲義大矣此先正不避回字之名而復



登用回字之意也以是知穆民穆士乃吾人之本稱回回乃吾人居中國之稱稱此稱彼無可無不可也第名正而後言順吾人須自識其本稱而不得以中國之稱爲不美而避諱之也中國之士亦不得滯于一義以此稱爲不美而輕視之也○今

則下此者可勿論已

金陵劉智識

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仲夏石城後學袁國祚景初氏較字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二十終

書云太上貴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竊聖而思之其意似有等差其實相為終始蓋德非功不著非言不傳而言正所以明德也天挺之聖自具生知而後起之則賢賴言取法吾教至聖心原行事全體大用實著於年譜一書而性學即今寄于性理真境昭微等秩昕賴以傳者不在是哉其昕執之道昕敷之教而出之者不在是哉所謂以身教者也無如文字本西来中原莫能通曉吾等幸逢

聖明敕十餘世子孫相沿日侵月異支分派衍而岐之

與經至聖之教而已矣雖身罹刑獄備歷險艱而無悔者乃昭驗誠信真實而不惑也昕有遭阨各章秦亦贊襄之以備永無阨吾教者謹

跋

乾隆五十年歲在乙巳春正月望日安分田民袁國祚景初氏薰沐敬撰



得劉子繙譯諸書而刊刻之以行四方俾吾人雜處各省者咸得盡識本来垂之永久夫豈好為多事哉亦惟上體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基備蓋即知即事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說天莫辯乎易易爲文字祖即言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主宰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朔矣



世俗謂天幽遠不啻假論竺乾氏者出不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于幻天藐帝以自爲尊儒其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之然則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褻天侫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詹妨惡



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惟帝統天之爲大正統也不事親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而尤懃懇于舍惡之辯祥殃之應具論萬舍未備不謂純舍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舍若登天福堂作惡着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過徙義遏欲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而遄澡雪以庶幾無獲戾于天上帝彼其榆旒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義文周孔之教故其爲說亦初不襲吾瀛洛關閩之解而特於知天事天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是天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舍禍淫儒者恒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舍舍逐惡化

於厥康莊而陟崇山浮漲海亦何以異苟非赴君父之急關忠孝之大或告之以虎狼蛟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援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臨女無貳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慫愚儆惰則命討遏揚合存是義訓俗立教固自苦心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溈圍諸編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於正至其檢身事心嚴翼匪懈則世所謂皐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著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厲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弁數語非敢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其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當不無裨益云爾

萬曆彊圉叶洽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學李之藻盥手謹序

#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吾中國人問荅之詞也　天主何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聖聖賢賢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上帝夫誰以爲空空之說漢明自天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鼓煽其說若出吾六經上烏知天竺中國之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竊閉他臥刺人名勸誘愚俗之言而衍之爲輪廻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衍之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脫之以爲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服其心而障其勢且或內樂悠閒虛靜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厭融





# 天主實義上卷

利瑪竇述

## 第一篇

士大夫有問於西士曰吾聞子國以天主教人天主何物也曰天主者造天地萬物之大主宰也

曰子言天主造天地萬物吾中國人固已知之矣古經書皆言上帝上帝即天主之稱也子言天主造天地萬物則上帝造天地萬物之說已明矣何必更言天主乎

曰上帝之稱中國古經書雖有之然未詳其義故後人多以天釋帝以理釋天以氣釋天以性釋理以心釋性以情釋心以致知釋格物以誠意釋致知以正心釋誠意以修身釋正心以齊家釋修身以治國釋齊家以平天下釋治國以明明德於天下釋平天下其說支離而不合經旨矣

曰子言上帝非天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曰上帝者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也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也無窮而窮萬物之終也

曰子言上帝無始而有始萬物之原無形而有形萬物之模無所而不在萬物之主無窮而窮萬物之終則上帝即天地萬物之總名也

曰非也上帝者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焉者也

曰子言上帝超乎萬物之表而無對則上帝非形氣非方所非動靜非變化非生滅非人物非聲音非嗅味非冷熱非燥濕非輕重非清濁非善惡非美醜非文章非技藝非情慾非數度非情狀非比擬非始終非多寡非分合非彼此非老少非貴賤非貧富非苦樂非爵祿非名譽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婦非兄弟非朋友非師生非主僕非華夷非族類非古今非死生非罪福非災祥非禍亂非興廢非戰守非攻取非和戰非出入非往來非語默非作止非動靜非取捨非得失非憂喜非愛惡非毀譽非賞罰非是非非可非否非然非不然非知非覺非能非所非為非不為非有非無非虛非實非一非二非三非四非五非六非七非八非九非十非百非千非萬非億非兆非京非垓非秭非壤非溝非澗非正非負非奇非偶非單非雙非乘非除非加非減非自非他非己非彼非此非我非人非物非事非理非氣非性非心非情非致知非誠意非正心非修身非齊家非治國非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然則上帝果何物也

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爲脫輪廻也乃輪廻之誕明甚其畢智力于身謀分町畦于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也乃乾父之爲公又明甚語性則人大異于禽獸語學則歸于爲仁而始于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未聞及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之形象既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所受不誣也吾輩即有所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無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愚生也晚足不徧閫域識不越井天第目擊空譚之獎而樂夫人之譚實也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萬曆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第　2　反文內

天主實義引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爲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亂羣雄分爭真主未決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人流之抗罔無罪不犯巧奪人世猶未饜足至於圖僭　天帝之位而欲越居其上惟天之高不可梯升人欲難遂因而謬布邪說欺誑細民以罔沒　天主之跡妄以福利許人使人欽崇而祭祀之盒彼此皆獲罪於　上帝所以天之降災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豈非認偷爲主者乎聖人不出醜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竇也從幼出鄉廣游天下視此厲毒無陬不及意　中國堯舜之祇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爲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語文字與　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暝之鄙懷久有慨焉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　天主矜宥生靈必有開曉匡正之日忽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偷不聲固爲不可或傍有仁惻矯教聞聲興起攻之竇乃述荅中士下問吾儕之意以成一帙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爲無也猶瞽者不見天不信天有日也然日光實在目自不覺何患無日　天

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不知天之主宰雖無其形然全爲目則無所不見全爲耳則無所不聞全爲足則無所不到在省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省如憲判之威也凡爲善者必信有　上帝在世界若云無是尊或有而弗尊者理夫豈不塞行善之門而大開行惡之路也乎人見霹靂之響徒擊枯樹而不即及於不仁之人則疑上無主焉不知天之報各恢恢不漏遲則彌重耳顧吾人欽若　上尊非特焚香祭祀在常想萬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至智以營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備此以致各物萬類所需都無缺欠始爲知大倫者云但其理隱而難明廣博而難盡知知而難言然而不可不學雖知　天主之寡其寡之益尚勝於知他事之多觀實義者勿以文微而微　天主之義也若夫　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兢載

# 天主實義上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較梓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己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稟生命與舍彙等者。必於是殫力焉。修己功成。始稱君子。他技雖隆。終不免小人類也。成德乃真福祿。無德之幸。誤謂之幸。實居其患耳。世之人路有所至而止。所以繕其路。非爲其路乃爲其所至而止也。吾所修己之道將奚所至歟。本世所及雖已畧明。死後之事未知何如。聞先生周流天下。傳授天主經旨。迪人爲善。顧領大教。西士曰。賢賜顧不識欲問天主何情何事。中士曰。聞尊教道淵而旨玄。不能以片言悉。但貫國惟崇奉天主。謂其始制乾坤人物而主宰安養之者。愚生未習聞。諸先正未嘗講。幸以誨我。西士曰。此天主道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自西徂東。諸大邦咸習守之。聖賢所傳。自天主開闢天地。降生民物。至今經傳授受。無容疑也。但貴邦儒者鮮適他國。故不能明吾域之文語。語其人物。吾將譯天主之公教。以徵其爲



我不能不以爲真是。理所僞誣。不能不以爲僞誣。斯于人身。猶太陽於世間。普遍光明。拾靈才所是之理而兩他人之所傳。無異乎尋瞽物方遮日光而持燧燭也。今子欲聞天主教原。則吾直陳此理以對。但伏理剖析。或有異論。當悉折辨。勿以誣我。此論天主正道。公事也。不可以私遜廢之。中士曰。茲何傷乎。鳥得羽翼以翔山林。人稟義理以窮事物。故論惟尚理焉耳。理之體用廣甚。雖聖賢亦有所不知焉。一人不能知一國。或能知之。一國不能知千國之人。或能知而千國之人或能知

之君子以理爲主理在則順理不在則咈誰得而罪之西士曰子欲先詢所謂始制作天地萬物而時主宰之者乎子謂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誰不仰目觀天觀天之際誰不默自嘆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即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是也茲爲子特揭二三理端以證之其一曰吾不待學之能爲良能也今天下萬國各有自然之誠情莫相告諭而皆敬一主尊被難者顧哀望赦如望慈父焉爲惡者捫心驚懼如罹一敵國焉則豈非有此達尊能主宰世間人心而



使之自能尊乎其二曰物之無魂無知覺者必不能于本處所自有所移動而中度數使以度數動則必藉外靈才以助之設汝懸石於空或寘水上石必就下至地方止不能復動緣夫石自就下水之與空非石之本處所故也若風發于地能於本處自動然皆隨發亂動非度數至如日月星辰並麗于天各以天爲本處所然實無魂無知覺者今觀上天自東運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之度數各依其則次舍各安其位曾無纖忽差忒焉者倘無尊主斡旋主宰其間能免無悖乎哉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無覆蕩之虞雖未見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撐駕持握乃可安流平渡也其三曰物雖本有知覺然無靈性其或能行靈者之事必有靈者爲引動之試觀鳥獸之類本冥頑不靈然饑知求食渴知求飲畏矰繳而薄青冥驚網罟而潛山澤或吐哺或脫乳俱以保身孳子防害就利與靈者無異此必有尊主者默教之繞能如此也譬如觀萬千箭飛過於此



無失中云中士曰天地間物至頗至賾信有主宰然其原制造化萬物何以徵也西士曰大凡世間許多事情宰於造物理似有二至論物初原主絕無二也雖然再將二三理解之其一曰凡物不能自成必須外爲者以成之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恒成於工匠之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爲制作者即吾所謂天主也譬如銅鑄小毬日月星宿山海萬物備焉非巧工鑄之銅能自成乎況其天地之體之大晝夜旋行日月揚光辰宿布象山生草木海育魚龍潮

水隨月其間員首方趾之民聰明出于萬品誰能自
成如有一物能自作已必宜先有一已以爲之作然
既已有已何用自作如先初未始有已則作已者必
非已也故物不能自成也其二曰物本不靈而有安
排莫不有安排之者如觀宮室前有門以通出入後
有園以種花果庭在中間以接賓客室在左右以便
寢臥楹柱居下以負棟梁茅茨置上以蔽風雨如此
乎處置協宜而後主人安居之以爲快則宮室必由
巧匠營作而後能成也又觀銅鑄之字本各爲一字



而能接續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
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萬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
有質有文而不可增減焉者夫天高明上覆地廣厚
下載分之爲兩儀合之爲宇宙辰宿之天高乎日月
之天日月之天包乎火火包乎氣氣浮乎水土水行
於地地居中處而四旹錯行以生昆虫草木水養龜
鼈蛟龍魚鱉氣育飛禽走獸火煖下物吾人生於其
間秀出等夷靈超萬物稟五常以司衆類得百官以
立本身目視五色耳聽五音鼻聞諸臭舌嗽五味手



能持足能行血脉五臟全養其生下至飛走鱗介諸
物爲其無靈性不能自置所用與人不同則生而或
得毛或得羽或得鱗或得介等當衣服以遮蔽身體
也或具利爪或具尖角或具硬蹄或具長牙或具強
嘴或具毒氣等當兵甲以敵其所害也且又不待教
而識其傷我與否故鷄鴨避鷹而不避孔雀羊忌豺
狼而不忌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
小也知其有傷與無傷異也又下至一草一木爲其
無知覺之性可以護己及以全果種而備鳥獸之累



故植而或生刺或生皮或生甲或生絮皆生枝葉以
圍蔽之吾試忖度此世間物安排布置有次有常非
初有至靈之主賦予其質豈能優游於宇下各得其
所哉其三曰吾論衆物所生形性或受諸胎或出諸
卵或發乎種皆非由已制作也且問胎卵種猶然一
物耳又必有所以爲始生者而後能生他物果於何
而生乎則必須推及每類初宗皆不在於本類能生
必有元始特異之類化生萬類者即吾所稱天主是
也中士曰萬物既有所生之始先生謂之天主敢問

既天主由誰生歟西士曰天主之稱謂物之原如謂有所由生則非天主也物之有始有終者鳥獸草木是也有始無終者天地鬼神及人之靈魂是也天主則無物矣物物自天主生天主無所由生也中士曰萬物初生自天主出已無容置喙矣然今觀人從人生畜從畜生凡物莫不皆然則似物自爲物於天主無關者西士曰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類之諸宗既有諸宗諸宗自生今以物生物如以人生人其用人用



天則生人者豈非天主譬如鋸鑿雖能成器皆由匠者使之誰曰成器乃鋸鑿非匠人乎吾先釋物之所以然則其理自明試論物之所以然有四焉四者維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質者有爲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者也爲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此於工事俱可觀焉譬如車然與人爲作者軌轍爲模者樹木料爲質者所以乘於人爲爲者於生物亦可觀焉譬如火然有生火之原火爲作



者熱乾氣爲模者薪柴爲質者所以燒煮物爲爲者天下無有一物不具此四者四之中其模者質者此二者在物之內爲物之本分或謂陰陽是也作者爲者不能爲物之本分吾按天主爲物之所以然但云作者爲者不云模者質者蓋天主渾全無二胡能爲物之分乎至論作與爲之所以然又有近遠公私之別公遠者大也近私者其小也天主爲物之所以然至公至大而其餘之所以然近私且小私且小者必統于大者公者



夫慶親爲子之所以然稱爲父母近也私也使無天地載之安得產其子乎使無天主掌握天地天地安能生育萬物乎則天主固無上至大之所以然也故吾儒以爲所以然之初所以然中士曰宇內之物衆而且異竊疑所出必爲不一猶之江河所發各別有源今言天主惟一敢問其理西士曰物之私根原固不一也物之公本主則無二焉何者物之公本主乃衆物之所從出備有衆物德性德性圓滿超然無以尚之僅擬天地之間物之本主有二尊不知所

云二者是相等乎否乎如非相等必有一微其微者自不可謂公等其公等者大德成全蔑以加焉如曰相等一之已足何用多乎又不知所云二尊能相奪威否如不能相威則其能猶有窮限不可謂圓滿至德之尊主如能奪威則彼可以被奪威者非天主也且天下之物極多極盛苟無一尊維持調護不免散壞如作樂大成苟無太師集衆小成完音亦幾絶響是故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有二則國家亂矣一人止有一身一身止有一首有二則怪異甚矣



吾因是知乾坤之內雖有鬼神多品獨有一天主始制作天地人物而時主宰存安之子何疑乎中士曰耳聆至教盍信天主之尊真無二上雖然願竟其說西士曰天下至微虫如蟻人不能畢達其性矧天主至大至尊者豈易達乎如人可以易達亦非天主矣古有一君欲知天主之說問於賢臣賢臣荅曰容退一日思之至期又問荅曰更二日方可對如是已二日又求四日以對君怒曰汝何戲荅曰臣何敢戲但天主道理無窮臣思日深而理日微亦猶瞪目仰

太陽益觀益昏是以難對也昔者又有西土聖人名謂嶼梧斯悌諾欲一槩通天主之說而書之於册一日浪遊海濱心正尋思忽見一童子掘地作小窩子欲執蠔殼汲海水灌之聖人曰子將何爲童子曰吾欲以此殼盡汲海水傾入窩中也聖人笑曰若何甚愚欲以小器竭大海入小窩童子曰爾既知大海之水小器不可汲小窩不盡容又何爲勞心焦思欲以人力竟天主之大義而入之微册耶語畢不見聖人亦驚悟知爲天主命神以警戒之也盍物之列於類者



吾因其類考其異同則知其性也有形聲者吾視其容色聆其音響則知其情也有限制者吾度量自此界至彼界則可知其體也若天主者非類之屬超越衆類比之於誰類乎既無形聲豈有迹可入而達乎其體無窮六合不能爲邊際何以測其高大之倪乎庶幾乎舉其情性則莫若以非者無者舉之苟以是以有則愈遠矣中士曰夫極是極有者亦安得以非以無闢之西士曰人器之陋不足以盛天主之巨理也惟知物有思賤天主所非是然而不能窮其所爲

尊貴也惟知事有缺陷天主所無有然而不能稽其所爲全長也今吾欲擬指天主何物曰非天也非地也而其高明博厚較天地猶甚也非鬼神也而其神靈鬼神不啻也非人也而遐邁聖睿也非所謂道德也而爲道德之源也彼寔無往無來而吾欲言其以往者但曰無始也欲言其以來者但曰無終也又推而意其體也無處可以容載之而無所不盈充也不動而爲諸動之宗無手無曰而化生萬森教諭萬生也其能也無毀無衰而可以無之爲有者其知也無



昧無謬而已徃之萬世以前未來之萬世以後無事可逃其知如對目也其善純備無滓而爲衆善之歸宿不善者雖微而不能爲之累也其恩惠廣大無窮無塞無私無類無所不及小虫細介亦被其澤也夫乾坤之內善性舍行無不從天主稟之雖然比之于本原一水滴於滄海不如也天主之福德隆盛滿圓洋洋優優豈有可以增豈有可以減者哉故江海可盡汲濵沙可計數宇宙可克實而天主不可全明況覽發之哉中士曰嘻豐哉論矣釋所不能釋窮所不能窮矣其聞之而始見大道以歸大終今日不敢復瀆詰朝再以請也西士曰子自聰睿聞寡知多余何力焉然知此論則難處已平要基已安餘工可易立矣

##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中士曰玄論飫耳醉心終夜思之忘寢今再承教以竟心惑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戶老氏謂物生於無以無爲道佛氏謂色由空出以空爲務儒謂易有太極故惟以有爲宗以誠爲學不知尊旨誰是西士曰



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誠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中士曰吾國君子亦痛斥二氏深爲恨之西士曰恨之不如辯之以言辯之不如祈之以理二氏之徒企天主大父所生則吾弟兄矣譬吾弟病狂顛倒恠誕吾爲兄之道恤乎恨乎在以理喻之而已余嘗博覽儒書徃徃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

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西鄉有諺曰
堅繩可繫牛角理語能服人心敝國之鄰方上古不
止三教纍纍數千百枝後爲我儒以正理辨喻以善
行嘿化今惟天主一教是從中士曰正道惟一耳烏
用衆然佛老之說持之有故凡物先空後實先無後
有故以空無爲物之原似也西士曰上達以下學爲
基天下以實有爲貴以虛無爲賤若所謂萬物之原
貴莫尚焉奚可以虛無之賤當之乎況已之所無不
得施之於物以爲有此理明也今曰空曰無者絶無



所有於已者也則胡能施有性形以爲物體哉物必
誠有方謂之有物焉無誠則爲無物設其本原無實
無有則是弁其所出物者無之也世人雖聖神不得
以無物爲有則彼無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無爲萬
物有爲萬物實哉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既謂之空
無則不能爲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爲者此於物尚有
何着歟中士曰聞教固當但謂物者先無而後有是
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聞有尊
奉太極者如太極爲上帝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
或二道也西士曰有始之物曰先無而後有可也無
始之物非所論矣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先無焉特

耳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吾視夫無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奇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知已天主之理從古實傳至今全備無遺而吾欲誌之于册傳之于他邦猶不敢不揭其理之所憑況虛象無實理之可依耶中士曰太極非他物乃理而已如以全理爲無理尚有何理之可謂西士曰嗚呼他物之體態不歸于理可復將理以歸正議若理之本體定而不以其理又將何以理之哉吾今先判物之宗品



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爲萬物本原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物之不特別體以爲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鳥獸草木金石四行等是也斯屬自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而託他體以爲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是也斯屬依賴之品者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乃自立者曰乃依賴者雖無其白猶有其馬如無其馬必無其白故以爲依賴也比斯兩品凡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也一物之體惟有自立一類若其依賴之類不可勝窮如人一身固爲自立其間情聲貌色彝倫等類俱爲依賴其類甚多若太極者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爲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中國文人學士講論理者只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理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眞實焉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固依賴矣得爲物原乎二者皆在物後而後豈先者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



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立者以爲之託則依賴者了無矣如曰賴空虛耳恐空虛非足賴者理將不免于傾墮也試問盤古之前既有理在何故閑空不動而生物乎其後誰從激之使動況理本無動靜況自動乎如曰昔不生物後乃願生物則理豈有意乎何以有欲生物有欲不生物乎中士曰無其理則無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西士曰無子則無父而誰言子爲父之原乎相須者之物情恒如此本相爲有無者也有君則有臣舖

若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爲物之原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攻佛老是以燕伐燕以亂易亂矣今時實理不得生物昔者虛理安得以生之乎譬如今日有巧人於此有此車理具于其心何不即動發一乘車而必待有樹木之質斧鋸之械匠人之工然後成車何初之神奇能化天地之大而今之衰敝不能發一車之小耶

中士曰吾聞理者先生陰陽五行然後化生天地萬物故生物有次第焉使於須臾生車非其譬矣西士曰試問於子陰陽五行之理一動一靜之際輒能生陰陽五行則今有車理豈不動而生一乘車乎文理無所不在彼既是無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發自不能已何今不生陰陽五行於此孰禦之哉且物字爲萬實總名凡物皆可稱之爲物太極圖註云理者云上物能含下物有三般焉或穹然包下之體如一非物矣物之類多而均調之物或爲自立者或爲依賴者或有形者或無形者理既非有形之物類豈不得爲無形之物品乎又問理者靈覺否明義者否如靈覺明義則屬鬼神之類曷調之太極謂之理也如否則上帝鬼神夫人之靈覺由誰得之乎彼理者以

也雖然吾姑譬之如一黃金錢有十銀錢及千銅錢
貴所以然者惟黃金之性甚精大異於銀銅之
之幾倍如此天主性雖未嘗截然有萬物之情而
以其精德包萬般之理含衆物之性其能無所不備
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象哉理也者則大異焉
是乃依賴之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爲自立之
類乎理卑於人理爲物而非物爲理也故仲尼曰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
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中士曰如



此則吾孔子言太極何意西士曰造物之功盛也其
中固有樞紐矣然此爲天主所立者物之無原之原
者不可以理以太極當之夫太極之理本有精論吾
雖曾閱之不敢雜陳其辨或容以他書傳其要也中
士曰吾國君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爲尊敬之如
父母故郊社之禮以祭之如太極爲天地所出是世
之宗考妣也古先聖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
然此知必太極之解非也先生辯之最詳千古聖賢
無二意矣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
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國天主
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
過一人修居于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恩得爲天帝
皇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
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爲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祇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



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
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
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
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
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中士曰世人好古惟愛古罷
古文豈如先生之據古理也善教引人復古道焉然
猶有未諭者古書多以天爲尊是以朱註解帝爲天

解天惟理也程子更加詳曰以形體謂天以主宰謂帝以性情謂乾故云奉敬天地不識如何西士曰更思之如以大解上帝得之矣天者一大耳理之不可解之哉蒼蒼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烏得爲一尊也上帝索之無形又何以形之謂乎天之形圓也而以九層斷焉彼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使與其神同爲一活體豈非甚可笑訝者哉況鬼神未嘗有形何獨其最尊之神爲有形哉此非特未知論人兄于下地乃衆足所踏踐汙穢所歸寓安有可尊之勢乎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存養人民宇宙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萬物之恩主加誠奉敬之可耳可捨此大本大原之主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中士曰誠若是則吾儕其猶有逢之心也夫大抵擡頭見天遂惟知拜天而已西士曰世有智愚差等各別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有愚焉以目可視爲有以目不能視爲無故但知事



有色之天地不復知有天地之主也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中驚見皇宮殿宇衛護嚴則施禮而拜曰吾拜吾君今所爲奉敬天地多是拜宮闕之類也智者乃能推見至隱視此天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主宰其間故肅心持志以尊無形之先天孰指茲蒼蒼之天而爲欽崇乎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君知府縣者以所屬府縣之名爲已稱南昌太守稱謂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謂南昌縣比此天地之主或稱謂天地焉非其以天地爲體也有原主在也



吾恐人誤認此物之原主而實謂之天主不敢不辨中士曰明師論物之原始既得其實又不失其名可知貴邦之論物理非苟且疎畧之談乃割開愚衷不留疑處天主之事又加深篤愧吾世儒彷彿要地而詳尋他事不知歸元之學夫父母授我以身體髮膚我固當孝若長賜我以田里樹畜使仰事俯育我又當尊矧此一大主之爲大父母也大君也爲衆祖之所出衆君之所命生養萬物冥冥錯認而忘之訓論惟悉願以裹日覓焉西士曰子所求非利也惟真道是

問耳大攵之慈將必佑請者以傳之祐聽者以受之
吾子有問吾敢不惟命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中士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
謂人參天地又謂之小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
人反爲自適何者其去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
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
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



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嘗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
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
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
身開口先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歩不能
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
夫四時反土于畝耘客旅經塗徧度于山海百工勤
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
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況此全
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即宇宙之間



不拘大小虫畜肆其毒且能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
一寸之虫足殘九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
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
猶嫌古之武器不利則更謀新者益凶故甚至盈野
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
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勞無安逸
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虛醜極大喜樂而爲小
不幸所喪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
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逝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



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
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
少一日近墓一步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
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真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
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
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
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
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欲擾誰
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歧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于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著風浪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于己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



隨手所值緊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寔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纂弒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蠔一名德牧黑蠔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吊之爲其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歧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于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著風浪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于己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



隨手所值緊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寔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纂弒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蠔一名德牧黑蠔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吊之爲其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歧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于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著風浪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于己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

民必竊聞其說矣凡欲傳私道者不以三四正語雜入其誰信之釋氏借天主天堂地獄之義以傳已私意邪道吾傳正道豈反置弗講乎釋氏未生天主教人已有其說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中士曰夫常生而受無窮之樂人所欲無大於是者但未深明其理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爲可滅而等之禽獸者其餘天下名教名邦皆省人



魂不滅而大殊於禽獸者也吾言此理子試虛心聽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嗅臭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即人魂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名曰覺魂即禽獸之魂也此能附禽獸長育而又使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已豈復有美味列前不肯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用著哉子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須悟世界之物凡見



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硬懊合於身我方覺之遠之則不覺也況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見故曰覺魂賴乎身身死而隨熄也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已豈復明其是非人當饑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列前不肯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明理之魂賴身爲用者哉子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須悟世界之物凡見

殘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
決無相滅日月星辰麗于天何所繫屬而卒無殘滅
者因無相悖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以火氣水土四
行相結以成然火性熱乾則皆于水水性冷濕也氣
性濕熱則皆于土土性乾冷也兩者相對相敵自必
相賊既同在相結一物之內其物豈得長久和平其
間未免時相伐競但有一者偏勝其物必致壞亡故
此有四行之物無有不泯滅者夫靈魂則神也於四
行無關焉孰從而悖滅之中士曰神誠無悖也然吾



烏知人魂爲神而禽獸則否耶西士曰微其實何有
乎理有數端自悟則可釋疑也其一曰有形之魂不
能爲有之主而恒爲身之所役以就墮落是以禽獸
常行本欲之役狥其情之所導而不能自檢獨人之
魂能爲身主而隨吾志之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即
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靈魂信專一
身之權屬于神者也與有形者異也其二曰一物之



由所發之性相背焉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
有兩念並興屢覺兩逆如吾或惑酒色既似迷戀欲
從又復慮其非理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從此
謂之人心與天神相同也人于一心一時一事不得
兩情相背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視一物而並不視
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
兩相悖之情必由兩相背之心兩相悖之心必由兩
相背之性也試嘗二江之水一鹹一淡則雖未見源



泉亦證所發不一矣其三曰物類之所好惡恒與其
性相稱焉故着形之性惟着形之事爲好惡而超形
之性以無形之事爲愛惡吾察萬生之情凡禽獸所
貪娛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惟饑勞四肢傷
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着形之性也
若人之所喜惡雖亦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爲
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兼得有形無形兩
端者也此靈魂之爲神也其四曰凡受事物者必以
受者之態受焉譬如瓦器受水器圓則所受之水圓
器方則所受之水方世間所受無不如是則人魂之

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已心受其物焉其物有形吾必脫形而神之然後能納之于心如有黃牛于此吾欲明其性體則視其黃曰非牛也乃牛色耳聽其聲曰非牛也乃牛聲耳啖其肉味曰非牛也乃牛肉味耳則知夫牛自有可以脫其聲色味等形者之情而神焉者又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于方寸之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百雉之城乎能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其五曰天主生人使之有所司官者固與其所屬之物相稱者也目司視



則所屬者色相耳司聽則所屬者音聲鼻口司臭司嗜則所屬者臭味耳目口鼻有形則併色音臭味之類均有形焉吾人一心乃有司欲司悟二官欲之所屬善者耳悟之所屬真者耳善與真無形則司欲司悟之為其官者亦無形矣所為神也神之性能達形之性而有形者固未能通無形之性也夫人能明達鬼神及諸無形之性非神而何中士曰設使吾言世無鬼神則亦言無無形之性而人豈能遍明之乎則此五理似無的據西士曰雖人有言無鬼神無無形



惟知其物外形情且暢曉其隱體而又能反觀諸已明已本性之態焉此其非屬有形益可審矣所以言人魂為神不容泯滅者也因有此理實為修道基焉又試揭三四端理以明徵之其一曰人心皆欲傳揚善名而忌遺惡聲殆與衆生不侔是故行事期協公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功業或輯書册或謀術藝或致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顯名于世雖捐生不惜此心人大槩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慮愚則慮無焉試問死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骨肉歸土未

免朽化何爲能聞然靈魂常在不滅所遺聲名善惡
寔與我生無異若謂靈魂隨死銷滅尚勞心以求休
譽譬或置妙畫以已既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已既
聾時聽焉此聲名何與于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
彼孝子慈孫中國之古禮四季修其祖廟設其裳衣
薦其時食以說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
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
非自國君至於庶人大禮乃童子空戲耳其二曰上



帝降生萬品有物有則無徒物無空則且歷舉名品
之情皆求遂其性所願欲而不外求其勢之所難獲
是以魚鱉樂潛川淵而不巢遊于山嶺兎鹿性喜走
山嶺而不欲潛于水中故鳥獸之欲非在常生不在
後世之躋天堂受無窮之樂其下情所願不踰本世
之事獨吾人雖習聞異論有神身均滅之說亦無不
與愛長生願居樂地享無疆之福者設使無人可得
以盡實其情豈天主徒賦之于衆人心哉何不觀普
天之下多有拋別家產離棄骨肉而往深山窮谷誠
心脩行此輩俱不以今世爲重祈望來世真福若吾



魂隨身而殁詎不枉費其意乎其三曰天下萬物惟
人心廣大窮本世之事物弗克充滿則其所以充滿
之者在後世可曉矣蓋天主至智至仁凡厥所爲人
不能更有非議彼各依其世態以生其物之態故欲
使禽獸止于今世則所付之願不越此一世墜落事
求飽而飽則已耳欲使人類生乎千萬世則所賦之
願不徒在一世須臾之欲於是不圖止求一飽而求
之必莫得者焉試觀商賈殖貨之人雖金玉盈箱富
甲州縣心無慊足又如仕者躐身世之浮名趨鳴時

之靈自有長覺自覺人死之後尚有魂在可懼而厭
魂全散無所留以驚我也其五曰天主報應無私善
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者富貴安
樂爲善者貧賤苦難天主固待其既死然後取其善
魂而賞之取其惡魂而罰之若魂因身終而滅天主
安得而賞罰之哉中士曰君子平生異于小人則身
後亦宜異于小人死生同也則所以異者必在于魂
也故儒有一種言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是以身死
而心不散滅惡者以罪敗壞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之



散滅隨焉此亦可誘人於善焉西士曰人之靈魂不
拘善惡皆不隨身後而滅萬國之士信之天主正矣
載之余以數端窒理證之矣此分善惡之殊則不載
于經不據于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輕爲新說而簧鼓
滋惑也勸善沮惡有賞罰之正道奚捐此而求他詭
遇人魂匪沙匪水可以聚散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
肢之動宗焉以神散身猶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
可哉使惡行能散本心則是小人必不壽矣然有自
少至老爲惡不止何以散其心猶能生耶心之于身

重乎血血既散身且不能立則心既散身又焉能行
況心堅乎身積惡于已不能散身何獨能散其心乎
若生時心已散何待死後乎造物者因其善否不易
其性如鳥獸之性非常生之性則雖其間有善未緣
俾爲魔鬼殄滅則惡人之心豈能因其惡而散滅焉使
惡人之魂槩受滅亡之刑則其刑亦未公固非天主
所出蓋重罪有等豈宜一切罰以滅亡哉況被滅者
既歸于無則亦必無患難無善辛無所受刑而其罪



反脫則是引導世人以無懼爲惡引導爲惡者以無
懼增其惡也聖賢所謂心散心亡乃是譬詞如吾汎
濫逐于外事而不專一即謂心散如吾所務不在本
性內事而在外逸即謂心亡非必真散真亡也善者
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醜汚之此本
性之體慕身與神非我結聚乃天主賦之以使我爲
人其散亡之機亦非由我常由天主天主命其身期
年而散則期年以散而吾不能永久命其靈魂常生
不滅而吾焉能滅之耶顧我所用何如善用之則安

恭悞用之則險危云耳吾稟本性如得燕金吾或以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穢之盤皆我自爲之然其藏穢盤獨非燕金乎增光于心則本騰天上之大光增暝于心則本降地下之大暝誰能排此理之大端哉中士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也靈魂不滅之理甚正也甚明也西士曰期已行于禽獸不聞二性之殊者頑也高士志浮人品之上詎爾等已乎鄙類者哉賢友得契尊旨言必躍如然性遐異矣行宜勿遲焉



##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

中士曰昨吾退習大誨果審其皆有真理不知吾國遷儒何以攻折鬼神之實爲正道也西士曰吾遍察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爲天子諸侯重事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其事而故爲此矯誣哉盤庚曰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崇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盤庚者成湯九世孫相違四百禩而猶祭之而猶懼之而猶以其能降罪降不祥勵民則必以湯爲仍在而未散矣祖伊在盤庚之後而謂殷先王既崩而能相其後孫則以死者之靈魂爲永在不滅矣金縢周公曰子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詩云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召公何人乎其謂成湯文王既崩之後猶在天陟降而能保佑國家則以人魂死後爲不散哉矣貴邦以二公爲聖而以其言爲誑可乎異端熾行譸張爲幻難以攻詰後之正儒其柰何必將理斥其邪說明論鬼神之性其庶幾矣中士曰今之論鬼神者各自有見或謂天地間無鬼神之殊或謂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或謂如說有則非如說無則亦非如說有無則得之矣西士曰三言一切以攻鬼神而莫思其非將排言

佛老之徒而不覺忤古聖之旨且夫鬼神有山川宗廟天地之異名異職則其不等者矣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吾心信否能有無物者否講夢則或可若論天地之大尊矣用此恍惚之亂耶譬如西域獅子知者信其有愚人或不信然而獅子本有彼不信者能滅獅子之類哉又況鬼神者哉凡事物有即有無即無蓋小人疑鬼神有無因就學士而問以釋疑如荅之以有無豈非愈增其疑乎諸言之旨無他惟曰有則人見之人莫



見之則無矣然茲語非學士者議論乃郊野之誕耳無色形之物而欲以肉眼見之比方欲以耳啖魚肉之味可乎誰能以俗眼見五常乎誰見生者之魂乎誰見風乎以目觀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惟理無謬也觀日輪者愚人測之以目謂大如甕底耳儒者以理而計其高遠之盛則知其大乃過于普天之下也置直木于澄水中而浸其半以目視之如曲焉以理度之則仍自爲直其方非曲也任目觀影則以影爲物謂能動靜然以理細察則知影實無光

者耳已決非有物況能動靜乎故西校公語曰耳目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換之于心理心理無非焉方可謂之真若理有不順則捨之就理可也人欲明事物之與理無他道焉因外顯以推內隱以其然驗其所以然如觀屋頂烟騰而屋內之必有火者可知昔者因天地萬物而證其固有天地萬物之主也因人事而證其有不能散滅之靈魂也則以證鬼神之必有亦無異道矣如云死者形朽滅而神飄散泯然無迹此一二匹夫之云無里可依奈何以議聖賢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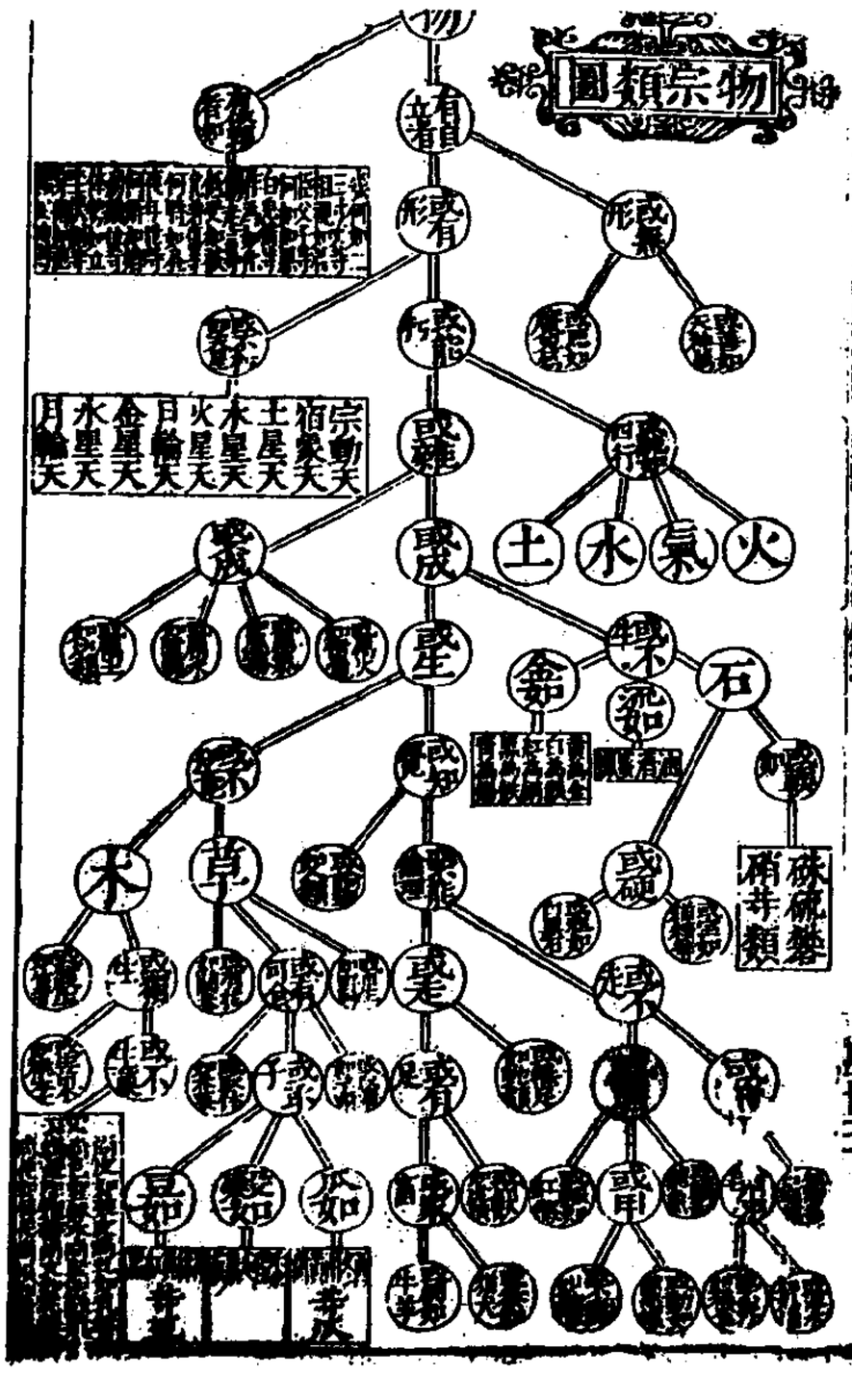
既按乎哉中士曰春秋傳載鄭伯有爲厲必以形見之也人魂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矣夫生而無異于人豈死而有越人之能乎若死者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子一旦化去獨不日在本家顧視向者所愛子乎西士曰春秋傳既言伯有死後爲厲則古春秋世亦已信人魂之不散滅矣而俗儒以非薄鬼神爲務豈非春秋罪人乎夫謂人死者非魂死之謂惟謂人魄耳人形耳靈魂者生時如拘縲絏中既死則如出暗獄而脫手足之拳益達事物之理

焉其知能當益滋煩踰于俗人不宜爲怪君子知其然故不以死爲函惧而忻然安之謂之歸于本卿天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然則亂如死者之魂仍可在家豈謂之死乎且觀星宿居於天上不得降於地下而雜乎草木生於地下亦不得升於天上而雜乎星宿萬物各安其所不得移動譬水底魚饑將死雖有香餌在岸亦不得往而食之人之魂雖念妻子豈得回在家中凡有回世界者必天主使之或以勸善或以懲惡以驗人死之後其魂猶存與其禽獸魂之散而不回者異也魂本無形或有著顯於人必托一虛像而發見焉此亦不難之事天主欲人盡知死後魂存而分明曉示若此而猶有罔詆無忌亂教惑民以已所不知妄云人死魂散無復形跡非但悖妄易辯且其人身後之魂必受妄言之殃矣可不慎乎中士曰謂人之神魂死後散泯者以神爲氣耳氣散有速漸之殊如人不得其死其氣尚聚久而漸泯鄭伯有是也又曰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所不在天地之間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也如尊教謂鬼神及人魂如此則與吾常所聞無大異焉西士曰以氣爲鬼神靈魂者紊物類之寔名者也立教者萬類之理當各類以本名古經書云氣云鬼神文字不同則其理亦異有祭鬼神者矣未聞有祭氣者何今之人紊用其名乎云氣漸散可見其理已寔而言之盡妄吾試問之夫氣何時散盡何病疾使之散鳥獸常不得其死其氣速散乎漸散乎何其不回世乎則死後之事皆未必知之審者矣用妄論之哉中庸謂體物而不可遺以辭迎其意可也蓋仲尼



之意謂鬼神體物其德之盛耳非謂鬼神即是其物也且鬼神在物與魂神在人大異焉魂神在人爲其內本分與人形爲一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才之類彼鬼神在物如長年在船非船之本分者與船分爲二物而各列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靈才之品也但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鬼神引導之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與聖君以神治體國家寔焉不然是天下無一物非靈也蓋彼曰天下每物有鬼神而每以鬼神爲靈如草木金石

豈可謂之靈哉彼文王之民感君之恩謂其臺曰靈臺矣豈不亦混亂物之品等而莫之顧耶分物之類貴邦士者曰或得其形如金石是也或另得生氣而長大如草木是也或更得知覺如禽獸是也或益精而得靈才如人類是也吾西庠之士猶加詳焉觀後圖可見但其依賴之類最多難以圖盡故畧之而特書其類之九元宗云




凡此物之萬品各有一定之類有屬靈者有屬愚者如吾於外國士傳中國有儒謂鳥獸草木金石皆靈與人類齊豈不令之大驚哉中士曰雖吾國有謂鳥獸之性同乎人但鳥獸性偏而人得其正雖謂鳥有靈然其靈微渺人則得靈之廣大也是以其類異也西士曰夫正偏小大不足以別類僅別同類之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並爲山類也智者獲靈之正不肖得靈之偏豈謂愚人獲靈之小賢者得靈之大乎若小大偏正能分類則人之一類靈之巨異類者哉如小大偏正能分類則人之一類靈之巨



徵正僻其類甚多苟觀物類之圖則審世上固惟有無二者可以別物異類焉耳試言之有形者爲一類則無形者異類也生者爲一類則不生者異類也能論理者惟人類本分欽天下萬類無與能論也人之中論有正偏小大均列於會論之類而惟差精粗如謂鳥獸之性本靈則夫其偏其小固同類于人者也但不宜以似爲真以由外來者爲內本譬如因見銅壺之漏能定時候即謂銅水本靈可乎將軍者有謀以全軍而敗敵其士卒順其令而或進或退或仕

或突以成其功誰曰士卒之本智不從外導者乎明
于類者視各類之行動熟察其本情而審其志之所
及則知鳥獸者有鬼神爲之暗誘而引之以行上帝
之命出于不得不然而莫知其然非有自主之意吾
人類則能自立主張而事爲之際皆用其所本有之
靈志也中士曰雖云天地萬物共一氣然物之貌像
不同以是各分其類如見身只是軀殼軀殼內外莫
非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以類異如魚之在水
其外水與肚裏之水同鰥魚肚裏之水與鯉魚肚裏



之水同獨其貌像常不一則魚之類亦不一焉故觀
天下之萬像而可以驗萬類矣西士曰設徒以像分
物此非分物之類者也是別像之類者耳像固非其
物也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犬
牛之性猶人之性敗是告子之後又一告子也以泥
塑虎塑人二者惟以貌像謂之異宜也活虎與活人
謂止以其貌異焉夫不宜矣以貌像別物者大槩相
同不可謂異類如以泥虎例泥人其貌雖殊其爲泥
類則一耳若以氣爲神以爲生活之本則生者何由



得死乎物死之後氣在內外猶然充滿何適而能離
氣何患其無氣而死故氣非生活之本也傳云差毫
釐謬千里未知氣爲四行之一而同之于鬼神及靈
魂亦不足恠若知氣爲一行則不難說其體用矣且
夫氣者和水火土三行而爲萬物之形者也而靈魂
者爲人之內分一身之主以呼吸出入其氣者也蓋
人與飛走諸類皆生氣內以便調涼其心中之火是
故恒用呼吸以每息更氣而出熱被涼以生焉魚潛
水間水性甚冷能自外透涼于內火所以其類多無



呼吸之資也夫鬼神非物之分乃無形別物之類其
本職惟以天主之命司造化之事無柄世之專權故
仲尼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福祿免罪非鬼神所能由
天主耳而時人諂瀆欲自此得之則非其得之之道
也夫遠之意與獲罪乎天無所禱同豈可以遠之解
無之而階仲尼于無鬼神之惑哉中士曰吾古之儒
者明察天地萬物本性皆善俱有宏理不可更易以
爲物有巨微其性一體則曰天主上帝即在各物之
內而與物爲一故勸人勿爲惡以玷已之本善焉勿

遵義以犯已之本理焉勿害物以侮其內心之上帝焉又曰人物壞喪不滅本性而化歸于天主此亦人魂不滅之謂但恐於先生所論天主者不合西士曰茲語之謬比前所聞者愈甚昌敢合之乎吾不敢以此簡吾上帝之尊也天主經有傳昔者天主化生天地即化生諸神之彙其間有一鉅神名謂輅齊拂兒其視已如是靈明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天主怒而幷其從者數萬神變爲魔鬼降置之於地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有地獄矣夫語物與造物



者同乃輅齊拂兒鬼傲語孰敢述之欺世人不禁佛氏誑經不覺染其毒語周公仲尼之論貴邦古經書孰有狎后帝而與之一者設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妄比肩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人之稱人謂曰爾爲爾我爲我而今凡溝壑昆虫與上帝曰爾爲我我爲爾豈不謂盜抗大悖乎哉中士曰佛氏無遜于上帝也其貴人身尊人德有可取也上帝之德固具無量能而吾人亦能應萬事試觀先聖調元開物立教明倫養民以耕鑿機杼利民以舟車財貨其肇基經世垂萬世不易之鴻猷而天下未嘗以安未聞蔑先聖而上帝自作自樹以臻至治由是論之人之德能雖上帝罔或踰焉詎云掷造天地獨天主能乎世不達已心之妙而曰心局身界之內佛氏見其大不肯自屈則謂是身也與天地萬物咸蘊乎心是心無遠不逮無高不卑幷無廣不括無細不入無堅不廋故具識根者宜知方寸間儼居天主非天主寧如是耶西士曰佛氏未知已奚知天主彼以



耿耿躬受明于天主偶蓄一材儉一行矜誇傲睨肆然比附于天主之尊是豈貴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適以賤人喪德耳傲者諸德之敵也一養傲於心百行皆敗焉西士聖人有曰心無謙而積德如對風堆沙聖人崇謙讓天主之弗讓如遜人何哉其視聖人翼翼乾乾畏天明威身後天下不有其知殆天淵而水火矣聖人不敢居聖而令恒人擬天主乎夫德基于修身成于事上帝周之德必以事上帝爲務今以所當禀然敬事者而曰吾與同焉悖何甚乎至於裁成

庶物蓋因天主已形之物而順材以成之非先自無
物而能創之也如製器然陶者以金劉者以木然而
金木之體先備也無體而使之有體人執能之人之
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無性而能使之有性也
若夫天主造物則以無而爲有一令而萬象即出焉
故曰無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硃
印之印楮帛楮帛之印非可執之爲印斯乃印之蹟
耳人物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當之原印而復以印
諸物不亦謬乎智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真天地



萬物之體也惟仰觀俯察鑑其形而達其理求其本
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則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
若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止水均有天地即能造
作之豈可乎必言顧行乃可信焉天主萬物之原能
生萬物若人即與之同當亦能生之然誰人能生一
山一川千此乎中士曰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與存
養萬物天上之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與今上與
下我無間焉蓋全一體也第緣四大沉淪昧晦而情



之不能造養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夜光之珠以糞
垢而損厥值追究其初體昉可爲知也西士曰吁嗟
哉有是毒噬而世人競茹之悲歟非淪昧之盛孰敢
謂萬物之原天地之靈爲物淪昧乎哉夫人德堅白
尚不以磨涅變其真體物用凝固不以運動失其常
度至大無偶至尊無上乃以人生幻軀能累及而汚
惑之是人斯勝天欲斯勝理神爲形之役情爲性之
根干識本末者宜不喻而自解矣且兩間之比孰有
踰於造物者能囿之陷之于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

即是各物則宇宙之間雖有萬物當無二性既無二性是無萬物豈不混殺物理兄物有常情皆欲自全無欲自害吾視天下之物固有相害相極者如水滅火火焚木大魚食小魚強禽吞弱禽既天主即是各物豈天主自爲戕害而不及一存護乎然天主無可戕害之理從是說也吾身即上帝吾祭上帝即自爲祭耳益無是禮也果爾則天主可謂木石等物而人能耳順之乎其曰天主爲物之內本分則是天主微乎物矣凡全者皆其大于各分者也斗大于升升乃



斗十分之一耳外者包乎內若天主在物之內爲其本分則物大于天主而天主反小也萬物之原乃小乎其所生之物其然乎豈其然乎且問天主在人內爲尊主歟爲賤役歟爲賤役而聽他分之命固不可也如爲尊主而專握一身之柄則天下宜無一人爲惡者何爲惡者滋衆耶天主爲善之本根德純無渣既爲一身之主猶致蔽於私欲恣爲邪行德何衰不及測矧謂之同吾審各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天即當其制作乾坤無爲不中節矣今司一身之行乃有不中者又爲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識



乎不思乎不肯乎皆不可謂也其曰物如匾殼天主匠非其鑿漁者非其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矣石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鑿械則天主尤非其物何謂之同一體乎循此辨焉其說謂萬物行動不係於物皆天主事如械器之事皆使械器者之功夫不曰耜耒耕田乃曰農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曰鋸斷板乃曰梓人斷之則是火莫焚水莫流鳥莫鳴獸莫走人莫騎馬乘車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墻剽旅于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之罪乎何以



當惡忽其人懲戮其人乎爲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爲當賞之乎亂天下者莫大於信是語矣且凡物不以天主爲本分故散而不返歸于天主惟歸其所結物類爾矣如物壞死而皆歸本分則將返歸天主不謂壞死乃益生全人亦誰不悅速死以化歸上帝乎孝子爲親厚置棺槨何不令老妣速化爲上尊乎嘗證天主者始萬物而制作之者也其性淵全成就物不及測矧謂之同吾審各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天主之迹可也謂之天主則謬矣試如見大跡印於路

因驗大人之足會過于此不至以其跡爲大人觀畫之精玅慕其畫者曰高手之工而莫以是爲即畫工天主生萬森之物以我推徵其原至精盛仰念愛慕無時可釋使或泥于偏說忘其本原豈不大誤夫誤之原非他由其不能辨乎物之所以然也所以然者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如作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爲其公作者則在物之外分矣第其在物且非一端或在物如在其所若人在家在庭焉或在物爲其分若手足在身陰陽在人焉或



依賴之在自立者如白在馬爲白馬寒在氷爲寒氷焉或在物如所以然之在其已然若日光之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末揆端可云天主照水晶焉火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末揆端可云天主在物者耶如光雖在水晶火雖在鐵然而各物各體本性弗雜謂天主之在物如此固無所妨也但光可離水晶天主不可離物天主無形而無所不在不可截然分而別之故謂全在於全所可也謂全在各分亦可也中士曰聞明論先疑釋矣有謂人於天下之萬物皆一如何西士曰以人爲同乎天主過尊也以人與物一謂人同乎土石過卑也由前之過懼有人欲爲禽獸由今之過懼人不欲爲土石夫率人類爲土石子從之乎其不可信不難辯矣寰宇間凡爲同之類者多矣或有異物同名之同如柳宿與柳柳是也或有同群之同以多口總聚爲一如一寮之羊皆爲同群一軍之卒皆爲同軍是也或有同理之同如根泉心三者相同蓋若根爲百枝之本泉爲百派之源心爲百脉之由是也此三者姑謂之同而實則異或有同宗之同如鳥獸通爲知覺列于各類是也或



有同類之同如此馬與彼馬共屬馬類此人與彼人共屬人類是也此二者畧可謂之同或其名不同而寔則同如四肢與一身同屬一體焉或其名同如放勳帝堯二名總爲一人焉茲二者乃爲真同夫謂天下萬物皆同于此三等何居中士曰謂同體之同也曰君子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也間形體而分爾我則小人矣君子一體萬物非由作意緣吾心仁體如是豈惟君子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西士曰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之說以冀愚民悅從于仁所

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如信之爲真一體將反滅其
義之道矣何爲其然耶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衆
物實爲一體則是以衆物實爲一物而但以虛像爲
之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相敬哉故曰爲仁者推已
及人也仁者以已及人也義者人老老長長也俱要
人已之殊除人已之殊則畢除仁義之理矣設謂物
都是已則但以愛已奉已爲仁義將小人惟知有已
不知有人獨得仁義乎書言人已非徒言形乃兼言
形性耳且夫仁德之厚在遠不在近近愛本體雖無



知覺者亦能之故水恒潤下就濕處合同類以養存
本體也火恒升上就乾處合同類以養全本性也近
愛所親鳥獸亦能之故有跪乳反哺者近愛已家小
人亦能之故常有苦勞行險阻爲竊盜以養其家屬
者近愛本國庸人亦能之故常有群卒致命以禦強
寇好究者獨至仁之君子能施達愛包覆天下萬國
而無所不及焉君子豈不知我一體彼一體此吾家
吾國彼異家異國然以爲皆天主上帝生養之民物
即分當兼切愛恤之豈若小人但愛已之骨肉者哉
中士曰謂以物爲一體乃仁義之賊何爲中庸列體
群臣於九經之內乎西士曰體物以譬喻言之無所
傷焉如以爲實言傷理不淺中庸令君體群臣君臣
同類者也豈草木瓦石皆可體耶吾聞君子於物也
愛之弗仁今使之於人爲一體必宜均仁之矣墨翟
兼愛人而先儒辯之爲非今勸仁士泥而時儒順之
爲是異哉天主之爲天地及其萬物萬有繁然或同
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同體異用今欲強之爲一體
通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爲美故聚具者欲具之



多聚古罷者欲罷之多嗜味者欲味之多令天下物
均紅色誰不厭之或紅或綠或白或青日觀之不厭
矣如樂音皆宮誰能聆之乍宮乍商乍角乍徵乍羽
聞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內何不然乎吾前
明釋各類以各性爲殊不可徒以貌異故石獅與活
獅貌同類異石人與石獅貌異類同何也俱石類也
嘗聞吾先生解類體之情曰自立之類同體者周同
類同類者不必同體又曰全體者之行爲皆歸全體
而并指各肢設如右手能捄助患難則一身兩手皆

稱慈悲左手謂偷非惟左手謂賊兩手全體皆稱爲賊矣推此說也謂天下萬物一體則世人所爲盡可相謂跖一人爲盜而伯夷弁可謂盜武王一人爲仁而紂亦謂仁因其體同而同之豈不混各物之本行乎學士論物之分或有同體或有各體何用駢衆物爲同體蓋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絕則異體也若一江之水在江內是與江水一體既注之一勺則勺中之水於江內水惟可謂同類豈仍謂同體焉泥天地萬物一體之論簡上帝混賞罰除類別滅仁義雖高士信之我不敢不詆焉中士曰明論昭昭發疑排異正教也人魂之不滅不化他物既聞命矣佛氏輪回六道戒殺之說傳聞聖教不與必有所誨望來日教之西士曰丘陵既平蟻垤何有余又願折此子所嘗聞亦吾所喜講也

天主實義上卷終





# 天主實義下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較梓

## 第五篇辯排輪廻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齊素正志

中士曰論人類有三般一曰人之在世謂生而非由前跡則死而無遺後跡矣一曰夫有前後與今三世也則吾所獲福禍於今世皆由前世所爲善惡吾所將逢於後世吉凶皆係今世所行正邪也今尊教曰人有今世之暫寄以定後世之永居則謂吾暫處此



世特當修德行善令後世常享之而以此爲行道路之論是矣前世之論將亦有從來乎西士曰古者吾西域有士名曰閉他臥刺其豪傑過人而質樸有所未盡常痛細民爲惡無忌則乘已聞名爲奇論以禁之爲言曰行不善者必來世復生有報或產艱難貧賤之家或變禽獸之類暴虐者變爲虎豹鷙傲者變爲獅子淫色者變爲犬豕貪得者變爲牛驢偷盜者變作狐狸豺狼鷹鶻等物知有罪惡變必相應君子

斷之曰其意美其爲言不免玷缺也沮惡有正道矣用棄正而從枉乎既沒之後門人以嗣其詞者彼時此語忽漏國外以及身毒釋氏圖立新門承此輪廻加之六道百端誑言輯書謂經數年之後漢人至其國而傳之中國此其來歷殊無真傳可信實理可倚身毒僻地也未班上國無文禮之教無德行之風諸國之史未之爲有無豈足以示普天之下哉中士曰觀所傳坤輿萬國全圖上應天度毫髮無差況又遠自歐邏巴躬入中華所言佛氏之國聞見必真其國



之陋如彼也世人誤讀佛書信其淨土甚有願蚤死以復生彼國者良可笑矣吾中國人不習遠遊異域故其事恒未詳審雖然壞雖褊人雖陋苟所言之合理從之無傷西士曰夫輪廻之說其逆理者不勝數也茲惟舉四五大端一曰假如人魂遷往他身復生世界或爲別人或爲禽獸必不失其本性之靈當能記念前身所爲然吾絶無能記焉孑無聞人有能記之者焉則無前世明甚中士曰佛老之書所載能記者甚多則固有記之者西士曰魔鬼欲誑人而從其



能達西士曰在他人之身則本體相稱矣亦何不能記前世之事乎吾昔已明釋人魂之爲神也夫神者行其本情不賴于身則雖在禽獸亦可以用本性之靈何不能達之有若果天主設此輪廻美醜之變必以勸善而懲惡也設吾弗明記前世所爲善惡何以驗今世所值吉凶果由前世因而勸乎懲乎則輪廻竟何益焉二曰當上帝最初生人以及禽獸有罪之人變之禽獸亦各賦之本類魂耳使今之禽獸有人魂則今之禽獸魂與古之禽獸魂異當必

今之靈而古之蠢也然吾未聞有異也則今之魂與古者等也三曰明道之士皆論魂有三品下品曰生魂此只扶所賦者生活長大是爲草木之魂中品曰覺魂此能扶所賦者生活長大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臭啖嗅以肢體覺物情是爲禽獸之魂上品曰靈魂此兼生魂覺魂能扶植長大及覺物情而又俾所賦者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是爲人類之魂若令禽獸之魂與人魂一則是魂特有二品不亦紊天下之通論乎凡物非徒以貌像定本性乃惟以魂定



之始有本魂然後爲本性有此本性然後定於此類既定此類然後生此貌故性異同由魂異同焉類異同由性異同焉貌異同由類異同焉鳥獸之貌既異乎人則類性魂豈不皆異乎人之格物窮理無他路焉以其表而徵其內觀其現而達其隱故吾欲知草本之何魂視其徒長大而無知覺則驗其內特有生魂矣欲知鳥獸之何魂視其徒知覺而不克論理則驗其特有覺魂矣欲知人類之何魂視其獨能論萬物之理明其獨有靈魂矣理如是明也而佛氏云禽獸魂與人魂同靈傷理甚矣吾嘗聞痴佛有謬未嘗聞從理有誤也四曰人之體態奇俊與禽獸不同則其魂亦異譬匠人欲成椅卓必須用木欲成利器必須用鐵器物各異則所用之資亦異既知人之體態不同禽獸則人之魂又安能與禽獸相同哉故知釋氏所云人之靈魂或託於別人之身或入於禽獸之體而回生於世間誠誑詞矣夫人自已之魂只合乎自已之身烏能以自已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又況乎異類之身哉亦猶刀只合乎刀之鞘安能以刀合劍鞘耶五曰夫云人魂變獸物無他據惟疑其前世落行會效其獸天主當從而罰之俾後世爲此獸耳然此非刑也順其欲軌謂之刑乎奸人之情生平滅已棄義以肆行其所積內惡而尚只痛其具人面貌若有防碍使聞後世將改其形容而憑已流恣詎不大快如暴雲者常胥殘殺豈不欲身着利爪鋸牙爲虎爲狼晝夜以血汚口乎倨傲者習于欺人不識遜讓豈不樂長大其形生爲獅子爲衆獸之王乎賊盜者以偷人財貨度活何憂化爲

狐狸稟百巧媚以盡其情乎此等輩非但不以變獸爲刑乃反以爲恩矣天主至公至明其爲刑必不如是也如曰自人之貴類入獸之賤類即謂之刑吾意爲惡之人却不自以生居人類爲貴大抵不理人道而肆其獸情所羞者具此人面耳已今得脫其人面而雜於獸醜無恥無忌甚得志也故輪廻之謊言蕩詞於沮惡勸善無益而反有損也六曰彼言戒殺生者恐我所屠牛馬即是父母後身不忍殺之耳果疑于此則何忍驅牛耕畝或駕之車乎何忍羈馬而



乘之路乎吾意弒其親與勞苦之於耕田罪無大異也弒其親與恒加之以鞭而鞭辱之於市朝又等也然農事不可廢畜用不可免則何疑于戒殺之說而云人能變禽獸不可信矣中士曰夫人魂能爲禽獸者誠誑語也以欺無知小民耳君子何以信吾所騎馬爲吾父母兄弟親戚或君或師朋友乎信之而忍爲之亂人倫信之而不爲之是又廢畜養而必使不用於世人無所容手足矣故其說不可信也然若但謂人魂能化禽獸信其說將使天婚姻之禮與夫使令之役皆有窒碍難行者焉何者爾所娶女子誰知其非爾先化之母或後身作異姓之女者乎誰知爾所役僕所置責小人非或兄弟親戚君師朋友後身乎此又非大亂人倫者乎總之人既不能變爲鳥獸則亦不能變化他人理甚著明也中士曰前言人魂不滅是往者俱在也有疑使無輪廻以銷變之宇內豈能容此多魂哉西士曰疑此者弗識天地之廣濶者也則意若



易充也又弗通神之性態者也以爲其有充所也形者在所故能充于所神無形則何以滿其所乎一粒之大而萬神宅焉豈惟往者將來靈魂並容不碍也豈用因是而爲輪廻哀論哉中士曰輪廻之說自二氏出吾儒亦少信之然彼戒殺生者若近於仁天主爲慈之宗何爲弗與西士曰設人果變爲禽獸君子固戒殺小物如殺人比彼雖殼貌有異均是人也但因信此誕說朔望齋素以戒殺生亦自不通譬有人日日殺人而食其肉且復歸依仁慈而曰朔望我不

殺人不食其肉但以餘日殺而食之可謂戒哉其忍
惡之盛乎夫吾旣明證無變禽獸之理則幷著無殺
生之戒也試觀天主生是天地及是萬物無一非生
之以爲人用者夫日月星辰麗天以我照也照萬色
以我看也生萬物以遂我用也五色悅我目五音娛
我耳諸味諸香之彙以甘我口鼻百端輭煖之物以
安逸我四肢百端之藥材以醫療我疾病外養我身
內調我心故我當常感天主尊恩而時謹用之鳥獸
或有毛羽皮革可爲裘履或有寶牙角殼可制奇器
或有妙藥好治病疾或有美味能育吾老幼吾奚不
取而使之哉借使天主不許人宰劏豢而付之美味
豈非徒付之乎豈非誘人犯令而陷溺之於罪乎且
自古及今萬國聖賢咸殺生食葷而不以此爲悔亦
不以此爲違戒亦豈宜罪聖賢以地獄而嘉與二三
持齋無德之輩踽之天堂乎此無乃非達者之言歟
中士曰世界之物多有無益乎人且害之者如毒虫
鴟虎狼等所言天主生萬物一一以爲人用似非然
西士曰物體幽耻其用廣繁故凡人或有所未能盡
達而反以見害此自人才之蔽耳人固有二曰外人
所謂身體也曰內人所謂魂神也比此二者則內人
爲尊毒蟲虎狼險外人而寧內人卒可謂益於人焉
夫傷身體之物俗稱惡物而其警我畏天主之怒使
知以天以水以火以虫皆能責人之犯命者吾于是
不得不戒懼以時祈乞其助時念望之豈非內正人
者之大資乎且天主悲惜小人之心全在於地惟泥
於今世而不知惺望天堂及後世高上事情是以兼
置彼醜毒于本界欲拯拔之焉況天主初立世界俾
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我輩原不爲害
自我輩忤逆上帝物始亦忤逆我則此害非天主初
旨乃我自招之耳中士曰天主生生者必愛其生而
不欲其死則戒殺生順合其尊旨矣西士曰草木亦
稟生魂均爲生類爾曰取菜以茹折薪以爨而殘忍
其命必將曰天主生此菜薪以憑人用耳則用而無
妨我亦曰天主生彼鳥獸以隨我使耳則殺而使之
以養人命何傷乎仁之範惟言無欲人加諸我勿

欲加諸人耳不言勿欲加諸禽獸者且天下之法律
但禁殺人無制殺鳥獸者夫鳥獸草木與財貨並行
惟用之有節足矣故孟軻示世主以數罟不可入洿
池而斧斤以時入山林非不用也中士曰草木雖爲
生類然而無血無知覺是與禽獸異者也故釋氏戕
之而無容悲西士曰謂草木爲無血乎是僅知紅色
者之爲血而不知白者綠者之未始非血也夫天下
形生者必以養而所以得養者津液存焉則凡津液
之流貫皆血矣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如蝦如蠏多



無紅血而釋氏弗茹蔬菜中亦有紅液而釋氏茹之
不禁則何其重愛禽獸之血而輕棄草木之血乎且
不殺知覺之物以其能痛也已我誠不欲其痛寧獨
不殺即勞之役之將有所不可凡牛之耕野馬之驂
乘未免終身之患豈伊不長有痛乎較殺之痛止
在一時者又遠矣況禁殺牲反有害於牲蓋禽獸爲
人用故人飼畜之飼畜之而後禽獸益蕃多也如不
得之以爲用人豈畜之乎朝捐不急之官家黜無能
之僕而況畜類乎西虜懶食豕而一國無豕天下而
皆西虜則豕之種類滅矣故愛之而反以害之殺之
而反以生之是禁殺牲者大有損于牧牲之道矣中
士曰如此則齋素無所用耶西士曰因戒殺生而用
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
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
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者天
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板冊犯之者必得罪于
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
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



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
可望免之于後也況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
必以闕已之短爲離婁以視已之長爲盲瞽焉所責
備諸已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怍如不置
也所省攻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
如猶虧也詎徒謙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恥
冥堪歡樂則貶食減飡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
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已之舊悪及其
新罪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懇涕淚與洗已

乃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饒已而須他人審判其非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志之說一也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攘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於禽何擇乎蓋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瘟病莫凶乎此矣他病之害止



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對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過也而屢貽長悔于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過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減火而益加新可得哉君子欲飲食特所以存命小人欲存命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已而姑畜之且何云不獲已歟吾雖元未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要爲慶數焉者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盡人欲者之所圖而以其所養人頗反而賊人則謂飲食極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只指所傷乎心僕後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即五欲肆其惡而後色慾何從緩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約諸欲自服理矣此齋素正志之說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



非索亂之世矣天主寘我於是促促焉務脩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有望乎外又時簡暑躰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侵奪其本身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之樂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于身益遂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

五味令人口爽積善之樂甚即有大利乎心而于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殺饌必垂下而墜已志於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悪者觀人盤樂而已無之斯嬿妊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恤之而讓已曰彼殉汚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上乘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已壯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圃農舍之所畜犬身軀體輕走躗禽跡疾趨獲禽無算顯家所養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過路傍腐骨即就而齧之齧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原同一母而出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恠豈惟獸哉人亦莫不如是也皆係於養耳矣養



之以佚飢飫飽必無所進于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若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膳美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晚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耳此齋素正志之說三也夫齋有多端予偏延天下多國已備聞之或不拘飡味但終晝不食迄星夜雜食衆味此謂時齋或不論時飡惟戒諸葷而隨時茹素此謂味齋或不擇味時特一日間食一飡耳此謂飡齋或飡時味皆有所拘只午時茹素一頓而惟禁止肉食屬陽者其海



味屬陰者不戒此謂公齋或禁止火食終身山穴專以野草根度生茲歐邏巴山中甚衆此謂私齋也然夫數等之所齋總歸責屈本已要在視其人視其身何如耳富貴膏粱減取其常亦可謂齋彼賤家民時習粗糲不可以爲齋也不則丐子可謂至齋也又須量本身之力何如有衰病者未免時以滋味養身也有行役者勞其四肢不容久餓故天主公教制老者亦前已上穉者二旬已下身病者乳子者勞力爲僕夫者皆不在齋程之內夫戒口之齋非齋也乃齋之

末節也寃齋之意總爲私欲之過不可敎不盡矣是以持齋而捨敬戒譬如藏璞而弛其玉無知也中士曰善哉法語真齋之正旨也吾俗行齋者非緣貪乏而持齋以餬口必其偷取善名而陰以欺人者也當衆而致齋幽獨而無人酒色忿怒不義貨財讒賢毀善無所不有嗚呼人目不能逃能瞞上帝乎幸領高諭尚願盡其問西士曰道遼且廣不博問不可約守詳問即誠意之效也何傷矣

## 第六篇釋辨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



天主實義

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

中士曰承教一則崇上帝爲萬尊之至尊一則貴人品爲至尊之次但以天堂地獄爲言恐未或天主之教也夫因趣利避害之故爲善禁惡是乃善利惡害非善善惡惡正志也吾古聖賢教世弗言利惟言仁義耳君子爲義無意兄有利害之意耶西士曰吾先荅子之末語然後荅子之本問彼滅意之說固異端之詞非儒人之本論也儒者以誠意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基何能無意乎且謂無堅基不克起儒學無誠意不能立矣設自正心至平天下凡所行事皆不得有意則奚論其意誠乎虛乎譬有琴於市使吾不宜奏何以售之何拘其古琴今琴歟且意非有體之類乃心之用耳用方爲意即有邪正若令君子畢竟無意不知何時誠乎大學言齊治均平必以意誠爲要不誠則無物矣意於心如視於目不可卻視則心不可除意也君子所謂無意者虛意私意邪意也如云滅意是不達儒者之學不知善惡之原也善惡德慝俱由意之正邪無意則無善惡無



君子小人之判矣中士曰毋意毋善毋惡世儒固有其說西士曰此學欲人爲士石者耳謂上帝宗義有是哉若上帝無意無善亦將等之乎土石也謂之理學悲哉悲哉昔老莊亦有勿爲勿意勿辯之語然已所著經書其從者所爲註解意固欲易天下而衆從此一端夫著書獨非爲乎意易天下獨非意乎既不可辯是非又何辯辯是非者乎辯天下名理獨非辯乎則既已自相戾矣而欲師萬世也難哉吾觀世人爲事如射焉中的則謂善不中則爲惡天主者自然

中于的者也有至純之善無纖芥之惡其德至也吾儕則有中有不中矣其所脩之德有限故德有不到即行事有所不中而善惡參焉為善禁惡縱有意猶恐不及況無意乎其餘無意之物如金石草木類然後無德無愿無善無惡為道是金石草木之而後成其道耳中士曰老莊之徒只欲全其天年故屏意棄善惡以絶心之累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皆苦心盡力脩德於已以施及於民非止于至善不敢息誰有務全身滅意逍遥以充其百歲之



數者哉縱充其百歲之壽亦不能及一龜一朽樹之壽也而徒以加二三旬之暫於此穢身竟何濟哉然二氏無足詆所言德愿善惡俱由意其詳何如聞夫順理者即為善而稱之德行犯理者即為惡而稱之不才則顧行事如何於意似無相屬西士曰理易解也凡世物既有其意又有能縱止其意者然後有德有愿有善有惡有意者心之發也金石草木無心則無意故鏌鋣銅傷人後譬者不折鏌鋣飄髦損人首忮心者不怨飄髦然鏌鋣截斷無與其功者髦蔽風雨

民無酬謝所為無心無意是以無德無愿無善無惡而無可以賞罰之若禽獸者可謂有禽獸之心與意矣但無靈心以辯可否隨所感觸任意速發不能以理為之節制其所為是禮非禮不但不得已且亦不自知有何善惡之可論乎是以天下諸邦所制法律無有刑禽獸之愿賞禽獸之德者惟人不然行事在外理心在內是非當否嘗能知覺兼能縱止雖有獸心之欲若能理心為主獸心豈能違我主心之命故吾發意從理即為德行君子天主祐之吾溺意獸心



即為犯罪小人天主且棄之矣嬰兒擊母無以咎之其未有以檢已意也及其壯而能識可否則何待于擊稍逆其親即加不孝之罪矣昔有二弓士一之山野見叢有伏者如虎慮將傷人因射之偶誤中人一登樹林恍惚傍視行動如人亦射刺之而寔乃鹿也彼前一人果殺人者然而意在射虎斷當褒後一人雖殺野鹿而意在刺人斷當貶矣由焉由焉由意之美醜異也則意為善惡之原明著矣中士曰子為養親行盜其意善矣而不免于法何如西士曰吾西國有公

論曰善者成乎全惡者成于一試言其故人既爲盜雖其餘行悉義但呼爲惡不可稱善所謂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譬如水甕週圍厚堅惟底有一罅水從此漏此甕決爲無用碎矣惡之爲情甚毒也捨已之財普濟貧乏以竊善聲而得非所得之位所爲雖當其意實枉則其事盡爲不直蓋醜意汚其善行也子爲親竊人財物其事旣惡何有善意吾言正意爲爲善之本惟謂行吾正勿行吾邪偷盜之事固邪也雖襲之以義意不爲正矣爲纖微之不善可



以抶天下萬民猶且不可爲矧以育二三口乎爲善正意惟行當行之事故意益高則善益精若意益陋則善益粗是故意宜養宜誠也何滅之有哉中士曰聖人之教縱不滅意而其意不在功效只在脩德故勸善而指德之美不指賞沮惡而言惡之罪不言罰西士曰聖人之教在經傳其勸善必以賞其沮惡必以懲矣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舉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徂厥生用顯厥善邦之咸惟汝衆邦之不咸惟予一人佚罰又曰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泰誓武王曰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又曰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曰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二帝三代之語皆言賞罰固皆併利害言之中士曰春秋者孔聖之親筆言是非不言利害也西士曰俗之利害有三等一曰身之利害此以肢體壽壽爲利以危夭爲害二曰財貨之利害此以廣田畜充金貝爲利以減耗失之爲害三曰名聲之利害此以顯名休譽爲利以讒斥毀汚爲害也春秋存其一而不及其二者也然世俗大槩重名聲之秋存其一而不及其二者也然世俗大槩重名聲之利害而輕身財之損益故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亂臣賊子篡權焉非懼惡名之爲害不已乎孟軻首以仁義爲題厥後每會時君勸行仁政猶以不王者未之有也爲結語王天下顧非利哉人孰不悅利于朋友利于親戚如利不可經心則何以欲歸之友親乎仁之方曰不欲諸已勿加諸人既不宜望利以爲已猶必當廣利以爲人以是知利無所傷于德也利所以不可言者乃其僞乃其悖義者耳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論利之大雖至王天下猶爲利之微況戰國之主雖行仁政未必能王



雖使能王天下一君耳不取之此不得乎彼夫世之利也如是耳矣吾所指來世之利也至大也至實也而無相碍縱盡人得之莫相奪也以此爲利王欲利其國大夫欲利其家士庶欲利其身上下爭先天下方安方治矣重來世之益者必輕現世之利輕現世之利而好犯上爭奪弑父弑君未之聞也使民皆慮爲已惟及二世而子以爲迂乎童子圖既老之事似迂也西士曰仲尼作春秋其孫著中庸厥慮俱在萬世之後夫慮爲他人而諸君子不以爲迂吾望後世之利爲政何有中士曰嘗聞之何必勞神慮未來惟管今日眼前事此是實語何論後世西士曰未知厥能至壯否而莫之謂遠也吾圖死後之事或即詰朝之事而子以爲遠乎子之婚也奚冀得子孫中士曰以有治喪葬墳墓祭祀之事也無異此矣西域上古有一人立



教專以快樂無憂爲務彼時亦有從之者自題其墓碑曰汝今當飲食懽戲死後無樂兮諸儒稱其門爲猪奢門也詎貴邦有暗契之者夫無遠慮必有近患獸之不遠詩人所刺吾視人愈智其思愈遐凡民之類豈可不預防未來先謀未逮者乎農夫耕稼於春圖秋之穡松樹百年始結子而有蓺之所謂圃翁植樹爾玄孫攀其子者行旅者周沿江湖與老之安居鄉土百工勤習其業期獲所賴士皆卉勤苦博學欲後輔國匡君夫均不以眼前今日

五一二四

亦死後之事矣吾既死所留者二不能朽者精神變
爲者髑髏我以不能朽者爲切子尚以速腐者爲
可謂我迂乎中士曰行善以致現世之利遠現世之
害君子且非之來世之利害又何足論歟西士曰來
世之利害甚眞大非今世之可比也吾今所見者利
害之影耳故今世之事或凶或吉俱不足言也吾聞
師之喻曰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所爲俗業如搬
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婢媵皆一時粧
飾之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



演既畢解去粧飾漫然不復相關故俳優不以分位
高卑長短爲憂喜惟扮所承脚色雖丐子亦眞切爲
之以中主人之意耳已蓋分位在他充位在我吾曹
在于茲世雖百歲之久較之後世萬禩之無窮烏足
以當冬之一日乎所得財物假貸爲用非我爲之眞
主何徒以增而悅以減而愁不論君子小人咸赤身
空出赤身空返臨終而去雖遺金千笈積在庫內不
帶一毫何必以是爲留意哉今世僞事已終即後世
之眞情起矣而後乃各取其所宜之責賤也若以今



世利害爲眞何異乎蠢民看戲以粧帝王者爲眞貴
人以粧奴隸者爲眞下人乎意之爲情精粗不齊負
教世之責者孰先布其麁而後不闡其精必既切琢
而後磋磨矣需醫者惟病者非謂瘳者也需吾教者
惟小人耳已君子固自知之故教宜曲就小人之意
也孔子至衛見民衆欲先富而後教之詎不知教爲
滋重乎但小民由利而後可迪乎義耳凡行善者有
正意三狀下曰因登天堂免地獄之意中曰因報答
所重蒙天主恩德之意上曰因翕順天主聖旨之意



也教之所望乎學者在其成就耳不獲已而先指其
端焉民溺于利久矣不以利迪之害駭之莫之引領
也然上意至則下意無所容而去矣如縫錦繡之衣
必用絲線但無鐵鍼線不能入然而其鍼一進即過
所庸留於衣裳者絲線耳已吾欲引人歸德若但舉
其德之美夫人已昧於私欲何以覺之乎言不入其
心即不願聽而去惟先怵惕之以地獄之苦誘導之
以天堂之樂將心傾耳欲聽而漸就乎善善惡惡之
成旨成者至則缺者化去而獨其成就恒存焉故曰

惡者惡惡因懼刑也善者惡惡因愛德也往時敝邑出一名聖神今人稱爲拂郎察斯穀首立一會其規戒精密以廉爲尚今從者有數萬友皆成德之士也初有親友一友名曰如泥伯陸會中無與比者其學豁然日增無息有一邪鬼憎妬欲沮之僞化天神旁射輝光夜見於聖神私居曰天神諭爾如尼伯陸德誠隆也雖然終不得躋天堂必墮地獄天主嚴命已定不可易也言訖弗見拂郎察斯穀驚秘不敢洩而心深痛惜每見如尼伯陸不覺涕淚如尼伯陸屢見



而疑之已齋宿赴師座問曰其也曰孜孜守戒奉敬天主幸在憫教邇日以來覺先生目有異也何以數涕淚于弟子拂郎察斯穀初不肯露再三懇請盡述向所見聞如尼伯陸怕然曰是何足憂乎天主主宰人物惟其旨所置之上天下地吾儕無不奉焉吾所爲敬愛之者非爲天堂地獄爲其至尊至善自當敬之恐在地獄時即欲奉事而不可及矣拂郎察斯穀自當愛耳今雖棄我何敢毫髮懈惰惟益加敬慎事上帝賞罰之力量也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仍償德之價萬不償一矣天下固無可以僥

有學道如斯而應受地獄殃者乎天主必躋爾天堂矣夫此天堂地獄其在成德之士少借此意以取樂而免苦也多以修其仁義而已矣何者天堂非他乃古今仁義之人所聚光明之宇地獄亦非他乃古今罪惡之人所流穢污之域升天堂者已安其心平善不能易也其落地獄者已定其心乎惡不克改也吾願定心於德勿移于不善吾願長近仁義之君子求離罪惡之小人誰云以利害分志而在正道之外乎儒者攻天堂地獄之說是未察此理耳已中士曰茲



與浮屠勸世輪廻變禽獸之說何殊西士曰遠矣彼用虛無者僞詞吾用實有者至理彼言輪廻往生止于言利吾言天堂地獄利害明揭利以引人于義豈無辯乎且夫賢者修德雖無天堂地獄不敢自已況實有之中士曰善惡有報但云必在本世或不於本身必於子孫耳不必言天堂地獄爲其至尊至善自當敬微矣不足以充人心之欲又不滿誠德之功不足現上帝賞善之力量也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仍償德之價萬不償一矣天下固無可以償德之價者

修德者雖不望報上帝之尊豈有不報之盡滯者乎
王者酬臣之功賞以三公足矣上帝之酬而於是乎
止乎人之短于量也如是夫世之仁者不仁者皆屢
有無嗣者其善惡何如報也我自爲我子孫自爲子
孫夫我所親行善惡盡以還之子孫其可爲公乎且
問天主既能報人善惡何有能報其子孫而不能報
及其躬苟能報及其躬何以捨此而遠俟其子孫乎
且其子孫又有子孫之善惡何以爲報亦將俟其子



孫之子孫以酬之歟爾爲善子孫爲惡則將舉爾所
當享之賞而盡加諸其爲惡之身乎可謂義乎爾爲
惡子孫爲善則將舉爾所當受之刑而盡置諸其爲
善之躬乎可爲仁乎非但王者即覇者之法罪不及
胄天主捨其本身而惟責是報耶更善惡之報於他
人之身紊宇內之恒理而俾民疑上帝之仁義無所
益於爲政不如各任其報耳中士曰先生曾見有天
堂地獄而決曰有西士曰吾子以見無天堂地獄而
決曰無何不記前所云乎曾者不必以肉眼所見之
事方信其有理之所見者眞于肉眼夫耳目之覺或

常有差理之所是必無謬也中士曰願聞此理西士
曰一曰凡物類各有本性所向必至是而定止焉得
此則無復他望矣人類亦必有止然觀人之常情未
有以本世之事爲足者則其心之所止不在本世明
也不在本世非在後世天堂歟蓋人心之所向惟在
全福衆福備處乃謂天堂是以人情未迄于是未免
有巽焉全福之內含壽無疆人世之壽雖欲信天地



人三皇及楚之冥靈上古大椿其壽終有界限則現
世悉有缺也所謂世間無全福彼舍於此則有之至



于天堂則止弗可尚人性于是止耳二曰人之所願
乃知無窮之眞乃好無量之好今之世也眞有窮好
有量矣則於是不得盡其性矣夫性是天主所賦豈
徒然賦之必將充之亦必於來世盡充之三曰德于
此無價也雖舉天下萬國而市之未足以還德之所
值苟不以天堂報之則有德者不得其報稱矣得罪
上帝其罪不勝重雖以天下之極刑誅之不消其咎
苟不以地獄永永殃之則有罪者不得其報稱矣天
主掌握天下人所行而德罪無報稱未之有也四曰

上帝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而富貴安樂爲善而貧賤苦難者上帝固待其人之既死然後取其善者之魂而天堂福之審其惡者之魂而地獄刑之不然何以明至公至審乎中士曰善惡之報亦有現世何如西士曰設令善惡之報咸待于來世則愚人不知來世之應者何以驗天上之有主者將益放恣無忌故犯戮者時遇饑荒之災以懲其前而戒其後順理者時蒙吉福之降以酬于往而勸其來也然天主至公無不盡賞之善無不盡罰之惡故終身爲善不易其心則應登天堂享太福樂而賞之終身爲惡至死不悛則宜墮地獄受重禍灾而罰之其有爲善而貧賤者或因爲善之中有小過惡焉故上帝以是現報之至於殁後既無所欠則入全福之域永享常樂矣亦有爲惡而富貴者乃行惡之際並有微善存焉故上帝以是償之及其死後既無可舉則陷深陰之獄永受罪苦矣夫宇宙內外灾祥由天主歟由命歟天主令外固無他命也中士曰儒者以聖人爲宗聖人以經傳示教遍察吾經



傳通無天堂地獄之說豈聖人有未達此理乎何以隱而未著西士曰聖人傳教視世之能載故有數傳不盡者又或有面語而未悉錄于册者或已錄而後失者或後頑史不信因削去之者況事物之文時有換易不可以無其文即云無其事也今儒之謬攻古書不可勝言焉急乎文緩乎意故今之文雖隆今之行實衰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夫在上在天在帝左右



非天堂之謂其何歟中士曰察此經語古之聖人已信死後固有樂地爲善者所居矣然地獄二者不能相可徵于經者西士曰有天堂自有地獄無其理一耳如真文王殷于周公在天堂上則桀紂盜跖必在地獄下矣行異則受不同理之常固不容疑也緣此人之臨終滋賢者則滋舒泰而畧無駭色焉滋不肖則滋逼迫而以死爲痛苦不幸之極焉若以經書之未載爲非真且悞甚矣西庠論之訣曰正書可證其有不可證其無吾西國古經載昔天主閔

闢天地即生一男名曰亞黨一女名曰呢襪是爲世
人之祖而不書伏羲神農二帝吾以此觀之可證當
時果有亞黨呢襪二人然而不可證其後之無伏羲
神農二帝也若自中國之書觀之可證古有伏羲神
農于中國而不可證無亞黨呢襪二祖也不然禹蹟
不寫大西諸國可謂天下無大西諸國哉故儒書雖
未明辯天堂地獄之理然不宜因而不信也中士曰
善者登天堂惡者墮地獄設有不善不惡之輩死後
當往何處西士曰善惡無間非善即惡非惡即善惟



善惡之中有巨微之別耳善惡譬若生死人不生則
死未死則生固無弗生弗死者也中士曰使有人先
爲善後變而爲惡有先爲惡後改而爲善茲二人身
後何如西士曰天主乃萬靈之父限本世之界以勸
吾儕干德必以瀕死之候爲定故平生爲善須臾變
心向惡而死便爲犯人則受地獄常永之殃其前善
惟末臧耳平生爲惡今日改心歸善而死則天主必
扶而宥之免前罪而授天堂萬年永常受福也中士
曰如此則平生之惡無報焉西士曰天主經云人改



惡之後或自悔之深或以苦勞本身自懲于以求天
主之宥天主必且赦之而死後即可昇天也倘悔不
深自苦不及前罪則地獄之內另有一處以實此等
人或受數日數年之殃以補在世不滿之罪報也補
之盡則亦躡天其理如此中士曰心悟此理之是第
先賢之書云何必信天堂地獄如有天堂君子必登
之如有地獄小人必入之吾當爲君子則已此語庶
幾得之西士曰此語固失之何以知其然乎有天堂
君子登之必也但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中

帝爲仁爲公哉且夫天堂地獄之報中華佛老二氏信之儒之智者亦從之太東太西諸大邦無疑之天主聖經載之吾前者揭明理而顯之則拘逆者必非君子也中士曰如此則固信之矣然尚願聞其說西士曰難言也天主經中特舉其槩不詳傳之然夫地獄之刑於今世之殃畧近吾可借而比焉彼天堂之快樂何能言乎夫本世之患有息有終地獄之苦無間無窮聖賢論地獄分其苦勞二般或責其內中或責其表外若凍爇之不勝臭穢之難當饑渴之至極



是外患也若戰慄視厲鬼魔威恨妬贍天神福樂愧悔無及憶已前行乃內禍也雖然罪人所傷痛莫深乎所失之巨福也故常哀哭自悔曰悲哉吾生前爲滛樂之微失無窮之福而溺于此萬苦之聚谷乎今欲改過免此而已遲欲死而畢命以脫此而不得蓋此非改過之時天主公法所使以刑具苦痛其人不令毀滅其體而以悠久受殃也夫不欲死後落地獄全在生時思省思其苦思其勞思則戒戒則不爲墮溺之事而地獄可免焉設地獄之嚴刑不足以動爾心天堂之福當必望之經曰天堂地獄之報中華佛老二氏信之儒之智者亦從之太東太西諸大邦無疑之天主聖經載之吾前者揭明理而顯之則拘逆者必非也從是可徵其處爲衆吉所歸諸克之所遠焉夫欲度天堂光景且當縱目觀茲天地萬物現在奇麗之景多有令人歎息無已者而即復推思此乃上帝設之以爲人民鳥獸共用之具爲善與作惡同寓之所猶且制作成就如此若其獨爲善人造作全福之處更當何如哉必也常爲暄春無寒暑之迭累常見光明無暮夜之屢更其人常快樂無憂怒哀哭之苦常



舒泰無危險韶華之容常駐不變歲年來往大壽無減常生不減周旋左右于上帝世俗之人烏能達之烏能言釋之哉夫衆福吉之溶泉聖神所常嗜所常食嗜而未始乏食而未始饜也此其所享不等僉由生時所爲之善功有多寡而享福隨之無有胥憎何者各滿其量也譬長身者長衣短身者短衣長短各得其所欲何憎之有衆善爲俱和順親愛俯視地獄之苦豈不更增快樂也乎白者比黑而彌白光者比黑而彌光也天主正教以此須訓于世而吾輩拘於

一月恒觀不明未見之理比如囚婦懷胎產子暗獄
其子三長而未知日月之光山水人物之嘉只以大
燭爲日小燭爲月以獄內人物爲齊整無以尚也則
不覺獄中之苦殆以爲樂不思出矣若其母語之以
日月之光輝貴顯之粧飾天地境界之文章廣大數
萬里高億萬丈而後知容光之細桎梏之苦囹圄之
窄穢則不肯復安爲家矣乃始晝夜圖脫其手足之
桎梏而出尋朋友親戚之樂矣世人不信天堂地獄
或疑或誚豈不悲哉中士曰悲哉世人不爲二氏所



誕則蕩蕩如無牧之群以苦世爲樂地天堂耳茲語
也慈母之訓也吾已知有本家尚願習回家之路西
士曰正路茅塞邪路及闢固有不知其路而妄爲引
者真似僞也僞近真也不可錯認也向萬福而卒至
萬苦皐彼行路慎之哉

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

中士曰先辱示以天主爲兆民尊父則知宜慕愛次
示人類靈魂身後不滅則知本世暫寄不可爲重復
聞且有天堂爲善者昇焉居彼已定心修德以事上



帝與神人爲侶況有地獄居彼已定心不改惡以受
刑殃致萬世不可脫也茲欲詢事天主正道夫吾儒
之學以率性爲修道設使性善則率之無錯若或非
盡善性固不足恃也奈何西士曰吾觀儒書嘗論性
情而未見定論之訣故一門之中恒出異說知事而
不知已本知之亦非知也欲知人性其本善耶先論
何謂性何謂善惡夫性也者非他乃各物類之本體
耳曰各物類也則同類同性異類異性曰本也則凡
在別類理中即非茲類本性曰體也則凡不在其物



之體界內亦非性也但物有自立者而性亦爲自立
有依賴者而性兼爲依賴可愛可欲謂善可惡可疾
謂惡也通此義者可以論人性之善否矣西儒說人
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曰生以別于金石曰覺
又異于草木曰能推論理以殊乎鳥獸曰推論不直
達又以分之乎鬼神鬼神者徹盡物理如照如
視不待推論人也者以其前推明其後以其顯驗其
隱以其既曉及其所未曉也故曰能推論理者立人

在推理之後也理也乃依賴之品不得爲人性也古有岐人性之舍否誰有疑理爲有弗舍者乎孟子曰人性與牛犬性不同鮮者曰人得性之正禽獸得性之偏也理則無二無偏是古之賢者固不同性於理矣釋此庶可荅子所問人性善否歟若論厥性之體及情均爲天主所化生而以理爲主則俱可愛可欲而本舍無惡矣至論其用機又由乎我我或有可愛或有可惡所行異則用之舍惡無定焉所爲情也夫性之所發若無病疾必自聽命于理無有違節即無



不善然情也者性之足也時著偏疾者也故不當壹隨其欲不察于理之所指也身無病時口之所啖甜者甜之苦者苦之矣遇疾變以甜爲苦以苦爲甜者有焉性情之已病而接物之際悞感而拂于理其所愛惡其所是非者鮮得其正鮮合其真者然本性自舍此亦無碍于稱之爲舍蓋其能推論理則良能常存可以認本病而復治療之中士曰貴邦定善之理曰可愛定惡之理曰可惡是一說固盡善惡之情敝國之士有曰出舍乃善出惡乃惡亦是一端之理若

吾性既善此惡自何來乎西士曰吾以性爲能行善惡固不可謂性自本有惡矣惡非實物乃無善之謂如死非他乃無生之謂耳如士師能死罪人詎其有死在已乎苟世人者生而不能不爲善從何處可稱成善乎天下無無意于爲善而可以爲善也吾能無強我爲善而自徃爲之方可謂爲善之君子天主賦人此性能行二者所以厚人類也其能取捨此善非但增爲善之功尤俾其功爲我功焉故曰天主所以生我非用我所以善我乃用我此之謂也即如設正



鵠非使射者失之亦猶惡情於世非以使人爲之彼金石鳥獸之性不能爲善惡不如人性能之以建其功也其功非功名之功德行之真功也人之性情雖本善不可因而謂世人之悉善人也惟有德之人乃爲善人德加于善其用也在本舍性體之上焉中士曰性本必有德無德何爲舍所謂君子亦復其初也西士曰設謂舍者惟復其初則人皆生而聖人也而何謂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別乎如謂德非自我新知而但返其所已有已失之大犯罪今復之不

足以爲大功則固須認二善之品矣性之善爲良善
德之善爲習善夫良善者天主原化性命之德而我
無功焉我所謂功止在自習積德之善也孩提之童
愛親鳥獸亦愛之常人不論仁與不仁乍見孺子將
入於井即皆怵惕此皆良善耳鳥獸與不仁者何德
之有乎見義而即行之乃爲德耳彼或有所未能或
有所未暇視義無以成德也故謂人心有始生如素
簡無所書也又如艷貌女人其美則可愛然皆其父
母之遺德也不足以見其本德之巧若視其衣錦尚



絅而後其德也知茲乃女子本德矣吾性質雖妍
如無德以飾之何足譽乎吾西國學者謂德乃神性
之實服以久習義念義行生也謂服則可著可脫而
得之干忻然爲善之念所謂聖賢者也不善者反是
但德與罪皆無形之服也而惟無形之心即吾所謂
神者衣之耳中士曰論性與德古今衆矣如闡其衷
根則茲始聞焉夫爲非義猶以汙穢本性爲義猶
以文錦彰之故德修而性彌穢焉此誠君子修已之
功然又有勉于外事而不復反本者西士曰惜哉世



俗之盡日周望殫心方以疊僞珍悅肉眼而不肯畧
啟心目以視千萬世之文彩內神之眞寶也宜其逐
日操心困苦而臨終之候哀痛惧慄如畜獸被牽於
屠矣天主生我世間使我獨勤事于德業常自得無
窮之福不煩外借焉而我自棄之反以行萬物之役
趨百危險誰咎乎誰咎乎夫人非願爲尊富惟願恒
得其所欲耳得所欲之路無他惟勿重其所求得之
不在我者焉我固有眞我也我自害之心之害乃眞
害也人以形神兩端相結成人然神之精超于形故



智者以神爲眞已以形爲藏已之罷古有賢臣亞那
爲篡國者所傷泰然曰爾傷亞那之器非能傷亞那
者也此所謂達人者也中士曰人亦誰不知違義之
自殃從德者之自有大吉盛福而不須外具也然而
務德者世世更稀其德之路難曉乎抑難進乎西士
曰俱難也進尤甚焉知此道而不行則倍其愆且咸
其知比于食者而不能化其所食則死而無養反傷
其身力行焉踐其所知即增闢其才光益厚其心力
以行其餘試之則覺其然焉中士曰吾中州士古者

學聖教而爲聖今久非是聖入則竊疑今之學非聖
人之學玆願詳示學術西士曰嘗竊視群書論學各
具已私若已測悟公學吾何不聽命而復有稱述西
序學平願取捨之在子耳夫學之謂非但專效先覺
行動語録謂之學亦有自已領悟之學有視察天地
萬物而推習人事之學故曰智者不患乏書册無傳
師天地萬物盡我參也學之爲字其義廣矣
正邪大小利鈍均該焉彼邪學固非子之所問其勢
利及無益之習君子不以營心焉吾所論學惟内也



爲已也約之以一言謂成己也世之弊非無學也是
乃徒習夫寧無習之乃竟無補乎行吾儕本體之
神非徒爲精貴又爲形之本主故神修即形修神成
即形無不成矣是以君子之本業特在于神貴邦所
謂無形之心也有形之身得耳目口鼻四肢五司以
交覺于物無形之神有三司以接通之曰司記含司
明悟司愛欲焉凡吾視聞啖覺即其像由身之五門
緻以進達于神而神以司記者受之如藏之倉庫不
令忘矣後吾欲明通一物即以司明者取其物之在

司記者像而委曲折衷其體恊其性情之真于理當
否其善也吾以司愛者愛之欲之其惡也吾以司愛
者惡之恨之蓋司明者達是又達非司愛者司善
又司惡惡者也三司已成吾無事不成矣又其司愛
司明者已成其司記者自成矣故講學只論其二爾
已司明者尚真司愛者尚好是以吾所達愈真其
愈廣濶則司明者愈成充吾所愛益好其好益深厚
則司愛益成就也若司明不得真者司愛不得好者
則二司者俱失其養而神乃病矣司明之大功在義



司愛之大本在仁故君子以仁義爲重焉二者相須
一不可廢然惟司明者明仁之善而後司愛者愛而
存之司愛者愛義之德而後司明者察而求之但仁
也者又爲義之至精仁盛則司明者滋明故君子之
學又以仁爲主焉仁尊德也德之爲學不以強奪不
以久藏毀而殺施之與人而更長茂在高益珍所謂
德在百姓爲銀在牧者爲金在君爲貝也嘗聞智者
爲事必先立一主意而後圖其善具以獲之如旅人
先定所往之域而後尋詢去路也終之意固在其始

也夫學道亦要識其向往者吾果爲何者而學乎不然則貿貿而往自不知其所求或學特以知識此乃徒學或以售知此乃賤利或以使人知此乃罔勤或以誨人乃所爲慈或以淑已乃所爲智故吾曰學之上志惟此成已以合天主之聖旨耳所謂由此而歸此者也中士曰如是則其成已爲天主也非爲已也非爲已者乎其則毋柰外學也西士曰烏有成已而非爲天主也非爲已者乎其爲天主也正其所以成已也仲尼說仁惟曰愛人而儒者不以爲外學也余曰仁也者乃愛天主與夫愛人



者崇其宗而不遺其枝派何以謂外乎人之中雖親若父母比于天主猶爲外焉況天主常在物內自不當外意益高者學益尊如學者之意止於一已何高之有至于爲天主其尊乃不可加矣孰以爲賤乎聖學在吾性內天主銘之人心原不能壞貴邦儒經所謂明德明命是也但是明爲私欲蔽揜以致昏瞑不以聖賢躬親喻世人豈能覺恐以私欲悞認明德愈悖正學耳然此學之驗在行德不在言德乎然其之以講論豈知善學之貴全在力行而近人妄當

講亦不可遺也講學也者温故而習新達而精舊已而勸人博學而篤信者也善之道無窮故學無盡善者與身同終焉身在不可一日不學凡曰已至其必未起也凡曰吾已不欲進於善即是退於惡也中士曰此皆眞語敢問下手工夫西士曰吾素譬此工如圖然先緒地拔其野草除其荒石注其泥水於溝壑而後藝嘉種也學者先去惡而後能致善所謂有所不爲方能有爲焉未學之始習心積肆其惡根固深透乎心抽使去之可不黽黽乎勇者克已之謂



也童年者蚤即于學其工如一得工如十無前習之累故也古有一善教者子弟從之必問曾從他師否以從他師者爲其已跗襲時之悞必倍其將誠之儀一因改易其前悞一因教之以知新也既已知學矣尚迷乎色慾則何以建於勇毅尚驕傲自滿欺人則何以進乎謙德尚惑非義之財物不返其主則何以秉廉尚溺乎榮顯功名則何以超于道德尚將怨天尤人則何以立於仁義秬自盈以醨鹽不能斟之鬱塞矣知已之惡者見善之倪而易入于德路者也歟

剪諸惡之根而興已於善不若守敝會規例逐日再次省察凡已半日間所思所言所行善惡有善者自勸繼之有惡者自懲絕之久用此功雖無師保之責亦不患有大過然勤修之至恒習見天主於心目襲如對越至尊不離于心杜念自不萌起不須他功其外四肢莫之禁而自不適於非義矣故改惡之要惟在深悔悔其昔所已犯自誓弗敢再蹈心之既沐德之寶服可衣焉夫德之品衆矣不能具論吾今爲子惟揭其綱則仁其要焉得其綱則餘者隨之故易云



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仁之說可約而以二言窮之曰愛天主爲天主無以尚而爲天主者愛人如已也行斯二者百行全備矣然二亦一而已篤愛一人則幷愛其所愛者矣天主愛人吾直愛天主者有不愛人者乎此仁之德所以爲尊其尊非他乃因上帝借令天主所以成我者由他外物又或求得之而不能得則尚有歉然皆由我內關特在一愛云耳孰曰吾不能愛乎天主諸善之聚化育我施生我使我爲人不爲禽獸且賜之以作德之性吾愛天主即天主亦寵荅之何適不祥乎人心之司愛向于善則其善彌大司愛者亦彌充天主之善無限界則吾德可長無定界矣則夫能充滿我情性惟天主者也然于善有未通則必不能愛故知寸貝之價當百則愛之如百知拱璧之價當千則愛之如千是故愛之機在明達而欲致力以廣仁先須竭心以通天主之事理乃識從其教也中士曰天主事理目不得見所信者人所言所錄耳信人之知惟恍惚之知何能決所向徃西士曰人有形者也交于人道者非信人



不可況交乎無形者耶今余不欲揭他遠事也子孝嚴親無所不至然子何以知孝惟信人之言知其乃生已之父也非人言自何以知之乎子又忠於君雖捐命無悔其爲君亦只信經書所傳耳臣孰自知其爲已君乎則吾所信有實據不可謂不真切明晓足以爲仁之基也況夫天主事非一夫之言天主親貽正經諸國之聖賢傳之天下之英俊僉從之信之固不爲妄何恍惚之有中士曰如此則信之無容疑矣但仁道之大比諸天地無不覆載今曰一愛已猶似

乎太陰西士曰血氣之愛尚爲群情之主矧神理之愛乎試如逐財之人以富爲好以貧爲醜則其愛也如未得則欲之如可得則望之如不可得則喪志既得之則喜樂也若更有奪其所取者則惡之慮爲人之所奪則避之如可勝則發勇爭之如不可勝則懼之一旦失其所愛則哀之如奪我愛者強而難敵則又或思禦之或欲復之而忿怒也此十一情者特自一愛財所發總之有所愛則心搖其身體豈能靜漠無所爲乎故愛財者必逝四極変易以殖貨愛色者必朝暮動費以備嬖妾愛功名者終身經歷百險以逞其計謀愛爵祿者攻苦文武之業以通其幹才天下萬事皆由愛作而天主之爲獨可已乎愛天主者固奉敬之必顯其功德揚其聲教傳其聖道闢彼異端若然愛天主之效莫誠乎愛人愛人不愛人何以驗其誠敬上帝歟愛人也所謂仁者愛人非虛愛必將渠饑則食之渴則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屋則舍之憂患則恤之慰之愚蒙則誨之罪過則諫之侕我則恕之既死則葬之而爲代祈上帝且死生不敢忘之故



普大西有問于聖人者曰行何事則可以至舍與曰愛天主而任汝行也聖人之意乃從此哲引者固不差路矣中士曰司愛者用于善人可耳人不皆善其惡者必不可愛況厚愛乎若論他人其無大損若論在五倫之間雖不舍者我中國亦愛之故父爲瞽瞍弟爲象舜猶愛友焉西士曰俗言仁之爲愛但謂愛者可相荅之物耳故愛鳥獸金石非仁也然或有愛之而反以仇則我可不愛之乎夫仁之理惟在愛其人之得舍之矣非愛得其舍與美而爲已有也譬如愛醴酒非愛其酒之有矣愛已之子則愛其有善即有也則非可謂仁于酒矣愛已之子若爾愛爾子富貴安逸才學德行此乃謂仁愛其子若爾愛爾子惟爲愛其奉已此非愛子也惟愛自已也何謂之仁乎惡者固不可愛但惡之中亦有可取之舍則無絕不可愛之人仁者愛天主故因爲天主而愛已愛人知爲天主則知人人可愛何特愛舍者乎愛人之舍緣在天主之舍非在人之舍故雖惡者亦可用若之仁非愛其惡惟愛其惡者之或可以改惡而化舍也

況嫂親兄弟君長與我有恩有倫之相繫吾宜報之有天主誡令慕愛之吾宜守之又非他人等乎則雖其不舍豈容斷愛耶人有愛父母不爲天主者茲乃舍情非成仁之德也雖虎之子爲豹均愛親矣故有志於天主之吉則博愛于人以及天下萬物不須徒膠之爲一體耳中士曰世之誦讀經書者徒視其文而闇其旨其襲者嘗誦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今聞仁之玄論歸于天主而始知詩人之旨也志事上帝即德無缺矣然仁



既惟愛天主則天主必眷愛仁人何須焚香禮拜誦經作功乎吾檢愼于日用各合其義斯已焉西士曰天主賜我形神兩備我宜兼用二者以事之天主繁育鳥獸昭布萬像而其竟莫有知所酬報者獨人類能建殿堂設禮祭祈拜誦經以申感謝何者天主之愛人甚矣大父之慈恐人以外物蔽其內仁則命聖人作此外儀以啟吾內德前嘗存省之俾吾日日仰目禱祈其恩既得之則讚揚其盛而感之不忘且以是明我本來了無毫髮之非上賜而因以增廣吾仁

日令後世彌厚享賞也天主之經無他只是欽崇上帝恩德而讚美之或祈恕有昔者所犯罪惡或乞祐以防危難以避咎愆以進于至德故數數誦之者必益敦信此道愈關心明以達學術之隱也又恐汚邪忘想侵滑人心因而渙散于是天主又教之以禮不拘男女咸日誦經拜叩以閑其邪夫吾天主所授工夫匪佛老空無寂寞之教乃悉以誠實引心于仁道之妙故初使掃去心惡次乃光其闇惑卒至合之于天主之旨俾之化爲一心而與天神無異用之必



有其驗但今不暇詳解耳吾竊視貴邦儒者病正在此第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而修又不知瞻仰天帝以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鮮見中士曰拜佛像念其經全無益乎西士曰奚啻無益乎大害正道惟此異端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一家止有一長二之則罪一國惟得一君二之則罪乾坤亦特由一主二之豈非宇宙間重大罪犯乎儒者欲罷二氏教于中國而今乃建二宗之寺觀拜其像比如欲枯稿惡樹而厚培其本根必反榮焉中士曰天

主爲宇內至尊無疑也然天下萬國九州之盾或天主委此等佛祖神仙菩薩保固各方如天子宅中而差官布政于九州百郡或者貴方別有神祖耳西士曰此語本失而似得不細察則誤信之矣天主者非若地主但居一方不遣人分任即不能無治他方者也上帝知能無限無外爲而成無所不在所御九天萬國體用造化比吾示掌猶易奚待彼流人代司之哉且理無二是設上帝之教是則他教非矣設他教非矣朝廷設官分職咸奉一君無異



禮樂無異法令彼二氏教自不同況可謂天堂問乎彼教不尊上帝惟尊一已耳已昧于大原大本焉所宣誨諭大非天主之制具可謂自任豈天主任之乎天主經曰坊之坊之有羔羊皮而內爲豺狼極儘者舍樹生舍菓惡樹生惡果視其所行即知何人謂此輩耳凡經半句不真決非天主之經也天主者豈能欺人傳其僞理乎異端僞經盧詞誕言難以勝數悉有四大部州皆浮海中半見半沒曰何晒以左右手掩日月爲日月之餘此乃天文地理之事身毒國戶所未達吾西儒笑之而不屑辯焉吾今試指釋氏所論人道之事三四處其失不可勝窮也曰四生六道人魂輪廻又曰殺生者靈魂不昇天堂或歸天堂亦復廻生世界以及地獄充滿之際復得再生于人間又曰禽獸聽講佛法亦成道果此皆拂理之語第四五篇已明辯之又言婚姻俱非正道則天主何爲生男女以傳人類豈不妄乎無婚配佛從何生乎禁殺生復禁人娶意惟滅人類而談天下於畜類耳又有



一經名曰大乘妙法蓮花經囑其後曰能誦此經者得到天堂受福今且以理論之使有罪大惡極之徒力能置經誦讀則得升天受福若夫脩德行道之人貧窮困苦買經不便亦將墜於地獄與又曰呼誦南無阿彌陀佛不知幾聲則免前罪而死後乎言了無凶禍如此其易即可自地獄而登天堂乎豈不亦無益於德而反導世俗以爲惡乎小人聞而信之孰不遂私欲汙本身侮上帝亂五倫以爲臨終念佛者若干次可變爲仙佛也天主刑賞必無如是之失公矢

正者天南無阿彌陀一句有何深妙即可逆重殃而
著厚賞不讀德不祈祐不悔已前罪不述宜守規誡
則從何處立功修行哉世人交友或有一二語誑終
身不敢盡信其言今二氏論大事許多誑謬人尚畢
信其餘何也中士曰佛神諸像何從而起西士曰上
古之時人甚愚直不識天主或見世人畧有威權或
自戀愛已親及其死而立之貌像建之祠宇廟禰以
爲思慕之跡暨其久也人或進香獻紙以祈福佑又
有最惡之人以邪法制服妖怪以此異事自稱佛仙



假布誠術詐爲福祉以駭惑頑俗而使之塑像祀奉
此其始耳中士曰非正神何以天主容之不滅之且
有焚禱像下或致感應者西士曰有應也亦有不應
也則其應非由彼神邪像也人心自靈或有非理常
自驚詫已而規其隱者不須外威也又緣人既爲非
則天主弃之不祐故邪神魔鬼潛附彼像之中得以
侵迷誑誘以增其愚夫人既奉邪神至其已死靈魂
墜於地獄卒爲魔鬼所役使此乃魔鬼之願也幸得
天主不甚許此等邪神毀見於人閭見亦火以美傑

常睹醜惡或一身百臂或三頭六臂或牛頭或龍
等怪類正欲人覺悟知其非天上容貌乃諸魔境惡
相耳而人猶迷惑塑其像而置之金座拜之祀之悲
哉夫前世貴邦三教各撰其一近世不知從何出一
妖怪一身三首名曰三函教庶氓所宜駭避高士所
宜疾擊之而乃倒拜師之豈不愈傷壞人心乎中士
曰曾聞此語然儒者不與也頗相背與直指其失西士
曰吾且具四五端實理以証其誣一曰三教者或各
真全或各偏缺或一真全而其二偏缺也苟各真全



則專從其一而足何以其二爲乎苟各偏缺則當竟
爲卻屏矣以三海蓄之哉使一人習一偏教其誤已
甚也兄兼三教之偏乎苟惟一真全其二偏缺則惟
宜從其一真其偏者何用乎一曰輿論云善者以全
成之惡者以一耳如一艷貌婦人但乏臭人皆醜之
吾前明釋二氏之教俱各有病若欲包含爲一不免
惡謬矣一曰正教門令入者篤信心一無二若奉三
函之教豈不俾心分干三路信心搖漾乎一曰三門
由三氏立也孔子無似于老氏之道則立儒門粹氏

不足于道儒之門故又立佛門於中國夫三宗自已意不相同而二千年之後測度彼三心意強爲之同不亦誣歟一曰三教者一尚無一尚空一尚誠有焉天下相離之事莫遠乎虛實有無也借彼能合有與無虛與實則吾能合水與火方與圓東與西天與地也而天下無事不可也胡不思每教本戒不同若一戒殺生一令用牲祭祀則凾三者欲守此固違彼守而違違而守詎不亂教之極哉於以從三教寧無一教可從必別尋正路其從三者自意教爲



有餘而實無一得焉不學上帝正道而殉人夢中說夢乎夫真維一耳道契於其真故能榮生不得其一則根透不深根不深則道不定道不定則信不篤不一不深不篤其學烏能成乎中士曰噫嘻寇者殘人深夜而起吾儕自救猶弗醒也聞先生之語若霹靂焉西士曰心既醒矣眼既啟矣仰天而祈上祐其時也又有豪士數會其朋友出遊于四方講學勸善間有敝會以耶穌名爲號其作不久然其三四友者廣聞信於諸國皆願求之以誘其子弟於真道也中士曰擇賢以君國布士以訓民尚德之國也美哉風矣又聞夸教之在會者無私財而以各友之財共焉事無





## 第八篇總舉大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

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

中士曰貴邦既習天主之教其民必醇樸其風必正雅願聞所尚西士曰民之用功乎聖教每每不等故雖云一道亦不能同其所尚然論厥公者吾大西諸國且可謂以學道



存道正傳又立有會尊位曰教化皇專以繼天主頒教諭世爲已職異端邪說不得作于列國之間主教者之位享三國之地然不婚配故無有襲嗣惟擇賢而立餘國之君臣皆臣子服之蓋既無私家則惟公



是務既無子則惟以兆民爲子是故迎人於道惟此殫力躬所不能及則委才全德盛之人代誨牧于列國焉列國之人每七日一罷市禁止百工不拘男女尊卑皆聚于聖殿謁禮拜祭以聽談道解經者終日又有豪士數會其朋友出遊于四方講學勸善間有敝會以耶穌名爲號其作不久然其三四友者廣聞信於諸國皆願求之以誘其子弟於真道也中士曰擇賢以君國布士以訓民尚德之國也美哉風矣又聞夸教之在會者無私財而以各友之財共焉事無

自專每聽長者之命焉其少也成已德博已學耳壯
者學成而後及于人以文會以誠約吾中夏講道者
或難之然有終身絶色終不婚配之戒未審何意夫
生類自有之情宜難盡絶上帝之性生生爲本祖考
百千其世傳之及我可即斷絶乎西士曰絶色一事
果人情所難故天主不布之于誡律強人盡守但令
人自擇願者遵之耳然其事難能大抵可以驗德難
乎精嚴正行凡人既劄于德則路定而不易矣君子
修德不憚劬苦吾方寸之志已立則世上無難事焉



使以難爲爲非義則甚難爲義者也生生者上帝死
死者誰乎二者本一非由二心未開天地千萬世以
前上帝無生一生者生生之性何在乎人心之卑暗
莫測尊極之心矧云咎之且人以上帝之心爲心
非但以傳生爲義亦有常生之理夫天下人民總合
言之如一全身焉其身之心意惟一耳各肢之所司
甚衆令一身悉爲首腹胡以行動令全身皆爲手足
胡以見聞胡以養生乎比此而論不宜責一國之人
各同一轍若云以此生人又絶司教以主祭祀始爲
全備竊謂婚姻之情固難竟絶上帝之祀又須專潔
三職渾責一身其于敬神之禮必有荒蕪夫人奉事
國君尚有忍尅本身者奉事上帝詎不宜克已慾心
哉古之民寡而德盛而一人可以兼二職今世之患
非在人少乃人衆而德衰耳圖多子而不知教之斯
乃秖增禽獸之群豈所云廣人類者歟有志乎救世
者深悲當世之事制爲敝會規則絶色不娶緩於生
子急於生道以拯援斯世墮溺者爲意其意不更公
乎又傳生之責男與女均今有貞女愛受聘未嫁而夫



卒者守義無二儒者嘉之天子每旌表之彼其棄色
而忘傳生者第因守小信於匹夫在家不嫁尚且見
褒吾三四友人因奉事上帝欲以便于遊天下化萬
民而未暇一婚乃受貶焉不亦過乎中士曰婚娶者
於勸善宣道何傷乎西士曰無相傷也但單身不娶
愈靖以成已愈便以及人也吾爲子揭其便處請詳
察之以明敝會所爲有所據否一曰娶者以生子爲
室家耳既獲幾子必須養育而以財爲置養之資爲
父之父不免有貧殖之心今之父子衆則求財者踵

也永之者衆難以各得其願矣吾以身縛拘於俗情不能超脫無溺必將以苟且爲畢也欲立志責人於義豈能興起乎夫修德以輕貨財爲首務我方重愛之何勸爾輕置之哉二曰道德之情至幽至奧人心未免昏昧色慾之事又恒鈍人聰明焉若爲色之所役如以小燈藏之厚皮籠內不益矇乎豈能達于道妙矣絕色者如去心目之塵垢益增光明可以窮道德之精徹也三曰天下大惑維由財色二欲耳以仁義憤敵世者必以解此二惑爲急醫家以相悖者相



治故熱病用寒藥寒病用煖藥乃能療之茲吾惡富之害而自擇爲貧者畏色之傷而自擇爲獨夫者處已若此而後無義之財邪色之欲始有焉故散倉發財鳥獸同者不可甚重焉勞身以求食求食以充饑與鳥獸同者不可甚重焉勞身以求食求食以充饑充饑以蓄氣蓄氣以敵害敵害以全己性命也咸下情也人於鳥獸此無殊也若謹慎以殉義殉義以檢心檢心以修身修身以廣仁廣仁以荅天主恩也此乃生人切事可以稱上帝之大貞從此觀之則匹配之情于務道之意就重乎天下寧無食不寧無道天下而得之者多矣能克己者幾人哉志欲行道于四海之內非但欲克己兼欲防遏衆民私欲則其功

不可綴道也以遵須天主聖旨雖弃致已身以嘗之可也況棄婚乎七曰敝會之趣無他乃欲傳正道於四方焉耳苟此道於西不能行則遷其友于東於東猶不行又將徙之於南北奚徒盡身於一境乎醫之仁者不繫身于一處必周流以濟各處之病方爲博施婚配之身纏繞一處其本責不越于齊家或迄于一國而已耳故中國之傳道者未聞其有出遊異國者夫婦不能相離也吾會三四友聞有可以行道之域雖在幾萬里之外亦即往焉無有託家寄妻子之



慮則以天主爲父母以非人爲兄弟以天下爲已家焉其所涵胸中之志如海天然豈一匹夫之諒乎八曰凡此與彼殫似則其性彌近天神了無知色者絶色者其情遁乎天神矣夫身在地下而比居上天者以有形者而效無形者此不可謂鄙人庸學也似此清淨之士有所祈禱于天主或天之旱或妖鬼之怪也或遇水火灾異之求解也天主大都鑒而聽之不然上尊何寵之哉然吾此數條理特具以解敝會不



當充擴之今人已衆宜姑停焉子曰此非聖人之傳語乃孟氏也或承快傳或以釋舜不告而娶之義而他有托焉禮記一書多非古論議後人集禮便雜記之于經典貴邦以孔子爲大聖學庸論語孔子論孝之語極詳何獨其六不孝之戒群弟子及其孫不傳而至孟氏始著乎孔子以伯夷叔齊爲古之賢人以比干爲殷三仁之一既稱三子曰賢必信其德皆全而無缺矣然三人咸無後也則孟氏以爲不孝孔子以爲仁且不相戾乎是故吾謂以無後爲不孝

斷非中國先進之肯使無後果爲不孝則爲人子者宜旦夕專務生子以續其後不可一日有間豈不誘人被色累乎如此則舜猶未爲至孝耳盖男子二十以上可以生子舜也三十而娶則二十逮三十匪孝乎古人三旬已前不婚則其一旬之際皆匪孝乎譬若有匹夫焉自審無後非孝有後乃孝輒娶數妾老于其鄉生子至多初無他善可稱可爲孝乎學道之士平生遠遊異鄉輔君臣國教化兆民爲忠信而不顧產于此隨前論乃大不孝也然於國家兆民有大



功焉則輿論稱爲大賢孝否在內不在外由我豈由他乎得子不得子也天主有定命矣有求子者而不得烏有求孝而不得孝者乎孟氏嘗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以是得嗣無益於得況爲峻德之效乎大西聖人言不孝之極有三也陷親於罪惡其上弒親之身其次（親財物又其次也）天下萬國通以三者爲不孝之極至中國而後關無嗣不孝之罪於三者猶加重焉吾今爲子定孝之說欲定孝之說先定父子之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爲不孝子矣天下有道三父之旨無相悖盖下父者命已子奉事上父者也而爲子者順乎一即無孝三焉天下無道三父之令相反則下父不順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已弗顧其上其爲之子者聽其上命雖犯其下者不害其爲孝也若從下者逆其上者固大爲不孝者也國主於我相爲君臣家君於我相爲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雖君臣父子乎爲兄弟



耳焉此倫不可不明矣夫萬國遍大西之境界皆稱爲出聖人之地盖無世不有聖人焉吾察百世以下敬土聖人之尊者咸必終身不娶聖人爲世之表豈天主立之爲表而處已於不義之爲哉彼有不娶而爲積財貨或爲糊口或爲偷安懶惰其罪足論者若吾三四友一心慕道以事天主救世歸元且絶諸色之類使其專任鄙見無理可揖誠爲不可然而群聖以其身先之萬國賢士美之有實理合之有天主經典奇之亦可姑隨其志否耶以繼後爲急

者惟不知事上帝不安于本命不信有後世者以爲生世之後已盡滅散無有存者眞可謂之無後吾今世奉事上帝而望萬世以後猶悠久常奉事之何患無後乎吾死而神明全在當益鮮潤所遺虛軀殼子孫之亦腐朋友葬之亦腐則何擇乎中土曰爲學道而不婚配誠合義也我大禹當亂世治洪水巡行九州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今也當平世士有室家何傷焉西士曰嗚呼子以是爲平世乎誤矣智者以爲今時之災比堯時之災愈洪也群世人而盲瞽



不之能視焉則其殘不亦深乎古之所謂不祥從外而來人猶易見而速防其所傷不踰財貨或傷膚皮今之禍自內突發哲者覺之而難避也況于恒人故其害莫甚焉如風雷妖怪之擊人不損乎外而侵其內者也夫化生天地萬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時主宰安養之乃無上其君也世人弗仰弗奉則無父無君至無忠至無孝也忠孝蔑有尚存何德乎夫以金木土泥鑄塑不知何人僞像而倡愚氓往拜禱之曰此乃佛祖此乃三清也與涯辭奸說以維繫之使之

空無天主者乎以人類與天主爲同一體非將以土帝之尊而伴之於卑役者乎恣其誕妄以天主無限之威靈而等之於土石枯木以其無窮之仁覆爲有玷缺而寒暑災異憾且尤之侮狎君父一至于此蓋昭事上帝之學久已陵夷不思小事大事已爲建祠立像布滿郡縣皆是生祠佛殿神宮彌山徧市豈其天主尊神無一微壇以禮拜敬事之乎世人也皆習詐僞僞爲衆師以揚虛名供養其口貝民



父母要譽取資至于世人大父宇宙公君況其跡而僭其位殆哉殆哉吾意大禹適在今世非但入年在外必其絕不有家終身周巡于萬國而不忍還矣爾欲吾三四友有子之心有兄弟之情視此爲何如時哉中士曰以是爲亂則亂固不勝言矣時賢講學急其表而不究其裏故表裡終于俱壞蓋未聞積惡於內而不遽發于外者也間有儒門之人任其私智附會二氏以論來世如丐子就乞餘飯彌紊正學不如貴邪儒者乃有歸元此論既明人人可悟但肯用心

一思衆物之態必知物有始元非物可比聖也佛也仙也均由人生不可謂無始元者也不爲始元則不爲真主何能輒立世誠夫知有歸元則人道已定含事天又何學焉譬如一肢四肢各欲自存也然忽有刀鎗將擊其首手足自往救護蜷見傷殘終不能已尊教洞曉天主爲衆物元則凡觀惡行聞惡語凡有逆于理違于教者若子孫將刺天主然亟追往護此亦惟知有天主之在上而寧知天下有他物可尚乎故不但不忿妻子財資吾身生命猶將忘之吾輩俗



必綢結彷彿慕企輒淺信從奚云捨生命弃妻子有困上帝道德之故遍移傘步遙費一芥且各惜之矣嗟哉然吾頻頌大教稱天主無所不通無所不能其既爲世人慈父烏忍我儕久居闇晦不認本原大父貿貿此道途曷不自降世界親引群迷俾萬國之子者明覩真父了無二尚豈不快哉西士曰望子此問久矣苟中華學道者常詢此理必已得之矣今吾欲著世界治亂之由者請子服膺焉天主始制創天地化生人物汝想當初乃即如是亂吾儕世也躬自立訓弘化千四十三年冬至後三日降

天主實義　卷下



生童身生命猶將忘之吾輩俗

天主之才最靈其心至仁亭育人群以迨天地萬物無一非爲人生而設者也人之一身四肢各欲自存也然忽有刀鎗將擊其首手足自往救護蜷見傷殘終不能已尊教洞曉天主爲衆物元則凡觀惡行聞惡語凡有逆于理違于教者若子孫將刺天主然亟追往護此亦惟知有天主之在上而寧知天下有他物可尚乎故不但不忿妻子財資吾身生命猶將忘之吾輩俗

此自爲自致萬禍生焉世人之祖已敗人類性根則爲其子孫者沿其遺累不得承性之全生而帶疵又緣相率而習醜行則有疑其性本不舍非開天主所由亦不足爲異也人所已習可謂第二性故其所爲



凡有發奮遷善轉念可成天主亦必祐之但民善性既臧又習乎醜所以易溺于惡難建于善耳天主以父慈恤之自古以來代使聖神繼起爲之立極逮夫淳樣漸漓聖賢化去從欲者日衆循理者日稀於是大發慈悲親來救世普覺群品於一千六百有三年

前歲次庚申嘗漢朝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三日降

天此天主寶蹟云中士曰雖然抑何理以徵之當時之人何以驗耶穌實爲天主非特人類也若自言耳恐未足憑西士曰大西法稱人以聖較中國尤嚴焉況稱天主耶夫以百里之地君之能朝諸侯得天下雖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以得天下吾西國未謂之聖亦有超世之君邽千乘以修道屏榮約處僅稱謂無耳矣其所謂聖者乃其勤崇天主卑謙自牧然而其所言所爲過人皆人力所必不能及者也中士曰何謂過人西士曰誨人以人事或已往者或今有



著非但聖而後能之有恙要名者皆自強而爲焉若以上帝及末來之事訓民傳道豈人力也歟惟天主也以藥治病服之即療學醫者能之以賞罰之公治世而世治儒者可致茲俱以人力得之不宜以之驗聖也若有神功絶德造化同用不用藥法醫不可醫之病復生既死之民如此之類人力不及必自天主而來敝國所稱聖人者率皆若此倘有自伐其聖或朋輩代爲誇伐或不畏天主用邪法鬼工爲異怪以惑愚俗好自逞而恃天主之功德此爲至惡大西國



防之如水火何但弗以稱聖乎天主在世之時現跡愈多其所爲過于聖人又遠聖人所爲奇事皆假天主之力天主則何有所假哉西士上古多有聖人于幾千載前預先詳誌于經典載厥天主降生之義而指其定候迫及其時世人爭其望之而果遇焉驗其所爲與古聖所記如合符節其巡遊詔諭于民聾者命聽即聽瞽者命視即視瘖者命言即言躄者命行即行死者命生即生天地鬼神悉畏敬之莫不聽命也既符古聖所誌既又增益前經以傳大教于世傳

福也不知尊師許否西士曰秖因欲廣此經吾從二三英友弃家屏鄉艱勤周幾萬里而僑寓異土無惓也誠心悅受乃吾大幸矣然沐浴止去身垢天主所惡乃心咎耳故聖教有造門之聖水凡欲從此道先滌悔前時之罪過誠心欲遷于善而領是聖水即天主慕愛之而盡免舊惡如孩之初生者焉嘗聞之意非爲人師惟恤世之錯回元之路而爲之一引于天主聖教則充之皆爲同父之弟兄豈敢苟圖稱名屏師之禮乎載天主經文字異中國雖譯未盡而其要



已易正字但吾前所談論教端僉此道之肯綮願學之者退而玩味于前數篇事理了已無疑則承經領聖水入教何難之有中士曰吾身出自天主而久昧天主之道幸先生不辭八萬里風波遠傳聖教彪炳異同使愚聆之豁然深悟昔日之非獲惠良多且使吾大明之世得承大父聖旨而遵守之也吾靜思之不勝大快且不勝深悲焉吾當退于私居溫繹所授紀而錄之以志不忘期以盡聞歸元直道所願天主陛佑先生仁指願揚天主之教使我中國家傳人誦

# 主制羣徵

〔德〕湯若望 撰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四年天津大公報館鉛印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九毫米寬二七〇毫米

# 主制羣徵

降生後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

張謇署

天津大公報館重印



## 重刊主制羣徵序

噫異哉世竟有嗜食唾餘昌言天學哲學兩不相涉且不相容者乎抑知一乃禀承天地大君之教誡一乃推極人心固有之良知知何在在品類萬彙依類以研索其所以然也所以然有遠近大小公私之殊其至大至公物萬物有萬有非是無一物非是無一有即天學所稱之天主是矣亦即儒書之上帝釋爲天之主宰者是矣非釋氏所撰之三十三天天有主之天主也天主教在唐稱景教景有大公加特力之義在元稱十字教十字者救世主耶穌之麾幟合三者之稱而究其理在明曰天學然則天學與哲學其客觀其向界豈是以研索所以然爲職志者也研其近不遺其遠由小者私者循至大且公者何不相涉相容之與有金玉其櫃



櫝六畜膜然金玉其衣履孩提欣然覩大造之林林總總奇奇妙妙漠然不一審其所以然猶得爲明理之人也乎設指一人斥其無父母并斥其父母以上別無父母人不引爲奇辱亦必以爲妄言矣無他有果必有因有煙必有火有人必有父母必有父母我父母之所以然在哲學之可重重在事事物物根尋其所以然而已科學之有用用在各本固然踪跡其所以然既得之後轇轕引伸無不奏有固然之效而已明末清初有湯若望者來自日耳曼於當時之科學無所不窺於治曆外尤受知於順治朝著有主制羣徵萹即萬有萬物之固然者推極於天主至大至公之所以然也吾友英斂之自幼求道弗得弗措年至弱冠始得此書乃恍然於加特力教所稱天主實即萬有實原萬民父母一身之

父母不孝事猶不可以爲人萬民之大父母而不之孝事乃曰此科學也此哲學也學云學云非學以爲人乎以不孝倡天下孰如此甚因擬重刊湯著以救正之而或曰惜乎湯所徵引間與現今科學不同序者曰無傷也此一時彼一時譬之追王而偶慾昭穆與數典而忘者不逈異乎我中國之言天與佛氏之言天其可笑蓋不勝枚舉彼猶不改湯之著何以改爲乙卯四月馬良序於京師培根學校時年七十有六



## 重刊主制羣徵序

天主教之見仇觸忌於世也地無間中外人無分文野莫不支離附會各陳其故實以明仇忌之有因蓋美之爲美非天下肉眼所及知自古然矣然則世間無是非無公道乎曰乃若其細者淺者則有之矣至於高者遠者概難見也曰有徵乎曰不勝指數矣老子曾有不笑不足爲道之言矣顏子亦有道大莫容之歎矣其他如鷽鳩笑鵬鵬梟嘯過識稀則我貴曲高則和寡凡此姑不繁引且僅據所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究何謂哉是以僕敢以三十年之閱歷悍然斷之曰仇忌天主教者無他私慾而已矣誣枉而已矣蓋造物之有主凡頂天立地者本其良知莫不信也而造物主之有教則疑信者參半矣至於主教之惟一而信者又遞減矣然則理論不足乎證據不備乎規誡不完乎曰否父子之間責善則離教之爲物吾不耐其聒聒也



吾不信其遙遙也吾不樂其拘拘也人生行樂耳何獨自苦哉況內束縛於身心外議侮於族鄰是獨不可以已乎雖然護短者必飾非蹈邪者必妒正宜其攻擊排斥汚衊百出時異而代不同也然顛撲不破歷古常新蒙難愈貞困衡後作洵大地間一奇異公案矣

道未湯先生於明季天崇間繼利瑪竇氏來華抱救主犧牲救世之悃藉治曆以達其傳教厥志故生平著述以天文曆法爲最多此外僕所得見者爲主制羣徵主教緣起遠鏡說則克錄聖母堂記畸軍詞片語皆有味其言之蓋道不足而强言雖振厲其氣曠紿其詞卒無以曉乎人心而深造自得則凡所言者莫非至道所寓此清初諸大老所以推崇頌美累牘連篇而不已也（倫見抄本明遺民詩文編即悟一時名流惜已失）最可怪者當順治朝錫公以通微教師之號而御製碑文且有敬愼獨潔始終不濫孜孜之誠良

有可倘之憂其榮崇亦可謂極矣詎意康熙初葉奸弄權以七十三歲老翁竟讒楊光先誣陷而定以肢解之刑卒因地震奇災幸以解免（其詳見正教奉傳及教史略二書而補北堂紀使事略）此後雖經昭雪賜卹而數百年來誰復知是非邪正之所在即今信教自由時代而一聞天主教三字無論士夫甚者倘若九世之仇次者亦避之若浼而白晉文明者流則以迷信目之至於同源異流自居新教徒者則尤多方指謫任意譏斥凡此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不失之茫昧謹枉者概寡所謂是非公道者究不知其何在古今中外同出一轍豈不奇哉雖然世盡一檢挈綱乎爲主無故將見仇觸忌於世耶穌固預言之是又不足奇也已頃因此書刊訖感湯公往事有觸於懷故不嫌瑣瀆爲序之如此世之君子得無視爲偏執迷儒之談耶

降生後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英華歛之氏書於京西香山靜宜園內見心齋



主制羣徵目錄

卷之上

首以物公向徵 計四段

次以物私向徵 即後十條前六條屬物體後四條屬物行

一以天向徵

二以氣向徵

三以地向徵

四以海向徵

五以人身向徵

六以生覺容體向徵

七以天行向徵

八以地生養向徵

九以覺類施巧向徵

十以覺類內引向徵

卷之下

一以天地之美徵

二以人物外美徵

三以人物內美徵

四以諸物弱緣徵
五以世人同心徵
六以人異面異聲徵
七以人世缺陷徵
八以鬼神徵
九以無主悖理徵
十以人心之能徵
十一以氣之玄玅徵
十二以靈魂常存徵
十三以主宰無失徵
十四以神治徵
十五以聖跡徵



主制羣徵　卷之上

遠西湯若望　著

首以物公向徵

凡物依其本性。避害保已。各趨所向。是名私向。（詳本論）

今所論者公向也。公向云何。寰宇之中。函有庶品。庶品雖繁。寰宇惟一。繁者向之。一乃所向。如家人然。親疎貴賤不同。同向一家。如演戲然。嬉笑怒罵不同。同向一戲。所向惟一。故名公向。卽此公向。足徵主制。試舉四端。

主制羣徵　卷之上

一。物之有爲。以有所向。設若無向。卽無一爲。爲亦必亂。如射者正鵠未立。不得發矢。苟或發之。是爲戲射。無中理矣。今寰宇中物。無一無爲者。亦無一亂爲者。雖體勢性情種種殊異。或相克伐。然卽此相異相克。而公美正賴以成。匪直無損于大全而已。苟求其故。豈非萬有不齊。摠決注于公向之一故乎。

二。凡物之類。有總（如鴈如鳥。皆稱。覺是也。）有專。（如鴈從飛。鳥從走是也。）較而論之。專乃類之切分。而總爲遠矣。然則終守其

專以自存。彌一彌安豈非物情固然乎。乃今萬物之中。變入他類以得存于總類者。往往而有（如蠶變蟲而蛾是也）。奚輕棄其專若是。蓋以向在一已。所全私而失公。向在全宇所全公而失私故也。不則胡爲棄專而入他哉。

三統觀萬物。莫不急于傳類。然傳類有情。獨人願之。他物冥行而已。奚其願。傳類有理。獨人知之。他物憃泥而已。奚其知。既不願不知。胡爲而傳類之急且繁。更甚于人之願而知之者。至若植物珍寶昆蟲等屬。化生之物。雖以其傳類故。而傷其體。損其命不惜。使非公向寰宇之美。又胡爲而然哉

四。凡物以缺而存。知必有向故也。如藥草雖或誤投傷人。以其向在療病。終不因誤而廢。乃今萬物之中。其有欠缺者不一而足。（如地震水溢等）而終不可廢者。豈非以其所向者公且大乎。循上所論。萬物共以公爲極而向之矣。夫向極者。必也先于欲爲。未爲之間。灼見是物有美可愛。因而求以得之。合見與求。乃得云向。彼蹇然塊然者能任此乎。所以然者。



萬類之表。別有至靈者爲之宰。定其極。使之不得不然。所謂造物大主是已。

大主之定物向也。第以厥體在物存物。物向自定。譬之靈魂之在人身。骨肉筋瘠。情勢各異。賴有靈魂居中。宰制諸體。弗使盡出私力。肆相攻克。因以各正其本用。環向一身以保護之。彼物主之定物向。亦猶是矣。靈魂離身。身必死。大主離物。物必滅。其理一也。以身生徵魂在。以物存徵主在。其理亦一也。



所謂至靈者。體備萬物之美。照悉物情。因而保之存之。又以引之各至所向。非天神但能變物情。不能成物體之靈可比也。非人但能以明悟格物。以智巧師物之靈可比也。蓋無始眞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凡物皆其所造。則凡向皆其所定。彼不能成物。與夫格物師物者。安能與於此哉。

次以物私向徵

公向者。萬物一向。私向者。一物一向。私向或論形容。或渾體。或分體。各不等。各次第。先後亦不等。蓋係

大主預定多向。并預備各向相須之力。弗使萬物有向而不得之弊。大智全能。于茲見矣。

一以天向徵

形天諸品。悉向物。無向已者。試論太陽。其居上也。授光諸曜。而加以發育之力。故稱星月之宗。其下照天下。則爲世界之切須。凡著色于物。布光於目。開景於山川是已。若其氣甚登植者。一往一來。隨時施力。以熟養生長之機。爲效至著。且夫日在寰宇之中。即以保存寰宇爲務。保存以光而居爲之準。



居遠光微。則化育難成。居近光烈。則焦殺過甚。故其所居不遠物。亦不近物。務使其光適中。足致無方之益。如此安排恰當。亦可思主制之玅矣。舉一太陽。月與諸星皆可類推。故不具論。

渾天亦非自向者。于其旋動知之。動一周。歷十二時。帶日晝夜迭換。晉無停駐。常求其故。人物動靜得宜。得保厥命者。蓋繇于此。否則晝夜不均。動靜偏勝。天道違。人事壞。物力頹矣。可乎哉。至若赤道內外相距。限界皆等者。蓋所以令日行歲一周。以分四時。以生百物也。非無故也。試觀冬氣嚴寒。則嘉種閉藏。用取土氣以自養。生發之本不既厚乎。春則和矣。引之甲拆。由葉而華。由華而實。生機孰得而禦之。夏之熱。所以消濕氣之餘也。並變其未化者。細其麤者。開百果之竅。通其汁以速其熟。其力甚大。秋令得冷濕之中。爲節其乾焦之過。復新地力。以爲受種之機。且又輔助生活之物。人與禽獸而夏熱之餘毒。亦繇以解矣。

二以氣向徵



天氣豈自向者哉。觀之山泉。泉雖高岡。以兩雪滲入而成。然久無雨雪。其源應竭。而永不竭者何。蓋賴有外氣氤氳于山之空。變爲水體以繼續之。故得源源而流。衍成江河。繇此觀之。氣豈非水之母哉。氣之所生。一爲風。風有多利。姑舉四端。其一。拂動近氣。令就平和。以利呼吸。人與諸生。緣此以免閉塞之傷。蓋近氣無風則棄穢不散。有傷生命故也。其二。帶雲成雨。以滋內地。蓋內地氣微。旋生旋滅。力不足成雲雨之功。惟大海廣受日照。猛起濕熱

之氣蓬蓬勃勃。升至中域。太陽返照。光力不及之際。遂乃變熱而凉。先結成雲。漸散成雨。然使無風帶入內地。則濕氣所成雲雨。復歸初升原處。何繇利內地之人乎。其三。燥地所餘潮氣。悅生動物。速熟諸果。其四。助舟楫之力。以通貨財。以利天下是也。

氣生雨雪霜等。無一自向者。雨生凉解渴。人物利焉。而潤澤草木。爲功最甚。蓋當水氣騰起時。微有肥露。（海水本肥。以生養滑族故。）內含微火。（日照所生。）合此二氣。草木得



之。生長最易。且雨自高而下。未及下地。先散而小。漸漬巽入。而無衝突之患。雨霽則雲散。然散必徐徐者。所以下覆乎地。不使日出驟燥之。以損雨利而阻植物之效也。雪者。夏從高崗漸滲。以養江河之源。冬卽覆地。以除霜毒。一厚陰力。一扶陽氣。大利地生矣。霜之降也。于冬先後者。以遏土氣。弗使揚散而負來春播種之望。利在農圃。亦非偶然。凡氣所生諸效。其出必有定時。蓋順各物生長之性。而出以相輔。非獨爲草木也。飛者潛者走者。皆分

其利而總以利乎人。于此徵制。恩施洋溢矣。

## 三以地向徵

地之非向已也。卽形勢可見矣。蓋四行（火氣水土）地爲最重。理宜居心。以渾體就萬物之中。次外則水。又次氣。又次火。是也。今則不然。地與水幷成一球。且出水之半面。去海漸遠。卽漸高起。而大山至內地始有者。何也。嘗求其故。則以潮乘風行。或形天降施。因致海水暴長。時時有之。設地與水平。汜濫之患。必不能免。地勢安得不高。其必漸高者。又以內地



川流就下。設地形如斗脊。下流太膨。勢難停蓄。而人物不獲其利。且有衝決之灾。故又不得不漸高也。山阻大風。弗使肆害。彼海中狂飆凶惡者。無山故也。內地無山。凶惡當亦如之。山又爲地險。消敵人啓疆之心。以全民命。至其所生石炭木材藥草等。悉日用急需。五金異寶。利於貿易。凡此諸利。皆宜內地。大山必內地始有。職此故也。

再論地性。夫四行各性皆純。則各效宜一。論地之性。爲至乾次冷。大塊盡然。卽其產物之效。不宜有異。

乃今一山之間。此向產銅無鐵。彼向反是。此向多果。彼向所無。何也。卽地東西不同。非南北比。而天與三曜光力之施。終無弗同。似宜無異產之緣。而其不能不異者。必其性不皆乾冷故也。夫性各有定。地胡獨殊。揆厥所繇。豈非物主初定其性。繼復制之。不盡順其本然。以爲吾人備物利用計哉。

四以海向徵

海非向已。以其鹹味知之。蓋水性本甘飴。而海獨否。因知他有向也。或疑受日之照。久之遂變飴爲鹹。如煎草成鹹然。曰不然。日能變物。全憑光照之熱。今浮水者。明證日光入水。不越二丈。生熱不越數寸。海甚廣且深。何從因照輒變。若果變于日照。卽應愈照愈變。鹹應日增。而今不然也。況彼鹹鹽等物。皆分他物之體成之。並非變體。何獨海變而鹹。且凡屬變者。必先後殊異。乃海自受造時。卽稟鹹味。實非變性。所以然者。蓋緣海產鱗族。大主欲利其生養。故逆水本性使然。而非日照之力所致也。循上所論。天地大行。皆屬向人。非自向明矣。且卽



他諸兼體之物。如植者動者礦者。莫非向人。此其或疑物之他向。乃其固然。豈必至靈之主預定厥效乎。試觀日照地海。自令發氣。氣上升于冷域。拂則返退爲風。順則聚結爲雲。勢所必至。果孰使之然哉。卽其化爲雨雪泉川之類。要亦等此。曰。斯各效。屬公所以然。日是月是謂物固然。未始不可。第公所以然亦塊然不靈者。非造物之主預畀其能預定其效。則彼亦何繇隨時敷化。因物成物。如是哉。至論



地海山河等效。其獨係物主神功。每更著焉。如厄日多國。自古少雨。因使河流歲必一長。廣溉田禾。不糞而肥。且獲大熟。又禽鳥中有鐵鳥。地絕甘泉。乃生樹一種。時發異汁。飴味不減于水。日用賴焉。若此者。並非自然。亦並非屬他所以然。良繇物主悲憫民生。顯此異效。以補其缺。奈何習而弗察哉。總言一切形物。得有于世者。悉屬向人。彼鳥獸卽以食色二情。不免外賴他物。然終屬昏昧。莫知所爲。不足以當他物之向人。則最靈而居形物之上。獨

能以明司格之以愛司享之。故乃物體之美好。諸樣諸色諸情。悉給人用。不禁不竭也。嗚呼。天地萬物。羣向于人。人誠尊矣。奈何狥形喪神。下同禽獸。又其甚者。降心服事塊然之物。而弗一審所從來。豈不大乖造物之旨乎。

或曰。物既向人。理宜見役于人。何至反相賊害。如猛風暴雷。地震災疫。不一而足也。曰。世有仁君。加愛元元。豈非至願。乃有自外王化。負固不服者。卒亦不免于后夫之誅。非君不仁。彼自取耳。卽今人滿大地。豈皆盡翕主命。不犯其義怒者乎。犯其義怒罰以義刑。宜矣。彼風雷震疫。刑之屬也。蓋緣人反主命。以致物反人命。豈物本不向哉。且加刑者一二。而徼勵者千萬。自君子觀之。其爲向也多矣。

## 五以人身向徼

欲徼主制。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無物無向。豈身獨否乎。試論其骨。骨所向者。保渾體之固。順衆肢之動。是也。使百肢止共一骨。身雖固矣。欲動無緣。又使骨各散處。身卽易動。必不固。且動亦無法。以故人身骨甚多。大小不等。各以其形其大其堅。互相湊合。以全一體之用。是可貴也。首骨自額連于腦。其數八。上頷之骨十有二。下則渾骨一焉。齒三十有二。脊三十有四。胸之上。有刀骨焉。分爲三。肋之骨二十有四。起于脊。上十四環至胸。直接刀骨。所以護存心肺也。下十較短。不合其前。所以寬脾胃之居也。指之骨。大指二。餘各三。手與足各二十有奇。諸骨安排。各有本向。所向異。故其數與勢。亦不得不異。或縱入如釘。或斜迎如鋸。或合筍如匱。或環抱如攢。種種不一。摠期體之固。動之順而已。論肉。其數六百界有奇。其形長短寬狹厚薄圓扁角渾異。其勢各上下相幷。或順或斜。或橫異。此皆各有本用。而以順本身多異之動。是其摠向也。西有名醫。察各骨之向。約有四十各肉約有十。詳考人身各肢各分之向。可得數萬。嗚呼。非全知全能。孰克謀此哉。

有骨有肉。身形備矣。然必須本熱爲生。血爲養。氣爲動覺。缺一不可。緣此大主造人。預備三肢。於身內

爲君。曰心曰肝曰腦。而餘肢悉待命焉。今論血所由成。必賴食化。食先壓齒刀。次歷胃釜。而纖細悉歸大絡矣。第細者可以升至肝臟成血。纖者爲滓。于此之際。存細分粗者脾。包收諸物害身之苦者。膽。吸藏未化者腎。脾也膽也腎也。雖皆成血之器。然不如肝獨變結之。更生體性之氣。故肝貴也。若夫心。則成內熱與生養之氣。腦生細微動覺之氣。故並貴也。

或問三肢生氣如何。曰。肝以竅體。內收半變之糟。漸



從本力。全變爲血。而血之精分。更變爲血露。所謂體性之氣也。此氣最細。能通百脈。啓百竅。引血周行遍體。又本血一分。絲大絡入心。先入右竅。次移左竅。漸致細微。半變爲露。所謂生養之氣也。是氣能引細血周身。以存原熱。又此露一二分。從大絡及焉。腦之皮。分內外層。內柔而外堅。既以保全本而身煖矣。以故血者資養之料也。而血行以脈。脈有所總。曰絡。絡從肝出者二。一上一下。各漸分小脈。至最細微。凡內而臟腑。外而膚肉。無不貫串。莫定其數。脈之容似機。厥絲或順或斜與橫。順者因血勢而利導之。斜者留血毋退。橫者送血使進也。脈之力。又能存血不令敗壞。血合于痰。乃克順流。合于膽。乃免凝凍。合于體性之氣。乃啓厥竅。導之通。無閉塞也。從心出者。亦有二大絡。其一上一下其分細周身。悉與肝絡同。所不同者。彼行血存血。



此專導引熱勢。及生養氣之路耳。心以呼吸進新氣。退舊氣。直令周身脈與之應。少間不應。輒生寒熱諸症。醫者必從三部躔動之勢。揣知病源。蓋以此也。腦以散動覺之氣。厥用在筋。第腦距身遠。不及引筋以達百肢。復得頸節髓。連腦爲一。因偏及焉。腦之皮。分內外層。內柔而外堅。既以保全本氣。又以肇始諸筋。筋自腦出者六偶。獨一偶踰頸至胸。下垂胃口之前。餘悉存頂內。導氣於五官。或令之動。或令之覺。又從脊髓出筋三十偶。各有細

脈旁分。無膚不及。其與膚接處。稍變似膚。以爲膚始。緣以引氣入膚。充滿周身。無弗達矣。筋之體。瓤其裏。皮其表。類於腦。以爲腦與周身連結之要約。卽心與肝所發之脈絡。亦肖其體。因以傳本體之情於周身。蓋心腦與肝三者。體有定限。必藉筋脈之勢。乃克與身相維相貫。以殫厥職。不則七尺之軀。彼三者何繇管之衛之。使生養動覺。肢各效靈哉。

總論人身氣血骨肉筋脈等。以及諸內肢。其體異能異樣異。多如此類。然皆各得其位。各盡其用。共扶人身。資養動覺。以令五司咸正。無缺。不曠厥官。豈不奇哉。設有畫像於此。靈氣奕然如生。觀者必歸美於工。稱道不置。乃若眞形之美。精巧奇異。非智慮可通。非能力可效。并非言論可悉。孰造化是。孰安排是。獨可置弗求乎。且人爲萬物之靈。宜乎動恊於義。乃其自主之行。（如算數測天是）較之不自主之行。（如機渦溺便是）不免乖錯。是知造化人身。安排人身。如是怡當者。必智能超人倍萬不啻者也。從此推知造



化天地萬物而安排之。其智能準此矣。

## 六以生覺容體向徵

異哉大主之畀萬物也。生存動覺之資。無物不有。無有不備。大而猛獸。小而微蟲。殊態異狀。奚啻千萬。乃其體皆各別。各有異容。異勢。異用。異適。弗可混者。試約舉之。一飛禽。厥首細。厥喙銳。厥毛柔。厥翼輕。以利其軒舉也。爪能屈。以握枝。翅略拱。以抱身故下集更利。中有以擒捕得食者。利于固執而不失。于是鉤其喙。降其爪。以任之。不則雖得必失矣。

若夫喙與頸過長者。惟水鳥爲然。蓋亦爲其食謀無爲水澤難耳。一走獸。獸有猛有弱。猛者食肉。以是上下齒長短而叅差。堅強而散列。厥爪曲而銳。于捕噬咸利焉。弱者芻食。故齒皆平密。銛其中者斷之。鈍其旁者嚼之。踶之堅。以當其體之重爲量。頸之長。以口之就食于地爲量。有身過高者。應得頸過長。嫌其形之陋也。卽于他官焉寄食。如象之鼻是也。一水族。相厥周體之容。無不利水者。尾者舵。舵故單。翼者楫。楫故偶。脊翅者。正其身以防覆

也。喙細者何。分水利也。鱗滑者何。浮水利也。有領者何。或爲呼吸設。以進新水退舊水。或爲食時設。用以別並食雜入之水。絲前爲凉心之器。絲後爲出餘之門也。其頂上有管者。必無頷之魚。管以代厥用也。

覺類之並育也。不免相害。造物者慮之。即付以避患之具。如羽毛鱗甲。牙角爪蹄。及諸毒涎。皆足禦敵以衛其身。既付之。苟無所以養之。則其具易敗。於是以飲食之龕分。不能化血養身者。即養其衛身



者。使恒豐美堅利。不朽不變也。噫嘻。精以益精龕以益龕。甚哉大主之生物。無物不愛。而亦無物不稱其用。有如此矣。

論草木之向厥根下入。既固其基。又吸土氣以隆資養也。厥身皮圍。避寒暑也。厥枝廣開。秋實連懸。無碍也。葉以飾身。而蔽風雨日毒之害。其功多。實以藏子。而肌肉豐厚。克充日用之需。其利大。草木既無行動。故體不分界。（前言人身肉有六百餘界。）純用直絲。絲內孔多。蓋吸土氣之口也。葉與實之係身也。必於其

節者何。秋令行而節膠乾。係者隕落易也。樹之根。身。枝。各有皮有肉有心。厥實亦然。皮也肉也子也。適相埒。異哉。土氣自根升頂。析爲三分。其最濕分。不堪資養。用發爲葉。輕虛者生花。惟厚重一分。乃能培幹。乃能結實。厚生傳類。厥功爲多。從是推知草木之受土氣。精分次分。各得其用。並無餘剩可退。如覺類收飲食之精。而出其滓者矣。合而言之生覺之物。所向之極各二。一各分輳合爲全。一各



分資益其全。然皆行所當然。毫無勉強。豈非造物者預定其向極。而俾各物就之乎。嗚呼。物不啻萬也。萬不勝異也。而無一逃其智能之外。是烏可以人見測者哉。

七以天行向徵

天與日月諸星。雖皆旋動。然而非本然也。有動之者矣。何以言之。凡物動有二。一自動。一強動。自動者。由失所故。動復其所。仍返于靜。於其可靜即靜也。則知其動出于自主。非由強使。如火氣二行。較輕。輕者以上爲所。失上故動。至上即靜。水土較重。重

者以下爲所。失下故動。至下亦卽靜。是四行之動。
出於其性。雖欲不然。不得不然。豈屬強乎。乃今天
與諸曜。終古常動。從無停晷。以爲不得其所。則未
嘗不得其所。試觀天體上覆。未嘗不上。天象渾圓。
未嘗不圓。何失所之有。既非失所而動。動非自向
明矣。且凡動雖曰向物。究歸自向。設使於已無益。



必不徒然向物而動。惟形天之動。則全向物。照四
方。分四時。輔助飛潛動植之屬。俾得其養。絕無微
登於已。且並動不自知。塊然冥然而已。非外有使
之動者。安能動乎。而又安庸動乎。
天之動也。向在降施。則本行非向極明矣。且論本行
之勢。亦不能爲向極。何也。凡物性同一至純者。所
向惟一。必無殊異。性學之公論也。今天與諸曜。其
性同一至純。誠如所向不越本行。必不得參差不
齊。至悖厥性。乃今本行甚多不齊。則知所向必非
本行矣。試觀宗動而外。各曜各有本行。各行各異。
填星約三十年一周天。歲星十有二年。火星不及
二年。太陽太白辰星。論其平行各一年。庶幾等矣。



而前後上下行又各不同。太陰二十七日有奇一
周天。由此言之。七政各行遲速。亦大異致矣。又其
行或順或逆。或最高。或最庳。卽各距地遠近。復時
時異。至若列宿之行。較之七政。更遲難比。必七十
年有奇。始行一度。積之二萬五千餘歲。庶可一周
天焉。
自造遠鏡以來。諸天殊異更著。不獨其動然也。如太
陰其形不圓。其面顯泡。其不滿之內邊。高低不等。
太白時盈時缺。亦有上下弦。距日近卽圓。遠卽缺。



如月然。因以徵其恒上下者。悉繞日爲程也。歲星
周邊見四小星。或先行。或隨行。或皆現。或各現。甚
不一也。日輪上見血點。時密時疎。時進去而復來。
以人意測之。必非日體有此點染。或係他星經行
其下耳。若恒星則見所未見者益多。若天漢霧氣。
從前不解者。今乃知由無數小星。密聚而成此象。
夫諸天異動異體。其星又異等。如此。皆非純性所
宜有者。揆厥所由。良由大主以其全智全能。宰制
其間。而後異同乃不能爲碍。豈其性然哉。

八以地生養向徵動植二者其能生能長。一原於精血。一原於種子。然非外有陽氣以發舒其力。卽精血與種。亦弗能自生長也。蓋精血有麤分。有精分。陽氣先伸展其麤分。令狀如絲縷。內發多空。有深長如管者。有圓細如孔而浮起者。各有柔堅斷續之不同。而骨肉卽於此乎分。次陽氣用其精分。先成心肝腦三肢。並旁發細絲。以爲脈絡筋之質。已卽透入其中。而擴之使寬。引之使長。割之使碎。漸令結聯四體。以爲



生養覺諸氣之道焉。大抵身體皆血所變。而賴氣以成厥模。限大小。定體勢。使各得其當然。氣之功也。蓋七閱日而百肢約畧備矣。夫陽氣非靈非覺。而效如此異者。豈非運氣者異乎。譬之百工成藝者器也。運器者人也。人運斯器。以成斯藝。設覩者舍人不稱。而惟器之美。不可。然則仰覩造化者。其而定。則凡身形之所宜然。卽具載魂性之中。而造身者。必先識魂體。乃可謀其應得之身。如造一蠅。必預知蠅魂之所須用。乃可定其翼幾何厚。股幾何多。乃可定其節之數。爪之雙。吻必利或扁。空或實。乃可定其長幾許。乃可定其宜耳與否。目宜何光。外內司各何宜。與夫筋脈心腸等宜何試矣。如其不知。卽不能定其形而造之。而有之。乃今宇內芸芸。不啻萬有。萬有必由萬造。萬造必由萬知。造物主之不可測。亦卽此見矣。若至精血之稱其身。則賦精血以此能。亦必預知其周身百肢之用也。審矣。

植類亦有體有魂有種。三者亦相稱焉。生體之力。藏于厥魂。生體之理。藏于厥種。魂發種藏。葉焉華焉實焉。而諸形色香味附焉。自其本以至其巔。縱有身。橫有枝。裏有心。表有皮。其勢不一。其力不齊。其巧妙迎眸。可見而不可知。若此者。孰謂非魂與種能哉。顧所以賦其能。而又時輔佑之者。非造物主



之作者。故必皆含其形容之理。然則賦精血以此能。亦必預知其需。（魂卽身之君者。精血卽身之

之功而誰功。格物者見其然。曷亦思其所以然哉。或問植物之魂。有生無覺。雖有所向。亦不自知。若禽獸則否乎。曰。凡身所行。皆魂之效。禽獸行不越食色二者。食向存命。色向傳類。然彼亦烏知存命爲何。傳類爲何。不過狥其肉性。以快其私而已。是謂冥行。奚言向極。然而終不失其所向者。賴有定其極者。使之不得不向。又賴施其佑恒利其向故耳

## 九以覺類施巧向徵



覺類之動。如謀食營巢。傳類保身之屬。皆奇巧足動人思。姑舉數品言之。蛛之經網。以橫線始功。其中交角各等。及既周定。卽自心向外經圈。相距悉等。于是網前後等寬。而左右則漸長大焉。網成。自寓他所。有蟲投入。速往擒之。裹以白絲如錦。另懸以備食。蜂備多蠟筒。內聚花露。以儲冬糧。乘夏合作。或出取花若水以爲粮。或候門迎之。糧至。載之進。之密也。筒之口。有薄皮罨。所以覆粮。嫌其露也。其底有墻。慰其崩而四散也。故其勢少拱。所以制崩也。蠟滿筒。重必下。則又爲捲壺以承之。噫。異矣。蟻則又異焉。其備糧御冬也。得穀種。必計絕其種之芽。防其生發而不可食也。以故遇濕。亦必出暴之。穴分多孔。牛以儲糧。牛以布子。其葬死也。彼此必異地。其合力營公也。有不協力者則逐之。蓋將老。自營絲墓。以變相而復活。亟爲之。惟恐不及也。且必重圍固密。足以潛藏其身乃已。功之遲。證之堅。條理之不亂。有人力所不及者。蜻之食果也。上木



搖之令落。側身滾其上。以其刺背之去。貓捕鼠。其計甚潛。選糞於地。恐鼠見之。因以避之也。鼉拚之。鱗族之計取食也。奇哉。烏賊好食蠏。然取之不善。蠏圇戶。反得傷矣。以故先進一石支之。使不得閉。急進食焉。立蠏（生海底恒墜立）以無目。聚身一處。勞難得食。有小蝦焉。恒左右之以贊不及。每於魚進食時。羣集蒲尸。卽敎嚙蠏以相詔。令遂閉以食魚焉。有名多魚者。體過肥重。前取食。必後他魚。遣物者補其缺。令其頻生肉髭。敢墜小魚以爲餌。就食之。因

反爲所食矣。
飛物之搆巢也。式雖異。而法則同。堅材外護。柔材內護。至其正中。則皆毛羽綿髮之屬。求其軟溫以安居止也。擇地或郊野。或近人之樹。自不盡同。所尤奇者。乃其保身策救。則多計生焉。或逃或爭。或預防。悉有巧法。此則覺類皆然。兎將息。連躍遠。以斷獵犬嗅跡之路。羣厲同宿。必輪一醒。守以避害。懼其倦而睡也。立縮一股。挾石于爪。石隕。雖睡醒矣。牛馬皆畏狼。生子各齊其羣。圍其子。牛外向。馬內向。有小蟲似鼠者。恒與之戰。將戰。滾身泥中。暴之以當甲。已覓蛇殺之。



物有或利之。或害之者。禽獸亦能辨焉。犬欲吐。膽先向。一特能踶。一特能觸故也。貓日多國。毒蛇甚多。食青草。燕病服藥。鹿被射。旋覓藥艸以自出其箭。中毒。則食蟹以解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何多異也。合上數條觀之。其默有使之然也。審矣。蓋禽獸昆蟲。冥無知識。一切養生避害。保身傳類之事。非又知從何而得所向。惟其知之。是以與之。遂使各然得當然如是耳。

十以覺類內引向徵

物動有外引有內引。外引屬主公佑。在物性外。內引屬主賦畀。在物性中。蓋動物既與植物殊科。則嗜欲趨避之情。所不能免。顧材本蠢冥。不克推論。主特畀以內引之巧。以適于用。使一觸可欲（如兒貓鼠）即覺。必求得之。不能已。一觸可畏（如羊猰）即覺。不求避之。不能已。此觸即覺之意。即內引也。而必求得與



避之。是爲嗜欲趨避之情也。設無內引之巧。則頑然不異木石。雖有輔覺公佑。弗克承之。而嗜欲趨避。動多錯謬。無適而可矣。以此人稱靈者。覺類稱似靈者。西庠槩稱大主至靈之所印。蓋吏以印印楮。主以靈印物。一也。即如蠆子之教猴戲。猴亦何知。歲月習之。起立拜跪。宛然人矣。金鳴登塲。笥啓加飾。鳴之啓之。人爲之。所謂外引也。彼遽登且加。不自止者。豈非內引之巧乎。然而猴之本性。非眞有戲內引也。得于人之教之耳。是知人以巧印猴

猴弗能却。豈有造物之主。反不能印靈于物哉。豈惟印之。并常保存之。何則。凡物之體。物之模。物之向。物之動。無非主與。無非主存。何獨內引否乎。

或曰。人授物以巧。物誠習之。依法自動。不須人力。因疑物主賦畀之後。萬物率性自動。即不必加意保存。亦同此矣。曰。是不同。凡人成物。物既成。人舍物去。聽彼自爲。大主成物。即在其物。永不舍去。既不舍去。即是保存。此不同一也。人成物。必用他物爲材。他物非其所生。既非所生。即非所應存矣。主以



無物爲有物。物生于主。亦并存于主。理固然也。此不同二也。物既先無而後有。則其始也須原。即其繼也須佑。理又然也。此不同三也。受造之物。恒相須以爲用。如色像係目所司。顧必曰施光照。目乃有見。不則不能。夫曰受造者。大主自有者。物既需受造公所以然而效。豈不更需自有大公所以然而存乎。此不同四也。故曰萬物者。大主之印與跡也。信有萬物。而不信有造物之功用。則惑矣。

或曰。據上所論。則凡物所爲。皆有所向。原皆係天主。必無一出于偶然者乎。曰。昔有異端。妄稱遊塵偶合。輒成萬物者。吁。咈哉。悖理甚矣。萬物先有生。後有存。生存必無二致。必其存也偶。則其生也偶矣。然而七政四行。千古常存。謂之偶可乎。且遊塵者。無古今一也。曩昔既能以偶然成萬物。何數千百年來。獨難再一偶然乎。或突地發一屋。或憑空結一器。無不可者。而何不然也。今既非偶。昔亦非偶。無一偶然。則無一無偶。亦無一無向。可不辨而明矣。



或又曰。凡物之動。即非偶然。亦自然而然耳。曷必盡歸主宰乎。曰。否否。以自然論物性。則物各有性。性各不同。勢力互異。必難相合。無由決向于一。且自然者。雖欲不然。不得不然。夫謂相反者相克。且不得不相合。則大謬不倫矣。以木投火。木自然燬。雖欲不燬。不得不燬。設有不燬。是爲非常之事。可駭可異甚矣。如于此亦曰自然。豈非愚而昧于理乎。今夫火氣水土。萬物元質也。性各相反。因相反。以相克。

因相克以致漸次損壞。自然之勢也。乃自古迄今。元質未見損壞。此正非常之事。獨係物主宰制調劑之功。乃人惛不之察。舉歸自然。亦弗思過矣。古賢有言。不見其端。則歸之自然。世人持論舛錯。蓋多坐此。可勝悼哉。

設謂物以自力生存。故曰自然。曷觀天下最完成之物。無踰人矣。然論其生。必須多緣。其存必多煩苦。果自力生存乎。夫自力生存。則其體不緣外力有。幷不緣外力以保其有。故稱自生自存者。即可稱無始無終者。乃今萬物莫不有始。有始必有所從始。必所從始者。在其先爲之緣。而後有此物之始。安得謂自生乎。至于有生之後。保生之策。必藉他物。又至昭昭也。安得謂自存乎。

或疑物類。大吞小。强食弱。不平甚矣。主制奚在。曰。主之制字也。制公爲上。制私次之。雖各物有損。而各物所屬。總類常存。裒多私以益一公。制乃大公矣。且保物使存。必適其性。苟于性之所需。而形格勢禁。則物之存者寡矣。彼夫大吞小。强食弱。一切互相攻尅者。其性則然。所緣以獲養者在是。天主何爲禁之哉。抑因是益徵主制矣。惟弱小者爲強大食。特令蕃生數孕。以廣其數。試合萬方觀之。每每羊多于狼。牛多于虎。鶉鴿較鷂。小魚較大魚。蛙較鸛大率皆多。是知大主造物。盈虛多寡之間。皆有不易之理。至公至平。無容置疑也。

或曰。天主生天地。生萬物。總歸爲人。竊恐未然。今且弗論虎豹蛇蝎之屬。毒害人類者。即如汙濼中微細水蟲。自生自滅。倏生倏滅。何預人事。曰。害人身



以警人心。何謂無益。且由人反主命。故物反人命。已見前物私向篇。至謂物有不預人事者。概緣人力短淺。格致功疎。非眞不預人事也。即于人俗事不預。豈有不預人靈事者哉。當知萬物向人。利益其身。特其一耳。若夫引導靈心。得歸本向。爲用乃大。蓋主用萬物。顯著厥美。于以導人就已。以故繁生無量。各賦分美。令吾儕循序測之。彼世俗造書一板。印楮數千。實同一楮者。字限原刊故也。若天主所造。匪直種數繁悉。且各種內。至各微物。異式

異勢異情。不可殫述。試觀一圃花。各形色香味大小具。一羣人。各容力聲音具。一渾天。各星光勢行具。至若天神之數無量。而體則各別。無一似者。奇哉盛哉。造之化功至矣。所以然者。蓋欲吾人見物之多之美之異如此。應識造物主。其智能德福。誠有不可以數窮。不可以術探。不可以意力求者。于是讚揚之。皈依之。庶不負造成宰制之洪恩云爾。



蓋可忽乎哉。

## 主制羣徵 卷之下

遠西湯若望 著

### 一以天地之美徵

物推精美者無他。其體之分與全。適相稱之謂。無生成造成皆然。如宮殿者。視其堂其廡。凡蓋址棟宇之屬。悉合于式。彼此相稱。即徵巧工無疑。然則天地一大宮殿也。其形其性其理。無弗稱者。豈不明証厥先造者巧妙絕倫乎。試觀厥蓋。惟天上覆。千世不裂不偏不損。備諸采色不變。飾以明耀珍貝。大小無算。深淺次第。各得其宜。風霾所不能昏。雷霆所不能隕。精美至矣。莫能加矣。非天主神功。孰能爲之哉。

地如屋址。一切重濁歸焉。然觀名山大川。奇花珍草。凡諸美利。皆其所生。抑何美也。譬入王公之圃。莫不積石爲山。湍水爲沼。雜種花木以爲飾。是効美于地也。地本塊然。靈如人。而師塊然。又終弗及者。何也。蓋地不靈。而制地者至靈。大地之美。至靈之跡也。人靈非至靈比。其師之而弗及也。豈不宜乎。

或曰。七政以遠近正斜之照。令地發生。所謂天施地生是也。曷須他制。曰。天與日月星。悉不能自制其性。以和悅萬物。不過因勢而行。公施厥力于物。乃今降施惟一。而生效於各物則殊。是必別有制之者。嘿令各物自依厥性。與時消息。而其體其形其式。皆有本賦。一定而不可移。彼日月星者。第下施其力。舊發其生機而已。

二以人物外美徵

物美有四。各能自存。一有形物。五官所司是也。是爲



外美。餘三者。卽生覺靈三魂。五官不能及。則以心測知之。是爲內美。茲論外美。如人一身。卽分與全之稱。其美具見矣。自其一身之高言之。六倍者廣。十倍者厚。比于肘四倍。于二足六倍。于手大指七十二倍。連餘四指比之。其倍也二十有四。而舒兩肘比之。縱與橫適等矣。面之長連四指三量之。下頷至鼻孔一。鼻與額各一。額至頂。連四指二量之。盡矣。其廣也。連四指四量之。鼻左右至眼之角各一。又至兩耳。亦各一。耳弓上于眉。下于脣。其相去也適相等。身以內。若骨。若腸。若筋。若脈。若肉。界長或短。厚或薄。疏或密。堅或柔。無弗稱者。凡人身相稱之屬。悉數之。數萬不啻。然又缺一不可。異哉。生覺體之亦然。卽最微蟲。體必稱其性。形必稱其體。其巧且精不獨人也。然則造此者誰乎。靈如人心。求造一蟻。必辭弗能。蓋蟻體雖微。內外美具。如覺悟行動性向。人弗能達之。又安能造之。靈人不能。況下此者乎。信惟至靈獨擅已。

植者發之於地。以飾地身。生卽繫其根于地。如恐昇



起。輒爲風偃者。其種無算。約曰草木。或待藝。或自生焉。或喜山。或平原焉。厥利給人需。屋者。器者。繩者。席者。遂者。悉取資而不窮。若夫娛人心目。莫花若矣。花以諸形色香。時供玩賞。智者于此。當知大主欲人于閒適之時。悟造物之能也。花有瓣。有心。有底。有根。皆配厥模。不可易。厥種包函生理。待時而芽。疑于靈者。凡此。孰非至靈之跡哉。

三以人物內美徵

凡物外之所著。必從內發。內體兼含外美之理。則其

美有加矣。如植者生長其式與力。各從厥類而主之者生魂也。覺魂者。(含默)既內存外容之理。更兼爲五官之運。內司之動。本性之向。所綵出。間嘗觀其外容。而測知其意想也。無寧晷。無擇形。凡屬分內。心動而像隨。物不能阻。身不能辭。亦奇矣。其餘諸能。皆有所任。人雖盡格致之力。弗獲悉達。蓋緣造成之主。超越人才無量故也。

靈魂則更加明悟。記含。愛欲。三能。以明悟通達六合內外。無所不至。有形無形。幷屬所司。以記含固存物像物性之理。物雖異類雜投。先入後入。皆有所藏。有以物多而盈。致不能容者。未之前聞矣。愛欲之量。最寬無界。乃于萬物之用。審取其利。日益不足。且自定向極。他不能强。自行決棄。他不能留。卓哉自專之神。非他形物可方萬一也。夫形物至麤且賤。倘以其體之巧。與分全之稱。識有靈原制之。豈于人靈超軼形物如是。反置所以然弗講哉。

## 四以諸物弱緣徵

凡形物必須兩所以然。曰質。曰模。是已。質者塊然弗自主。任模來取。或彼或此。無不惟命。則其弱著矣。

模者定本倫之形勢。以別之于彼倫。然非模自定也。所以命其爲此爲彼而弗易者。是在作者矣。不有作者。彼能自主乎。匪直質模。凡純體之物。(土水火氣。)四原行皆無自主之能。凡自主者。必其本體更無所屬。超萬物而上之。乃稱強焉。彼四行不能也。且四行所承之有。悉非自爲。乃爲合體之物。而爲之質也。既有爲者。必有作者。何也。凡物之情。悉欲自爲。如所爲在他。必綵本物之外。別有物使然。此使然者。卽名作者。夫此作者。無物無之。惟自有者。乃無作者。既無作者。幷無爲者。萬爲悉歸自爲故也。彼純體奚足語此。又原行。本體渾然漠然。廣狹大小等勢。悉綵外緣所致。因物付物。不得不然。凡此皆弱劣相須之徵。非有主者。吾知其淪于無已。若夫原質。(如太極是。)方之原行更弱。頑陋無能。並無模像。全乎順應以益他物。謂之渾全自足。能自主持。不亦謬乎。

天之需外主持也。卽其體之順動知之。(動屬主命。上篇詳矣。今論)

其體之順動。試觀太陽從宗動天西行四刻。約應地四百五十二萬里。列宿天近赤道之恒星。則行五千二百六十萬里矣。物行之速。莫如銃彈。銃彈之行。經刻之一分。得九里。如欲繞地一周。非七日不可。是太陽四刻之行。乃銃彈三百四十八日之行也。而列宿天則又較疾于太陽。四十倍有奇。夫天動至易至疾如此。乃其體有順無逆。千古常然。豈其性與。有主之者矣。又分論天體。各天各星。大小不等。性情非一。在彼在此。既不相應。則不相登。而高



明上覆。永久不移。此果何爲哉。蓋主者將有所用之天。自弗克違之耳。

形物既屬受造。不能自主。則夫定厥向極者。必屬無形至靈造物之主無疑矣。何以知其無形。曰。凡有形所以然。其造物也。必先需物材以承其造。然後施其造于物材。若所造者。既名原質。則是時本無一物爲材矣。既無物材。則其造之也。直是從無造有。不可思議。此豈有形所以然之能事哉。或疑天爲初所以然。叠謬。凡天之能。不越照施二者。使世

無物受之。則天能皆虛。雖欲著效。而爲物初所以然哉。何以知其至靈。曰。徵之有三。其造原質也。使之能承萬模。以成萬體。萬體之中。萬性附焉。如非預識萬物之性。所造安能各順其當然。是所建者一物。而盈萬異向畢聚焉。此靈之一也。凡造異體性之物者。必躬兼所造之徵妙而蘊含之。今夫生者覺者靈者。體性各異。萬有不齊。則造者之廣智大能。從可知矣。是其靈之二也。凡具有明悟愛欲者。乃可稱靈。既造物者大顯



厥能。其行如此。則其所以行者。亦必稱是。則其明悟愛欲。非復可量。是其靈之三也。

五以世人同心徵

天下萬國。各有定教。祭祀誦祈。既所不廢。豈不以萬物之上。必有主者。視聽于無形無聲。決賞罰。判善惡。一一不爽乎。彼雖不知孰者是主。與夫主一或多。主無形或有形。主無始或有始。要莫不存戒謹之心者。且此心非緣學得。率性而行。不得不爾。是必實有主者在上。而人爲其屬。故其性然耳。如實

無主。則是其性自陷其心。悖理甚矣。蓋論人明悟一司。必欲向物之眞實而得之。彼虛與僞。正其所惡。今以實無主而謬爲有主。豈非以其所惡陷心乎。必不然矣。

格物家論主宰曰。主宰者可有。即必已有。如或無有。即必不能有。以其爲自有故也。蓋萬物惟自有者。無可有不有之理。並無不有之理。今設無有主者。而人性皆以爲實有主者。豈直性從虛僞。且以非爲是。以不能有爲已有。抑何刺謬至此。竊觀世人窮極呼天。不待思想。如望其救。卽或不加名稱。而悲哀歎息。總爲待救之聲。是豈偶然。又凡懷誠不白者。動舉盟誓以爲証。良以人心隱微。同類不能見。而玄漠之中見之。苟有欺妄。加罰無難。以故王公大人。下至黔首。事無公私。用以爲信。所從來矣。彼卽誓淫祀之前。漫不加察。皆緣習俗之誤。而本性之知所戒懼。正於此見。且使果無主者。持公義於上。則人何爲見善則祝頌。見惡則咒詛。而躬犯重罪者。於心終覺不安。若或督之。若或察之。而不自已也哉。

## 六以人異面異聲徵

凡物傳類者。容貌常相同。獨人不然。人各一像。皆可識別。是亦主制一驗也。蓋憑面貌以判彼此。彝倫所係。齊治攸關。原非細故。萬一人面皆同。必至夫婦各不相識。父不辨其子。出息者于誰取償。學者于誰定交。罪人可幸無罰。人各肆志任情。無所不至。雖欲治。得乎。

凡不知有主者。舉天地人物。悉歸偶然。況人面異同間乎。然予謂偶然之效。必不出于常然之故。故常效亦常。效偶故亦偶。理固然也。所謂彝倫齊治。故非偶矣。而謂效獨偶乎。且偶者不常有之謂。乃今人面之異。一方如此。天下如此。一時如此。萬古如此。則是常如此矣。奈何以常爲偶。而一間有之相似。爲非偶也。亦大惑已。彼禽獸大率同類相似者。豈非以其無彝倫齊治關係故哉。且凡公性之行。必向易行而避難行。卽此以論。造物之功。同狀易于異狀明甚。禽獸所以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

異之。斯得無意乎。此（分此。非禽獸也。至如野獸凡屬家畜。猶微有識別。然此識別。亦爲人之畜之者分彼鹿之類。遠于日用者。悉無識別矣。）面貌異矣。又復別以聲音。蓋以人目異等。又或夜遇。無從識認。更設一証佐之。如居間者。一人不足信。再舉一人。然。既杜詐冒之端。益廣恩義之用。非無爲也。

七以人世缺陷徵

天下諸國。求一全免貧乏者無之。此亦主者治世公平一端也。蓋使人豐于財。悉無困窘。卽不利有二。



其一。爲廢絕百工。凡苦身力作。皆緣患貧。苟無貧可思。孰甘勞苦乎。城郭圮孰修。殿宇頹孰造。衣服器皿敝孰製。地孰墾。車孰御。魚孰漁。蔬孰傭。一切貿易廢矣。且使貴賤不章。上不威。下不順。天下尙可治乎。其一。必召萬惡。每觀多財者必惰。必迷食色驕奢淫逸。肆無所忌。天下皆富無貧。卽天下皆惡無善矣。大東洋一國。男女皆裸。無異犬羊。無禮無義。無文章。亦無宮室。具有人像。實無人心。揆厥藏多者。惡叢而想侈。是二殆也。惟貧者絕之。蓋惡多起于食色。貧者乏貲。侈每生于安逸。貧者勞力。困其身所以利其神。甚哉大主曲成之無已也。

八以鬼神徵

鬼神者。無形自立之體。其靈超越人類。非陰陽之謂也。人有善惡。鬼神亦然。善神奉大主命。輔相萬物。啓廸人羣。每見學者于玄奧之理。未遑思慮。忽然明通。末緣存想。油然默契。此豈盡緣人力哉。非天主之親佑。卽善神之輔翼所致。然此非無良之人。



所能鑿得。故不若惡神之多與人接更著焉。自有人發聲空中。以獨昭其跡者矣。又有巫祝之術。每著妖驗。是皆足徵鬼神實有者。又或呈露僞形。令人目擊。或不現形。特以行事見奇。明徵實有焉。往往負魔之人。本屬喘愚。忽能論道奇奧。通人所不能通。傳異域方言。發人秘密。或語隔地事物。如在目前。著一切超人之跡。豈非其人靈魂之外。更有

神憑之乎。

神多。必屬一至尊主之。不則亂矣。今凡有形之族。皆次第相屬。以杜亂端。豈無形獨否乎。以理度之。必分品級。必分等類。必有最上至尊至能者。居至先而爲之統矣。且使衆神無統。必各恣意妄行。其力又鉅。人其無噍類矣。蓋邪魔性本至惡。妬恨人類。苟無制之者。令彼得行其志。人安得久存乎。嘗觀史載。魔命祭者。以人爲牲。或少拂意。輒加水火諸災。不一而足。是雖大主降制。懾魔行此。而魔性兇猛。亦可槩見。苟非大主嘗有以制之。其害可勝言哉。

夫神之有也。既非二氣所生。卽疑爲自有者。不知自有者。以獨徹至。此則以衆徹劣。獨者體含全美。無少欠缺。衆者具有分美而已。分則有限。此之所有。彼之所無。彼之所盈。此之所歉。安稱至乎。以故神之互相須以成一全。猶之有形之族。合萬姓成國。合萬國成天下。豈能獨而無耦哉。且既有所須。卽不爲自有。以自有者自足。全乎自向而不向物。無物能反之。無物能佑之。本體不動。恒無增減。是之謂止於一。既止於一。卽無限量。無始終。而爲萬物原。有餘矣。彼鬼神能乎。夫鬼神既不本于陰陽。又非自有。則豈非外有一至尊至神者。爲之造成。爲之主宰也哉。

## 九以無主悖理徵

夫人信有主宰。修身繕性。自不容已。豈非眞德之本乎。惜哉。執迷不悟。而日陷縱欲敗度中也。蓋心無所畏。則從惡如崩。無所望。則從善如登。自然之理



耳。且彼不信主宰者。豈自甘悖理哉。或亦以無主爲是。有主爲非耳。知無主爲智。而不知無主爲愚耳。循無主行者爲當。而循有主行者爲謬耳。然試平心論之。何世之信從主者。舉皆抱道懷德之徒。而不信不從者。盡自欺欺人者乎。何彼所謂愚者。率其所不知。見之躬行。皆無頗僻。且以利天下無雜。而其所謂智者。恃其所知。敗事傷衆。爲害不可勝言乎。謬行者。理宜晦。何昭然宣布。惟日不足。正行者。理宜著。何多方掩飾。不敢告人乎。何明司亂

者。加心美飾。而明司精者。反減心美而增闇昧乎。不亦可怪乎。且極其所見。自古及今。凡縱惡者。知皆明行皆當。而聖賢爲不可法。帝王郊社之禮可廢。而乾乾昭事。見無形聽無聲者。總屬虛誕之事。雖獲罪于主。侮君子。褻大人。皆合于理矣。可乎。或曰。神道設教。萬國皆然。此治世術也。豈眞有主制物乎。曰。凡認主之念。有公有私。私者不待眞傳。自立一物。欽崇之爲主。而實非主。此則謬矣。公者率本性之覺。想有一主。而不敢妄擇一爲主。此則是矣。如望遠者。見其有動。輒疑爲人。但尙未辨何人。而妄指其姓氏。鮮不謬者。惟止曰是人。奚謬乎。今各國向主者。公也。是也。于遷善遠惡何難。若緣是定何爲主。則私謬不免矣。然猶賴有此。善本終存。方之無主者猶勝。夫無主者。必謂萬物生於自然。然者。亦安得自然而生乎。



者。既從物生。得自然。又必從自然求其所以然。（如火自炎上。所以然者。體輕故也。水自流下。所以然者。體重故也。）設無所以使之自然。而自然者。自然者。亦安得自然而生乎。

十以人心之能徵

有謂萬物無與人心比能者。他物各有專向專用。其能有限。獨人心量甚寬。所向不一。不容界止。以其智巧。明庶物之情。制而用之。無弗聽命者。是人已爲萬物之所歸。已爲萬物之主矣。豈又有主制物。并制人羣乎。曰不然。人心之能。異于動覺物之能。是在格物及自專二者。然皆有不足存焉。格物之學有三。一學在己。一學及人。一學制物。學在己者。或格物公理。或格物有之所以然。或格物自成之效。又凡從色味音臭寒熱堅軟。一切依賴之情。推及自立之體。通達物體之本然。是皆神靈之效。異於禽獸者。第人心本屬神物。而斯學全係有形。故必假以思慮。可漸成。不可頓致。始因見推其原。繼因原測其效。覃覃探求。殆未易幾矣。至若格無形之物。雖即返照本體。（靈才）未便了徹。且猶不離外司與物像以爲用。今夫去耳目。棄典籍。而能自明其心者幾人哉。且人心又苦泥于形體。每見抑制。未暢厥用。思欲爲善而弗之爲。思欲戒惡而弗之戒。

形與神恒相反。有如是也。此人心之不足。一也。

學及人者。如勸善之論。齊家治國之法。舉凡以智以

議所立之功行。多所不及。無後世眞福之效。且即

治止今世。倘以善爲向。推其意指。孰不謂世主之

上。更有主宰。以爲眞德正治之原哉。

論學制物。凡物類性巧者。或利用或飾觀。非不誠智。

然皆一成不易之法。泥於此。不通于彼。且各自爲

利飾。不及同類。雖知。奚足貴哉。惟人獨得活法。兼

用諸物之巧。而又利在天下。不私一身。凡鳥之翼。



魚之淵。獅熊之猛。馬象之力。犬鹿之輕疾。莫不效

于人之手。效之舟車以利行。效之山林以利觀。效

之農圃以利食。效之棟宇以利居。凡此皆天下公

利明矣。夫人智巧出于已心。非不可私之以自利

其身。乃其所成。盡歸天下之公利。豈非更有主宰

天下者。加其力量。牖使急公而後私乎。

或疑人受造之因。未必出于主宰。答曰。論人靈心。神

也。神本無形。超于血肉之上。有形者不能造。斯豈

父母之所與子者哉。雖然。以靈心爲出于父母者



非。卽謂發于天地陰陽者。亦非也。天地陰陽。雖曰

變化不測。終不越以有成有。若夫靈心。既非先有

者。又非依賴于他有者。陰陽曷預乎。卽論肉身。質

資父母。誠然。乃其模（外依模）亦制于主宰。比之造垣。

準使直。繩使平。悉繇大匠。若彼合土于水者。賤工

而已耳。奚足與較功哉。蓋惟大主能知人身筋肉

骨脉痰。各類本用本位。而又補其損者。連其斷者。

造化神工。豈人力所能及哉。

凡人自專自主。全繇靈力所繇異於禽獸也。夫禽獸



一生。以存命佚身爲務。有觸卽赴。不復審擇。人則

不然。能究是非。能辨可否。肯與不肯。能決于已。足

徵自主之力矣。然而人心不能無偏。往往暗于事

物之當然。而又物搖於外。情亂於中。雖能自主。誰

則自主哉。以爲天主賦性然乎。非也。主所予者良

性。人自以罪累弱之。乃主憫其弱。復不忍棄。時加

默牖。令全所向。至哉。主之恩施。獨厚于人矣。

## 十一　以氣之玄妙徵

氣者。人與物之切須也。凡生動之類。論所須。宜推飲

食。然使飲食禁絕。不即死。尙遲數日者。以氣存焉耳。使氣一絕。即命不保矣。蓋氣以呼吸調心熱。無息可離。非若饑渴之猶可忍者。豈非切須哉。氣止一氣。而萬物盡資之。因物性之異同。而各予以本利。且用不竭。取不禁。初無藪得之患。豈非物主之公澤固然乎。

氣實有體。充塞空際。自地至天。悉無他物。其體本大。而潛隱不現。包圍全地。而不碍他物之著地。以是知其爲質。微乎其微。而其順成物性。正以是矣。古



有名士雅百勒。往晤學友不遇。乃于畫圖中現有線上。復畫一線。微細無比。以代名刺。迄今推精巧焉。嘻。若氣體者。其大于線。不知其幾千萬倍。而其質之細微。又不減於線。世人生而習之。老不知察。何也。且氣遇物必破。勢也。乃物去輒合。不假外力。第用本性之力。即全復舊。不少變易。此尤足異也。蜘蛛之網。或遇觸損。人雖才鮮有能補者。豈無知覺如氣。而才力反出人上哉。所以然者。物主造氣之始。以是能付之。則氣不得不然耳。曷足怪乎。

氣於萬色萬像萬聲。皆能受而存之。每當夕過曠野。星月交上。各射其光於人目。其下山水花木。一氣之中。萬像森然。無少掩者。一時鳥聲水聲。人作樂聲。異韵雜奏。亦弗爲沮。且又歷歷分明。不相淆混。以此觀之。氣體幾與神體等矣。蓋物主既造氣以調心熱。而又恐其碍人物耳目之用。故賦其體。微妙玄通。有如此者。其利於物行也。試觀之舟行水。得帆與櫓與繩。尤易前進。三者所賴。非氣乎。鳥之飛也。馬之疾走也。人身之動也。左右上下。皆氣環



以相扶。非主制曲成。安能至此哉。

十一　以靈魂常存徵　此係徵引略少詳見主教緣起靈魂無終等篇

靈魂神體。非屬陰陽。非屬四行。純而不雜。無相克之因。況大主既命爲有始無終者。安得不常存乎。且靈之在身。爲惡享世福。爲善蒙世禍者。往往而有。是生時既未報。報亦未盡。豈應死後遽滅。縱惡而負善乎。以故人靈必不滅。必存以待公報於身後而其所爲公報之者。非大主而誰哉。

十三以主宰無失徵

有疑天主無心者曰。凡人善者不必獲福。惡者不必罹禍。不公不平。莫此爲甚。是惟天主無心則然。若曰有心。感滋甚矣。曰。人爲有二。一有限。一無限。主制因之。有限爲者。世福是也。得之由人心主。是人之能。故名有限。此中非無物主扶祐。然皆順物借行。保存其當然而止。所謂公祐。非特祐也。於物之生。於人之行。皆然。善者惡者。皆可得之。無限爲者。在見眞主而享之。卽人末止之極。主張是者。獨由



物主之心。故名無限。此惟善人可得。惡者無由倖致。彼善人者。卽或在世偏遭拂逆。正大主曲用其制。終令爲詣極之因。其視惡人得之于世。失之于天者。相去遠矣。何不公平之有。

或曰。物主于有限爲順物主張者何。曰。是有多故。其一。凡人功德。惟絕去心懼之情。行乎當然者爲貴。主故因之。聽其自進而弗之强。其二。世人善者什一。惡者什九。設隨惡隨罰。不久死過半矣。主心弗忍。姑息怒以需其改。其三。借惡以煉善。猶之縱敵國以戕本國。用他兇虐。制我怠傲。其四。主之以世物許人也。曰無善惡皆等。是知善惡之報。不在世物。而身後自有至公之刑賞隨之。其五。人能歸向大主。此恩超越萬美。其福無比。自足慰樂其心。奚假外物爲勸。如其不然。爲主所棄。卽係至苦。此亦自足警惡。奚俟更用刑罰强之。雖然。主亦間以世罰罰之。世賞賞之。以著正制之像。以示照察之不爽矣。而人多忽之。然則主豈無心者哉。

十四以神治徵



萬物之中。獨人自主。爲善爲惡。悉出本意。大主弗强。惟其弗强。所以善係其功。惡係其罪。待其死後。緣彼善惡。以施賞罰。纖悉不遺。此主制也。然生民以來。亦時有罪惡貫盈。罰不待死者。蓋又特發義怒。以示警云。

經紀在昔人類。縱慾無制。怙終不悛。犯主義怒。加罰。大發洪水。淫沒天下。且先百年卽降徵。命聖諾厄造一巨舟。所以處其家人。暨凡禽獸一偶于其中。以俟後命始出者。蓋大主罰惡。不雖盡滅其類。再

爲叛逆。所以然者。存後証耳。及其將刑也。猛雨四十日無間。地面全沒。鳥獸諸種。有聽命來舟者。人物共處一舟。歷歲水退。乃出。凡屬有生在舟外者。悉死。蓋物本爲人。人既不存。物卽無用。因幷滅之。又紀後洪水四百歲。如德亞國有一方。怠忽前儆。男色宣淫。公行無忌。主將降刑。語聖亞拔郎曰。本方有未染者十人。倘可因以全免。其如無有何。於是陡降猛火。周五百餘里。人物既滅。復變陸爲海。水獸亦莫之近。迄今稱死海焉。凡經載天主治世。報善刑惡等甚衆。總之指人源本。欽崇主制。無他意也。茲不贅述。



十五以聖跡徵

跡者。足之所遺。不知其人所自來。與其所向往。視其跡。天主所施于人者。皆跡也。跡有常著者。有特著者。常者。如萬物依性自存傳類。與造化相終始。形天日月星之旋動。萬古不易。以扶物生長。是豈物之自謀。天之自願哉。特者。如前所述洪水淹沒四方。一舟而保萬種。必非自然。特緣主旨可知。試再廣徵之。古有三人者。欽崇一主。國王強之拜魔。不順。縛置窰中。乃焰高出五丈餘。傷左右數人。而是三人者。身衣纖毫不損。但焚脫其縲紲而已。達尼爾爲守教屏邪。被讐推納獸城。內畜猛獸。數乘其餓。挑之。以致害。獸不應。且數千里外。一賢者將餽田夫飯。忽見天神降告達尼爾餓甚。遂挈移獸城食之。聖人見拘六日無恙。王悟。乃出達尼爾。而命其讐入獸城。身未及地。羣獸躍起。爭嚙斃之矣。厄



禮亞之思儆惡也。求主加刑。大旱三年有半。后復祈雨卽雨。自居山中。有野鳥饋食者二。飯與殽俱焉。經紀聖跡類此者不一。蓋大主制世。雖恒因乎各物之自然。而或遇變故。特行己意。以顯厥能。不可掩也。

天主降生爲人。聖恩無限。一啓口。一舉手。卽是救人。病者愈。死者活。負魔者安。嘗食饑者。以六七麵餅。飽數千人腹矣。嘗海浪木石。悉如有靈聽命矣。卽其受難時。嘗日望退光而食。見者數十萬人矣。至

若所召十二宗徒。素本鄙愚無聞名。一受寵任。材質遂變。加以聖人之才。天神之膽力。莫不棄財輕名。絕樂苦身。愛讐善世。甚至致命無難。而天下卒化之。一切誘感凶惡。無有沮撓之。震撼之者。噫。何異也。

自是以來。聖跡不絕。史記額勒我畧掌教。欲建主堂。往視地。以介山海故。苦陰。聖人乃于衆歸後。獨留新祐。詰朝。忽見山已遠退。中地廣開矣。又有弟兄共受一湖。以魚利爭者。聖人勸不聽。乃求主制之。



其湖忽變爲田。聖人之鄉。徑以大河。聖人盧其爲災也。以木挺插水濱。頃卽生活。長爲茂樹。水順流河中。卒免氾濫之患。凡遇邪魔居人身。與塑像。妄言未來。解人心藏密事。輒逐之去者。又比比也。聖百爾納者。日以晝十字聖號。去諸疾。以故聖一出門。衆迎敬之。如天神然。史記聖人一日在途。救瞽者十一人。瘞手者十人。瘞足者十八人。蓋凡聖人爲主寵任。畀以超性之力。顯行奇跡類如此。

或問徵主奚用聖跡。曰。人之智者。凡于天地萬物。因其然。探其所以然。自足認主。奚假聖跡。至若凡愚。則知識卑下。日習不察。必以常見常聞爲平等。而以目所未見。耳所未聞。爲難能不可幾及也。主故因其性而啓廸之。又大主之心。日欲引人向末止之極。故于聖人爲衆表者。獨令行超性之效。以著其道爲眞道。德爲實德。因而令聞日廣。漸相師法。以向至極。又或因認主之人。心忽外馳。主乃行聖跡。俾繇外身可見之恩。以轉念內身不可見之恩。



庶幾覺悟。一意欽崇矣。



或問中學亦尊天。與主教何異。曰。中學所尊之天。非蒼蒼者。亦屬無形。第其所謂無形。卒不越于天。蓋天之蒼蒼其形。而天之運用不測。卽其神也。運用不測之神。雖無形不離于形。與天一體。是無心無主張者。非吾所稱尊主也。吾所稱尊主。雖曰不可見。不可聞。而非卽以不可見且聞爲貴。蓋與天地萬物。其體絕異。至純至靈。不由太極。不屬陰陽。而太極陰陽。並受其造。且一切受造。無不聽其宰制者。神功浩大。人不能測。遂曰無心。豈眞無心無主

張者哉。

或曰。凡人之行。各隨己力。似己實自主。曷更有主主之曰。物行有常。其性定也。獨人無定性。任其意之所之。然大主主物。固順其有定之性。而其主乎人也。亦即順其無定之性。人雖具大才力。有謀必遂。而不得大主之命。未有底厥績者。且主特顯威權。奪人私謀。明示公制。間亦有之。第非常法耳。是如密罩布于美景之上。偶遇隙縫。美僅微露。而秘藏者多。必欲一一測而知之。難矣。



或又曰。物行本屬自然。以故千歲不易。蓋所行由己。又曷需主爲。曰。是大不然。物性不變。所行有常。此即造物主張。既始定其然。而又保存其性。使之常然。全能妙用焉。可誣也。如以有常不易。而謂物行自然。不由主制。則必將造化止息。形天不動。春秋錯。雨雪絕。萬物毀敗。而後徵有主制乎。蓋物性之定。物行之常。主命之矣。主之所命。物不能違。奚論一息與千古乎。且以千歲爲久者。自人視之則然。若自無始無終者視之。猶呼吸耳。曷云久乎。

曰。即有大主。巍然獨尊。充然自足可也。曷屑與世事。曰。使主有所限。奚克分營細務。急他而忘己。乃主實無限。其體其心其能。皆屬無限。且體之無不在。因乎自然。即無不知。無不能。亦因乎自然。何物不由之。而又何物能勞之。物雖微賤。而分辨乎物之知。保存乎物之能。主張乎物之理。固皆至尊無比。而又分毫不損己之貴。予物。分毫不取物之賤。附己。何嘗不尊。若論其自足。其理物也。非外求以自益。全乎其爲利物也。蓋主美本全。容物分享之。猶之泉既充盈。則分潤流派。無所不可。然皆屬益物。非己不足而求益于物也。



或問尊主治世。豈必躬臨。即如人君治平天下。身未嘗一日離九重矣。曰。主體無所不在。非世主比。且人當受造之初。併賦義理。皆主躬施。主既躬施於始。亦必躬保於終。如匠者造器。肇始厥功。不底于成。器不釋手。然則人曷嘗頃刻離主乎。由斯以談。凡有背理傷義。不守教誡。皆在大主目前。無纖毫掩者。其不即見罰。以需悛改。非竟置不問也。可不

畏哉。

遵教規凡譯經著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並鐫訂閱姓名于後

高一志　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　共訂

羅雅谷



## 龔端毅公賀文

道未先生崛起海表不遠八萬里稅駕乎京師道德洽聞傾動朝著時則貴臣攄藝常亡訪嘗開局治書都爲百卷燦然明備待時而行我國家肇造九有卜年萬禩敬天授人首膺召命先生以精微之學仰贊欽文測景別黑提綦契和作訛成易上協乎辰紀析因夷隩俯考乎方輿簡儀日晷極制器尙象之能三角割圓有精義入神之法於是兩儀之緯度經度星宿之本行本輪二曜之實會視會以至環轉恭差歲差歲之別因時相地交食凌犯之詳莫不運以密心深乎靈契元會運世表天官之書迎日推策希容成之算是固一行之所却步守敬於焉遜心者矣我世祖章皇帝蓋剖軒圖悟象性道睦嗣之問遂叶風雲柱下之言並泰帷幄登靈臺而望雲物正朔肇頒執訝人以投虎豺羣夢底定錫之師號晉以上卿夜半受釐時席前於宣



室宸游多暇亦嘗降於丹房東第之冠岛如雲倘方之問旁日至魚水之合鵠行所稀先生因是感激恩知指形踪睹時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陳於凡修身事天展親篤舊憮兵勤民用賢納諫下寬大之令愼刑獄之威磐固人心鏃厲士氣隨時匡建知無不言貢生太息方當極治之朝魏徵十漸以成貞觀之盛乃至獲阻相如表抗韓愈抵觸忌諱罔慚震遂微詘拂耳終諧納牖最後則直陳萬世之大計更爲舉朝所難言司馬公之累表待罪范忠宣之頭鬢白血誠輸悃早見長慮方諸古人殆有過之無不及焉先生危言極論化吁咈爲都俞止策轉回欣然樂受豈非以其至誠約結焚草之忠匪同訐激而孤踪獨立批鱗之刃不繇旁贊哉迄今龍悔初遺丹檻猶新乃始發篋陳書泣然流涕感墾度之如天慶孤臣之遭遇而與先生遊者亦幸得覩伏蒲叩閽之一既想遣豚補天之盛事

舉手加額信仁賢之有容人國而容以見先皇帝盧愆從諫貽宗社無窮之庥爲千
古所不再覩也新天子手握乾符光昭繼述當周成負扆之年正貝爽輔天之日先
生以老成宿望再被溫綸晉號通微俾仍師席鞏帶三錫矢卷阿鳴鳥之音精白兩
朝運黃石赤松之駕安值清和之合朔爲杖國之嘉辰綠瞳赤鳥無須鳩玉之扶
鶴蓋文茵均切鬼藥之忭高足弟子金吾潘君輩以余綠殷圮履賞畧裝琴結綺帶
之無恙披翻繹而授簡書曰詞益黃髮言國家圖任耆碩敦廬純固以保我子孫黎
民也爲天子祝萬年焉又曰天壽平格言世之正人君子期頤難老以其嘉言懿行
集純嘏而綏邦家也爲先生誦九如焉天休茲至成有一德景星卿雲諸福總萃然
則先生之身親乎國家之景運綿綿其未有艾也安期羨門窈渺無徵之言烏足以

申介眉而侑康爵說

## 龔定盦毅公贊文

二

國子監助教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充乙未文武廷試讀卷官戶刑二部左右侍郎翰
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吏禮兵科都給事中同進士出身通家侍生淮南龔
鼎孳頓首拜撰

## 金文通公贊

金文通公贊暢若望七袠壽文

歲辛丑四月朔日敕賜通微教師加一品大銀章道未湯公介七袠觴大會吾諸君
子謀書於余以爲公壽其辭曰聞之軒皇軿甲子則大撓肇成虞廷在璿璣則羲和
生以老成宿望再被溫綸晉號通微俾仍師席鞏帶三錫矢卷阿鳴鳥之音精白兩
朝運黃石赤松之駕安值清和之合朔爲杖國之嘉辰綠瞳赤鳥無須鳩玉之扶
典職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其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帝王順天應人必有精
思博聞之佐贊運而出窮神達智以成一代欽若之憲章皇帝御世立極敬天勤民
鶴蓋文茵均切鬼藥之忭高足弟子金吾潘君輩以余綠殷圮履賞畧裝琴結綺帶
首以授時爲亟而先生以生知異寮秘授簡書屬元會運世之法訂歲紀日分之訛
之無恙披翻繹而授簡書曰詞益黃髮言國家圖任耆碩敦廬純固以保我子孫黎
乃至析景別晷平五方之氣以利民用順治十有八年閏戊衣大介綏邦屢豐疫癘
民也爲天子祝萬年焉又曰天壽平格言世之正人君子期頤難老以其嘉言懿行
無災蜚蝗不育先生匡贊英主臨一世於仁壽彰彰也以益集致大年直取懷而券
集純嘏而綏邦家也爲先生誦九如焉天休茲至成有一德景星卿雲諸福總萃然
耳公其有以進此者爲先生贈晉乎余曰唯唯如諸君子之言先生殆以術而寓乎
則先生之身親乎國家之景運綿綿其未有艾也安期羨門窈渺無徵之言烏足以
道者余謂先生則以道而忘乎術者蓋先生之全乎道非以術教而以身教者也先

## 金文端公贊文

一

生綜治通儒章懸裁趨甘石其學不爲不博毋俟稽疑披圖而占緯候符不假登臺
上庫而休咎舉協其智識不爲不精道熙時晨碩抱服被五章位階九列錫號媲於
上眞其名業不爲不偉以顯然而學博不以長矜識精不以市譽名業奮顯不以形
騰倨士大夫之朝夕習於先生者欽其卑牧飲其和醇而知驕陽不介於其躬也坦
坦愉愉絕町畦捐城府無刻薄以示厲而知沴陰不萌於其慮也集一切世慮動情
之爲疾雷震霆凌風苫雨無不有感而立消忘言而自化是以告登天札之患蔵由
而致豐積斤斤亶昏夕之則候蓍耘之節以蔽書戾而召休嘉者乎謂先生之壽其
身以壽世在此不在彼通曰不然更進之而宣幽疏滯撮新天子冲德大之術廣
五事以聖庶徵小之寓規折槐以扶化育新天永命無疆惟休先生之學於是全乎
大道先生之壽於是結爲大年也已諸君子躍然曰是足以觴先生遂書之爲祝

光緒大夫太傅養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前少傅兼太子太傅充纂修
順治大訓總裁乙未科會試大主考少保兼太子太保吏兵工三部尚書都察院左
都御史史兵二部右侍郎充丙戌己丑乙未三科殿試讀卷官進士出身通家侍生
吳江金之俊頓首拜撰

## 金文通公賀文

## 魏文毅公賀文

## 魏文毅公賀文

盖聞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殷頊理亂沒氛濟世者不必八索九邱信哉其言之也以余觀於道未湯老先生殆黯大神宏而無愧於古之聖賢者歟先生生於西海之滇航海數萬里至中華之地大海茫茫風波萬丈蛟鼉魚龍揚鬣奮舞或遇山石錯鍔險若鋒刀舟觸之則立碎又海水鹹澗不可下咽令人乾渴所歷數十國多鳥言卉服鬼神出沒而先生風帆數載若履平地所謂以道德爲干櫓仁義爲甲兵水不濡而火不爇者先生之謂也前此先生未至中華時有利先生瑪竇者宣揚其教一時頗有信從之者然猶汲汲問未著自先生由海墜北上廣著鴻書閎發至論如(羣徵)(緣起)(眞福)諸籍與此中好學之士共聞共見而又接引後來勤勤不倦樂於啓廸所謂晉天白日心事光風霽月襟懷先生之謂也自古帝王治天下最重曆法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一夏小正)及(周禮)(月令)諸書莫不欽若昊天茂對育物降及漢晉至於明初皆以太史掌之誠有見於天道爲人事之本原而敬天乃治民之實事也故風雨以時災沴不作百姓和樂萬物生遂則天下太平否則衡石程書無益於治智盡能索反滋之亂也乃先生精詳曆法測驗布算占星以分度立表以窮景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十二宮辰不越掌握徑寸而得之而歲差環轉歲實恭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宿有本行日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正會視會又被前人所未發是以密合天行特膺綸咎所謂博物君子學貫天人者先生之謂也天下甚大九州之外復有萬國其安危理亂總以中華爲轉移中華萬國之斗杓也故海不揚波則越裳重譯而來朝大林國有神鐵之山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注第之爲劍以貢方物此類不

可勝紀然斗杓之轉又在人主一心先生任太史之寄楚鑒鑒望雲物如氛祲災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國家大事有關係安危者必直言以爭之雖其疏章讜論不傳然而調燮斡旋不止一端維衮有闕仲山甫補之所謂以犯言敢諫爲忠救時行道爲急者先生之謂也或曰先生之人確然有道者也先生之教疑之者半信之者半與儒者有異同吾子將何擇焉余曰子未熟察夫先生之教也夫先生之教以天主爲名原夫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天地未分混沌無垠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陰陽之合何本何化九重孰營八柱何當凡皆天帝之所爲也主教尊天儒教亦尊天主教窮理儒教亦窮理孔子之言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天生德於予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聖賢惓惓於事天之學者如此而後之



儒者乃以隔膜之見妄爲註釋如所謂天即理也含糊不明儒者如葛屺瞻諸人固已辨其非先生之論豈不開發羣蒙而使天下之人各識其大父而知所歸命哉謂先生爲西海之儒即中華之大儒可也先生之言曰各國各安於各法譬國各安於公法法之公尚有公於天主者哉至於闢佛老縱橫追遡之說爲不足致太平此尤廣厦細旃之上所宜切切留意者又如教戒貪淫教戒欺詐强暴等惡尤爲理性平情之要旨克己復禮即恭賛位育皆可由此以致之而謂先生之教與儒者有異同乎余向聆先生之緒論見其諄諄以興起教化爲念而其著書之奥博宏贍嘗愧不能窮究其說今春屆先生七袠之期其門下諸君子以文爲請余惟先生心同太虛學超物表方將延大椿之年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與廣成先生入無窮之門鍾鼎安期之流固不足道特爲述先生之爲人與先生之學足以壽世詩圖詩



民其器大神宏有如此而百家之自私自利者可以改絃易轍而知所趨向矣是爲序

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加太子太保左副都御史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兵科都給事中翰林國史院庶吉士賜進士出身梧鄉魏裔介頓首拜撰

王宮保賀湯若望榮壽文

易稱餘慶必歸積善之家王者恩施逮下既被其躬又及其子若孫夫榮寵人心所希而且及於數世謂之餘慶信非誣已士之有志當代者揣摩攻苦致身青雲因而功見名立光增祖烈澤施孫枝蓋往往而有也至欲以絕域孤踪而遲帝眷清修道範而傳世家此則未之前聞而運際休隆明良契合其魚水相驩恩遇濵見又有非恒情所可逆計者若我道翁湯老先生產自西海齠齡悟澈性命辭骨肉入修士會年壯抱道東來廸我中夏如揭日月而行中天嗣典曆務感激世祖章皇帝特達之眷昌言偉論雲蒸霞蔚宋陳萬世大計老成謀國社稷賓永賴焉今皇上纘天立極推恩格外特允送其撫養孫男讀書太學一時稱爲異數而余以爲先生物外高人結知英主力佐創垂功同補浴佩款報國之衷超軼古今則國家之所以報先生又



何得以例拘乎此爲非常之恩獨於先生有得嘗也先生之門有金吾潘君爾力事先生久凡先生夙夜在公君左右之章皇帝心鑒其勤勞畀以今官而今廕孫湯士宏又即君之子也然則爾力之獲庇於先生者甚厚而先生眞可謂澤及於其後慶餘於其家也歟司天諸君子謬謂余知言索文爲先生侑一觴余義不敢辭遂泚筆敷陳其槩云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前吏部左右侍郎內翰林國史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文院侍讀學士國子監祭酒秘書院侍讀檢討國史院庶吉士纂修明史會試同考官武會試總裁武殿試讀卷官侍經筵進士出身通家侍生王崇簡頓首拜撰順治辛丑菊月之穀日

# 教要序論

〔比〕南懷仁 撰

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同治六年慈母堂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〇毫米寬二五〇毫米

# 降生後千八百六十七年重刊　聖教要序論

司牧道方濟　撰

## 自序

聖教之學。比之他學。必有先後之序。依序而論。則言者易發其要旨。可無枝蔓重複之說。即受言者亦易存於心而明其理也。每有客問天主教旨何如。而奉教者。大都習於遵行教規。未必習於講論教理。使不



依先後之序而漫應之。譬之有訊製屋者。以堂奧何在。雖具甄石材木紛亂雜積。乃心無成構。不得連合之次第。何能分明指示。令客喻其門戶而愉快於心哉。茲將聖教要端。依序臚列。切而不繁。整而不紊。如用雜積之木石。各以上下

左右前後之次第。安排楚楚。將入
入易識其門戶矣。故語惟淨常盡
入可解。則明眞實之理。於辭之工
拙。在所不計。益至理自足自美。無
容增損耳。別此編不過約言教理。
誠欲精究廣論。博通奧義。則本教
預刻諸書。久行於世者。種種具在。
覽觀詳察之。可也。

二


天主實義序論
天主實義序論　目錄
上卷
天主實義序論　一
天主實義序論　二
天主實義序論　三
天主實義序論　四
天主實義序論　五
天主實義序論　六
天主實義序論　七
天主實義序論　八
天主實義序論　九
天主實義序論　十
天主實義序論　十一


康熙九年正月下浣極西耶穌會士
南懷仁題

三守瞻禮之日十三張
四孝敬父母十四張
五毋殺人十五張
六毋行邪淫十五張
七毋偷盜十六張
八毋妄證十七張
九毋願他人妻十八張
十毋貪他人財物十八張



信經十九張
天主全能二十張
神鬼來歷二十一張
生人來歷二十二張
地堂二十二張
靈性之罰二十四張
天主父子之說二十五張
天主第三位說二十七張
三位一體之論二十七張
耶穌基利斯督解說二十八張



天主降生說二十八張
耶穌一位具兩性二十九張
人罪輕重三十張
罪重神人不滿補三十張
惟耶穌功勞無限三十一張
無故赦罪不宜三十一張
嚴罰人罪亦不宜三十一張
降生爲諸德之表三十一張
降生立教三十二張
耶穌聖跡三十二張
耶穌被惡人嫉妬三十二張
惟人性受難三十三張
謂天主受難何解三十三張
耶穌受難出于情願三十三張
比辣多判耶穌三十五張
耶穌死時聖跡三十六張
地獄有四重三十六張
永苦獄三十六張

煉罪獄三十六張
嬰孩獄三十六張
靈薄獄三十七張
加蘇升天說三十七張
公審判說三十九張
審判之先兆三十九張
人復活之說三十九張
私審判四十一張
公審判之緣故四十一張

教要序論　目錄

惡者在世快樂善者受苦何解四十一張
教化王都羅瑪府緣由四十三張
教化王之說四十三張
論教會之聖四十四張
通功如人一體四十四張
領聖水之說四十六張
肉身復活之說四十七張
原舊肉身復活四十八張
復活依中年之形四十八張
善人復活之身與善者相反四十八張
惡人復活之身與善者相反四十九張
善人永樂之常生四十九張
惡人永苦之常生四十九張
天主經解義五十一張
聖母經解畧五十五張
十字聖號經解五十九張
領聖水規矩六十四張

教要序論　目錄

版西加蘇會主南懷仁述

天主何謂

凡人欲進天主聖教先該知道天主謂何。天主者是生天地生神生人生萬物一大主宰。未有天地神人萬物之先。止有一天主。無始無終。其本性是自有。無所從生。若有所從生。便非天主。譬如數目。萬從千來。千從百來。百從十來。十從一來。其一者無所從來。一原是百千萬億之根。天主惟一。是爲萬物根原。蓋萬物不能自成。必先有造之者而後成。譬如樓臺房屋。不能自建。必有工匠造作。然後成。故盤古佛菩薩老君等。皆在有天地之後。皆是父母所生。豈可與生天地神人萬物之大主宰相比。

天主本性原是純神。無形無像。非可以耳目視聽者。自有萬德萬福圓滿無缺。並無德福可加。常生常王。無有終盡。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天主爲神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天主本性原是純神。用不着有形之物。又其本體不是爲自己用。天主純神。用不着有形之物。又其本體不是爲自己用。天主既造天地神人萬物。不用材料。以其全能從無中生出萬有。不勞心力。不費時刻。一命即有。若要另造千百天地。比現在天地更大更妙。亦一



天主造天地萬物

今就有。若要滅現在天地神人萬物。亦一命即滅。皆歸于原舊全無。

天主既造天地神人萬物。又時時刻刻扶持保存。若有頃刻相離。則萬物皆滅。

何謂無所不在。蓋天主本體通透天地萬物。如火氣通透燒紅之鐵。天主全在萬物大小精粗之中。如吾人靈魂全在身中。亦全在四體百肢一般。

何謂無所不知。蓋事物已往現存未來。皆在天主眼前。如看指掌一般。萬神萬人隱微念頭。天主皆洞達盡知。



天主造天地神人萬物。是甚麼意思。天主造天地萬物。不是爲自己用。天主純神。用不着有形之物。又其本體有萬好萬福。全備無缺。不須外物。有天地神人萬物。天主之福毫無加增。無天地神人萬物。天主之福毫無減少。其造天地萬物。都是爲我們人用。天主愛我們人。如父母愛兒女一般。父母爲兒女。先造房屋預備田地家織毫不遺。

諸禽魚養育服事我們生金銀銅鐵綵帛等物皆給與我們費用

生人元祖

天地萬物齊備了然後造二人一男一女男名亞當女名厄襪這兩人爲我們人之元祖普天下萬民皆是從這兩人生出但父母生人不過將本體精血傳生兒女肉軀其肉軀之五官臟腑百骸及其相稱大小比例骨節筋脉諸絡分明血氣通貫等父母全然不知皆是天主全智全能天主用父母生人猶如工匠用器具做成有形像之物若問父母所生兒女其五官等是如何造



成猶如問紫具自鳴鐘轉輪消息是怎樣造法一般蓋靈魂不係于父母乃天主所賦如男人在母胎大約四十日成胎天主即賦一靈魂如女人在母胎大約八十日成胎天主即賦一靈魂其靈魂與肉軀相結合就有人全性就成爲人此係先儒之說但近代博學士謂不拘男女皆二三日內成胎天主賦以靈魂此二說俱非教中定理

生人緣故

但這人天主造他爲何天主本體全善美好萬福萬樂圓滿特造人類爲通傳其本體福樂令人享受正先欲人認識其本體妙處全能全善全智因而起愛敬之心

萬物歸天主全能全善

以其所造天地萬物形像令人看見以本性靈明推論天主全能全善全智等妙處譬如天地這等大人類禽獸草木這等多各性各類不同皆明顯天主全能萬物安排定規其上下左右各物次第方所各性之行動本向全體與各分相稱大小先後精粗相比皆明顯天主全智

萬物美好天上日月諸星光明天下人類物類保存養育其萬形之彩色諸味之甘餐諸音之美蓋各物之舒暢快樂皆明顯天主全善



非天主全能則天地萬大萬物品類怎麼造得成非天主全智日月諸星晝夜不斷從東而西各行其本道春夏秋冬數千年不亂天下萬物變化鳥獸草木屢生屢死不缺不斷是從何而來非天主全善誰與我們享用萬物之美好不但爲保存我們性命還爲覓裕快樂我們心意

要知天主全能全智全善不必看天地人類等大事物即看細微如螻蟻等蟲及草木一葉亦可明知若聚集天

下聰明窮理之人不但造不得一螻蟻一木葉即螻蟻本身之細微一葉脉絡縱橫之紋即其造法亦想像不到今天下多少螻蟻小蟲等不同不但不知其體以其數目亦不能計算此等天王所造萬物妙處皆指引我們認識天主木體之妙處應該知道萬物之主止有二。永能有二家止有一家長若有二則其家難齊二國止有一至尊之君。若有二則其國必亂天地萬物若有二主掌管則亦必亂假如一主欲日往南行一主復欲日往北行一主欲冬一主欲夏豈不錯亂今既明白看見日月諸星各行其道春夏秋冬四時八節又萬物變化其行動其次第其本向等千年如一毫不錯亂則推論明知掌管萬物者必是一主而無二。

但我們止認識天主未爲盡分既是天主全善超越萬物衆善其尊貴無比論理應該愛敬在萬物之上既是天主爲我們大父母時時刻刻生養保存我們故我們常感其恩孝順如兒女是極當然之理天主既爲爲民公共之主則天下萬民該遵聽教命謹守規誡這就是







天主生人之原旨。

天主不是造我們在世間專爲生兒女相傳本類。循環無窮而已。又是爲我們在世間財富。留揚名聲。飲食宴樂等事天主原生人類在世間爲敬愛天主。世後賞在天堂享天主本體永遠福樂。人在世不久不過爲暫居天堂乃是我們本家我們今在世間如行路一般。故世上之物要看他如路旁經過的不要留戀在心。我們在世間又如兵馬在戰陣中當發其勇力戰勝立升天功勞兵馬當交戰時不受賞俟戰勝之日。纔賞其功勞。世間人常有不明此意者。想望進







教後天主賞他好過日子。以定他的心勸勉他行善如此想頭猶如要做官之人想望朝廷先賞他金帛引導其受職一般天主原許天堂之福豈有天主賞金帛買爾心請福升天堂受永遠福樂世間豈有此理

今人既能受永遠之福則必有永遠不滅之體當知道我們人有兩件一件是肉身一件是靈魂。血氣之肉身免不得要死壞同禽獸草木一樣其靈魂永存不死滅。如天神一般

世上之魂有三等下等爲生魂即草木之魂此魂扶草

木生長草木被砍斷枯槁其魂即同銷滅
中等爲覺魂是禽獸之魂此魂能扶禽獸生長又使其
目視耳聽口啖鼻嗅渾身覺痛癢如人一樣所不同者
下能推論道理及禽獸已死其魂亦即散滅
上等謂靈魂即人之魂此兼包生覺二魂能力能扶人
生長能使知覺復能辨明道理推論前後分別善惡通
達萬物性情體用靈魂與肉身相結合其人爲活人令
五官四體百肢皆不能動即壞爛無用但靈魂仍
人則五官四體百肢各行其事靈魂與肉身相離其人爲死



永遠不壞其肉身所壞之緣故因肉身係水火氣土四
行湊合的水火氣土四行平和則其人無病若不平和
一多一少有過不及冷熱等情則其人生病肉身衰弱
漸漸消滅而死靈魂原是神體無水火氣土四行湊合
無冷熱等情無相攻相尅故長存不滅其徵靈魂不滅
之憑據詳載天主實義等書



夫靈魂既不滅非同佛教輪廻六道變牛變馬托生人
等說此皆無根誕言犬不合于亞聖從來人生人牛生
牛馬生馬人不能生牛牛不能生馬今年五穀百果是
今年所生不是從先年變化來的今世之人并今世之
禽獸皆是今世新生不是前世之人前世之禽獸托生
來的何況世間禽獸比人更多若人托生做禽獸則世
界必至滅絕人類皆托生爲禽獸
假如人果然托生禽獸則吾人不當騎馬不當用牛耕
種恐此牛馬或係吾先人托生亦未可定豈不是悖理
之事乎使人托生爲人則世人娶妻室使婢僕恐萬一
係先人托生豈不大壞人倫是托生一事可知必無又
人類元祖不過兩人一男一女其兩人死若果托生亦
不過托生兩人而已後世無數之人皆從何來則托生
之說萬不可信然既知靈魂不滅又不托生其一離肉
身究竟何往



夫靈魂只有兩處一處是萬福萬樂所在就是前所說
之天堂一處是萬難萬苦所在就是地獄天堂是我們
本家但不是佛教錯講的四天今所講天堂比我們眼
目所見之形天更大更高更妙更齊整永靜不動善人
靈魂一離肉身即升其上受享永遠無窮福樂。
至論天堂之福世間無物可比聖經說入目從來未見

地獄之苦

耳從來未聞心思從來想不到。天主所預備善人之福樂。即將普世之人所享快樂。并各人聰明想像奇樂。并歸享于一人之身。亦難比天堂福樂纔毫耳。

地獄者。原是天主罰罪人的監牢。在地中心。離天極遠。禁錮惡人。受無窮永苦之處。須知天下萬國。成一圓球。中心空穴。滿貯永遠不滅的火。其火力猛熾酷烈。較世火不啻萬倍。世火燒物。有息滅時。地獄火暗。比世火燒物。猛烈殊甚。又永無息滅。凡墮地獄惡人。永遠焚灼。倍其苦。更無了期。然此猶屬有形之苦。其無形之苦。因



我們要升天堂享無窮福樂。必須先行天堂道路。就是天主所立的十誡。十誡者。不過是教人事事爲善。如口中言語。心中意念。并一切身行之事件。件件都要合于天那才算不背天主的命令。從前天主始造人類。將十誡道理。銘刻在各人心上。所以上古雖未明頒十誡。其時人心猶杜世風未壞。順各人良心行去。自然能不背天主命令。後世之人。因私慾昏蔽。違忘秉天主銘刻在心





中道理。故天主將十誡刻于兩石板上。命梅瑟聖人。子錫乃山受之。聖人在山七至。誠潔修譯。守大齋四十日。然後天主親授十誡。不但垂教人該遵守。凡天下自朝廷至庶民。人人俱該遵守。若犯此十誡。即是違悖天理。即喪失本心良知良能矣。

十誡條目

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

所謂一天主者。明禁不拘何神何人。皆不當敬拜。如造物眞主之禮。因造物眞主止一無二。故佛菩薩之





不啻。太陽太陰等。皆不可拜。猶如一國。止有一君。若國人妄拜別臣民爲主。則本國主必以爲悖叛之人。而加戮矣。

所謂欽崇者。以信望愛三德奉敬。

信者。信天主爲萬物眞主。其教誡經典。皆屬眞實。故一一要信。若不信。即犯此誡。

望者。既知天主全善全養保存。是吾人大父母。則必當望其保祐我們。現在賜平安順境。天主之命。後世賞我們升天堂享永遠之福。若不如此切望。即犯此

誡

愛者是誠心愛慕天主在本身妻子資財及世間萬事萬物之上蓋人身妻子並世間資財萬物美好皆之天主本體至美好尚非一文錢與萬萬金寶可比故爲本身妻子財物等背棄天主猶如爲一文錢之故甘失萬萬金寶一般違理之甚正犯此誡

此信望愛三德專向天主正合此誡若向他神他事物即犯此誡假如信算命占卦風水擇日等謬說望愛其虛論吉祥而求避其凶禍即是犯信望愛三德



不之正向

奉天主教者其所拜天神聖人聖女與外教所拜佛菩薩大不相同因佛菩薩等原不識眞主又不令人拜眞主反令人拜他爲主故我們不可拜他其天神聖人聖女皆欽崇天主又教人欽崇信望愛天主萬有之上故我們拜天神聖人聖女是天主寵愛之神人猶如朝廷寵愛大臣良善人民自當拜敬他一般

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

此誡教人謹愼稱呼天主聖名即是言論奉事天主



天主既至尊至貴吾人稱呼其名須要十分敬愼不可輕忽如戲言頑笑并爲微小等事稱呼其聖名便是輕慢至尊大主

凡於天主前發誓必要三件皆全一者其事必須眞實二須合正理三必須關係緊要若事不眞實而發誓猶爾欲至公至明天主從証爾虛謊爲眞事是大輕慢天主又其事不眞實而發誓雖不稱天主聖名其罪與呼天主聖名相同譬如設說我言或不實當遭災難而死猶說若我言語是假則求天主罰我遭災而死此與稱呼天主聖名一樣若其事不合正理而發誓願行若我不殺某人我願受死此等言不但已行有大罪說時即大犯此誡是欲天主助爾行惡矣

若其事不關係緊要稱呼天主聖名發誓則輕忽天主至尊而得褻瀆侮慢之罪

凡天主臺前發許心願其事亦該酌量與實合于正理關係天主又後來實能舉行不然輕忽天主亦犯此誡若在各寺廟或發誓或許願大犯此誡遇疾病

患難貧窮等咒罵自己怨天尤人以為天主聖母不
垂祐我大犯此誡
以上各項皆屬以言語輕慢天主聖名
三守瞻禮之曰
天地萬物皆是天主為人而造與人享用但其人天
主造之何故不過為奉事敬愛天主常感謝其恩耳
故聖教每七日內特定一日名為主日以全心奉敬
天主感謝諸恩是日宜誦經料理靈魂要務修整行
天堂道路更須專想與他日不同吾人有肉身靈魂



兩件其肉身為下分世人之心每日多務肉身等事
若不用一日料理靈魂大不合於正理便犯此誡且
不但主日另有奉敬天主降生及聖母聖人之日俱
為瞻禮凡過此日早到堂中誦經聽彌撒聽講道習
行教中禮規皆有益於靈魂若此日或遇緊要事務
及路遠遙遠委實不得來堂亦不犯此誡
總之凡專治世間諸務不理靈魂大事不學習聖教
規矩正犯此誡
四孝敬父母



吾人於感謝天主洪恩之外惟受父母恩甚大甚多
故此誡即列於奉敬天主三誡之後為和睦世人七
誡之首其孝敬事理約歸二端一為敬養二為將恭
從命敬養者因父母生我養我教訓我如許劬勞故
兒女竭盡心力以厚養愛敬報其恩此理所當然恪
恭從命者凡語言行事心思皆要克盡孝敬義理凡
父母所論合理之事不論難易皆要聽命遵行若所
論或碍于理不但不宜聽從尚須敬慎苦諫委曲善
導令其開悟蓋天主為萬民大父母天理是其正命



故孝順以合主命為要
其所謂父母有三一是生我父母二是治我父母如
朝廷及該管官府並家中主人等三是教訓我父母
如受業先生及手藝工師等此皆當尊順聽命一如
生我父母均包涵此誡之內
為兒女者既然依此誡當聽父母合理之命則父母
亦當教訓兒女凡事皆合于理如兒女不會進教宜
速令進教奉事上主已進教者令其講明天主道理
遵守教規欣勤于天主之事不然父母亦犯此誡

五毋殺人

此誡包涵凡傷害人之身體天主是生人大父母生人欲其彼此相愛如兄弟一般間有無理亂法害人之人朝廷及官府為治理吾人的父母皆天主簡段權位依公判斷刑殺不應私自報讐殺人不然無國法國人必亂猶一家兄弟互相忿鬬不告明父母分理責治則無家法一家亦必亂此一誡不但禁殺人實事尚禁忿怒恨怨咒詈人不釋然于人願人早死等情又天主生人為禽獸草木世物之主不許其為



本身主故人不但不可自殺即傷一肢一目一指皆犯此誡

或人見怒後投身水火投繯服毒等類力能救而不救亦犯此誡及以藥墮胎并生子女不養育或用水淹死或棄之于巷野此等皆屬大罪正犯此誡

六毋行邪婬

天主初生人止有一男一女故曰陰一陽謂之正道人有二陰則邪而不正夫一女不得有二男一男亦不得有二女同是一理情夫婦是彼此相結信若



禁其心內願行邪淫之事即與本身實行于外同是一罪

七毋偷盜

前第五誡原禁害人之身此誡禁害人財物其偷盜有兩項一為明偷盜人入皆知有罪一謂暗偷盜比類甚廣人多未悉或用計誑騙取人財物或借人什物而損壞或負債不還或當還之期故意遲延或拾物件不還原主或公衆財帛獨自私用或見人偷盜能禁不禁或明知盜來之物而貪買或將假貨騙人

或等秤輕重尺俯大小等欺詐情弊
總之凡非義之財及行不公不平皆犯此誡若欲天主赦此罪不止心內痛悔改過必須依各人力量補償原虧本人財物之敗天主赦其罪

八毋妄證

此誡禁人以言語害人言語害人最大者莫如妄證在官府公庭其罪更重若人本無其事故意妄證他正犯此誡若其人實有是事不拘善惡應作證而不證曲爲隱蔽亦爲此誡所禁又講論人之是非長短



有兩項一其人本無此非而有意加之一其人實有此非他人原不知道獨爾吐露告人知之亦犯此誡又或衆人皆知某短爾無故說起亦有罪因我不願人論我之短我亦不該論人之短理當然也

凡以言語害人者或用邪言誘人或以奉承長人騙傚皆係此誡所禁若以言語害人聲名其罪比偷盜害人財物更重蓋世人視聲名比財物爲重又財物既失可以復得聲名一失難以補完有犯此罪者不但要痛悔定改過之心還要殫盡心力雪洗人之冤抑全補人之聲名不然天主必不赦其罪

論害人財物聲名聖教嚴禁與外教大不相同外教消解人罪只說若濟貧布施僧人修造佛寺等則佛菩薩便救其罪天主教不然爾即盡將家資捨貧創建天主堂等及全心痛悔前非一生行刻苦肉身工夫以補前害人財名之罪若不肯償人財物補人聲名斷不獲天主之赦

九毋願他人妻

前第六誡原禁人行邪淫之事此誡禁人邪淫之願



欲萬罪之根皆由念起今分別言之有四項一有邪淫之念不拘魔誘或本身偶然所起若速撲滅不少存留不但無罪且有克邪之功一邪淫之念存留於心雖不曾欣喜但未退除是爲有罪一若欣喜想戀此念即有大罪一若不但欣想心中定願要見于行其罪更大以上所云起念有罪與否不獨第九誡爲然十誡皆然

十毋貪他人財物

前第七誡原禁人行偷盜之事此誡禁人偷盜之意

思若所思願之財不係非理不義即願巨富亦無得
無罪此所禁者係他人之財非義之財耳因財色兩
者易迷人心人難禁故于誡中惟第六誡并第七
誡即是邪淫及偷盜之願欲意思天主亦嚴明禁誡
又財色爲諸惡想之根此二者已定斬絕則此心潔
淨安寧其餘諸惡欲邪願不難消滅矣

國法止能禁人外行不能禁人心內願微國法所不及知而責治惟天主教專于內修者蓋
天王全智能盡照人心之隱微故于人之願欲益加



嚴禁

信經

但凡有可信之據而不信則倫常亦變比如我生身
父母我從何得知不過從撫育教愛據而信之又如
普天下不曾見國王者甚衆然說國家有王則未有
不信者亦從規模法度據而信之又上古堯舜事跡
人雖不見因史書世世相傳無有不信者皆理所可
信耳

今信經是十二位宗徒所傳當日宗徒侍從天主耶



一體共爲一主詳說于後

化成天地是從無造成有凡人造成物件一須材料
二費時刻三勞心力天主造成天地神人萬物不須
材料不費時刻不勞心力頃刻之間即化成天地日
月星辰神人萬物一命即有是謂全能

天主三位一體三位同造成天地何以信經云罷德
肋化成天地須知罷德肋係天主第一位本無原始
乃爲第二位第二位之原始所謂原始者不是有時
刻先後尺小尊卑之謂惟如次序之原始而已故全

能歸共屬三位。并無分屬一位之理。但其稱全能之名。獨歸於無原始之第一位。所以信經云。全能者罷德助化成天地。

天主先化成天地天堂。次造成無數天神。欲其先立功勞。後享天堂之福。其中有上品大神。名路際弗爾。天主賦以大聰明大智力。彼自視本體之妙。蝦生驕傲。妄謂與天主相等。欲衆天神俱歸服于伊。三分天神中。大約有一分順之。其二分天神。依彌格爾上品大天神。尊敬天主。不肯順從。天主即賞在天堂報其



尊敬之心。堅定于善。永不變易。其餘天神順從路際弗爾者。天主俱革天神之位。罰爲魔鬼。降之地獄。受驕傲永遠苦刑。其心亦定于傲惡。永不變易。

魔鬼中。雖間有在世者。亦仍帶地獄永苦。天主容其在世爲煉善人之功。罰惡人之罪。夫善人不聽魔感如臨敵戰勝。是爲有功。若順彼引誘。便成罪過。天神總有九品。其品愈高者。則本性美好。德能愈大。其最下二品天神。受天主之命。恒在世間護守山川人類萬物。每人各有二護守天神。又各品有無量數之多。



天主生萬物畢。然後生人。猶父之愛子。先造廬舍預備家具什物等項已完。然後付于享用。天主先造成一男一女。其男人肉身。以土化成。賦絕美靈魂結合爲人全性。名曰亞當。譯言黃土也。天主復令亞當睡熟。取一肋骨。造成女人。肉身亦賦靈魂。與亞當相同。名曰厄襪。譯言衆人之母。二者皆中年軀體。配爲夫妻。故夫婦原係一體。宜相敬愛。又女出自男。明夫爲



玉。婦聽從之。天主與以傳類之能。使傳生人類。天下萬民。皆從此兩人生。故亞當厄襪爲萬民元祖。吾人皆當相親相愛。如同一父母之昆弟。

天主初造人祖時。即賦大聰明。凡天地之理萬物之性。無不通曉。使鳥獸蟲魚諸類。皆聽其命。彼時亞當依鳥獸性情。各與以本名。

天主又造一最茂最愉快處所。名爲地堂。置此二人于中。地堂不寒不熱。温暖和平。五穀百菓草木。地自發生。不須耕種。彼時禽獸鷙亞當厄襪之命。呼來即來。麾去即去。豺狼虎豹。不敢傷人。天主賜二人自在行善。其肉身無疾病煩苦無愁慮。居此地堂。娛樂

無比定期已滿不死升天但設禁一木之菓戒勿食以試其心天主面諭汝夫婦二人若遵聽我命不但汝二人享此地堂之福因此聽命功績尚賞汝子孫世世俱享此地堂之福若不遵聽我命不但罰汝二人并汝世世子孫俱應受罰彼時魔鬼見人現享地堂之福後又享天堂之福輒生嫉妬故用狡計先引誘厄襪二公地堂諸菓中惟此一菓天主何故禁爾輩食乎厄襪答曰若我等食此菓我等必死魔鬼詭云不然若爾輩食此菓爾輩即可似天主便無所不知







故天主不許爾輩食厄襪從伊引誘陷入羅網遂妄起相似天主之做心摘啖此菓又轉送亞當亞當順妻之意亦啖之俱獲厥罪以不聽天主之命也且食此菓意欲似天主是以人而僭天主其罪何等重大天主當時即驅逐厄襪出地堂如流徙遷苦之地從此以後萬苦齊來如疾病痛楚憂慮哀弱貧窘短折死亡勞苦艱難種種名項由此而起彼時土生荒草荆棘若人不勞力耕鋤灌溉藝種則五穀百菓不生天堂門閉塞不通因人犯天主命禽獸亦犯人



亞當厄襪一犯天主命即覺悟大非極其痛苦求天主赦宥其罪彼時天主垂憐許以日後降生救贖人罪所以古聖人以降生救贖之望安慰其子孫明錄書冊流傳後世我等皆是亞當厄襪子孫故同受此罪罰論之原罪凡人在母胎便染原罪譬之朝廷罰我先人邊遠充軍則世世子孫不得脫免況且生身成長又有自作本罪此皆由元祖遺來凶惡之根故



命狠虎及微細之蟲不但不聽順人命反來傷害人須知諸種災難皆由人祖得罪天主所致凡此皆係肉身之罰

其靈魂之罰更重元祖一得罪天主即壞本性良善之向去未得罪之先向諸善如饑食渴飲其行極順既得罪之後則人心反向諸惡行善如逆水之舟因人不聽天主命則肉身邪情亂動亦不聽靈性之命此為天下後世人萬罪之根自是即大闢下地獄受永苦門路矣



亞當厄襪一犯天主命即覺悟大非極其痛苦求天主赦宥其罪彼時天主垂憐許以日後降生救贖人罪所以古聖人以降生救贖之望安慰其子孫明錄書冊流傳後世我等皆是亞當厄襪子孫故同受此罪罰論之原罪凡人在母胎便染原罪譬之朝廷罰我先人邊遠充軍則世世子孫不得脫免況且生身成長又有自作本罪此皆由元祖遺來凶惡之根故也

論天地日月星辰神人萬物皆是天主造成但萬物

皆有始有終有生有滅若天地日月星辰神鬼與人靈魂皆是有始無終一造成永久不滅止有天主無始無終管治天地造生人物故吾人皆當誠信奉事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焉

我信其惟一費略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

須知天主雖獨有一主其所包涵有三位第一位西音稱罷德助譯言父第二位費略譯言子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譯言聖神三位非三主共是一主共是一體人在世間不能全明此理但凡係天主本性體



事理皆無限無量超越人知能遠甚人之知能有限不能包涵天主無限性體若人能窮天主性情便非天主矣譬孟內之水駿小于孟水多孟便不能包貯人之知能小孟也天主性體如大海然一小孟可以載大海之水否即一蟻蚊之性體一樹葉之細微榮聰明人倘不能測其所以然天主本體無量無限安能通達我等至卉天堂方可以洞明此理而今惟宜誠信因是天主所論皆屬眞實萬不可疑

所謂天主第一位爲父天主第二位爲子不可視如



八父母之生子也天主第一位生第二位是自已本體所生譬如太陽生光此光是太陽本體所生並無先後一有太陽即有光天主聖父生聖子亦然

又譬如照鏡一照即照見自已本像與已相合此像從何來緣係自已本體發出不須費力不用時刻不用傳類一照即有但因人無能力不能生實有活像不過生虛像而已目覩有人像用手模觸則全無天主聖父照自已本體見自已全能全善全福如吾人照鏡見自已不異故生出自已之像與自已全體相



同這像非虛設眞實與聖父全能全善全福同是一體即所謂第二位費略聖子

又比得人之想念如我心中想自已本體形像自已學問才能美善處即心內生一像竟同于我若有能生活像之力則此像便是第二位我矣但我無此能力即想自已本體一念尚不能全又頃刻之間忽往忽來消滅其念此像杳不存然天主一照即想能自已之全能全善全福其所生之像亦屬靈活眞實全能全善全福一同自已其照永遠存留因

天主第三位說

此可見並無先後天主聖父從無始照見自己本體故從無始生出聖子

論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聖神。聖神者原是天主聖父與天主聖子。互相內發之愛情。要知此意先須明人愛情何如。譬如父母愛子。莫不願子得美好。如聰明富貴壽樂等。但父母之愛徒爲虛愛。其心願給子者不能有力實發全給。天主愛情不同。天主聖愛原是實實全發之愛。天主聖父與天主聖子。互相愛本體之妙。本體全能全善全福。創從本體之全能全善全

三位一體之說





全福實實發出是所謂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聖神聖父與聖子。從無始互相愛本體之妙。故從無始亦發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聖神。審此則三位不能有先後大小貴賤。因其共是一能一善一福。共是一體此三位一體之說雖人之識力不能窮畢竟明見得。皆最合于理。若云天主從無始止有一位。並無別位相通。同福樂者則天主福樂以孑然孤立便缺而不全。若云有多天主則非至尊至貴。復不合于稱爲萬物無對之元尊矣

耶穌基利坳督降生說

耶穌者是天主降生名號譯言救世者。即救贖萬民罪之意。基利斯督者。譯言傅油。是至尊貴之禮。至尊貴之稱。古昔立國君。先以聖油擦傅其頂。然後推尊爲國君。立教主亦然。我主耶穌身兼二貴。以主宰天地神人萬物。是萬邦之大君。天主教是耶穌親立。耶穌亦爲天主教之教主。故借基利斯督至尊貴之禮至尊貴之號稱頌天主。我等云者。謂天下萬國人之共主也。原係生我等。并降生救贖我等之恩主。故吾人皆當欽崇之



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于瑪利亞之童身

天主第二位費略降生爲人。不因人工。惟因斯彼利多三多第三位聖神之功。聖神用聖母瑪利亞腹中淨血成胎。天主賦以純美靈魂。天主第二位費略即時降合。與之締結。懷孕于聖母瑪利亞九月而誕生。聖母依然童身無損。如日光照入玻璃瓶不破。聖母懷孕及生產。依然童身。蓋天主降生不用人道配合。皆係天主全能神功。試思天主

耶穌一位具兩性

從無物中能化成天地萬物則從童身之母而降生亦何難之有

所謂天主降生者天主性與人性相結合于一位名爲耶穌故耶穌亦爲眞人亦爲眞天主論其爲人係天主所造其知能諸德皆有限論其爲天主卽是造物之主其全能全知全善皆無限量天主降生非向在天後降于地天主無所不在未降生前亦在于地降生後亦不離天所謂降生不過天主至尊無對下結合于至卑之人故謂之降今天主降生爲人非天



主化本性而成人亦非化其人性而爲天主又非兩性交合共成一體人性與天主性各自分明有別兩性同在于耶穌一位但耶穌雖具兩性其位惟一猶如人之靈魂與肉身兩者共成一人也

降生之地在天下三大洲中如德亞國白棱郡與中國同洲卽萬民元祖所居之地降生之夜夜光如晝彼時許多天神奏樂于空中讚美天主并報知本地牧童前來叩拜驢牛皆跪伏認玉主十三日三國遠

入罪善補

罪重神人不能補滿

天主降生緣故原是救贖滿補人罪要明此理先要分別罪過輕重假如此人得罪于彼人。此人極卑賤。彼人極尊貴則此人得罪于彼人罪過極重倘鄉民詈辱鄉民其罪不重因皆是同等人或鄉民詈官府愈尊貴則詈辱之罪亦愈重或鄉府罪重矣其官府愈尊貴則詈辱之罪愈重民詈辱國君將罪之不容誅由此觀之人得罪天主其罪重大無比卽普天之下極尊貴人共在天主臺前。咸屬卑微尤不啻比蟻子人吾人既悖犯天主命得罪萬物眞主其罪重矣不但無可比亦且想不到因



天主尊貴無限無量所以人得罪天主其罪是無限無量非獨普世萬人卽合天上諸天神不能補人罪萬分之一緣合神人之功總屬有限人罪無限以有限之功何能補無限之重罪乎

據理而論罪過愈大其相稱之刑罰愈應擬重人罪既重大無限則應受之罰亦宜重大無限卽地獄永苦刑罰是也凡人得罪天主理宜俱罰受地獄永苦但天主至仁至慈矜憫人類不忍盡下地獄所以天主第二位降生爲人名爲耶穌將天下萬民之罪悉

擔荷自己一身。情願代我等受極苦之刑。補贖萬民之罪。紳有餘裕。又盡補人罪。何傷天主無限之尊貴。緣耶穌既有天主第二位無限尊貴。其功勞皆屬無限。所以能盡補無限重大之罪。亦能相稱天主無限之尊貴。

人得罪天主。天主能竟赦其罪而不罰。又能罰人罪而不赦。皆由天主似不必降生救贖。但天主竟赦人罪。何以見主宰罰惡之公義。且人罪所傷天主無限之尊貴。永不得盡補。終如有缺。又令人妄倘天主仁





慈。畧不畏懼。輕易犯罪。何由悔改。

若天主嚴罰人罪不赦。則天主仁慈不顯。且非天主造人升天享福之原意。又令人如奴隸懼主。並無如子愛父之情。今天主降生發全智之妙。使愛人之仁慈。垂訓贖罪之公義。兩得其全。毫無虧缺。蓋以一身擔受天下萬人之罪。即顯其仁慈。愛人之極。又自受極重苦難。即顯其罰公義之至。

天主降生立教

耶穌聖迹





耶穌建定教規時。所行聖跡甚多。人神俱所不能。一則令人推知立教者。斷非尋常。必定有天主權能方能行此。一則令人知所傳之道。皆有正教之明據。奇效。如命風息即息。命海浪平即平。命草木枯即枯。以五餅二魚飽飫五千餘人。諸如跛者躄者。聾者瘖者。瘋疽癩疾等。不用藥餌。諭產即產。退即退。死者及已葬四日者。一命即俱復活。

天主耶穌傳教之時。善人聽訓。一動人良心。合乎天理。從者甚衆。掌管古教。傲惡之人。聽耶穌所講之

道與伊黨所行者無不相反并常切責伊等不守教規又見人人服從耶穌受難之事未降生前已古許之心合黨謀議圖害耶穌

三天主降生受苦難爲救贖吾人之罪即信經所云我信其受難于般雀比辣多居官時被釘十字架死而乃瘞

論受難緣由先要知兩端

第一端所謂天主受苦難不是天主三位一體之體不過是第二位降合人性肉身之體因天主三位一體之體萬不能受苦若使苦難可侵便非天主但天主降生既是天主性與人性相結合其兩性之情雖各有分別而兩性名稱則互相通共以此之故所以受難釘十字架死等雖單係人性之事其稱謂亦與天主本性相通共因而云天主受難釘十字架死猶加人身受傷時其靈魂雖不能受傷但因靈魂與肉身連合共成一人所以不但云人之肉身受傷而云某人受傷此之謂也

第二端要知耶穌受苦難非屬無可奈何原係甘心情願若耶穌不許人肆害即世多人及地獄衆魔鬼一毫不能加害耶穌受難之事未降生前已古許多先知聖人皆預錄明載于册籍又降生後耶穌講道時常引古先知預錄受難之事對衆明言我將來要受諸般苦難受辱受笞被釘十字架死死後第三日復活又惡黨五百餘人來擒之時耶穌一應聲盡皆僵仆如死若耶穌不喚伊等令起則竟不起亦不能動手擒縛凡此受擒受縛受笞受死皆是耶穌原許惡黨加害以成救贖世人之功并盡補人罪所傷



天主無限之尊貴

論救贖之理耶穌一舉一動有無限之功儘足救贖何須受多苦難而死其所以受多苦難而死者以示敬愛天主至情至于受萬苦萬死以盡補人罪所傷天主之尊貴皆屬合當皆屬甘心情願

耶穌在世三十三年其預定受難之期已至是夜前出城外往山園祈禱惡人差兵馬數百騎各持器械至山園捕擒耶穌耶穌問伊等貢誰答云貢耶穌耶穌曰我是數百人即時昏仆于地不能起耶穌我是

一語令數百人皆昏仆如死足顯其受臨受難皆由
情願不然若欲多人死豈爲易事不過出一語立刻
即死彼時耶穌順伊等意源情允其動手命伊等起數
百人應聲而起將耶穌綁般雀比辣多官衙般雀
比辣多官名也居官之時惡人俱來妄訟耶穌比辣
多庭訊耶穌之時明知妄訟懼衆作亂欲平其恨乃
付耶穌于羣惡受笞笞畢而釋當時羣惡將耶穌全
剝衣裳縛于石柱鞭撻五千餘下渾身破裂遍體流
血又大加侮辱織棘茨冠置耶穌首上敲擊其冠茨

教要序論　詩

透于腦血流滿面假拜如王如是備極侮辱訖仍解
送于比辣多比辣多見耶穌如此血傷心甚憫憐將
耶穌置之衆前意欲感動衆心而釋之惡黨覺比辣
多有寬釋耶穌之意羣起忿閙高聲大叫耶穌謀叛
若竟寬釋聞于國王必以同謀律之論其罪當釘十

比辣多判耶穌

字架死比辣多見衆鬨亂不已丙懼色沮判定耶穌
釘十字架付與衆云一任汝輩其罪亦在汝輩任之
于我無與因于衆前用水盥手以表無罪惡黨即將
十字架令耶穌自肩出城至山上將耶穌手足分釘

耶穌死時聖跡

于十字架上而死
彼時正午忽然晝晦如夜天昏地震山石自相觸碎
天主古堂內帳幔自裂萬物傷皆明徵受難者非
常人乃眞天主耶穌死後門徒卸聖屍葬于石塚惡
黨詣比辣多請封識其墓并發兵巡視恐耶穌門徒
夜竊聖屍後誑人曰耶穌已復活矣因耶穌前講道
之時曾對衆有死後三日復生之說但惡黨雖設計
多端安能阻天主預定之旨死後三日耶穌果眞正

教要序論　詩　三

我信其降地獄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

地獄在大地中間共有四重第一重其最下者名永
苦獄在地中心極深極暗天主所造收錮魔鬼及
惡人受永苦之處第二重罪上者名煉罪獄善人在
世時有微細罪過不曾補完者死後天主置之此所
受暫苦以煉補其罪煉淨然後賞升天堂此所痛苦
雖大有定數有完期非如魔鬼惡人地獄永受無限
痛苦第三重又上者名嬰孩獄嬰孩未蒙天主赦其
所染人祖之原罪不能升天但無本身自作之罪又

不應下永苦地獄。故天主置于此無苦無樂之所。第四重最上者。靈薄獄。加蘇未受難以前古聖人亡後所歸之處。論古聖功德。宜得福報。但天主未降生。救贖人脫天堂之門。未開。古聖靈魂。暫居于此。蓋古聖皆以古經所紀。已預知天主降生。將來救贖。時爲冀望居此。安不無苦。

耶穌聖身死後。葬于墓中。其聖覺即降第四重古聖所居靈薄地獄。彼時耶穌聖魂與聖身雖然相離。但天主性同在墓中聖身。又同在降靈薄聖魂。仍相結合。即時復活。光輝如太陽。墓之石門雖固塞封識如故。而耶穌聖體。透出石墓。并墓門不開。猶太陽之光出入玻璃瓶。依然照舊耳。



我信其升天坐于全能者天主罷德肋之右。

耶穌復活後在世四十日。屢現聖母與宗徒衆弟子。此何故。耶穌復活。倘即時升天。恐後人不信其眞正復活。故在世四旬之久。令衆咸視聖軀規誡禮儀。



一一親定至四十日。歸宗徒衆弟子。共一百二十人。前至阿理瓦山。聖母亦在其中。彼時聖體極光極美。而諭宗徒衆弟子。分行天下。遍傳聖教于萬民。信者付以聖水滌罪。導引升天之路。得享永福。不信者至死不改悔。則示死後定受地獄永苦。諭畢。舉手降福于衆。然後聖身離地。再再騰空上升。並携前出靈薄獄衆古聖靈魂。齊登天堂。天神空中奏樂恭迎天主耶穌升至空際。彩雲遮蔽。瞻望不見。宗徒弟子一百二十人。俱在山仰瞻。依戀不忍捨去。



天主耶穌既見衆門徒尊望。即命二天神下降。衣白如雪。宣諭吾主已上升。今在天堂。掌生死萬物之權。後來世界窮盡之日。又復降來。審判普世萬民。俾皆復活。善者並肉身靈魂。賞升天堂。享永遠眞福。惡者並肉身靈魂。剖下地獄。受永遠極苦。

聖經所謂坐于全能者天主罷德肋之右者。依人世之禮。以右爲尊。論天主純神。無左右坐位之分。其意蓋曰耶穌在天堂。其尊榮與天主罷德肋齊均。坐者安穩之意。謂尊榮之位。永遠不能移動也。

公審判說

我信其曰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者

耶穌升天前已畧言過升天之後復降世間審判生死者須知前有造天地人物之初日後來必定有消滅人物之終日即是耶穌降來審判之日其審判的期將來果在何年何月耶穌云雖天神亦不能知當日耶穌在世宗徒曾問審判確日耶穌不言其期但言其先兆云審判將近天下萬國相爭相殘五穀百菓荒滅人間瘟疫盛作妖孽叢見苦死甚多海水沸湧猛鬪暴出四方淹沒山陵崩裂全地大震天失其安寧日月星辰失其光種種災難從來人所未見彼時之人見天地大變如此惶恐驚駭皆如樹木枯槁絕無生意

審判之先說

天神四方吹號喚死者復活其號一發吔從開闢以來萬國萬世諸人之肉身皆復生宛如未死又一切靈魂善者降自天堂惡者出自地獄各與原舊肉身相結復活頃刻之間天神帶集衆人于若撒法山谷彼時耶穌向日被釘之十字架忽現空中善人見之感恩歡欣惡人見之惶往日背恩羞懼難堪此時耶穌從天而降見于空中衆人肉目可覩其形體衆人因耳可聞其聲音

審判之日說

向日耶穌在世以人性形體隱藏其天主無量權能以仁慈謙虛忍耐諸德之表時時教訓醫吾人驕傲怒狠貪妬諸病至審判之日聖容與前大不相同其光輝威嚴昭明顯著聖母近主座前諸聖人聖女及九品無數天神左右圍繞奔走趨命大彰審判威權

天主榮光。



彼時人人無論大小尊卑凡在世時所思所言所行或善或惡不拘重大細微一一露出衆人通知善者受賞惡者受罰善者于衆惡人前及靈魂同升天堂享永遠眞福惡者所立之地登時拆裂頃刻間吞陷惡人肉身靈魂同下地獄與衆邪魔受永遠苦難地面裂口復合地獄之門閉塞至無第世此謂天主審判于世界終窮之日而後見

聖經所謂生死者其生者指審判本日尚活而方死其死者係從開闢以來審判之前死也

私審判

公審判之緣故

惡者在世快樂善者受苦何解

公審判外另有私審判亦謂靈魂審判即各人臨終時靈魂已離肉身以當日日時時隨人去世所有之善惡判明臨終時各人靈魂已離肉身當于所死之處天主審判將一生善惡明列聞皆聚目前使其善惡者賞其靈魂升于天堂惡者罰其靈魂下于地獄今既先有私審判賞罰已定何必後來又有公審判其緣故約有三端茲畧解之一世間惡皆多享富貴終身快樂善者多窮困疾病患難愚人見此或疑天地無主宰或疑主宰不公故天主定公審判之日令善惡俱身復生同靈魂各受



明示普世之民何以許惡人在世享富貴快樂許善人在世受苦難因惡人在世其行惡中或有一二善事天主主公無善不賞彼既無升天之功故將今世一時快樂聊報伊微小之善身後以永苦地獄罰其平生所行之惡善人在世其行善中或有微小罪過天主主公無罪不罰故以今世一時苦難銷煉其罪身後以天堂永福酬往日之功績耳

二世間善惡之根皆在人心隱微中外二不能見有如許之人原是善者視外面修飾或恨以爲善人亦有如許之人原是惡者視外面修飾或恨以爲惡人非

相當之賞罰

我信斯彼利多三多

此一端申言天主第二位已明具于三位一體之理不必重講

我信有聖而公厄格勒西亞諸聖相通功

所謂厄格勒西亞者依中國之語譯言教會名爲會者凡天下萬國信從天主教者皆共屬于一道之正聖猶萬方之人同聚會于一處是故亦稱爲公會

會之元首是立教之天主耶穌耶穌升天時于十二

教化王都雞瑪府緣出

位宗徒中選定一位名伯多祿。諭令代天主位以爲會首。彼時大西諸國一統東西南北數萬里。凡教百國皆屬一位大朝廷統理。其京都在大西意大理亞國。羅瑪府中。聖人伯多祿既爲天主教首。又羅瑪府爲諸國之總都。故特擇羅瑪府。以爲將來諸教首登位定所。以便傳教化行萬國。此教首。卽所稱代天主。

教化王之聖

論教會之聖

高出等輩者。爲教化王。及既登位。凡教宗代天主位與天卿雖非屬國。皆敬聽如天主。愛之如父。亦稱爲公聖父。其教會所以爲聖者。有多故。畧舉三端。一教之元首爲天主耶穌。列祖諸德全備。諸聖之表。二天主教所命宣信之事。俱屬正理。所命宣行之事。俱屬善德。凡依此理此德而行。皆可以造至眞聖人之地。其初進教者。以痛悔改過遷善爲入門。以眞心定志修身爲工夫。嚴守十誡。堅心不變。寧受萬苦致命。不敢背犯正理。史書記載致命之聖。千六百年來。有一千一百



教要序論

理。卽與我旨無二。故嘗天之下奉教人。凡關係教中事理。必須遵聽教化王之命。一如天主所命。若輕忽不聽者。其罪卽如不聽天主命。

教化王既代天主位。其權尊貴。其責重大。非極盛德博學大才。未克勝任。居此位者。皆自幼矢守童貞。從無婚娶。故不傳子孫。亦不能自已預定襲位之人。乃有盛德大學者數十員。在其左右。輔理教務。若教化王去世。斯左右數十員。共集一堂。先祈天主聖祐開拖衆心。俾無差謬。然後公同于此內推一德才學行

遍功如人一體

餘萬。二在天堂。聖人聖女。皆爲公會之聖。教會中。或間有不守規誡。所行不善者。此非教會不聖。出其人自不依教會聖理而行也。

聖經所謂諸聖相通功者。凡奉教守規之人。其善德美功。皆有公通之義。天主教會猶一人之活身。教中諸聖。如四體百肢。人身四體百肢。所司雖不同。而司行之利益。則統歸于全身。若口食。耳聽。目視。手動。足行。各各不同。但食聽視動行。利用總在一身。教會亦然。教中人雖多。教會惟一。其各功行。皆通貫于一會。

並無一人不受其益

不但在現世者。卽已亡在煉罪獄者。若爲伊誦經祈

求天主。及爲伊行一切善功。此功可逼歸于伊。其所

受煉罪之苦。亦得減滅。能升天堂。又升天諸聖福樂

已滿。亦常求天主助佑。在世奉教者。遂時蒙代求天

主之恩賜。豈非諸聖相通功乎。

又在教不守規誡之罪人。猶活人之身。一體麻木。而

全身血氣。畧爲流通。諸聖代祈天主之功。亦能歸神

罪人。開動其心。令之痛悔改過。至于反背聖教者。如

我信罪之赦

天地人物。眞主惟一。其旨天理。凡不依天理行。便犯

天主之命。便爲有罪。故獨有天主能赦人罪。其餘不

拘何神何人。既不是眞主。斷然不能赦人罪。譬一國

眞主方能赦一國人之罪。其餘大臣。俱無權赦罪。所

以獨天主教有赦罪之權。其餘別教。斷斷不能。況罪

過輕重。隱微俱在人心。獨天主全智。能通透悉知人

心。其餘神鬼聖人。皆不能明知。是故惟天主用相稱



活身一肢斷絕氣血。無由相通矣。



教禮義亦包涵二妙。一爲無形神物。目不能見。以修

誡人內。卽天主所付無形之聖寵。一是有形之物。因

身五官所能覺知者。以外表內誠。如初進教時。以淨

水洗人額。此屬外面有形之禮。人目能見者。又蒙天

主降聖寵。加恩于靈魂。赦其前罪。此屬人內。是無形

神功。因身五官不能覺知者。其餘聖教諸禮義亦然。

至進教後。或有所犯非過。必眞心痛悔。定心再不敢

犯。依天主所立之規告解。則天主亦赦其罪。此一端

進教之後。須詳細講解。天主赦罪之恩。全恃天主耶穌

功德。因耶穌在世時。將古今前後普世人罪。代受苦難。立無限與贖已盡補全贖萬民之罪。今所用領聖水解告等禮。仰賴耶穌洪功。被免我等罪過。如恃公府印文。支取內庫財貨。以抵償通貨一類也。

## 我信肉身之復活

上言審判已云世界窮盡之日。人人俱要復活。彼時不但靈魂並肉身亦受善惡之報。此乃天主降生親諭。須知從開闢天地。至世界窮盡之日。凡一切已死之人。審判本日。皆當復活。各人靈魂。不拘在天堂在



地獄者。必定與原舊肉身。仍然相合。成一全人之體。雖肉身有被火焚毀者。有被禽獸及鱗魚所食化者。有在墳墓朽腐成灰土者。一一復活。仍復在世時之原身。蓋天主全能。原從無生有。當初既能從無中造成天地人物。今取人之灰化灰塵。還人原身。何難之有。

試觀火土倘能消化人身骨肉。歸于灰土。豈有天主全能反不能將火土所化之灰土。使復其人原舊肉身乎。

## 肉身復活之說

### 復活依中年之形

人當生時。靈魂與肉身同為善惡。故復生時亦宜同受善惡之報。若復活非其人原舊肉身。則是于新造之肉身。加以原身所行善惡之報。此為罰無罪而釋有罪。賞無功而棄有功。不得其平無是理也。

### 吉人復活之身受四大恩

凡復活之肉身。先在世時。有一切形體之缺。至復活天主修補完好。不但聾瘖瞽躄等。並耄年稚齒者。增其不及。減其太過。皆依耶穌年貌。以其為諸聖復活之元首也。蓋耶穌復活升天時。係三十三歲。凡諸聖人皆當與元首相肖。故其復活身軀。亦皆三十三歲。



因中年身軀。正在精神氣容強盛之時耳。

善人復活之後。其肉身天主另賜以四種大恩。一無傷損之恩。凡一切水火劍戟等傷人之具。復活之肉身。毫不能傷。其世間強情。絕不復萌。故不能復死。二光明之恩。其肉身發光輝耀。太陽之光猶不能比。三神速之恩。肉身復活。非如今時重濁之體。皆輕快如神。上下左右。從天至地。億萬之遠。須臾間無所不到。四神透之恩。凡一切堅硬之物。不能障礙。如山石土壁。復活之身。俱能直透。如太陽光透玻璃。更為易易。

惡人復活之身與善者相反

若惡人肉身復活皆與此相反其身爲萬病臭惡所歸聚醜黑沉重污穢不堪受諸種刀火災患痛苦非可名言。

善人永樂之常生

我信常生

善人復活升天堂享永遠福樂方謂常生其肉身所受四大恩光明神速神透前論審判已具其說至于五官自常視諸美好事物耳常聞諸奇妙音樂口常存各種美味鼻常嗅奇異衆馨香即總并普世快樂統歸于一人之身尙不得比享天堂福樂萬分之一。若靈魂常生之樂更屬無比常得見天主享天主全體福樂念見愈愛愈享愈久愈無厭飽歡人心欲願此謂善人之常生

惡人永苦之常生

若惡人復活下地獄受永遠災禍何以亦謂之常生惡人肉身復活在地獄雖欲磔毀已身冀得死亡而不得故亦曰常生其肉身欲死不得實受萬死之苦但惡人肉身相遇相壓鋼于火海如陶器相砌遇火通透又如鹽魚鄰盛俱滿濱械汎相習相毆相殘害如瘋犬互齧瘋鬼百計酷虐狼藉無已日常覩駭異怪隊耳常聞霹靂巨聲口常啖萬種毒穢難吞之味鼻常嗅最不堪之臭惡即欲自盡不能入之身尙不得靡地欲受苦萬分之一。此惡人肉身常生之苦非常生乃常死也謂之覺苦。

天主

教要序論

猶云皆係眞實之言雖未來及已往與現在之事均所當信者。

天主經解畧

此經係天主耶穌親口傳授宗徒教其依誦此經早晚所求上五內分七端謂之七祈求前三端係八所願向于天主之事後四端係八所求願爲本身之事

在天

天上天下天主俱無所不在今云在天者即是天堂天堂原是天主發顯榮光諸天神聖人萬福之所八

在世間同禽獸雜處不能見天主身後得升天堂始
明見天主天主之意欲人常憶天堂是我等本家欲
人心常常向望
我等父者
天主生人日日保存又降生受難贖罪故謂之父凡
父稱子經首者欲人思念其愛人如父母愛子之情
亦欲我等克盡子道日日圖報感謝其恩謝禮之初
不稱在天萬物至尊之主者恐吾人卑賤畏懼不敢
向求所需之事物惟令我等稱之爲父者欲人倚恃



其父母愛子之情故敢向求凡所願所需之物
我等
稱天主我等父不稱爲吾父其意以爲求天主不但
爲我一人尚爲衆人因天主是吾人大父母故天下
人皆吾兄弟皆應相愛如兄弟故要我等爲衆人求
天主
願爾名見聖
天主本體皆有至尊至聖之名雖普世人民皆尊聖
其名其名尊聖不加增又普世人民縱不尊聖其名
其名尊聖不減少所爲願者蓋以吾人尊聖天主當
然之理可加我等本身尊聖天主所受之益因天主
既爲至尊至聖又爲萬民之大父母我等皆欲盡子
情甚願普世之人無不認識欽崇奉事天主
爾國臨格
此句經有三解一願天主保佑我等降臨吾人靈魂
中俾朝廷臨御國都治吾靈魂併事引導永致弗錯
二爾國者即是天堂願死後升天堂得見天主尊天
堂永遠之福三天主本爲天地萬民之王但萬民中



聽順魔誘不信從天主者甚多今我盡子情極欲大
父大顯威權懾服衆惡如太平境界無人敢萌僭亂
爾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
天神聖人在天堂遵行天主聖旨無絲毫違背亦無
絲毫勉強今世之人雖守天主十誡富貴者每有驕
傲過分之想不甘貧賤者又有怨天尤人之意今吾
人欲爲天主孝子但願天下萬民不拘富貴貧賤皆
遵行大父十誡聖旨無絲毫違背亦如在天堂天神
聖人不異也

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日用糧
日用糧但舍肉外所作。內旨關靈魂之糧。卽是恳等
望天主今日賜我靈魂之糧。令行善德。降以寵愛諸
恩。外者屬肉身之糧。如飲食衣服。一切所須財物。天
主教我等此一端經。欲我等日日記人之本根。從何
而來。原是從天主所生。必須仰望天主保祐養育我
等。非北禽獸之首向地。但從地上求養。又云日用糧
者。不欲人過分妄慮。圖謀多年長遠之財用。將此心
沉迷其中。



而免我債
免我債。是免吾人所犯之罪惡。因人犯天主十誡。心
負諸惡。有如人身負債于人。負債者。必須償還吾人
負債。必須痛悔痛補。若果眞心痛悔。定改則在天我
等父。必赦我罪。猶父母見兒女痛悔前非。卽慈憐寬
免。但吾人難知痛悔之心果否眞切。亦不知已蒙天
主赦宥與否。因此不可怠惰。須日日求天主赦免行
早晚功課。省察痛悔求赦罪債。若負債者。時時計算
思忖。務欲及時全償。速銷其欠數



如我亦免負我債者
負我債者。是得罪我之人。如婦署傍書義此一端經。
天主教吾人先恕得罪于我者。然後天主方赦我罪。
若我欲復仇于天主臺前求主恕我。照我恕人。此何
異我既不恕人。求天主亦不恕我或有人無理加宦
惡奪我物。誑詐我凌詈我等情。如伊必不補我聲名
貲財。再無別術。令伊見償。依公訟理與經無悋。但我
之設人心勿抱恨。不過欲照教補我。并令伊改過遷
善。猶爲兄者于父母前懇弟。不悌乎。邑爲兄之心。非
欲害弟。不過欲父母教懲伊弟。知非循義。官府是民
之父母。我等無奈訟入。亦須依兄弟之心而行。



又不我詐陷于誘感
世間誘感人之事甚多。如邪淫及不義之財。邪教邪
術等魔誘人心。嗜易于從邪。故求天主預絕其儿
引誘我得罪之端。

乃救我于凶惡
凶惡者。一切內外害人之事。內者。如魔鬼引我。私慾
邪情等。害人之心。外者如水火盜賊。疾病災患等。害

人之身此世時常有之不賴天主慈祐斷然難免故
求天主護翼我等不遭一切凶惡或天主許我遭此
災難求天主保祐使我等忍耐不至怨怒得罪天主
亦是救我于凶惡

亞訟

亞訟者是求天主允賜我等所願此經中七祈求。

聖母經解畧

此經列天主經後因天主經內七祈求既自這
于天主後又至聖母臺前求聖母將我等凡有所求



轉達于天主。則天主以聖母為重易俯允我等所求
經內前四句乃天神朝拜聖母慶賀之言第五句是
聖母表姊依撒伯爾諦美聖母之言其餘後數句。教
會衆聖八頌禱聖母之言。

天主降生九月前命一位天神降如德亞國現于盛
德童女瑪利亞將天主諭旨告明。天主選爾為母借
胎降生初見聖母朝拜曰亞物瑪利亞等語。

亞物

亞物者是西音譯言朝拜慶賀之意。天神特來奉報
聖母以聖母得天主眷寵即以本國之言慶賀諾美。
故教中聖賢用此言置于經首。

瑪利亞

瑪利亞者是聖母名號譯言海星。海行之人。
向北必望北斗星一名海星引導其路吾人在世如同浮
海如許危險若不得聖母引導難行天堂之路故常
仰望聖母指以上昇正道。

滿被額辣濟亞者

額辣濟亞亦係西音譯言聖寵天主愛人。即賦聖寵
于靈魂得此聖寵者能通明正道奮勵行善還避諸
罪益寵愛為諸德之原死後若有聖寵必升天堂今
聖母諸德至盛極大天主保護聖母亦至極至大雖
合衆神聖所受天主之寵愛併歸一人究難較聖母
所受天主之寵愛故稱為滿被額辣濟亞者猶云滿
受聖寵也。

主與爾偕焉

主者即天主爾是聖母。聖母自在母胎時天主極其
愛護靈魂不染原罪。及出母胎至臨終時靈魂與其

童身皆粹潔不沾世塵眾天神眾聖人雖天主亦與偕亦愛護不離但不如聖母天主與偕愛護不離更為親切至極因天主選之為母妊娠降生實為天主寵愛親切之至他無可比

## 女中爾爲讚美

童貞之女不能生育生育自不能守童貞獨聖母既守童貞又妊誕耶穌前後皆是童貞此超越古今人性之力故普世聖女萬不能比是爲奇異極可讚美即合古今眾聖人善德載之聖母如一滴之比海水



## 爾胎子耶穌並爲讚美

此句係聖母表妹依撒伯爾讚美聖母之言聖母領報之後初見聖婦依撒伯爾蒙天主默啓令其知天主降孕在聖母腹中故一相見時聖婦依撒伯爾即發此言因于之光榮歸于父母父母光榮亦歸于子耶穌既爲天地萬物眞主至尊至貴其光榮無比則耶穌之聖母亦至尊至貴光榮無比即普世眾聖人聖女及天上諸品天神咎非永遠讚美孰不能盡聖母之尊貴美妙如此亦爲讚美耶穌先



讚美耶穌亦爲讚美聖母故經云並爲讚美

## 天主聖母瑪利亞爲我等罪人

世人難免無罪人既有罪心懷畏懼自不敢輒至天主臺前求赦故先請聖母哀矜聖母既爲天主寵愛之母凡聖母代我等求天主未有不允以此凡進教者稱呼聖母爲仁慈之母爲罪人之托求聖母轉求天主赦我等罪加我等寵愛賜我等諸恩

## 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

吾人俱常有急需之事或現在心中不安或已往罪案過後生悔恨或將來畏懼冀望因而時時刻刻皆望聖母轉求天主垂祐故謂今所天主字論臨終時候緊之事更爲緊重往日之罪臨終愈覺得極大極多彼時魔鬼狡計甚多引誘更甚靈魂愈惶迫昏憒肉身愈衰弱故此時聖母矜祐代我等轉求天主晨爲主要教中人往往勤奉聖母終時多蒙聖母保護

## 亞孟

解與天主經相同

## 十字聖號經

十字經爲聖教諸經總括包涵二要端一爲天主三位一體一爲天主第二位降生受難此經是奉教人時常宜誦或誦經或飲食或行止坐臥前後之間皆須畫十字聖號經因天主降生釘十字架受苦難而死著無限無量恩功滿補我等罪愆救脫萬民于魔鬼之手珍滅魔鬼權能俾我等免下地獄大啓天堂門故十字架爲天下萬世萬民諸福之總根至尊至貴諸天神聖人所欽崇之至寶又爲諸敗服邪魔驚懼之神鏡以故十字架有大能力誠心遵用

或遏止內動邪情或卻退魔鬼誘惑或救免不虞之災難不可殫述

以十字聖架號

以十字聖架號猶云爲天主釘十字架之丕功無論何事總求之意假如飲食前畫十字其意因天主釘十字架之功求賜恩祐飲食安養無害不拘何事或求天主或謝天主皆具此意謝天主畫十字若謂我罪人無功將此蘇受難功勞獻于天主以感謝圖報誦此二句畫在額上亦是此意

天主我等子

天主是生養救贖普天下萬民之主故稱爲我等主誦此二句畫一十字于口上

救我等于我讐

誦此二句是畫一十字于心胃人在世有三讐一爲魔鬼因天主罰魔鬼下地獄受驕傲永遠苦刑故魔鬼深恨天主亟欲加害但天主本體萬萬不能受害故時刻計較肆害于天主所愛之人欲人皆下地獄同伊受苦同伊永恨天主以此圖報復其讐是邪

魔爲吾人第一大讐常誘人作惡沮人爲善

二爲肉身之讐自吾人元祖犯天主命以來肉身與靈魂相反邪情亂動不聽順靈魂之命故肉身相陷溺靈魂于萬罪之端因此爲吾人之讐

三爲世俗之讐世俗常引我等于不善多爲罪愆之由如世俗習行無理之事我等若依行則同犯天理若不依行難免譏毀故世俗亦是吾靈魂難克之讐

今經云救我等于我讐是求天主救免我三讐之害因龍德助及費畧及斯彼利多三多名者

此四句是于上下左右共畫一大十字。誦因罷德肋云云。猶曰。爲天主三位一體至尊至貴求得某事物同上所云。或求或求或謝一意。誦罷德肋。費畧斯彼利多三多三句。分明指徵信有三位。念名者一句。指徵信三位共爲一體。畫十字從上至下。上誦罷德肋下誦費畧。即指罷德肋爲第一位。無原之原。費畧爲第二位。從罷德肋無始而生。其畫左右誦斯彼利多三多。是明指斯彼利多三多。從罷德肋及費畧子無始所同發者。其額口胷畫小十字三次。意謂求天主救我。



保祐我凡所思所言所行。皆合聖教理。規遠絕犯罪之端。因爲諸惡念不善之言各種邪情私慾妄動。皆從首口心萌發之故。

亞系　解同天主經。

領聖水規矩

我等進天主教非爲肉身圖富貴等。原爲救靈魂及身後永遠之福。此外立教行教。其所圖望不過富貴福祿可耳。

自我等元祖犯天主之命。其罪傳遺于孫。凡人在母胎即染原罪。爲萬罪之根。上已明言天主欲救人類盡去其罪之活。特立付聖水之禮。以赦初入教者之原罪。非自作之罪。此赦罪洪恩。全在靈魂無形可見。已又依佛及事形天等者妄說。亦係今世享一時之



福。免一時之禍。內其所云來生之福。與今世之福。又不在伊。試觀世間無數窮困疾病者。無男女。依然如故。夫既許以今世受福免禍。自應連給。豈復不然。可見禍福之權。不自伊操。明徵非眞主矣。又形天若果爲公正眞主。其賞罰應分別善惡。今日月照臨。霜露雨雪等。不別善惡人之田。均一沾濡則亦見形天非眞主。賞罰之權。所不在也。若天主眞許我等世福。不給。則天主爲失信爲不公。今天主不以暫福賞人。功亦不以暫禍罰人罪。其所定之罰。係身後永罰。所許之賞。係身後永賞。則吾人進教。惟當望天主所許永遠無窮之福樂。不圖求現世一時之福樂可耳。

自我等元祖犯天主之命。其罪傳遺于孫。凡人在母胎即染原罪。爲萬罪之根。上已明言天主欲救人類盡去其罪之活。特立付聖水之禮。以赦初入教者之原罪。非自作之罪。此赦罪洪恩。全在靈魂無形可見。天主用自形之水。游入身。以表靈魂蒙無形赦罪之

恩。凡人心中。思一無形之物。必先頼有形之物。用比而通明譬之天神靈魂。原屬無形。今我欲想天神靈魂。必心內先成一人像。纔可以想。不然。想終不至其無形神體。所以天主恩賜我等無形聖寵。特定有形之物。以引接我等明白通曉。今所定付聖水之禮。可比朝廷設官之例。凡設官。必給印以爲權柄。權者無形。印爲有形之物。而權即寓其中。天主亦然。付聖水之內。總有三義。一。爲有形之水。二。天主用此水以賦其聖恩。三。其有形之水。于天主所賦聖恩。有相應



相稱之義。因外用清水以洗除其身。況內用聖寵以滌鎔其靈罪也。

付聖水時。行多禮儀。皆藉以通知我等靈魂內相應之事。一。將領聖水之人。先在門外。是謙恭之意。猶曰我向不會認拜天主。所以未敢輕易進門。

二。司教者。給以聖名。如謂爾進教奉事天主。以此聖名。人行實爲法。此聖人是爾主保。以後常求轉祈天主。

祐爾能遵守聖教規誡。

三。凡進教者男必有一代父。女必有一代母。所謂代父母者。是靈魂之父母。人未領洗前。靈魂負原罪本罪。無異死者。已領聖水。受天主寵愛。其靈魂復活。乃如初生。故須代父代母。照佛經約有二。一。係宜信應知聖教之理。如信經等。二。係宜行遵守教規。如十誡等。若代父不教以宜知之道。與宜行之規。不免有罪。如教而不聽。則不敬之罪正相等。

四。行聖鹽之禮。凡謂聖者。皆屬天主事物。其物如鹽水油等。已蒙經聖過。即有天主聖佑德能在內。所以亦謂聖物。初進教者。將微鹽送口下咽。蓋有取意。鹽具兩用。一。加味飲食之物。令人喜食。若無鹽。便無味樂受于心。如肉身嗜嘗有味之飲食。一。鹽能醃物。不致腐壞。聖教理在人心。保存靈魂。不致染罪生穢。



五。傅聖油之禮。此油取自阿裏襪菓。亦有取意。凡進教者。俱爲天主耶穌基利斯督門弟。基利斯者。譯言撚過聖油之尊位。因古禮凡立國王及教宗必用阿裏襪油撚其頂。阿裏襪菓油。古今人皆以爲仁慈之比。其意以國王教宗須慈愛人民。如父母憐子。故

用以表意。古稱國王爲基利斯督。耶穌既爲天地萬物眞主。并立教眞宗。故稱基利斯督。因而凡進教者。皆稱爲基利斯當。是耶穌基利斯督門徒。傳聖油于各人頂上。其先傳聖油。一在胷。一在背。在胷者。猶云天主基利斯督所立之教。須表揚顯出。如在胷前。不可隱藏。在背者。猶云進教之人。該做耶穌基利斯督背負十字架于身。卽世間一切艱難。皆爲天主甘受如耶穌基利斯督。願荷十字架。方爲允當。

六持聖燭之禮。猶曰進教後。須行升天正路。不可錯



謬。又樹諸德之表。作導衆人。如秉燭引路然。

七。衣白衣之禮。領洗後。古今之禮。着一白衣。猶曰既領洗。則靈魂原罪本罪。悉已消除。其心潔純淨。有如衣之粹白。大抵凡付聖水所行之禮。皆寓情徵神理。頌宜究心。

凡領聖水前。必須眞心痛悔一生罪過。定心再不敢犯天主命。望天主赦我罪過。其痛悔定改。宜十分留心要在領聖水之前。不然。雖領洗。天主亦不赦其罪。



領洗大恩有三。一。蒙天主赦其罪。并因罪宜受相應之罰。亦獲全赦。二。靈魂內銘刻神印記號。升天與不升天者。皆永遠不滅。所以分別于未進教者。此神印號。原無形像。世間肉眼不見。至靈魂離肉身。神目便能明見。三。上所已言。凡在教諸聖之功。與我本身相通。俱受其益。

但已領洗進教。不過初入升天門路。若眞心欲至天堂之上。一生必須行天堂之路。卽是終身遵守十誡。并用心講明聖教要理。及凡宜遵守定規。因以上所

痛悔我一生罪過定心再不敢犯望天主赦我罪二心信望愛天主速付伊聖水若死候尚遲必須先講明要理六端使其心內明白然後照前教伊痛悔罪過始付聖水付聖水之禮必先給以聖人聖女之名如男人呼伯多祿或保祿若女人呼加大利納或路濟亞等名用淨水洗淋其額誦經言云伯多祿我洗爾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亞孟

或云伯多祿我洗爾因罷德及費畧及斯彼利多三多名者亞孟



宜留心付聖水與誦經一齊起止不可先後誦經言要詳細一字不差不漏乃可若此等人臨終爾或悞付聖水即有大罪

宿死屍者當雇
寺守儀第五
經圖堂一　齋講堂一　祇僧堂一　教授堂一
病僧堂一

右置五堂法衆共居精修善業不得別立私室廚庫每日齋食饌然待施若無施者乞丐以充唯使聽人勿畜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

每寺尊首詮簡三人

譯云讚頌首專知法事

第一阿梨流詮

譯云教道首專知導勸

第二呼噓喚

第三遏揵塞波塞

譯云月直專知供施皆須依命不得擅意

出家儀第六

初辯二宗

求出家者須知明暗各宗性情懸隔若不辯識何以修為

次明三際

一初際　二中際　三後際

初際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癡諸所動靜無不相對

中際者暗既侵明惡情熾盛逐明來入暗委質推移大患猥集於是體火宅願求於出離勞身救性望聖教固然即安焉有異執敢開命事須辯析求解脫緣

後際者救化事畢真妄永民用无歸空大明暗亦歸於積暗二宗合須明者交歸

次觀四對法身

#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

〔唐〕釋景淨譯

據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影印

景教三威蒙度讚

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 大德阿羅訶一切善救
死上諸天深敬父地垂念善安和人元
真性掌依止三十慈父而羅訶一切善救
至誠礼一切慧性稱讚歌一切含真盡歸仰
蒙聖慈光救離魔難尋無及正真
常慈父明子淨風王於諸帝中為師帝
於諸世尊為法皇常居妙明無畔界
光威盡察有界壞自始無人等得見
復以色見不可相惟獨純凝清淨德
惟獨神威無等力惟獨不轉儼然存
衆善根本復無拯我今一切念慈恩歎
彼妙樂照此國弥讚訶普尊大聖子
廣度苦界救無億常活命王慈喜美
大善能苦不饒勞煎捨群生積重罪
善讓真性淨無緜聖等端任父右座
其座復超無翳高大師前彼光衆請降
械使苑火江漂大師是我掌慈父大師
是我掌聖主大師鼻我法王大師能為
普救度大師慧力助諸贏諸目瞻仰不
墜移復与枯焦降甘露所有蒙潤善
根滋大聖普尊弥施訶我歎慈父海
藏慈大聖誰及淨風性清凝法耳不
思議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

#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唐〕釋景淨撰

據陝西省博物館藏拓本影印

#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并序

大秦寺景淨述

粤若常然真寂先而无元宫然靈虛後而妙有總玄樞而造妙衆聖以元尊者其惟　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神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万物然五初之別良和合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强素暘之心本無希嗜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普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論二或繩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情役役茫然無得前迫轉燒積眛亡途久迷休復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尊大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表貢圖廿四聖有說之義淨言之新教陶良用正信劑八境之度鍊磨成真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曰以破暗府廢妄於是乎惣推棹慈舡以登明宮舍靈於是乎既清能法部元化以發靈開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一字融四照以合無拘繫術均賤於人不聚礼趣生榮之路存歸所以有外貨財亦罄遺於戔齋以伏識而悉義以靜慎為固七時礼讚大庇存亡十旨一薦洗心反素真常樂道妙而難名功用昭章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惟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　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觀九祀至於長安　使宰臣房公玄齡揔仗西郊宿迎入内翻經書殿問道禁閨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

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寂滅群生大秦國德阿羅本遠將經像来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並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人旋令有司將　帝寫真轉模寺額天姿汎彩英朗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旣至之海北極青鴛西域圖記及漢耗史策大秦國南統海岸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崇福聖曆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煙場法暫桂而更崇景門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綵布返魂香晛月珠夜光璧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綵布返魂香晛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素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煙場法暫桂而更崇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　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正奉慶睿圖龍興肇啓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煙場法暫桂而更崇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牓額戴龍書寶裝瑋翠灼爍丹霞睿扎宏空騰淺激曰青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　肅宗文明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乳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孝享　我建中聖神文武代宗文武皇帝披八政以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

慈救衆苦善哉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誠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殆目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朋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善來中夏術高三代葬博十令始効節於丹庭乃築名於王悵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怒式於朋方也　肅宗俾之監臨恩之頗黎布卧内不自異於行潮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跲恩之頗黎布辞慇之金寶戎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勅四寺僧徒度事精供備諸五旬餘者来砌飡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療而每歲集聖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於未聞斯美白於衰士今見其人頴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真主元元湛寂常然權興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厥無違日昇暗滅咸證真玄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乱乳虜坤張明明教言歸我唐

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殿遍翻經達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

玄宗啓聖修真正御陶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灾昔

肅宗繼明慶祚頴真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瑽率土高敬庶績咸凝爰

代宗孝義動天駕幸梵宇錫以嘉名仍崇法事肅恭威容精緻微塵止滯定慶造我區夏

駕聖曰　舒晶祥風捋夜祚歸皇室龜筮協從卜以宅洛邑華夷鱗萃建

德合天神功乂作施賜谷来威月窟畢

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聚百蛮取則

道惟廣芳應惟密強名言芳演玄

大唐建中二年太蔟十日太耀森文日建

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　朝議郎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時法主僧